大正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印刷
大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二十一卷奥附）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著作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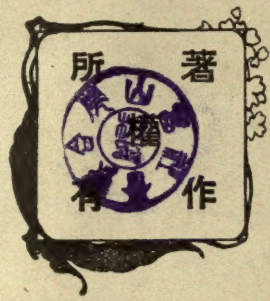
校訂者　小柳司氣太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芝區愛宕町三丁目二番地
笠間音次

印刷所　東京市芝區愛宕町三丁目二番地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創立）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話本局長一〇三六。四四八三。四一三〇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五〇一

附錄終

（漢文大系第二十一卷總紙數九百五十七頁）

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諭義道行。句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誹。今本皆脫誤不可讀。此類相承雖久。尙有可以爲之推求審正者。其音義拾補。方行於世。旣所共覩。不事贅述。倘取以參稽互證。尊舊聞而資新悟。將見讀晏子者之自此無難矣。元和顧廣圻謹後序。

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顧廣圻序

嘗謂。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一也。乾隆戊申孫伯淵觀察。始校定之。爲撰音義。發凡起例。綱擧目張矣。嗣是盧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晏子。卽據其本。引申觸類。頗復增益。最後見所謂元人刻本者。補二百十五章之目。而觀察亦得從元刻影鈔一部。手自覆勘。嘉慶甲戌九月。以贈吳山尊學士。於是學士屬廣圻。重刻於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舊。洵爲是書傳一善本。已廣圻讎字之餘。尋繹文句。間有一得。知。問、上篇第十二章當云。故臣聞義句謀之法也句民句事之本也。下文當云。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句四字興事傷民。問下篇第十五章當云。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事句請以燕。第十九章當云。其事君也。盡禮道忠句不爲苟祿

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

齊人累之云云トハ呂氏春秋先識覽觀世篇及ビ新序節士篇ニヨルトキハ累ハ纍ニシテ負累ハ負纍ノ誤。

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雜上。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纆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孼。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

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倶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外。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西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

ハ、深刻ニシテ其ノ肺腑ニ徹スルコト。擧火者トハ、炊烟ヲ擧グル者ヲ云フ。

晏子蓋短トハ、孫説ニ、晏子ハ長六尺ニ滿タサルヲ以テシカ云フト。

遺失ノ失ハ佚ニ同シ下文ノ失モ同シ。

孫説、復列以爲一篇トハ外篇第七ヲ云フ、俗本往々之ヲ內篇ニ付スルハ誤。

孫説、復以爲一篇トハ外篇第八ヲ云フ、俗本ニ第七トナスハ非。

又合雜上下云云ハ、黃説ニヨルニ、前項孫説ヨリスルトキトハ、雜マサニ外ニ作ルベシ。

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擧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

中書トハ、御府ノ書、卽帝室文庫ノ書ヲ云フ、長社尉臣參トハ兪說ニヨルニ、管子ニ臣富參四十一篇アリ、此ノ參ハ疑フラクハ富參ナリ、列子別錄ニモ參ノ名アリ。

復重ハ、複重ニ同ジ。

略撊ハ、孫說ニ、略箋ニ同ジ、列子別錄ニ、略棧ニ作ル、棧ハ賤ニ同ジ。

懸而至云云トハ、晏子ノ諫言ハ、遠ク將來マデモ見透シテ居ルカ、又切實ナルコト、君主ノ心ニ順フモ、一方ニ

附錄

晏子春秋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撊。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

晏子春秋卷七終

去。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ヨリテ、至字ヲ補フベシ、今本御覽四百八十七ニ、至ヲ制ニ作ルハ非（王說）

百姓將誰告夫トハ、百姓ノ中、何人カ我過ヲ告クル者アルカ。

〇第十七

公邑ハ公阜ニ作ルベシ

〇第十八

第十八節ハ、各本皆闕ク、盧孫兩氏ハ、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五ニヨリテ增シ、又王氏ハ更ニ群書治要ニヨリテ之ヲ補フ、然レドモ其ノ文義最モ暢達ナルハ、實ニ說苑君道篇ニ見ユ、讀者其書ニ就キテ見ルベシ。

出質云云トハ、其ノ的ヲ外ツレルコト、然ルニ群臣ハ公ニ諂フテ、之ヲ賞贊スルヲ云フ。

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遫。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敢陳吾過。第十七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亾。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

詳問ハ、文選注ニ、佯問ニ作ル、佯ハ讀ンテ字ノ如シ、イツハルナリ。

○第十四 足游浮雲ノ上ニ、王説ニヨリ、御覽九百二十七ニ本ヅキテ、鵬字ヲ補フベシ。顫尾咳於天地乎ノ平ハ、御覽ニヨリテ下文瘳瘳ノ下ニアルベシ。咳ハ閡ニ通ズ。蠱ハ蟲ニ作ルベシ。

○第十五 元刻本第十五ノ末注ニ云フ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ト。操長兵而立於閭ノ操ハ、元刻本ニ標ニ作ル、下文同ジ、閭ノ上ニ、下文ニヨリテ、衢字ヲ添フベシ、衢閭ハ衢ニ當ルノ閭ヲ云フ。此非一日之所爲也ノ非ハ、元刻本ニナシ。

○第十六 元刻本第十六ノ末注ニ云フ、此幷下二章皆晏子没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於此篇ト、韓非子外儲説說苑君道篇ニ此文アリ。繁駔ハ、韓子ニ因ルニ馬ノ名ナリ。伏而號ノ上ニ、說苑、治要ニ

上皆合字ナシ、此合ハ否字ノ誤ニシテ、一句ヲナス、說文ニ部否部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ト、公曰否トハ、深ク其語ヲ怪ム、故ニ先ツ唾シテ受ケザルヲ示スナリ。

此一章意味不明ナルモ、末注ニ不典トアレハ、鄙猥ノ事ニシテ、多分羽人カ公ノ服裝ニ擬シテ、穴隙ヲ鑽ラントシ、公ノ怒ニ觸レタル者ナルベシ、今私意ヲ以テ、訓點及ビ頭注ヲ加フルノミ。

○第十三　元刻本第十三ノ末注ニ云フ、此井下一章語類俳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ト。

乘龍ハ、文選新刻漏銘注ニ、乘舟ニ作ル、孫說ニ、乘龍舟ノ誤トナス。

而捐ハ、文選注ニ而椓ニ作ル。

彼黃布ハ、孫說ニ文選注及類聚ニヨリテ、破黃布トナス、兪說ニハ、本文ヲ以テ正トナシ、下文烝棗ノ上ニモ、彼字ヲ省略シタル者トナス。

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圖莒。國人擾。紿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

ニヲ見ヨ。比數于下陳トハ、侍妾ノ一人トナルコトヲ云フ。乃今日而後ノ日ハ、王說ニ、削ルベシト云フ、本書ニ、スベテ乃今而後ト云フコト通例ナリ、御覽四百二十六ニ日字ナシ。色見ハ、前節ニ夫見色而忘義ノ文アレハ誤倒ナリ御覽ニ此二字ナク、廉ヲ淸ニ作ル。

○第十二　元刻第十二ノ末注ニ云フ、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ト。蓋姣ハ美人ヲ寵シテ之ヲ貴ブコト蓋ハ吳語ノ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ノ章注ニ蓋猶尙也トアリ。羽人ハ周禮地官司徒ニ屬ス、鳥羽ノ貢物ヲ取扱フ役人ナリ、竊姣公ハ竊姣ノ誤ナルベシ羽人カ美人ト私通スルコト。公曰合色寡人也ハ、兪說ニ云フ、下文ニ色ノ

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

○第十
元刻本第十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非凡品亦未應以是誚妻子設非晏子若將納其說是棄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ト、雜下ノ第二十四ヲ見ルベシ。
爲何者也ハ、王說ニ、何爲者也ノ誤トナス、韓詩外傳ニモ、何爲者也ニ作ル。
何以老爲ハ、王說ニ、何以老妻爲ノ誤トナス
○第十一
元刻本第十一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犯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ト、內篇諫下第

禮。是以曰。鍾將毀。仲尼曰。鍾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鍾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鍾將毀也。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工女欲入身於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在廓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

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隣。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有良隣。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鍾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

景公爲大鍾。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倶曰。鍾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曰。鍾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

○第八 元刻本ノ第八節末注ニ云フ、此章栽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

○第九 元刻本第九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此篇ト、內篇諫上第十二ニ見ユ。

ニ及ハザルコト遠キヲ云フ。處君之中ハ、王說ニ處君子之中ノ誤。聖人之林也トハ、衆聖人中ノ一人ナリ、一本ニ林ヲ材ニ作ル。

○第六

元刻本第六ノ末注ニ云フ、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乎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ト、孔叢子詰墨篇ニ見ユ。設以相齊ノ設ハ、孔叢子ニ欲ニ作ル。有齊ノ有ハ、孔叢子ニ適ニ作ル、當ニ從フベシ。

○第七

元刻本第七節ノ末注ニ、此章與景公問臣并兄弟之强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ト、兪說ニ、此末注ノ與字ヲ除クベシ、寫者ハ他章ノ文例ニヨリテ妄ニ加ヘタル者ナリ。

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

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强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强。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强。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

望傳ハ望儒ノ誤。

夫人之過吾罪幾矣ハ伊說ニ夫ヲ誣ノ誤トナシ幾ヲ危ト訓ズ大說ニハ而不中夫人之過ヲ一句トナス。

譏之ノ上ニ、王說ニヨリテ、夫子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第五

故以爲渾ノ渾ハ孫說ニ溫ノ假字トナス、伊說ニ景公ハ衆人皆寒サヲ感ズルモ、自分ノミ溫カナリト稱シ、以テ下文ノ如ク、聖人モ亦人ニ異ナル者アルカヲ問フ、晏子對フルニ、眞ノ聖人ハ、衆人ト異ナラザルヲ以テス。

若舜焉則嬰不識トハ、孔子此所ニ居ラザルコトハ明ナルモ、舜ナラバ或ハ居ルヤモ知ルベカラズ。

爲間矣トハ、孔子カ舜

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第五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廼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廼孔子之

ト云フ、兪説ニハ、道事ヲ退事ノ誤トナス、退ハ壞ナリ。
○第三 嬰爲三心ノ上ニ、王説ニヨリテ、非字ヲ補フベシ、上篇ニ云フ、嬰之心非三心也ト。
○第四 第四ノ一節ハ、孔叢子詰墨ヲ見ヨ。
不維其行ノ維ハ、持ナリ確固タル行アラザルコト。
誹謗爲類ハ、元刻本ニ誹譽爲類ニ作ル。

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

ノ儀表トナルベカラズ。淫愚其民ノ下ニ、元刻本ニヨリ其道ノ兩字、及ビ不可以示ノ下ニ、世字ヲ補フベシ下文ノ其教也云云ト相對ス。元刻本ニ、封字ナシ。敬見ハ愈說ニ、苟見ノ誤トナス、爾雅釋詁ニ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ト、故ニ苟見ハ、亟見ト同シ、孟子萬章ニ、穆公亟見於子思ノ文アリ、之ト同義。○第二 鞠語ハ孫說ニ、姓ハ鞠語ハ名、疑フラクハ皐魚ト同一、元刻本ニ鞠語ニ作ル。表綴之數ハ禮記樂舞ノ行列ヲ表明スル者ナリ。品人飾禮ノ品ハ衆ナリ路世之政ノ路ハ、王說ニ、露ノ借字ニシテ、羸ナリ敗ナリ、其政ハ世ヲ敗ブル、故ニ路世ト云フ、道事ハ、元刻本ニ、單事ニ作ル、單ハ癉又癟ニシテ、病ト訓ズ、其教ハ、萬事ノ妨害トナル、故ニ單事

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美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美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美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

居ニ作ル洪說ニハ倣倨ノ假字トナス。綏於民ハ、孫說ニ綏於民ノ誤トナス。立命トハ天命ヲ信ズルコト、建事ハ墨子ニ愈事ニ作ル、孫說ニ、建ハ逮ノ誤ニシテ、逮ハ愈ノ假字ト、孫(詒)說ニ建ハ劵ニシテ倦ト通ズ、考工記輪人ノ、左不楗ノ、杜注ニ云フ、故書楗或作劵、鄭康成云劵今倦字也ト、又墨子號令篇ニ云フ、愼勿厭建ト、厭建ハ厭倦ニ同ジ。久喪道哀ノ道ハ、王說ニ遁ノ誤ニシテ、遁ハ循ニ同ジ、墨子ニ宗喪循哀トアリ。子民ノ子ハ慈ナリ。行之難者在內トハ表面ヲ衒フベカラザルコトヲ云フ。傳者無其外ノ傳ハ、盧說ニ、儒ノ誤、無ハ黃說ニ嫵ノ假字。登降之禮ハ、堂ヲ上下スルノ禮、趨翔之節ハ堂上堂下ナトヲ步ムトキノ禮。不可以儀世トハ、世人

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術異故著於此篇ト、不合經術者第八ノ第四、及問下ノ十二ヲ見ヨ、又孔叢子詰墨篇ヲ見ヨ。莊公壯ノ壯ハ孔叢子ニ怯ニ作ル是ナリ。宣武ハ、武力ヲ宣ベ明ニスルコト。君子也ノ上ニ、晏子ノ二字ヲ脫ス。民之姓ノ姓ハ生ニ同ジ。

〇第一元刻本第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并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於此篇ト尚ホ孔叢子詰墨ヲ見ヨ。爾稽ハ、尼谿ニ同ジ。浩裾ハ墨子非儒篇ニ浩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於識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擧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也。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

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節。

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辟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於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此篇ト、雜下ノ第二十五ヲ見ヨ。

狐之白裘ハ黄說ニ狐白之裘ノ誤トナス。茈ハ孫說ニ、染草ノ名ナレバ、紫色ヲ帶ヒタル毛ヲ云フ。三反ハ、一本ニ、三返ニ作ル。

君服之上云云トハ、黄說ニ狐白裘ハ人君ノ上服ニシテ、臣下ノ服スベキ者ニ非ズ、故ニ云フ、記ニ曰ク、君衣狐白裘。

○第二十六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下第十二、第二十五ヲ見ヨ。

顧人而後衣食者云云トハ、他人ノ事ヲ顧慮シテ、衣食スル者ハ、味ヲ貪ボルコトアリトモ非トナサズ、又邪僻ノ行アリトモ累トナサズ、要スルニ貪味モ邪僻モ、多少恕スベキコトナリ。

○第二十七

方カラ綱ヲ以テ、維持セザルトキハ、自ラ其身ニ正シカラザルニ至ル、一本ニ、四ヲ曰ニ作ルハ非ナリ。

○第二十四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悉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下第十八、同第十九ヲ見ヨ。而先君ノ三字ハ盧說ニ、疑フベシト云フ、或ハ而ハ吾ノ誤ナルベシ。

○第二十五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

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

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

不周於君前ノ周ハ、兪說ニ由ノ誤。謂之易ノ易ハ、孫說ニ、傷ノ假字トナス。傷ハ輕蔑ノ義

百姓惛ノ下ニ亂字ヲ補フベシ惛ハ昏ニ同シ

○第二十三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見高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上第二十八ニ見ユ。
三年而辭トハ、三年ノ後ニ、其職ヲ免ズルコト。
仄陋ハ方立ノ反對ニシテ、正ク道ヲ守ルコトヲ能ハザルヲ云フ、反陋ニ作ルハ、非ナリ。
不擧四維云云トハ、四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

作ルベシ。
○第二十一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柏常騫禳梟死將爲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下第四ヲ見ヨ。
鉤星カ四（駟ニ同ジ）ト心トノ兩星ノ間ニ見ハルルコト、又淮南子道應篇論衡變虛篇ニ雜引セラル。
恐君之惶也ハ王說ニ惶ハ惑ナリ恐君爲子所惑也ト同ジ惶ハ遑ニ作ル後漢書光武紀ニ遑惑不知所之、恐子死之也ハ盧說ニ恐子之死也ノ誤大トノ君ヲ欺クコトカ暴露セラルル故ナリ。
○第二十二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叙事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上第五ヲ見ヨ。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大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大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大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大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大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大卜之死也。往見大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田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アルコト。籍斂ハ、元刻本ニ、藉斂ニ作ル、嬰庸知其能云云ハ、一本ニ嬰字ナシ。

○第二十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晏子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不同故著於此篇ト、內篇雜上第四ヲ見ヨ、又說苑政理篇ニ出ヅ。

上計トハ、其土地ノ會計報告ヲ上申スルコト。

民無飢ノ下ニ、說苑ニヨリテ者字ヲ補フベシ。

并重ハ、說苑ニ並會ニ作ル、是ナリ。

權宗ハ、說苑ニヨリテ、權家ニ作ルベシ。

君迺反迎而賀臣ヲ、王說ニ一句トナス、前ノ反以罪臣ニ對シ、下文ノ愚上ニ、臣字ヲ重ヌベシ。

便僻ハ、黃說ニ便辟ニ

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過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餓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

遵而對ハ、孫說ニ遵巡而對ニ作ルベシ、遵巡ハ逡循ノ誤。訾猶倮而高槪者也ハ、兪說ニ、訾ハ譬ノ誤、高ハ告ト讀ムコト、皐陶ヲ告陶トナスガ如シ、槪ハ橛ノ誤ニシテ、衣ヲ揭グルコト、譬ヘバ自分ガ倮體デアリナガラ、他人ノ衣ヲ揭グルコトヲ告ムルガ如キ者ナリト云フコト。以道食人トハ道ヲ以テ君ニ仕フルコト。

○第十八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問下第二十ヲ見ヨ。

○第十九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問下第二十九、及不合經術者第四ヲ見ヨ。

非一也ハ、治要ニ非一心也ニ作ル。

欲辟勝於邪ノ邪ハ邪人ヲ云フ邪人以上ノ欲辟

以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

君臣易施ノ施ハ、王說ニ移ト讀ム、易移ハ移易ノ如シ、君臣位ヲ異ニスルヲ云フ、莊子人間世ノ不易乎前ヲ見ヨ。而無衰乎ノ而ハ、王說ニハ古ニ能ト同ジ。無爲ハ兪說ニ無幾ノ誤、無問上篇ニモ、田無字モ後爲幾ニ作ル。家施不及國トハ大夫ノ家カ國民ニ恩ヲ施サザルコト。君令不違ノ下ニ、元刻本ニハ、厲字アリ、削ルベシ。○第十六 元刻本本節末注ニ云フ、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事旨既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著於此篇ト、問下第十ヲ見ヨ。○第十七 元刻本本節末注ニ、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三君三章或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ト、尙問上ノ第十五問下ノ第十二ヲ見ヨ。優ハ、孫說ニ嫚ニ作ルベシ、優ハ說文玉篇ニナシ。

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蹴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優。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吾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

ニ從ツテ、患日不足トナスベシ。然則夫子扐ノ扐ハ、助ノ誤、治要モ助ニ作ル。隱君之威ノ隱ハ、兪說ニ依ト讀ム。

○第十五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生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晉莒孰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君若何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ト、尙內篇問上第八、問下第十七ヲ見ヨ。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ハ王說ニハ、不字ヲ衍トナス、下文ノ臣奚足以知之ト相應ズ。先言而後當者惠也ノ惠ハ、慧ニ同ジ。利取分寡トハ利益ヲ取ル時ニハ、田氏ハ寡ナキ者ニ多ク分チ與フルコト。公室兼之トハ、齊君ハ、之ニ反シテ他利ノ利マテモ取ル。

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尙也。晏子曰。夫禮先生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尙之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

佞人之事君如何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問上ノ第九ヲ見ヨ。此國之長患也ハ、治要ニヨリテ、治國之常患也トナスベシ。總事ハ謀事ノ誤、寡人ノ小ハ、王說ニ少ニ作ルベシト云フ。臣何敢槁ノ槁ハ盧說ニ、橋ノ誤トナス、兪說同ジ橋ハ矯ナリ、盧言セザルコト。公怨頁臣ノ公ハ、王說ニ、君ノ誤トナス。而務與君至義者也トハ、外間ニハ利ヲ貪ボリナガラ、君主ノ側ニ在リテハ、高義ヲ裝フテ、君主ヲ給クコト。夫何密近不爲大利ヲ、伊說ニ一句トナス、何ハ荷ナリ、不ハ而ノ誤、小人ハ君主ニ密近スルノ勢ヲ貧ミ荷フテ、大ナル私利ヲ計ルコトヲ云フ。聽治不留ノ下ニハ、元刻本ニ「日不足」ノ三字アリ、王說ニハ、日不足ノ三字ニテ、上文ト一律ナラズ、故ニ治要

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扐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亾。由是觀

ニ、墊ノ誤トナス、祖免ト與ニ、男女ノ喪裝ヲ云フ。條纓ハ、孫說ニ條纓ノ誤トナス、五子不滿隅云云トハ五人ノ子息アレトモ、之ヲ分散シテ家庭ニ居ラシメサルモ可ナリ、然レトモ一人ノ子息アラバ、必ズ是ヲ朝廷ニ仕ヘシメル樣ニスベシ、即チ盆成适カ景公ノ朝廷ヲ動カシテ、父母ヲ合葬シタルコトヲ賞シタルナリ。

○第十二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ト。諫下ノ第六第五ヲ見ヨ。

○第十三　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殺園人章旨同篇、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　諫上第二、一十四、二十五ヲ見ヨ、又韓詩外傳卷九、說苑正諫篇ニ見ユ。

○第十四　巳畢ノ巳ハ一本ニナシ。元刻本、本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問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

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

偏之所在ハ、偏柎之所在ニ作ルベシ。蹷然ハ、跳ル貌。凡在君耳トハ、許否ハ君ノ心ニ在リ。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トハ、王說ニ、此文ハ原來四句アルモノナルニ、今其ノ二句ヲ脫ス、秦策ニ云フ、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ト、文義正ニ之ト同シ、下文ノ今爲人子臣云云ハ、正ニ此四句ヲ承ケタル者ナルベシ。足以爲臣乎ハ、王說ニ、臣ノ上ニ子ヲ補フベシ、兪說ニハ、人子臣ハ人子ノ誤、蓋孟氏ノ意ハ、忠孝一ナリ。宇溜之下ハ、屋根ノ雨漏ノ下ル所。擁轅執輅トハ、棺車ヲ曳クコト。木乾ハ木ノ乾イタ如ク枯立スルコト、鳥栖ハ鳥ノ栖ム如ク獨宿スルコト。寡人之有ノ有ハ、伊說ニ、域ト同ジ、兆域(墓地)ヲ云フ。女子髮笄ノ髮ハ、盧說

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庲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而爲之罷長庲之役。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入レル如ク、田氏ハ恩德ヲ以テ百姓ノ死力ヲ得ルコト多キヲ云フ。
國澤之ノ澤ハ、舍ニ同シ。
詩曰ハ、小雅車舝ノ詩ナリ、大德ナキモ、喜悅ノ心アラバ、相與ニ歌舞シテ、樂ムニ足ルヲ云フ。
○第十一
元刻本第十一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逢於何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ト、諫下ノ第二十ヲ參看セヨ。
夜者ハ、盧說ニ夜ハ衍者ハ昔ノ誤トナス、王說ニハ、夜者トイフモ昔者ト云フ如シ誤ニ非ストナス。
盆成适ハ、盧說ニ、禮記檀弓上正義ニヨリテ盆成造ノ誤トナス。
祔柩未葬トハ、母ノ遺骸ヲ、父ニ附葬セサルコト。
子孫ノ孫ハ、玉篇ニ、孤也ト訓ズ。
偪祔ハ、父ノ柩ヲ云フ、一本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ノ楄柎トナス、楄柎ハ木ヲ編ミテ棺ノ底ニ敷ク者ヲ云フ。

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蹷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大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

者叔向問齊國若何辭旨略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ト內篇諫下第十九、同上第八同下第十七ヲ參看セヨ、又左傳昭公二十六年ヲ見ヨ。美哉其室將誰有之乎ハ王說ニ、室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ノ誤トナス、標題ニ誰將ニ作ル、是ナリ。為埤ノ埤ハ、兪說ニ、圻ノ誤トナス、圻誤リテ坏トナリ、又誤リテ埤トナル、圻ハ幾ノ假字、隱公元年穀梁傳注ノ、天子幾內ヲ、釋文ニ、幾本作圻ト云フ、田無宇為幾トハ、田無宇カ多分此ヲ有スルニチカカラント云フコト、問上篇ニ、田無宇之後為幾ト、是レ其證ナリ。國門擊柝之家云云トハ、城門ヲ守リ、柝ヲ擊チテ夜警ヲナス賤人ノ家モ、生活ニ困ミテ田氏ニ其子弟ヲ託スルコト。蒿種芼斂不半トハ、食糧ニ代用スル野草類ノ收穫少キコト。所以糴百姓之死命云云トハ、金ヲ以テ米ヲ買

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於露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穉。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

三ヲ見ヨ。
管笔トハ、孫説ニ説文
ニ此字ナシ、玉篇ニ、
管棺車上覆也士見切ナ
リト、蓋綪字ノ異文ナ
ルベシ。
綪ハ、黄説ニ洪頤煊ノ
説ヲ引キテ云フ左氏襄
公十八年ニ伐雍門之萩
トアリ、雍門ハ齊成門
ナリ、萩ハ楸ノ假字ニ
シテ、楸ハ樠ナルコト、
山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
多苦辛ノ郭注ニ見ユ。
此見斷之ノ此ハ、盧説
ニ比ノ誤トナス。
冕前有旒トハ禮冠ノ前
ニ垂下スル玉ノ紐ヲ云
フ。
纊紘琉耳ノ琉ハ、充ノ
俗字、綿ニテ作リタル
者ニシテ、冠ノ左右ニ
アル飾ヲ纊紘ト云フ。
大帶ハ一本泰帶ニ作
ル。舃履ハ二枚裏ノ履
ヲ云フ。
刑死之罪云云トハ孫
(詒)説ニ、周禮司市ノ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ト相
合ス。
自坐其民トハ、自ラ人
民ヲ處分スルコト。
○第十
元刻本第十節ノ末注ニ
云フ、此章與景公登路
寢而嘆景公問後世有齊

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舃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垾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蜂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

ヲ布クニ一定ノ標準ナキコト。養求トハ、口腹ノ欲ト、其他ノ要求品ヲ云フ。

○不給則應トハ、上ノ命ヲ奉シテ、之ヲ供セザレバ、罪ヲ以テ之ニ應ズルコト。聊攝ハ二所ノ地名、姑尤ハ二川ノ名。

○第八 元刻本本節ノ寒注ニ、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郵死胔辭胔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於此篇ト、内篇諫上第十九ヲ見ヨ、又説苑景公篇ニ見ユ。殣ハ道中ニ餓死シタル者。衡有所褢トハ、一本ニ、衡ヲ偏ニ作ル、是ナリ、一方ニカタヨリテ集スル事、即君主カ獨占スルコトヲ云フ。國府ハ倉庫ヲ云フ。由偏之ノ偏ハ元刻本ニ偏ニ作ル、又一本遍ニ作ル時ハ、其上ニ不字ヲ脱セシ者ナランカ。

○第九 元刻本第九節ノ末注ニ、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辭有少異耳故著於此篇ト、諫下ノ第二第

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衡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亾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欲誅斷所愛橚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

天昏孤疾トハ、ワカ死スル病氣ヲ云フ。不可爲也トハ、手ヲ下ス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其禍ノ太甚キコト。衡鹿ハ、山林ヲ司ル官名、鹿ハ麓ノ假字。萑蒲ハ、元刻本ニ雚蒲ニ作ル非ナリ、（スゲ）（カバ）ノ類ヲ云フ。舟鮫ハ、澤ヲ司ル官名、鮫ハ鮫ノ誤、鮫ハ欒ニシテ、水中ニ籬ヲアミテ魚ヲ養フ所ヲ云フ。藪ハ水少ナキ澤、薪蒸ノ蒸ハ、小ナル薪。虞侯ハ澤ヲ司ル官名。祈望ハ、海ヲ司ル祭官ヲ云フ、山林以下ノ斂句ハ、皆君主カ其利ヲ獨占スルヲ云フ。縣鄙之人云トハ、縣ト鄙トノ住民ハ國都ニ入リテ、政役ニ服事ス、即賦役ニ徴發セラルルコト。偪介之關云トハ、都近カキ處ニ關所ヲ設ケテ、私有品ニ無理ノ租税ヲ課スルコト。承嗣大夫云トハ、世襲ノ大夫ハ、無理ニ市民ヲ歴シテ、賄即貨物ヲ交易セシメ、私利ヲ計ル。布常無藝トハ、法

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深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

宋之盟ハ、左傳襄公二十七年ニ在リ、楚ノ子木ト晉ノ趙孟トノ會談ナリ。康王ハ楚王ナリ。五君ハ晉ノ文襄靈成景ヲ云フ。諸主ハ諸侯主ノ誤。是語トハ、趙武子木ノ會談ヲ云フ。外內ハ國ト家トヲ云フ。薦信ハ、元刻本ニ、陳信ニ作ル。祝史與焉トハ祝史モ國福ヲ受クルニ與カル。蕃祉老壽云云トハ祝史カ多福ヲ受ケ長壽ナルハ信義ヲ守ル君主ノ命ヲ奉ジテ、鬼神ヲ祭リタル故ナリ。外內頗邪トハ、國モ家モ、ネヂケヨコシマナルコト。還忌ハ顧忌ノ如シ。是言罪也トハ、君ノ罪ヲ神ニ告グルニ當ル。虛以成媚ノ成ハ元刻本ニ求ニ作ル、徒ラニ虛辭ヲ陳ネテ、媚ヲ鬼神ニ求ムルコトトナル。其國以禍之ノ之字ハ、兪說ニ衍、上文ノ國受其禍ト一律。

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

事ノ德ヲ歌フ者。周流ハ、左傳ニ周疏ニ作ル、從フベシ、周疏ハ疏密ト云フガ如シ。德音不瑕ハ、詩經豳風狼跋ノ詩、有德ノ音ハ、缺クルコトナキ也。專一ノ一ハ、左傳ニ壹ニ作ル、單調ナルコト。

○第六 元刻本第六節ノ末注ニ、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於此篇ト、內篇諫上第十八ヲ參照セヨ、左傳昭公二十六年ノ文ニ同ジ。天道不諂云云トハ、天道ハ猥リニ變セズ、其命ハ變スルコトナシ。維此文王云云ハ、大雅大明ノ詩、以受方國トハ、四方各國ノ心服ヲ受クルコト、我無所監云云ハ、逸詩ナリ、若德之回亂ノ之字ハ、左傳ニナシ。

○第七 元刻本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悉旨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於此篇ト、內篇諫上第十二ニ見ユ。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有彗以除穢德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遄臺ハ、山東省青州府臨淄縣西五十里ニアリ。

醯醢ハ、酢ト肉醬ヲ云フ、鹽梅ハ梅ノ醋ト、鹽トヲ以テ味ヲツケルコト。齊之以味トハ、適當ニ調味スルコト。

有和羹云云ハ商頌烈祖ニ見ユ、殷ノ中宗ガ、群臣ト可否ヲ調和スルコト、和羹ノ如クニシテ、十分ニ注意シ、國政平カナリ、奏鬷ハ左傳ニ鬷嘏ニ作ル、之ニ從フベシ、鬷嘏ハ嘉樂ヲ奏スルコト、此時ハ君臣和同シテ、議論ガマシキコトナキヲ云フ。一氣ハ聲音ノ根本ヲ云フ。二體ハ陰陽ノ兩聲ヲ云フ、三類ハ上中下三種ノ聲ヲ云フ、四物ハ平上去入ノ如キ者ヲ云フ、五聲ハ宮商角徵羽、六律ハ六律六呂ヲ云フ、七言ハ五聲ニ二種ノ變聲ヲ加ヘタル者、八風ハ金石匏土絲竹革木、九歌ハ六府三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第三
元刻本第三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同而此特言夢見爲異爾、故著於此篇ハ、内篇諫上第十九ヲ見ヨ。

○第四
元刻本第四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景公使祝史禳彗星、皆出於景公游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折爲章而辭少異、皆著於此篇ト内篇諫上第十八ヲ見ヨ又左傳昭公二十年ヲ見ヨ、則古之樂也云云トハ、樂ハ古人ノ獨占ニ歸スルヲ云フ。爽鳩氏ハ少皞氏ノ司寇也。季萴ハ、虞夏時代ノ諸侯。有逢伯陵ハ、殷ノ諸侯ニシテ、有ハ發聲ノ語ナレハ、一人ノ名ナリ。蒲姑氏ハ、殷周ノ間ノ諸侯。太公ハ、齊ノ祖先太公望ナリ。

○第五
第五節ハ、左傳昭公二十年ニ見ユ。

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瞢見彗星。吾欲召占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茀星又將見瞢。奚獨彗星乎。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

乎ハ邪ニ作ル。吾細人也ノ吾ハ、御覽ニ臣ニ作ル、是ナリ。毋知有死ハ、兪說ニ、如毋有死トナス、如ハ而ニ同シ、諫上篇ニモ若使古而無死ノ文アリ。

當之トハ、彗星ノ禍ヲ受ルヲ云フ。

茀ハ孛ニシテ、彗星ノ類。

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哀死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于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廼歸。窴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ルモ、後ニ至リテ混亂ス、經義述聞禮記ノ條ヲ見ヨ。
所貴ハ、元刻本ニ、所以貴ニ作ル。
召衣冠ノ三字ハ、王說ニ、衍、何トナレハ、前文ステニ、易衣革冠ノ文アリ、治要モ、マタナシ、兪說ニハ、召衣冠以迎晏子ノ七字ヲ改メテ、召晏子衣冠以迎トナス、下文ニ、公下拜送之門トアルトキハ、迎フルコトアルヲ知ルベシ。
用三獻焉ハ治要ニ用三獻禮焉トナス、文義順暢ナリ。
撤酒ハ、孫說ニ、撤酒ノ誤。
〇第二
元刻本第二ノ末注ニ、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ノ文アリ、內篇諫上第十七、第十八ヲ參照セヨ。
泰山之上ノ上ハ、一本ニ陽ニ作ル。
堂堂國者ノ者字ハ、御覽三百九十一ニナシ、

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

○第一
元刻本第一ノ末注ニ云フ、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爲禮、晏子諫、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於此篇ト、然ラバ内篇諫上第二ヲ參照スベシ、又此一節ハ韓詩外傳九、及新序刺奢篇ニ見ユ、又治要、書鈔衣冠部三、御覽四百六十八、同六百九十六、同七百五十八ニ雜引セラル。
朝以至ハ、孫說ニ朝ノ下ニ服ヲ補フベシ韓詩ニ此字アリ。
嬰以君子ノ子ハ、王說ニ削ルベシト云フ、治要ニモナシ。
禮義ノ義ハ、王說ニ、儀ニ同シ、古仁義ノ義ハ誼、禮儀ノ儀ハ義ナ

晏子春秋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群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

ルナリ。

○第二十四

故及其少而姣也云云トハ、昔シカヽ一所ニ居リテ、如此永年ツヾキシコトナレハ、以前ノ少クシテ美ハシキ時モ、一度ハアリシナリ。

且人固以壯託乎老云云トハ、人ハ少壯美麗ノ時ニ、老後ノ事ヲ先見シテ、行末マデモ、一所ニ居ルコトヲ契ル者ナリ。

○第二十五

第二十五節ハ說苑臣術篇ニ見ユ。

何乘不任之甚也トハ、王說ニ、御覽七百七十四ノ說苑ヲ引ク者ニヨリテ、何乘不佼之甚也トナス、(今ノ說苑ニ不任ニ作ルハ非ナリ) 群書治要モ、亦不佼トナス

不佼ハ不姣ニシテ、美ナラザルコト。

壽三族ハ、兪說ニ、保トナス、楚語ノ臣能自壽也ノ韋注ニ見ユ。

轄車ハ、孫說ニ路車ノ借字トナス、大車ヲ云フ、乘馬ハ四馬ナリ。

○第二十六

炙三弋ハ、盧說ニ（イグルミ）ニ射タル三羽ノ鳥ヲ炙ニスト、兪說ニハ、禮經ニ未ダ炙弋アルヲ聞カズ、又三ヲ以テ定數トナスモ、何ノ義カアル、故ニ此弋ハ樴ノ誤ナリ、樴又膱ニ作ル、肉ノ乾シタル者ヲ云フ、儀禮鄉射禮記聘禮ニ、五膱ノ文アリ、說文木部ニ、樴弋也トアリ、然則炙三弋トハ、三本ノ乾シタル肉(我國ノ鰹節又干物ノ類)ヲ炙ニスルコトヲ云フト、五卵苔菜ノ事ニツキテハ、前ノ第十九節ヲ見ヨ。

脫粟之食ヲ、元刻本ニハ、免粟之食トナス、兪說ニ、免ハ即脫ナリ廣雅夜話ヲ見ヨ、又錢氏養新錄ニ、此二字ノ同義ナルヲ證スル爲ニ、論衡道虛篇ノ免去皮膚ヲ證トナス。

以世之不足也トハ、伊說ニ凶年ヲ云フ禮記曲禮ノ去國三世ノ虞王兩注ニ世猶歲也トアリ。

士之一乞ノ乞ハ黃說ニ、洪頤煊ノ說ヲ引キテ云フ、气ノ誤ナリ、气ハ即餼ヲ云フト、兪說ニハ、既ノ誤ニシテ、既ハ說文ニ小食ナリト云フ、論語鄉黨篇ノ食既ヲ、今本食氣ニ作ルト、之ヲ要スルニ、一乞ハ一食ト云フ如シ。

○第二十七

第二十七ノ一節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

○第二十八

三歸ノ說古來紛紛タリ或ハ三姓ノ女ヲ娶ルトナシ或ハ臺名トナス小川泰山ハ三百乘ノ誤トナス（韓非子翼毳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一管仲相齊ノ注ヲ見ヨ）又郭嵩燾ハ管子山至數篇ノ三歸ニ本ヅキテ市租ノ一トナス（養知書屋文集卷一ヲ見ヨ）。

不肖父ノ下ノ其字ハ、盧說ニ第十九節ニヨリテ、爲ノ誤トナス。

○第二十九

子曰ノ上ニ、盧說ニヨリ、晏字ヲ補フ。

第三十節ハ說苑反質篇ニ見ユ。

布帛不可窮云云トハ、伊說ニ、布帛ノ幅ヲ十分ニツメテハナラヌ、若シツメルトキハ、其緣飾ヲ施スコト能ハス、牛馬不可窮云云トハ、牛馬モ士モ、アマリ其力ヲ盡サシムルコトノ不可ナルコト。

窮不可竊也ノ竊ハ、兪說ニ察ノ轉聲トナス（荀子哀公篇ノ竊其有益ノ楊注、莊子庚桑楚ノ竊竊乎ノ釋文ヲ見ヨ）故ニ廣雅釋詁ニ竊著也トイヒ、釋訓ニハ察察著也ト云フ、國民ヲアマリ苛察ニ窮追スルトキハ、則反ヘツテ隱蔽スル故ニ、察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ニ至ル、大說ニハ、人民ヲアマリ困窮セシムル時ハ、人心離反ス、隨ツテ法令ヲ明察ニシテ、之ヲ正サント欲スルモ、不可能ナルコト。

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於君者、慊於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之ノ文アリ盧說ニハ、或作ノ注文ヲ晏子春秋ノ正文トナシ、今ノ文ハ後人カ、左傳ニ據リタル者ニシテ、寧ロ其注文トナスベキコトヲ云フ、且又此其反ノ三字ハ、衍、貧頑ハ貪頑ノ誤ナリトナス、孫黃二氏ノ說モ同ジ。

○第二十三

朝夕ノ夕ハ、元刻本ニ昔ニ作ル、夕昔相通ズ。閨內ハ黃說ニ、標題ニ据リテ、宮內ニ作ルベシト云フ。

隱而顯云云トハ、孫說ニ、隱居シテ其名ヲハ顯ハシ、親近セラレテ、其君ニ結ブコト。

今君近之云云トハ、餘リ親近セラルトキハ、却ヘリテ其人ノ缺點ガ、君主ニ見ユルヲ以テ、罪ヲ蒙ルノ恐ア

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六終

湮ジテ高燥ナル土地ヲ云フ。左傳昭公三年正義ニ、晏子春秋ノ將更於豫章之圃ヲ引ク、今此文ナシ。君之先臣容焉トハ、晏子ノ父カ此所ニ生活セルコトヲ云フ。里旅ハ、里ノ有司ニシテ、若シ宅ヲ更ユルコトノ爲ニ、彼等ニ迷惑ヲ與フルニ至ルヲ云フ。・踊ハ則罪ヲ蒙ル者ノ穿ツ履ナリ。君子如祉云云ハ、詩經小雅巧言ノ句、亂庶遄已ハ、晏子一言シテ齊民カ、直ニ其恩惠ヲ受ケタルコトニ應ズ。

○第二十二

既拜ハ、新宅ヲ拜謝スルコト。迺許之ノ下ニ元刻本ニ或作晏子使曾、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

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知惽而家富。是彰汙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勿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

摶ノ誤ニシテ、專ト訓ズ、升ハ枡ニシテ、與ト訓ズ、周禮天官職幣ニ、振掌事者之餘材ノ鄭注ニ、振猶枡也トアリ、賈疏ニ、枡ヲ解シテ與トナス、乃人人カ皆爭フテ齊ニ至リ、專ラ土地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時ニハ、齊王ノ領土カナクナルコト。惡有不肖父云云トハ、晏子自己ノ家族ヲ云フ。

○第二十　恨君ノ恨ハ、王說ニ、很ノ假字トナス、很ハ違ナリ、很君ハ君ノ意ニ違フナリ、齊策ノ今不聽是恨秦也、新序雜事篇ノ不以身恨君、漢書外傳ノ何爲恨上ノ恨ハ、皆很ノ假字ナリ。寵長于君ハ君寵ヲ長ク享クルコト。

○第二十一　第二十一節ハ次ノ二節ト與ニ左傳昭公三年ニ見ユ。湫隘囂塵トハ、濕地ニシテ狹隘、又喧囂ニシテ、不潔ナルコト。爽塏トハ、光線ノヨク

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勉據常爲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

未ダ舂カザル米ヲ云フ、五卵ハ、盧說ニ、五個ノ玉子ヲ云フ、黄說ニ、洪頤煊說ヲ引キテ云フ、五卵ハ鹽ニシテ、內則ノ卵鹽即是レナリ、又一本ニ五卵ニ作ル、孫說ニハ、周禮醢人ノ茆菹トナシ、苔菜ノ苔ハ、落ノ省字トナス、茆モ落モ皆ナ水中ノ雜草ナリ、苔ハ、一本ニ著ニ作ル、張淏ノ雲谷雜記ニ云フ、陸羽ノ茶經、御覽八百六十七ニ、皆著トナシ、飲茶ノ始トナス、兪說ニ云フ、周時恐クハ茗飲ナシ、此字未ダ誤マラズト、後ノ第二十二節ヲ見ヨ。

臺ハ、孫說ニ駘ニ同シ、今ノ青州臨朐縣界ニアリ。

世國長トハ、國ヲ世襲スル者、即諸邑ノ長トナルコト。不至公之身トハ、臣下ニ領土ヲ與フル時ハ、景公ニ至ラズシテ、齊ノ地全ク盡クルニ至ラン。

趣齊搏以求升土ヲ、伊說ニ一句トナス、搏ハ

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脫粟之食。飽士之一乞。

リ、今封易嬰之師云云トハ富而不驕云云ノ善ヲ捨テテ土地ヲ得ルコトトナルヲ云フ。

○第十八　第十八節ハ、說苑臣術篇ニ見ユ。是臣代君君民也トハ、私恩ヲ施スヲ云フ。筐篋之藏トハ、徒ラニ之ヲ箱ノ中ニ貯蓄スルヲ云フ。它人ハ他人ニ同ジ。宰藏ハ家宰ガ、主人ノ財貨ヲ藏スル如キ者ナリ、即倉番ノ類。十總ノ總ハ孫說ニ稷ノ假字ニシテ升ニ同シ布ハ十纏ヲ云フ。

○第十九　衣十升之布トハ、疏布ノ衣服ヲ着スルコト。脫粟之食ノ上ニ、王說ニヨリテ食字ヲ補フ、後ノ第二十六ニモ、食脫粟之食トアリ、若シ食字ナケレハ、上句ト對セズ、後漢書章帝記注、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御覽八百五十二晏子ヲ雜引スルヲ見ルニ、皆食字アリ、脫粟トハ糲ヲトリテ、

承令。猶恐罪戾。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

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老乎。再拜而辭。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

第二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

關市ヲ通行スルトキハ、之ヲ檢察スルモ、租税ヲ取ラサルコト。寡人無事トハ、自分ニハ別段ノ意見ナシ、晏子ノ隨意ニ任スルト云フコト。齊不我加矣ノ加ハ、淩ギ侮ドルコト。

○第十七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トハ、王説ニ、割地將ノ三字ヲ除キテ、以都昌ノ三字ヲ加フベシトナス、都昌ハ地名ニシテ、今ノ萊州府昌邑縣ノ西ニアリ、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ノ晏子都昌辭而不受ノ注文ニ、晏子ヲ引キ、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ノ文アリ、(陳禹謨ハ俗本晏子ニヨリテ、注文ノ以都昌三字ヲ削ルモ、正文ハ尚ホ未タ改メズ)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及ビ太平寰宇記ニ、晏子ヲ雜引スルコト皆同ジ。

未嘗聞之ノ之ハ、元刻本ニ、者ニ作ルハ非ナリ。以善爲師ノ善ハ、元刻本ニ若ニ作ルハ非ナ

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

第二十二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廼許之。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遠之而辭。

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

受、人問曰、富者所欲也、何獨不受トアリ、然則今本ノ邸殿云云、及ヒ子尾ノ二字ハ、皆後人左傳ニ由リテ改メタル者ナルベシ、其標題内ノ子尾、及足欲則亡ノ四字モ、亦後人ノ所加ナリ、

○第十六

平陰ハ左傳襄公十八年ニ見ユ、杜注ニ濟北盧縣東北ニアリ。棠邑ハ孫説ニ、棗邑ノ誤トナス、山陽郡ナリト、黄説ニ、洪頤煊ノ説ヲ引キテ曰ク、齊領ハ山陽郡ニ及ブベカラズ、故ニ棠ノ誤トスベシ、棠ハ萊邑ナリ。反市者十一社ノ反ハ、伊説ニ、販ニ同シ、社ハ廿五家ヲ云フ、平陰地方ノ、商業ノ繁盛ニシテ、富ムヲ云フ。飾女子ノ飾ハ、一本飭ニ作ル、相通ズ。安國而度家ノ度ハ、王説ニ宅ト相通ズ、而シテ爾雅ニ、宅ハ居ナリト云フ。關市譏而不征トハ、漁鹽ヲ行商スル者ガ、

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

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之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

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

ノ黜ハ退、慢ハ過ナレバ、出入乃至增減ト云フガ如シ。所謂幅也ノ下ニ、元刻本ニハ、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治ノ下ニ一字ナシ）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齊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一本敢ヲ放ニ作ル、ハ非）受之也ノ、別注ヲ併記ス、盧王兩說ニハ、晏子對曰以下ノ文ヲ、晏氏ノ正文トナシテ、何獨弗欲ノ下ニ在ルベキ者トナス、文選六代論、五等論、西征賦、歎逝賦、運命論、劍閣銘ノ諸注ニ、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トアリ、是レ其證ナリ、然ルニ後人左傳ノ文ヲ以テ、晏子ノ本文トナシ、之ヲ別注トナスハ顚倒セリ又王說ニ曰ク、上文ノ慶氏亡、分其邑ヨリ、何獨不欲マデ、初學記人部中ニ、之ヲ引キテ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

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

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十八年ニ見ユ、孫說ニ、間上第二章ノ末ニ、及慶氏亡ノ文アリテ、語意未了、疑フラクハ本章ト相接スル者カ。邶殿其鄙六十ノ邶ハ、左傳ニ邶ニ作ル、是ナリ、邶殿其鄙六十ノ村ヲ云フ、伊說ニハ其殿ノ其ヲ之ト訓ズ。子尾ハ高子尾ヲ云フ。足欲ハ慾ヲ滿スノ義ニシテ、慶氏ノ邑ハ、人ノ慾心ヲ滿足セシムル者ナレバ、人ニ取ラレタルコトヲ云フ。亾無日矣ノ亾ハ、出亡ヲ云フ、在外云云トハ、出亡シテ外邦ニ流京スルコトヲ云フ。使無遷也トハ、布帛ノ幅即廣サハ、當時ノ制ニヨルニ、二尺二寸ヲ以テ定法トナシ、其ノ遷移即增減ヲ禁ズ。夫生厚而用利ノ生字ノ上ニ、左傳ニヨリテ、民字ヲ補フベシ、人民ハ生産ヲ厚クシ、日用ヲ便利ニセント欲ス、故ニ自ラ之カ制度ヲ立テ、其欲心ヲ抑ユルノ必要アルヲ云フ、黜慢

景公。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

施字子旗、高氏ハ高彊字子良、田氏ハ田無宇謚桓子、鮑氏ハ鮑國謚文子ナリ、當時ノ齊君ハ景公ナリ。虎門ハ公門ニシテ、門外ニ虎ヲ畫ク、故ニ名アリ。致之公トハ、二家ノ財産ヲ公室ニ返上スベシ、禁者政之本也ノ禁ハ、孫黄說ニ、廉ノ誤トナス。怨利生孽ノ怨ハ、孫說ニ左傳ノ蘊ニ作ルハ、晏子ノ文ヲ改メタルナリ、怨ハ怨惡ノ怨ナリト、王說ニハ、諫上篇ノ外無怨治、荀子哀公篇ノ無怨財ノ楊注ヲ引キ、本文ノ怨利ハ、左傳ノ蘊利ノ假字ナリト云フ、蘊利ハ私利ヲ蘊蓄スルコト、大戴記四代篇ノ、委利生孽ノ委モ、蘊怨ノ轉聲ナリ。維義可以爲長存ハ、王說ニ、維義爲可以長存ノ誤トナス、劇ハ、括地志ニ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ニアリ。

〇第十五

第十五節ハ左傳襄公二

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

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

困族トハ、窮困スル一族ヲ云フ。君之內隸臣之所職ノ內ハ、孫說ニ說苑ニ本ツキテ、外ノ誤トナス、內隸ハ公家ノ臣、外隸ハ卿大夫ノ家臣ヲ云フ。播之ノ之ハ、孫說ニ說苑ニ、本ツキテ、亡ノ誤トナス、播亡ハ、逃亡離散スルコト。間士ハ交游ノ士ヲ云フ間ニ交ノ訓アリ。〇第十三　相相然ハ、王說ニ、梢（音忽）トナスベシ、說文ニ高貌トアリ。佐佐然トハ、勇ミハゲム貌。部婁ハ、小ナル土山ヲ云フ。俛就則傷要ノ要ハ、腰ナリ、一本ニ、嬰ニ作ル。是歲如月トハ、歲ノ過キ易キヲ惜シムヲ云フ。書夜守尊ノ尊ハ、樽ニ同ジ、田桓子ガ酒ニ耽リテ日月ヲ空費スルヲ戒ム。〇第十四　第十四節ハ、左傳昭公十年ニ見ユ。欒氏ハ欒

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

第十五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廼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槀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

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

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愼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

ガ晏子ニ橘ヲ剖クコトヲ命セラルヲ云フ。

○第十二

第十二節ハ、說苑臣術篇ニ見ユ、又御覽及ビ禮記投壺若是者浮ノ鄭注ニ雜引ス。

浮晏子ノ浮ハ、罰杯ヲ課スルコト。

棧軫之車ハ、竹木ヲ編ミタル車ニシテ、士ノ身分ノ乘ルベキ者ナリ。

隱君之賜也トハ、君主ヨリ大夫ノ待遇ヲ受ケナガラ、士タル身分ノ生活ヲナスヲ云フ。

君賜之卿位ノ賜之ハ、一本ニハ之賜ニ作リ、寵之百萬ヲ一本ニ、寵以ニ作ルハ、並ニ非ナリ。

寵之百萬トハ、百萬錢ヲ與ヘテ寵遇スルコト。

古主賢君ノ君ハ、孫說ニ、說苑ニヨリテ、臣トスベシ、盧說ニハ、下文ノ過之ハ、君カ其臣ヲ過アリト認ムルコトナレバ、賢君ニテ可ナリ、但シ賢君ノ下ニ、臣ノ一字ヲ補フベシ。

以テ、之ヲ辱ムル爲ナリ。張袂成陰云云トハ、人ノ多キヲ云フ。賢王不肖王ノ王ハ、孫說ニ、皆主ノ誤トナス。

○第十 第十節說苑奉使篇ニ見ユ、又意林、二十五類聚及八十八、御覽七百七十九、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ニ雜引セラル。晏子將至楚ハ、元刻ニ、至字ナシ、王說ニハ說苑ニ本ヅキテ、將使楚トナス。楚聞之ノ楚ノ下ニ、王說ニヨリテ、王字ヲ補フ。爲其來也ノ爲ハ、王說ニ於ト同義、經傳釋詞ヲ見ヨ。聖人非所與嬉也トハ、聖人ニ戲ルベカラサルコトヲ云フ。寡人反取病焉トハ、晏子ノ爲ニ恥ヲ受クルヲ云フ。

○第十一 第十一節ハ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ニ出ヅ。削ハ小刀ノ類、當去剖ノ上ニ、元刻本ニハ橘字アリ。萬乘無敎令トハ、楚王

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擧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因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要。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

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屝屨、以皮爲之、半裂似瘡與ト、然ラバ則チ、腫物潰汁ノ出口ガ、窪ホクナリテ、恰モ屨ノ破レタル如キヲ謂フカ。我不見君子云云トハ、晏子ノ文雅ナルヲ賞メタル語。

○第八

第八節ハ説苑奉使篇ニ出ヅ、攷古質疑ニ云フ、夫差ノ即位ハ、晏子没後四年ナレバ、此事信スベカラズ。儐者ハ、式場ニ於テ會見ノ禮ヲ助ケル者ヲ云フ。稱天子請見云云トハ、吳王ガ自ラ天子ヲ氣取ルコト。蹵然ハ孫説ニ前文ノ如ク、蹴ニ作ルベシ。

○第九

第九節ハ、説苑奉使篇ニ出ヅ、又意林、類聚、初學記、御覽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六十八ニ雜引ス。以晏子短云云トハ、晏子ガ短小ノ體格ナルヲ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

セラレズ。○第七 第七節ハ、意林御覽疾病部ニ、雜引ス。瘍ハ、孫説ニ頭創ノ瘍ニ非ズ、癢ト同ジ、カユキコトヲ云フ。職當撫瘍ハ、臣下ノ職トシテ、君ノ瘍ヲ撫スベシ、伊説ニ、周書大聚訓立勤人以職孤ノ注ニ、職同也ニ本ヅキテ、(トモニ)ト訓ズ、國高二子、皆同クトモニ、瘍ヲ撫スベシ。如豆ノ豆ハ、狙豆ノ豆ナリ、伊説ニ齊ノ枡目ノ名(四升ヲ豆ト云)トナス。墮者ノ墮ハ、橢ニ同ジ、橢圓形ヲ云フト、一説ニ、字ノ如ク讀ム、下窪ヲ云フ腫物ノ濃汁ノ出ル口ノ形容ナルベシ。如屨辨ハ、孫説ニ、洪頤煊ノ説ヲ引キテ云フ、易剝牀以辨、釋文、辨音辦具之辦、足上也、辨與䩯同、說文、䩯履空也、足上即履空也、如今所謂䩯幫矣按今俗呼履之破者曰䩯辨音同辦ト黃説ニ云フ、

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飮酒請浮之。第十二

り。○第六第二節ハ風俗通怪神篇ニ出ヅ。公夢二日與公鬪不勝ハ、王説ニ上文ト同ク公夢與二日鬪不勝ニ作ルベシ、不勝ハ公ノ不勝ヲ言フナリ。請反其書ノ其ハ、一本ニ具ニ作ル、伊説ニ反ハ報ナリ其夢ヲ判斷シタル文書ヲ公ニ報告セン。公所病者陰也トハ、水ヲ病ムヲ云フ。故病將已ノ故ハ、王説ニ、故ハ上文ノ理ヲ申ブルノ語ナリ、然ルニ上文ニ、未ダ病ノ癒ユルコトヲ言ハサレバ、茲ニ故字ヲ用フベカラズ、故ハ當ニ公ノ誤トナスベシ、下文ノ占夢者對中、公病將已ハ、此ク承ケタルナリ。占夢者以占之言對ノ占ハ、王説ニ、風俗通ニ本ツキ、臣ニ作ルベシ。晏子ノ言モ、占夢者ノ口ヨリ出ヅルトキハ、信セラル、然レトモ直接ニ晏子カ言フ時ハ信

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導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

室何爲夕ハ、王説ニ、下文ノ立室立宮ノ例ニヨリテ、立室何爲夕トナスベシ。立室以宮矩爲之トハ、柏寢ノ室ヲ建築スルニ、齊王ノ現住セル室殿ニ則トリタルナリ、矩ハ規矩ノ矩ナレバ、經營ノ尺度ヲ云フ、下文ノ城矩モ同意、一本ニ、矩ヲ短ニ作ルハ誤。營丘之封トハ、齊ノ祖先太公望ノ始メテ封セラレシ地名。南望北斗云云トハ、國城ヲ建築スルトキノ方向ヲ云フ。彼安有朝夕哉トハ、朝夕ハ、前記ノ王説ニヨリ、東西ト云フ如シ、古代ノ建築ハ、南北ヲ主トシテ東西ニ關係無キコト。然而以今之夕者云云トハ、然ルニ柏寢ノ臺ヲ作ル時ニ、西向ニシタル者ハ、周ノ國カ齊ノ西方ニ當ルヲ以テ、周ヲ尊フノ微意アルナリ。古之臣哉トハ、齊侯カ晏子ヲ賞シタル語ナリ。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

バ、是レ褻ト比周シテ、君ヲ給クニ非ズヤ。
〇第五
柏寢臺ハ、括地志ニヨルニ、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ニアリ、封禪書ニ柏寢ヲ以テ、齊桓ノ時トナスハ、李少君ノ妄言ノミ、元刻本ニ、臺ヲ室ニ作ル、下文ニ室夕ト云フトキハ、元刻本ニ從フヲ可ナリトス。
左撫宮右彈商ノ宮商ハ、五音ノ一ニシテ音律ノ名ナリ。
室夕トハ、孫說ニ、王念孫ノ說ヲ引イテ云フ、夕ハ邪ノ轉聲ナリ、呂氏春秋明理篇ノ、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ノ高注ニ、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ト、又夕ニ西ノ義アリ、周禮凡行人之義不朝不夕ノ鄭注ニ、不正東鄕不正西鄕ト、故ニ下文ニ云フ、國之西方以尊周也ト、柏寢ノ室カ西向キニテ、正シカラザルナリ。東方之聲薄云云トハ、室ノ向方ニヨリテ音律ノ異ナル乛。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群臣之野。第七

ルベシ、下文ノ鴞字皆同ジ。布翌ノ翌ハ、翼ノ假字。拜馬前騫辭曰ノ、騫辭ハ、元刻本ニ、辭騫ニ作ル、黃說ニ、說苑ニヨリテ、拜馬前ヲ句トナシ、辭ヲ句トナシテ、晏子ガ其拜ヲ辭シタル者トナス。爲禳君鴞而殺之ハ、說苑ニヨリ、爲君禳鴞而殺之ニ作ルベシ。維星絕云々トハ、漢書天文志ニ、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トアリ、維星ハ斗柄ノ第三星ニシテ、樞星ハ第二星ヲ云フ。仰而對ノ仰ヲ、一本ニ、抑ニ作ルハ非ナリ。爲之無益云云トハ、祭リテ壽ヲ請フコトヲ云フ。無令君知之ハ、兪說ニ、說苑ニ本ツキテ、令君知之ニ作ルベシ、此レ外篇ノ太卜ノ事ト相類ス、晏子ハ景公ヲシテ、騫ノ信スルニ足ラサル事ヲ知ラシメントス、若シ無令君知之トナサ

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成栢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辯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栢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瞢與日鬬。晏子教占瞢者以對。第六

爲ニ智力ヲ惜シマザルヲ云フ。
○第四
第四節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
成而不踊ノ踊ハ、王說ニ、公羊傳成公二年ノ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ノ何注ニ、踊上也トアリ、不踊ハ登ラザルコトヲ云フ、孫說ニハ、說苑ニ本ツキテ、通ノ誤トナス、不通ハ到ラザルナリ。
昔者鳴ハ、夕者鳴ニ同ジ、盧說ニハ、者ヲ衍字トナス、王說ニハ、莊子田子方ノ昔者、本篇第六ノ夕者ヲ引キテ、衍字ニ非ズトナス。
臣請禳而去ノ去ノ下ニ說苑ニアリテ、之字ヲ補フベシ、禳ヲ、一本ニ禱ニ作ルハ、非。
聲無不爲也トハ、梟カ如何ナル聲デモ、自由ニ發シテ、如何ニモ怪ク災異ノ兆カトモ、疑ハルルコト。
夜用事トハ、夜ニ梟ヲ禳フコトノ式ヲ行フ。
今昔ハ今夕ニ同ジ、聞鴞聲乎ノ鴞ハ、梟ニ作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

踰月ハ、王說ニ不踰月ニ作ルベシ、其速ナルヲ云フ、說苑ニモ不旋月ニ作ル。

○第二　第二節ハ、說苑政理篇ニ出ヅ。轂擊トハ車ノ「コシキ」ト「コシキ」トヲ衝突セシムルコト、下車而棄去之ハ、下車而棄之ニ作ルベシ、祭祀不順等ノ爲ニ、鬼神ノ怒ニ觸レ、不祥ヲ蒙ムルヲ以テ、之ヲ避ケタルナリ。

○第三　第三節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章盧ハ、說苑ニ倚盧ニ作ル、文選上建平王書注ニ引イテ倚徙ニ作ル　倚盧ハ喪中ノ假屋（カリヤ）ナリ。故殺之斷其頭ハ、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御覽三百六十四、同三百九十カニ、殺之ノ二字ナシ、王說ニ、斷其頭トアルトキハ、殺之ノ二字ヲ要セズト。餘知ハ餘智ニ同ジ、餘力云云ハ、國人ガ公ノ

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志。莫若敎也。

景公曹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栢常騫禳鳥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晏子春秋卷六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第一 第一節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而シテ靈公ヲ景公ニ作ル。女子而男子飾ノ下ニ、說苑ニヨリテ、上文ノ如ク者字ヲ補フベシ。相望而不止トハ、多ク裂衣斷帶ヲナスモ、女子ニシテ男子ノ飾リヲナス者止マザルコト。賣馬肉於內也ノ賣ハ王說ニハ、賣(ウル)ニアラズシテ、賣即鬻ニ作ルベシ(ヒサグ)ト訓ス、內ハ市ニ作ルベシ、牛首ヲ門ニカクルハ、內ニ服スルニ喩フ、馬肉ヲ市ニ鬻グハ、外ニ禁ズルニ喩フ、御覽八百二十八ニ亦市ニ作ル、盧說黃說ハ原文ノ如シ。

齊人好轂擊晏子紿以不祥以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

奉而從ノ下ニ、呂覽ニヨリテ、罰ヲ補フベシ。
方見國之必使不若死ノ方ハ、兪說ニ、与即與ノ字ノ誤トナス、與ハ「ヨリ」ト訓ズ。
奉以退託而自刎ハ、孫說ニ、呂覽ニヨリテ、退託ヲ託退ニ作ル。
乘馹トハ驛ノ傳車ニ乘ルコト。

○第二十八

第二十八節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
爲地戰者云云トハ、徒ニ土地ヲ貪ルヲ以テ民心ヲ得ザルヲ云フ。
未嘗干嬰之過云云トハ、嬰ノ過失ヲ正シ諫メザルコト。
祿仕之臣也云云トハ、一ノ仕字ハ、一本ニナシ、非ナリ。
間處從容云云トハ、徒ラニ閑居シテ、道義ヲ談論セサレハ、之ヲ疏外ス。

○第二十九

出不相揚美云云トハ、出テテ名譽ヲ世間ニ發揚セズ、又入リテハ、互ニ切磋砥勵シテ、其行ヲ戒メザレバ、之ヲ度外ニ置キテ交通セズ。
國事無論云云トハ、國事ヲ論セズ、士ニ驕リ知者ヲ輕ンズレバ、主人ノ朝ニ入ラシメザルナリ、當時卿大夫ニモ朝廷アリ。
非特食餽之長也トハ、漫然トシテ秩祿ヲ與フルコトヲノミ主ル者ニ非ルナリ。

○第三十

第三十節ハ、左傳襄公十七年ニ見ユ。
麤衰斬トハ、麤織ノ喪服ニシテ、其端ヲ縫ハザル者
苴絰帶トハ、麻ノ布ニテ作リタル首卷ト、絞帶トヲ云フ、杖ハ竹杖、菅屨ハ（スゲ）ノクツ、皆喪服ヲ云フ、
倚廬ハ中門之外ニ建テラレタ假小屋ニシテ、其屋根ハ苫（トマ）ヲ以テ葺ク、而シテ寢席ハ草ナリ、當時ノ禮式ニテ、哀ヲ表スル者。
非大夫喪父之禮也トハ、當時士及ビ大夫ノ喪服、各異ナル者アリ、然ルニ晏嬰ガ行フ者ハ士ノ制ニシテ大夫ニ非ズ、蓋晏嬰ハ、大夫ニ非ルモ、其父ノ後ヲ嗣グ人ナレハ大夫トハ、之ヲ大夫同樣ト見ナシテ、怪ミタルナリ。
唯卿爲大夫トハ、當時禮制大ニ亂レ、隨ヒテ、父母ノ喪モ、卿大夫士ノ階級ニヨリテ、各々異ナリ、即父母ノ喪ハ貴賤トナク一ナリノ原則ニ反シ、晏子ノ行フ所ハ、正式ナルモ、家老ハ當時ノ習慣ニヨリテ、之ヲ怪ミ、大夫ニシテ、何故士ノ服ヲ着スルカヲ以テス、晏子其ノ缺點ヲ指摘セント欲セシモ、特ニ之ヲ憚リテ曰クハ、大夫ノ行フ、禮ハ、唯卿ニシテ始メテ可ナリ、自分ハ未ダ卿ナラザルヲ以テ、之ヲ行フヲ得ズト答ヘ、以テ家老ノ非ヲ暴露セザルナリ、故ニ孔子ハ遜辭以避告ト許シ玉フ。

○第二十四

第二十四節史記本傳及ビ呂氏春秋勸世篇、新序節士篇ニ見ユ。

反裘云云ハ、裘ヲ裏返ヘシニ着テ、馬ニ食セシムル草ヲ背ニ負フコト、御覽四百七十五ニハ、衣裘ニ作ル。

所爲之僕ハ、一本ニ、何爲爲僕ニ作ル、非ナリ。

解左驂以贈之ノ贈ハ、黃說ニ、贖ノ誤トナス、左ノ副馬ヲ以テ、越石父ノ身ヲ贖フコト。

請絶トハ、交際ヲ謝絶スルコトヲ云フ。

不辭而入トハ、挨拶セスシテ、室ニ入ルコト。

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ハ、劉說ニ、晏子方ニ石父ヲ輕視スレハ、何ゾ夫子ト稱センヤ、下文ハ、單ニ子ト稱ス、故ニ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爲僕三年トナシ夫ヲ發語ノ辭トスベシ。

君子以功云云トハ、君子ハ人ニ恩德アルトモ、其人ヲ輕ンスルコトナシ、又人ヨリ其德ヲ蒙ムルトモ、何等ノ理由ナクシテ、徒ラニ正理ヲ屈スル者ニ非ズ。

省行者不引其過トハ、人ノ行ヲ見ル者ハ、過失アルモ之ヲ引キ論セズ、何トナレハ天下ニ完全ノ人ナケレハナリ。

察實者不譏其辭トハ、人ノ眞實ノ心ヲ洞見スル者ハ、其ノ人ノ言葉ニ付キ、ヤカマシク察セザルコト、譏ハ閒譏而不征ノ譏ニシテ、檢察ヲ云フ。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ハ、サレハ晏嬰ハ心美ナレハ、其ノ表面ニ見ハレタル言葉位デ、越石父カラ、見棄テラルルコトナカルベシ。

嬰誠革之誠ハ、王說ニ、請ノ誤トナス、以前ノ無禮ヲ改メンコトヲ請フ。

糞灑ハ、掃除スルコト。

尊醮ハ、酒ヲ酌ムコト。

至恭不修途トハ、伊說ニ、修ハ循ノ誤、先方ノ人カ、我ニ對シテ至恭ノ禮ヲ行ハントスルトキハ、我ハ之ニ甘ジテ、其ノ途ニ循ヒ立タズ、即チ其禮ヲ受ケズシテ、其道ヲ避ケ去ルコト、尊禮不受擯ノ受ハ、當ナリ、(博雅ヲ見ヨ)先方ノ人ガ尊禮ヲ以テ、我ニ對セントスルトキハ、之ニ甘ンジテ、其擯(禮式ヲ助クル人)ニ當リ對セズ之ヲ避クルコト。

○第二十五

第二十五ノ一節ハ、史記本傳ニ見ユ、劉說ニ云フ、第二十四第二十五ノ兩節ハ、皆晏子春秋ノ本書ニ非ルベシ、史記傳贊ニ曰ク、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ト、然ルニ此二事ヲ、史記ノ中ニ取ルヲ知ルトキハ、後人ノ補入ナルコト明カナリ。

大蓋ハ車與ノ上ニ立ツ大ナル笠ナリ。

請去トハ、離緣ヲ請求スルコト。

自下トハ、謙遜スル事。

抑損トハ、謙遜ヲ云フ。

○第二十六

恐愼而不能言ノ愼ハ、一本ニ愳ニ作ル、愳ハ懼ノ古字ナリ、孫(詒)說ニ、廣雅釋詁ヲ引キテ愼ヲ恐ト訓ズ、悲色ハ匪色ノ如シ、形色ヲ云フ、辭色ヲ和ケルコト考工記梓人ニ、且其匪色必似鳴矣ノ鄭注ニ匪采貌也トアリ、大戴禮記誥志篇ニ、民之悲不遠其德、又管子任法篇ニ、以悲色告愬其主ハ、皆之ト同義。

盡其後也トハ、十分ニ思フタ事ヲ申シ上ゲルコト。

何之有也ノ有ハ、伊說ニ多ト訓ズ、(詩大雅甫田ノ終善且有ノ朱傳ヲ見ヨ)

○第二十七

第二十七節ハ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ニ見ユ。

果罔ハ、呂氏春秋ニヨリテ、罘罔ニ作ルベシ、兎ヲ捕フル網ナリ。

梱ハ、孫說ニ梱ノ俗字、又梱ニ作ル、織リシメルコト。

織屨ハ、盧說ニ、織屨ニ作ル。

亦不知士甚矣トハ、北郭騷カ、自分ノ危急ヲ救ハサルコトヲ怨ムノ語。

北郭子召其友ノ子ハ、元刻本ニ脫ス。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トハ、自分ノ親ヲ養フテクレタ人ニ、若シ災難アル時ハ、自分カ之ヲ引受ケル、類聚人部下七、御覽四百六十九ニハ、養及親者身更其難トアリ、呂覽、說苑モ養及親トナス。

不復爲矣ノ爲ハ、孫說ニ挺ト聲近キヲ以テ、眞直ニノビル事ヲ云フ。隱揉ハ、隱括ヲ以テ、木ヲタメル事。井里之困也ハ、孫說ニ謝說ヲ引キテ、井里ト云フ所ノ門限ニ、使用セラルル石ト云フコト、困ハ門梱ナリ。蘭本ハ蘭ノ根ヲ云フ、孫說ニ、蘭ト藁本トヲ云フ。麋醢ハ、說苑、家語ニ、鹿醢ニ作ル、故ニ孫說ニハ、鹿ハ漉ナレバ、コシタル醢ヲ云フト、王說ニハ、文選王粲贈蔡子篤注、御覽九百八十三ニ本ツキ、麋醢トナス。所薄ハ、孫說ニ、所湛ニ作ル。願子之求所湛ノ之ノ下ニ、元刻ニヨリテ、必字ヲ補フベシ。居必擇居ノ擇居ハ、孫說ニ、類聚御覽ニヨリテ、擇隣ニ訂正スベシ、汨常ハ伊說ニ汨ハ汔ニシテ近ナリ常ハ雅ナリ。

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艸。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之五終

ニ命シタル語ナリ。
○第二十二
去其二肩ノ去ハ、黄說ニ、弃ニ同シ、即二肩ノ肉ヲ藏スルコトヲ命シタルナリ。
晝者進膳ノ者ハ劉說ニ、衍。
我能得其人トハ、二肩ノ肉ヲ竊ミタル人ヲ、發見セン。
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トハ、人民ニ仕事ヲ責メテ、其力ニ餘ルコトヲ命ズレハ、民力自ラ消耗ス。
○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節ハ、說苑襍言篇、家語六本篇ニ見ユ。
贈人以軒ノ軒ハ、車ヲ云フ、說苑ニハ財ニ作ル、孫說ニハ、軒ニ從フベシ、軒言叶韻ナリ。
以言之以軒乎ノ之ハ、盧說ニ、乎字ノ誤トナス。
良匠揉之ノ揉ハ、孫說ニ煣ノ假字トナス、煣ハ火ヲ以テ木ヲ屈曲セシムルコトヲ云フ。
橋暴ハ乾ハクコト。

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大息嘆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廼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

フ、君臣有位焉トハ、兩國ノ君臣相會スル所ノ位置、一定セルヲ云フ、君行其一云云トハ、當時ノ禮制ニヨルニ、君主カ他國ノ臣下ヲ堂上ニ會見スル時ニハ、君カ一歩ヲ行ク時ニ、臣下ハ二歩ヲ行ク、君ノ行歩ハ緩ニシテ、臣下ノ行歩ハ疾、蓋シ君ヲ勞スル事ヲ憚ル也、然ルニ今晉君ハ、此法則ヲ無視シテ、急歩セシカハ、晏子若シ普通ノ禮ノ如ク歩スル時ハ、君ヨリモ後レテ其位置ニ即ク事トナル、故ニ歷階シタル也、儀禮聘禮ヲ見ヨ。大者不踰閑云云トハ、大ナル禮儀ハ法則ニ背クベカラザルモ、小事ハ臨機ノ處置ヲナスベシト云フコト。不計之義トハ、其時ニ當リテ宜キニ制スルコト、即豫メ計リ定メザル道ヲ云フ、王說ニ、初學記文部ヲ引キ、此句ノ上ニ、反命門弟子曰ノ六字ヲ補フベシトナス、孔子カ反リテ、門人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

溺者不問墜ノ墜ハ、王説ニ治要ニ本ツキテ隊トナス、隊ハ隧ニシテ、道ト訓ズ、道ヲ問ハズシテ、猥リニ渉ル、故ニ溺ルニ至ル、荀子大略篇ニ、溺者不問遂ト同意。噎而遽掘井ノ噎ハ、兪説ニ説苑褋言篇ニ由リテ、渴トナスベシ、噎ト掘井ト何等ノ關係ナシ。雖速亦無及已トハ、速ニ武器ヲ鑄、又井ヲ掘ルモ、間ニアハサルヲ云フ、御覽ニハ、速ヲ悔ニ作ル。

〇第二十一

第二十一節ハ韓詩外傳ニ見ユ。登階不歷トハ、階ヲ上ル時ニ、各段階コトニ足ヲソロフコト、歷階ハ、其反對ナリ。堂上不趨トハ、堂上ニハ小走ヲシナイコト。夫子反此乎ハ、初學記文部ニ、夫子反此、禮乎禮乎ニ作ル。兩楹之間ハ一本兩楹之間ト爲スハ非ナリ、兩楹ハ堂上ノ兩柱ヲ云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ハ王說ニハ、治要ニハ、孤其根荄、密其枝葉、春秋至、僨以揭也ニ作ル、類聚御覽、並ニ孤ト密トヲ以テ對トナス、說苑ニハ、惡於根本、美於枝葉云云ニ作リテ、美ト惡トヲ對ス、今本ハ、二者ヲ合併シテ一トナス、故ニ孤ト云ヒ美ト云フテ、相對セズ、又程瑶田通藝錄ヲ案ズルニ、根且拔矣ハ、根且折矣ノ誤ナルベシ、黃說ニハ、本文ヲ以テ正トナス、何トナレハ根ニハ孤ト云フテ、以テ枝葉ノ密ヲ見メシ、枝葉ニハ美ヲ言フテ、以テ根ノ惡ヲ示ス、古人ノ文ハ、多ク相錯ヲ以テ義ヲ示スコト如此ト、劉說ニハ、孤ヲ以テ窳ノ假字トナス、窳ハ苦窳皆窳等ニシテ、惡ト訓ズ、孤其根ハ、窳其根ト同意、故ニ說苑ニハ、惡ヲ以テ窳ニ代フト。夫愚者多悔ハ、俞說ニ、說苑雜言篇ニヨリ、愚者自多ニ作ルベシ、自多トハ自ラ誇ルコト、

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日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

第二十五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其妻曰。晏

ニ景トナスベシ、治要ニ齊景公ニ作ルハ、上ノ齊字ニ誤リテ衍ス。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トハ、類聚、御覽ニハ、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トナス、此字ハ正ニ失國ヲ指シテ言フ、說苑敬愼篇ニハ、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ニ作リテ、奚道至於此乎ノ六字ナシ、今本文ハ、此二文ヲ合併シテ一トナス、故ニ何ト云ヒ、又タ奚ト云フ、既ニ棄國ト言ヒ、又タ至於此ト言フ、重複スト云フベシ。吾之少時ハ、一本ニ、吾少之時ニ作ル。吾體不能親トハ、體ヲ屈シテ、之ニ親マザルヲ云フ、伊說ニハ體ヲ性トナス、呂氏春秋情欲篇ノ高注ヲ見ヨ。是則內無拂ノ則ハ、王說ニ、以字ノ誤トナス、（今本ノ類聚ニハ、以字ヲ脫シ、御覽ニハ、是字ヲ脫ス、唯治要ノミ是以ニ作ル）拂ハ弼ト同義、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ト

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尙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

説ニ、惡其不違取道也ニ作ルベシ、道ト躁ト叶韻、駑馬ニテハ、遠方マデ往クコト能ハサルノ恐アルヲ云フ。毋盡民力乎トハ、人民ヲ辛苦シテ、捕ヘタル魚ヲ獨占スル事ヲ云フ。則無置不肖於側乎ノ則ハ、劉説ニ、側字ノ誤衍、駑馬ヲ不肖ニ比シタルナリ。紀有書何以亡也トハ、紀ニハ如此金言ヲ記シタル丹書アリ、何故ニ亡ヒタルカ。懸之閭トハ、古人ハ門席ニ皆銘アリテ、格言ヲ記ス、故ニ閭ニ懸クト云フ。注之壺ノ壺ヲ一本其ニ作ルハ非ナリ、注ハ記ノ如シ。○第二十第二十節ハ、説苑敬愼篇、及雜言篇ニ見ユ。棄國走齊齊公問焉トハ、王説ニ、棄國ヲ失國ニ作ル、治要、類聚草部下、御覽九百九十七、皆失國ニ作ル、齊公問焉ノ齊ハ、王説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其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饋。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

コト、此數句ハ、晉ヲ優待スルコトヲ云フ。重名ノ名ハ、伊說ニ、大訓ハ(晉語ノ名魚ノ章注ヲ見ヨ)重大ナル事ヲ明ニシタリ。

○第十九

公遊於紀ノ上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一ニヨリテ、景字ヲ補フベシ。

得金壺ハ、一本得金緘ニ作、又一本ハ壺字ナクシテ、金ヲ缶ノ誤ナリト云フ、皆非ナリ、御覽ニヨリテ訂正ス。

乃發視之ハ、元刻本ニ、發其視之ニ作ル、二者皆、非、視當ニ御覽ニ從ツテ、發而視之ニ作ルベシ。

丹書ハ、朱書ノ文ヲ云フ、一本月書ニ作ルハ非。

食魚無反ト魚ノ片身ヲ食シ畢ルトモ、更ニ之ヲカヘシテ、片身ヲ食フベカラズ。

驚馬ノ驚ハ、孫說ニ、說文ニ此字ナシト云フ。如知苦言ハ、兪說ニ、如若若言ノ誤トナス、如此所言ト同意ニシテ、ノ言ノ如シト訓ズ。

惡其鰈トハ、魚ノナマクサキヲ嫌フコト。

惡其取道不遠也ハ、劉

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氷上ニ結ブ者ニシテ、管子ノ陽凍陰冰ト同一ナリトナス。
不知以告晏子ノ上ニ、劉説ニヨリテ、公字ヲ補フベシ。遺其執トハ、俑慶ヲ赦シテ返ヘスコト。
○第十八
山陰數百社トハ、泰山ノ陰ニ當ル土地數百社ヲ云フ、社ハ廿五家ナリ。
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ハ、劉説ニヨリテ、交爭ノ二字ヲ削ル、委多受少ハ辭スルコト多クシテ、受クルコト少ナキヲ云フ、委ニ棄ノ義アリ、故ニ辭退ノ意味トナル。
通患ヲ、元刻本ニハ公患ニ作ル。
以驩予之地云云トハ、歡心ヲ得ル爲ニ魯ニ土地ヲ與ヘントシ欲シナカラ一方ニ於テ魯ガ辭退シタルコトヲ喜ビ賀ストキハ我國ノ好意ガ水泡ニ歸スルヲ云フ。
地不爲德矣トハ、土地ヲ與フルモ、恩惠トナラザルコト。
重督之幣云云トハ、魯ニ與フル幣ヲ多クスル

景公遊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公遊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之少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補。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

而シテ知衝ハ即折衝ナリ、知折聲相近シ、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ヲハ、大戴記ニ、折ヲ知ニ作ル、(經義述聞ニ見ユ)是レ其ノ證ナリ、折衝ハ敵ノ衝車ヲ、折キ破ルコトヲ云フ、即兵力ヲ用ヒズシテ、敵國ヲ外交上ノ懸引ニテ服スルコトヲ云フ、黄說ニハ、梁處素ノ說ヲ引キテ、可謂折衝而大師其與焉ノ二句ヲ、後人ノ妄增トナス。○第十七傳許ハ、許ト云フ所ニ眞近ク攻メヨスルコト。東門無澤ハ東門ハ姓ニシテ、無澤ハ名。何如對ノ下ニ、曰字ヲ補フベシ。陰水厥陽氷厚五寸ハ、盧王二說ニヨリ、文選海賦注、御覽三十七ニヨリテ、陰冰凝、陽冰厚五寸トナスベシ、陰冰ハ日光ヲ受ケザルノ冰ニシテ、皆全ク凝ル、陽冰ハ日光ヲ見ルノ氷ナレバ、凝ルモ其厚サ五寸ノミト、黄說ニハ、陰冰ハ、地下ニ凝ル冰、陽冰ハ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フコト、公曰ヨリ、晏子曰徹罇マデ、二十字ハ、元刻本ニ脱落ス、范昭飲之ハ、孫説ニ、范昭已飲ノ誤トナス。晏子曰徹罇云云トハ、ステニ范昭ガ飲ミタル杯ヲ、再ビ景公ニ献酬スルハ、君臣ノ禮ヲ失フ、故ニ之ヲ撤去セヨ、他ノ新ラシキ罇觶、既ニ準備セリト云フコト（觶モ杯ノ類ナリ）。冥臣不習ハ盲臣不習ト同意ニシテ、太師ノ謙辭ニシテ、成周ノ樂ヲ奏スルコトヲ謝絶シタルナリ。且欲試吾君ノ且ハ、劉説ニヨリテ、外傳ニ本ツキ是ノ誤ナリ。臣欲犯其禮ノ禮ハ、王説ニ、樂ノ誤トナス。而知千里之外云云ノ、知ノ下ニ、王説ニヨリテ、衝字ヲ補ヒ、可謂折衝矣ノ五字ハ、後漢書馬融傳注、御覽七百六十一、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揚荊州誄注ノ引證ニヨリテ削ル、

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氷。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水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陰氷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廼不伐魯。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

説ニヨレバ、此二句ハ、後人ノ所加ナリ、何トナレバ、一時ニ二詩ヲ混用スルハ、其ノ體ヲ失ス、且既醉ノ詩ハ、宗廟ニ關スル者ニシテ、賓主ノ禮ニ非ス、故ニ下文賓主之禮也ノ五字ト合セサルナリト。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ノ賓下ニ、兪說ニヨリテ、主字ヲ補フベシ、伐德トハ德ヲ失フコト。

ト其日トハ晝ヲ吉日ト定メテ、宴會ヲナスコトヲ云フ。

豈過我哉ハ兪說ニ、我豈過哉ノ誤トナス。晏子ハ自分ノ財ヲ費ヤシテ君王ヲ饗應スルコトハ差支ナキコトナルモソレスラ謝絶スルハ何ゾヤ吾淫侈ヲ欲セサルニ由ルナリ。

○第十六

第十六ノ一節ハ、韓詩外傳卷八及新序襍事篇ニ見ユ。

請君之棄罇ノ罇ハ、尊(即樽)ニ同ジ、即杯ヲ棄テルトハ、范昭カ自分ノ爲ニ、乾杯ノ壽ヲナサンコトヲ乞フヲ云

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

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飮酒醉。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飮之。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

特ニ將軍ニ改ムノミ。君子曰云云ハ、治要、御覽四百六十八、及八百四十四ニ、此文ナクシテ、說苑ニ此文アルモ、「君子曰ノ三字ナシ、然則後人說苑ニヨリテ、「本書ニ插入シ、更ニ君子曰ノ三字ヲ加ヘタル者ナルベシ（王說）

○第十三

第十三節ハ、說苑臣術篇ニ出ヅ。請進暖食トハ、景公カ晏子ニ命シテ、暖食ヲ捧ケシメントスルコト、奉餽之臣ハ食物ヲ君主ニ奉ズル臣ヲ云フ。

○第十四

第十四節ハ說苑貴德篇ニ見ユ。

○第十五

第十五節ハ說苑反質篇ニ見ユ。呼具火トハ、燈火ノ用意ヲスベキコトヲ命ズ。側弁之俄屢舞傞傞トハ小雅賓之初筵ノ句ナリ。側弁之俄トハ、弁冠ヲ傾クルコトニシテ、醉客ヲ云フ、傞傞トハ、止マサルノ貌ニシテ、數回舞フコトヲ云フ。既醉以酒既飽以德ハ、大雅既醉ノ句ナリ、王

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飮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飮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

子ノ力ニテヨルト云フコトノ謙辭。

上有隱君ハ御覽ニ、隱君ニ作ル。民多諱言トハ、人民ガ君主ヲ憚リテ、正言セサルコト多キヲ云フ。

倍資無征トハ二倍ノ秩祿ヲ與ヘテ、租税ヲ取ラサルコト、時朝無事トハ、時時參朝スルノミニシテ、一定ノ職ナキコト、皆優待ノ意ヲ示ス。

○第十二

第十二節ハ説苑正諫篇ニ見ユ。移于晏子ノ下ニ、下文ニヨルトキハ、之家ノ二字アルベシ。玄端ハ、黑色ノ禮服ヲ云フ。夜辱トハ、夜來臨ヲ辱クスルコト。大夫布薦席云云トハ、宴會ノ御相手ヲナス者ハ、他ニアルベシト云フコト（簠簋ハ食器ヲ云フ）

願與將軍樂之トハ、王説ニ、將軍ハ夫子ノ誤、春秋ノ時代ニハ、君カ臣ヲ稱シテ、將軍ト云フコトナシ、説苑、治要、皆夫子ニ作ル、後人司馬穰苴ナルヲ以テ

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偸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

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不時而入見ノ五字トナスベシ、時郎待ノ假字ナリ、外下篇ノ、晏子不時而入見ハ、之ト同意、（經義述聞ノ遇歸有時ノ條ヲ見ヨ）仁愛曾ノ曾ハ、劉說ニ、食字ノ訛文ノ併入セシ者トナス。
○第十第十節ハ、說苑貴德篇ニ出ヅ、無歸ハタユル所ナキヲ云フ。使吏養之ノ之字ハ元刻本ニナシ可立而以聞トハ幼兒成立スル年頃マデ養育スルコト。
○第十一第十一節ハ說苑正諫篇ニ見ユ、御婦人以出トハ婦人ヲ御者トナシテ門ヲ出ルコト。正閨ハ閨門ヲ取締ル官名ニシテ、刖跪ハ、當時刖罪ニ罹リタル者ヲ此職ニ使用ス、故ニ云フ。擊其馬ノ擊ハ、御覽ニ繫ニ作ル。公慙而出反不果ハ、御覽ニヨリ、公慙而反不果出トナスベシ。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ノ天ハ、王說ニ衍トナス、以子大夫之賜トハ、晏

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夫何不下六尺哉ハ、土地ノ高六尺ヲ減セサルカ。古者不爲殆有爲也ノ不爲ハ、黄説ニ、不下ノ誤ナルヘシ、古來此土地ヲ低クセサルハ、理由アルコトナラン。溜水至ノ溜ハ、盧説ニ溜ノ誤トナス、川ノ名也、黄説ニハ、左傳襄公十六年ノ記事ニヨリ、濟ノ誤トナス、要スルニ出水シタルコト。○第八　第八節ハ、説苑貴德篇ニ出ヅ。喟然歎曰ノ、歎曰二字ハ王説ニ、後人ノ所加トナス、諫上ニ、令吏誅之トアリ、下篇ニ、令吏謹守之トアリ、アルハ、皆此ノ例ナリ、説苑ニ此二字アルモ、此ト誤ヲ同クス、唯類聚火部ニ此二字ナシ。論而共秩トハ、以上ノ人物ヲ選擇シテ、彼等ニ秩祿ヲ共給セシ。○第九　第九節ハ、説苑貴德篇ニ見ユ。雀鷇ハ、雀ノ子ナリ。不待時而入見景公ト

惕然。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乞兒於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欵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

過チ改メタルチ云フ。
○第六
令吏重其賃ハ、吏ニ命シテ其傭賃チ多カラシムルコト、遠其兆トハ臺チ造ルニ土地チ相シナルベク遠方ノ處ニ定ムルコト、徐其日トハ、期限チ遲クスルコト、皆人民ニ工錢チ多ク與フル爲ナリ、尙ホ荀子王霸篇注ニ見ユ。
若使不可得云云トハ、孫詒讓說ニヨルニ、晏子ノ施政ハ人民ニ粟チ與フルコトチ欲スルノミナレド、其事ニシテ直接ニ行フチ得サル時ハ、他ノ事（物ハ事ト訓ズ、築臺チ云フ）ニ託シテ、粟チ與フルノ政チ寓ス（偶ハ寓ニ同ジ）
○第七
東門防ハ防門ト云フ水チ防グノ隄ナリ。
單服ノ義不明ナルモ、單ハ殫ニシテ病ムコト、服ハ古犕ニ作ル、犕ハ牛馬ニ乘ルコトナレハ、隄防高キタメ、其處ニ上ボル牛馬チ、疲勞セシムルコトノ意ナラン。

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鄕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

築蹊徑ハ、道路ヲ修ムルコト、急門閭之政トハ、淫民姦民ノ出入ヲ嚴重ニスルコト。偷窳トハ、遊惰ニシテ職業ヲ忽ニスルコト。貴強ノ下ニ、盧孫兩説ニヨリ、而貴強ノ三字ヲ補フベシ。體不過禮トハ、身體ノ擧動カ、禮ヲ過コシテ阿リ諂ハサルコト。是三邪ハ、盧説ニヨリ、是以三邪ノ誤。

○第五

曲潰ハ、曲池ヲ云フ。人之故相知情トハ、舊故ノ朋友ハ、我ガ眞情ヲ見ヌク故ニ、恐ルベシト云フコト。負載ハ、荷物ヲ負載スルコト。高國ハ、齊卿ニシテ、高氏國氏ヲ云フ。蠶桑豢收之處不足ノ收ハ、牧ノ誤、豢牧ハ、牧畜ヲ云フ、人民皆農桑牧畜ニ從事スルヲ以テ、其地足ラザルナリ、孫説ニ、豢ヲ桊トナスハ非ナリ。景公知窮矣トハ、景公ハ晏子ナキ爲、困ンテ

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

テ小仁ヲナスコト。爲有中乎トハ、道ニ合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授綏ノ授ハ、黃說ニ受ノ誤トナス、盧說ニハ援ノ誤トナス。撫其手トハ、其手ヲ抑ヘ止メルコト。彼己之子云云ハ、詩經鄭風羔裘ノ詩句ナリ、今ノ詩經ニハ、己ヲ其トナス、彼其之子トハ、君子ヲ云フ、舍命不渝トハ、死生ノ命ニ際シテ、其道ヲ變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第四

爲東阿宰ノ東阿ハ左傳莊公十三年ノ柯ト同地、御覽二百六十六、及四百二十四ニハ、東字ナシ、標題ニモ東字ナキ時ハ、此東字刪ルベキカ。

三年毀ノ三年ノ下ニ、而字ヲ補フベシ。

召免之ノ召下ニ、孫說ニヨリテ、而字ヲ補フベシ、其職ヲ免ズルコト。

召而賞之ノ下ニ、類聚職言部六ニ辭而不受ノ四字アリ、補フベシ。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擧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擧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

本ヅキテ鉤トナス、戟即曲兵ヲ以テ、其頸筋ヲ抑ヘ、ヒツカケルコト。劍承其心ハ、劍ヲ其胸ニ當テルコト。受此不祥トハ、誓ニ背キ神罰ヲ蒙ムルコト。言不疾トハ、誓ヲ猶豫シテ言ハサルコト。指不至血者トハ、血ヲ口ニ塗ルタメニ指ヲ以テ血ニ染メサル者ヲ云フ。莫莫葛虆ハ、詩經大雅旱麓ノ詩句、莫莫ハ盛ナル貌、葛虆ハ皆蔓草ノ名、條枚ハ木ノ枝、愷悌ハ樂易ナリ、莫莫タル葛虆ハ、蔓延シテ、木枝ニ延ヒ纏フ如ク、子孫カ祖先ノ德ニヨリテ、盛ニナリ、其家門ヨリ、樂易ノ君子輩出シ、祖先ノ正道ニ違ハズシテ、幸福ヲ求ム。直兵推之ハ孫說ニ、高誘注淮南子ノ直兵何不摧ヲ引イテ、直兵摧之トナス、眞直ナ武器ニテ之ヲ摧挫スルコト。爲大不仁云云トハ、君ヲ弑スルノ大不仁ヲ爲シナガラ、晏子ヲ釋シナ

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虆。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

ルナリ。
且人有君而弑云云トハ、崔杼ノ如キ人アリテ、莊公ヲ弑スト言フハ、自分カ今回ノ事ニハ何等ノ關係ナシ、故ニ、下文ノ如ク、死モ亡モ歸モ、取ラザルヲ云フ。
其縊而從之也ノ其ハ、劉説ニ、豈ト同意。
袒免ノ免ハ絻ノ略字、喪服ノ時ノ禮ナリ。
民之望也トハ、人望アル人ヲ云フ。
舍之得民トハ、此ヲ釋シテ、民心ヲ得ルコト。
○第三
第三節ハ、呂氏春秋知分篇、韓詩外傳卷二、新序義勇篇等ニ見ユ、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ニ見ユ。
大宮之坎上トハ、齊ノ祖先大公ノ廟ニ、誓フ爲ニ、穿タル穴ノ上ヲ云フ、蓋シ其穴ハ犧牲ノ牛ヲ殺シ、誓書ヲ作ル時ニ用フル者。
掐其下ノ掐ハ、埳ノ誤ニシテ、埳卽穴ヲ穿ツコト。
戟拘其頸ノ拘ハ、黄説ニ、後漢書馮衍傳注ニ

聞之。以亾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

○第二
噴然而嘆ノ噴ハ、一本喟ニ作ル、噴ハ大息ノ貌。
吾亦無死矣トハ、死亡ノ禍ヲ免ルルコト。
晏子立崔杼之門ノ事ハ、左傳襄公二十五年ニ見ユ。
獨吾君也乎哉トハ、莊公カ已ヲ遇スルコト衆臣ト格別ノ相違アラザルコト、故ニ之ガ爲ニ死スル必要ナキコト、
日行乎トハ、外國ニ出亡センカト云フコト。
豈爲其口實トハ、人臣ハ徒ラニ食祿ヲ得ル爲ニ、仕フルニ非ズ、社稷ノ爲ニ仕フルヲ云フ。
非其私暱云云トハ、私ニ愛暱セラレタル臣下ニ非ンハ、其君主カ自業自得ヨリ來ル難ニ殉スル者ナシ、要スルニ大臣ハ君主ノ私臣ニ非

難。

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第二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

○第一
已哉已哉トハ、樂ヲヤメヨト云フコト。
知其謂己也トハ、樂人ノ奏セシ歌ハ、晏子自己ノ事ナルコトヲ知ル。
訟夫坐地トハ、訴訟スル者ハ、當時、地ニ坐スルヲ法トナス。
管籥其家者トハ、鍵ヲカケテ、自宅ニ貯藏シタル物品ハ、皆之ヲ政府ニ上納スルコト。
斥之市トハ、市場ニ財貨ヲ廣ゲ滿タスコト、人ノ取ルニ任ス。
崔杼之難トハ、崔杼カ莊公ヲ弑セシコトニシテ、左傳襄公廿五年ニ見ユ。

晏子春秋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悅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

用トナラサルヲ云フ。而道義未戴焉トハ、伊說ニ、而ハ使、未ハ無、戰國晉策ニ、而未能戰也ノ鮑注ヲ見ヨ、戴ハ載ニシテ行ト訓ズ、木石ノ如ク世用トナラズ、道義ヲシテ行ハルコトナカラシム。

○第二十六

事親孝云云ノ十四字ハ、孫說ニ、事親孝、事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事ノ誤トナス。言不相坐ノ坐ハ、劉說ニ、差字ノ誤トナス、差ハ參差ナレハ、違フト訓ズ、蒞修ハ下ニ臨ミ身ヲ修ムレハ、人ヲ感化スルニ足ル。

行無所創ノ創ハ、懲ト訓ズ、行事皆正シクシテ懲ルルコトナシ。

○第二十七

既明且哲云云ハ、大雅蒸民ノ句ナリ、不庶幾不ノ後ノ不ハ、劉說ニ、耶ト同意、世說ニ詎可以形色加人不ノ不ニ同シ、秦越人ノ八十一難ニモ、多ク之ヲ用フ、要幸ノ二字ハ衍文、先其難乎ノ乎ハ于ト同ジ、于ハ爲ト訓スルコト、儀禮聘禮ノ賄在聘于賄ノ鄭注ヲ見ヨ、後幸ハ僥倖ヲ後ニスルコト、得之時其所也ハ、君子ハ前述ノ如ク、身ヲ持ス、故ニ爵祿ヲ得ルハ當然ノ事ニシテ、怪シムニ足ラズ。

○第二十八

誕意トハ君ヲ欺ムク意。

○第二十九

第二十九ノ一節ハ、風俗通過譽篇、孔叢子詰墨篇ニ見ユ。二心ハ、意林、類聚、御覽、風俗通、孔叢子ニハ、三心ヲ百心ニ作ル。

○第三十

第三十ノ一節ハ、孔子家語三恕篇ニ見ユ。

隱道危行則不忍ノ隱道ハ、劉說ニ、違道トナス、隱ハ違ト讀ム（上文ノ叔向問齊德衰節ノ注ヲ見ヨ）危道ハ、王說ニ、詭道ニ同ジトナス、則不忍トハ、爲スニ忍ビサルコト。

執二ハ、盧說ニ執一トナシ、法据ハ、孫說ニ、家語ニ本ツキテ浩倨トナス、執一ハ、一ヲ執リテ屈セザルコト、浩倨ハ間傲ナルコト、要スルニ、剛慢自ラ用フルヲ好ムモノハ、世人ヨリ採用セラレザルコト。

直易無諱トハ、直情徑行ナルコト。

新始好利則無敝也ハ、劉說ニ無ノ下ニ不字ヲ補フ、新始即新奇ヲ好ミテ、古ヲ變ズルハ、弊害アラザルハナシ、家語ニハ、就利者無不敝トナス。

養世之君子トハ、世ノ利益ヲ計リ、人ノ爲ニナル君子ヲ云フ。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ハ、王說ニ、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ノ誤トナス、容易ナリトテ進マス、困難ナリトテ、退カザルコト。

陳物而勿專トハ、事物ヲ獨占スルコト勿レ、家語ニ陳道而勿怫ニ作ル。

具象而勿強ノ象ハ、家語ニ像ニ作ル、像ハ法ナリ、其法ヲ示シテ人ノ出來サルコトヲ強ヒ責ルナカレ。

帝本紀狗齊ノ注ヲ見ヨ)尙ハ勉强(楚語ノ遇之於鄭郊云云ノ韋注ヲ見ヨ)自分カ齊尙ナルモ、罷(劣ル者)ヲ棄テザルコト。

○第二十五

枯槁爲名云云トハ、世事ヲステテ、隱居以テ名譽トナシ、其所信ヲ疑ハザルナリ。世可以正則正ハ、元刻本ニ、世可正以則トナスハ、非ナリ、此數句ハ、聖人ハ世ト推移シ、濁世ニ居ルモ、身ヲ潔クスルヲ云フ、華世ハ世ニ衒フヲ云フ。不用有所依歸トハ、用ヒラレザルモ、世人カ之ニ依歸スルコト。上下有衰矣ノ衰ハ等差ヲ云フ。以枯槁爲名則世ヲ、劉說ニ一句トナス、則世ハ世ノ法トナスコト、可以爲下ハ、王說ニ不可以爲下ノ誤、明上即明君アリト雖モ、如此人ヲ臣トナ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木石之樸トハ、未ダ彫琢セサル木石ト同ジ、

不レ廢セ矣。

晏子春秋卷之四終

耳谿植、又賈誼新書耳痺篇ニ、谿微而輕絶トアリ、皆刻覈ノ義タリ）盎ハ訣ノ假音ニシテ、早知ヲ云フ、（劉說ニハ、盎ヲ央トナシテ盡ト訓ス）深刻ニ洞察スルコトヲ務ムルモ、敢テ苛察ニ流レザルコトヲ云フ、莊敬而不狡ノ狡ハ、王敬ニ、絞ト同義ニシテ、急ト訓ス、（文選洞簫賦注ヲ見ヨ）即莊敬ナルモ、急切ニ、コセコセセザルコト、和柔而不銓ノ銓ハ、孫說ニ、耎ノ假字トナス、耎ハ、畏懦ナリ、王說ニハ、詮ノ假字トナス、詮ハ卑又伏ノ義アリ、和柔ナルモ卑屈ナラザルコト、刻廉而不劌トハ、深刻ニシテ廉稜ナナルモ、物ヲ害セザルコト。行精而不以明汚トハ、自己ノ行ノ清潔（精ハ清ニ同ジ）ナルニ誇リテ、人ノ汚行ヲ世ニ明ニセザルナリ。齊尚而不以遺罷ハ、伊說ニ、齊ハ疾速ニシテ恰悧ナルコト（史記五

梁丘據問晏子曰。君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吏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

貪ルコト)利通不能(通達ノ時カ來ルモ志ヲ得ル能ハズ)愈身ハ、劉說ニ愉身ニ同ジ、一身ノ安逸ヲ貪ルコト。吾每有問云云トハ、自分ノ自得セザルコトヲ、常ニ晏子ニ質問シテ益ヲ得ルコトヲ云フ、或ハ未嘗ノ下ニ不字ヲ脫セシ者カ。

○第二十一 與持民而遺民乎ノ與ハ伊說ニ或ト訓ス、王氏經傳釋詞ヲ見ヨ。

○第二十二 意孰爲高ノ意ハ、劉說ニ、德字ノ誤トナス、德ハ一ニ悳ニ作リ、意ト相似タリ、故ニ誤マル、本節ノ意字皆同シ。

○第二十三 富無金藏云云トハ富ムモ、金錢ヲ貯ヘザルコト、即人ニ散ズルコト、又貧ナルモ、人ノ助ケヲカラザルコト。

○第二十四 和調而不緣ハ、王說ニ、緣ヲ循ナリトス、人ト和スルモ、徒ニ雷同セザルコト、所謂君子和而不同ト云フ如シ、溪盎而不苛トハ、孫說ニ、溪ハ谿ニシテ、刻ナリ(呂覽適音篇ニ、聽清則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林。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廼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事百君。第二十九

訓ズ（呂覽不廣篇ノ勤天子之難ノ高注ヲ見ヨ）醜儕ハ同類ヲ云フ、即白己ノ饑寒ノミヲ憂ヘテ、交游ヲ恤マサルヲ云フ。
進也不能及上ノ及ハ、劉說ニ臣ノ誤（臣及ノ篆文相似タリ、故ニ誤ル）伊說ニ及ハ反即服ノ誤トナス臣上ハ事上ノ如シ、上ニ臣事スルコトヲ云フ。
作窮于富利之門ノ作ハ、伊說ニ、詐ノ誤、檐門ニ困窮ヲ訴フルコト。
處封之民トハ、伊說ニ、處ハ安、封ハ厚（晉語ノ引黨以封己ノ韋注ヲ見ヨ）ナリ、即チ厚キニ安ンズルノ人民、即利己主義ノ人ヲ云フ。
窮通行無云云ハ、劉說ニヨリ、窮通二字ヲ削リ、行無常處之利（其行フ所ハ目前ノ事ニシテ、恒久ノ慮ナキヲ云フ）佚于心（其心ヲ勞セザルコト）トナス、伊說ニハ、窮通行無常處（窮通ニ際シテ常操ナキコト）之慮佚于心（之ハ而ト通ズ、佚樂ヲ

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主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以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

ルコト。弑ハ、殺ノ誤。○第二十　事君之倫トハ、臣下ニ種種ノ等倫、即種類アルコトヲ云フ、徒處之義トハ、仕官セザルトキノ道ヲ云フ。不阿久私ノ久ハ、一本以ニ作ル、王說ニ所ノ誤トナス、不阿所私ハ、不誣所能ト對句ナリ。不敢惰ハ、一本不敢隋トナス。惰隋相通ズ。唐園ハ、黃說ニ、園名ニシテ、麻枲ヲ植ウル所トナス、管子輕重甲ニ見ユ、呂覽尊師篇ニ、唐圃アリ、考非履ハ、麻枲ノ履ヲ織ルコト、考ハ、兪說ニ擊ト訓ズ、固クスル爲ニタタキシメルコト、梱履ト同ジ。共恤上令ノ共ハ、恭ニ同ジ。不愧行ノ愧ハ、孫說ニ、傀トナス、傀トハ偉ナリ、自己ノ行ニ衒ハザルコトヲ云フ、荀子非十二子篇ノ注ヲ見ヨ。不顧其身游ノ身ハ王說ニ、衍字、游ハ交游ヲ云フ。自勤於饑寒云云ノ勤ハ、劉說ニ、憂ト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

行義トナスベシ、上ノ盡禮行忠ト對文。不爲苟戚トハ、徒ラニ友人ニ親ミテ、雷同セサルヲ云フ。不同則疏云云トハ、若シ友人ト異見ヲ異ニスルコトアレハ、之ヲ疏ンズルコトアルモ、誹ラザルナリ、排ハ、黃説ニ、誹ノ誤トナス。不毀進於君ハ劉説ニヨル、下文ノ不以刻民尊於國ト、對文ナレバ、不ノ下ニ以字アリ、毀ノ下ニモ、或ハ一字ヲ脫落セシモノナルベシ。進不喪亾ノ亾ハ、王説ニ、已ノ誤、管子法禁篇、以爲己顯、及ビ以爲己本ヲ、今本、皆誤マリテ亡トナス。喪己ハ失己ニシテ、危身ト對句。以正祿ノ正モ、前説ニヨリテ、匈ノ誤。華世ハ、世ニ華美ヲ衒フコト、一本ニ世字ナキハ非ナリ。不任於上云云トハ、君主カラ信任セラレサルトキハ、之ヲ怨ミテ、輕々シク政事ヲ非議ス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

ナ。

○第十八
進退維谷云云ハ、詩經大雅桑柔ノ篇ニ見ユ。不苟合、以隱忠ノ隱ハ、劉說ニ違ト讀ム、逸周書謚法解ニ、隱拂不成曰隱ヲ、獨斷ニ違拂ニ作ル、此レ其ノ證ナリ。

○第十九
正士處勢云云ハ、黃說ニ、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正直ノ士ハ、權勢ノ地位ニアルモ、偏頗ノ事ナシ）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威權一國ニ行ハレ生活上ニ十分ヲ極ムルモ、決シテ從前ノ窮困シタルコトヲ忘レズ）ノ誤トナス。事君盡禮行忠ノ上ニ、顧千里ノ說ニヨリ、其字ヲ補フ。不正爵祿ノ正ハ、匈ノ誤、匈ハ求ナリ、左傳襄三十一年釋文ノ丐ハ、一本正ニ作ル、丐ハ匈ノ俗字ナリ、故ニ誤リテ正トナル。論身義行ハ、孫說ニ、義ヲ議トナス、顧說ニハ、論義行道ニ作ルベシ、劉說ニ、身ハ信ノ假字ニシテ、當ニ論信

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兪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僻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如何。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意孰能爲高。行孰能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以テ君寵ヲ得タル者ハ、益々繁榮スルコト。欒郤以下ハ、八家ニシテ、皆晉ノ舊臣ナリ。此八家降在皁隸トハ、此八家カ零落シテ、皁隸（賤官ノ名）トナルコト。政在家門トハ、大夫ノノ政權ヲ專ニスルコト。以樂慆憂ノ慆ハ、左傳杜注ニ、藏トナス、孫說ニハ、說（悅ニ同ジ）又過トナス、前說ニヨレハ、憂ヲ悅ビテ意トナササルコト、後說ニヨレバ、憂ヲ憂トセズシテ、日月ヲ過ゴスコトヲ云フ。讒鼎ハ、鼎ノ名ナリ、昧旦丕顯トハ、毎日ノ早朝ヨリ、興キテ大ニ勉强スルモ、後世ニ至リテハ怠惰トナル。羊舌氏ハ、叔向郎肸ノ姓ナリ、無子トハ、賢子ナキヲ云フ。公室無度トハ、公室ノ法度ナキヲ云フ。幸而得死云云トハ、天命ヲ以テ死スルヲ得ハ、幸福ナリ、豈ニ子孫ノ永續ヲ望ムベケン。

第二十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鄕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

ベキ人ノナキ者、即鰥寡、孤獨ノ類ヲ收容シテ、郵ムコト。
無私與ノ上ニ、王說ニヨリテ、民字ヲ補フベシ、人民ハ何人ニ歸スルト云フコトナシ、唯有德ノ人ニ歸スルヲ云フ。
箕伯以下ノ四人ハ、陳氏ノ祖先ニシテ、胡公大姬ハ、始メテ陳ニ封セラレタル人ナリ、即チ陳氏ノ鬼神カ、陳氏ヲ保護シテ、齊ニ居ルコトヲ云フ。
戎馬不駕トハ、軍馬ノ役用ニタタヌコト、鄉ニ軍行無ケレハ、鄉大夫ニ於テモ出陣ノ用意ナキコト。
公乘無人トハ、公ノ戎車ニモ、之ニ乘ル適當ナル者ナシ。
卒列無長トハ、卒即百人ノ行列ニモ、長トナルベキ人ナシ、以上スベテ晉國ノ衰弱ヲ云フ。
道殣相望トハ、道路ニ於テ、多ク餓死スルモノアルコトル云フ。
女富溢尤トハ、女色ヲ

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郵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行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

ノ鍾ハ其ノ容量大ナリ。

山木如市云云トハ、市場ノ材木ハ、山ニアル時ノ價ヨリモ、高カラザルコト、魚鹽蜃蛤モ同意、皆田氏カ私恩ヲ賣ル方法ナリ。

民參其力云云トハ、人民カ勞力ニテ取上ケタル者ヲ、三分シテ、其二ヲ公ニ上リ、其一ニテ自活ス、公ノ貪ルコトヲ云フ。

國都之市ハ、王說ニ、國之都市ニ作ルベシ、而シテ此ノ都字ハ、諸ノ字ト通ズ、國中ノ市ハ多シ、故ニ諸市ト云フ、若シ國都ト云フ時ハ、當時ノ國ハ、都ナレバ、重複ス、左傳ニモ國之都市トアリ。

履賤而踊貴トハ、履ハ普通ノ履、踊ハ刖罪ヲ蒙リタル者ノ穿ツ履ナリ、當時刖罪ヲ被ル者多シ、故ニ云フ。

燠休ハ、溫カキ息ヲ吹キカケルコトニシテ、田氏カ民人ヲ愛スルコトヲ云フ。

收鄖無主トハ、タヨル

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治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

アレバ、自ラ止ムコト能ハズ、益〻進ンデ其ノ力量ヲ現ハスニ至ル。

君之善云云トハ、君ノ善行ハ、其ノ一生ダケヲ、滿足ニ過コスコトアランモ、未ダ子孫ニ至ルマデ、其餘福ヲ分ツコトハ能ハス。

○第十六

殆哉吾過トハ、孫說ニ、明已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ト、晏子ニ其君主ノ行ヲ批評セシムルトキハ、平公ノ臣モ、亦平公ノ行ヲ批評スルコトトナル、故ニ云フ。

直稱之士ハ、直言之士ト云フ如シ。

○第十七

第十七章ノ一節ハ、左傳昭公三年ニ見ユ。

季世ハ衰世ナリ。

名自其四云云トハ、四升ヲ豆、四豆ヲ區、四區ヲ釜トナシ、釜十ヲ鍾トナス、然ルニ田氏ハ、豆區釜ノ三量ニツキ、舊量ヨリモ一單位ヲ加フ、即五升ヲ豆、五豆ヲ區、五區ヲ釜トナシ、十釜ヲ鍾トス、故ニ同ク、鍾ト云フモ、政府ノ鍾ヨリモ、田氏

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續慶伯降在皂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

第十七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

子大夫ト云フ時ハ、吾子ト言フベカラズ、故ニ吾先君ハ、晉文公ヲ云フト。

君饗寡君ノ饗ハ、劉説ニヨルニ、睨ノ誤、何トナレバ、此一節ハ、晏子カ晉ニ使シタルコトニシテ、齊侯ニ隨行セザルナリ。

夫往者云云トハ、夫ノ動流セル魚ハ、雨ノ地上ニ降ルカ如シ、再ビ天上ニ返ヘルコト困難ナリ、一タビ人心ヲ失フトキハ、之ヲ得ルコト難キノ喩。

莊公與今ノ下ニ、王説ニヨリ、君字ヲ添フ。

不敢不知ハ、盧説ニヨリテ、不敢知ノ誤。

王室之正也ハ、劉説ニ、王説之不正也ノ誤。

君之強過人之量トハ、強力人ニ過グルヲ云フ。

有一過不能已焉トハ、人ノ過ヲ容ルル能ハザルヲ云フ、劉説ニハ、過人ハ、上文ノ一過ヲ承ケタルコトナレバ、偶マ人ニ過グルノ力量

ト、燕之ハ其木ヲ積ムコト、濟濟ハ德盛ナルコト、辟王ハ君主ヲ云フ、材木盛ナレバ、農夫之ヲ薪トナシ、之ヲ家ニ蓄フルト同ク、君主德盛ナレバ、賢士左右ニ集マリ來リテ、之ヲ助ク（趣之ハ、今ノ詩經ニ趣之ニ作ル）夫儼然ノ夫ハ、一本ニ大夫ニ作ル、是ナリ。謹聽節儉ノ儉ハ、愈說ニ、斂ノ誤トナス、一說ニハ、飲ノ誤トナス。

○第十五

晉平公以下ヨリ、晏以ニ至ル迄、愈說ニ、晉平公饗之文室、既、請以宴ノ誤トナス、即平公カ晏子ヲ文室（室ノ名）ニ饗應シ、其事カ終リタル後（既ニ事濟ミタルコト）更ニ宴禮ヲ以テ、之ヲ待遇シタルコト、左傳昭公廿五年ニ、宋公昭子ヲ享シ明日宴スルコトノ如シ、又一說ニハ晏以ハ宴已ノ誤トナス。昔吾先君ト、黃說ニ、齊桓公ノ事ヲ問フタルコトナレバ、昔吾子先君トナスベシ、劉說ニハ、前後晏子ヲ稱シテ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强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ハ、王說ニ、迷ハ衍、魯ノ字ハ、不免ノ上ニアルベシ、以一國ハ、與一國ト同意。入所以與ト、出所以與ノ與ハ、劉說ニ、削ルベシトナス、蓋シ以ノ字ニ與ノ訓アリ故ニ後人ノ注文、誤マリテ正文ニ羼入シタル者ナルベシ。皆同于君之心者也ハ、劉說ニ、韓非子ニヨル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トアレバ、皆不同于君心者也トナスベシト云フ。犒魯國ノ犒ハ、盧說ニ、文選勸進表注ヲ引キテ、犒ノ誤トナス、韓非子ニ、擧ニ作ル、犒ト同義、即魯國全體ヲ云フ、距本朝之勢トハ、孫說ニ、近臣ガ君威ヲ假リテ、本朝ニ在ル大臣ヲ遠サケルコト。國之所以治也トハ、兪說ニ、治ヲ以テ、殆ノ誤トナス。詩曰芃芃云云ハ、大雅棫樸ノ句、芃芃ハ木ノ盛ナル貌、棫樸ハ棫ト云フ木ノ叢生スルコ

國。化而爲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人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儉。第十四。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第十二
羨乎所聞トハ、聞ク所ヲ十分ニ滿足セシメタルコト。
逡循ハ逡巡ニ同ジ、甚ダ懼ルル貌。
大國ハ齊ヲ云フ、回曲ハ邪曲ヲ云フ、蓋シ昭公ハ、晏子ノ賢ニシテ、何故ニ。齊君ノ如キ邪君ニ事フルカヲ問フタルナリ。
故嬰不敢擇君トハ、晏子ハ、其一族ノ爲、祖先ノ爲ニ、祿仕スルニ過ギザルヲ云フ、其君主ノ善惡賢愚ハ問フ所ニ非ルナリ。
鏶然ハ、孫說ニ、歛然ノ假字トナス、歛然ハ自ラ滿足セザル貌。
○第十三
第十三章ノ一節ハ、韓非子內儲說ニ出ヅ、莫三人而迷トハ、何事モ三人相談スレバ、迷フコトナシ、三人寄レハ文珠ノ智慧ト云フコトアリ。

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多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得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鏶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於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

○第十一
退人之君ノ退ハ、兪説ニ迫字ノ誤リトナス、孫(詒)説ニハ、迓ノ誤トナス、迓ハ彊禦ノ禦ト同意、人君ヲ彊暴セザルコト、劉説ニハ、衆強ノ強ハ、彊ニシテ、彊ハ疆ニ通ズ、衆疆ハ廣土ヲ云フ、自己ノ廣土ヲ恃ミテ、他ヲ併呑セザルコト。
嬰無斧鑕之罪ノ無ハ、伊説ニ有ト同意、古ハ無ヲ以テ有ト訓ズルコトアリ、是レ反訓ナリト、然レドモ附會ノ説ナリ、有ノ誤ナルベシ

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呉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於呉。呉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竝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屛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呉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

○第七　中聽ハ、獄ヲ判ズルコトニ中正ナルコト。
○第八　下無諱言トハ、人民ガ十分ニ君主ノ非ヲ諫メテ憚ラザルコト、怨治ハ、諫上第三章ノ劉説ヲ參照セヨ。通人不華ハ、立身シタル人ハ、各其位ニ安ンジテ譁シカラズ、不平ヲ鳴ラサヌコト。
○第九　貨竭ハ、一本、貨謁ニ作ル、非ナリ。
○第十　弊邑之地云云ハ、劉説ニ、之地二字ハ衍文ニシテ、地ハ施字ノ重衍ナリ、大傳諸書ニハ、弊邑ト稱シテ、更ニ之地ト複言スル者ナシ。巡遁ハ、元刻本ニ、逡遁ニ作ル。末朝ハ、盧説ニ、本朝ノ誤トナス、黃説ニハ、自國ノ謙詞トナス。

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

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薦ノ誤トナス、善者ヲ推薦スルモ、其功ニ誇ラザルコト。授祿ハ、盧說ニ、受祿ノ誤トナス、體貴側賤トハ、貴人ハ之ヲ親近シ賤者ハ之ヲ傍ニ置ク、餘リ親ク優待セザルコト。

○第六

詩云高山云云ハ、小雅車舝ノ句ナリ、高山ノ仰クベク、景行（大道ヲ云フ）ノ行クベキニ比シテ、賢者ノ尊フベキヲ云フ、盧說ニ、行止ノ止ハ衍文トナス、何トナレバ、古來皆行之ニ作ル、王說ニハ。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ノ誤トナス、鄉者ハ道ニ向フ者ヲ云フ、故ニ下文ニ、不怠又終善ヲ云フ、淮南說山訓ヲ見ヨ、劉說ニハ、行止ヲ必シモ改ムル要ナシ、之者ハ鄉者ノ如シ、爾雅釋詁ニ、之往也ドアリ、往鄉二字同義ナレバ、之者其人也ハ、往者其人也ト同義論語子罕篇ニ、進吾往也ト同義ニシテ、往ハ道ニ鄉フヲ云フト。

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强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國何如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

桓公ノ缺點ノミヲ知リテ、其長所ヲ知ラザルヲ云フ。
○第三
桓公之後者乎ノ者ハ、王說ニヨリテ、削ルベシ。
○第四
廉政ハ、王說ニ廉正ニ同ジトナス、文選運命論注、廉正ニ作ル、愈說ニハ、秉政ノ誤トナス。
景公問晏子ノ下ニ曰字ヲ脫ス、其濁不無雩途ノ不無ハ、元刻本ニ無不ニ作ルハ、非ナリ、雩途ハ、孫說ニ汚塗ナリ、水濁ルトキハ物ヲ汚スコトナキニアラズ、然レドモ其清キ時ハ物ヲ灑除（洗ヒ清メルコト）ス、水ノ清濁ヲ以テ、政ノ寬嚴宜キヲ得ルニ比ス、以テ下文ノ石ハ常ニ堅固ニシテ柔ナラズ變通セザルコトノ反照トナス、落落ハ、石ノコロコロシタル貌。
○第五
慶善而不有其名ノ慶

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不無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遫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以遫亡也。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

量食ハ其食ヲ量限スルコト。夫從南ノ南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高ニ作ルベシ。貧苦不補ハ、孫說ニ、貧者不補ノ誤トナス、劉說ニ、補ヲ餔トナス、餔トハ人ニ食ヲ食ハシムルコト。公掌ハ、王說ニ、公廩ノ誤、公ノ米倉ヲ云フ。予貧民者ノ民字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削ルベシトナス、貧者ハ癃老者ト對文、孫說ニ、一本老字ナシト。

○第二

食味方丈トハ、美味ノ食ヲ一丈四方ノ所ニ塞ガル程並ベルコト。好色無別ハ、女色ヲ好ミテ男女別ナキコト。辟如此ノ辟ハ辯ニ同ジ、君之賊者也ノ者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削ル、賊ハ害ト同義。康莊ハ市街ノ大通リヲ云フ。賢人之風也ハ、孫說ニ諷トナス、兪說ニハ音律トナス。聞先君之過云云トハ、

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自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

○第一
第一ノ一節ハ、孟子梁惠王下、及管子戒篇ニ見ユ。
何修則云云ハ、劉説ニ、修ハ循ノ誤、循則ハ效法ト同義、寡人何循則夫先王之游ノ九字一句タリ、言フハ先王ノ游ニ於テ、如何ナル所ヲ手本トナシ、之ニ效法スベキカ、孟子ノ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ノ修モ、循ノ誤ナルカ、比ノ字ハ乃チ本書ノ則ニ該當ス。
轉附朝舞ハ二ケ所ノ地名ニシテ、海岸ニアリ、遵海ノ遵ハ、元刻本ニ、尊ニ作ル。
糧食ハ、元刻ニ、量食ニ作ル、洪頤煊云ヘ、

晏子春秋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足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我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往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

作ル、非ナリ。
寃報者過ノ過ハ、伊説ニ、大元差ノ過小善不亮ノ注ニヨリテ去ト訓ズ、寃罪者ヲ去リ免ズルコト。
嚚獄者請ノ請ハ、伊説ニ、孟子公孫丑ノ請勿復敢見ノ趙注ニヨリ、絶ト訓ズ、留獄者ヲ絶テ之ヲ留メザルコト。
〇第二十七
近而無辱トハ、臣下ヲ親近セシムルハ可ナルモ、親近ニ狎レテ、之ヲ辱メ、怨ヲ取ルコトアリ、故ニ云フ。
寡其言云云トハ、スベテ實行實績ヲ主トスルコトヲ云フ。
〇第三十
審擇左右ノ下ニ、説苑政理篇ニヨリテ、左右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三終

用ヒタル者ナレバ、自ラ異ナリ、逃字ナキモ可トナス。
此古離散云云十五字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トナスベシ。
常行ノ行ハ、去聲ニ讀ミテ、平聲ニ讀マザルナリ。
〇第二十六
和民ノ民ハ、元刻本ニ、臣ニ作ル、標題モ、臣ニ作ル時ハ、之ニ從フベシ。
任大ハ、孫說ニ任大臣ノ誤。
作工不歷時トハ、土木事業ヲ起ストキモ、永ク人民ヲ使用セザルコト。
無外親謁トハ、孫說ニ、外人ノ親近干謁ヲ禁ズルナリ。
辟梁丘據ハ、梁丘據ヲ避ケ去ルコト。
無使受報トハ、孫說ニ、報ハ罪人ノ判決書ヲ云フ、梁丘據ガ司法上ニ干涉スルコトヲ禁ジタルナリ。
百官ハ、一本、百宮ニ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

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題ノ對以文王トアレバ、其法字ナルコト明カナリ。干崇侯之暴トハ、文王ガ殷紂ノ臣崇侯虎ノ暴ヲ恐レザルコト、禮梅伯之醢トハ、呂氏春秋行論篇ニヨルニ、殷紂ガ梅伯ト云フ諸侯ヲ殺シ、其肉ヲ醢卽肉醬トナシテ、諸侯ニ贈ル、文王之ヲ受ケ、其暴死ヲ哀ミタリ、又同書過理篇、及ヒ韓非子難言篇ヲ見ヨ。○第二十四　地不同生ノ生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地不同宜トナス、卽土地ニヨリテ、ソレゾレ栽培スル者ノ異ナルコト、兪說ニハ、生ヲ性トナス、土性ノ異ナルコト。○第二十五　好辯以爲忠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好辯以爲ㇾ智、刻民以爲ㇾ忠ノ誤トナス。如寇讐ノ如ノ下ニ、盧說ハ、下篇ニヨリテ、逃字ヲ補フ、王說ニハ、下篇ニハ小左氏ノ文ヲ

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囹獄者請焉。

藉斂和平百姓、樂及其政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藉斂和平民百姓樂其政ノ誤トナスベシ。

風雨不降虐ノ虐ハ、一本、雩ニ作ル、非ナリ。天明象而贊ハ、王說ニ、治要ニヨリテ、天明象致贊ノ誤、卽天ガ福祥ヲ降シテ、王者ヲ贊クルヲ云フ、淮南本經訓ノ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云云ヲ見ヨ。

○第二十三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不弱ノ兩不字ハ王說ニ衍トナス、景公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ヲ問フ、故ニ下文晏子ノ對ハ、皆危弱ナル所以ノ故ヲ云フ、若シ不危不弱ト云ハバ、則チ惡乎失之ト云フヲ得ズ、且ツ下文ト相反ス、黃說ニハ、標題ニ不危弱トアリ、又末ニ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ハ、正ニ惡乎失之ニ對スル者ナレバ、不危不弱ハ衍字ニ非ズシテ、惡乎失之ノ失ハ、法字ノ誤ナルベシ、標

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

爲之僞トハ、其相手トナリテ、心ヲ悦バスコト。
逼邇ノ邇ハ、元刻本ニ爾ニ作ル。與ハ黨與ヲ云フ。
下事ハ、阿リ事フコト。
豐義之養ノ義ハ、盧説ニ、羨ノ誤リ、矜恤ノ矜ハ憐ト同意、徒ニ財産ヲ積ミテ、表面ニハ慈善ヲ衒フコト。
非響於情云云トハ、心中ニ褒貶スルノミニテ、之ヲ直言セザルコト。
身涖時所譏トハ、一身ノ行ハ、世評ニカカルコト、伊説ニハ、涖ヲ諜トナシ、伺フコト、世間ノ議論ヲ窺ヒテ、進退ヲナスコト。
有之己云々トハ、自ラ責ルコト薄クシテ、人ヲ責ルニ酷ナルヲ云フ。
彊粱而信トハ、強固ニシテ片意地ナルコト。
○第二十二
聖人之得意如何ハ、王説ニ、群書治要ニヨリ、公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擧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敎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不危。用國不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

ニヨリテ、其說何也ニ作ルベシ、下文ノ晏子ノ對ハ、正ニ不死不送ノ說ヲ申明ス、今本可謂忠乎トナスハ、後人ガ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ニヨリテ、之ヲ改メタルノミ、雜上篇ノ、高糾謂晏子曰章ニモ、其說何也ノ文句アリ。

○第二十　不華トハ、孫說ニ喧嘩セズトナス、卽君ノ過ヲ外ニ鳴サヌコト。定祿ハ、治要ニ受祿ニ作ル、之ニ從フベシ。不權居以爲行ノ居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君ノ謀トナス、權ハ稱量ナリ、忠臣ノ行ハ道ニ準ズ、君ノ心ヲ計リ、之ニ合スコトヲ務メザルナリ。君在不事太子云々ハ、スベテ嫌疑ヲ避ルタメナリ。

○第二十一　意難難云云トハ、伊說ニ、自分ノ意中ニ於テ、困難ナルコトニ遭遇スルモ、之ヲ眞ノ困難ト認メズシテ輕忽ニスルコト。

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

要モ同說）所求於下者必務上トハ、上先ヅ之ヲ躬行シテ、然ル後ニ下ニ求ムルコト、所禁於民不行於身トハ、身先ヅ之ヲ行ハズシテ、然ル後ニ民ニ責ルコトヲ云フ。

下之勸從其敎也ノ之ハ、王說ニ衍トナス、下文ノ下不敢犯其民也ト文義正ニ同ジ。

中聽以禁邪トハ、兪說ニ、公正至平ノ態度ヲ以テ、獄事ヲ聽ケバ、自ラ邪惡ヲナス者ナシ、尙書呂刑篇ニ見ユ。

不害之以實ハ、治要ニ本ヅキテ、罰ノ誤トナス。

上愛民以下ノ四句ハ、治要ニ、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此明王之敎民也ニ作ル、王說ニヨレバ、前文ニ照ラシテ、治要ノ文ニ從フヲ可トス。

○第十九

晏子對曰ノ對ハ、元刻本ニ慤ニ作ル、慤ハ對ノ古字ナリ。

可謂忠乎ハ、王說ニ、治要、御覽六百二十一

君陷於難。

景公問忠臣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

綿密ノ事モ之ヲ行フ能ハズ、麁苴（粗大ノ事）ノ事ヲモ學ブコト能ハザル者ハ、人ニ屈スルニ至ル、外篇上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トアリ。從無以悅於人也ノ從ハ、王說ニ衍トナス。餧ハ餒ニ作ルベシ。○第十六行己不順ノ行己ハ、王說ニヨリ、治要ニ本ヅキテ、行身ノ誤トナス、身ハ卽己ト同義、下文ノ身行順ハ此句ヲ承ク、不敢以ノ三字ハ、衍字ナリ削ルベシ。無僞上之報ノ報ハ、報白ニシテ上告ヲ云フ。報阿黨之義ノ義ハ、議ニ同ジ。常行者也ノ者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削ル、常行ハ、去聲ニ讀ムベシ、若シ常行者トナサバ、平聲ニ讀ムベシ。○第十七下無諂德ノ諂ハ、元刻ニ諂ニ作ル。尙司ノ司ハ、盧說ニ、同ノ誤トナス、人民ガ同心協和ヲ尙ブコト。○第十八不務於上ハ、王（引）說ニ、必務於上ノ誤（治

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

第十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

踰職業云云トハ、自己ノ職ヲ守ラズシテ、人民一般ノ利益ナルコトアルモ、之ヲ陰蔽シテ獨占スルコト。

從君不陳過云云トハ、君主ニ從フ時、其過失ヲ諫メズシテ、媚ビ諂ヘ、以テ親近ヲ求ムルコト。

而不以身害之ノ而ハ、王說ニ、後ノ第十八ニアリ衍トナス。

言無陰陽ニハ、言ニ表裏ナキコト。

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トハ、孫說ニ、未嘗行仁義ト解シ、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ヲ、欲北面而事晏子以其義也トナス、蘇說ニハ、自分ノ行ハ不仁ナレバ、晏子ト共ニ、天下ノ政ヲ義(議ト通ズ)スルニ足ラズ、若シ然ラズンバ、夫子ト議セント、謙遜ノ語ナリ、此說ニ從フベシ。

縵密能麗宜ノ下ニ、王說ニヨリ不字ヲ補フベシ、縵密不能トハ、

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議。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主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奇。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

〇第十三
民與若矣ノ若ハ、盧說ニ、君ノ誤トナス、吾君亦不務乎是ニテ、孫說ハ句トナス、此ヲ務メザルコトヲ云フ、
以其游ノ游ハ、交游ヲ云フ。
不爲行ニ揭遊耳ノ爲ハ、兪說ニ、僞ト讀ム、行ニ飾リテ、名譽ヲ揭ケザルコト。
不掩欲以榮君ノ榮ハ、王說ニ、營ノ誤トナス、營ハ惑フナリ、貪欲ノ心ヲ掩蔽シテ、君ヲ惑ハササルヲ云フ。
富則視其所不取ハ、治要ニヨリテ、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ニ改ムベシ、尙史記魏世家李克ノ言ヲ見ヨ。
君尊ハ、王說ニ、身尊ノ誤トナス、上文ノ身尊民亦ヲ承ク。
託之不順トハ、君ノ爲ス所ニ、順ハサル者ト稱スルコト。
比周而求才ノ才ハ、進ノ誤。

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蔍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悅於人。又不能悅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

逃人而謀ノ謀ハ、元刻本ニ、謨ニ作ル、王說ニ、人ハ義ノ誤、義ヲ行ハズシテ謀ルコト。

義謀之法以ノ以字ハ、元刻本ニ、者ニ作ル、黃說ニ、顧千里ノ說ヲ引キテ、也ノ誤トナス、義謀之法也ノ義ニテ句、民事之本也ハ、民ニテ句トナル。

未聞不存者也ノ不字ハ、元刻ニナシ、之ニ本ヅキテ、王說ニハ及義ハ反義ノ誤、信民ハ倍民ノ誤トナス、群書治要モ同ジ。

謀必度其義ハ、王說ニ、謀必度於義ノ誤トナス、度ハ宅ニシテ、義ニ居ルヲ云フ。

建謀者不及義ノ不ハ、衍字ニシテ、及義ハ反義ノ誤。

其危如何ノ危ハ、元刻本ニ、已トナスハ、危ノ剝文ノミ。

時間雖日危ノ間下ニ、元刻ニヨリテ、之君ノ二字ヲ補フシ。

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

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トナスベシ。
廢罪順於民ノ罪ハ、愈說ニ、置ノ誤、民心ニ順ヒテ、人ヲ進退黜陟スルコト、賢者處上而不華ノ華ハ孫說ニ譁ニ同シ。
生有遺敎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テ、生有厚利、死有遺敎ノ誤トナス。
公不圖晏子曰ノ六字ハ、王說ニ衍文トナス。
問道者更正ノ正ハ、心ノ誤。
公市不豫トハ、王(引)說ニヨルニ、市場ノ物價ニ懸直ナキコト。
〇第十二
上下所無隱ノ隱ハ、元刻本ニ、靡ニ作ル。
以謀者ノ謀ハ、元刻本ニ、謨ニ作ル。
有如利ノ如ハ、王說ニ加ノ誤トナス、利民ニ加ハルヲ云フ、第四章ニモ、下有加利ト云フ。

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

高ク掲クルコト。
公狗之猛ハ、王説ニ、外傳説苑ニヨリテ、公之狗猛トナスベシ。
國安得無患乎ノ下ニ、元刻本ニ、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是治國之所患也ノ別注アリ。
○第十
問于晏子曰ノ于字ハ、元刻本ニナシ。
圭璋ハ、王説ニ、治要ニ本ツキ、圭璧ニ作ル。古者祈禱ニ璋ヲ用キルコトナシ。
無偪山林ノ上ニ、孫説ニ由リテ、以字ヲ補フヘシ。
不敢有所求也トハ、祖宗ノ力ニ依リテ、鬼神ニ幸福ヲ求メザルナリ
○第十一
何如ハ、元刻ニヨリテ如何ニ作ルベシ。
勞力歲事ノ歲事ハ、王説ニ、治要ニ本ツキ、勞民ノ課トナス。
爲政尙相利以下四句ハ、王説ニヨルニ、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

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士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

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擧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擧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ヲ一句トナス、案ハ安ニシテ、權臣ヲ誅セント欲セハ、人主ハ之ニ信賴ス、故ニ彼ハ人主ノ腹心ニ據リテ、人主ヲ掌握ス、王說ニハ、案據マテヲ一句トナス、案據トハ、安定ト云フ如シ、爲人主所安定ヲ云フ、腹ハ、爾雅ニ厚ト訓ズ、君主カ權臣ニ厚ク厚恩ヲ施シテ、之ニ親ムコトヲ云フトナス、有ノ字ニ親ムノ意アリ、黃說ニハ、腹而有之ハ、外傳ニ、幷覆而育之ノ假借トナス、劉說ニハ、案據ハ、王說ノ如シ、腹字ハ黃說ノ如ク覆ナルモ、此覆ハ反ト訓ズ、有ハ宥ノ誤、人臣モシ近臣ヲ誅セント欲セハ、君主必ズ堅ク持シテ、即案據シテ從ハズ、或ハ其獄ヲ平反シテ、其罪ヲ宥赦スルコトアリ、外傳ノ幷覆ガ、平覆ノ誤ナルベク、韓子ノ君不安據ノ不ハ又ノ誤ナルヘシ。罷表甚長トハ、看板ヲ

而後衰。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

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

リ、之ヲ救フコトヲ辭セズ、又スデニ之ヲ辭セサルトキニ、更ニ恩義ヲ加ヘ、之ヲ撫愛スルトキハ、一層其恩ニ感スベシ、然則田無宇ノ子孫ハ、齊國ヲ保ツコト、十中ノ八九ナルベシ。

○第九

第九ノ一節ハ、韓非子外儲說九、韓詩外傳七、說苑政理篇ニ見ユ。

夫社束木而塗之トハ、社ノ神ヲ其土地ニ宜キ所ノ者ヲ木ヲ以テ之カ主トナシ、

賣權重於百姓トハ、威權ヲ百姓（此百姓ハ百官ヲ云フ）ニ示シテ、私利ヲ得ルコト、又內則云云ヨリ、此迄ハ、藝文類聚ニ引ク所ト、全ク異ナリ、恐ラクハ異本ナラン。

不誅之則亂トハ、黃說ニ、元刻本ニ本ツキ、不誅之則爲亂トナスベシ。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トハ、孫說ニ、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偪山林。節飮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飮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飮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

大之事小ハ、王說ニ小之事大ノ誤ナリ。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トハ、周ノ初ハ、殷ヨリ樹立セラレタル國ニ過ギス、然レトモ、後ニハ强大トナリテ、殷ヲ服ス、然ラハ、魯タル者モ、亦强國ニ從フベシ。

魯近齊云云トハ、兪說ニヨルニ、魯ハ齊ニ近キモ、之ニ服セズシテ、殷即宋ニ親ムハ不可ナリ、魯ノ如キ變小（褊小ニ同）ノ國ヲ以テ、隣近ノ齊ニ服事セズ、以テ遠ク晉（本文ノ魯ハ晉ノ誤）ノ援ヲ望ムコトハ、皆失計ナレハ、國ヲ亡ス者ト云フベシ、魯カ宋ト晉トニ親ミテ齊ニ賴ルベキコトヲ云フ。

公量小私量大ハ、陳氏カ、私ニ容量ノ大ナル桝ヲ作リ、私恩ヲ施スコトヲ云フ。

夫先與人利云云トハ、人ニ利ヲ與フルトキハ其恩ニ感ジテ、一朝難アルトキハ、奮ヒテ來

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淸。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

○第八

變而不化トハ、表面バカリ變ズルモ、根本ハ改メザルコト。

貪而好假トハ、名ヲ貪リテ滿假ヲ好ム。

細人ハ小人ニシテ、一般人民ヲ云フ。

以臣之觀也ハ、盧說ニ、以臣觀之也ノ誤。

下之妥妥ノ妥ハ、孫說ニ、綏ニ通ズトナス、綏ハ安ナリ、伊說ニハ、綏ヲ怠ト訓ズ、即チ魯民ハ優柔不斷ニシテ、奄然(暗キ貌)トシテ、世ニ聞エザルナリ、莒國ノ國民ノ如ク名譽心ナキコト。

彼鄒滕雉犇云云トハ、鄒滕兩國ハ、甚ダ狹少ニシテ、雉ガ一飛ビスレハ、最早其境外ヘ出ヅル程ナリ、然ルニ猶公侯ト稱シテ、諸侯タルヲ得ルハ、強大ノ國ニ事フルヲ以テナリ、(兪黃兩說ニヨル)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

功不遺罷トハ、功績アル者ハ、其能ニ誇リテ、罷劣ナル者ヲ遺コスコトナシ。
佞不吐愚ノ吐ハ、兪説ニ、咄ノ誤ニシテ、咄ハ詘ノ假字ナリ、佞即辨才アル者モ、敢テ其辨才ニ誇リテ、愚直ノ者ヲ、詘(屈ニ同)ツケルコトナシ、劉説ニハ、吐ヲ杜トナス、杜ハ塞クト訓ズ、辨才アル者ガ、愚直ノ進路ヲ妨ケ、之ヲ塞カザルコト。
飲食ノ辟ノ辟ハ、劉説ニ、癖ノ誤トナス。

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後章ヲ以テ、問下篇ノ內ニアリタル者トナス、黃説ハ之ヲ取ラズ。
官未具也トハ、臣下ニ適任者アラザルコト。
廉隅不正トハ、姿勢ノ不正ナルコト。
蹇雍ハ、閔子蹇及冉雍ノ二人ヲ云フ。
賓墜ハ、隕墜ニ同ジ、不善政ノ禍カ、人民ノ上ニ落ツルコト多キヲ云フ。
可謂官不具ノ可ハ、孫説ニ、何ノ誤、官ノ具備セズト云フコトアランヤ。
獄讞ハ斷獄ヲ云フ。
弦寗ハ、孫説ニ弦商寗武トナスモ、實ハ弦章ト同一ナリ。
○第七
保乂ハ保チ治ムルコト。翌州ハ、王説ニ、冀州ノ誤トナス、惽憂ノ惽ハ、王説ニ、悶ノ借字トナス。

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寗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寗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惽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

道在爲人而失爲己ハ、孫說ニ、失ノ下ニ在字ヲ補フ。人ノ爲ニスレハ利ヲ得ルモ、自分ノ爲ヲ計ルトキハ、反リテ失フコトヲ云フ。

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ノ爲字ハ衍ニシテ、小國不與ハ、小國ガ味方ヲセヌ事。在爲人ノ在ハ、前文失爲己ノ失字ノ下ニアルベキ者ナルモ、誤マリテ此ニ在リ、故ニ削ル、爲人則諸侯爲役トハ、人ノ爲ニ盡ストキハ、諸侯カ皆我命ヲ奉ジテ、使役セラルヲ喜ブ。

行在反己矣ノ行ハ、黃說ニ、得ノ誤トナシ、上文ノ失在爲己ト相應ズ。

○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ヨリ、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迄ハ、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ニ見ユ、其後ノ公曰寡人云云ヨリ以下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故ニ王說ニハ、治要ニ本ヅキテ、

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偶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

○第五

不耗小國之民ノ耗ハ、耗ニ作ルベシ。

百姓不與ノ與ハ、元刻ニ、與ニ作ルハ非。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太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

襄公二十三年ノ且于ノ隧ヲ云フ、隧奪聲近シ、奪兌又相近シ、且于ハ莒邑ニシテ、隧ハ狹路ナリ。

崔氏之葬逐群公ハ、孫説ニヨリ、葬ヲ亂トナシ、公ノ下ニ子字ヲ添フベシ、及慶氏亡ノ下ニ、脱文アルベシ、尚ホ左傳襄二十三年、及廿八年ヲ見ヨ。

○第三

伯禽ハ、魯公ノ祖先ナリ。

辟德ハ邪僻ノ德ヲ云フ。

意使令トハ、擅ニ人ヲ役使スルコト。

其君離ハ、王説ニ、民離ニ其君ニノ誤トナス。

○第四

斄ハ、孫説ニ、萊ニ同ジ、今ノ東萊黃縣ヲ云フ。

以謀勝國者云云ハ、謀臣ヲ賞スル多ナリ。

羨獲トハ、餘マレル利益ヲ云フ。

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ル、群書治要ニハ、也字及ビ下文ノ而字ナシ。盡忠不豫交トハ、孫說ニ、事ニ遇ヒテ忠ヲ盡スモ、先ヅ交ヲ君ニ結ビテ、其ノ歡心ヲ得ザルコト。

其晏子ノ其ハ、盧說ニ衍トナス。

○第二

君得合而欲多ノ合ハ、兪說ニ、給ト通ズトナス、給ハ足ナリ、即チ旣ニ十分給足スルモ、ナホ慾ノ深キコト。

明主ハ盟主ノ誤、若不濟國之福也トハ、莊公ガ反省スルコトヲ云フ。

蔾藿ハ、王說ニ、藜藋ノ誤トナス、藋ハ雜草ノ名、故ニ荊棘ト對ス、外篇ノ堂下生蔾藿モ之ニ同シ、邸宅ノ荒レ果テタルコトヲ云フ。

茲於兌ハ、王說ニ、且于之隧ヲ云フ、茲於ハ且于ト音近シ、兌ハ隧ト亦タ類ス、蓋シ檀弓ニ、齊莊公襲莒冦于奪ノ文アリ、此奪ハ左傳

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蔾藿。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朞。逐群公。及慶氏亡。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

晏子春秋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復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

○第一

禁暴國之邪逆ノ逆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ツキテ削ル。

聽賃賢者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ヅキ、中聽任賢者ノ誤トナス、中聽トハ中正ノ言ヲ聽クコト。

逆復諫傲賢者之言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ツキ逆諫傲賢者ノ誤トナス。

貪名實者不能ノ下ニ、盧說ハ、服天下ノ三字ヲ補フ、威當世以下ハ、別ニ句ヲナス、名實ヲ貪ボルトハ、名譽利益ヲ貪ボルコト。

此其道也トハ、以上ノ事ハ、自然ノ成行デア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之二終

○第二十三
細物ハ、取ルニ足ラヌ出來事ヲ云フ。
特以與左右爲笑耳トハ、近臣ト戲ヲナスノミ。
國亦無望已トハ、一國ノ人民ガ、皆絕望シテ、君ヲ怨ムコト。
趣庖治狗トハ庖人ニ命シテ、狗ヲカタヅケサセルコト。

○第二十四
三子者不起ハ三子ノ無禮ナルコトヲ云フ。
長率之倫ノ率ハ、伊說ニ、卒ニ同ジ、隊長ト兵卒トノ次第ヲ云フ。
內不以禁暴ノ不ノ下ニ、可字ヲ添ヘ、外不可威敵ノ威ノ上ニ、以字ヲ添フベシ、(王說ニヨル)。
少餽之二桃ノ餽ハ、盧說ニ、饋ニ同ジ、三人ニ二桃ヲ贈ルヲ以テ少ト云フ。
三子何不計功而食トハ、三子ハ各々自己ノ功績ヲ計リテ、最モ優レタリト思フ者ハ、此桃ヲ食フベシト云フコト。
一搏猏而再搏乳虎ハ、爾雅釋水疏ニ、猏上ニ特ノ字ヲ加ヘ、而字ヲ削ル、猏ハ三歲ノ獸ヲ云フ、特ハ一疋ナリ。
伏兵ハ、孫說ニ、後漢書馬融傳注ニ本ヅキテ、仗兵ノ誤トナス、武器ニヨルコト。
入砥柱之流ハ、爾雅釋水疏ニヨリテ、入砥柱之中流ニ作ルベシ、括地志ニ、砥柱山ハ、硤石縣東北三十里ニアタリ、黃河ノ中ニアリト。
若冶視之ハ、爾雅疏ニヨリ、冶視之ノ誤ナリ、兪說ニハ、若冶ノ二字ヲ以テ、衍トナス。
挈領ハ、後漢書馬融傳注ニヨリ、契領ニ作ルベシ、契ハ絕ナリ、故ニ挈領ハ、首領ヲ斷ズルコト、即頸ヲ刎ネテ、死スルコトヲ云フ、(孫說ニヨル)
雖然二子同桃而節云々トハ、兪說ニ、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得其宜矣此處置二桃即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爲轉ト、伊說ニハ、而宜ヲ不宜トナス、而不ノ兩文ハ、篆文相似タルヲ以テ誤ル、二子ハ一桃ヲ同ク食ス、即チ共ニ分チテ食スルハ、二子ニ適當ノ處置ナリトスレバ、自分タケ、一桃ヲ獨占スルハ宜カラズ、大說ニハ宜ヲ「宜シカランヤ」ト讀ミテ反語トナス。
葬之以士禮焉トハ、水經淄水注ヲ見ヨ。

○第二十五
第二十五ノ一節ハ、說苑修文篇ニ見ユ。
飾射ハ、說苑ニヨリ飭射トナス、飭ハ戒ムルコト。

是以知其忠也ノ上ニ、治要ニハ吾字アリ。
求必存吾ノ存ハ存問。
嬰對則爲罪トハ、直言スレハ、君ノ怒ニ觸ルヽヲ云フ。
謂之嫉ヲ、元刻本ニハ、謂之不嫉トナスハ、非ナリ。
導親於父兄トハ、父兄ニ對スルヨリモ、熱心ニ、君ヲ善ニ導ビクコト。
識信ハ、誠信ニ作ルベシ。
以愛君ノ下ニ、治要ニヨリテ、九十九字補フ、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群臣、壅塞君、無乃甚乎、公曰美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此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群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說。

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黿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斂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勇多則殺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輿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行傷ヲ、元刻本ニハ、行蕩トナスハ、非。即舉斂ノ上ニ、王說ニ依リテ、死字ヲ補フ。修哀ハ、王說ニ循哀ノ誤トナス、悲哀ノ餘リ、身體ヲ害スルコトヲ云フ。本朝之臣トハ、我朝廷ノ臣ト云フ如シ。僇戶ハ、刑戮ヲ蒙リタル屍骸。臭而不收云云トハ、腐臭ノ氣ヲ放ツモ、收容セサル者ハ、故ルキ死骸ト云フ、晏子復曰ノ曰字ハ、元刻本ニナシ。噎噎ハ、陸士衡、擬古詩注ニ、曖曖ニ作ル、意林ニハ、日月之鑁鑁ニ作ル、皆曡ルコトヲ云フ。此之ノ此ハ、一本ニ是ニ作ル。君子之非トハ、晏子カ權謀ヲ假リテ、君ヲ諫メタルコトヲ云フ、權謀ハ、正ニ非ズ、故ニ非ト云ヲ。

○第二十二

我具也ノ具ハ、元刻本ニ、共ニ作ル。

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

○第二十一　有術客云云ハ、奇術ヲ能クスル人ガ、醫者ヲ伴ヒ來ルコト。
客之道也云云トハ、術客ノ道說スル所ニ由レハ、巨醫ナリト云フコト。
屛潔ハ、一室ノ內ニ退ソキテ潔齋ヲナスコト。
鬼神之事トハ、鬼神ニ祈ルコト。
棺人入斂トハ、棺ヲ取扱フ人ヲシテ、宮ニ入リテ、其死體ヲ棺中ニ收メシムルコト。
導害ハ、王說ニ道善ノ誤、善ニ從フコトヲ云フ、劉說ニハ、道害ハ弊政ヲ指陳スルコトヲ云フ、導ハ道ニ同ジ。
繁於間ハ、王說ニ、繁於閭ノ誤トナス諂諛ノ多ク居ルコトヲ云フ、愈說ニハ、問上篇ニ、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ヲ引キ、側ト國ト相對スレハ、本文ニ間ト國ト相對スルモ、可ナルコトヲ云フ。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

ナルモ、是ハ倒裝法ナリ。古之及今ハ、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ニ、自古及今ニ作ル、之ニ從フベシ。聞請葬ハ、盧說ニヨリ、書鈔ニ本ツキ、聞請合葬ノ誤。生民ハ、御覽、治要ニ、生人ニ作ル、死人ト對文ナレハ、生人ヲ可トス。故未嘗聞諸ノ諸ハ、書鈔ニヨリテ、削ルベシ。詩云ハ、王風大車ノ詩ナリ、生存中ハ內外ノ別ヲ守リテ、室ヲ異ニスルモ、死後ハ同穴ノ中ニ埋葬セラル。衰及ビ經ハ、皆喪服類、縢履ハ繩デアミタル履、玄冠ハ黑色ノ冠、茈武ハ、盧說ニ、紫色ノ武ヲ云フ、武ハ冠ノ下方ヲ卷ク者ナリ、洪說ニハ、茈ヲ以テ紕トナス、踊ハ、オドルコト、擗ハ、擗ニシテ胸ヲウツコト、皆喪中ニアル時ノ擧動ナリ。

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明友。謂之孝。爲妻

說ニ、衍トナス、父ノ葬地（兆域ヲ云フ）カ丁度、君ノ臺墻ノ下ニアレハ、之ト共ニ母ヲ合葬セントス、蓋シ景公ハ逢於何ノ墓地ニ宮殿ヲ建築セシ故ナリ。

夫君子則有以ノ以ハ、伊說ニ、爲ト訓ズ、上流社會ノ人ナラバ、此場合ニ於テ、何トカ方法ガアルデアラフ。如我者儕小人ハ、大說ニ、者ヲ衍トナス、左傳宣公十二年、襄公二十年ニ、吾儕小人ノ語アリ、然ルニ我輩細民ノ如キハ、如何トモナシ難シ、己ムヲ得ズ、下文ニ述ベタル方法ヲ取ルヨリ、外ニ致方ナシ。

擁格ノ格ハ、王說ニ、輅ノ假字ナリ、輅ハ柩車ニ縛シテ、之ヲ棨引スル木、梱心ハ、心胸ヲ叩クコト。

當如之何ハ、王說ニ、治要ニ本ツキテ、當鬴下ニ作ルベシ、伊說ニハ、當如之何ハ、願請合骨ノ下ニアルベキ句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之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

易之ナリ。今公之牛馬以下ハ、景公カ貪欲ニシテ、貯畜ヲ好ムコトヲ云フ、欄牢ノ欄ハ、孫說ニ、閑ニ作ルベシト云フ、閑牢ハ牛馬ヲ收容スル（コヤ）ノ類。車蓋於巨戸ノ巨ハ、孫（詒）說ニ、牙ノ誤ニシテ、牙ハ庌ナリ、庌ハ馬ヲ收容スル（ヒサシ）ナレハ、車モ亦收容スル者ナルベシ、車カ廡ノ戸ノ下ニ、蟲バムコト。襦ハ短衣、下其報環至ノ其ハ、伊說ニ之ニ同ジト云フ、其之ハ、古ヘ同意ニ用フ、下ノ罰カ上ニ環グリ至ル。〇第二十　挹之ノ挹ハ揖ニ同ジ、挨拶スルコト、子何以命嬰也トハ（何カ御依賴ノ事アルカ）ト云フ謙辭。牖下ハ、一本牖下ニ作ル、非ナリ、牖ハ孫說ニ、墉ニ作ルベシト云フ、墉ハ墻（カキ）ナリ。願請命合骨ノ命ハ、盧

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

フ、瑤室ハ玉室ヲ云フ。身及爲トハ、禍ヲ蒙ルヲ云フ。國之流失ハ、兪說ニ、問上篇ノ文ニヨリテ、國之危失ノ誤トナス。不得享トハ、祿ヲウクルコト能ハス、即滅亡スルコト。

○第十九

登寢ハ、標題ニヨリ、登路寢之臺ノ誤トナスベシ、望國ハ國都ヲ望ムコト。

詩云武王云云ハ、大雅文王ノ詩句ニシテ、武王カ子孫ノ爲ニ、謀ヲ遺コシ、以テ之ヲ輔翼スルコトヲ云フ。

夫婦笑、御覽四百九十二ニアリ、夫婦哭ノ誤トス、駕ニ服スルノ牛、即使用ノ牛カ死スレハ、使用主ノ夫婦カ哭キ悲ムコト。

然何以易ノ易ノ下ニ、王說ニヨリ、之字ヲ補フベシ、政權ガ他人ノ手中ニ歸スルヲ易ヘテ、我手ニ入ラシムルヲ云フ、下文ノ移之即

下。願請命合骨。曰。嘻難哉。雖然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樹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

人言ヲ受ケテ、必シモ用キルト云フコトアラズ、然レドモ豫メ之ヲ拒クコトナキヲ云フ。○第十八　不能終トハ、頂マデ上ホリ切ル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欲節于身ノ下ノ而字及ビ使人高之ノ下ノ而字ハ、王說ニヨリテ、則字ト同義。足以便生ノ足ノ下ニ、元刻本ニハ、乎字アリ。謂于民ハ、王說ニ、調於民ノ誤トナス、調ハ和ナリ、奢侈ノ爲ニ、民ヲ勞セサルヲ云フ。黃說ニハ、爾雅ニヨリテ、謂ヲ勤ト訓ズ、劉說ニハ、謂ヲ爲トナス、說苑君道篇ノ則何爲不具官乎ハ、本書ノ問上篇ニ、爲ヲ謂トナス、其他古書ノ例多シ爲于民ハ、化於民ナリ、爲ト化トハ、相通ズ、堯典ノ平秩南訛ハ、或ハ譌ニ作ル、即人君カ節儉ヲ躬行シテ、民ヲ化スルコトヲ云フ。爲璿室ノ上ニ、王說ニハ、文選甘泉賦注ニ本ツキ、作字ヲ補

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

ルニ、堂々トシテ威嚴アルコト、嚴居朝ハ、王說ニ、說苑正諫篇ニ本ヅキテ、朝居嚴ナリトナスベシ。

朝居嚴則下無言トハ、臣下カ君主ノ威ヲ畏レテ、忠諫スル者ナキヲ云フ。

非害國家而如何也ハ、兪說ニ、說苑ニ本ヅキ、非害治國家如何也トナス、如ハ而ニ同ジ、故ニ盧說ニハ、而字ハ如字ノ注文ニシテ、誤マリテ正文ニ入リタル者トナス。

升鼓之微ノ鼓ハ、一本、斗ニ作ル、鼓モ斗モ、皆升目ノ名、則僅少ノ升目モ積メハ倉ニ滿ツルニ至ル。

疏縷之綈ノ綈ハ、孫說ニ、說苑ニ本ツキ、緯ノ誤トナス、アラキ絲スジノ橫絲。

帷幕ハ、一本、幃幕ニ作リ、又幃幕ニ作ル。

天下者ハ、盧說ニ說苑ニ本ツキテ、夫治天下者ノ誤トナス。

固有受而不用云云トハ

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室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敎。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

敬仲ノ誤トナス。翟人與龍蛇比トハ、孫説ニ、翟(狄)ハ、水邊ニ住居ス、故ニ其身體ニ文身シテ、龍蛇ノ害ヲ避ケ、之ト相近ヅク。亦室一就矣トハ、伊説ニ、此室ヲ作ル爲ニ、專心一意トナルコト。亦室一容矣トハ、伊説ニ、其室ノ美ニ耽リテ、專ラ心ヲ用ヒ、容與タルコト、容與ハ從容トシテ樂ムコト。一心于邪ノ一ハ、一本壹ニ作ル。營ハ惑フナリ。

○第十六

中侻而不驅トハ、孫説ニヨリ、身體ニ適中シ、輕ルヤカニシテ大ナラザルコト、(驅ハ區ニ通ズ)孫(詒)説ニハ、侻ヲ簡易トシ、驅ヲ黼ノ借字ナリトス、五色ノアザヤカナル色ヲ云フ。侻順ハ、孫説ニ輕順トナス、手ガルノコト。導衆民ノ民字ハ、盧説ニ、衍トナス。

○第十七

朝居嚴トハ、朝廷ニ居

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絲。以成帷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爲

ル、即チ人民ニ節ヲ知ラシムルコトヲ示スナリ。
而嘗ノ而ハ、王說ニ、爲ノ誤トナス。
公不平也トハ、景公ノ身體ノ平安ナラザルコト。
○第十五
西曲潢トハ、西ノ曲潢ヲ云フ、曲潢トハ、屈曲シタル池ナリ。
滅軌ノ軌ハ、車ノ轍頭ナレハ車體ノ半分カ水中ニ沈ムコト、即池ノ深キコトヲ云フ。
橫木龍蛇云々トハ、池ヲ取リ圍ミ、縱橫ノ欄木ガ、龍蛇鳥獸ノ彫文アルコト。
黼黻之衣トハ、黼ハ白ト黑トヲ云フ、黻ハ黑ト青トヲ云フ、素繡トハ、白地ノ上ニ、五色ノ刺繡(ヌヒトリ)アル者ヲ云フ。
冠且ハ、盧說ニ冠貝トナス、貝飾アル者ヲ冠スルコト、兪說ニハ、冠組トナス、組ハ冠冕ノ(ヒモ)ナリ。
管文仲ハ、孫說ニ、管

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唯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珠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倪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

淮南本經訓ニ、贏ヲ贏トナス、觚ハ方形ノ模樣、贏ハ圓形ノ模樣ヲ云フ、冠ニ模樣ナキコト、劉說ニハ、荀子儒效篇ノ解果其冠ト同意トナス、解果ハ亦蟹螺ニ作ル、中高クシテ、旁ノ狹キコトヲ云フ。首服ハ首飾リ、其他ノ髮道具。紩衣ハ、アラク縫フタル衣、攣領ハ繫ギトメタル襟、皆粗末ナル衣服。橧ハ、孫說ニ、𣽍トナシ、屋根ナキ高樓ヲ云フ。竄穴ノ下ニ、御覽ニ、王天下者ノ四字アリ、補ヒ讀ムベシ。益益ハ、孫說ニ、益敬ノ誤リトナス。明堂ハ、帝王カ政事ヲ布キ明ニスル堂ナリ。下之潤濕ハ、續漢書祭祀志注ニ、潤ヲ溫トナス、下文ノ木事ヲ木工トナス。民之節也ノ之ハ、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御覽皆ナ知ニ作

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謝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横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珠玉而冠且。被髮亂首。

公苦請釋之ハ、王説ニ公曰苦請釋之ノ誤、魯工カ、此履ヲ作ルヤ、甚ダ身ヲ苦メテ大ニ盡力シタリ、故ニ其罪ヲ釋サント。

吏不得入ノ吏ハ、使ノ誤。

撤履ノ撤ハ、徹ニ作ルベシ。

○第十四

居其室ノ居其二字ハ、王説ニ衍トナシ、上文ト連ネテ法其服室トナス、法其節儉ト一律ナリ、御覽百七十四ニ此二字ナシ。

若其衣服節儉ノ若ハ、王説ニ、善ノ誤トナス、「其衣服ノ節儉ナルヲ善ミス」ルト讀ム。

隅肶之削ハ、王説ニ、隅眦ノ誤ニシテ、隅眦ハ、隅差ナリ、隅ノ斜ナルコトヲ云フ、削ハ、ソグコトナレハ、古人ノ衣服ハ、裁チ切ツタ儘ニテ、隅ナトヲ斜ニ削ギ縫フコトヲ云フ、淮南本經訓、同齊俗訓ヲ見ヨ。

觚羸之理ハ、孫説ニ、

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公問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悦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檜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益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

○第十二
泰呂ハ、音樂ノ調ノ名、呂氏春秋侈樂篇ヲ見ヨ。
○第十三
景公爲履ハ、孫(詒)說ニ、ヨルニ、下文ニ、魯工ノ事アレハ、此ニモ景公使魯工爲履ノ文アルベシ。
黃金之綦トハ、履ヲシバル黃金ノ紐ヲ云フ。飾以銀ハ、孫說ニ、文選弔魏文帝文注ニ、飾以組ニ作ル、之ニ從フベシ、組ハ(クミヒモ)ナリ、良玉之絇、絇ハ履頭ノ飾ヲ云フ。
淸ハ、孫說ニ淸ニ作ルベシト云フ。
今君之履ハ、王說ニ、類聚寶部下、御覽三百九十三、同六百九十七ニ本ツキ、今金玉之履トナス。
魯工ハ魯國ノ職工ニシテ、其ノ履ヲ作リタル者。
正生ハ、正性ニ同ジ、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氷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擧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淸。今君之履。氷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

體ガ堂ニアルトキハ、侍者ハ席セザルナリ、公曰諾ノ諾ハ、御覽ニ、善トナス、此一節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

○第十　第十ノ一節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

○第十一　第十一節ハ、說苑正諫篇ニ見ユ。

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斬板ハ土ヲ築クトキニ用キル板ノ木片、此二句ハ、土木工事ヲ中止シ、再ビ興サザルタメニ、其工事ノ材料ヲ棄テルコト、孫說ニハ、殘餘ノ土木ヲ委棄壞敗セズ、又斬板トテ、土ヲ盛ル爲ニ必要ナル板ヲモ、其儘ニシ、即チ工事ヲ一時中止スルコト、斬板ノコトハ、禮記檀弓上ニ見ユ。

○第八

不盤游于田ハ、一本不盤于游田ニ作ル。

乾溪ノ、溪ハ、孫說ニ谿ニ作ルヲ是ナリトナス。

臣將逝矣ノ逝ハ、一本遊ニ作ル、非ナリ。

朝韋冏ハ、朝ハ古、召ト通ズ、韋冏ハ人ナリ（兪說）

○第九

滅葭而席ノ滅ハ、搣ニ同ジ、蘆葦（ヨシ）ノ類ヲ、手ニ引キサキテ、席ノ代リニ敷クコト。

尸坐堂上ハ、王說ニ、御覽一千卷ニ本ツキ、尸在堂ノ誤トナス、死

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去之。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艸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

ニ、御覽四百五十六ニヨリ穗兮ノ誤トナス、稻ノ穗ヲ云フ。弗殺ハ、孫說ニ、拂殺ニ同ジ、殺ハ糳ニシテ、散スルコト、風雨ガ米粟ヲ吹キ散スコト、御覽ニハ、風雨拂殺之靡弊之ニ作リテ、太上之ノ三字ナシ、張躬ハ、王說ニ、躬冊舞トハ、古音ニテ肱ニ同ジ、漢司隸校尉揚奐石門頌ニ、川澤股躬トアリ、此躬モ亦肱ナリ。
○第七　路寢ハ、正堂ヲ云フ、鄒之長塗トハ、鄒ト云フ所ノ長キ道路ヲ云フ。明君不屈民財云云ノ二十字ハ、王說ニハ、治要ニ本ヅキ、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ニ作ルベシ、故ニ下文ニ嬰懼君有暴民之行云云ト云フ。五年又不息也云云ハ、治要ニ又字ナシ、不息也ノ下ニ、而又爲ノ三字アリ、文義順暢。委壞ハ、伊說ニ委懷ニシテ積ミ蓄ヘルコト、

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大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

ハ、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御覽三十四ニ本ヅキ、役之凍餒者ノ誤トナス。公迺坐ハ、孫說ニ、類聚ニ本ヅキ、公延坐ノ誤トナス。喟然歎而ノ歎而ハ、王說ニ、類聚初學記ニヨリテ、削ル。太上靡散ストハ、太上郎大人ト云フガ如シ、(君主ヲ云フ)大人ノ政事ガ、敗レ行ハレザルコト。細人ハ、身分賤シキ人ヲ云フ、蓋廬ハ、兪說ニ、閭廬トナス、屋室ヲ云フ、左傳襄公十七年ヲ見ヨ。

○第六　長庲ハ、元刻本庲字ノ下庲舍也ノ三字アリ、孫說ニハ、寖ノ省文トナス。穗平ハ、王說ニヨレバ

餒之者。鄕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飮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飮酒致堂上

曲沃ハ、類聚人部八ニ、曲城ニ作ル、王說ニ云フ、曲城ハ今萊州府掖縣東北ニアリ、曲沃ハ今ノ絳州ニシテ、距離二千餘里、丁公奚ンゾ之ヲ伐ツヲ得ンヤ。金與玉焉ノ上ニ、王說ニハ、類聚ニ本ヅキテ、有字ヲ補フ。以衆圍財ノ圍ハ、孫說ニ、圖トナス、類聚亦同ジ。不身傳誅ノ傳ハ孫說ニ、專ニ同ジトナス、類聚ニハ、身不妄誅ニ作ル。

○第四

摶治ハ、孫說ニ、埴治トス、王說ニ、治ハ甄ナリ、摶治ハ、土ヲマルメテ、甄(カハラ)ヲ作ルコトヲ云フ。臈ハ臘ニシテ、冬至後ノ三戌ヲ云フ。是殺師之半也ハ、一本ニ、是師殺之半也ニ作ル、又一本ニ、殺ヲ殺ニ作ルハ非。

○第五

凍餒之者ノ之字ハ、盧說ニ衍トナス、王說ニ

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涖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命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摶治。當臈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其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

威嚴擬於君トハ、盧說ニ、槐ヲ尊ブコト君ノ如キヲ云フ、之ヲ犯ストキハ、罪アルヲ以テナリ。刑殺不辜ノ不辜ハ、王說ニ、下文ノ刑殺不稱ニ應ジテ、不稱ノ誤トナス、列女傳不正ニ作ル、亦不稱ト同意ナリ。羨餒食之具ハ、列女傳ニヨリ、美飲食之具ノ誤。殺不稱ノ上ニ、刑字ヲ補フベシ。載過者馳云云トハ、其ノ令ノ前ヲ通行スル諸人ノ、驚キ愼ムコトヲ云フ。三辟ハ、三罪ト云フ如シ、公曰ノ下ニ、類聚、御覽ニヨリ、善字ヲ補フベシ。

○第三

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

負郭之民トハ、郊外ノ民ヲ云フ。不勝其欲トハ、色情ノコラヘガタキヲ云フ。充數乎下陳ノ下陳ハ、下ニ陳列セル義ニテ、婢妾ノ一人トナルコトヲ云フ。見犇ノ犇ハ奔ニ同ジ、媒妁ヲ俟タズシテ淫奔スルコト。妾父不仁ノ不仁ハ、孫(詒)說ニヨリ、不佞ニ同ジ、徐諧本說文女部ニ、佞ハ从女仁聲トアリ、不佞ハ不材ト云フ如シ、謙辭ナリ。去其腥臊者而已トハ、邪惡ヲ去ルノ譬、昧(一本脈ニ作ルハ非)墨與人ハ、伊說ニ、與ハ之ト同義、貪昧昏墨ノ人(ムサボリテ道理ニ昏キ人ヲ云フ)比居庾肆云云トハ、此昧墨ノ人ガ、衆人ト與ニ、肆(市)ニ比居スル時ハ、衆皆ナ之ヲ惲リ恐レテ、戰戰兢兢安居スル者ナシ、暴君ノ政事ガ、人民ヲ威壓スルノ譬。

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意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艸木傷禽獸。不爲野艸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淩孤弱。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敎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

可立得也ノ得ハ、俞說ニ見ノ誤トナス。王說ニハ、待ノ誤トナス。
寸之管無當云云トハ、一寸ノ管モ、若シ當(底ヲ云フ)ナケレバ、天下ノ粟ヲ盡ク盛ルモ、溢レサルコトヲ云フ。
操寸之煙ノ煙ハ、王(引)說ニ、熛ノ誤トナス、熛ハ飛火ナリ、童子ガ一寸ホドノ小ナル飛ビ火ヲ持ツコト。
成肆ハ、列ヲナスコト、干戚ハ、舞樂ノ時ニ用キル盾ト斧ヲ云フ。

○第二　傷之者死ノ之ハ、列女傳、御覽四百三十六ニ槐ニ作ル、其子ハ、御覽ニヨリテ、其女子トナスベシ、託曰ハ、御覽ニヨリテ、託說曰トナスベシ。

今君擧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德。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

○第一

藉重ハ、租稅ノ重キコト。

勑ハ勅ニ同ジ、戒ムトハ訓ズ、勑功ハ、事務ヲ注意スルコト、敕意ハ民意ニ注意スルコト。

壹妾能書云云トハ、孫說ニ、一妾男子、卽無學ノ男子ヲ書記トナスモ可ナルコトヲ云フ、兪說ニハ、妾ヲ妾ノ誤トナス、一婦人ニテ足ルヲ云フ。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トハ、盧說ニヨルニ、若シ人民ガ君意ニ從ハザルトキハ、ノコラズ一所ニ焚刑ニ處スベシ、焚刑ハ周禮秋官掌戮ノ疏ニ見ユ。

狢ハ、貉ニ作ルベシ。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

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　終

キテ、可得ヲ則可ニ作リテ上句ニ連ヌベシ。

○第二十四

令君ハ今君ノ誤。

自今已後ハ、王說ニ、治要及御覽四百五十六、九百十四ニ本ヅキ、自今已來トナス、自今已來ハ、自今已往ト同意、晉語ノ自今已往ハ、呂氏春秋上德篇ニ、自今已來ニ作ル、同書察微篇ノ、自今已往ハ、淮南道應篇ニ、自今已來ニ作ル、其他例頗ル多シ。

○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ノ圉ハ、王說ニ、後人ガ說苑正諫篇ニ由リテ、加フル者トナス、標題ノ圉人モ、養馬者ニ作ルベシ、治要、類聚獸部上、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八百九十六ニハ、皆圉字ナシ、暴死ノ二字ハ、治要及御覽四百五十六ニ暴病死ニ作リ、類聚御覽八百九十六ニハ、馬病死ニ作ル、病字アルヲ是ナリトス。

晏子止ノ下ニ、王說ニヨリテ、治要、御覽四百五十六ニ本ヅキ、之字ヲ加フ。

堯舜支解云云ノ上ニ、王說ニヨリ、治要ニ本ヅキテ、敢問古時ノ四字ヲ加フベシ、堯舜ガ人體ヲ刀デ斬リヘナス時ニ、體ノ何ノ部分カラ始メタルカ。

矍然ハ、目ヲ擧ゲテ驚ク貌、又懼ニ作ル、史記孟子傳ノ懼然顧化ハ是レナリ、恐懼ノ懼ニアラズ。

從寡人始トハ、兪說ニハ、韓詩外傳ニ本ヅキ、從ノ下ニ之字ヲ補フ、從之ハ縱之ニシテ、其罪ヲ赦スコト、寡人始ノ三字ニハ、必ズ缺文アルベシ。

此不知其罪而死ノ七字ハ、治要及御覽四百五十六ニナシ、王說ニハ、後人ガ說苑ニ由リテ加フル者トナス。

臣爲君ノ下ニ、治要御覽ニヨリテ、請字ヲ補フベシ。

晏子數之曰ノ下ニ、沈本ニ、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擧戈而臨之曰云云ノ五十五字アリ、卽說苑ノ文ナリ。

汝殺公馬云云ノ汝ノ下、及ビ使ノ下ニ、御覽ニハ、一及ビ公ノ字アリ、兪說ニハ、怨積ヲ積怨ニ作ルベシト云フ。

ハ、王說ニ、外傳及ビ御覽ニ本ヅキテ、衍トナス、劉說ニハ、吾ヲ若字ノ誤トナス。
泰士ハ、士卽獄官ノ長ヲ云フ、泰祝ハ祝人ノ長、莫之ハ之莫ノ誤ナルベシ行人ハ使者ヲ云フ。倉庫之不實ノ下ニ、大說ニヨリテ、乎字ヲ補フベシ。
申田ハ、兪說ニ、官名トナス、由田ハ司田ナリ、史記留侯世家ニ、良爲韓申徒ノ徐註ニ云フ、申徒卽司徒ノミト、申司古通ズ、管子小匡篇ニ、大司田アリ。
不足聘ノ聘ハ、外傳ニナシ、是ニ從フベシ、國家ノ財政上ニ、有餘ト不足トノ種種ノ場合アリテ、之ヲ巧ニ整理スル必要ヲ感ズルコト、伊說ニハ、聘ヲ暱ノ誤トナシ、暱ヲ暗ト訓ズ、(有餘不足ニ暗ラシ)ト讀ム。
吾子、一本、五子ニ作ル。
可得令四支無心ハ、王說ニ、御覽類聚ニ本ヅ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令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

大說ニハ、易行ハ行爲ヲ改メルコト、續蓄ハ瀆葘ノ誤ニシテ、人民ニ蒙ムラセタル災害ヲ瀆フコトトナス。不果伐宋ハ、太平御覽夢部ヲ見ヨ

○第二十三

望游而馳トハ、孫說ニ、旌旗ノ旒レヲ望ミテ馳スルコト。下而急帶ストハ、孫說ニ、車ヨリ下リテ、帶ヲ急ニシメタルコト、類聚人部八ニハ、下車急曰ニ作ル、又一說ヲ引キテ、逆勞ニ作ル、急帶ハ逆勞ノ誤カ、迎ヘ勞スルコト、國家無有故乎ハ、王說ニハ、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御覽三百七十六、四百五十六ニ本ヅキ、無上ニ得字ヲ添フ、國家ニ事變ガ起リシカト云フコト、尙韓詩外傳十ヲ見ヨ、不亦急也ハ、類聚ニ無恙也ニ作ル、安野而不安國トハ田獵ノ爲ニ原野ヲ好ミテ、國都ニ安居セザルコト。吾爲夫婦云云ノ吾字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吾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占夢之言ノ夢下ニ者字アルベシ。

湯質皙而長顏以髯ハ、論衡死僞篇ニ、質字ナシ、盧説ニハ、皙字ノ誤ニシテ衍シタル者トナス。

兌上豐下ノ兌ハ、銳ニ同ジ、頭ノ上部ガ尖リテ、頰ノ下部ガ、コケルコト。

倨身而揚聲トハ、身體ガ曲ガリテ聲ノ大ナルコト。

平宋トハ宋ト平和ヲ結ブベシ。

伐無罪之國ノ上ニ、元刻本ニハ、公字アリ。

易行而續蓄トハ、伊說ニ、軍行ヲ易ヘ、善事ヲ繼續スルコト、軍行ヲ易フルトハ、軍隊ノ進路ヲ易フルコトニシテ、無罪ノ國ヲ討ツコトヲ罷ルナリ、蓄ニ、善又好ノ義アリ、故ニ人民ノ爲ニナル善政ヲ、繼續スルコトヲ云フ、

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疾者兼義トハ、疾病者ニハ、二ケ年分ヲ與フルコト。

○第二十一
熒惑ハ、惡星ノ名ニシテ、虛ハ齊ノ分野ナリ、其孰當之トハ、何人ガ此天罰ヲ受クルカ。齊何以當ノ下ニ、王說ニヨリ、之字ヲ補フベシ。齊野トハ、御覽ニ、齊之分野ニ作ル。

○第二十二
師過泰山云云ハ、軍隊ガ泰山ヲ經過シナガラ、祭事ヲ行ハザルコト。

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擧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

○第二十。坐堂側陛ハ、治要、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キテ坐於堂側階ニ作ル、意林及文選景福殿賦、郡內登望詩ノ兩註モ、又タ坐于堂側ニ作ル、王說ニハ、側陛ノ陛ハ、階ノ誤ナルベシト云フ。乃出裘發粟與飢寒ノ出裘ハ、意林ニ、去裘ニ作ル、治要ニハ、與字ノ上ニ以字アリ、鈔本北堂書鈔ニハ、以拯飢寒トナス、類聚天部下、御覽十三、及十九ニハ、以與飢寒者トナス、文選雪賦註ニハ、以與飢人トナス、兪說ニ、此八字ヲ改メテ、乃去裘發粟與飢人トナス、去裘ハ狐白ノ裘ヲ脫スルコトヲ云フ。令所睹于塗者云云ノ數句ハ、如何ナル人ニモ、皆ナ施スコトヲ云フ、無言其名ノ言モ、問ト同意。士既事者兼月トハ、仕官シタル者ハ、二ケ月分與フルコト。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

ヲ出デテ群臣ヲ見ルナリ、一日而三責ハ、古而無死コト、和同ノコト、及ビ彗星ノコトヲ云フ、左傳ニヨルニ、前ノ二者ハ昭二十年、後ノ一ハ同二十六年ニアリ、此事マタ、新序雜事篇ニ見ユ。
○第十九
死胔ハ、死體ヲ云フ。使令不勞力トハ、民ノ喜ンデ命ヲ聽クヲ云フ、籍斂ハ、租税ヲ徵收スルコト。于民ハ、御覽ニ賑民ニ作ル、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ハ、王說ニ、期年ニ同ジ、四十里四方ノ人民ガ政役ニ服セザルコト一年間ナルヲ云フ。

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胔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胔。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御六馬ノ御ハ、王説ニ、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ニ本ヅキ、乘ノ誤トナス。何如ハ、王説ニ何以知之ノ誤トナス、即何ヲ以テ、其ノ據ナルコトヲ知ルカ。

今據也甘君亦甘ハ、王説ニ、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八ニヨリテ、今據也君甘亦甘トナス、即チ據ガ君ノ意見ニ附和スルヲ云フ。

今君若設文云云ノ設ハ、兪説ニ説(即悦字)ノ誤トナス、下文ノ惡文ト對ス、悅文ハ道ヲ悅ブコト、一説ニ、文ハ人ノ誤。

自將亡トハ彗星ガ自滅スルヲ云フ。

茀ハ、孛ニシテ孛星ヲ云フ。

公出背而立ハ、初學記ニ、出位屏而泣トナス、白帖三十九ニモ、立ヲ泣ニ作ル、王説ニハ、治要ニ從ヒテ、公出屏而立トナス、屏ハ天子外屏、諸侯内屏ノ屏ニシテ、晏子卒シテ、朝ニ諫言ナシ、故ニ景公屏

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載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幷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

リ。不遂其君トハ、其君ヲシテ欲ヲ恣ニセシメザルコト。誅虐ハ、王說ニ、治要ニヨリテ、虐誅トナス、肆欲ト對語ナリ。避熱ノ下ニ、御覽ニハ不亦難乎ノ四字アリ。不能待于君使トハ、君カラ信用セラルルコトヲ待ツコト能ハズ、即チ職ヲ辭スルコト、王說ニ、治要ニ本ツキテ、削ルベシト云フ。

○第十七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ノ滂滂ハ、流蕩ノ貌、列子力命篇ニハ、滴滴ニ作ル、韓詩外傳十、及文選劇秦美新ノ註ニ引ク所、少ク異同アリ。

○第十八　公阜ハ、初學記ニ、公臯ニ作ル。以人之死ノ死ハ、元刻及治要ニ沒トナス。仁者息焉云云ハ、列子天瑞篇ニ見ユ。丁公太公、桓、襄、文、武(四公ナリ)ハ、皆齊ノ君主ナリ。

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

覽ニ、水泉將下百川將竭ニ作ル、說苑辨物篇ニ水字アリ、出野居暴露ノ居ハ、王說ニ衍トナス、初學記天部、御覽說苑マタ此字ナシ。種時ハ、孫說ニ、種蒔ニ、同トナス。其維有德チ、說苑ニ、其惟有德也ニ作ル。○第十六將觀于淄上ノ將ハ、王說ニ、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九ニヨリテ、衍トナス。聲欲保之ノ聲ハ、王說ニハ、治要ニアリテ衍トナス。不足進焉ノ進ハ、伊說ニ、盡ト同意、盛君ノ行ヨリマサルコト。謀因豎刁(刀ノ俗字)ノ因下ニ、治要ニ由リテ、于字チ補フ。胡宮ハ、孫說ニ、史記正義、顏師古ノ註チ引キテ、壽宮ト同トナス。不能惡焉トハ、桀紂ノ死ヨリモ、一層甚シキチ云フ。詩曰ハ、大雅蕩ノ詩ナ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

夫民不苟德トハ、人民ヘ猥リニ君主ヲ有難ク思ハヌコト。不知ハ、不智ニ同ジ。出易云云トハ、自分ノ信セサル者ヲ、外ニ出シテ、更ニ他人ヲシテ之ニ代ハリテ、信セシムルハ不仁ナリ。故曰ノ曰ハ、盧說ニ衍。東方ハ海濱ニシテ、外國ト交通ナシ、故ニ楚巫ヲ此地ニ追ヒタルナリ。

○第十五　使人卜云ハ、使人卜之ノ誤、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下ニ之ニ作ル。廣水ハ、御覽ニ廣澤ニ作ル。祠靈山ノ祠ハ、御覽ニ招ニ作ル、招ハ周禮男巫ノ旁招以茅ノ招ヲ云フ、初學記天部下、御覽三十五ニハ、祀ニ作ル。祠此無益ハ、王說ニ、祠此何益ノ誤トナス、御覽十二、及三十八、及百七十九、皆ナ何益ニ作ル。泉將下百川竭ハ、御

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以テ邦人トナス、封人ト云フ時ハ、國境ノ番人ナリ、邦人ト云フトキハ、邑人ト云フカ如シ、長子胡ハ、孫説ニ胡ハ年壽ノ稱ナリ、即君主ヲシテ、胡考ノ年ヨリ長壽ナラシメ、國家ニ幸福ヲ與ヘシメント、愈説ニハ、胡ヲ以テ、齊ノ先君胡公靜トナス、胡公ハ、長壽ナリ、故ニカク云フト。

曰使君之嗣云云ノ上ニハ、治要ニ、封人ノ二字アリ、又鄙臣ヲ鄙人ニ作ル、寡人固也ノ固ハ、固陋寡聞ヲ云フ、爲邑トハ領地ヲ賜ハルコト。

○第十四

楚巫微ハ、楚ノ巫ノ微ト云フ者、御覽四百五十六ニハ、徵ニ作リ、導ヲ道ニ作ル。

明神主之ハ、神明之主ノ誤。

有七年矣ハ、御覽ニ、十有七年矣ニ作ル。

明神ハ御覽ニ神明ニ作ル。

五帝ハ五方ノ帝ヲ云フ。

請齋ノ下ニ、御覽ニハ、國字アリ。

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齊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

譌トナスベシト。數其常云云ハ、王說ニ、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ノ誤トス。公曰然ノ下ニ、孫盧兩說ニヨリ、晏子免冠曰ノ五字ヲ補フ。遠拂ノ拂ハ、弼ニ同ジ。刑無罪ノ刑ハ、一本則ニ作ルハ非ナリ、余惑ノ余、一本予ニ作ル。邑狐與穀ノ狐ハ、孫說ニ、狐駘ト云フ土地ナルベシ、穀モ小穀ニシテ、地名。州款ハ、地名ナルモ未詳。其宗廟之養鮮也トハ、宗廟ヲ祭ルニ鮮肉ヲ以テスルハ、常禮ニ非ズ、然レドモ、管子ノ美アラバ、或ハ可ナリ、未ダ其美アラズシテ、其缺點ノミヲ倣フハ、不可ナリト云フコト。○第十三　年八十五矣ノ五ハ、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篇ニ、三ニ作ル。又此兩書ニハ、桓公ノ事トナス、而シテ此兩書ニハ封人ヲ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

置大立少ノ大ハ、群書治要ニ、子ニ作ル、太子ヲ廢シテ少子ヲ立ツルコト、兪説ニハ、置大立小トナス、下文ノ長少ニ對言ス。

夫陽生而長ハ、治要ニ夫陽生長而ニ作ル、陽生ガ荼ヨリ年長ナルコト。

孽不亂宗トハ、嫡庶ノ分正シキコト。

而有患乎トハ、陽生、タトヒ、君タリトモ、荼ヲシテ十分ニ歡樂ヲ得セシムルコトナクシテ患アランヤ、即得セシメテ患ナキヲ云フ。

以爲義失則憂ノ爲ハ、元刻ニナシ。

殺ハ弑ト讀ムベシ。

〇第十二

疥ハ體ノカユキ病、瘧ハ(マラリヤ)ヲ云フ。

會譴ハ姓名ニシテ、左傳昭公二十年裔款ト同人ナリ。

祝佗ハ、兪説ニ、衞人ナレハ、左傳ニヨリ、祝

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默。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賤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衰。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

ニ駕スト云フ。
哲夫成城云云ハ、詩經大雅瞻仰ノ詩ニアリ、男子ノ賢哲ハ國ニ益アルモ、婦人ノ賢哲ハ、反リテ城ヲ傾ケ國ヲ害ス。
不思ハ、盧說ニ、元刻ニ不免トナスモ、不兌ノ誤ナルベシ、兪說ニハ、不勉ノ誤ナルベシ。

○第十
五子ハ嘉、駒、黔、鉏、陽生ヲ云フ、荼ハ尚未ダ生レズ。
爲子トハ、太子ト爲スコトヲ云フ。
今有之家ハ、兪說ニ、今有車百乘之家ノ誤トナス。
離樹別黨トハ、孫說ニ、已ニ太子ヲ樹立シナカラ、之ヲ離間シ、又別ニ黨ヲ立ツルコト。

○第十一
淳于ハ、國名ニシテ、括地志ニヨルニ、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ニアリ。

シ晏子ニシテ、國ヲ棄テ他方ニ往クコトアルナラバト云フコト。
○第九
重駕トハ、孫説ニ、十六馬ヲ駕スル者ト云フ。嬖人嬰子ハ景公ノ妾ノ名。
及晏子寢病也トハ、晏子ガ病氣ニテ引籠ルトキニ、重駕ヲ見ント欲ス、蓋シ晏子ヲ憚ル爲メナリ。
請使之示乎トハ、晏子ニモ、翟王子羨ノ技術ヲ一覽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ト云フ。
衞士東野トハ、衞國ノ士東野ト云フ者ニシテ、荀子哀公篇ニ出ヅ。
載驂載駟云云ハ、詩經小雅采菽ノ詩ナリ、元本ニ、誠ヲ居ニ作ル、堂堂タル儀容ヲ飾リテ、馬車ニ駕シ來ルハ君子ノ居(至ルト訓ズ)ルコトナリ。
夫駕八云云トハ、孫説ニ、書經正義、春秋公羊説ヲ引キテ、天子ハ六ニ駕ス、毛詩説ニハ、天子ヨリ大夫マテハ四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也。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

ニ同ジ、媚ビルコト、一ニ誦說ニ同ジト云フ。吾安能爲仁云云トハ、君ノ君タルハ、快樂ヲ十分ニ盡スニ在リ、サレバ、百姓ニ仁ヲ施スカ如キコトニ苦勞スル時ハ、黥民(イレズミセラレタル罪人)ニ勝ルコトナシ、一本ニ黥ヲ黔ニ作ル、黔民ハ一般人民ヲ云フ、並荷ノ荷ハ、黃說ニ、洪頤煊ノ說ヲ引キテ、苛ニ同シトナス、裁判官ガ、百姓ヲ苛酷ニ取扱フコト。姦驅尤佚ノ驅ハ、伊說ニ、謏ノ誤トナス、尤ハ優ニ通ズ、姦佞ノ者ガ、安佚優樂ヲ貪ルコト、大說ニハ、尤ヲ咎ト訓ジ、佚ヲ逸トナス、即チ姦人ガ自由ニカリマハリ、咎過アル者ガ安逸ニ耽ケルコト。蔽ハ擁蔽、謟ハ疑惑ヲ云フ、謟(ヘツラフ)ト異ナリ、忠臣之常ノ之字ハ、王說ニ衍。夫子休國トハ、晏子ニ安心スルコトヲ勸メタルナリ、焉而往トハ、若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王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有歌ノ下、疑ラクハ訣脱アラン(孫說)北里ハ樂ノ名、幽厲ハ周ノ二王ノ名。
不幸有社稷之業云云トハ、折アシク國務多忙ニテ、出鱈目ノ詰問ヲ發シタルハ、甚ダ恥ヅベシ、以後謹シミテ教ヲ受クベシ。
○第七
燕ハ遊樂ヲ云フ、職計ハ、會計官ヲ云フ。莫之從三字ハ、王說ニ元刻本ニハ、筭之トナシ、群書治要ニハ、筴之ノ誤トナス、治要ノ說ハ是ナリ、筴之トハ、策ヲ書キ以テ諫ムルコトヲ云フ、兪說ニハ、今本ヲ以テ可ナリトナス。
議諫之民ノ民ハ、群書治要ニ臣ニ作ル。
立惡ハ、王說ニ去惡ニ作ルベシト云フ、兪說ニハ、此ノ惡ハ好惡ノ惡ナレバ、立惡ヲ以テ是ナリトス、群書治要ニ去惡トナスハ非ナリ。
○第八
說頌ハ、孫說ニハ、悅頌

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悅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

盧兪兩説ニ、關外ニ出ス場合ニ於テ、一般人民ハ三日ヲ以テ、士ハ四日ヲ以テ期限トナシ、支度セシムルコト、黃説ニハ、元刻ニヨリ、待ヲ待トナス、人侍ハ嬖御人ヲ云ヒ、士侍ハ嬖御士ヲ云フ、三四ハ其人數ニシテ、此等ノ無用ノ人ヲ關外ニ出スコト。
○第六
望羊ハ茫然ト云フ如シ、君夜發不可以朝ノ夜發ハ、盧説ニ、詩經ノ明發不寐ト同意ナリ、即景公カ夜寐ニ就カズシテ、音樂ニ耽ルヲ以テ、入朝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梁丘據ノ下ノ扃ハ盧説ニ術トナス、梁丘據ガ歌人ノ虞ト云フ者ヲ、齊國ノ宮廷ニ入レテ、樂ヲ變セシメタルヲ以テ、故ニ景公之ニ耽ケルコトヲ云フ。宗祝ハ官名。夫樂何夫必攻哉ハ、孫説ニ、何夫樂何必夫故哉ノ誤トナス、音樂ハ必シモ故ルキ者ヲ主トスルノ必要ナキコトヲ云フ。

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

テ、伯ト通ズ、管子輕重丁篇ニ、左右ノ伯アリ。巡求垊寡云云ノ句讀ハ、王說ニ從ヒテ、死字ヲ衍文トナス、兪說ニハ、死ヲ終ノ誤トナス、終ハ㚕ニ作ル、故ニ誤マリテ死トナル、即チ「三日ヲ終ヘテ畢ル」ト讀ム、二說何レモ日限ヲ云フ。辟拂ハ、黃說ニ、蹴躃ニシテ、歌舞ノ貌ナレバ、君側ノ伶人寵臣ノ類、嗛齊ハ、孫說ニ齊ハ嚌ニシテ、口ニ嘗ムルコト、嗛ハ減スルコト、不足ノ意味ナレバ、要スルニ、伶人ノ贅澤ナ味ヲ食ボルコトヲ止メルコト、劉說ニ、嗛ハ孫說可ナルモ、齊ハ非ナリ、此齊ハ資ニ通ズ、資ハ糧ナリ、祿養ヲ云フト。金三千ノ上ニ、孫說ニヨリ、用字ヲ補フ。思虞ノ虞ハ、娛ニ同ジ。謝于下陳トハ、千人ノ伶人、堂下ニ辭シ去ルコト。人待三、士待四トハ、

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

何注ニ見ユ。劉説ニ、百官之ノ之字ハ衍文、吏ハ使ノ誤ニシテ、使民饑餓云云九字ヲ以テ、一句トナシ、下文ノ使上云云ニ相對ス。𨘢于塗ハ、𨘢行スルコト、即大急ギニ追ヒカケルコト。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ヲ、盧説ニハ一句トナス、即チ晏子ヲ自宅マデ追ヒカケタレドモ、終ニ及バズ、粟米ハ盡ク百姓ニ與ヘ、任器モ通路ニ殘ル有樣ナリ、伊説ニハ、令趣駕追晏子其家テ一句トナシ、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ヲ一句トナス（粟米任器等ヲ人民ニ與ヘ盡サナイ内ニ）ト云フ。康内ハ、孫説ニヨレバ、五本ノ道路ノ内ヲ云フ、即大通リヲ云フ。命稟ハ、孫説ニ、之ニ稟ヲ給スルナリト云フ、兪説ニハ、周官ノ廩人ヲ云フトナス、下文ノ柏モ、又官名ニシ

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千七萬鍾。薪橑萬三十乘。懷寶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

フ者ヲ招クコト。
任器ハ、用ニタツ器具ヲ通路ニ出シテ、人民ニ貸與スルコト。
十有七日矣ノ上ニ、王說ニヨリテ、霖雨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短褐ハ短キ粗毛ノ衣服。
徹撤無走ノ徹撤ハ孫說ニ整躄ト同意、疲勞シテ步行困難ナルコト。
懷寶ハ、王說ニ、壞室ノ誤、家屋ノ破レタルコト
三保之妾ハ、孫(詒)說ニ、三室之妾ノ誤トナス、考工記匠人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ト、天子ハ六宮ニシテ九室アルトキハ、諸侯ハ三宮ナレバ三室トナルベシ、室誤マリテ實トナリ、更ニ轉ジテ保トナル、故里窮而無告ハ、兪說ニヨレバ、故鄕里窮約而無告ノ誤。
嬰奉數之筴トハ、伊說ニ、貧民ノ數ヲ奉告シ、筴即其書類ヲ上ルコト、之ハ上ト訓スルコト、公羊傳宣公六年ノ

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郵。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追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

哀公篇ノ無怨財ヲ、揚倞注シテ云フ、怨ハ蘊ニ作ルベシト。蘊ニ、聚ル義アリ、故ニ蘊治ハ政事煩雜ニシテ亂ルヲ云フ、下文ノ亂行ト對句ヲナス。
以刑罰云云トハ、刑罰ヲ恐レテ惡ヲナサザル者ハ、惡ヲナスヲ好ムニ至ル、劉說ニハ、勸ヲ勸ノ誤リトシテ、下文ノ惰ト對ス。

○第四
弦章ハ、盧說ニ、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ニハ、弦章ヲ桓公ノ時人トナス、韓子外儲說左下ニハ、弦商ニ作ル、又新序雜事四ニ、弦寧トアリ、後問上ニハ、弦甯トアリ、皆一人ニシテ、景公時代ノ人トナスコト信ニ近シ。
欲飲酒ノ欲字ハ、王說ニ衍文。
臣爲制也トハ、臣下カ自ラ自害ヲ命セヨト云ヒテ、君ヲ脅迫スルコト。

○第五
致能歌者トハ、善ク歌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徹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

交モ杯ヲ擧クルトキニ、晏子カ先飲ムコト。抑手疾視トハ、手ヲ按ジ、ニラミツケルコト。公曰若ハ、王說ニ、公曰善ノ誤トナス、是孤之罪也ハ、別ニ一句ナリ。觴三行云云トハ、左傳ニヨルニ、臣カ君ニ侍シテ宴スルトキハ、三爵ヲ以テ程度トナス、修理ハ、孫說ニ修禮トナスヘシ。

○第三　景公飲酒云云トハ、酒ヲ飲ミテ之ニ醉ヒツブレ、三日目ニ目覺ムルコト。周觴五獻トハ、兪說ニ列席ノ者ガ、順順ニ杯ヲ五タビ擧クルコトガ、一巡スルコトヲ云フ、孫(詒)說ニハ、周ハ酬ニシテ、五ハ三ノ誤、獻酬ヲ三回行フコト。君身服之トハ、人君ガ以上ノ事ヲ實行スルコト、外無怨治ノ怨ハ、劉說ニ、蘊ノ誤トナス、左傳昭十年、蘊利生孽ト、本書ハ怨ニ作ル、荀子

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擧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也。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理。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所染篇、韓非子說疑、呂覽佚文(路史引)賈子連語篇、淮南主術訓、漢書古今人表、抱朴子崇教篇ニ見ユ。威戮無罪ノ四字ハ、御覽ニナシ、崇尙勇力ハ、御覽ニ專行威力ニ作ル。行本ハ、御覽ニ、行沵ニ作ル、沵ハ流ノ字ナリ、循ハ同ク修ニ作リ、未聞ハ未嘗聞ニ作ル。〇第二

而禮不使也ノ使ハ、劉說ニ、便ノ誤。

詩曰云云ハ、詩經相鼠ヲ見ヨ。

公湎而不聽ノ湎ハ、兪說ニ偭ノ誤トナス、偭ハ(背ク)ト訓ズ。交擧則先飮トハ、君臣

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尙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飮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飮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飮。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擧則先飮。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

晏子春秋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凡二十五章ト、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ノ間ニハ、元刻本廿五章ノ細目ヲ陳列ス、今煩ヲ厭ヒテ之ヲ略ス、以下之ニ準ズ。
○第一
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云云ハ、舊本ニハ于ト於ト多ク參錯シテ一ナラズ、新本ハ一例ニ于ニ作ル、孫說ニハ行義ノ二字ヲ仁義トナス、盧說ニ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六ニヨリ、義ヲ尚トナシテ、下文ノ勇力之士ニ屬ス。
無忌于國トハ、旁若無人ノ振舞ヲ云フ。
逼邇不引過トハ、近臣モ自ラ過失ヲ責メザルコト。
替罪云云トハ、强大ヲ畏レズシテ罪過アル者ヲ黜クルコト。
椎侈大戲ハ、二人勇力ノ士ナリ、墨子明鬼篇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椎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

晏子春秋目次終

一本、告ノ字ナシ、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一本、齊國ヲ齊者ニ作ル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本、齊國ヲ齊ル

一本、晏子乞北郭騷米ニ作ルハ非

卷六

內篇雜下第六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一本、對以ノ以字ナシ

一本、其行ヲ之行ニ作ル

一本、常行ヲ所行ニ作ル

一本、得國ノ兩字ナシ

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内篇諫下第二

卷二

漢文大系
第二十一卷

晏子春秋目次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晏子春秋解題終

略及ビ隋唐經籍志ニ七卷トナスハ、外篇二篇ヲ合シテ一篇一卷トナシ、之ニ內篇六篇ヲ一卷トナシテ、通計シタル者ナリ。然ルニ其後篇章ノ順序ヲ錯亂シ、或ハ之ヲ割裂スル者アリ、隨ッテ誤脫錯簡頗ル多クシテ、大ニ古書ノ面目ヲ失フ、坊間通行ノ黃之宷本ノ如キ、卽是レナリ。清儒孫星衍、明刊沈啓南本ヲ得テ、始メテ之ヲ校讐シ、尋イテ黃以周、盧文弨、顧廣圻等更ニ之ヲ補定シ、漸ク舊觀ニ復スルコトヲ得タリ。我邦ニ於テモ、日本現在書目、スデニ之ヲ著錄セリト雖モ、善本次第ニ亡佚ス、是ヲ以テ岡本保孝、狩谷本ニツキ晏子俗本删略十二章ヲ編ス(帝國圖書館本況齊叢書第五十六卷ヲ見ヨ、而シテ此狩谷本ト云フハ、曲直瀨氏所藏ノ明刻本ナリト云フ、)今本書ノ底本ハ、孫星衍校訂晏子春秋(二十二子全書本及經訓堂本)ニヨリ、七卷八篇トナシ、更ニ顧廣圻校訂晏子春秋八卷(百子全書本)ニヨリテ、盧氏ノ得タル元版晏子春秋ニ本ヅキ、各篇各章ノ初ニ標題ヲ加フ。但シ元版ハ、各篇ノ初ニ、其篇內ノ全章目錄ヲ總擧シタルモ、本書ハ煩ヲ厭フテ、之ヲ省ク。更ニ通行本(黃本)ニ比シテ增多シタル者ヲ揭グレバ、外篇第七ノ第二、第三、第十、第二十六、外篇第八ノ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八ノ十二章ナリ。

大正四年十一月　　小柳司氣太識

六	昭公 三	九	晏嬰齊ニ如キテ、叔向ト私ニ齊晉ノ將來ヲ憂フ、
二十三	二十	二十六	齊侯疥ヲ病ム、
敬王 三	二十五	三十一	孔子齊ニ往ク、景公之ヲ封スルニ尼谿ノ田ヲ以テセント欲ス、史記孔子世家及ビ本書ニ、晏嬰ガ之ヲ沮シタルコトヲ載スルモ、後人ノ謬說ナルコト、呂覽高義篇、說苑立節篇等ニヨリテ明カナリ、
四	二十六	三十二	彗星齊ニ見ハル、景公之ヲ晏子ニ問フ、
十	三十二	三十八	魯昭公薨シテ、定公立ツ、晏子、景公ト和同ノ辯ヲナス、
二十	十	四十八	齊魯、夾谷ニ會ス、晏嬰卒ス、
三十	哀公 五	五十八	景公薨ズ、本書卷末ニ、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トアルモ、誤ナルベシ、

其二　晏子春秋ノ由來

晏子春秋ノ名ハ、始メテ史記管晏列傳ニ見ハレ、漢書藝文志ニ晏子八篇トナス、卽內篇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上下ヲイフ。史記本傳ノ張守節正義引證ノ劉向七

晏子春秋解題

其一晏子ノ傳

晏子ノ傳ハ、史記管晏列傳ニ在ルヲ以テ、今玆ニ絮説セズ、(本書管子ノ附錄ヲ見ヨ)乃左傳史記齊世家等ニヨリテ、左ノ表ヲ作リ、參照ニ便ス、之ニ由ル時ハ、魯襄公十七年ヨリ定公十年迄、五十六年間ナレバ、嬰ノ享年モ、八十歲內外ナルベキカ、

周	魯	齊	
靈王十六年	襄公十七年	靈公二十六年	晏嬰ノ父晏桓子卒ス、嬰其職ヲ嗣グ、管子ノ沒年ヲ距ルコト九十年、史記ニ百餘年トイフハ誤、
十九	二十	莊公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孔子生ル、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齊崔杼、其君莊公ヲ弑シテ、景公ヲ立ツ、
景王三	三十一	景公六	魯襄公薨シテ、昭公立ツ、

タル者）

（チ）伊藤馨晏子春秋證注七卷（伊說ト標スル者、孫氏音義ニ由リ間々自說ヲ加フ）

（リ）大關惟考晏子春秋集解八卷（大說ト標スル者、孫本及ビ音義ニヨリテ間々自說ヲ加フ）

又附錄トシテ、劉向序錄、及ビ孫星衍顧廣圻兩氏ノ序ヲ以テス。

大正四年十一月

校訂者　小柳司氣太識

晏子例言

本書ノ注釋書トシテ參考シタル者、左ノ如シ。

（イ）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二卷（頭注ニ孫說ト標スル者）

（ロ）黃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二卷（黃說ト標スル者、以上二書ハ孫星衍校訂晏子春秋ノ附册タリ。）

（ハ）盧文弨晏子春秋一卷（盧說ト標スル者、群書拾補之ヲ收ム）

（ニ）王念孫晏子春秋一卷（王說ト標スル者、讀書雜志之ヲ收ム）

（ホ）俞樾晏子春秋一卷（俞說ト標スル者、諸子平議之ヲ收ム）

（ヘ）蘇輿晏子春秋七卷（蘇說ト標スル者、孫黃以下ノ諸說ヲ蒐錄シ、往往加フルニ自說ヲ以テス）

孫詒讓晏子春秋（孫詒說ト標スル者、札迻之ヲ收ム）

（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劉說ト標スル者、國粹學報ニ連載セラレ

附錄終

無所防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擠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擧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詩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

趙用賢叙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挍。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 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擧。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謦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

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
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
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
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
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
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劉向序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嘗欺鮑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

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公。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

附錄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脇ハ、丁說ニ、甲ノ類、軻ハ鞫ノ誤ニシテ、兵器ナリト云フ。抾櫓ノ抾ハ、丁說ニ楯ノ誤トナス。

穫渠當脇軻。脇軻盾屬。車輞可以當盾。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大盾也。蓑笠當抾櫓。字書不收抾。豬飼彥博云。抾疑當作杅。故耕械具。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管子輕重十九

毋犯天之隆ノ隆トハ、天之隆盛ノ氣ヲ云フ。

九十二日ノ下ニ、王説ニヨリテ、謂之冬至ノ四字ヲ補フ。發繇トハ、役夫ヲ徵發スルコト。

張耜當弩以下ハ、戴説ニ、他篇ノ錯簡トナス。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朱長春云。己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隆盛也。毋犯天之隆盛之氣。冬主閉藏。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朱長春云。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促也。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澤生草曰菹。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大通其所蓄積。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令善也。不耕之害也。俗本耕誤芸。宜芸而不芸。百艸皆存。民以僅存。朱長春云。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削減也。零落。衰憊如秋葉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藏氣不堅。生氣必弱。故與上三者並序。張耜當弩。耜謂耒。句類弩。銚耨當劍戟。

大惢ハ、星ノ名、

塤箎ハ、皆樂器ノ名、

發號出令ノ下ニ、日字ヲ補フベシ。

作衍トハ、牧場ヲ治ムルコト、牛馬之實在云云トハ、野ニ放牧セラルル牛馬ハ、皆君主ノ手ニ歸ス。

得與飫焉。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秋分也。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大惢。惢音瑣。說文心疑也。一音乳推切。與蘂同。此皆非其義。大惢蓋星名。疑即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惢。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餞其納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補 上下。出國里數。皆如其日數。而此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以夏初始數也。春再出國。秋出國百三十八里而壇者。皆所以償夏靜處不出也。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諸本揔作總。今從古本。塤燒土爲之。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大如鴈卵。八孔。大塤謂之器。音大如叫。箎當作篪。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亦八孔。一孔上出。橫吹之。聲如嬰兒啼。鑿開也。秋位於兌。兌爲口。故主用樂器。金石秋聲。塤箎皆春分之聲也。吹之者。蓋調秋氣之盛。或取其聲大也。補 箎當作篪。風音也。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𥹃。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殺氣用事。故其當罪者。無所赦宥。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作猶治也。衍謂牧地。秋治牧地。牛馬之牧於野者。當盡收入於牢。其實在於野者。官自取之。尹知章云。此王今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計策也。

毋誅大臣ノ四字ハ、命設ニ衍トナシ、下文ノ三大ハ、大木大山大衍ヲ云フトナス。

同族者入ノ入ハ、宗廟ニ入ルコト。

齊大材ノ齊ハ、齎ナリ、大材ハ牛ヲ云フ、王母ハ外神ノ名、主始云云トハ、宗ヲ祭ルモ又別ニ忌ム所アリテ、王母ヲ祭ルコトノ儀式ヲ行フコト。

大功者祖トハ、大功アル者ノ祖廟ハ、大ナルコト。沃有功者云云トハ、有功者ニハ、供物ヲ十分ニ呈スルコトアルモ、無功者ハ、徒ニ之ヲ傍觀スルノミ。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諸本作誅大臣。無毋字。今從古本。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斬大山。斬伐土石也。衍藪也。戮大藪。芟艾草木也。補 軒讀爲塹。塹坑也。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六大中滅沒三大。而國有凶害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宗。其盛以麥。黍盛用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麥以夏至熟。是穀之始也。同族者入宗廟助祭。殊族則否。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齊齎通。齎携也。大材謂牛。齊宣王曰。我非愛其材。而易之以羊也。王母外神。故同族殊族。皆齎牛出祭之。主始。謂祭宗。忌諱者。盖祈禱於王母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大祖。俗本。祖誤祀。朱長春云。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朱長春云。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元士一廟。唯祭禰。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沃讀爲飫。飫燕食也。凡祭祖。無功者稱其位而立。君飫有功者。則無功者觀於外。不得與

キ）ナ云フ、又渠モ此ニ類スト云フ。
此三人者ノ人字ハ、王（引）說ニ衍トナス。
而衆ハ、俞說ニ、而稟ノ誤トナシ、上句ノ皆就官ト連ネテ、一句トナス、官ニ就カシメテ、官府ヨリ米ヲ支給ス、
可事者云云トハ、此ニ者ノ區別アルモ、其何レヲ問ハズ、若シ請フ者アラバ、其言ノ如ク給與ス、其貧民ヲ收容スルノ多少ニヨリテ、此罪ヲ決スルコト。

室無處女云云トハ、皆農事ニ勉ムル爲ニ、家ニ居ラザルコト。
下作之地云云トハ、徒ラニ天地自然ノ恩惠ニ狃レテ、生產ヲ貪ル者ハ、勞働ヲ厭フノ人民ト認ム。
處里爲下陳云云トハ、鄉里ニ處リテモ、下列ノ人民ト目セラレ、軍隊ノ中ニアリテモ、下等ナル者ハ、役夫人足トナル。
三不樹云云トハ、春夏秋ノ三時ニ、農事ヲ樹藝セザル者ハ、人君之ヲ徵發シテ任使ス。

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三此人中。有可使事者。有不可使事者。皆就食於官。如其所言。而勿有之違。吏從事其職者。以多收爲功。寡收爲罪。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春至春分也。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男女皆服農事也。補天子春再出其國。而夏則靜處不出者。葢恐妨農務也。壇誤壇。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一民不耕。必有爲之飢者。是賊人也。作生也。堯典曰。平秩東作。服事也。任天地所生。不肯勞其力。謂之不事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陳列也。爲下列。民不與齒也。通達也。爲下達。降爲下等也。三不樹而主使之者。春夏秋三時不樹藝。而專使役之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俗本。天誤夫。

清神生心ノ一節ハ、下節以冬至日云云ノ序トモ云フベキ者ニシテ、聖人ガ天時ニ隨ツテ、政ヲナスコトノ理ヲ述ブ、清神ハ、丁說ニ、精神ニ同ジトナス。四十六里而壇ノ壇ハ、壇場ヲ作ルコト、絻青トハ、青色ノ冕ヲツケルコト、玉揔ハ、玉笏ノ誤、玉監ハ、帶飾ヲ云フ。

耜耒耨トハ、鋤ニ、其ノ金ヲハメルコト。鉊ハ大鎌鉛ハ鎌柄又ハ王說ニ又即刈ノ誤、ニシテ草ヲ刈ル具、擾ハ、櫌ノ誤ニシテ、鋤ノ柄、權渠ハ、下文ノ穫渠ト一ナルベシ、然レドモ明ナラズ、繉ハ繩ノ誤、緤モ繩ノ類ナリ、丁說ニハ、懷ハ鑤ノ誤、鉛ハ鉤ノ誤、權ハ穫即鑊ニシテ、大ナル鉏（ヘス

清神生心。氣之清而神者生心。心生規。心主知識。智圓也。故先生規。規生矩。矩法也。智生法。然後國可得而治矣。觀之物。午割平圓。中生四矩。智之生法亦猶此也。矩生方。方生正。物方則正矣。正生曆。正萬物。莫大於曆焉。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冬至天之始也。故起數於此。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郊內曰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絻古冕字。搢玉揔。帶玉監。諸本揔作總。今從古本。揔讀爲笏。手版也。監鑑同。玉鑑帶飾也。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循巡也。使人巡而令之。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諸本脫下號字。今從古本。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朱長春云。期年冬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樵焚也。焚薪於室。以禳陰邪之氣。墐塗也。泄渫同。耜耒耨。諸本耜作耟。今從古本。耜耒耨之金也。懷鉊鉛。又擾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懷來也。鉊大鎌。鉛鎌柄也。擾扶也。謂繕之。下文云。穫渠當脇軥。此權亦當爲穫。形相渉而誤。渠車輞也。艾穫禾稼。裝車致之家。故謂之穫渠。繉音魂。縫也。緤繩也。或縫之。或索之。皆所以束禾也。御禦同。謂備之。凡此諸器必具。否則有罰。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

修ハ買込ムコト。

家説ニ云フ輕重己篇ハ他ノ諸篇ト類セズ、恐ラクハ幼官諸篇ノ錯簡ナラント。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朱長春云。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諸。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辯論也。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修謂買之。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諸本賈作買。今從古本。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功。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漕粟於趙。買粟漕自趙也。趙糴一釜十五錢。石當三十四錢。而隰朋取之。石五十錢。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凡管子書。意同而事異者。蓋皆一事殊傳。著書者。偏擧以博異聞。非爲盡有其事也。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欲制衡山之術トハ、衡山ト云フ國ノ政ヲ行ハント欲ス。

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葆讀爲保。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豬飼彥博云。春秋戰國。未有衡山國。衡謂。衡山蓋戰國間附庸之國。據下文。其地在齊魯之間。漢所置衡山國。則在荊州。相距甚遠。若漢人僞撰此篇。必不移荊州之衡山。而北就兗州之齊魯。未可以他書不言衡山。輒疑無其國也。補之此也。此術謂制中山之策。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其君且自得云云トハ、楚君ハ五倍ノ錢ヲ得タルヲ滿足シテ、更ニ之ニヨリテ、穀物ヲ買込マントス、錢五倍是楚強也トハ、楚君ノ自得シタル心持ヲ云フ。

貴買ハ、王說ニ、貴買ノ誤。

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以齊爲楚私有。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敎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自得。自以爲得計也。修理也。謂糴之。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芊蓋楚之北境。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諸本。一作壹。今從古本。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

奇出トハ、副産物ト云フ如シ。

反農トハ、金ヲ鑄ル兵卒ヲ、農民ニ復歸セシムルコト。

二十八月ハ、兪說ニ、二十四月ノ誤。

百里之城ノ城ハ、囿ノ誤、鹿ヲ收容スル所ナリ。

當一而八萬ハ、兪說ニ、一而當八萬ノ誤、一疋八萬錢ナルコト。

吾國之奇出也。（奇猶餘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反鑄金之卒於農也。）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斗米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萊言糴。齊言糴。互文。）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當也。）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公當作君。下章公其公貴公因之公同。）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城非所以畜鹿也。疑當爲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諸本。主作王。今從古本。下同。）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

斯年ノ誤トナス、即一年チ經ルコト。

清中而濁トハ、布色清潔ナルモ濁ル、濁ハ質厚キチ以テ、透明ナラザルチ云フ。

不埍ハ、王說ニ、不俏(不肖ニ同ジ)ノ誤トナス。

胡丸ハ、猪說ニ、懷丸ノ誤。

惰倪ノ倪ハ、睨ノ誤。

長時トハ、日ノ長キチ感ズルコト。

彼臣歸云云トハ、木枝チ伐ラザル時ニハ、召使ノ者ハ歸リシモ、父老、丁壯、市ニ歸スル者ハ、樹下ニ遊樂チ貪ルコト。

萊莒與柴田云云トハ、萊莒ノ二國ハ、柴ト田地トノ二利チ並有シテ齊國ニ敵スルチ云フ。

清潔。而表理不明。言布理緻密。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齊東有萊夷。故云。夷萊之國。言禮俗未開。動習夷風。故多游傲者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埍也。埍不成字。當為捎。捎芟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盛丸於囊。以係之頸。如牛胡然。故云胡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柎讀爲附。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倪睨通。怠惰睥睨。無歸意也。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爲長。憂暑不傾也。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薄勉也。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臣僕也。三不歸。父老、丁壯、歸市者也。此以歸者不能自資給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莒亦萊邑名。輕重乙曰。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群書治要引。無必市里三字。蓋莒大邑。故與萊並稱。與柴田相并者。并有柴與田也。言其力强。一說并合也。萊多薪。莒多田。以柴田之利相合。以防齊。故桓公憂而問之。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紫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

絏繑ハ王說ニ、曳屣トナス、即チ「クツヲヒク」。車轂䡬云云トハ、車ノ「コシキ」ガ互ニスレ合ヒ嚙ミアフコト、又騎カ列ヲナシテ行クコト、以上ハ、綈ノ利ヲ得ルコトニ狂奔スルヲ云フ。

應聲之正云云トハ、政府カ御用ヲ申付ケテモ、其ノ聲ニ應ジテ、急速ニ税ヲ出ス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糴十百ハ、一斗十百、即チ千錢ニテ米ヲ買フコト。

沐涂樹之枝トハ、塗上ノ樹枝ヲ伐リ拂ハシムルコト。左右伯ノ伯ハ、陌ニシテ、左右ノ街ヲ云フ。闊其年ハ、兪說ニ、闊

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繫也。繑袴紐也。此謂步行者。車轂䡬。騎連伍而行。尹知章云。䡬䡬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䡬。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趣綈利耳。衡謂。騎始於趙武靈王胡服。然宜十二年邲之戰。趙穿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古未必無騎法。但如騎連伍。春秋之時。恐未有焉。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尹知章云。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尹知章云。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尹知章云。穀斗千錢。齊糴十錢。諸本。糴作糶。今從古本。尹知章云。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俗本作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伯陌通。謂居左右街者。左右伯受。受令也。沐涂樹之枝。闊。句闊濶疏也。枝既沐。故疎。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濁不明也。布中

其行義奈何ノ其ハ、玉説ニ、衍。

千穀ハ、阡穀ニシテ、此ノ魯梁ト齊トハ、互ニ阡即境ヲ接シ、穀ヲ爭フノ關係ニアリ、蠭螯也トハ、蜂ノサス如キ者ニシテ、油斷ナラザルコト、齒之有脣トハ、互ニ相離ルベカラザルノ關係アルコト、之ヲ要スルニ、彼我ノ關係ニ、三種ノ別アルコトヲ云フ。綈ハ、厚キ絹。

什至トハ、十回綈ヲ持來ルコト。

財用足也ノ上ニ、王説ニヨリ、而字ヲ補フベシ。

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亢不卑屈也。俗本誤九。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絶。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上公其之公。及下章公服公因公宜之公。倶當作君。說詳見于前。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朱長春云。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鄰界。蠭螯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千穀爭其利也。蠭螯相害也。齒之有脣。可取以爲衛也。皆邊境之常事。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尹知章云。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尹知章云。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衡謂。春秋有梁。地近秦。秦伯滅之。輕重諸篇。固不足信。然至地理。必不以絶遠之梁。爲近在泰山之陽。此梁蓋魯邑之接齊境者。下文因稱其長。爲魯梁之君。非魯梁二國也。

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

犧以前ハ、太古ニシテ知ルベカラズ、故ニカクイフ。六崟ハ、六卦爻ニシテ易ノ乾坤ヲ云フ、故ニ陰陽ヲ迎フト云フ。九九之數ハ、算法ノ名。兹之病ハ、胃擴張ノ病氣。曾藪ノ曾ハ、層ニ同ジ。

民無慍惡不服トハ、人民カ怨怒リテ、服セザル者ナシ、皆心服スルコト。

䖝ハ汇ニ通ズ、大水ヲ云フ、二十ケ所ニ大水ヲ排出スルコトヲ云フ、又十七ケ所ニ湛ヘラレタル水ヲ、決開スルコト、四涇ハ四ツノ本流ヲ云フ、涇ハ經ニ同ジ、戴説ニハ、瀆ノ誤トナス、商モ、同説ニ、凭ノ誤トナス、即九州ヲ定メタルコト。帛牢ハ、皁(廄ヲ云)牢ノ誤。幷川云云トハ、前王ノ道ヲ並用スベシ、其用ハ盡キルコトアラザルベシ。

化之。九九算法之名。步數作歷。以合天道也。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葷臭菜也。肉腥曰臊。民食之。無兹腸之病。而天下化之。兹益也。腸胃之或體。益腸者。胃府膨脹也。黃帝之王。童山竭澤。上云。黃帝作。不當復言黃帝之王。黃帝疑當爲唐陶。不言天下化之者。堯舜同道。故至下文總言之。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曾層同。層重也。重藪謂大藪。群害鳥獸害人者也。置植通。閭里門也。慍怨也。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䖝。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鑿鑿地泄之也。䖝未詳。或云。䖝讀爲汇。汇大水貌。韘。決也。涇音經。出山入海曰經水。四經。江河淮濟也。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帛當爲皁。馬閑也。周人之王。循六崟。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字典引。崟作崟。是也。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

藏セラレタル二萬端ノ布モ、其價ヲ四十倍ニ高メ、從ッテ術布（術ハ郷遂ヲ云フ）即地方ノ布モ、五十倍トナル。公以重布云云トハ、如此ク高價ナル布ヲ以テ、諸侯ノ商賈ト取引スルトキハ、齊國故有ノ數ニ、二十倍程ノ金幣ヲ得ベシ。是故輕軼云云トハ、穀畜ノ價、餘リ廉ニ失スルトキハ、四時ノ產物モ、十分ニ生產セザルコト。物之生未有形云云トハ王霸ハ功ヲ未形ノ前ニ立ツルコトヲ云フ。以人求人云云トハ、君主ガ人、徒ニ私智ヲ弄シテ、人民カラ求ムルコトアレバ、取捨ノ權ハ、自ラ臣下ニ在ルヲ以テ、其勢强シ、之ニ反シテ、數即輕重ノ術ニ由リ、物ヲ求ムレバ、物自ラ重クシテ、人民之ニ從フニ至ル、此輕重ノ權ハ、君ノ手中ニ在リ。擧盈一而云云トハ、物品ヲ一定シテ轉貿セザレバ、資財ナキニ同ジ、唯之ヲ轉貿スレバ、十回ニシテ、其一ヲ變ジテ百トナスコトヲ得。若左之授与若右云云トハ、自由ナルコト。源究ハ、財源ヲ究極スルノ法ヲ云フ。理國虙戲以來トハ、伏

故人重矣。以數理求物。則物重於人。而人反求物矣。是權在上也。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擧國而一。則無貲。擧國而十。則有百。此所謂以數求物也。一者。一定不移也。十者。貿易經十也。一定不移則唯有其物。不別得貲。資易經十。則一長而爲百矣。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以令之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言唯吾所欲爲。是以外內不蹤。終身無咎。蹤猶屈也。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物之終始也。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身上當有終字。今本脫之耳。終則有始。故終身用之不竭。此謂財源之究極矣。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問何時始施之。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虙戲以前。荒唐無紀。治國之道。自虙戲始。故曰。理國虙戲。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王若谷云。六峜其猶周髀算法乎。正字通云。委宛編以六計解之。峜當讀如計。以企有跂音也。衡謂峜以企爲聲。卦以圭爲聲。企聲圭聲。古音相近。峜蓋古卦字也。虙戲始造八卦。重之爲六畫卦。而文王彖之。周公象之。故此云。虙戲造六峜。以迎陰陽。而下文又云。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曰造曰循。而皆以陰陽承之。則六峜之爲六卦審矣。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

アルカ、三原ハ、三種ノ財源ニシテ、下文ノ所述即是レナリ。君守布則籍於麻トハ、布ノ價ヲ高セントセハ、布ノ原料タル麻ニ課税スベキヲ云フ。籍於系未爲系云云トハ、系ハ糸ノ誤ニシテ、織物ノ細絲ヲ云フ、織物ニ税ヲ課セント欲セバ、其ノ材料タル絲ニ課税ス、此ノ如ク糸ニ税ヲ課シ、此織物ヲ撫シテハ、容易ニ賣ラザル時ハ、二十倍ノ賈トナル。如此則云云ノ云ハ、去ノ誤、此前述ノ如ク、織物高價トナレバ、隨ツテ高税トナリ、國庫ノ富ヲ増スト、故ニ五穀ノ課税ヲ去リ（除クモ、可ナル程ナリ。是故籍於布云云トハ、スベテ其根本又ハ生産地ニ課税スベキヲ云フ。ハ、術ハ遂ニ通ズ、遂云フ郷外之田舍ヲ云フ。籍於物之終始云云トハ、物品ノ原料ト製品トノ課税ヲ調節シ、號令ヲ下シテ之ヲ行フコト。以國一籍臣ハ、國税ヲ主トシテ籍、臣下カラ徵スコト。右守布云云トハ、布二萬端（二端ヲ兩トナス）ヲ貴ビ、一方ニ其布ノ原料タル麻ヲ貴クシテ、之ニ税ヲ課スレバ、其

穀。則撫之山。山中土埒。穀重之源也。故持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術遂通。郷外曰遂。六畜所蓄也。故持之遂。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終帛織之屬。始糸麻之屬。善御以號令。使民不諭。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一專也。以國專使臣籍之。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右猶貴也。二端爲兩。先貴守布。藏布萬兩。而後貴麻籍之。則所藏之布。四十其價。而鄉遂行鬻。則五十倍其價矣。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以貴重之布。決取諸侯之商賈。則齊之金幣。有二十倍其所故有也。上文曰五十倍其賈者。皆齊國中之事。無所增減於故有之幣。故至此始言齊之故耳。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軼佚通。佚失也。輔謂輔相以成之。穀畜之價。失於過輕。則功不償勞。故物亦失於四時之輔也。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湯讀爲盪。盪推也。注流也。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使亦用也。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四時各生物。故終則有始。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諸本形作刑。今從古本。王霸立功於未形之前。以其明於庶物也。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以人求於人則權在所求之人。

メジムレバ、商人モ自ラ國趣（國人ノ趣ク所チ云フ即チ幣ナリ）チ運用フ、商人ノ勢強キチ云フ、之ニ反シテ、米チ税トスレバ、農人ガ國固（國チ強固ナラシムル策）チ掌ドル。君動言操（操ハ、王引説ニ搖ノ誤、前述ノ如ク、君主ガ或ハ幣チ貴ビ、或ハ穀チ貴ブノ命令訓示チ民間ニ下シ、其相揚ヨリテ運轉ス、此事ハ君主ノ獨權ニシテ、他人ハ與ラザルナリ。物之始トハ、前文ノ穀物ノ生ズル頃チ云フ、物之終ハ、農賈ガ互ニ[illegible]趣國固チ司トルコト、物之價ハ、物價ノ變動懸引、以上三種ノ事ハ、管仲ノ説ニヨリテ、相公モ十分ニ之チ知ルコトチ得タルベシ、故ニ吾已見之矣ト云フ。吾此皆以孤突之地云云トハ、長城ノ南北ニ、敗北シタルハ、其地タル敵中ニ孤立突出スルチ以テナリ。故山地者山也以下ハ、瘠地ニシテ、税チ課スル能ハサル所ナリ。託食之主及吾地云云ノ及ハ、丁説ニ、反ノ誤、他國ニ寄食スル程ノ人主（極メテ貧ナル人主チ云フ）ガ、其自分ノ國チ再ビ掌握スルニ道

國人所趣赴也。謂幣。國固國所恃以固也。謂穀。幣主於賈。故君務於籍幣。則賈人獨運用國幣。穀主於農。故君務於籍穀。則農人獨運用國穀。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君動號令。操辭命。或左或右。隨輕重所在而流移之。則君獨因之。而農商不與焉。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穀始至麥始是也。物之終。吾已見之矣。操國趣國固。及君獨因之是也。物之賈。吾已見之矣。不見物價。則不能流移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齊軍三敗。二重臣死之。以定社稷者。吾此皆以長城之陽。孤立突出於敵中之地封者也。此及下三地。皆不得稅升斗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我既為託食之主。及吾地不得稅升斗者。為之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三原麻絲及穀。與六畜之源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麻者布之源也。故欲守布而貴賣之。則先籍於麻。價十倍。則布價必五十倍。此自然之數也。布五之布。俗本誤有。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織織文。錦綺之屬也。系當為糸。五忽為糸。十忽為絲。糸者織之源也。故欲以織籍。先籍於糸。撫持也。籍糸以持織。故其價二十倍。如此則云五穀之籍。趙用賢云。云疑當作去。是也。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

民何爲也ハ、民何不爲也ノ誤。
王數之守終始トハ、王道ノ終始ヲ云フ、猪說ニ、王數ヲ、五穀ノ誤トナス。
平麥之始也トハ、麥田ヲ平ニスルノ始ナリ。

朝夕外之云云トハ、潮汐カ侵入シテ、其外ヲ邊グリ、齊地ニ滯ル者、五分ノ一ノ多キニ至ル。
託食之主ハ、食客的ノ人主ヲ云フ。
遽然ハ驚ク貌。
動之以言云云トハ、號令ト辭命（民ニ訓示スルコト）トニヨリテ、其ノ政策ヲ行フコトヲ得ベシ、即下文ノ所述ヲ云フ。
且君幣籍云云トハ、君主カ幣ヲ以テ、稅ヲ納

姓也。功立而名成。君用璧聘之。是功立也。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俗本。上以誤土以。一擧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何下當脫不字。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實穀實也。平治也。九月斂百穀之實。此平治麥田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方于於方也。問齊於方面幾許里也。爾于爲也。儀禮聘禮。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當視賓之禮而爲之財也。是也。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龍夏見山國機。池蓋亦邑名。諸本作洍。音義未詳。今從古本。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遠其外也。潮汐遠其外。水澤爲其所壅遏。以所貯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齊瀕東北海故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託食寄食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遽然駭懼貌。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言號令也。潰遂也。辭辭命也。猶言敎。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

男女當壯トハ、壯年ノ界女ヲ云フ、超距ハ、コヲドリスルコト。玄語ハ、張說ニ、互語ノ誤トナス、

而三不歸トハ、前述ノ三ケ條ヲ云フ。

囷京トハ、大ナル米倉ヲ云フ。

上則無功ノ無ハ、丁說ニ、垂ノ誤トナス。

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好猶愛也。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玄語道理微妙之語。是以田不發。發伐也。謂起土。五穀不播。播布種也。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雖內嚴一家之課督而出不歸者三人。則職業多曠。故物價沸騰。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尹知章云。大囷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古本。請作親。補式用也。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是民上之。則無功於國而顯名於百

ヲ來ル、其時ハ蝱虻(アブ)巨雄(大ナル蚊)其他ノ小鳥、之ヲ食ボリテ來集ル、從ツテ市人ハ之ヲ見ルガ爲ニ、夜宴ヲ開ク。賈人蓄物云云トハ、賈人ハ物貨ヲ收蓄シ、賣買ノ取引未ダ半バナラザルニ、其陳列セラレタル店ヲ棄テ去リ、蝱蚷(虻ノ誤)等ヲ殺ス、蓋シ宴ヲ妨グルガ爲ナリ、如此ニシテ新冠(二十歲前後ノ者)及五尺(十二三歲ノ者)ハ、翡燕等ノ小鳥ヲ射テ、歡樂ヲ擅ニシ、昏暮ニ及ブ。故賤賣而貴買トハ、以上ノ如ク歡樂ニ耽ケルヲ以テ、損益ヲ顧ミザルコトヲ云フ。四郊之民賣賤ハ、王說ニ、四郊之民買賤ノ誤トナス、四郊ノ人民ハ、商人ヨリ、廉價ニ買込ムコトヲ得ルナリ。衰然ハ、戴說ニ、宋本ニヨリ、衰然トナス、衰然破ブル屨穿ノ穿ハ、破ブルルコト。沐途旁之樹枝云云トハ、道路ノ樹枝ヲ盡ク伐リ去リテ、蔭ナカラシムルコト。此其何故也ハ、王說ニ、當其故何也ノ誤。

則蝱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飮。此水上之樂也。巨雄卽商蚷。莊子云。猶候蚊負山。商蚷馳河。參之此文。蓋蚊類也。莊注以爲馬蚿。失之。宜昏飮。與昏暮飮酒宜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蝱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讎售通。賣去手也。央半也。列市次也。虵當依上文作蝱虻。形相涉而誤。被及也。賈人蓄物。本以射利。而今則欲昏飮。賣徒爲物去手。買徒爲取所欲。不復議其價。市易未及半已終。而委棄其所守之市次。去游水上。投去蝱虻巨雄於空中。爲其妨宴也。於是翡翠乙乙小鳥之屬。爭聚食之。新冠少年。五尺童子見之。皆請其父兄。挾彈懷丸。彈小鳥於水上。以及昏暮也。故賤賣而貴買。長者既耽昏飮。少年又溺彈丸。故賤賣貴買。以偸其間也。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哉。賣賤。故四郊之民富。而商賈之人貧也。

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沐猶洗也。樹枝在上。猶髮在頭上。故不言洗而云沐。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

愷悌ハ溫和ナ云フ。

折其券而削云云トハ、證書ヲ破毀スルコト。瓁洛ハ、二川ノ名、杭莊ハ、二邑ノ名。

屠酤之汁肥流水トハ、肉家及ビ酒家ノ汁ノ肥シカ、其河水ニ流レ入

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中應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古券用木。故折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分貧氓。如其所故有之貲。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殺減其富也。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瓁五郭反。通之杭莊之間。杭莊。齊國蓄盛之邑。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廓然空虛良。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

コト、猪説ニ不入ハ之人ノ誤ナリト。

繆數ハ、陽ハニ義ヲ行ヒ、陰カニ其利ヲ收ムルノ術ヲ云フ。

州通之師ハ、地方官ヲ云フ、折纂ハ折纂ノ誤ニシテ、書簡ヲ云フ。

以服屬而言。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諸本。飢作饑。今從朱本。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厚於自奉。而薄於親族。必不能盡忠於其君也。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削朝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資貲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萠。皆與得焉。俗本。貧誤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繆詐也。陽行義。而陰收其利。故名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度讀爲渡。渡濟也。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洽周匝也。欲復民之產業。何以周匝其財。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表謂旌之。閭里門也。州通之師。執折纂曰。君且使使者。井十爲通。師長也。纂當爲纂。折纂猶折簡也。纂讀爲籙。籙籍也。折籙猶折簡。謂桓公所命州通之書。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式用也。肉倍孔謂之璧。給鹽菜之用者。言所給至微。謙也。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

トナシテ、上節ノ八諸侯ノ下ニアルベキ者トナス、而シテ管子入復ノ上ニ、彗星出ノ三字チ脫スト云フ。

風重投之哉（裁ニシテ災ト同ジ）兆云云トハ、地上ニ於テ甚タシキ災害ノ兆候見ルル時ハ、其國ニ於テ、非常ニ慟哭スベキ事起ルベシ。風重投之哉兆ノ下ニ、前節ト同ク、國有云云ノ數字アルベキモ、今ハ脫ス。

槍星ハ、惡星ノ名。

天嗇ハ、王說ニ、天甾ノ誤トナス、天甾ハ天災チ云フ。

而請之ハ、王說ニ、而讁之ノ誤トナス、其罪チ責メルコト。

同姓不入トハ、同姓ノ人カ、城陽大夫チ疎ンジテ、其門ニ入ラザル

有慟。重猶厚也。投贈也。哉裁通。尙書康誥。乃惟眚災適爾。潛夫論作乃惟眚哉適爾是也。𩑶厚贈之禍裁之兆。國必有哀慟之事。風重投之哉兆。此當有國有云云數字。因國有二字複出而誤脫。國有槍星。其君必辱。槍星欃槍也。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服被也。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收粟當依下文作菽粟。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歸贈也。財物即布帛文采。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隣財之道也。嗇吝也。凡天災者。天吝不與福於人。故謂天災爲天嗇耳。鄰近也。

桓公曰。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綌。綌之別字。細曰絺。粗曰綌。鵝鶩含餘秫。諸本。秫作粖。粖不成字。當爲秣。秣饘也。趙用賢云。粖一本作秫。今從一本。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同姓不敢入其門。言不親也。伯叔父母。遠近兄弟。遠近

守泉金之謝トハ、金錢ノ謝シ去ルコトヲ守ルコト、即節儉スルコト、物且爲之舉トハ、物價騰貴セントスルコト。

富商蓄賈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人君ハ節儉ヲ主トスル故、物價騰貴セズ、從ツテ富商モ利益ヲ得ルコト、從來ノ加クナラズ。

請使大夫初飭ハ、顧說ニ一句トナシ、初飭ハ、袀飾ノ誤、袀飾ハ、揃ヘノ飾リタル服裝ヲ云フ、左右玄服ハ、一句、左右ノ近臣ハ黑色ノ禮服、天之使者乎ノ上ニ、敬カ、或ハ他ノ一字ヲ脫セシナラント云フ。

桓公終神ノ四字ハ、猪說ニ、桓公終神之ノ誤。

受。故水不安其所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謝去。舉起也。金錢將去。君謹守之。不使之去。則物價將爲之興起。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甲兵之繕。弓弩之弦。皆須絲麻爲之。據上下文推之。謹下當脫守字。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如故猶仍舊也。此之謂國準謂國家定物價之法。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古本。謂作請。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初猶首也。使大夫首戒飭左右。爲天使者。皆服玄端之服。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終極也。桓公聞役使鬼神之說。遂窮極其理。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

周人ガ馬ヲ貴ブヲ聞キ之ヲ利用シ、馬ヲ賣込ミテ、再ビ利益ヲ得タリ、萊有推馬ノ推ハ、准ノ誤ニシテ、馬ノ相場ヲ立テ、賣拂フコトヲ云フ。

豐庸ハ、兪説ニ、豐康ノ誤トナス。

以五穀云云トハ、五穀等ヲ以テ、税トナスコト。

三斗ハ、二斗ノ誤。

阮ハ阸ノ誤、報ハ王(引)説ニ、障ノ誤トナス。

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俗本。纂誤綦。）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準猶價也。失於茈。而準於馬。實善因之。可以制天下矣。補乘者上疑脫可字。）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尹知章云。庸用也。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鏂區同。昭公三年左傳。晏子語叔向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五鏂爲釜錯矣。）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補六斗四升爲釜。釜百錢。則斗十五錢强。三斗。則四十六錢强。三當作二。）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決去也。除也。）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諸本。食作本。今從古本。）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阮當爲阸。阸塞也。遂進也。）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報反也。谿谷推反上流之水。拒逆不

ゼントス●寡人之德子ト云ハ、子等ハ、自分ノ爲ニ種々必配ヲナシタルニモ關セズ、自分ハ何等ノ報ヲナササルトキハ、甚ダ濟マザルコトナリ。

可以無庶乎トハ、之ヲ庶幾(コヒネガフ)セズシテ可ナランヤ、反準トハ、農夫ノ借金ヲ反償シテ、物價ヲ高メル計ヲ云フ。

練茈ハ、絹ヲ紫色ニ染ムル原料草、純鎦ハ、其草一束ノニツキ、金一鎦ニ中タル、緺綬ハ、紫色ノ綬ヲ云フ。其周中十金トハ、前述ノ練茈等ハ、周國ニ於テ、十金ノ高價ナルコト。

聞纂茈空云云トハ、萊人ノ集タル練茈等モ、周人ニ賣込ミテ空クナリタルモ、更ニ一方ニ

子使吾葥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寡人之德子無窮。然無所施寵。若又此物而不受。是寡人不自得於心也。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稱貸之家私相謂曰。皆當再拜受。或云。曰字衍。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葥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發務與發事務也。謂勉農。庶與庶幾同。反準償財以重物價也。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鎦。緺綬之於萊亦純鎦也。練練繒也。茈染紫草。純束也。六銖曰鎦。萊人紫染一束之練繒。直金一鎦。紫綬曰緺。綬散維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纂集。空盡也。作起也。推移也。謂鬻之。言萊人知周貴紫繒。爭先售之。聞所纂集之茈既盡。而周人將斂馬。偶起見於萊人操馬策者。於是萊始有鬻馬之賈。俗本。推誤準。爾或聞周將斂馬。乃起見於萊人請操馬策。於是萊始有鬻馬之賈。是自

不棄云云トハ、金貸ノ者ガ、以上ノ利息ヲ棄テズシテ、人民カラ取ルトキハ、恰モ我國民ハ、一國中ニ五人ノ君主ヲ戴クガ如シ、(五人トハ君主ト四方ノ金貸ヲ云フ)

鐻枝ハ樂器ヲ懸ル臺、蘭鼓ハ鼓ヲ架スル具、職ハ樴ニシテ杙(クヒ)ヲ云フ。

使有以終上令ノ終ハ、王(壽)說ニ、給ノ誤、貧民カ、富家カラ金ヲ借出シテ、政府ノ御用ヲ十分ニ仕スコト。純萬泉トハ、一束萬錢ナルコト。決其子息之數云云トハ鐻枝等ヲ子等即金貸家ニ授與スル故、其代リニ貧民ノ利息ヲ免除シ、證文モ帳消ニスベシ。獻堂下トハ、證文ヲ獻

參千萬鍾。諸本。粟參下有數字。今從古本。受子息民參萬家。子亦息也。據上所舉。四方受息之萌。三千五百餘家。萬當為千。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不棄不使稱貸家棄捐子息也。四方各有稱貸家。并君而五。是應一國而五君之征也。

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鐻。縣樂之器。橫曰簨。竪曰鐻。鐻枝制鐻之木也。蘭蘭錡。蘭鼓架蘭之鼓也。職樴通。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史記孔子嘗為司職吏。是也。杙者木之細長者。可以共鐻蘭之用。故棧臺所藏之樴。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太宰宰夫也。桓公舉衣而問曰。舉衣舉衣袂也。將問。舉其手而禮之。衣袂從而舉。古本。衣作哀。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假貸貧萌。故民能春斲夏芸。有以終成上令也。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純屯通。束也。其價一束萬錢。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決猶去也。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

其出之也一鍾トハ、一鍾ヲ貸出シテ、亦一鍾ノ利息ヲ取ルコト、洪丁兩說ニ、其出之中一鍾也ノ誤トナス。登降之蒴トハ、山谷ヲ上下シテ、勞役スル人民ヲ云フ、上斷輪軸トハ、車ノ材料ヲ供給スルコト。其出之中伯伍也トハ、百錢ヲ貸出シテ、五錢ノ利息ヲ取ルコト、伍ノ下、疑フラクハ什字ヲ脫ス。若處ハ王說ニ。谷處ノ誤トナス、上斷福ノ福ハ、輻ノ誤。

衍處ハ、平坦ノ處ニ居ルヲ云フ。

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出者貸也。也亦也。鍾亦一鍾。歲收息。與本同。【補】蒸誤蒸。其受息之蒴。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蒴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蒴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上斷取輪軸之材。下采拾杼栗之實。諸本。斷作斷。今從古本。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中應也。伯伍貸百錢。收息五錢也。比上下太少。且此以息重爲次。伍下疑脫什字。其受息之蒴。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蒴。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蒴也。福當爲輻。聲之誤也。若其處山上者。斷輻以爲生。下地則以漁獵爲業。治葛縷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丁惠齊國富人。俗本。丁誤下。高氏國氏。皆齊卿。諸本三千作三十。今從古本。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蒴。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蒴者。衍處負海。煮沸爲鹽。梁濟取魚之蒴也。下平曰衍。梁魚梁也。濟水名。薪食。煮沸須薪。故民食於薪。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其受息之蒴。九百餘家。諸本。蒴作氓。今從古本。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

爭秩ハ、我レ先キニト爭フコト。

多務トハ、多ク農務ヲ主トシ行フコト、衡籍ハ、公平ニ税ヲ取ルコト、稱貸之家トハ、利息ヲ取リテ、金ヲ貸セル家。反此有道乎ノ反ハ、王說ニ、爲字ノ誤トナス。

四方稱貸之間ノ間ハ、丁說ニ、閭ノ誤トナス、王說ニ、受息之氓ヲ句トナシ、幾何千家ヲ連ネテ一句トナシ、千ヲ削ル、即チ利息ヲ支拂フ者、幾何戸アルヲ調査シテ、吾ニ報ゼヨト云フコト。

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位祭位也。封禪三日。卽其位而祭。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多祗。務專也。衡平。籍斂也。補多猶美也。下文云。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務謂農務。言以農務爲美。故令衡籍。以利貧萌。萌音氓通。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反償也。爲貧氓農夫。反償其債也。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稱貸之間者。收息多少相去之間也。千家以報吾。閭國滿千家。則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

觀ハ觀ノ誤、來朝スルコトヲ云フ。

布泉ハ、王説ニ、布帛ノ泉トナス。故國八歳而無籍ハ、前述ノ事ヲ行フコト八年ニシテ、租税ヲ要セザルニ至ル。

號令賦於天下云云トハ、號令ヲ天下ニ發シ、天子ニ貢スル爲ニ、幣ヲ賦セントスルモ、天下之ヲ信ゼズ。

一茅而三脊トハ、三角ノ茅（カヤ）ヲ云フ、毋至、其本ノ毋ハ、兪説ニ、貫トナス、即チ三筋ノ脊カ、末カラ根本マデ、貫キ通シテ居ルコト。

以爲禪籍トハ、王説ニ、禪ハ刪ルベシ、籍ハ藉ニシテ、祭壇ノ敷物ヲ云フ。下諸侯ハ、天下諸侯ノ誤。

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觀疑當爲觀。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於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文采錦繡之屬。布亦錢也。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歳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以號令賦幣於天下。以貢於天子。則不爲諸侯所信。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人未有至其本者。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環封聚土繞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苞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豬飼彥博云。下上脫天字。載其黃金。爭秩而走。秩次第也。江淮之菁茅。

曲衡之數トハ、下文ノ加ク、車ノ數ニヨリテ、待遇ノ法ヲ異ニスルコト、而シテ此法ヤ、委曲ニシテ公平ナ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伍養トハ、雜役ヲナス者、五人ヲ云フ。

其牆三重云云トハ下文ノ如ク、玉人ヲ住マシムルタメニ、三重ノ牆ヲ作リ、一重ニツキ、三重ノ門、合シテ九重ノ門ヲ設クルコト、即秘密ヲ守ルガ爲ナリ。萬泉ノ泉ハ、錢ニ同ジ、珪ハ圭ニシテ、玉ヲ云フ、瑗ハ圓形ノ玉ヲ云フ、猪說ニ四千ヲ五千、五百ヲ五千ノ誤トナス。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角不足。爲此有道乎。補齒革誤爲齒角。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曲委曲也。車少者。待之薄。車多者。待之厚。委曲立平當之法。故名曲衡之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諸本令作今。今從古本。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伍養有斷養之卒五人也。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數計也。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尹知章云。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補襲亦重也。凡門必有牆。否則不成門。今牆三重。而門則九襲。蓋其牆厚。一牆設門三襲也。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泉古錢字。八寸者八千。俗本寸誤尺。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珪古圭字。中應也。瑗中五百。尹知章云。好倍肉曰瑗。壁之數已具。不言珪瑗。蒙上省文。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

衡有數乎トハ、物價ノ平准ニ、一定ノ法アルカ。

不得常固ノ固ハ、王說ニ調ノ誤、一定セザルコト。

調即澄ノ澄ハ、王(引)說ニ、憕ノ誤トナシ、訓シテ平トナス、物價ノ平ニシテ、變動セザルコト。

高下不貳ノ貳ハ、戴說ニ、貣ノ誤ニシテ、(違フ)ト訓ズ、萬物不可得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物價變動セサレバ、萬物流通セザルコト。

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トハ、秋ハ揫ニシテ、萬物ヲ收ムルノ義アリ、故ニ一年ノ間ニ、四回收入ノ時アリ、之ヲ四時ニ分ツ、即下文ノ所述ヲ云フ。

此之謂春之秋トハ、春人民ニ耜鐵ヲ貸付ケ、秋ニ至リテ其代ヲ償ハシムト、故ニ、代金ハ秋拂フト雖モ、其貸付ケタル時ハ、春ナルヲ以テ、春之秋(此秋ハ收ムルノ意ニ取ル)ト云フ。

相什而相伯ノ什伯ハ、十百ト同ジ、十倍百倍トナルコト。

城於藏外也。辟開也。穀之在民間者少。故開出其穀、其價三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衡月平也。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固猶滯。不得使物價爲常。而固滯。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調和合如一也。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明也。和合如一。則貴賤明。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高下如一。則物不行於遠。故不可得。而使固。使之固滯不通。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秋揫也。凡斂物之時。皆謂之秋。分別也。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春賦耜鐵。秋成而償直。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成熟。會聚也。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冬寒不便於外事。故營造於室中。緝績也。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諸本。得作有。今從古本。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古本作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ガスデニ、其所有ノ穀高ヲ知ルヲ以テ、之ヲ減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君直幣云云トハ、積粟ヲ幣ノ價ニアテテ、之ニ相應スルノ數ヲ買取ル、スベテ現物ヲ取引シテ、證書手形等ニ取引シ、後日ニ債務ヲ遣スコトナシ。今日、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民間ノ米ヲ買込ミ終ハリ、後ニ令シテ日ク、折角屯戍ノ兵ヲ徴發シタレドモ、最早其用ナケレバ、再ビ農ニ復スベシト、此ノ句下ノ、管子曰ノ三字ハ猶説ニ、衍トナス。無不發草ハ、開墾セラルルコト。施平ハ、兪説ニ、施ヲ也字ノ誤トナシテ、上句ニ屬シ、平ヲ乎ノ誤トナシテ、其上ニ、粟字ヲ脱ストナス。正商賈ハ大商人ヲ云フ。與大夫ノ與ノ下王(引)説ニヨリ、卿諸侯令ノ四字ヲ補フ。城藏トハ、米倉ヲ築クコト。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辟召也。平當爲乎。施平舒行貌。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殺減。正長也。長商賈猶大商賈也。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衡平也。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與猶爲也。重土曰城。爲大夫築城於藏穀之廩外。使之藏所餘之穀。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卿諸侯百乘之家也。令長也。長大夫上大夫也。古本十作千。尹知章云。列大夫中大夫。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委積也。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先下令卿大夫。然後

テ一節トナス、即チ此等ノ土地ヨリハ、斗升ノ收ヲ納ムルハ能ハズ、是レ亦歲入ノ一分ヲ減ズルニ同ジ。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云云ノ其民二字ハ、兪說ニヨリ、去一トナスベシ、穀物ヲ植付ケ、經界ヲ並ベタル十五里ノ原野アルモ、ソハ人民ガ强耕シテ、以テ村落トナシタル者ナレハ、之ニ斗升ノ稅ヲ課スル能ハズ、是レ又歲入ノ一分ヲ去ルニ同ジ。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ノ二ハ、兪說ニ、三ノ誤ニシテ、前文ノ去一三項ヲ稱シタル者ナリ、與天子提衡ハ、天子ト上下優劣ヲ爭フコト。置屯籍農トハ、遠地ヲ守ル屯戍ノ兵ヲ設ケテ農民ヲ徵發スルコト。十鍾之家不行云云トハ、十鍾ノ收入アル者ハ、屯兵ニ行クコトヲ免ズ、行者不能百之一云云トハ、屯兵ニ行ク者ハ、百人中ノ一人、乃至千人中ノ百人モナシ、何トナレハ、富家ハ、皆免稅ヲ出シテ、兵役ヲ避クル故ナリ、困(圓キ米倉)、窌(穴倉)之數云云トハ、富者ノ有スル米穀ノ高ハ、政府ニ知ラルルコト。不能挹損焉トハ、政府

落者。其民困苦已甚。故不レ得レ籍二升斗一也。親功所レ封。既延二于世一。又有二磽薄邊境不稅之壤一。故五分而操レ二。以レ是與二天子一提レ衡。爭二秩於諸侯一。爲レ之有レ道乎。提衡持平也。謂レ不二相下一。秩序也。管子對曰。唯籍二於號令一爲レ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レ令發レ師置レ屯籍レ農。十鍾之家不レ行。屯戍也。十鍾之家不レ行レ戍。百鍾之家不レ行。千鍾之家不レ行。行者不レ能二百之一一。千之十。而困窌之數皆見二於上一矣。廩之圓者曰レ困。穿レ土曰レ窌。君案二困窌之數一。令レ之曰。案據也。國貧而用不レ足。請以二平價一取二之子一。皆案二困窌一而不レ能レ挹二損焉一。子字句。其數既見二於上一矣。故百姓皆據二困窌一。而不レ能レ減二其數一。挹損謂レ減二穀數一。君直二幣之輕重一。以決二其數一。使レ無二券契之責一。直猶レ當也。決開也。開二取積粟之數一。以レ幣與二粟數一相當。使レ無二復有券契之債一。則積二藏困窌之粟一。皆歸二於君一矣。故九州無レ敵。竟上無レ患。諸本。上作レ土。今從二古本一。令曰。罷レ師歸レ農。無レ所レ用レ之。管子曰。天下有レ兵。則積藏之粟。足二以備一其粮。天下無レ兵則以賜二貧甿一。若レ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壘之壤。無レ不レ發レ草。此之謂レ籍二於號令一。發レ草謂レ墾レ荒。

民多假貸云云トハ、人民カ富家ヨリ借リ入レテ、政府ノ御用ニ供セシ者多キコトナレハ、此等ノ人ニ貨財ヲ與ヘテ、賞セント欲ス。百符、而一馬トハ、百枚ノ符（人ニ貸付ケタル證書）ヲ有スル富家ハ、政府ニ一疋ノ馬ヲ獻上スルコト、若シ馬ヲ有ゼサル者ハ、政府カラ之ヲ求メシムルコト。牧皁トハ牧場ト廐トヲ云フ。崇弟蔣弟ハ、桓公ノ二弟ニシテ、崇及蔣ニ封セラルタル者、丁惠モ、齊國ノ富人ナリ、此等ノ家ハ、世襲ノ財産家ニシテ、桓公ノ歲入ニ罔（網）羅スベキ所ノ税ヲモ、代代彼等ガ取ルコト。寡人不得籍斗升焉トハ、前述ノ加ク、他人ニ徵取セラルルヲ以テ、桓公ハ斗升ノ米ヲモ、其地ヨリ收稅スルコト能ハズ、此句ノ下ノ去字ノ下ニ、一ト云フ字ヲ兪說ニヨリテ、補フ、前述ノ加クンハ、則チ歲入ノ一分ヲ減ズルニ同ジ。蒩菜鹹鹵云云ヨリ去一迄ヲ、兪說ニヨリ

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賂以財與人也。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符券也。貸財於人。符券及百者。使之獻馬一匹。無有馬者。買之公家。蓋五十符者二家一馬。二十五符者。四家一馬。其獻不止百符也。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皁馬閑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崇蔣二邑名。桓公二弟封焉。丁惠齊國富人。山權數所云。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者也。始亦有功。其祿世及。此三者皆專其邑。世收吾歲歲所網取之稅。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壊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壊壘蓋隈壘之別字。隈壘不平也。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去除。列行也。緣封循境也。除去一行稼。稸於循境十五里之原。勉强耕耨。而自爲村

ル者ヲ記憶シテ、其ノ成功ヲ求ムルコトヲ得ベキカ。

內鄕ハ鄕內ノ誤、恩賞ヲ受ケバ、外ニハ鄕黨カラ名譽ヲ受ケ、內ニハ父母家族ニ對シ、十分ノ恩惠ヲ施スコトヲ得。

朝禮トハ、朝見ノ正禮ヲナスコト、降兩級トハ、堂ノ階ヲ下ルコト二段、皆優待スルコトヲ云フ。

親戚ハ、古人、父母ヲモ親戚ト云フ。

莒必市里ハ、萊ノ二ケ所ノ地名。

大息曰。吾曷以識此。識志也。吾何以記志此受賞者。以責其成功哉。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鄕。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內鄕當爲鄕內。誤倒耳。未戰受千金之賞。是外爲勇名於鄕。求所嗜好。以優養。是內爲功於其親。德恩也。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北敗走也。吾擧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百人之長朝見。必爲之禮容。不得坐受。千人之長。則拜而送之。降階二等。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親戚謂父母。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鄕乎。羣書治要引。見其若此其厚而七字。作見禮若此四字。蓋係删修。非管子原文也。桓公終擧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莒必市里。蓋萊二邑名。治要引。無必市里三字。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列裂通。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

素賞ハ、戴說ニ素賞トナス、素賞ハ、散賞ヲ云フ。鼓期トハ、鼓ヲ鳴ラシテ警戒スル時ヲ云フ。易牙ハ、王說ニ後人ノ附加トナシ、後文ノ五子ヲ、四子ノ誤トナス、張說ニ、易牙ノ牙ハ、鮑叔牙ノ牙ガ誤リテ移リタル者ナリ、後人知ラズシテ易字ヲ加フト。差肩トハ先後シテ立ツコト、枹ハ大鼓ノ（バチ）ヲ云フ。

卒長トハ、一隊ノ將ヲ云フ。

執將首ハ、王說ニ、執將ハ、主將ヲ云フト。纍千ハ、纍十人ノ誤。能外斬首トハ、列ヲ外ツシテ勇進シ、敵首ヲ斬ル者。

廓然ハ空キ貌、愓然ハ恐ル貌、曷以識此トハ、何ヲ以テ此賞ヲ受ケタ

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辯辨通。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素空也。無功而賞。故曰素。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令應鼓戒之期。至於泰舟之野。諸本。朝作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治要無以令至鼓四字。蓋節焉。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管子親鼓戒期。故猶執枹。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聽從也。言能得者。壘千人。群書治要引。壘作纍。壘纍通。千當為十。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外。出列迫敵也。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空。桓公愓然

ヲ存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節用者ノ者ハ、猪說ニ衍トナス。四流云云トハ、米穀ヲ蓄フル能ハズ、四方ヘ散ズルコト。

天下多我寡ハ、猪說ニ、天下寡我多ノ誤トナス。

辟方都二トハ、正方形ノ都(四縣ヲ都ト云フ)二ケ所ヲ開拓セント欲ス。涇水十二空トハ、涇ト云フ川ノ流レノ中ニ、水ノ流レサル所十二ケ所アリ、之ヲ開拓スベシ。汶淵云云トハ、汶水ノ淵ト、洙水ノ水多キ所ニハ、水ノ三倍程ノ於乃(淤泥ノ誤ニシテ(ドロ)ヲ云フ)アリ、之ヲ開拓シテ田池トナスベシ。日至ノ下ノ日ハ、猪說ニ、而字ノ誤トナス。艾ハ刈ニ同ジ、收ハ畝ノ誤(丁說ニ據ル)。

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句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虜猶奴也。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高重以射下輕。天下之財可致也。寡非實寡。寡其在民間者。所以致高重也。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頓鈍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四縣曰都。方都其地正方中都也。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蓋齊有川名涇者。非雍州之川也。空竅也。謂水道旁泆而流絕者。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汶洙二水名。汶在齊魯之境。洙出泰山蓋縣西。北入泗。春秋時。在魯封內。浩大水貌。淵浩互言。於讀爲埃。乃當爲泥。聲之誤也。文洙二流。亦有高滿水三倍之游泥。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墾涇水十二竅。汶洙滿三之游泥以爲田。但其地汙下多水災。當早種而速穫。必種麥者。麥宜卑濕也。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

泉雨五尺云云トハ、地下五尺ニ泉アリ、又雨水ハ五尺ノ地下マデ滲ミ込ムコトチ云フ、如此地質ハ、肥饒ナルチ以テ、國民自ラ富ミ、隨ツテ勢力强シ、故ニ君主ハ辱メラル、食稱之國トハ、食物カ人口ト相稱フテ、十分ナル國。

喜然後怒トハ、寛猛相濟フチ云フ。

可以爲益愈云云トハ、他ニ比スレバ、多少優レリ、然レドモ未ダ國

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稅於事曰租。國蓄作租稅。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正籍者正戶正人之籍。正人家長也。海王曰。月。人三十錢之籍。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所處所也。國蓄作形。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五尺及泉。及雨澤入地五尺。百穀必穫。如此則其君必辱。食與民稱。未嘗缺乏。其國必亡。所以然者何也。備五穀者衆。令不行於下也。待備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天不能凋之。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所猶分也。故奪然後予。以數奪之。然後以義予之。則民悅。高然後下。以策重物價。然後多運以輕之。則民服。喜然後怒。喜以接下。然後怒以威之。則民懷而畏之。天下可擧。擧合也。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强勉也。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愈勝也。

河淤云云トハ、河邊ノ諸侯ノ土地ハ、肥ユルヲ以テ、一畝ニ一鍾ノ收入アルヲ云フ。瀆ハ、瘠土ヲ云フ。

十倍ノ上ニ、王說ニヨリ、或字ヲ脫ス。

國有十歲之蓄云云ハ、國蓄篇ニ出ヅ。

民疾作而爲上虜矣。貧富死生。唯上所爲。如虜獲於敵者然。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河淤則土沃。故畝收一鍾。淤濁泥也。瀆。山諸侯之國也。瀆瘠也。山中土瘠。河淤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山諸侯豫戒。故不能勝。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朱長春云。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墝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

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狄諸侯近北狄之諸侯。程在雍州。文王嘗居焉。六銖曰錙。六斗四升曰釜。十釜曰鍾。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剸戟。出倅十鍾。而不得剸戟之士。穀賤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

シ、輕クスベキ時ニハ輕クス。

釭ハ𨱆（鉛）說ニ鉏ノ誤軻ハ、丁說ニ、柯（斧ノ柄）ノ誤。

斷山木ハ、炭チ作ルタメナリ、鼓山鐵ハ（フイゴ）ニ鐵チカケルコト。

民得其十ノ十ハ、七ノ誤。有𢶍ハ、戴說ニ肴（即殺ノ誤）雜ノ誤、上虜ハ丁說ニ、上庸ノ誤、庸ハ傭ニ同ジ。

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釭。車轂中鐵也。銶鑿屬。軻車接軸也。蓋亦有鐵承之。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尹知章云。鉥長針也。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斷山木以爲炭也。鼓山鐵。鼓橐鑄鐵也。

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隷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徒隷罪人給官役者。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十當爲七。字之誤也。有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

小不能分於民トハ、小國モ其國庫ヲ富マサントシテ、人民ヨリ財貨ヲ分取スルコトハ能ハズ。

推徐疾云云トハ、商機ヲ利用シテ、利益ヲ占ムル者ヲ云フ。

沸ハ沙ゴシノ潮水ヲ云フ、靡幣ハ靡弊ニ同ジ。

賀獻トハ、君主ヲ祝賀スル爲ニ獻ズル物。

左右不足云云トハ、近臣ニ賄賂ヲ十分贈ラザレバ、自分ト群臣トノ友交モ十分ナラズ。

故不欲收穡云云ノ不欲ハ、欲不ノ誤、收穡ハ收嗇ニシテ、戶數稅ヲ取ラズシテ、何カ其他ノ巧妙ナル方法ニヨリ、近臣ニ贈ラント欲ス。

遠稭ハ、猪說ニ、遠近ノ誤トナス、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ヲ、猪說ニ一句トナシテ、衡字ヲ削ルベシト云フ、即チ重クスベキ時ニハ重ク

謂爾雅。似佌、小也。度猶方也。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如此則小國不能分取於其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推移也。推移徐疾羨不足者。雖在下民。不能以爲君憂也。夫海出沸無止。沸者。潮水之漉沙者也。山生金木無息。草以時生。器以時靡幣。幣讀爲弊。沸水之鹽。以日消。消者售也。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君謂紂。左右紂左右也。左右之賂不豐足。則交友之際。不善於紂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豬飼彥博云。不欲當作欲不。衡謂穡嗇通。嗇亦收也。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秸。槁本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并粟致之也。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諸本。載作戴。今從古本趙本。故君請重。重物價。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重價之物。而衡市輕價之物。輕價之物。又運致萬物。如此而相因。則國策成矣。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與許也。謹毋失輕重之度。善則善矣。未敢許民可治也。

朝夕ハ、物價ノ貴賤ヲ云フ。

故有百倍之力云云トハ力ヲ用フルコト大ナルモ、天子ノ所ニ來ラザルコトヲ云フ。

有俔而是者ハ、有俔而視者ニ同ジ、疾視ヲ云フ。

熟穀者去トハ、農夫ガ逃亡スルヲ云フ。

天下之可得而霸ノ之ハ、丁説ニ、不ノ誤トナス。

立壤列云云トハ、諸侯ノ封土ヲ並列スルコト、即諸侯ヲ立ツルコトヲ云フ。

兼霸ハ、諸侯ヲ兼有シテ霸タル者。

佌ハ小、度ハ方ノ如シ。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俔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其道益遠。用力益多。而猶且不至。於是有俔而視之者。則遠者遂疏。而疾怨君上矣。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善好也。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熟穀者。農夫也。天下之可得而霸。朱長春云。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與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為之立封壤班列於天下之旁側。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兼并諸侯霸天下者。佌諸侯度百里。趙用賢云。佌小也。衡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ハ、其皮ニ包マレタル金ノ價ト同ジ、陳丁兩説ニ、容千金也ノ誤トナス。

簪珥ハ（カンザン）ト（耳カザリ）ヲ云フ。

物無主云云トハ、需用供給ノ關係ナリ、利益ノ相親ムナケレバ、四夷ヲ朝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而如也。一豹之皮。包容黃金。而其價如所包容之金也。一説容讀爲鎔。鎔化黃金。其廣與皮均。而皮價如其金。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諸本。主作立。今從古本。言物無爲之主。事無接待之。遠之與近。無相因就。則四夷之國。不可得而朝之矣。補簪珥誤簪餌。

執於朝ノ朝ハ、孫(詒)說ニ祿ノ誤トナス。

行爲ハ、行フト云フ如シ、服從ヲ云フ。珠象ノ上ニ、王說ニヨリ、請字ヲ補フ、吳越ヲ入朝セシムルガ爲ニ、珠及ビ象ヲ幣トナシテ、其歡心ヲ結ブコト、文皮ハ文采アル皮、毤服ハ、ナシメ皮ノ服●璆琳琅玕ハ、寶石ノ名ナリ。辟千金トハ、珠アレバ、千金ヲ得ベキヲ云フ、豬說ニハ、辟ヲ譬トナス。容金而金トハ、皮ノ價

祿賞所使耳。故軒冕立於朝。俗本於朝作于。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中軍軍中也。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執守也。執於朝者。有位祿於朝。故執守其節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子棄父而死。而父亦殺其子不患。是不得子其子也。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特特嶮也。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游猶流也。行也。行亦爲也。並言之者。古人多複語也。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爲幣乎。文皮虎豹之皮。毤服治去皮毛。以爲服。如今韋裘也。發及朝鮮出是二物。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見露也。不露於手口。言至小也。辟召也。珠直千金。故曰。辟千金。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

然ハ語詞。

士ノ下ニ、二字ノ誤脫アルベシ。

帥然ハ、卒然ニ同ジ、桐鼓ハ洞鼓ニ同ジ、大ナル鼓ヲ云フ。口滿用云云トハ、以上ノ如ク勇戰スルハ、口ニ食用ヲ滿足セシメ、手ニ賞金ヲ滿足セシメンガ爲ナリ、即利ノ爲ナルヲ云フ。

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輕重乙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畝鍾則百畝百鍾。而此云百畝二十鍾。撰度曰。金之平賈萬也。而此云金賈四千。蓋管子經數百年之久。而成於數十人之手。是以僭差繆戾。至於如此。餘不盡辨焉。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衡平也。故善者重粟之賈。粟不重則傷農。故善治者重之。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然語詞。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湩音棟。鼓聲也。鎗然擊金。士鎗鍾聲也。士下當脫二字。今不可考。帥然策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帥卒通。帥然急遽貌。策杖也。桐洞通。莊子讓王篇。自投桐水。司馬本作洞。洞深也。深鼓大鼓也。帥然杖擊大鼓。則士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趙用賢云。用食用也。言勇於敢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其惡敵。非大於父母之仇。但爲

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因萬物之輕重而蓄積之。必獲十倍之利。而不因焉。其利必爲天下所奪。是害其國之大者也。賊害也。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卿諸侯卿而有百里之釆者也。有餘富而無餘車。其人儉嗇。故責之具戎車之數。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所處也。以財與人曰賂。游游客也。令長也。自足其處。不贈財於游客。責之長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穀幣財爲三准。從輕重而環之。爲同策。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抗舉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靡費也。廣平曰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頓鈍也。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豬飼彥博云。平當依下文作釜。則衍字。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

ヲ買込ミ、貴キ時ニ賣拂フトキハ、大利ヲ得ルヲ云フ。

有餘富云云トハ、財産ヲ十分持チナガラ、餘分ノ馬乘ナキ者ハ、吝嗇ナル卿諸侯ト云フベシ、故ニ之ヲ責ムルコト。

足其所云云トハ、自己ノ居所ニハ、不自由ナキモ、游士ニ十分ナル貨財ヲ供セザル者ハ、令大夫ノ吝嗇ナリ、故ニ之ヲ責ム。

三准同策トハ、穀ト幣ト財トノ關係ニヨリテ、時價ヲ整理スルノ策ヲ云フ。

抗之トハ、舉行スルコト。

倳戟トハ、敵ヲ刺ス戟ヲ云フ。

十里之衍トハ、十里ノ平地ヲ云フ。

頓戟一譟トハ、戟ヲ鈍クスル程ノ激戰ヲ、一回行フコト。

靡幣ハ、丁說ニ、靡敝ノ誤トナス。

粟賈平四十ノ平ハ、釜ノ誤、金賈四千トハ、一金ノ價四千ナルヲ云フ。

若ハ苦ノ誤。

周下原ハ地名。

差肩トハ、稍ヤ後ニ立ツコトヲ云フ。

好心ノ好ハ、孔ニ通ズ、孔ハ「アナ」ニシテ、心ノ出ヅル所ヲ云フ、要スルニ智慮分別ヲ云フ。

萬物可因云云トハ、物價ノ賤キニ因リテ、之

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彊勉也。若當爲苦。字之誤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諸。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使車五乘。東往周下原。以迎癸乙。周下原齊東地名。桓公問四。桓公獨先問之者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有威權者。怒欺己。不肯爲與國。管子差肩而問曰。差肩肩差在後也。癸乙爲賓。故差肩而問焉。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車兵車。革甲冑也。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好孔也。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蓋古謂有智慮者。心有孔竅也。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利。萬物通。則萬物運。運動也。流也。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

説ニハ、乏食ノ誤トナス。
不反之事トハ、出ス一方ニシテ收入ナキコト。
三分賈而去トハ、三分ノ價ニテ、賣拂フコト。
家族失云云トハ、家族亡失スルモ、財ヲ分チテ之ヲ恵マザルナリ。
今爲國以下ハ牧民第一ト、大同小異。
有人若干云云ハ、國蓄第七十二ニ出ヅ、而シテ有人ハ、人有ニ作ルベシ。
百十之數トハ、百金十金ノ割當アルコト。

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不反。物出而不反於己也。謂不通輕重之數。失過也。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俗本。財誤則。常價三分之一。而糶去之。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越散也。待猶共也。持戈。衞從之士。還不被親厚。其家族亡失。而不分之以財。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補中謂封域中。上文棲山阜是也。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擧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管子穀策。以人年食十畝所收爲率。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立成也。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以所鑄成之幣。配當一國之口數。人當有百金十金之數。然

絓絲之籍云云トハ、人民ガ絓絲（粗絲）ヲ稅トシテ、納ムルトキモ、其ノ半分ニテ濟ムコト。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トハ、四方ノ稅ガ集ラザルトキハ、六時ヲ以テ之ヲ制ス、六時ハ下文ニ列擧セル者。臣給至於國都ノ給ハ、拾ノ誤、地方ニ居ル臣下ハ、未納ノ稅ヲ拾集シテ、中央政府ニ上納セシム。善者鄉トハ、國策ニ善ク通ズル者ハ、鄉邑ニ居ルコト、委廬トハ、物品ヲ貯ヘタル倉ヲ云フ。一農云云以下ハ、揆度第七十八ニ出ヅ。

食三升トハ、一日ノ食三升ナルコト、三升ハ、我二合餘ニ當ル、正食ハ、王說ニ、匃食即乞食ノ誤トナス、王（引）

曲之彊。傠纜舟竹索也。非養蠶所用。疑當為筐。月令云。具曲植籧筐。形相涉而譌耳。曲葦薄也。彊亦讀為繦。謂錢。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粗者曰絓。繭滓所抽也。言民皆納絲償債。故絓絲去半而斂。亦足用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倳剚同。獲讀為穫。薄讀為鑮。菹菜也。趣促也。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給當為拾。拾更也。四方不至。糶流正間。臣下在下邑者。拾至於國都。其善國策者。仍居鄉邑。因其輕重。守其委積之廬。其用心周審如此。故事至而不妄舉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遺餘也。諸本拘作包。今從古本。拘亦止也。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艾芟也。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國蓄。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通而計之。人月食三石。蓋糲米也。則此亦糲也。三升當我二合五勺六撮四四。春去二分。為二合零五撮奇。不滿常年三分之一也。穀既匱。故鄉中有人今正食。而盜之者。食二

下句ノ君之所與ニ、連ネテ一句トナス。

去其分トハ、税ノ半ヲ減ズルコト。

守民之時トハ、春ノ乏キ時ニ、民ニ金ヲ貸シ、秋ノ豊ナルトキニ、多クノ利息ヲ取ル。

此若言ハ、王説ニ、此言ニ同ジトナス。

交殷ハ、王説ニ、交假ノ誤トナス、金錢ノ貸借ヲ云フ。

箇ハ筐(ハコ)曲ハゴザ(席又スダレノ類)ニシテ、皆養蠶ノ道具ヲ云フ、彊ハ繦ニシテ錢ヲ云フ。

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國有大賈。非君之所依賴。乃君之所賜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中應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言君征萬物之賈輕。紀略去其半。其財皆入於商賈。此應一國而有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時春乏秋饒之時也。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竭盡也。貧者出一倍之息。以貸其財。是再貧也。農夫糶半價之穀。以償其債。是再盡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民籍之。謂貰薪蒸犧牲。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殷盛也。君民相親。然後可以通用財貨。而上下交盛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猶餘也。取餘財。而布積之邑里。於貨民便也。補注貸誤貨。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

孟春既至以下ハ、地數第七十七ニ出ヅ。

成金ハ、善金ヲ云フ。使賀獻云云トハ、正税ヲ出ス者ヲシテ、祝賀ノ爲ニ、金ヲ獻セシムルコト。

若輪之給馬トハ、馬ヲシテ物品ヲ運バシムルガ如ク、甚ダ便利ナルヲ云フ。

非君之所賴也ノ也ハ、家說ニ、非ノ誤トナシ、

煮水爲鹽。正而積之。諸本。煮水作煮沸火。今從古本。地數作煮沸水。古本。蓋亦脫沸字。正音征。下始正同。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樹。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北海渤海也。渠展二邑。蓋在其濱。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衞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諸本作也國。今從古本。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歸鹽然後人得食之。故云饋食之國。餘詳于地數。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成猶善也。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使賀得大利而獻物。其獻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衡平也。價與其物平正相當。故謂買物曰衡。故此所謂用。謂運用之。若扡於河海。言不盡。若輪之合馬。輪運也。言便利。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唐古塘字。夫掘屨。婦躡縷。又築塘防水以爲園。種菜果於其中。以此爲本業利澤。言貧甚。管子對曰。請以令禁。以號令禁國人。百鍾之家。不得事鞒。鞒同屩。草履也。事謂作之。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葵菜唐園所生也。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空徒也。徒聞此令。則已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讎酬也。搔手爬也。謂制屨縷。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故固通。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陰影也。諸侯而有王者之利。故曰影王。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煑亦鹽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蕃石也。蕃石築牆之石也。補注牆誤牆。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倪睨同。是讀爲題。題視也。金利雖大。運之不工。用之不善。則天下睨而視之耳。未足以富國也。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居蓄也。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

屨縷ハ、兪說ニ、窶數ノ借字トナス、窶數トハ、小ヲ形容スル語ナレバ、北郭ノ住民ハ、小民ナリト云フニト。

唐園ハ、野菜ヲ植付ケタル畠ノ名。

空閒ハ、王說ニ據リ、宋本ニ本ツキ、空間ニ作ルベシ、空隙ノ地ヲ、貧民ニ給與スルコト。

手搔之功トハ、手細工ノ仕事ヲ云フ。

陰王之國トハ、諸侯ニシテ、陰然トシテ、王者ト同キ者ヲ云フ。

此若言トハ、王說ニ、此言ニ同ジトナス。

蕃石ハ、王說ニ、蕃石ノ誤ニシテ、蕃水ノ中ニ産ズル石ヲ云フ。

天下倪而是耳トハ、前述ノ如ク、種々ノ利アルモ、之ヲ善用セザルトキハ、天下ノ人民ハ、倪(睨ニ同ジ)シテ、之ヲ視ルニ至ラン、即冷笑スルコトヲ云フ。

吾能ノ吾ハ、王說ニ、衍トナス。

正ハ、稅ニ同ジ。

ハ、王説ニ、大舟之都ノ誤トナシ、下文ヲ惹起ス句トナス。
深淵壘十仞ノ、壘ハ、累ニシテ、十仞ノ深淵ヲ、累ネタル程ノ深ヲ云フ。
曲薔ハ、王説ニ、曲菑ノ誤、菑（川ノ名）水ノ曲リタル所ヲ云フ。
扶身之士ハ、孫（詒）説ニ、扶舟之士ノ誤トナス。
水豫トハ、豫メ水ヲ備ヘテ。敵ヲ敗リタルコト。

莫之續トハ、薪ノ品切レニナルコト。
居裝トハ、宅ニ居ルコトヲ云フ。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以號令隱之。使越人不諭。三川立員都。員圓。都瀦。皆通。瀦。水所聚也。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大舟大身皆地名。輕重乙有泰舟之野。壘累通。七尺曰仞。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避猶讓也。桓公終北擧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薔以水齊。隱蔽也。薔讀爲牆。越人蔽身於曲牆。灌水於齊城。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薔。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扶讀爲浮。豫逆備也。

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莫之續。薪不能續也。裝藏也。言不負販而售。尹知章云。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剸耟。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剸刺也。決去也。

用シテ、鬼神ヲ祭リ祈ルコト。
事之囿大也トハ、計議ノ中ニ、網羅モラルル者多キヲ云フ。
聖人乘幼ノ幼ハ、窈ニシテ微ナヲ云フ。機ニ乘ズルコトヲ云フ。
五吏五官ハ、五行ヲ分掌スル者ニシテ、大ナ官、小ナルヲ吏ト云フ。
斂落原ノ斂ハ、藏説ニ、獻ノ誤、落原ハ、草木ノ實ノ原野ニ落チタル者、魚ハ張説ニ、下文ノ鯢ニ對シテ、右ノ「ツタリ」ヲ脱シタル者トナス、鯢ハ魚ノ子。
正ハ税、伯倍ハ百倍。
屋粟ハ、三家ニテ出ス所ノ粟、邦布ト、邦中ヨリ上納スル布ヲ云フ。
過原流ノ原ハ源ナリ、水源ヲ深クスルコト。
令以矩游ノ云云トハ、矩ハ、兪説ニ、渠ノ誤ニシテ、水中ノ游泳ヲ云フ。
請以令隱トハ、孫(詒)説ニ、令隱ヲ以テ匽トナシ、下文ノ三川ノ二字ト與ニ一句トナス、命令ヲ以テ三所ノ川水ヲ堰止メルコト。
立員都ハ、閭潴(マルキ水タマリノ池)ヲ立ツルコト。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ハ、都ハ、前句ノ如ク、潴ノ(水ノ聚マル所)ヲ云フ、大舟ヲ浮ブル池ヲ設ケタル事、大身之都

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厭讓也。祭社曰宜。囿有也。因權而計議。事之所包有者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幼微也。聖人智明。故能乘微。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大曰官。小曰吏。分掌五行之政。故皆曰五。無主後曰厲。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落原。蓋謂草木實落在原野者。鯢魚子也。俎豆實曰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正征。伯百。皆通。三夫爲屋。屋粟三家所出之粟。邦布邦中所納之錢。其數未聞。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擧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越之强。在滅呉之後。距桓公卒。百七十餘年。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原古源字。遏之者。深其水也。矩句也。游水者。必句其身。

ト。而重籍云云トハ、人民カラ、弓弩ヲ多ク納メシメ、又弓弩ヲ修繕スル役人ヲ、任用ス、然ルニ弓弩ハ、依然トシテ偏戻スル者多キハ何ノ故ゾヤ。

鵾雞（シャモノ類）鵠（白鳥）鵰（鳥ノ名）之通遠ノ通ハ、王説ニ、道ノ誤。

式璧聘之トハ、璧ヲ以テ、其ノ人ヲ聘スルコト。

上無闕者云云トハ、政府ニハ弓弩ノ缺乏ナク、又弓弩ヲ求ムルガ爲ニ、走ル人ナシ。

三月解匋トハ、弓成リテ三月ヲ經、更ニ弓體ヲ繋束シタル繩ヲ解キユルメタルモ、反撥スル者ナシ、王（引）説ニ、匋ハ匋ニシテ、弓袋ナリト。

越平而射遠トハ、平地ヲ越シテ、遠方ヲ射ルコト。

棊檄ハ、棊檄ノ誤ニシテ、弓ヲ正スノ器ナリ、此一節ハ、鳥ヲ射ル者ヲ賞シテ、弓弩ノ偏戻ヲ防ギタルナリ。

桓公曰寡人欲籍云云ハ、海王第七十二、國蓄第七十三ニ出ツル所ト、大同小異ナリ。

忽然作色ハ、王説ニ、忽然作色ノ誤トナス。

厭宜乘勢トハ、時ヲ利

者。其故何也。匡匡刺也。謂偏戾。考工記輪人。萬之以視其匡也。注輪中萬蔞則不匡。刺。軫礙也。工。俗本誤王。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鷄鵠鵰之通遠。舍埘也。鵾鷄似鷄而大。鵠大於雁。羽毛白澤。鵰同鵰。似雁而大。無後趾。毛有豹文。通猶道也。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式用也。用璧聘鵾鷄所在之人。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乏者。前無趨求之人。言弓弩至足。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軫者。匋當爲匋。匋音懸。音同則義通。懸繫也。弓弩既成三月。解其所繫束之繩。不復匡軫也。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鷄鵠鵰。三禽好聚菹澤。三十斤曰鈞。彼十鈞之弩。不得棊檄。不能自正。彖田虎云。棊檄當作棊檠。正弓體之木也。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所猶事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諸本籍作藉。今從古本。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情實也。民避籍。將隱口數。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

皮幹云云トハ、動物ノ皮骨筋角ヲ、人民ヨリ徴取スルコト甚ダ重シ、其ノ爲ニ人民ハ高價ヲ以テ、此等ノ品物ヲ買ヒ、之ヲ政府ニ上納スルコトトナル、是レ國ヲ治ムルノ良法ニ非ズ。高杠ハ、橋ヲ高ク作ルコト、柴池ハ、丁説ニ、窊池即深池ノ誤トナス。徴去分トハ、求メズシテ至ルコト、籍去分トハ、皮幹ノ價少キヲ以テ、税モ自ラ減ズルニ至ル。服簞ハ王(引)説ニ、服ハ葦ノ誤、即葦車ヲ引クコト。酸然ハ、兪説ニ、餧然ニ同ジトナス、小雨ノ貌。夫舍牛馬之力云云トハ、人力ニテ運搬デキザレバ、牛馬ノ力ヲ借ルヨリ外ナシ。皮幹筋角云云トハ、皮骨等ノ求メズシテ、自ラ多ク集ルヲ云フ。道若秘云トハ、猪説ニ「道ハ秘セルガ若シト」云フ」ト讀ム、其道ノ隱微ナルコトヲ稱ス。物之所生不若所聚トハ、徒ラニ生産スルモ、之ヲ交易利用セザレバ、其ノ益ヲ得ル能ハザルヲ云フ。匡軫者トハ、弓ノ偏戻シテ、正シカラザルコ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幹骨也。徵求。重多。市買也。爲治也。言非治國之法。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杠橋也。柴池植柴於池也。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分半也。不求自至。而又賤買之。故皆去半也。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簞當爲簞。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酸然猶淒然也。杠高。故不可上。柴植。故不可恃。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敗。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離去也。道若祕。蓋書名也。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

堂ノ誤トナス。
天下有慮云云トハ、天下皆我齊國ヲ計ル者アリ、然ルニ富豪家ハ、之ヲ傍觀スベカラズ、必ズ齊ノ爲ニ備フベシトノコト。
左右トハ、賣買スルコト。
券契之齒トハ、手形ヲ云フ、齒ハ其金高ナリ、古人數ヲ記スルニハ、木ニ（キズ）ヲ彫刻ス、
釜鏂ノ鏂ハ、區ニシテ、一斗六升ヲ云フ。
侈弇ハ增減ヲ云フ。
釜鏂無止トハ、米ヲ買込ムコトノ盛ナルコトヲ云フ、遠通不推ノ通ハ、戴說ニ道ノ誤トナス、遠路ヲ憚ラズ、米ハ推スヲ待タズシテ、盛ニ出ルコト。
獨老窮トハ、三種ナリ。
赴於溝澮之中トハ、（野タレジニスルコト）
顏行ハ、前ニ進ミ行クコレ。
不偸而爲用トハ、輕薄ナラズシテ、上ノ用ヲツトムルコト。

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跱積也。跱峙同。〕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縞素喪服也。士事也。事室謂事之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城脆弱。則致敵國之衝突。無委積。則致寇賊之攻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慮圖也。言天下有圖齊。子輩獨不與戰守之謀。當儲穀以備國家之急也。或云。慮字句絕。齊獨不與其謀。言將見伐。〕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左右謂移動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齒猶數。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鏂區同。一斗六升曰區。四區曰釜。侈多也。弇猶少也。〕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恐穀價踊貴。故爭糴之。遠通不推者。遠流通於四方。不待推去之。〕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諸本。收作牧。今從古本。相鬻謂孤寡也。赴於溝澮之中。獨老窮者也。〕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前連也。顏行前列也。〕不偸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也。輕重之分使然也。〔偸薄也。士不偸薄。而爲上用也。〕

饋食之都トハ、他方ノ輸入米ヲ仰キテ、食スルノ都ヲ云フ、虎狼トハ、敵兵ヲ云フ。

與死扶傷トハ、死人ヲ與ニ運ヒ、負傷者ヲ扶クルコト。

如孤茶首之孫云云トハ、如ハ而ト讀ム、孤ハ戰死者ノ子、茶首ハ白髮ノ老人ニシテ、其ノ父ヲ云フ、之孫ハ、孤ノ弟妹ヲ、祖父ノ立場カラ言フコト、要スルニ遺族ヲ云フ、仰傳戟之寶ノ寶ハ、猪說ニ、賞ノ誤トナス、敵ニ對シテ、矛ヲ以テ之ヲ刺殺シタル所ノ賞典ヲ、上ニ求ムルコト。

章之以物トハ、豪家ヲ賞スルニ物ヲ以テス、下文ノ如ク、穀物ヲ政府ニ上納セシメントスルカ爲ナリ。

縞素ハ喪服ヲ云フ、戰死者アルカ爲ナリ、士室ハ猪說ニ、正室、即正

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策士誣聖以成其說。乃其常。不足辨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饋歸也。歸食然後食。虎狼謂敵兵。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剚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如而也。輿死扶傷。而其子爲孤也。茶茅秀也。茶首白首。謂死事之父。又曰之孫者。孤謂當室。孫謂弟妹。稱孫者。對祖立言。必備舉之者。示望賞者衆。而財不布之意也。剚刺也。仰望賞戟刺敵兵之財貨也。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章明也。雜帛曰物。邑居之豪。致穀於朝。旌之以物也。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

ラ、米穀ヲ他ヘ流移スルノ利益ヲ奪フ、前文ノ交易ヲ云フ。
一掌ハ王(引)説ニ、一廛ノ誤、下文ノ窌ト共ニ、皆米ヲ藏スル倉ヲ云フ。
長假トハ、長期ノ貸金、長度トハ、長期ノ惠與金ノ類。

杠ハ橋、柎ハ桴ヲ云フ。
夷競ハ、丁説ニ、夷蔬ノ誤トナス、蔬菜ヲ芟夷(カリトル)スルコト、孫(詒)説ニハ、競ハ竟(今ノ境字)ノ誤ニシテ、境ヲ平ニス、即道路ヲ平治スルコトトナス。

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流糴穀之利也。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每州置一掌事之吏。里有積五窌。積猶藏也。穿地曰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與預也。正籍謂正戶正人之籍。無預正籍者。謂無本業者。假貸也。度渡同。謂濟之。皆云長者。予而不收也。飢者得食。俗本。飢誤饑。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不資者無資本者也。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弱。杠橋也。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弛放也。牝虎乳虎也。其暴尤甚。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夷平。競彊也。平夷彊暴害民者。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是字句。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

好譏而不亂云云トハ、下情ヲ檢察スルヲ好ムモ、之ニ干渉セズ、時ニ應ジテ政ヲ變スルモ、其ノ大根本ハ一定ス、何事モ時ニ從フテ適宜ニナスコト。

王數不可豫致トハ、王タル術ハ、前知スベカラザルコト。

本篇ハ、物價ノ高低ヲ論ズ。

輕重無數云云ハ、物價ノ高低ニハ、一定ノ法則ナシ、貨物ノ狀況世間ノ人氣ニヨリテ、高低ヲナスノミ。

端譟以下ノ八字ハ、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ニ、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トアリ、宮殿ノ正門ニ、早朝ヨリ音樂ヲ鬧シク發シテ、其聲ハ城外ノ第三町目迄ニ達スルコト。

薄ハ亳ニシテ、殷ノ都ノ名、游女工トハ、本業ヲ務メサル女工ヲ云フ、一純ハ一束ト云フガ如シ、得粟百鍾云云トハ、女工等ヲ遣ハシテ、粟ト交易セシムルコト。

奪之流トハ、桀ノ國カ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以已通。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譏察也。亟數也。好譏察下情。而不亂其所爲。好尚數變。而不變其所守。時至則爲之。過則去而不爲。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致讀如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之致。謂前知之。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數猶法也。聲猶稱也聞世所稱而因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端首也。譟本或作謬。或字也。今從趙本朱本。聞於三衢。音樂之聲。達於城外第三衢也。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薄亳同。游浮也。浮女工。女工之不務本者。純讀爲屯。一屯一束也。言桀驕奢。文繡貴。而粟賤。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

ナレバ、猪說ニ據リテ、以官御人ニ改ムベシ、天固トハ、固有ノ天性ヲ云フ。
兼用五家而無盡トハ、前節ノ五家ノ法ヲ兼用セヨ、然ルトキハ、其ノ效用無盡藏ナラン。
立祈祥云云トハ、祭祀ヲナス場所ヲ立テテ、山澤ニ人ノ濫入ヲ禁ズルコト。
存菹丘云云ト、茅ナドノ繁茂セル岡ヲ見立テテ、騈牢(牛馬ヲ收容スル多數ノ牢)ヲ建築シ、民間ノ爲ニ富ヲ計ルコト、丁說ニハ、騈牢ハ、牛馬之牢ノ誤トナス。
菹菜之壤トハ、王說ニ、菹萊之壤ノ誤トナス、雜草ノ地ヲ云フ。
賦生殺老トハ、牛馬等ノ生育シタル者ハ、之ヲ民間ニ分布シ、老イタル者ハ、之ヲ撲殺ス。

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其心曰。戰馬甲兵。皆是淫邪之器。因禁之。而壹人心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御治也。以人御人。以人之所以爲人而治人也。乘因也。天固天性所固有也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視時而建法。故曰。用一。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無盡。不盡行之。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祥福也。立祈福。置兆祀之也。立械器。以使萬物。械器既成。則萬物皆可用。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天下皆利之。而我謹操其權。童山竭澤。益利搏流。搏當爲博。博流廣移其利也。出山金。立幣。金銅。幣錢也。存菹丘。立騈牢。以爲民饒。存在也。在察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趙岐解爲察義。是也。菹苴同。苴丘茅岡也。騈比也。察茅岡之地理。立相連比之牢。多畜牛馬。以爲民間豐饒之策也。俗本饒誤僥。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野草亦有可食者。故曰菹菜。 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有生育者。分賦而養之。老者則殺之。立施與庶民之法。以守五穀也。趙用賢云。一本立施作立殺弛。五穀下有之所主也四字。 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臧藏同。羸當爲贏。

フ。
予之陳トハ、舊穀ヲ與フルコト。
倍稱トハ、高利ヲ以テ、米穀ヲ借ルコト。
本篇ハ一國物價ノ平準ヲ論ズ。
視時而立儀トハ、時ノ宜キニ從ツテ、國准ノ法ヲ立ツルコト。
黃帝之主以下數十字ハ、揆度第七十八ニ見ヨ。
五家之數ノ數ハ、法ト云フ如シ。
籍何者云云トハ、五家ノ中ニツキ、何レヲ用フレハ、善ト稱スベキカ。
君智不足也トハ、山澤ヲ利用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ヲ云フ。
逃械器閉智能者云云トハ、人智進步シテ、反ヘリテ君主ノ害ヲナスヲ恐ルルコトヲ云フ。
曰淫器云云トハ、戰馬甲兵ヲ目シテ、淫邪ノ器ナリトナシ、之ヲ排斥ス、其ノ趣旨ハ、民心ヲ統一スルカ爲ナリ。
以人御人ハ、周人ノ王タルコトヲ逃ベタル者

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稱舉也。謂出息。無食者予之陳穀。無種者貸之新粟。故無什倍穀價之賈。無倍出息以貸穀之民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准儀皆法也。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牛馬所居曰牢。諸侯不得畜牛馬。預毀戰爭之備也。器兵器也。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數猶法也。籍借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不籍山澤以網其利。是君智不足也。以此議有虞。其人可知矣。[補]此釋黃帝之王。以猛獸衆也。推之。上三句。當作謹逃其爪牙。與夏后之王相涉而誤耳。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逃去也。恐利器與智能之害己。而去閉之。是佐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

丁說ニ、起ヲ赴ノ誤トナス、人民カ飢餓ニ苦メラレテ、糞土ノ中ニ陷ルコト、糞土ハ猶ホ溝瀆ト云フ如シ。事再其本云云ノ賣字ノ上ニ、王說ニヨリ、不字ヲ補フ、二回モ耕耘ノ事ニ力ヲ盡セバ、粥ヲ食スルコト能ハザル程ノ貧人モ、其子ヲ賣ル者ナシ。

姦涂不可獨遵トハ、姦ニ私ノ意味アリ、私道ヲ獨行スルコト能ハズ、何トナレバ、官道ニ非ルヲ以テ、強盜等ノ出沒スル憂アレバナリ、貨財不安於拘トハ、貨財モ之ヲ一定ノ場所ニ拘止シ、保存スルコト能ハズ、中內擲民トハ、自ラ國民ヲ芟リ亡スト同キヲ云フ。不可責理トハ、其ノ非ヲナスヲ責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夷疏滿之ノ夷疏ハ、猪說ニ、荑蔬ノ誤トナス、米價高キヲ以テ、人民カ菜食ヲナスコトヲ云

挾浹通。周匝也。上農所耕。能周匝五人之養。上女所織。能衣被五人之體。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俗本。飢誤饑。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糞土穢也。而五穀賴焉。苟不勉於此。乃至飢寒凍餓。故先王謹於農事之始也。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事再其本。謂培耘之屬。糧糜也。經重甲作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下文云事不能再其本。經重甲似長。糧者二字蓋衍文耳。三其本。若為食。若順。食飯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給相足也。通交通親睦也。時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擲民也。遵循也。姦涂私涂。民所自為非官道也。拘止也。中猶應也。擲芟也。上貧而下窮。則民間私由之涂。不可獨循行。貨財又不安留於其所拘止。言多刧掠盜竊之患也。然後隨之以法。則應內自芟艾其民之道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貧至無糜。不可責其非而治之。子既已鬻矣。不可復得使。是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數法也。一穀減。穀價當十倍。二穀減。穀價當二十倍。夷疏滿之。穀既乏。夷狄疏遠者。來滿京師也。無食者予之陳。無種

君問トハ、以上ノ人ヲ慰問スルコト。
木必三寸トハ、棺木ノ厚サヲ云フ。
公壤ハ、官有地、若產而無弟兄トハ、遺腹ノ子ヲ云フ、匹馬之壤トハ、軍用ニテ一匹ノ馬ヲ徵發スベキ土地、即十六井ヲ云フ。

圃彊ハ、菜蔬ヲ植付ケル畠、彊ハ疆ニ同ジ。
留力失時トハ、勤勞スベキコトヲ怠リ、農時ヲ失フコト。
上農挾五ノ挾ハ、浹ニ同ジ、上農ノ耕ス所ハ、五人ヲ養フニ足ル。
起於糞土ノ糞土ハ、豬說ニ、農女ノ誤トナス、

匹。百乘之國。五日而反。則往來各二日半。云三日出竟者。擧全數也。二日半出五十里之竟。一日行二十里。千乘之國。五日出竟。日行三十里。萬乘之國。十日出竟。日行五十里。凡定慮定載。路遠者爲日必長。至日行路程。遠近當均。而今遠行倍於近行。未知何以立此數。或云。近者步擔。遠者假車馬之力。然二日定載。恐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匹特也。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君存問之。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父母死。君爲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木棺木。不得薄於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產生也。謂遺服之子。司馬法。六十四井曰甸。出戎馬四匹。則匹馬之壤十六井也。苦患也。俗本。匹誤四。君終歲行邑里。終歲歲終也。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人力謂丁數。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力足以耕耘。而放蕩游娛。不肯作勞。老者譙責之。正當壯年者。遣之戍邊。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種菜曰圃。彊疆通。貸菜圃之疆場。故百事皆擧。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無本則留其力。不能盡用之。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キヲ利用スルコト。
中而立市トハ、中央ニ市場ヲ設ケルコト。
定載ハ、車ニ載スル荷物ヲ定メルコト。
度五十里ハ、兪説ニ、各百五十里ノ誤トナス。
五日而反ハ、兪説ニ、六日而反ノ誤トナス。
爲分者ノ上ニ、當字ヲ脫ス、政府ヨリ田地ヲ分與スベキ者。
度百五十里ハ、兪説ニ、各二百五十里ノ誤。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制經重。謂定物價貴賤。補三日。謂第三日。九十里之國。中而立市。旁二十五里。故一日便出竟也。百五十里之國。旁七十五里。故二日出竟。五百里之國。旁二百五十里。吉行五十里。故五日亦能出竟也。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萬乘。分字上皆有當字。此亦當有。轉寫脫之耳。當分者。謂當分與田畝者。凡田。唯家長受之。爲戶萬戶。故當分田者亦萬人。輕車兵車也。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補方百五十里。爲方五十里者九。餘五十里。開附其旁。爲方百五十里弱。故云百七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

曾青ハ、仙藥ノ名。

具駕トハ、駕ニ堪フルコトヲ云フ、千乘ハ四千匹ナリ、馬之平賈云云トハ、一馬ノ平價ハ萬錢ニシテ、之ヲ金ニ換算スルトキハ、金一斤ノ平價ニ當ル、然ルニ吾貯藏ノ金、僅ニ千斤アルノミ、以テ盡ク四千匹ヲ買フ能ハス、如何セン。與正籍者云云ノ正籍トハ、家長ニ課スル稅ト、本業ヲ有スル家ニ課スル稅トヲ云フ、此兩稅ヲ出ス者ニ命ジ、錢幣ノ代リニ、黃金ヲ上納セシム。吾至四萬ノ吾ハ捂ニシテ、吾至ハ之ニ該當スルコト、前述ノ如ノ、黃金ヲ上納セシムレバ、黃金ノ價上騰シテ、一金ト錢四萬ト相同キニ至ル、此時ハ千斤ノ金ヲ以テ、四千匹ヲ買フコトヲ得。度用其重トハ、價ノ高

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陰山在西河郡。其麓多產良馬。萬萬錢也。一馬一金。皆直萬錢。伏藏也。吾有藏金千斤。不布者三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與預也。正籍正戶正人之籍也。國蓄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正人家長也。月稅三十錢。正戶謂有本業者。輕重乙云。正籍者君之所强求是也。吾捂通。抵也。言使凡預征籍者。皆以錢幣環爲黃金以納之。幣金相抵觸。一金之價。踊至四萬。則千斤之金。可以讐良馬四千匹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埏水和土也。埴黏土也。埏埴謂作模。橐當爲槖。鑪槖冶氏熾炭之器。搖其柄則風生。立成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一金萬錢。踊爲四萬錢。計數所致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至來。阨難也。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

リテ、上ニ昂ルコトアリ、即チ文ノ權ヲ以テ石ニ比シ、道ヲ以テ金ニ比シ、道ノ權ヨリ輕キコトヲ論ズ。

散則多トハ、物品ノ需用多ケレバ、之ヲ製作スル者モ、亦自ラ多キコト。

決而不用ハ、幣ヲ捨テテ用ヒザルコト。

刀幣者云云トハ、刀幣ヲ以テ財物ヲ流通スルコト、溝瀆ノ水ヲ通ズルガ如キ故ニ云フ。

親沒之後無死子トハ、親沒スルモ、殉死ノ子ナキヲ云フ。

平虛ハ、平坦ナル城跡ヲ云フ。

無甲兵ノ下ニ、有甲兵ノ三字ヲ脫ス。

礝碈ハ、玉ニ似タル石、發ハ東夷ノ名。

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變動而置之。言不徒藏也。其價雖賤。天下止於射我財矣。物藏則重。諸本。藏作臧。今從古本。發則輕。散則多。散則爲之者勉。故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決去也。故輕重調於數而止。和調於貴賤之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所以流移財穀。故云溝瀆。號令者徐疾也。物之緩急。從號令而變。令重於法。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親戚父母也。說詳於五輔。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猶無城然。故曰平。虛墟通。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策也。陰山在塞北。碝當爲碝。經傳耎多誤需。碈碈之或體。礝碈石次玉者。發東夷名。見于汲冢周書。文皮虎豹皮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

一歳耕云云トハ、一歳ノ收穫ヲ四分シテ、其ノ一ヲ食ヒ、其四ヲ貯蓄スルトキハ合シテ五ケ年間食スルコトヲ得之ト同時ニ、民間ニ於テ米不足ナレバ、其價五倍トナル、下文ノ意之ニ準ズ、二年耕而十一年食ノ、十一ハ、丁說ニ、十二ノ誤トナス。夫富能奪云云ト我國ノ富者ハ、能ク他國ノ財物流移ノ權ヲ握リ、貧者ト雖モ、自ラ餘裕アリテ、他人ヲ惠ムニ至ル。處之行之トハ、天下ノ事ニ於テ、或ハ止メ或ハ行フコト、下文ノ使ト用トヲ云フ。金石之相擧云云トハ、金ト石トヲ、兩方ニ懸ケルカ如キ者ニシテ、其景同シケレハ、久シクシテ、金ノ方輕クナ

作藏。今從古本。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富謂祿之。上高貴也。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治亂皆資於輕重。所以無終極之期也。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五分一歲所收。食其一以藏其四。是一年耕五年食也。如此則粟之在下者少。其價五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則我富者能奪他國之流。貧者亦能以物予人。且天下者。處茲行茲。如此而天下可壹也。處舍也。舍之與行皆在我。然後天下可得而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下使不。諸本作用不。今從古本。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擧。重鈞則金傾。傾攲也。重均則金昂。【補】傾猶低也。縣金石於衡之兩端而挈其中。其重鈞久焉。則金低而石昂。以石理疏而金質緻密也。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羸儢也。言道不如權。猶金不如石。爲此言者。又夷吾之罪人也。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

サルナリ。

貴賤相當トハ、物價ノ高低カ適當ナルコト。

商任トハ、商業ヲ以テ任務トナス者、即商賈ヲ云フ。

省有肆トハ、肆店ヲ省減ス、猪説ニ、眚宥肆ノ誤トナス、眚即過失ヲ赦スコト。

民重而君重云云トハ、民間ニ於ケル物價騰貴ト下落トヲ、君主カ制御シ、調節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

財餘云云トハ、餘リアル所ヲ裁制シテ、不足ヲ補フノ法ヲ云フ、財ハ裁ニ同シ。

動左右以重相因トハ、幣穀ノ關係ヲ左右シ、(自由ニ變動セシムルコト)重價ノ上ニ、更ニ重價ナラシムレバ、固有ノ國富ニ、二十倍スルノ收入ヲ得ルナリ

猪説ニハ、此ノ二十國之策也ノ六字ヲ、衍文トナス。

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輕重與物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數輕重之計也。）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善正商業者。先省滅其有肆廛者。滅肆則市閒而朝又自閒也。）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豬飼彥博云。財裁同。衡謂數猶法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察明也。至極也。）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變動幣穀而左右之。以重價相因就二十倍於國所固有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國策既多。所奉五官之數。不待籍於民焉。）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調用和調財用也。諸本。藏

讎厭トハ、君カラ徵取セラルル數ニ、適應スルコトヲ云フ。師罷云云トハ、戰爭終ハリテ、人民カ農業ニ反リ、物價モ亦騰貴ス。國幣之少分ハ、少半即十分ノ三ヲ云フ。財物之輕重三分トハ、人民カ財物ヲ賣ルトキハ、平價ヨリ三分廉ナルモ、買フトキハ其反對ナリ、商人ハ此ノ間ニ賣買シテ利ヲ占メ、君ハ輕重ノ策ヲ施スヲ要セズ。

其在涂（塗）者云云トハ、行商人ハ市場又關所ニ於テ稅ス、又穀物ハ、春秋ノ時機ヲ見テ賣買ス、其他ノ萬物ハ、皆其ノ定價ヲ立テ、賣施スルコト。豫奪其利云云トハ、人民ノ利途ヲ塞グコト、守其流トハ又君ガ財物ヲ他處ヘ輸出スル權ヲ守レハ、人民カ恣ニ物價ヲ高クスルコト能ハ

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肆陳也。讎對。厭當也。民不堪上求。陳所有財物與五穀。不暇復詳議其價。爲與君所徵之數相對當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反歸於農業。萬物反其重。物價復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分半也。少半十分之三。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國幣二分之一藏於賈人。則幣重於平賈三分。至財物。民賣。則輕三分。民買。則重三分。故云輕重。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賤買而貴售之。故財物盡歸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更迭也。富民迭與相制。君不得有事於輕重焉。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在涂者商也。衢塞謂關市。穀秋賤而春貴。守之不失其軌也。貲貨也。立貲物定之價也。此三者。所謂操本操始也。故物動則應之。物價變動。則起而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豫奪利涂。則民不遵。知其無利也。高貴也。君守流移之權。則民失貴重之移。故守四方

ノ職ヲ取ルコト、不能去ノ去ハ、猪說ニ、者字ノ誤トス、重門中ノ門番夜警ノ類モ、不能者ナレハ、之ヲ罰スルコト。

天下盡封云云トハ、天下ノ國カ、我ヲ來攻ムル故ニ、已ムヲ得ズシテ之ヲ征シ、其結果ニ於テ、吾將士ヲ封シタルヲ云フ。天下每動トハ、天下ノ國ガ、我ヲ來攻スルコトヲ云フ。

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門父抱關也。姦詐也。誣祿食浮於人也。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寅敬也。都美也。去疾走也。故人相保任。不敢自言其能。敬爲官職之美。雖重門中擊柝之人。不能疾走者。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無猶輕也。厲勉也。定亦立也。天下來伐。不得已而封有功之臣。是天下封之。非君自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其富倍功臣。故云。封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諸侯來伐。則臣以功而封。民乘疾令而富。是時價之最大者。在天下制我而無我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

得受其流トハ、財物流通ノ利益ヲ受クルコト。

桓公曰ノ三字ハ、王說ニ、管子曰ノ誤ニシテ、何謂事名二ハ、桓公ノ問語トナス。天策陽也云云トハ、天地陰陽ノ循環消長ニヨリテ、萬物生ズルヲ云フ、故ニ事ノ名ト稱ス、權衡等ハ、物ヲ正スノ器ナレハ、正名ト云フナリ。二五者ノ下ノ、童山竭澤ノ四字ハ、俞說ニ、前文(黃帝之王)ノ句下ニ在ル者トナス、人君以數制之人トハ、此二即陰陽ト、五即色時等ノ關係ヲハ、人君ガ法ヲ以テ取締ルコト。門父ハ門番ヲ云フ。故相任ストハ、其人物ヲ保任即保證セシムルコト、寅爲官都トハ、俞說ニ、更爲官都ノ誤トナス、更代ニ官都(官名ニシテ問篇ニ見ユ)

謂之幨。衡謂飾幨皆緣也。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親戚謂父母。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勝爲人所勝也。數猶法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有陰陽。而後物生。物生。而後事起。故謂陰陽爲事名也。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五者皆正物之器也。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二者生之。五者用之。其勢必至童山竭澤。故人君以法制之人。不許妄取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不守則失之淫。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失謂不守。言此國家盛衰之極機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

コト。

本篇ハ、國政ヲナスニ即經濟上ヨリ、諸事ヲ計ルベキコトヲ論ズ。以隘制天下トハ、十分ノ三ナル狹隘ノ土地ヲ以テ、天下ヲ制スルコト。不利其器トハ、禽獸ヲ禦グ道具ヲ、說利ニスル餘裕ナキコト。增藪ハ、深ク茂リタル大澤、沛澤ハ水草ノ多キ所。實以益人トハ、其土地ニ、穀物等ヲ十分ニ植付ケテ、人ニ益ヲ與フルコト。禽獸之仇ノ之仇二字ハ、王(引)說ニ、衍トナス、禽獸ヲ殺ストキハ、天子カ大夫ヲシテ其皮ヲ直チニ求メシムルコト。委質トハ、臣下トナルノ禮ヲ行フコト、雙武之皮ハ、雙虎之皮ニ同ジ。豹飾ハ、豹皮ヲ以テ袖ヲ飾ルコト、豹幨ハ、豹皮ヲ以テ襟ヲ飾ルコト。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會計也。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隘狹也。陸處什之三。故狹制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謹逃猛獸爪牙之害耳。未暇利其器以勝之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增重也。藪大澤也。水草雜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充實其地。以增益人口。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牧養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害人。故曰仇。以大夫隨之。求其皮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委置。質贄也。尹和章以武為虎。蓋北魏避諱。改虎為武。此未訂耳。言諸侯之子將仕者。以雙虎皮為贄。[補]武謂虎。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避諱以武字易之。此未訂。前注姑以意書之。既而吏務多端。不暇考正。遂取笑於大方。此亦其一也。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尹和章云。列大夫中大夫也。袖謂之飾。襟

其用鹽獨重トハ、鹽ヲ最モ大切ナル物品トナスコト。
天下不減矣トハ、他國カ齊國ノ富ヲ減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稅於天下トハ、王(壽)說ニ挩卽奪ノ誤トナス、(天下ニ奪ハル)ト讀ム。
五穀興豐巨錢ハ、王戴兩氏ノ說ニヨルニ、五穀興(興擧ニ通ズ)豐ヲ句トナス、五穀皆豐穰ナルコト、巨錢ハ吾賤ノ誤ニシテ、下文ノ而天下貴ト一句ヲナス、吾國ノ米穀賤クシテ、他國ノ者貴キコトヲ云フ。
以身ノ身ハ、戴說ニ、舟ノ誤トナス。
天高ハ、天下高ノ誤、他國ノ米價高キコト。
衢處之本トハ、四通八達ノ首途ヲ云フ、通達ハ、戴說ニ、道ノ誤トナス。
勝商ハ、丁說ニ、賸商ノ誤トナス、賸商ハ客商ヲ云フ。
騏驥(名馬ヲ云フ)黃金云云トハ、外國ノ物產ガ、我米穀ト交易セラレテ、出テ來リ集マル

(梁因又稱梁。轉寫者因改赴爲趙耳。趙魏在河北。齊在河南。卽此篇作於戰國。不當云南輸。今從古本。濮陽衞地。)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惡食無鹽則腫。驗之凶年果然。腫則不能戰。是守圉之本也。故三國用鹽最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不能減齊財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興盛也。豐饒也。巨錢大錢也。蓋齊當時行大錢也。貴貴錢穀也。虜奴也。古者以虜俘爲奴。故謂奴爲虜耳。)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天高間當有下字。今本脫。)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本猶首也。輕重乙作國。義各有當。不必依彼改此也。)游子勝商之所道。(勝商富商也。)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本資本也。出猶去也。騏驥產於燕代。黃金生於荊徐。)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升加分耗ノ耗ハ、孔ニ同ジ、半錢卽五錢ノ稅ヲ、一升ニ課スルコト。伐菹薪煮泲水トハ、鹽ヲ製スルノ方法ヲ云フ、泲水ハ漉シタ水ヲ云フ、洪說ニ、泲ハ沸ノ誤トナス、正ハ稅ニ同ジ。

丈夫ハ大夫ノ誤。

四什ノ下ニ、戴說ニヨリ、倍字ヲ補フ。

南輸梁云云トハ鹽ヲ、他邦ヘ輸出スルコト。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煮亦謂鹽。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咶音䑛。與舐同。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耗讀爲好。同聲假借字。好孔也。分好半錢也。海王作彊。亦謂錢。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菹苴同。枯草也。泲漉也。凡煮鹽。撒潮於沙上。既乾盛沙於器。又灌潮而漉之。然後煮之。故云煮泲水也。正征同。謂鹽稅。三萬鍾。千萬人一月所食也。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仲尼曰。古者不修墓。則春秋以降繕冢墓矣。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丈當爲大。輕重甲亦有此文。正作大夫。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本欲減煮鹽而貴其價。幷令民與大夫者。欲其不喩也。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赴宋衞濮陽。河濟皆在齊境。修之者便漕也。梁蓋魯邑也。輕重戊云。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或云。梁爲秦所滅。其地蓋在雍豫之間。諸本赴作趙。蓋上有梁。魏都

權度ハ、臨機ノ取計ヲナスコト。

毋稅於天下ノ稅ハ、王(壽)說ニ、挩ノ誤トナス、挩ハ奪ト同シ、下文ノ稅モ同シ。

流渠ノ渠ハ、猪說ニ、遽ニ作ルベシト云フ、遽ハ疾急ナリ。

令疾而物重トハ、或物ニ對シテ賣收ノ命令ヲ發シ、其期日ヲ短クスレハ、其物ノ價騰貴スルコト。

貴糴ハ高價ニ米ヲ買込ムコト。

重泉之成トハ重泉ト云フ遠地ノ番兵ヲ云フ。

百鼓ノ數ハ、十二斛ヲ云フ。

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稅遺也。檀弓曰。未仕者不脫人。因天下。依用天下之財也。補注稅誤脫。 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渠巨通。大也。 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俗本。糴作糶。不成字。 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成。尹知章云。鼓十二斛。舉盡也。最聚也。 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平准其價而取金。故曰衡。 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天下之君トハ、黄帝ヲ云フ、頓戟一怒トハ、戟ヲ鈍クスル程ノ激戰ヲナスヲ云フ、見戈ハ、丁說ニ、得失ノ誤トナス。
一曰以下十一字ハ、宋說ニ、校語ノ竄入ナレハ削ルベシトナス。
鉒銀ハ鑛銀ヲ云フ。

各用ハ、兪說ニ、託用ノ誤トナス。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頓鈍也。疾戰則戟鈍。黄帝頓戟一怒。天下之君。伏尸滿野也。本猶始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鉒卯也。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動變也。謂毀之。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與犯之遠。與犯之者相遠也。管子之言。與伯高對黄帝同者。或以爲伯高之言。或以爲管仲之言。所傳不同。故兩擧之。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國蓄。揆度。作禺氏。此作牛氏。同音假借也。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

フ。

陶天下トハ、天下ヲ化治スルヲ云フ。

而樹之吾ハ、孫(詒)說ニ、一句トナシ、而樹之五穀ノ誤ナリト云フ、莞ノ代リニ、五穀ヲ植付ケルコト。蚤牙ハ爪牙ニシテ禽獸ノ害ヲ云フ。慈石ハ磁石ナリ。

陵石ハ角ノアル石、赭ハ赤土、此山之見榮者也トハ、前述ノ如ク、丹沙等ノアルハ其下ニ黃金ノ如キ者アルコトヲ示スヲ云フ。

與折取之遠矣ノ折ハ、䂝ニシテ、摘ミ取ルコト、即黃金等ヲ取ルコトハ能ハザルナリ。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トハ、九國ノ諸侯ヲ兼併スルコト。

雍狐ハ地名、芮戈ハ短キ戈ヲ云フ。

不利則闔之。決塞者開闔之深也。高下貴賤也。徐疾緩急也。座靜起動也。物價之靜動。必有貴與時。不通於此。不能利國。一說。羅閉則通之。利塞則決之。亦通。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陶化也。莞蒲類。可以爲席。刈殺其莞而樹之以穀。又謹逃猛獸瓜牙。以開金銀銅錫之礦。天下可化而爲一家也。補注謹誤謹。爪誤瓜。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銅言金者。古稱銅爲金也。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陵讀爲稜。稜石。石之有稜角者。蓋謂方解石之屬。赭赤土也。榮華也。下有金銀銅鐵之屬。故榮華發見於上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距違也。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讀爲䂝。䂝音徹。挑摘也。說文。䂝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兼諸侯者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芮短也。戈短於戟。故曰芮戈。

本篇ハ、土地ノ狀況ニヨリ、得失ノ數アルコトヲ記ス。

皆在此內トハ、前述ノ地域ノ內ニアルコト。

薄ハ毫ニシテ、地名。開闔ハ、利アレハ賣リ、利ナケレバ賣ラザルノ類、決塞モ略同意、高下ハ物價ノ貴賤、徐疾ハ需用供給ノ緩急、坐起ハ物價ノ靜動、費時ハ消費ト時機トヲ云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是內。是謂國用。（地之東西至此。皆山海經之文。山海經。此字下。有天地二字。轉寫脫之耳。發亦起也。刀幣錢也）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薄毫假借字。）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利則開之。）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公州之飾焉トハ、公州ハ齊公ノ國ヲ云フ、諸侯ガ皆齊國ノ飾トナルコト。故利不相傾トハ、互ニ利ヲ奪ハザルコト。縣死其所トハ、其居所ヲ去ラズシテ、死スルコト、即其土地ニ安ンズルコト。守大奉一トハ、大道ヲ守リテ、一德ヲ身ニ體スルコト。國淳トハ、國家經濟ノ數理ヲ云フ。

濟。

ヲ具フルコト、其ハ具ノ誤。此出諸禮義トハ、合游ノ方法ヲ設ケ、無用ノ地ニ於テ、收税スルコトヲ得、即合游ノ場所ニ牛羊ヲ用フレハ、其價暴騰シテ、政府ノ利益トナルコトヲ云フ。捫牢策トハ、牛羊ヲ持スルノ策ヲ云フ、丁説ニ、捫ヲ攔ノ誤トナス。氾下多水ハ、水ノ漫衍シテ多キコト、猪説ニ、氾ヲ汗ノ誤トナス。

常操十分之二ノ常操ノ下ニ、丁説ニヨリ、國穀二字ヲ補フ。謹下諸侯之五穀ヲ一句トナス、謹ミテ諸侯ノ國ヨリ五穀ヲ招キ寄セルコト「下」ハ「クダサンスト」ト讀ム、與工雕文梓器トハ、工業家ヲ擧ゲテ、（與ハ擧ニ同ジ）美麗ナル木材ノ彫刻ヲナシ、之ヲ賣出シテ、他國ノ米穀ヲ得ルナリ。縣諸侯トハ、諸侯ヲ亡ホシテ、郡縣トナスコト。今以諸侯爲筭云云トハ、筭ハ（ヒ）ニシテ機ヲ機ルトキニ、横絲ヲ巻付ケテ、左右スル者ヲ云フ、齊國ノ諸侯ニ於ケル、恰モ機織ガ筭ヲ左右スル如ク、自由ニ之ヲ驅使ス。

君之所憂也。氾水延漫也。山地分。山與平地相半也。泆溢同。漏壤。水泉滲漏。不居地上。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之一。諸本無國字。今從古本。俗本。穀誤殺。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準時五勢之數也。下降也。猶言致。漏壤不生穀。謹降致諸侯之穀。與百工。使之彫文梓器。鬻之以降致天下之五穀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縣諸侯。亡之爲縣鄙也。已語辭。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筭持緯者也。公州謂齊。言桓公驅使諸侯。當如筭隨手左右。以成布帛。以文飾齊國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相視也。東西南北。相視彼用牛羊之多少。平均而立之準也。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賦幣布錢於民間也。朝夕調謂輕重之和調。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縣繫也。王以時省察鄉州。故百姓見利。不相傾奪。各繫死其所居。不敢去鄉。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君則守大道。奉一德而已。謂之國計之

下ニ在ルベシ、即チ政府カ財幣ヲ握リ、萬物ノ輕重ヲ自由ニシテ、其ノ狀況ヲ視察シ、買込ムコト。
彼穀重而穀輕トハ、米穀ハ獨力ニテ輕重ス、他ノ財幣トハ異ナリ。
穀幣ナル金衡トハ、三者ノ衡ハ平ナル時價ヲ云フ。
縣數ハ、縣治ノ方法ヲ云フ。
馮會之日ノ日ハ、口ノ誤、入口ナリ。
書贅トハ、會合スル者ノ名ヲ書スルコト、直事トハ、其行事ヲ正クスルコト、若其事モ、順序ナツケサセルコト、若ハ順フト訓ズ。
唐圍ハ、王說ニ、唐園ノ誤、トナス、牧場ノ名ナリ、此牧場ニ於テ、牛羊ヲ蓄フ者ハ、之ヲ守リテ逃奔セザラシムルヲ要ス。
扞殂者云云トハ、若シ其牛羊ヲ擊チ殺ス者アルトキハ、都ノ屬官ナルトキハ、都ノ秩、縣ノ屬官ナルトキハ、縣ノ祿ヲ奪フテ之ヲ懲戒ス。
其春秋云云トハ、春秋ノ兩節ニ合游セサルモノ一般人民アラハ、之ヲ幽スルコト、蓋シ合游スレハ、自ラ飽食シ、牛羊ヲ用フルコト多ケレハナリ。
其門山之祠トハ、里門及ビ神山ノ祠ニ、牛羊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縣數治縣之法。

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狼牡。馮會。皆地名。日當爲口。字之誤也。古本。牡作壯。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馮依也。贅會也。直正也。馮依市門一吏。有鄉會合游者。則書之。及正其事。書之必若其事。唐圍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唐古塘字。唐圍謂築塘禦逃逸者。扞毀同。擊也。殂死也。擊死牛羊。隸都者去其都祿。隸縣者去其縣祿。補秩祿也。去其祿。益勤其業。牛羊蕃息。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春秋最宜合游。列民不游。亦幽之。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其當爲具。合游之外。又具門及山之祠。月賈月平也。此出諸禮義。藉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謂之通。謂合游爲禮義。抑亦甚矣。捫持也。牢謂牛羊。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

二、稅ヲ云フ。幣爲一國陸地之數トハ國中ノ山林川澤等ヲ除キタル殘リノ土地、卽平地ノ數ニ應ジテ、錢幣ヲ布クコト。則一國之穀資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政府ハ士大夫ニ授クルニ米穀ヲ以テセズシテ、錢幣ヲ以テシタル結果ヲ云フ、穀資ハ米穀ヲ云フ、猪說ニ資ヲ、皆ノ誤トナス。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トハ、萬物ノ定價カ、十分ノ二ダケ下落スルハ、前述ノ如ク、米穀ノ貴キヨリ來ル自然ノ計數ナリ。矩券トハ、物名ト數量トヲ刻識シタル手形ヲ云フ。某月某日云云トハ皮革等ヲ上納シタル者ニ命令シテ日ク、何月何日、政府カ汝等ヨリ借リタル負債ヲ償却スベジ之ヲ求ムル者ハ、鄕又州ニテ、之ヲ支拂フベシト、是ニ於テカ、其等ノ人ハ、一日傭人ヲ雇フテ代理トシテ出頭セシメ、之ヲ受取ル。執國之策貨幣乘馬也トハ、國財ヲ擧ルハ、貨幣及ヒ乘馬ニ本ツク。巧幣ハ巧ミニ作リタル帛ニシテ、當時刀布ト共ニ貨幣ニ通用スル者、此二字ハ、刀布ノ

應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爲治也。山林川澤則除之。故治一國陸地之數而布幣也。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資所資用。猶言祿。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數猶理也。財物布帛之屬。策計也。補衍以幣二字。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鄕州藏焉。俗本角誤骨。矩刻識也。刻識物與數於券上。故名矩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鄕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責求也。決開也。謂予之。就僦通。賃也。庸賃作者也。謂納皮革等者曰。某月某日。苟從官求價者。鄕則鄕開予之。州則州開予之。故受價者皆曰。賃庸一日而速開予價直矣。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國財之計。出於穀。量長國財之計。乃出於貨幣乘馬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巧幣奇巧之帛也。在察也。賈買也。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此幣謂錢。彼穀重而穀輕。乘馬數云。穀獨貴獨賤。是穀別自爲輕重也。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衡平也。亦謂時價。

爲祏ノ十世ハ、宋說ニ、五世ノ誤、四代ノ間ハ、昭穆同祖ナルモ、五代目ニ至レハ、其親盡キテ、神主ハ祏卽石室ノ中ニ遷祀セラル。滿衍ハ盛多ノ貌、兵決而無止トハ、兵ヲ以テ決戰シ、已マザルコト、輕重之家云云トハ、戰亂ニ乘ジ、投機家カ、利ヲ得ルコト。財終ノ財、及ビ四時ノ四ハ、丁說ニ、皆刪ルベシトナス。

大轡ハ、大ナル手綱（タヅナ）ニシテ、天下ヲ馬ニ喩ヘタルナリ。幣乘馬トハ、財幣ヲ以テ、乘馬ヲ出スノ法。夫三大夫ノ大ハ、王（引）說ニ、三夫ノ誤トナス、三夫ハ一家ヲ云フ、二十七人ハ三十人ノ誤、方六里ハ、丁說ニ、方八里ノ誤トナス、乘馬第五ヲ見ヨ。穀之重用幣若干トハ、穀稅ニツキ、用フル幣若干ヲ云フ、重ハ猪說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以親戚爲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祏藏主石室也。五世親盡。則移主於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廣平曰衍。兵決以兵決戰也。乘輕重射利者。又交亂之。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財從時而生。故終則有始。多則賤。少則貴。故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決開。塞閉也。奪之以輕重。彼輕則我以重射之。彼重則我以輕泄之。此以輕重奪之也。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王者以御天下。故云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以幣出乘馬之法。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方六里。三十六井也。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戰士七十五人。甸。六十四井也。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重猶價也。萬六里所應用幣若干。穀價所

ルトキハ錢カ下ニ反リ行ク。大夫無什於重トハ、下ニ錢多キヲ以テ、大夫ハ米價騰貴ノ時ニモ、十倍ノ利ヲ得ル能ハズ、是ニ於テカ君ハ穀祿ノ代リニ幣祿ヲ與フ。什在上トハ十分ノ利カ上ニ在ルコト。以鄉完重云云トハ、鄉ニ藏セラレタル國穀ハ、數量十分ニシテ價高シ、之ヲ賣出シテ以テ其、收入ヲ國庫ニ納ムルハ、必然ノ理アルナリ。乘易ハ、變易ニ乘ズ、即時機ヲ利用スルコト。特命我ノ特ハ、俞說ニ、人名トナス。天子三百領云云トハ、天子ノ衣服ノ贅澤ナルコト、天子ハ、貨財ヲ豐カニ收ムルモ、又一方ニハ衣服三百領ヲ製シテ、贅澤ヲナシ、其貨財ヲ民間ニ散ズ、大夫タルモ、此ノ眞似ヲナスベシト云フコト。壟ハ墳墓、市庸ハ市中ノ雇人。縿綃ハ、薄キ絹ノ類。用戚始トハ、親戚ヨリ爭奪ノ事始ル。三世則昭穆同祖ノ三世ハ、宋說ニ、四世ノ誤トナス、昭穆同祖トハ、宗廟中ニ、父子ノ廟カ同一祖先ノ下ニ、配列セラルルコト、十世則

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去藏也。穀既重。乃以幣准穀價。而反行之。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大夫無什分蓄於穀重之時。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君出穀十。而更藏七。以待國用。君自取其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賦七即上所藏也。散振。散財而救之也。不資者。無資用者也。言此仁義之行也。補去除也。除幣什三爲餘。以國弊七。從穀價反行於下。下幣既饒。大夫不能得仕倍之利於穀重之時。君又以幣賦祿。於是穀什分在上。君乃出什分之穀。而除七分。君斂三分。賦與所除之七分。散振貧困無資本者。是即仁義之道。而合會幣穀。以奪大夫富之策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數猶理也。君藏穀於鄉。其數完。其價重。以此而糶穀籍國。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散猶播也。謂行仁義。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易變易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命敎也。泰豐。嗇收也。言天子每衣三百領。豐收貨財而散之。大夫亦當依準此例而行之。不言諸侯者。擧賤以包貴。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壟墳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縿縑也。綃綺屬。貍謨皆切。同埋。埋縿綃於地。言不復用也。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ハ、米價ハ去年ノ半分トナル、故ニ政府ハ幣ヲ發シテ之ヲ買ヒ込ム。
穀爲君ノ君ハ、上ノ誤。上分上歲之二分云云トハ、去年貯蓄シタル三分ノ二ヲ、凶年ノ爲ニ民間ニ拂下グルコトアルモ、今年（下年ヲ云フ）更ニ三分ノ二ヲ收ムル時ハ、去年今年通ジテ六分ノ四ヲ收ム、（換言スレハ三分ノ二ナリ）故ニ其人民ニ在ル米穀ハ、殘ル三分ノ一ノミ。
終歲十錢トハ、一年間ニ十錢ノ課稅ヲ取ルコト。
十畝加十トハ、一人前分ノ食糧ノ割宛ハ、十畝ノ收入タリ、故ニ之ニ十錢ノ課稅ヲナス時ハ、一家十人ト見積ル故ニ、一家ニテ十家ノ稅ヲ取ルコトヲ得。
聚壞ハ、戴說ニ、裂壞ノ課トナス、土地ヲ裂クコトヲ云フ、積實トハ、米穀ヲ積ムコト、復策ハ、反復シテ窮リナキノ策ヲ云フ。
度君藏焉トハ、君ノ藏シタル上粟ヲ人民ニ下附スルコト。
去什三爲餘云云トハ、穀物ノ價十分ノ三ヲ取除ケテ之ヲ餘シ、殘ル七分ヲ以テ、穀價ニ準ジ、米ヲ買上ク、然

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上歲去年也。分半也。據猶守也。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君當依山國軌作上。君上義近。轉寫之訛耳。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二分。三分穀之二分也。去年穀貴。故上分所藏三分二之穀。出糶在下。民既已食之。下歲今年也。今年所糴三分之二亦在上。則是通二歲。國穀六分之四在上。則其在下者僅新穀一分而已。穀三倍重。於是穀量三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藏於幣者也。海王曰。月人三十錢之藉。家長所出也。此云終歲十錢。則月三十錢之外。又歲斂十錢也。凡食量。一人。每家受食十畝所生。今上糶之。每一人所食。加增穀價十錢。則十人百錢。是一戶得十家之籍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策也。分半也。四減猶四分也。復策反復無已之計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實穀也。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度渡同。渡濟也。謂民萌。以君藏濟汝食。五穀相靡而重。靡費也。

國會トハ、錢ト穀トヲ合會スルノ法ヲ云フ。君失大夫無爲伍トハ、君ニシテ大夫ヲ失フトキハ、兵隊ノ伍ヲ失フニ同ジ。守大夫以縣之策トハ、大夫ヲ封ジテ、之ヲ留メ置ク爲ニ、一縣ノ土地ヲ與フルコト、即一縣ノ收入ヲ、其人ノ爲ニ費ヤスコト。守家以一人之策トハ、一人分ノ費用ヲ表準トシテ、家族全體ノ費用ヲ推算ス、如此ニシテ、郷ハ一家ヲ表準トナシ、ゝ全郷ノ費用ヲ知リ、郷ヨリ縣ヲ知ルコトトナル。幣准之數トハ、錢ト米トノ交換相場ヲ云フ。一縣中田之策トハ、其ノ縣ノ中等田ノ收入ヲ以テ、米價ノ表準トナスコト。直人之用トハ、一人分ノ費用ヲ云フ。故不以時守郡云云トハ、時ニ應ジテ、米穀ト錢トノ關係ヲ整理シ、郡ノ經濟ヲ守ラザレバ、郡人皆之ニ叛クコト。請散ノ上ニ、猪說ニヨリ、管子對曰ノ四字ヲ補フベシ。穀賈去上歲之分云云ト

國之策也。（國穀常有十倍其國之數。）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橫從而以忠。（諸本。止作正。今從古本。橫平也。平從。平心以從君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以數應天下之道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合會錢穀之法。）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失守之反也。縣以封大夫。故以一縣所應用之數。守大夫也。此鄉小於縣。魯語曰。三鄉爲縣。非一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也。守家以一人之策者。假令一家十人。十倍一人所用。即一家所用之數也。推以至縣。一歲所費。居然可知矣。）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以幣准穀之數。一縣必有中田所生之計。以此爲准。田有三等。通上下而算之。皆合中田。故獨言中田。）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直當也。言有一家幾口。當用穀幾許之數。）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許愼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方五十里也。）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請散句。）君

民之三ハ、猪說ニ、民之一トナス、國穀ヲ三分シタル者ノ一ヲ云フ。
重之相因云云トハ、穀價ノ騰貴スルコトニ因リ、時機ヲ見テ化變ス、化擧トハ、種種ノ手段ヲ講ジ、米穀ト幣トヲ交換スルコト。
君用大夫之委云云トハ、君ハ大夫ノ積置キタル穀ヲ賣出サシメテ、之ヲ其ノ手中ニ買ヒ込ム。
君用民云云トハ、君ハ人民所有ノ穀物ヲハ、適當ノ時ニ買込ムコト。
藏輕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安價ニテ米ヲ買入レ、後日機ヲ見テ、高價ニ賣出スコト。
則彼安云云ノ大夫二字ハ、彼ノ下ニアルベシ、（猪說ニヨル）自環ハ、私利ヲ營ムコトヲ云フ。
彼諸侯之穀十云云ノ、十及二十ハ、價ヲ云フ。
謹守重流トハ、米價ヲ高クスルコト。
國常有十倍之策也トハ、國穀常ニ十倍ノ數ニ上ルヲ云フ。
數應トハ、術數ヲ以テ、天下ニ應ズルコト。

干。田穀。穀猶在田者也。問存留者。及賣予於人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今當為令。字之誤也。有又也。國穀三分之二在上。故雖泰秋。穀價不減。若斂穀以幣。幣數必夥。故上令。而民辭曰。無幣。仍納以穀。則國穀之三。游於民者。又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擧。無不為穀策。化擧猶變動也。藏穀既多。則重價之相因仍。時價之變動。無不為運穀之計也。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委置也。流移也。謂糴。還亦讀為環。君用大夫所置之穀。以糴法使之歸於上。君用民穀。以粒米狼戾之時。使之歸於君。君既多藏輕價之穀。則民間穀乏。他日出輕價之穀。以重價。自然之數也。如此則彼安有自運用國穀之大夫獨委置之哉。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十二十。假以譬輕重。非實價也。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穀價重。隣國之穀。來移於我。謂之守重流。如此則天下不能泄出吾穀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價重則穀歸之。如水就下也。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幣藏之。謂糴穀。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諸本無也字。今從古本。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

コトヲ得ルニ反シ、國君ノ歲入ハ、十分ノ一ヲ有スルニ止マル。財物之九者云云トハ、貨物ノ九割ハ、國穀ノ價高キヲ以テ、自ラ平素ヨリ多ク民間ニ散布ス、即投賣リセラルルコトトナリ、其結果ハ、財物下ニ在ルニ至ル、如此財物モ幣モ、皆其利益ヲ大夫ニ獨占セラル、羨ハ利益。天子以客行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大夫カ利權ヲ制スル故ニ、天子ハ、客商ニ對シ、政令ヲ以テ、米ヲ賣出サシムルモ、其時ハ米價下落シ隨ツテ熟穀ヲ有スル人ハ、皆天子ノ國ヲ逃レ去リテ、外ノ諸侯ノ方面ニ趣クニ至ル。諸侯受而官之トハ、天子ノ國ヨリ賣出シタル米ヲ、官營ニシテ、利益ヲ計ルコト。自還而不盡忠ノ還ハ、王說ニ環トナシ、私利ヲ營ムコトヲ意味ス。積委幣トハ、財錢ヲ地方ニ積ミ置クコト、公錢ハ即其幣ヲ云フ。去黍之一トハ、秋ニ至リテ穀價三分ノ一ヲ減ズルコト。籍粟入若干トハ、若干石ノ米穀ヲ上納セシムルコト。存豫トハ、存シ留メ置クコト、人トニ與フルコトト云フ。

糴糴。穀價已賤。故熟穀之農。亡去幾內。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受受客商所出糴之穀也。官之謂盡其用。朋群也。合聚也。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還環同。謂運財。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氣驕。故抑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食餘所食所餘也。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置也。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新穀既成。穀價減三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一同也。籍粟謂糴。問糴穀入里邑皆若干。云皆者。里邑非一也。新穀既多。穀價猶同於去參之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如此以藏於上者。參分國穀。而二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至春舊穀漸少。而穀價倍貴。自然之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穀秋。田穀之存予者若

ニ、滿足スルヲ云フ。不日貧之ノ貧ハ、王說ニ、用ノ課トナス。不得不使ハ、丁說ニ不用不使ノ課トナス、上ノ使不得不使ト使不得不用トヲ承ケタル句。祿肥ノ肥モ、篇首ノ丁說ニヨレハ、薄ナリ。萬物輕トハ、萬物ノ價賦ナルコト。穀十藏於上云云ノ十ハ七ノ課、米穀ノ七分ヲ政府ノ手ニ擬リ、三分ヲ民間ニ流用セシム。君分壤云云トハ、天子ハ土地ヲ分チテ、諸侯ヲ封ジ、其ノ物產ヲ貢入セシメテ、之ヲ市朝ニ流移（賣買スルコト）シテ利ヲ收ム。黃金一策也ノ上ニ、丁說ニヨレハ、地名ヲ脫ス、黃金以下ハ、貢入ノ物品ニシテ、周人之ヲ利用シ、以テ利權ヲ制スルヲ云フ。軌出之屬也トハ、黃金以下ノ賣ヲ利用シ、穀物ノ統計ニ應ジテ、之ヲ賣出シ、以テ利益ヲ占ムルヲ云フ。今國穀重什倍ノ上ニ、戴說ニヨリ、管子曰ノ三字ヲ補フ。運穀而斂財トハ、國穀ヲ齊買シテ、其代金ヲ上納セシム。今九爲餘云云トハ、國穀ノ價十倍ナル故、元價ニ比スレバ、十分ノ九ノ利ヲ大夫ノ手中ニ握ル

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智。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豬飼彥博云、十當作七。衡謂、欲得上所藏之穀。故各盡其所長。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數猶理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君謂天子。天子分壤封諸侯、而使之貢入其土物。市朝同流移之。以收其利。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此三物。諸侯所貢入、而周人流移之。即物寡爲多。地狹爲廣之術。量出賣穀物之類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也問辭。猶言乎。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一同也。穀價什倍同於前。今九爲餘。一當什。故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以餘穀斂財。故財九在大夫。而王每歲反得其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美餘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天子以客商行流五穀。下令以時出

貢ヲ特ム者ハ、國危シ、之ニ反シテ神龜ノ如キ寶ヲ抵當トナシテ貢ヲ增ス者ハ、國安ク、且貨幣流通ス。物有豫トハ、スベテ準備ニ汲汲タルトキハ、財利ノ運用、反リテ不可ナルコト。操於ニ豫之外トハ、君民兩方ニ於テ、豫備スルヲ待タスシテ、財利ヲ運用スルコト。蓄飾ハ、王(引)說ニ、蓄餘ノ誤。以此與令進退云云トハ、此貯蓄金ヲハ、政令ヲ以テ、自由ニ取扱フコトヲ時ニ因ルト云フ。本篇ハ、篇首ニ鑛山ヲ開キテ、富ヲ起スノ術ヲ記シタルヲ以テ、此名アリ。輕賦稅ハ、農人ノ稅ヲ輕クスルコト、肥籍斂ハ、商工ノ稅ヲ厚クスルコト、丁說ニ、肥ハ俷ニシテ、薄ナリト。傳賤無祿、ノ傳ハ、孫(詒)說ニ、吏ト同意トナス。皮幣不衣トハ、工業起ラサルヲ以テ、諸侯ノ財幣カ、我國ヘ集マラザルコト。以立幣トハ、山ノ金ヲ以テ錢ヲ鑄ルコト。五穀什倍トハ、穀價十倍ナル故農夫ガ精勤シタル結果ヲ云フ。士半祿云云トハ、穀價貴キヲ以テ、半分ノ祿

也。倉廩虛。則不能重價糴穀。故立價必賤。而無復祿以與士也。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金銅也。立幣鑄錢也。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價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穀價什倍。農夫喜其利己。夜深始寢。早旦乃起。以勉其業。不待上使之。而五穀之多。什倍於他日。士半祿而死君。穀價既貴。半祿所得。五倍於他日。故亦感恩死君也。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使不得不爲上所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用之則貧。梅本。貧作用。蓋以意妄改。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梁聚之言。或使民至有得不使者。故非。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對字當衍。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諸本。作智者。今從古本。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簡猶輕也。萬物輕。則士偷幸。偷。薄也。幸徼倖也。物輕不足以繫心。故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數計也。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說ニ、以字ノ說、無貲ハ、此上モナキ貴重品ヲ云フ。釁ハ、血祭ヲ云フ。立貲曰無貲トハ、此龜ヲ神寶トナシ、無上ノ貴重品ト云フコト。還四年トハ、四周年ヲ經過スルコト。爲質トハ、粟ノ抵當ニ、神龜ヲ以テスルコト。爲子者云云トハ、桓公若シ死セハ、其子ハ、丁氏ヨリ借リタル米穀ノ數ヲ知ラス、故ニ後日ノ爲メ、質ヲ受取ルベシト云フコト。還四年以下十九字ハ、丁說ニ衍文トナス。桓公立貢數文云云トハ、桓公ハ前述ノ如ク、神龜ヲ抵當トシテ、丁氏ヨリ粟ヲ貢セシメ、文書ヲ立テテ、其數ヲ記入セシメ、七年分ダケノ米穀ヲ入貢セシメタリ、之ヲ小分スレハ、龜ヲ抵當ニシテ借入レタル者四千金、黑白ノ子ヲ抵當トナシタル者千金、合シテ五千金トナル、黑白之子ハ不明ナルモ、恐クハ龜ノ子ヲ云フ者カ。凡貢制中二ノ中ハ、猪說ニ什二ノ說トナス、十分ノ二ハ、齊國ノ貢制ニシテ、一定シタル者ナリ、然ルニ今此以外ニ、五千金ヲ得タルコトヲ云フ。用貢國危トハ、定常ノ

制中二。齊之壤策也。貢制中國用十分之二。齊田所出之計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豫逆備也。但專逆備。而不運用貨財。則君失國計。而民失生產矣。操把持也。謂運用之。二豫君豫民豫也。

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此謂運用於逆備之外者。蓄飾儲蓄以飾國也。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乘因也。以此蓄飾與令進退。以御輕重。此之謂因時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農曰賦稅。商工曰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肥重也。古本。取作收。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奉供也。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衣被也。恐籍重失利。故不來被於我。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倳立

坐立長差トハ、連坐ヲナスニモ、長ト差即首ト從トヲ區別スルコト。惡惡乎云云トハ、晉ノ如ク、甚タ惡事ヲ惡ムトキハ、反リテ人ヲシテ刑罰ヲ犯サシム、若シ善ヲ善トスレハ、人皆、善ヲナシテ、罪人ナシ、ナルベク齊ノ如ク罪ヲ寛大ニスレハ、人民心服シテ、皆心禁ノ態度アルニ至ルヲ云フ。將御神用寶トハ、神怪ノ力ヲ假リテ、國富ヲ增サントスルコトヲ云フ。掘闕云云トハ、地ヲ穿チテ龜甲ヲ得ル者アリ、之ヲ利用シテ、遂ニ數百里ノ地ヲ得タルコトヲ云フ。得龜白里之地ノ、百里ノ上ニ、檢數ノ二字ヲ補ヒ讀ムベシ。平盤ハヒラタイ皿ヲ云フ。起十乘之使云云トハ、十乘ノ從者ヲツレタル使ヲシテ、百金ノ手土産ヲ持タシメテ、赴カシメルコト。服中大夫トハ、中大夫ノ官服ヲ云フ。東海之子類於龜トハ、東海ノ海神ノ子ハ、龜ニ類ス、今汝ノ掘リアテタル龜ハ、即是レナリ。託舍於若ハ、汝ノ宅ニ龜カ宿ルコト。之龜爲無貲ノ之ハ、與

所携之幣。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女也。直賜其服。不以爲官。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海神也。此所謂御神也。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託寓也。而亦女也。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之是也。貲訾通。訾限也。言至貴無限。而藏諸泰臺。凡管子云泰者。皆尊而稱之。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定也。還四年。伐孤竹。還繞也。繞四年。周匝四年也。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尹知章云。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朱長春云。丁氏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衡謂行謂行軍。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尹知章云。質音致。上皆同。丁氏北郷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我老矣。爲吾子者。不知所假於子之數。我若死。或將不償。宜終受我質也。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尹知章云。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上伐孤竹。謂將伐之。此則實伐之。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立貢數文書而算之。行此事。中七年貢數。此謂稅外所貢。非恒稅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然則齊之貢數。歲得七百十四金餘。太少。疑非其實也。凡貢

六家カ、其知ル所ヲ君ニ授クルコト。
末敎ハ、將來ノ敎ヲ云フ。
詩記人云云ドハ、詩經ト時ヲ記スル曆ト、詩人物ノ成敗ヲ記スル春秋トニヨリテ、辭ヲ失フコトナシ、又行即政治ニヨリテ、治道ヲ十分ニ盡シ、義ヲ失ハザルコト、君揉ハ君柄ニ同ジ。
能皆巳官ドハ、才能アル者ハ、官ヲ授ケテ、其職ヲ盡サシムルコト。
時皆已官トハ、時ノ宜キヲ失ハズ、之ヲシテ其職ヲ盡サシムルコト。
得失之數云云トハ、萬事皆其職ヲ盡サシメテ、遺漏ナキヲ云フ。
以數行トハ、法ヲ以テ政ヲ行フコト。
下貧而君富ノ下ニ、猪説ニヨリ、民愚而君智ノ五字ヲ補フ。
此之謂事名二トハ、事名ハ名目ト云フ如シ、一ハ民ガ智ニシテ且富ムコト一ハ君ガ智ニシテ且富ムコトヲ云フ。
國機徐疾而巳矣トハ、政治ノ機ハ、緩急宜キヲ得ルニ在ルノミ。
請閑心禁ノ閑ハ、宋本ニ問トナス、心禁トハ、眞心カラ非ヲ爲スヲ禁ズルコト。
公過ハ、君主ニ對スル過罪ヲ云フ。

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擧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萠通。而民無患咎。功事也。非責也。通達也。不萠達謂不生。

桓公曰。請聞心禁。心禁爲非。不徒革面而已。管子對曰。吾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諸衆也。謂與其謀者。云諸公過之家。則罪及子孫也。此吾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差等也。坐立長差。罪定首從也。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輕重時價之法。既施行之矣。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御驅使之也。神猶怪也。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闕。皆穿也。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摻也。謂求得之。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不言檢數者。蒙上省文。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尹知章云。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提攜也。謂

皆置之ノ皆字ハ、丁説ニ、置衍。此國策之ノ下ニ、王説ニヨリ、大字ヲ補フベシ。相困揲而呑ハ、王(引)説ニ、相揲而濟ノ誤トナス、國費ヲ積畜シテ、十分ナルコト、濟ハ贍ニ同ジ。置四限高下トハ、國ノ四境ニ、物價ノ高下ヲ示ス者ヲ置クコト。令之徐疾云云トハ、緩急宜キヲ得テ、萬物ヲ自由ニ賣拂ヒ、財政ノ運用ヲヨクス、是ニ於テカ、始メテ五官ノ技ノ必要ヲ感ズ。詩者所以記物也トハ、詩經ハ禽獸草木ヲ記シタル者ナリ。時者云云トハ、曆ニ明ナル者、春秋ハ歷史、行ハ政治ヲ云フ、此ト易トヲ合シテ、六家ト云フ、然ルニ五官ト稱スルハ、易トヲ合シテ一トナスナリ。民之能此者云云トハ、六家ニ長スル者アラバ、一馬ノ田ト、一金(斤ニ同ジ)ノ價アル衣トヲ與ヘテ、之ヲ臣トスレハ、人君自ラ賢明トナル。即見其時トハ、時機ニ應ズルコト、蚕間之日トハ、朝早キ時カ、又ハ間暇ノ日ヲ云フ、受之ハ授之ノ誤ニシテ、

出牛十二頭。戎馬四匹。則一馬之田。一丘十六井之地也。揆度篇曰。馬之平價萬也。金之平價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然則一金即一斤。金價直錢一萬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即若也。蚤早也。閒之日。與時有閒之日也。受當爲授。授之。告吉凶動靜之時於君也。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無失時。則無失策。所以萬物興豐也。遠占得失。豫占他日之得失也。末後也。爲末教。爲後日避害就利之教也。末。俗本或誤未。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揲。記謂春秋。無失辭以下。學詩與春秋之效也。詩至卜有六家。而上云五官技者。合易卜爲一也。揲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揲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能材也。謂鹽鐵草木之屬。官使之盡其職也。其餘皆以數行。數猶法也。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下貧而君富五字當衍。二猶殊也。穀者民之司命。智者民之輔佐。故君當智而富。而今愚而貧。民當愚而貧。而今智而富。此事與名不一也。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

用ノ仕方ニヨリテハ、十圓トナル、即其九割ダケハ、我運用ニヨリテ生ズルハ何ゾヤ、其方法カ緩急ノ宜キヤ得テ、物價輕重ノ計ヲ制スレバナリ。引十之半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一圓ヲ十圓トナストキハ、五圓ヲ引キ去リ、更ニ其中四圓ヲ藏シ、殘金ノ五圓ヲ運轉スレハ、尙、一圓ノ殘金アルヲ以テ、決塞ヲナスニ足ル、決塞トハ、財貨ヲ開キテ民間ニ流シ、又塞ギテ上ニ藏スルコトヲ云フ、國不相被トハ、國民ニ、同情ノ精神生セザルコト、聘之幣トハ、人ヲシテ慰問セシメ、且之ニ幣ヲ贈ルコト。財散而輕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十分ノ一ヲ民間ニ散スルヲ以テ、物價自ラ下落ス、此機ニ乘ジテ、國幣ヲ運用ス。上運五如(而ニ同ジ)云云トハ十分ノ五ヲ運轉利用シテ、窮リナキコト、日月ノ始終スルカ如シ。准道トハ道德ノ方面カラ、物價ヲ平準ニスル方法ヲ云フ。數[illegible]トハ、民ヲ數フルノ法ヲ云フ、置之云云トハ、黃金一斤ト當直ノ日ノ食料八石トヲ與フルコト。

一斤。直食八石。諸本。育作衰。今從古本。瓠。古本作匏。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已起也。謂能愈病。已羊里切。止也。猶言愈。[補]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俗本。曰歲誤回歲。 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通於蠶桑者。使蠶不疾病者。皆與之俸。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策之者。所賜之金穀。皆在國計中也。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沓。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屛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 揲讀爲惵。惵懼也。諸本。沓作簭。不成字。今從古本。沓謀也。四限四境也。凡國家之用。相與靡費。則爲之者勤。故足。相困乏危懼。而後謀所以免之。然後置四境中貴賤之準。以號令之徐疾毆逐屛除萬物。以售之。守之以計。於是乎有五官技者也。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物事也。時者羲和所掌。及夏小正。月令之類皆是也。行者謂三禮所記之屬。道治也。 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中ニ握ラルルニ至ル、是レ即國權ナリ。國無制云トハ、下文ノ國無制策ニ照セハ國無策ノ誤。高田十石云云ハ、其田十畝ノ收入ヲ云フ、庸田ハ王(引)說ニ庫田ノ誤、庫田ハ卑田ニシテ、下田ヲ云フ。粟買一云云ハ、豐凶ノ關係ニヨリテ、時價ヲ異ニスルコトヲ云フ、粟買三十ノ三ハ、王(引)說ニ衍。其在流策者云云トハ、他方ヘ流レ込ム米穀ノ數、即寶出ス米ハ、價賣キヲ以テ百畝モ、千畝ノ數ト同ジ。故地有量云云トハ、土地ニハ收入ニツキ、一定ノ量アルモ、一國ノ米價ニハ、制限ナシ。今行權ノ權ハ、利權ヲ云フ、通於輕重之數ノ下ニ、丁說ニヨリ、不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ノ十一字ヲ補フ。軌守其數トハ、統計ノ法ニ本ヅキテ、米穀ノ數ヲ調査スルコト、准平其流トハ、時價ヲ以テ、公平ニ米穀ヲ賣出スコト。動於未形云云トハ、機先ヲ制シ、後始末ヲヨクスルコト、守事已成ノ事ハ、猪說ニ、於ノ誤トナス。物一也而十云云トハ、例スレバ一圓デモ、運

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一既爲十矣。乃引十之半。而藏其四。以五把持運用之事。猶餘一分。是在君之所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高崇也。被覆也。謂相撫恤。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十分之一者。即上藏四。以五操事之餘也。樹表置高者。使人易見也。聘之幣。使人問之且贈幣也。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五如之如而也。運用十分之五。而行事。如日月之終而又復其始也。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准道以道成時價也。道即高仁。高慈孝之事。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教數教民之法。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使之教民。故賜金穀以讎之。直食直日所食。八石大男二月之食。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

平ト云フモ、眞ノ公平ニ非ズ、人民富ムト云ンモ、其ノ實ハ貧ヨリモ惡シ。蓄積スルモ空虛ト同ジ。阨亦藏分トハ、凶年ナルモ、其ノ收穫ノ半分ヲ貯畜スルコト。阨者所以益也トハ、凶年ニハ、寧ロ民食ヲ益ス必要アリ、何故ニ其半ヲ貯フルカ。隘（阨ノ誤）則易益トハ、凶年ニハ備少ノ救濟ニテ、滿足スルコトヲ云フ、一可以爲十云云トハ、凶年ニハ米價騰貴スルヲ云フ。以阨守豐トハ、凶年ト豐年ト互ニ、相對セシムルコトヲ云フ、阨之准數一上十トハ、凶年ノ一石ノ價ハ、豐年ノ十石ニ同ジ、豐之策數十去九トハ、豐年ノ收穫ハ、凶年ニ比スルニ、十倍ノ多キニ至ル、故ニ十中ノ九ヲ除キタル殘リノ者、即一ト、凶年ノ收穫トハ、同一ナリ、則吾九云云トハ、前文ノ一上十ト、此ノ十去ルハ、前者ニ於テハ、米價ノ九割、後者ニ於テハ收穫ノ九割ヲ得ル事トナリテ、政府ノ利益トナルヲ云フ。策豐ノ二字ハ衍、則三權云云トハ、若シ前述ノ政策ヲ行ハハ、天地人ノ三權、皆君主ノ手

其餘皆屬諸荒田。高田上腴之地。間田中田也。庸凡庸。庸田下田也。十石五石三石。蓋十畝所收。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晩殺。五穀之所蓄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賈一至賈百。豐凶及國軌之差也。流移也。流策謂出糴之數。粟價十倍。則百畝從中千畝之數矣。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策。從就也。就即也。言與之同。諸本有作無。今從古本。爾此覆上文。策當作制。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威蓋天下。示德於海內。延長聲譽。而無止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以法守國穀之數。以時價平其出糶之直。運策於輕重未形之先。而守事於貴賤已成之後。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物一也。而爲十。是運動爲吾用者九。無他。以徐疾之理。爲輕重之計也。凡物徐則輕。疾則重。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不足トナルヲ以テ、其ノ價格自ラ騰貴スルニ至ル。
請立幣トハ、錢ヲ鑄ルコトヲ請フ、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ト、二年間積畜シタル粟ヲ以テ、國ノ産スル銅ノ擔保トナス、立黔落力重云云トハ、人民ノ村落ヲ立テ、其處ニ錢ヲ鑄ル時ハ、米粟モ錢モ、政府ノ手ニ在ルヲ以テ、利權ヲ自由ニスルノ力強大トナリ、自ラ天下ニ對シテ、經濟ヲ圓活ニ行フコトヲ得。彼重則見射云云トハ、彼ニ於テ物價騰貴スレハ、我廉價ノ物ヲ買入ル、之ニ反シテ彼ニ於テ廉ナレハ、其物品ヲ我國ニ賣リコミテ、利ヲ得ント欲ス。泄者ノ上ニ、見字ヲ脫ス、見泄者失權也云云トハ、賣込マレルコト、買取ラルル事モ、畢竟他國ノ自由ニ委スルコトナレハ、權モ策モナキコトヲ云フ、經濟上ノ獨立ナキコトヲ云フ。不備天權云云トハ、人君ガ天時ニ豫備セサル時ハ、人民皆私利ヲ求メテ、準備ノ財用ヲ備ヒ、小民ハ富家ノ屬隷トナルニ至ル、亂之之本也ノ一之字ハ衍。平則不平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キ時ハ、物價公

以備行准之本。下陰相隷。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天權時也。時有旱澇豐凶。君不預備之。下必相求。具備心所准擬之財用。如此。則小民必陰隷屬於富豪。刑罰與亂。常由此而起。亂之之。當衍一之。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准平。則上失利。上失利。則民守之。至富役貧。是不平之甚也。故民富則不知貧。何則上之委積則虛矣。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分半也。阨凶年也。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桓公疑凶年民食不足。上所以附益而振之也。何以亦能藏其半。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隘阨同。然一章中不容岐出。當依上下作阨。凶年民自分艱食。少濟則喜。而穀價騰貴。一石可以爲十石。所以能藏半也。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以阨守豐。阨年米價之數。比之豐年。一石上十石。豐年收穀之計數。比之凶年。可十去九而不用。然則豐凶皆用十分之一。吾九常爲定數之餘。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能計豐年。則府庫常實。凶年亦可藏半。故天地人之三權皆在君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

ハ歳ニ十分之參ト少半トヲ守ル」トナス、少成歳ハ、王說ニ、順成ノ歳、即豐年ヲ云フ、王丁二氏ノ說ニヨリ、下文ニ屬シテ成歳、三年而藏十ヲ句トナス（三十一ハ、三ノ誤）前述ノ如ク「一年ニ三分ト、其ノ少數トヲ守リ、豐年ヲ三回經過スレハ、豐九分ト其少數トヲ得、然レトモ、其少數モスデニ整數ニ達スルヲ以テ、之ヲ一分ト見トメ、九分ニ加フルヲ以テ十トナルヲ云フ、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ハ、一句ニシテ、之ヲ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ト訂正スベシ、即チ前文ノ王者、歳守十分之參與少半ヲ復ビ舉ケテ、其ノ民ノ害トナラサルコトヲ證シタルナリ。天毀埊（地ニ同ジ）凶ハ、天災地禍ヲ云フ、入於溝壑トハ、其ノ苦ムコトヲ云フ。三權トハ、天地人ノ權ヲ云フ。緝洒ハ、赤色ノ材料トナル草ノ名、夜石ハ夜光ノ玉ノ類。管子日ノ三字ハ削ルベシ。以守國穀云云トハ、緝洒夜石ヲ以テ、國ノ穀物ヲ買入レ、其ノ一分ヲ積儲キ、五年ヲ經過スルトキハ、民間ノ穀

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歳守十分之三。三十一年。得三百十分之九十三。十分爲一年。只有九年與少半。三十一年與十一年。必有一誤矣。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十分之三。少於三之一。而云藏參之一。舉大數也。又云。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則恒稅之外。藏三分一於民。以備救荒之用。與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其法自別、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毀缺也。雨缺則旱。暘缺則澇。埊古地字。泆溢也。言歳雖旱澇。救荒有備。故民無轉入於溝壑。及乞請於道路者也。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三權。天地人之權也。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緝洒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緝赤繒。洒線也。夜石未詳。疑夜中發光。故名夜石與。豬飼彥博云。緝洒當作蒨茜。染赤草也。管子曰。以守國穀。歳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三字當爲衍文。言得緝洒夜石之幣。以守國穀。歳守一分不售。行之五年。穀之在民間者少。其貴必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立幣謂鑄錢。顧讎也。黔黔首。謂民。落村也。以二年所收之粟讎國銅。別立民村。以鑄錢。我權力既重。乃與天下調劑錢穀百貨。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彼重則射取我輕。彼輕則泄注其輕於我。泄者上脫見字。見泄注於人。是失輕重之權也。見射取於人。是失輕重之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補]下必相求贏利。

財政ハ、米穀ヨリ一分ノ利ヲ得ル時ニ、鹽鐵ヲ利用スレハ、十分ヲ得テ倉ニ藏スルコトヲ得、即鹽鐵ノ利ノ大ナルコトヲ云フ。

君常操九云云トハ、サレハ君ハ常ニ九分ダケノ利權ヲ手中ニ握リ、人民ハ、十分ニ衣食シテ、賦役ニモ出テ、少モ怨咎ナシ、安ハ語助、以上鹽鐵ノ利ヲ云フ。

如加之以縄トハ、民ノ貧富ヲシテ、公平ナラシムルコトヲ云フ。

本篇ハ、山ノ產物、即金銀類ヲ以テ、萬物ヲ招致スルコトヲ論ズ、金銀ハ山ノ權ナルコト、天ノ時ヲ以テ權トナスカ如キ者アリ、故ニ篇首、先ヅ之ヲ論ズ、冢說ニハ、山ヲ以テ衍字トナス。

民之ノ之ハ、有ノ誤。

王者歲守十分之參ノ下ノ三年ハ、王說ニ、衍トナシ、與少半ト句ス、一歲ノ收入ヲ十トナシ、之ヲ三分スレハ、三ト少數ヲ得、少半ハ其小數ヲ云フ、故ニ「王者

田賦以租其山。田賦謂兵賦。非恒稅也。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買材多。故被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廬小屋。徒有庌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縄。謂之國軌。加之以縄。言平均如一。無貧富小大之殊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權所自重以致物也。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民之疑當爲民有。與下相涉而誤耳。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禹五年水未聞。饘糜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少半。三分歲之一也。歲守十分之參。三年得九分。又加三分歲之一所守得一分。成一歲十分之收也。三十一

ル、是ニ於テ二家（買方ト賣方トヲ云）ガ協議シテ、牛馬ノ價ヲ定メ、米穀ヲ發シ、牛馬ノ價ニ準シテ、之ヲ返償ス。
請立貲於民ト云フハ、民有ノ田地ノ價ヲ、定メンコトヲ欲ス、若シ之ヲ定ムレハ、地價ハ現今ノ二倍トアリ、邦內ノアラユル田地ハ、盡ク地價ヲ有シテ、其外ニ漏ルル者ナシ、換言スレハ現在無價ノ地モ、皆立派ナル有價ノ地トナル。
去丘邑之藉也トハ、丘（四邑）邑（四井）ノ廣サノ土地ヨリ出ル税ヲハ、前述ノ如ク、地價ヲ整理スルコトニヨリテ得ベキヲ云フ。
朝夕ハ貴賤ト云フ如シ、山林廩ノ廩ハ、猪說ニ、衍。
宮中四云云トハ、垣根ノ中、四方ノ空地ニ、觀賞用ノ花木ヲ栽培スルコト。
握以下ハ、山木ニ課スルコトヲ云フ、握ハ一握ノ大サアル木ヲ云フ、把ハ、兩手ニテ握リ得ル程ノ大サヲ云フ、室奉トハ、居室ヲ作ル時ノ材料ヲ云フ、三圍ハ三把ヲ云フ。
鹽鐵撫軌云云トハ、政府カ前述ノ如ク、鹽鐵ヲ統計ニシテ、之ニ循ヒ本ツク時ハ、國家ノ

相準。牛馬歸於上。補上猶貴也。將賡牛馬價為之貴粟價。既散粟賡牛馬。乃反粟價於舊準。猶如牛馬獨歸於上也。餘具前注。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定貲於民。齊之有田。倍今所有。凡邦內無貲外之地。何則今所有貲外之地。皆為有貲之壤也。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藉也。四井曰邑。四邑曰丘。兵馬戰車之具出於此。今立貲。故其藉可去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朝夕猶貴賤也。廩械器。所藏之械器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行巡視也。廁田曰疇。田中有木。必害於穀。周垣曰宮。榮花也。周垣中四方餘地。盡植花樹。而不樹桑。是害女功也。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俗本械器誤倒。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隻手所圍曰握。楂槎也。衺斫曰槎。故以為小木之稱。把亦握也。此蓋謂兩手所圍。奉供也。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撫。循也。鹽鐵循量長貲財之法。則假令國穀一分。鹽藉增之。至藏十分。而君又運用其九。以羅民財。民假貸衣食之。而又供徭役。為之下者。安得無怨咎其上哉。去其

軌官ハ統計調査ノ官職ナリ。

以幣貨金トハ、黃金九千ト云フモ、其ノ實ハ、幣貨（刀布ヲ云フ）ト黃金ト混合シタル者ナリ。

據之以幣ノ據ハ、丁說ニ、振即賑ノ誤トナス。三壤已撫トハ、以上ノ龍夏等三種ノ土地ニ、錢ヲ貸付ケテ、農事ヲ勉强セシムル故、國穀ノ收入ハ、二十倍トナル。梁、渭陽、瑣、皆三所ノ地名、滿齊衍ノ齊ハ、丁說ニ、衍字、滿衍ハ繁盛ヲ云フ、請毆之トハ、牧者ハ牛馬ヲ驅リテ、之ヲ售ランコトヲ求ム。顚齒量其高壯トハ、牛馬ノ高壯ヲ量ルニハ、顚（頂）ト齒トヲ以テスルコト。爲上粟云云トハ、牛馬ノ價ヲ錢テ支拂ハズシテ、米穀デ支拂フ爲ニ、粟ヲ貴ブコトナ

日功。預具三時所用之器械。亦得用其力於治田。除田。治田也。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軌官量長貨財之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俗本。地下有上也二字。細書分行。朱本作上地。上加一圈。細書單行。蓋以爲正文脫字也。古本無。布黃金九千。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諸本。貨作貲。今從古本。黃金九千。撮其凡也。其實有金及幣貨。故云以幣貨金也。幣貨。刀布也。金。黃金貨。小家以刀布者。所用既少。且恐其不能償也。周岐山至於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山田地埆少收。其布貨幣。當隨貧富而調劑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壽陵周地名。據處也。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布金撫慰之。以致其穀。故國穀之多。至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俗本衍誤行。毆誤毆。三邑馬所產也。衍。廣平之地。謂牧。請毆之者。牧者欲其售。請毆馳之。顚齒量其高壯。顚。頭也。凡察老少。牛視其角。馬視其齒。故曰顚齒。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毆戰車而就之。以斂買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立貲。庚償也。諸本。立貲作二家。今從古本。趙用賢云。下二家。一本作立貲。趙所云一本。即此本與爲去聲。上進也。二家謂買者與牧人。立定。貲價也。既約以穀償牛馬。乃爲上進其粟。二家相議。以定牛馬之價也。散其粟反准。反還也。反准還粟價。與牛馬價

民之令ノ之字ハ衍、夏ハ、民ニ令シテ、山澤ヲ開クコトアリ、禁ズルコトアリ

此皆民所以時守也トハ、人民ガ四時ノ法令ヲ守ルコト。

君守諸四務トハ、以上ノ事ヲ制スルニハ、人君ハ四時ノ政令ヲ務ムルコトヲ、主トナスベシ。

泰春云云トハ四時ノ必要物ヲハ、人君タル者、豫メ之ヲ畜藏シテ、以テ後日人民ノ便ニ供スベシ、然ラザレバ、豪族ノ兼併スル所トナリテ、小民其ノ害ヲ蒙ルニ至ル

功布日トハ、春事ヲ人民ニ布クノ日ヲ云フ、縑衣ハ袷ノ類、捍ハ王(引)說ニ梩ノ誤、梩ハ(スキ)ト訓ス、虆ハ土ヲ盛ル籠ノ類、勝ハ、王說ニ、縢ノ誤トナス、縢ハ囊ナリト云フ、籯ハ(ザル)、屑糗ハ米ノ(クヅ)

公衣ハ縑衣單衣ヲ云フ、衣折券ノ衣ハ、衍字、官ヨリ借リタル者ヲ返納スレバ、其借用證書ヲ、帳消ニスルコト。

斂實ハ、收穫ヲ云フ。

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豪民守此時。廢居以射利。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四務。白姓四時所務也。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尹知章云。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衡謂先藏而假之者。下文所云是也。泰春功布日。功布日。春事之令。布於民之日也。春縑衣。夏單衣。縑兼也。兼衣謂表裡具者。捍籠虆。箕。勝籯屑糗。諸本。籠作寵。糗作糗。今從古本梅本。捍猶備也。虆讀爲蘽。籠蘽皆盛土器。勝擧也。籯竹器。受三四斗。籠蘽。二人對舁之。籯則一人擧之。故名勝籯耳。屑糗。米屑爲糗。貧民所食。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應功與人而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械器之外。別言勝籯。所用異也。蓋以盛衣食。已畢也。豬飼彥博云。下衣衍。衡謂。既歸納諸物於公。乃折假時所入之券也。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然亦不能不用十日之功。以具衣食械器。今君假之。故免十日之害。冬農務尤間。故用二十

シテ、手形ヲ以テスルコト。
鄕横市准トハ、地方ノ公定時價ト、都會ノ公定時價トヲ云フ。
上無幣云云トハ、手形ヲ現金ニ支拂フ時ニ、前述ノ時價ニヨリ、申告シテ曰ク、政府ニ錢ナクシテ米穀アル時ハ、米穀ヲ以テ、錢ニ準ジテ之ヲ拂フ、乃チ米穀ノ價ト錢ノ價トヲ換算シテ、支拂ノ計數ニ應ズルコトヲ云フ、
國奉決穀云云トハ、國ノ費用ヲ要スル時ニハ、米穀ヲ開キテ、之ヲ民間必要ノ數ダケ出シ、以テ錢ト釣合ヲ保有セシム。
謂大豪委貲家云云トハ、君主遊觀ノ御用金ヲ課スルコト。
有實者云云トハ、米穀ヲ有スル者ハ、之ヲ賣出スコトヲ禁ズ、何トナレハ若シ不足ノ時ニハ、君主ノ人馬ノ爲ニ、食物ヲ人民カラ假ルル必要アレバナリ。
貲家假幣云云トハ、財產家ニ貸出シタル錢ハ、當時ノ穀價ニ引直シ、穀物ノ代リニ錢ヲ上納セシム、是ニ於テハ米穀ハ民間ニ布キ、錢ハ政府ノ手中ニ在ルコトトナル。
國幣之九在上云云ノ數句ハ、錢ト物品トノ相

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櫎穀。更定穀價也。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令曰。貲家所假貸之幣。以穀價准幣數。與所假貸之幣。相直而償之。於是穀爲之下流。幣爲之上入。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四縣爲都。皆置官吏而治之。言不唯城中爲然。乃百都百縣。量長國策者。據穀價坐長十倍。環出儲穀。而應貲家所假貸之幣數。於是國幣什分之九在上。其一在下。下幣已少。故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隆貴也。物重十倍。官吏乃以市中時價。出賣萬物。極其貴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凡國家量長幣穀之法。先布其數於未形之前。據貴賤之形已成。以運用錢穀百物。又因號令。而進退物價。毫無求於民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不藉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量守四時。有使天所生之財盡其職之道。何須求於民乎。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繇俗以爲徭字。徭役也。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尹知章云。謂山澤之所禁發。趙用賢云。夏民之之衍。補民令令於民也。止猶禁也。發與也。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

大家(豪農)多クシテ小家(小作人)少キトキハ、消費者多クシテ、生産者少シ。
山田間田ノ上ニ、丁説ニ、謂子ヲ脱ストナス、山田及中等ノ田地ノ人民ニ、告諭スルコトヲ云フ。
以滿其准トハ、一定ノ表準額ヲ滿足セシムルコト。
重年ハ累年、高田ハ上等ノ田地、請爲子什減三トハ、前述ノ如ク、豐年ニシテ鄕穀ノ平均時價若干ニ達ス、故ニ是迄準備トシテ、其地方ニ積置キタル公幣ノ十分ノ三ヲ減ジ、穀物ヲ錢ノ代リニ上納スベシト、命令スルナリ。
高田撫間田トハ、高田ノ人民カ間田ノ人民ノ空乏ヲ濟フコト。
山不被穀十倍トハ、山田ノ不作甚クシテ、從來ニ十倍ノ損失アルコト、此句ハ下句ニ屬ス。
未淫失也トハ、太甚キ窮乏ニ至ラザルコト。
高田以時云云トハ、高田モ時ニヨリテハ、米穀空乏ヲ感ジテ、君主ヨリ慰撫ヲ蒙リ、即救濟セラルル事アリ、此時ニハ米價益騰貴シテ十倍ニ至ル。
皆置而券之トハ、其代價ヲ現金デ、支拂ハズ

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鄕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

重歲比年也。高田上腴之地。即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也。萌民也。櫎時價也。豐年穀賤。爲減寄幣什分之三。欲多致穀也。

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

民喜什減三之命。穀爲之上入。幣爲之下流。間田藏穀已乏。於是高田慰勉間田。而山中不被蒙穀粟。十倍於他日。

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

淫大也。山田以君所寄之幣。糴米於高田。以振其不足者。始未大失也。久之。米粟益少。高田亦乏。至以時見慰勉於主上。於是穀價坐長加十倍也。

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

染絲織之曰織。奉供也。合於國所供用者。皆留而券之。不即予直。

以鄕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策。

將予織帛之直。告之以鄕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將償以穀。乃以穀價。准幣直。環出國穀。而應織帛價所須之計數也。

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

奉供。決開也。准猶擬也。賦布也。凡國所供奉。開出國穀以應之。反準擬人所用。預布之民間。以量饒國幣。

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委置。貲貨也。大家委貲家。謂富豪者。此又一策。與上不相屬。穀廩之貴重。有加十倍。乃謂大家委貲家曰。上將修游觀。每人當出若干幣。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

實穀實也。勿左右。不許出糶也。贍足也。言糧食不足。將爲所從人馬。假食於沿途之民。不得輙移動儲穀。

鄰縣四

作ルノ材料トナル者。氾下漸澤トハ、水タマリ、又濕氣ノアルコト。籍於財物云云トハ、物産ニ税ヲ課スルモ、民有地ニ課セサルコト。過移長力ノ過ハ、王説ニ通ノ誤トナス、前述ノ如ク、人民カ十畝ノ小ナル地ヲ守リテ、種々之ヲ運轉融通シ、其財力ヲ増加スル時ハ、一意利ヲ追フニ馳セテ、遂ニ本業ヲ守ルヲ利益トナサザルニ至ル。軌意安出トハ、調査スル時ノ態度ハ、如何ニスベキカ。不陰據云云トハ、秘密ニ調査セサルトキハ、下民反リテ利權ヲ執リ、君主ヲ制スルニ至ルコト。此若言ハ、王(引)説ニ此言ト訓ズ。田不度食ノ度ハ、兪説ニ足ノ誤、田地カ人食ヲ十分供給セサルコト。此調之泰軌也ノ調ハ、猶説ニ、謂ノ誤、之ヲ泰軌(大體ノ調査)ト謂フ。調立環乘之幣トハ、穀ト錢トノ關係ニヨリ、互ニ交換シ循環セシムルノ法ヲ調節シテ、之ヲ行フコト。公幣ハ政府ノ公金ヲ云フ。

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晏平仲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在景公之時。則夷吾或爲之備。未必盡出於策士之妄言也。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十畝之壤至小也。君不以量度之法守之。民將守之。民既守之。必有以財物歷己移人。以增長財力之事。不復以本業爲得計。此君之過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據猶守也。諸本者作皆。今從古本。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若女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人衆而田少。穀不布所食若干也。補行巡視也。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始熟。籌田人及女事。故及行州里。必具得量度之章程。此和調輕重之大量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環繞。乘因也。環乘之幣。即臣乘馬幣穀相准之法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大家衆。小家少。生之者寡。食之者多也。間田中田也。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曰其人自云也。大家衆。必能償債。小家寡。振之又易。故亦置幣焉。然滿其所准擬不足之數。不多置焉。補曰以下士人自言也。重歲豐

本篇ハ、山、木、田地等ノ調査統計ニ本ツキテ、國富ヲ增進スベキコトヲ論ズ、冢説ニ篇題ノ山ヲ以テ、衍字トナシ、或ハ又官ノ誤ニ非ルカト云フ。

官國軌トハ、國中ノ物品ヲ政府ニ取締ルコトニツキテノ軌ヲ云フ、軌トハ量ナレバ、其物品ノ數ノ調査ヲ云フ、以下田人等ニツキ、其量ヲ知ルコト是レナリ、國勢調査ノ如キ者ヲ云フ。

人事之准トハ、人事ニ支給ヘル表準ノ定額、穀重トハ、猪説ニ、米穀ニ附課スル税ヲ云フ。

以功業云云トハ、女功ヲ時價ニ見積リシテ、其價ヲ公平ニスルコト。

人已トハ、人ト自分トヲ云フ、別群軌トハ、各物品ノ統計ヲナスコト、相壤宜トハ、土地カ如何ナル產物ニ適スルカ否ヤヲ視ルコト。

莞蒲ハ草ニシテ、席ノ材料トナル者、檀ハ木ニシテ、車輻ノ材料、柘ハ蠶ヲ養ヒ、又弓ヲ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官職也。事也。官國者。使國中所有者。盡服其職事也。軌量也。）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縣鄙。國城中也。軌數者。度量之法也。）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准所准擬支用之數也。重貴也。）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中應也。度渡通。渡濟也。食支一年。猶渡河上岸。故謂支一年所食爲度食耳。或讀度爲徒落切。此猶可强通。至下文田不度食若干而窮。）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績紡績也。不言織。省文互見。）以功業直時而櫎之。（直當也。當時所貴賤而定其價也。）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相視。）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莞蒲皆可以爲席。）有竹箭檀柘之壤。（箭小竹。堅勁中矢。檀强韌。可以爲車輻。柘似桑。其葉可以飼蠶。又弓幹以柘爲上。）有氾下漸澤之壤。（氾音汎。水延漫也。）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

御其大准トハ、全體ノ時價ヲ制スルコト。

則財物之賈什去一トハ、上カ租稅ヲ收ムルコト急ナル故ニ、人民ガ物品ヲ投賣リスルコトノ結果ヲ云フ。

可足也。封者專利自私。不與民共之也。天財財之不假人功而生者。金銀珠玉。竹石草木之屬皆是也。滿虛猶豐凶也。輕重其祿者。蓋准幣賦之。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大准時價之大者。不止一國也。可資者。有所資本也。玉起於禺氏。起猶生也。尹知章云。禺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揆度篇。北用禺氏之玉。則禺氏在北。赤野蓋在崑崙虛之西。此二者未詳遠近。汝漢近在荊徐之間。與周相距。固無七千八百里之遠。舟車相通。未嘗水絕壤斷。大抵輕重諸篇。尤多妄論。皆不足辨也。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徧。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民困於藉。賣物以供之。故物價從而減。是君收空名而喪實利也。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夫國之君不相中ノ夫ハ、大ノ誤、大國ノ君、互ニ相怨ミテ戰ヲナス時ハ、百乘ノ國、常ニ其間ニ介在スルヲ以テ、禍ヲ蒙ルヲ云フ。
功列陳トハ、功烈ガ朝廷ニ陳セラレ、明ニセラルルコト。
大國款内小國用盡トハ、大國ナルモ、國人既ニ叛心アリテ敵ニ通ジ、又小國ニシテ、財用空乏ナルトキハ、如何ナル計ヲ以テ、之ヲ強大ノ國勢ニ回復セシムベキカ、何以及此ノ及ハ、反ノ誤。
官賦軌符トハ、政府ガ物品ノ分量ト、又之ヲ賣拂フコトヲ許ス所ノ免許狀トヲ、其國内ニ布クコト。
乘四時之朝夕ノ朝夕ハ貴賤ノ如シ、即チ人民ノ自由賣買ヲ許サズシテ、官營トナシ、時價ノ高低ニ應ズルニトヲ云フ。
封天財之所殖云云ノ封ハ、政府ニ獨占スルコト、滿虛ハ豐凶ト云フ如シ、輕重其祿トハ、官吏ノ秩祿ヲ輕重スルコト。

削太半。萬乘之削。多於千乘。壞廣。力不能周也。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也。阻隔夫國之君不相中。夫當爲大。字之誤也。中得也。不相得。謂怨怒。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鄉饗通。受也。俗本誤卿。大臣死於外。分壞。而功列陳。列烈通。大臣戰死。分地封之。而功烈陳列於朝。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有虜獲之功者。亦分賞而祿之。是壞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諸本。藏作臧。今從古本。殫亦盡也。繼孤。死事之孤繼父者。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也。羅列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內古納字。下文百乘可及也。古本作可反也。此及亦當爲反。問大國納款於鄰國。小國財用竭盡。勢屈甚矣。何以反此於強盛。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反也。俗本。軌誤軌。諸本。符作苻。反作及。今並從古本。符趙本亦从竹。軌量也。符符節也。朝夕猶貴賤也。物從四時而貴賤。故云四時之朝夕也。言官先分賦所量。與符節於邦內。不許民自守輕重。乘物之貴賤。御治之以輕重之平準。貨財上流。君富而士振。然後可反復於強盛之勢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

糴ハ糶ノ誤。

收穡ハ、丁說ニ、畝穡ノ誤トナス、畝コトニ租税ヲ斂ムルヲ云フ。

本委ハ、本末ヲ云フ、服藉ハ、租税ヲ收ムルコト、廩食ハ、貯蓄米ヲ食フコト、餘裕アル者ヲ云フ。

散則輕トハ、之ヲ賣拂フ時ハ價輕ク、之ニ反シテ、聚メ買込ムトキハ、騰貴ス。

抵國トハ、萬乘ノ國ヨリ、抵觸ヲ被ルノ國ト云フ。

距國ノ距ハ(ケヅメ)ト訓ス、萬乘ノ國ノ後ニ在ルハ、恰モ雞ノ距爪ノ如キ者ナルヲ以テナリ。

衢國トハ、四通八達ノ國ヲ云フ。

壤削大半トハ、千乘ノ國ヨリモ、萬乘ノ國ハ、土地廣キヲ以テ、十分ニ外國ノ侵略ヲ防ク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升。弱。蓋李通。老少男女而算之。其實與管粗相當。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糴當為糶。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之藉。是非人君發號令收穡而戶藉也。尹知章云。穡斂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也。委末。謹嚴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補此以一家十口立算。一人廩食。不能盡食其所受。必有餘粟。故十人者皆得餘也。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散之則輕。聚之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以幣予衣食。不能不買而衣食之。買者既多。賤變為貴。故貴賤可調也。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抵觸也。前有萬乘之國。動侵伐其前。如獸角觸人。故名小國在後者為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距雞距也。後有萬乘之國。動襲擊其後。如雞距擊物。故名小國在前者為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四達道曰衢。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託寄也。言寄食於人。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

御穀物之秩相勝トハ、價ノ上下ヲ制シテ、米穀ト物トノ價ヲ調和スルコトヲ云フ、當時、米ハ貨幣トナシテ用ヰラル。

夫以室廡藉トハ、今日ノ家屋稅ノ如キヲ云フ、海王第七十二ノ篇首ラ見ヨ。

以正戶藉云云トハ、本業アル者ノミニ稅ヲ課スルコトトナル故ニ、贏卽游民ノ利益ヲナスニ止マルノミ。

偏行而不盡也ノ偏ハ、偏ノ誤ニシテ、五者ノ中ニツキ、或ル者ヲ、一ツダケ行フコト。

糶石十錢トハ、人民ガ米ヲ賣出ス時、一石ニツキ十錢ノ稅ヲ課スルコト。

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次第也。穀與物相爲敵。則其價不俱平。故人君御治穀物貴賤之次第。使之常相勝。而把持營治於其不平之間也。 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廡廊也。卽李唐所行間架錢。 以六畜藉。謂之止生。民滅其數。以避藉。是止生育也。 以田畝藉。謂之禁耕。田有常稅。又逐畝而藉之。故民不肯耕。 以正人藉。謂之離情。正人謂家長。人月藉三十錢。下情離上。 以正戶藉。謂之養贏。正戶有本業者。贏餘也。謂游民。特藉正戶。而游民不與焉。是養贏也。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豬飼彥博云。偏當作徧。 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幣金幣。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藉。上文云。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繦。然則中歲十石之價。不止十錢。蓋亦謂所加之邪贏。故名藉耳。一石當我八升五合四勺八撮。四石爲三斗四升一合九勺二撮。漢書食貨志載李悝之言。曰。食。人月一石半。當我一斗三升四合七勺三撮。多少懸絕。蓋李謂精。管謂糲糲一石。舂得六斗。曰御史。三斗四升去什四。爲二斗零四合。多於李悝猶七

財之櫎トハ、物價ノ平准ヲ云フ。

凡輕重之大利云云トハ、高價ニ賣リ、低價ニ買フコトヲ云フ、以重射輕トハ、我國ニ物價貴キ時ハ、隣國ノ物價賤キ者ヲ買入レルコト。以賤泄平トハ、我國ニ於テ物價賤ク、彼地ニ於テ貴キ時ハ、之ヲ彼ニ輸出スルコト、泄平ノ平ハ、貴ノ誤。萬物之滿虛隨財ノ財ハ、豬説ニ、時ノ誤トナス。准平而不變云云トハ、平准宜キヲ得ハ、物價一定スルモ、之ニ反スルトキハ、暴騰ノ兆候現ハルコト。

償本。是民失其利也。或牛力而無予。或釜十縕。是物利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委置。操持。事治也。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櫎月平也。君從輕重而斂散之。故月平無太貴賤也。漢世常平倉之法。蓋本於此矣。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物重。以我重射取鄰國之輕。物賤。以我賤泄注於平價之地。所以調貴賤也。萬物之滿虛隨財。財謂金幣。金幣滿。則物隨而滿。金幣虛。則物隨而虛。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准衡皆平也。謂月平。絕棄也。月平平。而物價不變。月平棄絕。而物重之端見矣。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縕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縕百萬。春以奉耕。奉共也。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種穀種也。饟午飯曰饟。糧行旅所賚也。食統名。贍足也。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蓄家有儲蓄之家。然則何。句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賦布也。春布即奉耕也。五月蠶成。照所賦之數。以斂繒帛。夏貸即奉芸也。秋禾既熟。照所貸之數。以收穀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說ニ、今ノ行ノ誤トナス、桓公ヲ云フ、人有若干ノ若干モ、亦衍字トナス、人事不及トハ、錢不足ニシテ、人ノ慾望ヲ滿足セシメザルコト。

乃今ノ今ハ、令ノ誤ニシテ、下文ノ使ト連讀ス。

市糶無予トハ、米ヲ賣出スモ、買手ナキヲ云フ、予ハ、俞說ニ「售ル」ト訓ズ。

半力而無予ノ半力ハ、俞說ニ、半分ノ誤トナス、價ハ半分ニ減ズルモ買手ナシ

民事不償其本トハ、出スノ所ノ資本ヲ取返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庶之通施也。施猶用也。民庶皆得用之。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以錢幣與人相照。人有當得若干百千之數。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人事不及者。錢幣乏少。不能及人所欲為也。諸本并下有藏字。今從古本。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美餘也。凡財利或分之。或并之。令無甚貧富。而調和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彊勉也。本謂農。趣促也。今當為令。字之誤也。言君不能調和民事。雖勉農促耕。鑄錢不止。適令使富豪并藏之。以役使小民耳。非所以治國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無予無予錢以買之者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諸本糶作糴。今從古本。釜六斗四升。當我五升七合四勺八撮。彊繦錢貫也。十繦千錢。古者錢精而貴。故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價半功力。而無予錢買之者。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事不

萬金之賈、千金之賈ハ、皆豪商ヲ云フ。

不賡本之事トハ、資本ノ續カザルコト。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ハ、丁說ニ、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ノ誤トナス。商買人カ、百倍ノ利ヲ取ル、故ニ農民ハ百倍ノ利ヲ失フ。

引錣トハ、算盤ヲ取ルコト。

發草上云ノ上ハ、土ノ誤、開墾シテ、其ノ收穫ノ數ヲ得ルコト。

若干步畝之數矣ノ矣ハ、丁說ニ、衍、計本量委云云トハ、田ヨリ生ズル穀ノ量ト、其土地ノ人民ノ食フ量トヲ計レバ、自ラ不都合ノ事ナシ。

穀有所藏也トハ、豪商カ米穀ヲ貯藏スルコト。

人君鑄錢ノ人君ハ、王

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不盡死力。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令所緩。其物必輕。令所急。其物必重。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蓄賈者富賈也。本資本也。其利百倍資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收聚也。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尹知章云。賡猶償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生產也。人君不能調和貧富。而均一之。故民產至有相百倍者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不行不治。皆由貧富不齊也。且君引錣量用。尹知章云。錣籌也。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發伐也。發草。墾伐草土。以爲菑也。言君引籌算其所用。則於耕田菑畬之上。得其年所生之數矣。俗本上誤土。[補] 土誤上。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本謂田所生。委末也。謂人所食。言一人食若干步畝所生之粟。自有定數。計田所生之本。量人所食之末。則其用自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尹知章云。人乏於食者。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

租藉ハ、丁說ニ、征藉ノ誤トナス、工商ニ賦課スル税ヲ云フ、故ニ彊求トナス、租税ハ農夫ニ課スル者ニシテ、豫メ田地ヲ給シ、其所得ヲ見テ、之ニ課スル者ナレハ、慮而請ト云フ。廢其所慮而請ノ廢ハ、丁說ニ、置ト讀ム、即チ租税ヲ其儘ニシテ置クコト。

利出於一孔者ノ於ハ、衍、一孔ハ一ノ穴ヲ云フ、君主ノミガ、國家ノ利權ヲ專ラニスルヲ云フ、二孔トハ、君ト宰相トヲ云フ、三孔四孔ハ其ノ利權カ、臣民ニ分ルルコトノ多キヲ云フ。塞民之養云云トハ、人民ノ生活品ヲ奢侈自由ナラシメズ、其ノ利用ノ途ヲ狹クスルコト。

也。夫民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親其所信。而爲利己者死。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見示也。民愛浹洽於上。言無所不至也。租藉者。所以彊求也。租税者。所慮而請也。藉賦也。上始無所給。因事而藉之。故曰彊求。税田租也。慮度也。給民以田。度其所得而税之。故曰慮請。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賦税者。人君之所以用賢才。誅暴亂。安國家。而事宗廟也。雖王霸之君。豈能去之。此謂額外加征。非正税也。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義稍正。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補]下出字下皆無於字。此於疑衍。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孔穴也。猶言門。出於一孔。事出於君也。二孔。君與相也。三孔四孔。則分出於臣民矣。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養謂衣食居室之屬。塞之。不得自由也。隘狹也。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籠包也。調和也。語制議制度也。是故萬乘之國。有

策ヲ述ブ。有海、國云云ノ、釜十五ハ之釜五十ノ誤、即他國ヨリ一釜五十錢ニテ買入レルコト。吾受而官出之云云トハ、他國ヨリ五十錢ニテ買入レタル者ヲ、百錢ニテ民間ヘ賣拂フヲ云フ。我未與其本事也トハ、自國ニテ、製鹽ノ事ヲ爲サザルヲ云フ。受人之事云々トハ、他國ノ製造品ヲ輸入シテ、價ヲ貴クシ、漸次ニ百錢トナス。此人用之數也トハ、以上ノ事ハ、理財ヲナス人ガ、巧ミナル運用ノ術ヲナシタル者ト云フベシ。

本篇ハ國家ノ貯蓄ヲ論ズ。民無不累於上也トハ、人民カ上ニ係累セラレテ、離レサルヲ云フ。司命トハ、生命ヲ司トル者、通施ハ一般ニ通用スル者、刀幣ハ皆當時ノ錢ヲ云フ。

之也。苟擧臂任事。無不被服策鐵之籍者也。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國無鹽鐵。買諸他邦而鬻之。是假有鹽鐵之名也。一說名當爲各。下屬爲句。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讎售同。賣也。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此先算彼所加之價。十五當爲五十。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本事謂製鹽。言吾受其鹽。而官出賣之。以釜加百之價。我未嘗干與製鹽之事。但受人所爲之事。以重價相推進。得釜五十錢之贏。此地無山海。而人運用以富國之法也。不言鐵者。理同可知也。後世鹽鐵之害。此篇啓之。言誠不可不愼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諸本無是字。今從古本。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民皆係累於上。不敢離心。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刀幣皆錢也。施猶用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

正九萬人也ノ九ハ、人ノ誤、萬ニ正人ハ家長ヲ云フ、假ニ一家十人ト假定スレバ、一萬家ノ人口百千萬人ナルヲ以テ、萬乘ノ人萬ノ家長トナル。月人三十錢ト云フハ、百萬ノ家長ニ課スル稅ヲ云フ。今吾非藉之云云トハ、政府ハ諸君（家長以外ノ家族）吾子（小兒）ヨリ、少モ收穫セズシテ、萬乘ノ國ヲ二ツ合セタル程ノ、收穫ヲ得ルコト。則、百倍ノ百ハ、命設ニ衍ハ、人無以避此者數也トハ、民カ皆之ヲ嫌フコトナキハ、自然ノ理ナリ。鐵官之數曰トハ、銕ヲ取扱フ官吏ノ統計ニ由ルコトヲ言フ。行服連軺輂者トハ、行ク時ニ連（テグルマ）軺（一頭疋ノ小車）輂（大車）ヲ用フル者。鍼之重云云トハ、針ノ價ニ、一錢ノ課稅ヲナス時ハ、三十本ノ針ニテ三十錢トナル、是レ家長一人前ノ稅ナリ、以下刀及ビ耜鐵（鋤鍬等ニ用フル銕ヲ云フ）之ニ準ズ、加七ハ加十ノ誤。因人之山海云云トハ、自國ニ山海アラザル時ハ、他國ノ山海ヲ利用スルコト、以下其ノ方

正長也。正人謂家長。萬乘之國。開口千萬人。一家十口。故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正人月納三十錢於官。蓋當時齊有此法。非周道也。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諸君。謂諸父兄弟非家長者。正人之外。不別藉一人。而有萬乘二國之藉六千萬。言鹽不可不策也。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雖升加二錢。人不能不食鹽。故百倍之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數計也。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刀所以裁布帛。若如此也。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耒耜柄也。亦叙之者。分言以便文也。銚鏄也。鋤類。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行有所往也。服用也。連古輦字。軺小車駕一馬者。行役所乘也。輂本或作輂。音注云。居玉反。今從古本。輂大車也。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諸本無也字。今從古本。鍼價之貴增一錢。鬻三十鍼。則得正人一月之藉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加六。加原價以六錢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加七鬻三。三七二十一。未滿一人之藉。七當爲十。字形相涉而誤。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勝任也。服被服

査ニ本ツキテ、税ヲ課スルヲ云フ、正ハ税ナリ。

吾子トハ、小男小女ヲ云フ、太曆トハ、大略ノ數ヲ云フ。

釜ハ桝目ノ名。

令鹽之重云云トハ、一升ノ鹽ニ付キ、分彊(半錢ヲ云フ)ヲ増ストキハ、一釜即百升ニツキ、五十錢ノ増加トナル。

人數開口云云ノ人ハ、一大ノ誤、萬乘ノ國ニ於テ、大略口ヲ開イテ鹽ヲ食フ者ハ、一千萬人アルコトヲ云フ。

禺策之云云トハ、前文ノ男女ノ食フ鹽ヲ平均シテ、之ヲ萬乘ノ國ノ人口ニ乗スルトキハ、其ノ貨千鍾ニ至ル、此千鍾ノ附加税ハ、前文ノ如ク、一升ニツキ二彊即二百錢ナレハ、二百萬錢トナル。

何謂正鹽策。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三分升之一也。五升少半。當我四合七勺九撮有奇。）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尹知章云。吾子謂小男小女。曆數也。衡謂。正字通云。古本管子。吾子作童子。蓋謂唐以前之本。如尹本則仍作吾子。故注云。謂小男小女。若作童子。不須注也。蓋吾卽伊吾。童子語多伊吾。故謂童子爲吾子。正字通多妄說。未足信也。曆俗字。古直作麻。至漢加止作歷。爾雅釋詁。歷秭算數也。）鹽百升而釜。（六十四升爲釜。鹽則百升而一釜。蓋鹽體輕而散。故尖量之。米質重而實。故平量之。以量米法量鹽。一釜之鹽。適爲百升。必先言之者。欲使人易算也。）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重貴也。分半也。彊讀爲繦。繦與繈通。錢貫也。因遂稱錢爲繦。繈或作鏹。俗字也。正字通强生區別。繈訓錢貫。鏹訓錢。其妄如此。鹽價之貴。升增半錢。一釜百升。適得五十錢之贏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釜十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尹知章云。舉其大數而言之也。豬飼彥博云。人當依注作大。衡謂。諸本。開作問。今從古本。開口開口而食也。）禺策之。商日二百萬。（禺偶同。偶合也。大男食鹽。月五升少半。大女三升少半。吾子二升少半。一家十口。假令大男女四人。吾子六人。一家月所食。爲三斗一升三合三勺三撮。十分之。人日得一合有奇。以合算萬乘之國日所食之鹽。適盡千鍾。是商利比舊日。增二百萬之贏也。）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豬飼彥博云。九當作人。國蓄曰。以正人籍。是也。衡謂。）

分チ出スモ、殘ルハ上ニ在リ、故ニ更ニ歲ノ豐凶チ視テ、之チ地方ニ藏ス。
時ニ積歲ノ下ニ、藏字チ補フベシ。
微勝不微ノ微ハ、媺ニシテ美ニ同ジ、練士勝毆衆トハ、訓練セラレタル兵士ハ、烏合ノ衆ニ勝ツコト。
凡十勝者ノ十ハ、猪說ニ六ノ誤トナス。
盡有之トハ、國ニ十年ノ畜積アル者ハ、此六勝利ノ長所チ盡ク有スルコトチ云フ。
權與ハ、權與ノ誤ニシテ、權力アル同盟國ナ云フ。
本篇ハ、海鹽ノ利チ以テ、國チ盛ニスベキコトチ論ズ、王ハ旺盛チ云フ。
欲藉於臺雉ノ雉ハ、王說ニ樹ノ誤トナス、家屋稅チ徵收セント欲スルチ云フ。
毀成也トハ、臺榭ニ稅チ課スレハ、人之チ避クルカ爲ニ、其出來上リタル臺榭チ破壞スルニ至ル。
隱情トハ、人口稅チ免レンガ爲ニ、事實チ隱蔽スルチ云フ。
州官山海トハ、山海ノ產物チ、官營ニスルコトチ云フ。
正鹽策トハ、鹽ノ統計調

豐凶而藏之下邑之倉也。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歲下當有藏字。諸本俱脫。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微讀爲媺。媺善也。毆衆毆逐所聚之衆也。十猶全也。言十勝無一敗者。藏穀中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七法幼官。俱作權與。此亦當爲與。權與謂與國有權力者。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藉斂也。長三丈。高一丈爲雉。藉於臺雉。算臺之高廣而斂之也。管子對曰。此毀成也。人苦暴斂。將毀臺。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諸本畜作蓄。今從朱本。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情實也。藉於人必將詐減其口數。此隱情實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官職也。使山海共職。言盡其利也。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尹知章云。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衡謂正稅也。桓公曰。

侯ヲ云フ。故准徐疾云トハ、君主若シ前篇ニ述ヘタル如ク、錢穀ノ關係ヲ見テ、其ノ緩急ト有餘不足トニ由リ、相場ノ公平ヲ平准セシムルトキハ、錢穀下民ノ手中ニ在ルモ、君權ヲ害スルノ憂ナシ。而欲擧與大國ノ擧ハ、兪說ニ、衍。泰奢之數云云トハ、泰奢ノ計ハ、大國ナラハ或ハ可ナランモ、危ウキ小國ニハ用フベカラズ。何不因諸侯權云云トハ諸外國ノ權力ヲ利用シテ、天下ヲ制スルコト。且無委致圍トハ、平素ノ畜積ナケレハ、敵ヨリ圍ヲ受ケ易シ。城脆致衝トハ、薄弱ナル城ハ、敵カラ衝キ破ラレ易シ。穀十而守五云云トハ、其畜積シタル穀物ノ半分ヲ藏メ、半分ヲ出シテ綈素(厚キ白色ノ絹)ト交易シ、之ヲモ十分ニ畜フコト丁說ニ綈素ハ夷蔬ノ誤リトナス輕重甲ヲ見ヨ。五在上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半

憂。准或作准。贏或作贏。今從趙本朱本准。平准也。徐疾。緩急也。如上所論。則平准錢穀之緩急。與贏不足。雖在下民也。未足為君憂也。彼壤狹。而欲擧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擧。擧兵也。徽。三糾繩。蓋組類也。小國擧兵。與大國爭。使農力婦功歸於府者。非欲以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財。人不為用。而令又不行。故不得已而為之耳。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險之國。泰奢欲縱奢侈以蕃貨物。是困民之道也。行於大國。猶或可。斷不可用之危急險狹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善者。巧者也。因諸侯權。不勞己力也。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擧。則民留處。辟闢同。擧猶起也。謂墾發之。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劉績云。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攻而毀之。管子曰。語更端。故以管子曰起之。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綈。厚繒也。漢謂之平紬。所藏之穀滿十。而仍守其五。出五交易。則綈素滿之矣。而猶有五在上。故視歲之

本篇ハ、國產ヲ興スコトヲ論ズ。事之至數トハ、物即產物ヲシテ、我國ニ盛大ナラシムルノ計ヲ云フ。

不致牲ハ、豬規ニ、必致牲ノ誤。群材不散ハ、材木ヲ需用スル者ナキ故、深ク藏シテ售レザルナリ。

此定壤之數也トハ、泰奢ハ奢侈ヲ獎勵スレハ、自ラ國產盛ナリトナス、管子ハ之ヲ非定シテ、數即計ヲ得タル者ニ非ズト爲シ、更ニ壤地ヲ定メテ、國富ヲ增加セントスルノ計ヲ述ブルナリ、此定壤之數也ノ上ニ非字ヲ補フベシ。齊諸侯トハ、中國ノ諸侯ヲ云フ。負海子トハ、邊境ノ諸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至數。使物來至之計也。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脩。飾也。泰。豊也。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致。極也。俎豆之禮。特取二十一體。不極用其餘。諸侯日一大牢。大夫日一少牢。如此則人務牧畜。而六畜蕃育。俗本畜誤蓄。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劉績云。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衡謂散猶售也。蓋齊鬻材木。故欲其售也。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所謂數者。乃定壤地之數。泰奢所云。非此數。故云。非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豬飼彥博云。齊。中也。衡謂齊諸侯與負海子對。謂中國諸侯。負海子七十里。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海。晦也。凡諸侯在夷。國雖大曰子。邊境諸侯。背夷狄而面京師。故名負海子耳。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

ノ肥瘠アルコトヲ云フ。田、策相圓ノ圓ハ、宋說ニ員トナス、員ハ數ナリ、前述ノ如ク、差違アルハ、田地ノ割當ヲ決定シタル數ノ、然ラシメタル者ナリ、前文ノ此齊力而功地ハ、舊讀ニ一句トナス、功地ハ、地ヲ耕スコトヲ云フ、今之ニ從フ。此國策之時守也トハ、國家ノ經濟ヲ、時ノ宜キニ從フテ、守ルコトヲ云フ。則民且守於上ノ上ハ、猪說ニ、下ノ誤。立其貲トハ、價ヲ立ルコト。財物之貨云云トハ、物價ハ貨幣ト與ユ低昂アリ、然ルニ穀物ハ然ラズ。穀重而萬物輕云云トハ、當時ハ穀物即貨幣ナリ、故ニ如此ク云フ。賤策乘馬云云ノ賤ハ、王說ニ衍トナス。上夷ハ、上等ノ肥エタル土地守之トハ、其稅ヲ定ムルコト。補下壞之衆ノ衆ハ、僉說ニ處ノ誤トナス、上地ニ餘リタル穀物ヲ以テ、下地ノ缺乏ヲ補フコト。如廢方於地トハ、四角ノ物ヲ地上ニ置クカ如シ、其ノ動カザルコトヲ云フ。

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廢。置也。置方物於地。絕不轉移。故以譬之。

問乘馬第七十亡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備ハ備人ヲ云フ。以平國策也トハ、前述ノ如ク、貧民ヲ土木工事ニ使役スルハ、一國ノ經濟ヲ平ニスル爲ナリ。數也ノ二字ハ俞説ニ衍、乞請ハ、乞食ヲ云フ。乘馬之准ハ云トハ、乘馬ノ法ニヨリテ、物價ヲ平準ナラシムルコトハ、唯ダ一國ノミナラズ、天下ト共同ニ行ハサルベカラズ。彼物輕云云トハ、彼地ニテ物價賤ク、我地ニ於テ貴キ時ハ、彼地ヨリ其物品ヲ我地ニ輸出シテ、賣リ付ケルコトトナル、之ニ反シテ、彼地ニ於テ貴ク、我地ニ於テ賤キ時ハ、我國ヨリ物ヲ買入レテ、利益ヲ取ルニ至ル、此闘國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彼此兩地ニ於テ物價ノ懸隔太甚キ時ハ、國中ノ商僥倖ノ利益ヲ得ンカ爲ニ、狂奔シ、互ニ無謀ノ賣買ヲナシ、投機家ガ互ニ利益ノ爭奪ヲナスニ至ル。至于王國云云トハ、王國ニ至リテハ前述ノ如ク、輕重ヲ制スルノ權ヲ投機商ニ授ケズ、其權ノ下民ニ淅移スルヲ防クコト十分ナリ。一人耕而五人食者云云以下ハ、年ノ豐凶田地

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功。事也。圓猶通也。所耕同。而食之者殊。年有豐凶。田有肥瘠。也。此皆齊力耕田。非有勤惰。而後計人事之功拙。俗之奢儉。田之肥瘠。彼此通算。以制之食也。補注苦誤拙。此國策之時守也。此國計之從。時守者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且。將也。君不以國計守之。民將守上所執之權。此國計之柄流移於下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立。定。貲。價也。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古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貨幣者特通其窮耳。故萬物與穀相輕重。後世買物。專資于貨幣。故穀貴。物亦從而貴。此亦必然之理也。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賤策。輕計之也。數猶法也。桓公恐穀物之重。故問賤策之法。臾腴同。壤穀土也。守之謂定其税。間壤守之若干。劉續云。間。上下之間。中算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相。視。籍。斂也。振。救也。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滿。穀物充滿也。下壤。上瘠而人衆。其穀不足以食其民。故以上壤充滿之粟補之。章四時。守諸開闔。章。明也。凡物從四時而貴賤。明此理也。貴則開之。賤則閉之。物價可得而平矣。民之不

地ノ産物ト人口ヲ調査スルコト、開闔皆在上云云トハ、錢穀ノ出入貴賤ヲ制スルノ權ハ、政府ノ手中ニアリテ、自ラ國用足リ、民ニ求ムルコトナシ。覇國守分上分下云云ハ、丁説ニ、覇國守分ヲ句トナシ、下ノ分字ヲ削リテ、下句ト與ニ上下游分之間トナス、即覇國ハ上下ノ分ヲ守リ、國用ヲ整理シテ、上ニ偏セズ下ニ偏セズ、其中庸ニアルヲ以テ、國用充足ナリ。王國守始トハ、俞説ニ、亡國守始ノ誤トナス、亡國ハ始ヲ守ルモ、終ニ至リテ、財政ノ計畫ヲ失フ、下文ノ國用不足ヲ云フ。人君之守高下云云トハ、人君カ穀物ノ貴賤ヲ制スルニハ、歲コトニ、其ノ收穫ノ三分ヲ積ミ置キ、十年ニシテ、三年分ダケノ穀物ヲ餘マスコトヲ得ルナリ、王説ニハ、五年ヲ以テ、三年ノ誤トナス。以前無狗云云トハ、家庭ニ家畜ヲ養ハサルコトニシテ、貧乏ヲ云フ、

五年之餘者。歲雖凶荒。未必全無。十年所餘。足以補五年之不足也。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泆溢通。本。資本也。前無狗。後無彘。言貧甚也。狗守門。故云前。彘居牢。故云後。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非華麗其觀樂之地。以此平均國計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時。四時也。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本事謂農。春策春計也。謂耕種。數亦計也。民無饘賣子數矣。民不飽饘粥。數賣子女。以糊其口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淫。放也。困阨如此。性猛毅者放縱縱虐。貧病者流爲乞丐。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君行法律制度以正之。則民寧被刑戮。而不肯從于上。困甚故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鬭。爭也。凡策乘馬之平準。持與天下均之。若彼物輕而我重。則彼泄注其物於我。以貴賣之。彼物重而我輕。則射取於我。以賤買之。此使國中爭相泄貨物。而輕買重鬻之家。相奪我財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流。移也。君不守。則國策移於下。王國持之。使不移而已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

ラレ、民間ノ米不足ナルヲ以テ、自ラ騰貴シ、春先ニモ、騰貴セシガ、再ビ騰貴シテ、其ノ倍トナル、猾説ニハ、再十倍ノ十ヲ衍トナス。常奉器械備トハ、米糜ヲ守ラシメンカ爲ナリ。國無幣云云トハ、國ニ金不足ナルトキ、穀ヲ以テ其代用トナス。國穀之櫎云云トハ、政府ノ公定相場ニテ於テ、穀物ヲ金ノ代用トナス時ハ、其價ノ十分ノ一ヲ減ズ、還國而應穀ノ、還ハ環ニ同ジ、下ノ穀字ハ、丁説ニ、幣ノ誤、即穀物ト貨幣トノ相場ヲ立テ、互ニ流融回轉セシムルコト。國器皆資トハ、如此物價ノ貴賤ヲ制スルトキハ、自ラ國費充實シテ、國家ノ兵器モ、皆自ラ足リテ、其ノ爲ニ人民カラ税ヲ收メ取ルヲ要セサルナリ。本篇ハ、乘馬、即田税ヲ徵收スルノ術ヲ記ス。地用ハ、土地カラ生スル物産ヲ云フ。出准之令トハ物價ヲ公平ニスル命令ヲ出スコト、守地用人策トハ、土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之奈何。諸本主作立。今從古本。主。專也。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四時作役。民不暇耕。故失其穀土之用。王國則以時行也。以時行土功之事。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准。亦謂月平。地用謂地所生。闔。閉也。出平准之令。守穀地所生。與人口之計以行之。故開閉錢穀之權皆在上。而無求於民也。霸國守分上分下。游分之間。而用足。物賤則分入於上。貴則分出於下。君游於兩分之間。而國用自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一不足至十不足。謂歲饑而用不足。王者策國。守之未饑之始。下文所云歲藏三分是也。國儲既實。故歲饑而用不足。加之如其數。雖至十不足。未嘗困乏也。堯水九年。湯旱七年。亦以此術支之耳。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高下。貴賤也。守謂執其柄。藏三分。藏三分之一也。歲藏三分之一。十年餘三年三分年一之食。而云必有

云フ。

百畝之夫云云トハ、若シ百畝ノ田地ヲ有スル農夫カ、政府ヨリ農業ノ資金ヲ借ルル時ハ、政府ハ其金高ヲ策（今ノ手形ノ如キ者）ニ書シテ、之ヲ貸付ク、但シ春事二十五日（本文ノ七ハ、王説ニ、五ノ誤トナス）以内トナス、爲子之春事云云トハ、之ヲ貸付ケル時、政府ハ命ジテ曰ク、此貸付金ハ、子（借レル農夫ヲ云フ）ノ農業ノ爲ニ、此貨幣（手形ヲ云フ）ヲ資本トナシテ、貸與スト、春秋子穀云云ノ春ハ、泰ノ誤ニシテ、泰秋ハ秋ノ美稱。カクテ秋ニ至リ、穀類豐作ナル時ハ、其價半分トナル。幣之在子者云云トハ、穀價カ半價ニ下落セシ時ニ、政府ハ農夫ニ訓令シテ、其所有ノ金ヲ以テ、穀物ヲ買入レ、之ヲ州里ノ倉廩ニ蓄ヘシム。國穀之分云云トハ、農夫カ米ヲ買入レテ、之ヲ州里ノ倉ニ上納スル時ハ、一國ノ穀物ハ、政府ト人民トニ折半セ

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策。計書也。民欲貸上幣。書數於策以與之。其與之。以初令至二十七日爲限。過限不貸。爲于僞反。子謂農夫。乃告之曰。爲女春事。南畝貸女財以爲資本。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山國軌。四時俱云泰。春當爲泰。字之誤也。泰秋者。尊稱之也。子穀。穀子也。重。貴也。分。半也。去分。減半也。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穀價減半。乃謂農夫曰。幣財之貸在於女者。準價折穀。納之於州里之倉廩。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農夫既納穀償財。平分一國之穀。其半在上。於是穀價之貴。再十倍於秋成之日。秋成前穀貴。至此復貴。故曰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穀在州吏之倉。故命外官修器械也。奉。共也。備亦器也。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諸本。櫎作擴。朱本從木作櫎。與國蓄合。今從之。按國蓄櫎字凡三出。詳玩文意。皆謂時價。即漢儒所謂月平也。蓋櫎橫同。橫與衡通。衡。平也。展轉相訓。櫎有平義。時價一定無高低。故謂時價爲櫎耳。還環通。穀價既貴。乃謂外官曰。國無貨幣。以穀准貨幣。以償工直。時國穀之月平。大凡什增九分。出穀無幾也。故以幣準穀。以穀準幣。相環以出納。而所餘之穀。猶應所稅之額。未嘗少減。國器皆既資取於工。又無別所藉斂於民。此策乘馬之效也。此有虞之策乘馬也。有虞蓋指舜。戰國策士。往往誣聖賢以信已言。不獨此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作謂繇役。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失地謂不耕。失苗謂不芸。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數亡生穀之地。其所生之穀亦失其芸耨收穫之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衡官名。周有川衡林衡。齊以名稅斂之官。蓋取其平也。藉籍通。斂也。民食不足。出什五之息。以貸於富者。故云食什五之穀也。云君已稅九。則齊時稅什四矣。蓋此篇戰國間學管氏者所作。因其所見立說。非桓公之時實稅什四也。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有。又也。諸本幣作弊。今從朱本。幣。財也。君已稅九。而又稅斂之官。要求其財。言聚斂甚矣。暴暴客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盜暴已起。君又隨之以暴政。謂之內自交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策。計也。數猶理。求當爲未。策乘馬以下。管仲之言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簡。傲也。謂輕之。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力亦功也。纖微。謂女工。紡績組織。皆纖微之事。故謂女工爲纖微也。諸本。功作織。今從古本。俗本者誤若。高下。貴賤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

有起夏作ノ有ハ、猪説ニ、又ト讀ム、夏作ハ、夏ノ営請ヲ云フ。君之衡籍云云トハ、君主ノ收税吏ガ、税ヲ十分ニ貪ボルコト、民食什五之穀云云トハ、當時齊國ハ、十分ノ四ノ税ヲ徴ス、故ニ人民皆疲弊シテ、十分ノ五ノ利息ニテ金ヲ借リ、米ヲ買フ、故ニ人民ノ負擔ハ、結局十分ノ九トナルヲ云フ。內戰トハ內亂ノ起ルコトヲ云フ。策乘馬之數云云以下ハ、管仲ノ言ナリ、求盡ハ、未盡ノ誤。士輕祿云云トハ、士民皆祿賞ヲ食ラザルコトヲ云フ。纖微ハ、紡績ノ類ヲ云フ。高下之策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農ヨリ米穀ヲ徴シ、女ヨリ布帛ヲ徴スル所以ハ、物價ノ高低ヲ制スル爲ニ、必然行フベキコトナリ。虞國ハ、帝舜ノ時代ヲ

フ、蓋シ車一乘ニツキ、四頭ヲ用フルヲ以テナリ、而シテ今特ニ臣ト稱スル者ハ、經言ノ乘馬篇ニ述ブル所ハ、大綱ニシテ、君主ノ執ル所、本篇ハ細碎ニシテ、臣下ノ司トル所ナルヲ以テナリ、或ハ丁說ニヨリ、臣ヲ國字ノ誤トス。

輕重トハ、物價ノ貴賤ヲ云フ。

國無儲在令トハ、國ニ儲畜ナキハ、政令ノ宜カラサル結果ナリ。

陽凍トハ、山南及ヒ高敞ノ日光ヲ蒙ムルコト多キ土地ノ氷、陰凍ハ之ニ反ス。

七十日ハ七十五日ノ誤。

扶臺ハ臺ノ名、五衢之衆皆作トハ、齊ノ都中ニアル、五ケ所ノ町通リノ人民カ、皆普請ニ出ルコト。

阻棄之地也トハ、人民カ之ニ居ラザルヲ以テ、荒レ果テタル土地トナルコト。

繇ハ賦役、不擧ハ不耕ヲ云フ。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四馬也。軍旅主馬。而法出於田賦。故名兵賦爲乘馬。經言有乘馬篇。君所掌也。此篇細碎已甚。使臣掌之。故名臣乘馬耳。

管子輕重一

輕重猶貴賤也。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物之情也。操多少以御貴賤。運財者之所務也。輕重諸篇。皆論其理。至甚者。商賈有不肯爲者。乃末流之弊。非管子所創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國無儲蓄。在政令失宜。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春事南畝。僅在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山南曰陽。及高敞之地亦是也。山北曰陰。及卑濕之地亦是也。下文云。百日不秇稷。又氣節十五日一變。去冬至六十日。爲啓蟄節。又十五日乃春分也。七十下當脫五字。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過百日則不秇稷。七十五日加二十五日。適滿百日。故春事在二十五日之內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四達曰衢。蓋齊都有五大衢。因稱五衢。以統之。檀衢其一也。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諸本。若作君。今從古本。阻棄之地。化爲艱阻棄廢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擧。起十人之繇。千畝不擧。起百

本篇ハ、兵賦ヲ論ズ、當時ノ制度ニヨルニ、田地ヲ基本トシテ、其ノ廣狹ニ應ジ、馬ヲ出サシム、之ヲ乘馬ト云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處。居也。其分畫之不同也。畫。限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王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劉績云。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以前所言。考察後所爲。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效驗其言行當否。以誅賞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設官任吏。以治民。考法以試課成功。君身守法。而使人法之。身無所煩勞。而分職掌於群臣也。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士上通ノ上ニ、猪說ニヨリ、賢字ヲ補フ。

擧無功ノ擧ハ、譽ノ誤。

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度量。法度也。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充。滿也。謂言行相應。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擧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言。他人言之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擧。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立。定也。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擧無功者不敢進也。擧當爲譽。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縣仰互文。貴之。故縣而仰之。威勢

任人而不官ノ官ハ、王說ニ、課ノ誤トナス。

明主之擇賢人也。多財曰賢。故字從貝。是以智勇多於人者。亦謂之賢。非聖賢之賢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擧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不官。不考察其官中之事。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擧焉。俗本。法下衍而。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擧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匡。正也。道。音導。諸本禮作理。今從古本。故

而不敢相貴トハ、朋黨チナシテ、互ニ推譽セザルナリ。

家與ノ二字ハ、丁說ニ、衍。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王。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相貴。交相推薦也。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張。設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明法。佼作交。職作其能。

牧魚ハ、戴說ニ、牧魚ノ誤、即牧メ漁スルコト。

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督。察也。隨才分職掌。而考察其所成之優劣。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管。主當也。牟利於民。如漁夫之於魚。窮其力而取之。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屬數。臣屬之數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制。裁也。不得裁制國事。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故臣有所欲賞ハ、丁說ニ、故臣欲有所賞ノ誤。

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凌陵通。）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死而輕公矣。（俗本矣上衍明。）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

仰利害也トハ、利ヲ得、害ヲ避クルコトヲ、姦人ニ願フコト。

大義ハ大俄ニシテ、大俄ハ大邪ニ同ジ。

不能勿惡トハ、姦臣ハ、方正ノ士ヲ惡マサルヲ得ザルナリ。

佼。以進其譽。佼古交字。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群臣仰望得利除害於姦邪之人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豬飼彥博云。大當作不。王念孫云。廣雅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作義。衡謂大義解作大姦。王說可從。　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度。揆。數。算也。　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補己誤已。凡書中己已無別。其義可推者。皆舍而不訂焉。　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必惡方正之士也。群書治要引也作之。　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

寄託之人トハ、賄賂ナドヲ以テ、人ニ賴ム人。愨愿之人トハ、謹直ノ人ヲ云フ。

平吏ハ、公平ナル官吏ヲ云フ。

姦臣不能ノ姦臣ハ、僉說ニ、人臣ノ誤。

候望於主トハ、主君ノ意ヲ伺フコト。

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無行爲汙。辱亦汙也。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寄託。請謁也。如此則愨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參驗。多方而考驗之也。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候。伺也。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有不譽己者。則毀之。使主廢棄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

如此者ノ者ハ、丁說ニ、衍、忠正ノ正ハ、丁說ニ、臣ノ誤。

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為于僞反。不下為貧富損益而長短之上。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督察也。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迂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諸本交作佼。今從古本。下同。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擧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從由也。行貨財

官吏ノ無法ニ抵抗スルコト。
賊心、賊字ハ、丁說ニ衍。

人不事者トハ、人ガ權衡ヲ尊敬シテ、之ニ奉事セザルコト。
權不能爲之云云トハ、權衡ハ無心ニシテ、人ノ尊敬ト否トニヨリ、特ニ多少ノ輕重ヲナス者ニアラズ、公平無私ナル者ナルヲ云フ。

法則止。止而不從。民以法與吏相距。距。抗也。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事。奉事之也。下並同。俗本非誤其。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唯公。故事之無益。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亦猶權衡也。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情。實也。故以尺寸量長短。則萬擧而萬不失矣。[補]長短誤倒。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强。不爲益長。

服德ハ、王說ニ、服聽ノ誤トナス。

民以法與吏相距トハ、人民モ法律ヲ守リテ、

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度量。法度也。表儀。準則也。）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縣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諸本賞功作量功。今從古本。德。恩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使。令也。）無

僥幸而望於上トハ、僥倖ノ利益ヲ、上ニ求ムルコト。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苟且徼倖。而冀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用爲上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案。考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以計數策料群臣所爲。則私無所成。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遠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

是字ノ誤トナシテ、下文ノ故ト連讀ス。

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牧。畜。領。統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合法式則爲得。不合法式則爲失。因以賞罰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群書治要引。其當宜作賞罰。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治要引無故字。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

秘謁ヲナサザルコト。

壅遏之道也ハ、丁說ニ、遏ヲ主ノ謁トナス。

下得明上云云トハ、下ト賤ナル者ガ、上ト貴ナル者ヲ、十分ニ論ズルコトヲ得。參伍トハ、多方面ニ考察スルコト。

賞罰ノ下ニ、之字ヲ補フベシ、猪說ニ、具ヲ

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明法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乘因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揚舉也。徹亦通也。）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從由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多言所由而入也。）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明言互文。）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術猶策也。數計也。參伍。多方稽察也。）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聽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侵主。爲臣下所侵犯之主。）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具上當脫之字。）故其法令明。而賞罰

條通ハ、洪說ニ、條通ノ誤、職務ヲ條メテ、上ニ丞ズルコト、顯見ハ明見ニ同ジ、正正堂堂ノ態度ヲ以テ見エ、敢テ

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亡主。亡國之主也。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滅主。滅國之主也。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百官各由其職而上通。如木條之直達也。顯。明也。明見不乞憐於暗夜也。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

勢勝ハ執勝ノ誤

守本任トハ、自分ノ本職ヲ守ルコト。

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勢當作執。說詳于明法。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牧畜也。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且。將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諸本作愛爵。今從古本。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禁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本任。己所任之官也。分職所分賦於己之職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

有術數ハ、愈說ニ、明於術數ノ誤トナス。

明主ハ、明法ノ誤、利術ハ私術ノ誤。

非愛主也ハ、丁說ニ、非以愛主也ノ誤トナス。

爭用トハ、君主ニ用ヒラレンコトヲ爭フナリ。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諸本作蔽其賤。今從群書治要所引。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豬飼彥博云。任法。明主作法。利術作私。以下文法廢而私行推之。當從任法爲是。衡謂明主當爲明法。利術當爲私術。皆形相涉而誤。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朋亦群也、俗本臣誤段。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爲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古本作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爭爲上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

合德トハ偏ク恩澤ヲ施スコト。

葆光ハ大ナル光ヲ云フ。

本篇ハ、明法第四十六ノ解釋ナレハ、彼此ヲ參照スベシ。

臺之錢。決猶發也。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此及下章。作者述己所見。以足經言之意。或以爲他篇錯簡。未是。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合德。偏施恩澤也。偏施恩澤。則國祚長久。而又能兼覆之。則萬物皆受命矣。象地無親。無私親也。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葆。大也。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猶如此而已乎也。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化惡爲善。化愚爲智。所以自撫。撫。安也。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怒。惡不公議而名常稱。諸本常作當。今從古本。趙用賢云。一本作常。衡謂不公議。而名常稱於人。其人必姦。惡不位下而位上。不肯位下。而望位上。其人必驕。惡不親外而內放。外無所親。而內行放恣。天下之棄才也。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恐或過而行之。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感恨ノ感ハ、憾ニ同ジ。

人有書社トハ、人人皆恩賞トシテ、土地ヲ與ヘラレタルコトヲ云フ、書社ハ土地ノ戸籍、又臺帳ノ如キ者ヲ云フ。

之必道。事。治。經。法也。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感恨之意。感。古憾字。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危。故曰。閉禍在除怨也。諸本合上爲一章。今從古本。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諸本脩作備。今從古本。經言亦作脩。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扶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經言作高安。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書社謂封邑。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書戸口田籍。藏之乎社。故稱邑爲書社耳。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

四固不死守トハ、四方ノ堅固ナル者モ、愛施十分ナル敵軍ノ來攻ヲ守リ防クコト能ハズ。

愛有所移トハ、始メ彼ヲ愛シ、後此ヲ愛スルコト、利有所并トハ、數人ニ與ヘタル利ヲ、一人ニ與フルコト。

非有怨乃除之トハ、其ノスデニ晩キヲ云フ。所事之地常無怨也トハ、平素ノ行フ所、スデニ怨ナキコト。

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施卽利也。愛施俱行。則君臣朋友。兄弟父子。莫不說者。故愛施所設。他邦之民。亦咸戴之。雖有四塞之固。亦不能守之。故曰。說在愛施。劉績云。當作悅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始愛甲後愛乙。是愛有所移也。并所與數人之利而與一人。是利有所并也。如此則怨說相半。不能盡有其衆也。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修也。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差等。德恩也。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

爲主爲質ノ質ハ、質ニ同ジ、天地日月四時ヲ根本トナシテ、之ニ法トルコト。

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錯。誤也。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奇。經言作倚。曲也。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燭。照也。事亦使也。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質讀爲質。同聲假借。質。體也。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性。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

之。教。令也。致。致之民也。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諸本故作則。今從群書治要所引。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不聽。親者也。犯禁。貴者也。無功。貨色。巧佞。玩好也。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為六者

六攻者何也ノ下ニ、王說ニヨリ、曰字ヲ補フ。

疑錯トハ、疑ヒ誤マルコト。

怨起而不復反トハ、怨ヲ起セハ、以前ノ親シキ狀態ニ復セザルナリ。崩弛堵壞之心トハ、家ヲ破リ田地ヲ捨ツルノ心ヲ云フ。

事無機ノ機は、洪說ニ、儀ノ誤トナス。

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諸本合上下爲一章。今從古本。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用功鹵莽。故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得之。故曰勞矣。不工易毀。故數重復爲之。所以勞也。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弛。舍也。堵。垣也。謂廬舍。壞。穀土也。禹貢曰。咸則三壤。作壞。言民甚勞。則有壞家舍田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機。發動所由也。國無制度。則形勢不定。故不能視機而動。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

鄉意トハ、人民ガ、君意ニ從フコト。從事之勝任ノ之字ハ、王說ニ、衍。不親則不明ノ一句ハ、兪說ニ、衍文トナシ、不鄉意ノ下ニ、不利則不勝任ノ五字一句ヲ添フベシトナス。利其備トハ、農業ノ準備ヲヨクスルコト。

敬者。富有功者。貴有名者。則民知禮義可貴而不爭。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鄉意。民意鄉君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尹知章云。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衍謂由下文明教順而推之。不親則三字。及不教之不衍文。言不明教和順之道。則民意不鄉君。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備。器也。愛。惜也。惜其力。謂不妄役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版法云。順教。謂和順教令。解云。教順。謂教民和順。語倒而義實相發。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稱量。料度也。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為上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傷。毀也。人不用則怨。賢者不為上所用。則國多秕政。故其民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諸本質作貨。今從趙本。經言亦作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往事。春夏秋所爲農桑徭役之屬也。登。成也。來事。來年所爲之事。

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擧。事之所以困者也。擧。行也。困。窮也。苦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擧。妄擧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擧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賞厚

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仰。望也。俟也。）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操。柄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威利之柄。分散在臣下。則君日益輕也。）侵暴之道也。（爲人所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天植及風雨也。天植正。則其道與天同。故解以天言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刑以秋冬。而乘夏方長。審治之者。益示好生之意。且欲其審悉無寃也。氣盛則喜怒暴。心陂則邪正反。故欲明經紀。去喜怒。當先虛氣平心也。）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怒。寡不能圖。（經言無而字。）

經紀トハ、天下ヲ治ムルノ大法ヲ云フ。

法事者云云ノ法事ハ猶説ニ、立事ノ誤トナス、君主カ文武ノ事ヲ立ツル時ニハ、其ノ身ノ行フ所正シキヲ要ス。事不盡應トハ、事カ道理ニ應ズルコト、十分ナラザルコト。

告愬ハ、告訴ニ同ジ。

則下饒ハ、僉說ニ、則下譊ノ誤トナス、譊ハ怒リ呼ブコト、即不平ヲ鳴ラスコト。

遺利ハ、君主ヨリ見棄テラレテ、利益ヲ蒙ラザル人民ヲ云フ、隱治トハ、不公平ノ政治ヲ云フ。

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立經綸紀理天下之法。）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人君南面而立。左右前後。由此而生。俗本於作于。）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法事者。行法令治事理也。操持謂身所執守。）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擧。功利不盡擧。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衆并之民。橫於鄉里。故下饒富。）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妾隸之子曰孽。孽謂輕賤之。）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遺利。有遺棄不蒙利澤之民也。隱治猶私治也。謂不公共議之。）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擧。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違。背也。嗣續也。）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

務佼而求用ハ、王說ニ、求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私交ヲツトメテ、上ニ用ヒラルルコトヲ求メザルナリ。

本篇ハ、版法篇第七ノ解釋ナレバ、彼此ヲ參照スベシ。版法者ノ版ハ、王說ニ、衍。

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適遇也。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擧。諸本擧作譽。今從古本。下同。經言亦作擧。則群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言賄賂公行。法制毀於官。群臣務佼而求用。佼交假借字。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擧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飾過飾君過也。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

然則ノ然ハ衍。

朋黨ハ、王説ニ、多黨ノ誤。

夫朋黨者處前ノ下ニ、兪説ニハ、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ノ二句十一字ヲ脱ストナス。

凡觀樂者ハ、丁説ニ、觀樂玩好者ノ誤トナス。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據上下文。然字當衍。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獻金玉貨財者。必不肖者也。而君以大官重祿代之。故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力。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爲于僞反。諸本力作下。今從古本。力。勤也。毆。逐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朋。群也。朋。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謂多黨爲朋黨耳。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

教士ハ訓練セラレタル兵士、毆衆ハ、一時驅リアツメタル烏合ノ兵、

而生又養トハ、生ヲ全クシ、更ニ其ノ養ヲ極ムルコト。

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古本同。趙本無能字。彼以教士。我以毆衆。教士。操練之兵。毆衆。所毆逐微聚。謂白徒。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俗本士誤十。

人君唯無好全生。俗本無作毋按一部管子。無毋錯出。不可得而齊。今從其多且善者。後不復出焉。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既全其生。又極其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此實害生。然其心以此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從縱通。男女無別。反於禽獸。民之初生。飢而食。渴而飲。欲動而淫。與禽獸不甚遠也。聖人為之禮教。不敢直情徑行。於是人道始貴。故孟子亦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所謂反於禽獸者。反於聖人未教之初也。或疑人性本善。不當言反於禽獸。遂以反為友字之譌。迂遠可笑。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間上。指上所行之間隙而非毀之。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本篇ハ、立政篇第四ノ九敗一節ヲ解釋シタル者ナリ、讀者彼此ヲ參照スベシ。

則群臣賓客ノ上ニ、(若聽寢兵)ノ四字ヲ含ミテ解スベシ、下文皆此ニ倣フ、戴說ニハ、毋ヲ以テ、發聲ノ辭トナス。

遼遠之地謀云云トハ、遼遠ノ地ハ敵ニ謀ラレ、邊境ノ軍士ハ、唯タ修飾ヲツトメテ、武技ヲ講習セザルコト。

敗將ノ敗ハ、戴說ニ、殺ノ誤トナス。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寢。偃也。則上含若聽寢兵四字而讀之。文義自明。古人常有此法。下倣此。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彫。殘也。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守備既壞。則遼遠之地。爲敵所謀。邊境之士。唯事修飾。不復講武技。百姓亦無禦敵之心。故雖有險阻之地。不能守也。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視國。視天下之國也。蒙上省文。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無覆敵軍。敗敵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

引。作暴賊。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俗本。賊上衍爲字。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終

詳經言之意。自媒之女。言士之仕君。當進以禮。不宜如自媒之女。自呈其身也。可以往。可以來二節。言察君意之浮慕與誠實。以決出處去就之法。日月。山高二節。言人君有盛德。爲之臣者。不當以其小過而去之之。意解皆失之。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復再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諸本。信作理。群書治要引。禮理互易。古本作信。按禮理義相近。下文以曰。遇人不信。古本近是今從之。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諸本合上爲一章。今從古本。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群書治要

多黨ハ、王(引)說ニ、朋黨ノ誤。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經言。往字訓去。而解以爲歸往之義。與下文可以來矣同。大謬。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能自去トハ、自分ノ智ヲ去ルコト。

家事トハ結婚ヲ云フ。

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去智力。諸本聖作衆。今從古本。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經言。獨任作獨王。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家事謂嫁。古人稱夫爲家。婦爲室。以下五解。俱失經言之意。乃知此解數傳弟子所著。非親炙夷吾者也。說詳于經言。

常以言翹明云云トハ、自ラ下ノ三事ヲ、常ニ行フコトヲ明ニスルコト。

見與之友トハ人ヲ助ケルト見セカケル友ヲ云フ、下文ノ見愛見施ノ見皆同意。

聖人之智ノ聖ハ、猶說ニ衆ノ誤トナス。

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擧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信字句。害傷猶毀短也。

與不肖者擧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翹擧也。與猶助也。常言此三事而擧顯之。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交合也。求合以爲事也。有德謂施恩。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見示也。謂表顯之。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俗本。聖誤衆。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

偸取一切トハ、萬事ニ當リ、徒ラニ臨機ノ手段ヲ弄シテ自ラ利スルコト。

後必相咄ノ咄ハ、シカリ罵ルコト。

必有可知之理トハ、其人ハ我ニ背ク者ニ非ルノ理ヲ知ルコト。

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諸本。成作大。敗作削。今從古本。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偸取一切。偸苟且也。一切。權時占便也。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咄呵也。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俗本。不誤必。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必有可知不相倍之理。然後約結也。約結而不襲於理。襲因也。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說詳于經言。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擧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擧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

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壙讀爲曠。曠空也。）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

莫知其爲之ノ上ニ、其道既得ノ一句ヲ補ヒ、釋之也ノ也字、及ビ藏之而無形ノ而字ヲ刪リ、其下ニ天之道也ノ一句ヲ補フベシ。

斬高橋下ハ、兪說ニ、高地ヲ切リ下ゲ、低地ヲ高クスルコト。

任ハ生ノ誤。

棟生ハ、家說ニ、生棟ノ誤。

不以其理動者ノ六字ハ衍。

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經言作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衍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佚無道之事。謬甚。諸本。釋作舍。今從古本。爾解亦謂莫知明主釋之。但脫經文首尾二句。文義差晦。當時讀之不精。爲謂無道之君失之。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經言。任作生。是也。諸本。趣作起。今從古本。

棟生撓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不至者六字。與下相涉而衍。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制度禮數。所以治國也。諸本。民非作民無。今從古本。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不親不信。則離而不和。雖自以爲安。必將有危之者。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禦當爲御。形聲相涉而誤。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術猶策也。數計也。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民化俗變。日進於善。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

化變日進トハ、人民カ、日日ニ化セラレ變ズルコト。

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鄕。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鄕主幹者。鄕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鄕者。一鄕之人也。（此章諸本合上爲一章。今從古本。）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往去也。）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遇待也。）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理治也。）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與天爲徒也。）

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諸本則下無民字。今從群書治要所引。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徃者不至。來者不極。至亦極也。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

上有禁ノ上ハ、丁說ニ、主ノ誤。

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諸本無則字。今從古本。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

不及トハ、事ノ間ニ合ハザルコト。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違離也。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諸本及下有也字。今從古本。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廣讀爲曠。空也。劉績云。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

聖人ハ、猪說ニ、衆人ノ誤。

自智也ノ也ハ、丁說ニ、衍。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之所短也。經言作猿猱。同。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墜岸。墜於岸也。七尺曰仞。諸本作蝚蝯飲焉。經言曰。猿猱飲焉。今從古本。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

饕者ハ、食スルコトヲ嫌フ者。

謂埶不可爲之事。

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立成也。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諸本。土下有石字。蓋後人因山有石而妄增之。古人於山。或單言石。或單言土。不拘也。今從古本。

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者多所惡也。尹知章云。饕疾移切。嫌食貌。

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悌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此解亦失。說詳于經言。

未嘗爲賴也トハ、深クタノムニ足ラザルコト。

諾已ハ、丁說ニ、諾言ノ誤。

而覆載之。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比親也。或讀爲庇。亦通。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俗本脫下懷字。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已所得之事。常爲身寶也。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諸本。理作禮。今從古本趙本。群書治要引亦作理。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賴。依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不可。

備利ハ、偷說ニ、苟利ノ誤。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古謨字。一說譕大也。）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偷苟且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往。遣之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俗本。誤合上爲一章。）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裁制也。所裁制大。故能兼萬物。）

小隈トハ小ナル淵ヲ云フ。

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諸本也作乎。今從古本。經言作有也。無之字。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廣平曰原。謂之下澤者。以狀其不高也。封聚土也。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隰小阪也。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祥。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弓淵曰隈。隈猶深也。謂溪谷之類。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車器ノ車ハ、兪說ニ、衍トナス。

機旋相得トハ、機關ガ廻轉シテ、ヨク調節スルコト。

使無爲焉トハ、特ニ使者ヲ發シテ、民ヲ召スノ要ナシ。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奚仲夏車正。半規曰鉤。機關。旋轉也。）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無用發使召之也。）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道音導。群書治要引作導民。）遇之有實。（古本有作眞。）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

審其高下トハ、矢ノ進路ノ高低ヲ十分ニ視ルコト。
弓弦ハ王(引)説ニ、引弦ノ誤。

馬力ハ、兪説ニ、其力ノ誤。

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隣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審矢行高下之度也。）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擧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御馬者也。善視其馬。（視猶待也。謂善養之。）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術亦道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似失管意。詳見經言。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曰。燕雀之集。道行不顧。（不顧燕雀之集。不必待道行之時。此解亦失。或云。燕雀喩小物耳。今以爲眞燕雀。無乃誤會解意乎。此亦不然。凡譬諭者。事自有理。然後取以譬物。故罕譬而諭。若此所解。譬不成理。安能諭人。以管子之才。必不如此憒々也。說互詳于形勢篇。）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與猶助也。）擧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擧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諸本無神字。今從古本。）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服事其政役。）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

美行ハ美貌ノ誤。

濟濟ハ、兪説ニ齊ト同意、齊ハ（ヒトシ）ト訓ズ、故ニ下文ニ云フ、誠莊事斷也、誠意莊重、以テ事ヲ斷ジテ、公平ナルコト。

危民死トハ、民ノ死ヲ速カナラシム。

憯毒之使トハ、人民ヲ虐使スルコト。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經言將作鏘。皆⿰口將之假借也。⿰口將⿰口將。容貌舒揚也。補經言作鴻鵠鏘鏘。此誤倒。鏘又作將。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豬飼彦博云。美行當作美貌。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擧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危疾也。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使役也。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問訊也。猶言言。此解

銜之トハ、命令ヲ十分ニ會得スルコト。

不以言先之トハ、人主ガ臣下ニ先ダチテ、言ハザルコト。

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銜猶食也。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諸本合上爲一章。不提行。今據經言別之。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辭命也。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經言蓋謂聲名廣運。故諸侯敬受辭命。解似失之。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擾攪也。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自循法。不勞則民自試。試用也。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此亦合上爲一章。今分之。

人主立其度量。度量。法制也。陳其分職。百官分掌職事。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古本循作脩。所謂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謂蜀。抱抱之耳。此抱當衍。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貴有以行令也トハ、人君ノ如キ貴者ニシテ、命令ヲ行フコトヲ得ルナリ。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貴者有以行其令之道也。群書治要引。惡害下有也字。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天下之爲父子者。得德澤以安。萬物得惠施以長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出入猶言內外。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亡讀爲忘。故曰。賤有以忘卑。諸本。忘作亡。今從古本。古本卑下有也字。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衣服與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累。憊也。傳曰。累累如喪家之狗。人惰而侈則

執ハ勢ニ同ジ。

去其門ノ門ハ、兪説ニ、明ノ誤トス。

雨之所墮ノ墮ハ、猪説ニ、濡ノ誤。無常鄕トハ、一定セサルコト。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載讀爲戴。戴猶仰也。人主。天下之有執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執。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易輕也。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執也。傲慢也。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俗本。威誤成。

風。漂物者也。漂飄通。詩云。蘀兮蘀兮。風其漂女。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也。墮隕也。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鄕。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鄕。而怨怒不及也。

地生養ノ地ハ、猪說ニ、衍。

其職也。

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敎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則法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諸本嘗作常。今從古本趙本。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隨而不忠ノ隨ハ、洪説ニ惰トナン。

百官ハ、丁説ニ、群臣ノ誤。

政治ノ政ハ、猪説ニ、正トナス、正シク治ムルコト。

和順親睦也。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隨讀如詭隨之隨。謂隨君之惡。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經言極下有矣字。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次。次序之也。日月所會曰辰。治之以理。終而復始。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天皆治之以理。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屬結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親睦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天至子婦。一年所爲。必循其常。故皆言終而復始也。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官職。官稱

管子卷第二十

形埶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解。古懈字。）則民奉養。（奉共也。共養謂納稅斂。）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當猶合也。）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順、親。）

本篇ハ、形勢篇第二ノ解釋ナレバ、其ノ詳解ヲ略ス、讀者ハ彼此參照スベシ。

管子解トハ、前述ノ如ク、本篇ヨリ明法解ニ至ルマデ、前篇ノ解釋ナルヲ以テ、如此ク名ヅク。

主惠而不解云云トハ、人主カ人民ヲ惠ミテ怠ラザレバ、人民モ租稅ヲ收メテ、人主ヲ奉養ス。

則當於主トハ、人主ノ信用ヲ得ルコト。

管子卷第十九終

中ニ必要アルトキハ、他ノ細薪ヲ容レルコトノ出來ル樣ニス、而シテ之ヲ容レル時ニハ、既ニ燃(然ニ同ジ)エテ居ル者ヲ、上ノ方ニ置クコト。捧椀以爲緒トハ、緒トハ、燭ノ燃盡シタル者、蠋燭ノ心ノ如キ者ヲ云フ、之ヲ椀ニ收ムルコト。有墮代燭トハ、古ハ燭臺ナシ、人ヲシテ之ヲ持タシム、故ニ云フ。遂出是去トハ、是迄燭ヲ持ツタ者ガ、交代ノ時ニ出テ、其ノ櫛ヲ棄ツルコト。問所何趾トハ、何ノ方角ニ足ヲ向ケルカヲ、先生ニ問フコト、蓋シ枕席ヲ並ブルタメナリ。衽ハ「シトネ」ヲ布クコト。各長其儀トハ、各自益々其容儀ヲ練習スルコト。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尹知章云。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襍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亡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倚于戸側トハ、箕ヲ戸側ニヨセルコト。俯仰磬折トハ、一擧一動、皆適當ノ角度ヲ保ツコト。拚毋有徹云云トハ、塵ヲ直チニ棄テズ、奥ノ方カラ段々ニ掃除シ始メテ、前方ニ及ビ、其ノ塵ヲ戸内ニ聚メ、坐シテ之ヲ塵取ノ内ニ收容ス（板ハ扱ノ誤）。以葉適己トハ、箕ノ口ノ方ヲ自分デ向ケルコト。先生若作云云トハ、兪説ニ、先生ガ弟子ノ掃除ヲ見テ、共ニ勞ヲ分タントシテ起ツトキハ、弟子ハ之ヲ辭退スルコト。是協是稽トハ、掃除ノ法ガ、禮式ニ合シタルカヲ注意スルコト。暮食復禮トハ、晩食ノ時ニハ、朝食ノ禮ノ如クスルコト。總トハ、古代、細薪ヲ束ネテ燭トナシタル者ヲ云フ。櫛之遠近云云トハ、燭ノ（モエノコリ）ヲ置ク位置ハ、燭ノ傍ニ置ク、而シテ其距離ノ角度ハ、矩（マガリカネ）ノ如シ、居句ハ倨句ニシテ、曲直ヲ云フ。蒸間容蒸トハ、細薪ヲ束ネテ燭トナス時ニハ、之ヲ寛クシテ、其

尹知章云。謂倚箕於戸側也。衡謂。拚由奥始。故先入戸將掃。故倚箕。

凡拚之紀。必由奥始。室西南隅曰奥。俯仰磬折。拚毋有徹。俯仰之度。以磬折爲法。所拚之塵。不得輙徹之。必聚之戸內。然後實箕而去之。拚前而退。聚於戸內。尹知章云。謂從前掃而却退。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戸內也。坐板排之。豬飼彦博云。板當作扱。少儀云。以箕自鄕而扱之。扱收也。衡謂。注云板穢。明是扱穢。則尹本未誤。排擠也。以葉適己。實帚於箕。適往也。謂以舌自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先生知將拚堂。故作。辭之者。以未棄塵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箕在地。故坐而執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尹知章云。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復禮。謂復朝之禮也。衡謂。以下當分段提行。姑從古本。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于坐所。趙用賢云。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尹知章云。櫛謂燭盡。衡謂。櫛之言積也。燭燼之餘。積之燭旁。故名櫛耳。居讀爲倨。倨直也。句曲也。古人言曲直之度。必以倨句磬折狀之。言積燼之遠近。乃承所燃之火。所以助燭火之氣也。而與所置之總。一縱一横如矩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趙用賢云。蒸。細薪也。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易然也。捧椀以爲緒。爲治也。緒。餘殘也。謂燭燼既滅者。既滅則盛之椀。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墮隋通。隋猶倦也。有倦色。令其次代執燭。交亦代也。相代。去就其座之時。不得背尊者。乃取其櫛。遂出是去。尹知章云。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瓦ノ食器、豆ハ（タカツキ）ニ類シタル食器梜匕ハ箸ト（サジ）。周還而貳云云トハ、先生ノ座右ヲ周旋シテ、嗛（食シ盡シタルコト）ナルヲ見レバ、之ヲ益ス、同嗛以齒トハ、衆人同時ニ食盡クストキハ、先ヅ長者ニ益ス、柄尺不跪トハ、長一尺ノ柄アル豆ヲ進ムルトキハ、跪ツカズ、貳紀ハ食品ヲ益スノ法ヲ云フ。斂祭トハ、古人ハ食ニ臨ミ食物ノ神ヲ祭ル爲ニ、豫メ其ノ少許ヲ取リテ之ヲ豆間ニ置ク、今之ヲ收メ取ルナリ。先生有命云云トハ、先生ヨリ弟子ニ食事ヲナスベシト命令セラルル時ニ、弟子ハ長幼ノ序ヲ以テ、次第ニ食事ヲナスコト。飯必捧擥云云トハ飯ハ、手ヲ以テセズシテ、箸ヲ使用ス。循呫云云トハ、口旁ヲ拭フコト。凡拚之道トハ、掃除ノ方法ヲ云フ。播灑ハ水ヲマキチラスコト、握手ハ手フリ水ヲカケルコト。執箕云云トハ、塵芥ヲ收ムル塵取リノ口（揲ヲ云フ）ノ方ヲ、自分ニ向ケ、其中ニ箒ヲ置ク。

法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進漱。進先生滌口之水也。前筵前也。古人將食。品祭於豆間。故斂之。不拚棄之者。不敢褻鬼神之餘也。此似當合上爲一段。姑從古本。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要猶推也。坐必盡席。尹知章云。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擥。撮持也。羹以挾。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亦據也。將食遠已者。亦有左手據膝。而右手取之之時。若左肘至地。而俯身隱之。則其容大伏失儀。故不得隱肘也。既食乃飽。循呫覆手。尹知章云。呫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衛謂。呫口旁也。振衽掃席。既振衣衽。從而掃其席。皆所以去汚也。已食者作。摳衣而降。待未食者之終也。旋而鄉席。食者已終。將徹膳也。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自徹其餽。亦如於賓答。敬也。既徹幷器。乃還而立。尹知章云。幷謂藏去。衛謂。尹讀幷爲屏。得之。古本下二句無。

凡拚之道。上直言拚。故此詳說其法。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尹知章云。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尹知章云。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尹知章云。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

學ヲ興隆セント欲スル時ニハ、先ヅ此法ヨリ始ム。對客ハ、讓トハ、讓ハ對等ノ禮ヲ交換スルコト、今弟子ハ先生ノ客ヲ尊敬シテ、之ヲ行ハザルコト。應且遂行トハ、客ニ應對ヲナシナガラ行クコト。所求雖不在云云トハ、來賓ヨリ求ムルコトアリテ、師不在ナルトキハ、之ヲ師ノ家人ニ告グ。反坐復業以下ハ、賓客ノ歸リシ後ヲ云フ。饌饋ハ、食具及ビ食物ヲ供スルコト。陳膳母悖トハ、食物ヲ進ムルトキノ順序ヲ誤ルコトナカレ。羹胾ハ(アツモノ)ト、肉ノ大切レヲ云フ、中別トハ、中央ノ左右ニ並ベルコト。其設要方トハ、陳膳ハ正方ナルコトヲ要ス。飯是爲卒トハ、飯ヲ最後ニ供スルコト。告具而退トハ、先生ニ對シテ、陳膳ノ用意スミタルコトヲ告ゲテ退クコト。三飯二斗ノ二斗ハ、並說ニ貳豆ノ誤トナス、三飯ニ豆(食器ノ名)ヲ副ヘ益スコト。虛豆ノ虛ハ甑ニシテ、

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後至謂弟子同業禮略。坐廣則不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尹知章云。迅起也。對客無讓。不敢亢禮。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客至門。應且遂行。乃趨進受辭命於客。上云對客無讓者。汎言侍客之法。非對客之後。再應於門也。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客有所求。先生雖不在。必反命於家人。古本在作得。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饌具。饋進食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攝整飭也。衽謂裳幅所交裂。攝之者。恐其或觸食器。盥漱者。進食者。宜自潔也。置醬錯食。陳膳毋悖。不得悖其序。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齊視夏。恐其冷失齊。故設之在鳥魚之後。羹胾中別。胾大臠也。胾羹在中。又別左右。故云中別也。胾右羹左。胾在醬前。近巳爲前。設膳之法。酒醬處外。其設要方。飯是爲卒。陳膳欲方。庶羞盡具。然後設飯。左酒右醬。尹知章云。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斗。斗正字。俗本誤叶。斗酒器也。先生三飯。二斗酌斗酒而授之。左執虛豆。右執梜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虛讀爲甑。缶也。諸本。梜作挾。注云。挾猶箸也。則舊本作梜。今據訂正。尹知章云。貳謂再益。食盡曰嗛。衡謂。左執甑若豆。右執梜若匕。周旋回視。有食盡者。則隨而貳益之。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食者非一人。食同盡。先貳長者。尹知章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衡謂。豆柄處中。細長可執。紀猶

溫恭自虛云云トハ、弟子ハ溫順恭敬、心ヲ虛クシテ、先生ヨリ敎ヲ受ケ、十分ニ其與儀ヲ究ム。
虛邪トハ、虛僞ト邪僻。
必就有德トハ、必ズ有德ノ君子ニ親ヅキテ、游居スルコト。
中心必式トハ、中心ニ禮法ヲ守ルコト。
小心翼翼トハ謹愼ナルコト。
一此不解トハ、以上ノ事ヲ專一ニ守リテ。怠ラザルコト。
既拚盥漱トハ、掃除ヲナシ、手ヲ洗ヒ口ヲソゾグ。
共盥トハ、先生ニ盥ヲ供スルコト。
先生乃坐ノ下ニ、一句ヲ脫ス。
危坐トハ、正坐スルコト、毋作トハ、顏色ヲ變セザルコト。
受業之紀ハ、受業ノ法ヲ云フ。
一周則然云云トハ、第一回ノ時ニ、長者ヨリ順ニ年少者ニ及ブ、第二回以後ハ然ラズ。
凡言與行以下ヨリ、必由此迄ノ十八字ハ、皆莊說ニ下文ノ師出云起、ノ下ニ移スベシトハフ、思中以爲紀トハ、正中ノ道ヲ以テ法則トナスコトヲ思フ、古之將興云云トハ、古人カ

先生施敎。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尹知章云。必虛其心。然後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恃力必爭。志毋虛邪。尹知章云。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尹知章云。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飭。諸本。飭作飾。今從古本。飭正也。朝益暮習。小心翼翼。朝請新益。暮習熟之。翼翼。敬也。一此不解。是謂學則。一專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夜深始寢。雞鳴便起。既拚盥漱。尹知章云。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攝。整飭也。先生未起。而攝衣共盥。敬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盥則沃之。既盥則徹器。汎拚正席。尹知章云。汎拚謂汎水而拚也。衡謂。汎猶廣也。前拚已所寢處。此徧拚堂室。故曰汎。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據韻推之。先生乃坐下。當脫一句。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尹知章云。怍謂變容貌。衡謂。諸本少者至則已爲一段。以下則不復分段。意味既乏。又乖韻法。獨古本段落井然。似得其正。今壹從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紀猶法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禮煩則瀆。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得正中以爲身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

甚澤以疏トハ、丁說ニ、澤ハ釋ナリ、バラバラニナルコト、離坼以臞瘠トハ、丁說ニ、瘠ヲ衍字トナス、臞ハヤセルコト。

五殖之次ノ五殖ハ、王說ニ殖土ノ誤。

五觳ハ、五種ノ地味瘠セタル土地。

婁婁然トハ、疏ナル貌。

五鳬ハ、孫(詒)說ニ、五舄ノ誤トナス、五舄トハ、五種ノ鹽氣交リノ土地、骼ハ、猪說ニ、垎ノ誤トナス、非常ニ堅キ土質ヲ云フ。

五桀ハ、王(紹)說ニ、五斥ト、音近キニ取ル、斥ハ斥鹵ヲ云フ。

本篇ハ、弟子ガ先生ニ事フル時ノ作法ヲ記シタル者ナリ。

黏則否。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瘠。甚澤而離坼者。以土氣疏也。俗本坼誤圻。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尹知章云。鴈膳草名。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觳。觳。墝薄也。五觳之狀婁婁然。尹知章云。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土氣疏故也。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觳土之次曰五鳬。未詳所以名焉。五鳬之狀。堅而不骼。尹知章云。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黑鵝。馬夫。尹知章云。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鳬土之次曰五桀。桀。磔也。是土最劣。不能蓄殖穀物。故取以名焉。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尹知章云。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其種三十六。似謂穀種。但葦隱楅葛。顯然草名。水膓邯鄲之屬。詭異怪僻。俱不類穀名。且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故穀物並記。以示其理。亦未足深疑也。姑依舊說。

弟子職第五十九

此篇。儀備義精。與禮經相表裏。疑亦管子所自著也。而置之襍篇者。以專記子弟之事耳。

襍篇十

五剽ハ五種ノ輕キ土質ノ土地、華然如芬以脈、トハ土質輕キヲ以テ、上ニ白ク飛揚スルヲ云フ、脈ハ孫(詒)說ニ、脆ノ誤トナス。

五沙ハ五種ノ沙地。屑塵厲ハ、猪說ニ、糲糲トナシ、塵ヲ除ク、米ノ屑ヲ云フ。

五塥ハ、五種ノ堅クシテ、凸凹アル土地。累然如僕累トハ、凸凹アル土地相累ナルヲ以テ、蝸牛ノ相重ナルガ如ク見ユルコト。

五猶トハ、五種ノ瘠セタル土地ヲ云フ。

五弘ハ王(紹)說ニ、王強ノ誤トナス、強ハ土質ノ強キヲ云フ。如鼠肝トハ土色ノ赤キコトヲ喩ヘタルナリ。

五殖ハ、王(紹)說ニ、五種ノ黃色ニシテ細密ナル土質。

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剽輕也。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華然白貌。芬亂也。脈。蛤灰塗器也。亦以狀白色。其種大秬細秬。尹知章云。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屑堉同。細塵也。厲作也。其種大萯細萯。萯王瓜也。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塥當爲搹。搹挹也。其土累然如蝸牛。故名焉。字書無塥字。正字通據此文。收之土部。謬矣。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累然。物相重貌。僕累。蝸牛也。五塥之土。不相親附。其狀如蝸牛相重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尹知章云。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諸本作二十物。今從古本。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猶。猶豫不決之意。土塉氣薄。物不速長。故名五猶。其種大華細華。尹知章云。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諸本弘作弜。不成字。今從古本。惠士奇禮說引。亦作五弘。弘猶粗也。五弘之狀如鼠肝。釋名曰。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殖讀如脂膏久殖之殖。但此假潤義。

五浮トハ、五種ノ細カイ土質ノ土地。

捍然ハ、堅キ貌。

以葆澤ノ葆ハ、丁說ニヨリ削リテ、以澤ノ二字ヲ前句ノ捍然如米ニ連ネ、一句トナス。

五怷トハ、五種ノ堅密ナル土地、廩焉ハ、凜然ニ同シ、壏ハ堅キ土ヲ云フ。

潤澤以處トハ、此土質ハ、前文ノ如ク堅ケレドモ、密ナルヲ以テ自ラ濕フ。

慈忍水旱ハ、丁說ニ、慈ノ上ニ以字ヲ補ヒ、前句ノ赨莖黃秀ト一句トナス（前注ヲ見ヨ）

五纑ハ、五種ノ疏鬆ナル土地。

彊力剛堅トハ、土質ツヨク、カタキコト。

五壏ハ、五種ノ堅キ土質ノ地。

若糠以肥ノ肥ハ、丁說ニ、脆ノ誤トナス。

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屑碎如米。上下不相親貼。如物浮水上。故名焉。）五浮之狀捍然。如米。（尹知章云。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諸本。坼作圻。今從古本趙本。坼裂也。雖捍然如米。以保有潤澤之故。亦能不分離坼裂也。）其種忍蘟。（俗本。種誤忍。爾雅。蒡。蘟。葱。此蓋同物。）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長於狐茸。狐茸草名。）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粟大者。皆宜是土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若如錯出。蓋轉寫之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五粟至五浮。凡六土。每土五物二種。）

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狀。廩焉如壏。潤濕以處。（怷密也。廩凜通。壏同㯺。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彊㯺用蕡。注彊㯺。彊堅者。五怷之狀。見之凜焉如彊堅者。而潤濕以處。土性密故也。）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粟細如麻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怷土之次曰五纑。（纑讀爲壚。壚疏也。）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土氣疏而其質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尹知章云。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尹知章云。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肥浮膏也。壏土雖堅。其上有浮膏。芬焉如糠也。）其種大莇細莇。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五蘟トハ、蘟葱ト云フ草ノ色ニ似タル、五種ノ土ヲ云フ。

恚目トハ、其實ノ口ヲ開クコトヲ、喩ヘタル語。

苑ハ、王說ニ、紫苑ト云フ草ノ名トナス。

三土トハ、五粟五沃五位ヲ云フ。

大水腸細水腸ノ兩草ハ、王(紹)說ニ、拾遺記ニ、見ユト云フ又王(紹)說ニハ、赨莖黃秀以慈ヲ一句トス、忍水旱ハ、水旱ニ堪ユルコト。

衡謂。桔卽桔梗。符竹名。不甚高大、止數尺。葉上有文、如蝸涎、如古篆籀、所以名符也。其山之末。有箭與苑。箭小竹。可以作笴。苑菀通。紫菀也。其根色紫而柔宛。其山之旁。有彼黃虻。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圉民殃。朱本。藜作蔾。今從古本。黃虻貝母也。芒狀如棠赤葉。可以毒魚。其林其漉。漉讀爲麓。言林麓中有下所序之木也。栗土云。其地其樊。句法正同。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遂。鳥獸安施。俗本。穀誤穀。穀楮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麋似鹿而大。居於藪澤。麃麞屬。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性輕易而正直。故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蘟。蘟葱。蓋土色似蘟。故名五蘟與。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音苔。尹知章云。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怵悉同。芬然散亂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櫑虆同。藤也。尹知章云。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如苑。尹知章云。苑謂蘊結。衡謂。土氣使之然也。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蓄養也。尹知章云。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曰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句若澤若屯土。無塊曰壤。五壤之狀。芬然散亂。若得雨澤。則又若聚土然。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慈愛。忍耐也。雖有水旱。能愛而耐之。言不能爲災也。水腸蓋菜名。其狀未聞。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五臭疇生トハ、五種ノ香草ガ、類ヲナシテ生ズルコト。
蓮與云云以下ノ名目ハ、四臭ノミ、椒字ヲ脫ス。
疥騷ハ、身體ノカユキコト、痟醒ハ、首筋ノ痛ム病氣。
乾而不斥トハ、乾燥スルモ龜裂セザルコト。
五位ハ、東西南北ノ中央ニ立ツ土地ノ五種類ヲ云フ。
五色襍英トハ、四方及ビ中央ノ色ガ、襍（雜ニ同ジ）リテ花ノ如キコト。
不塥ハ、不揊ニシテ、土地ノ固マラザルコト、不灰ハ灰ノ如ク散セザルコト。
青恣云云トハ、青色ニシテ堅密、恰モ青苔ノ連ナルガ如キヲ云フ。
其種大葦無細葦ハ孫(詒)說ニ下句ノ無䕸莖云云ノ無字マデヲ一句トナシ其種大薬無細薬無ト讀ム薬無ハ來麰ニシテ麥ヲ云フ。
其山之淺トハ、山ヨリ發スル泉ノ淺キ所ヲ云フ、斥ハ、丁說ニ、芹ノ誤トナス。

本。此只四臭。疑脫椒字。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醒。騷音瘙。疥瘙痒疾也。痟首疾也。病酒曰醒。醒必頭痛。故稱首疾為痟醒耳。俗本。醒誤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尹知章云。斥瀉鹵。衡謂。斥讀為坼。裂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位正也。英花也。五色相襍。如花點葉間。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尹知章云。塥謂堅不相著。衡謂。唐以上字書無塥字。至正字通始收之。蓋揊字之或體耳。揊掘也。謂土塊如拳。乃灰之反也。青恣以落及。落苔通。色青而性密。如青苔相覃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下文云。上土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葦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無䕸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諸本。楢作猶。今從朱本。俗本。檀誤擅。尹知章云。求黽亦竹類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天蘥也。一名馬蓼。斥疑當為芹。蓋橡類。新論。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芹。俗本。龍誤籠。群木安遂。條長數大。尹知章云。安和易遂。衡謂。數速也。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栮通。生枯木上。形如耳。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種木未詳。胥容即樗榕。樗似栟櫚。皮可作索。榕。枝葉柔脆。幹既生枝。枝又生根。垂垂如流蘇。楝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開花。所謂楝花風是也。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小辛細辛也。尹知章云。大蒙藥名。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尹知章云。梟猶顛也。

タル土地。
各有異則トハ、各々等級アルコト。
剽怷ハ、土地ノ堅密ナルコト、槖土ハ穴多クシテ、槖（フクロ）ノ如キ土地ヲ云フ。
蟲易全處ノ易ハ、王說ニ、豸（足アル蟲ノ總稱）トナス前述ノ如ク、穴アル故ニ、蟲類ハ之ニ處リテ、生活ヲ全クス、下乃以澤トハ、其地ノ中ハ潤澤アルコト。
其種大苗云云トハ、其土地ニ種エル者ニハ、大ナル苗アリ、細カキ苗アリ、赤キ莖、黑キ花ヲ有シテ、箭ノ如ク長シ。
陬陵之陽トハ、阪ノ隅ノ南ヲ云フ。
其秀生ノ其字ハ、猪說ニ衍。
其陽則安ノ安ハ、王說ニ語詞トス。
不擇疇所トハ「ハタケ」ヲ擇ハズ、如何ナル所ニモ栽培スルコト。
藿ハ萑ノ誤、葦ノ如キ草、蒸ハ細キ薪ヲ云フ。
欲有爲云云ノ各ハ、落ニシテ（カキ）ヲ云フ、前文ノ五麻ノ爲ヲ計ラント欲シ、垣根ヲ作ル、然ルトキハ麻ノ大ナル者モ、類（纇ニシテフシ又キヅ）ナク、小ナル者モ、ヨク治マル。

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則等也。五沃之狀。剽怷槖土。蟲易全處。怷剽不白。下乃以澤。尹知章云。剽堅也。怷密也。槖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槖。多竅。故蟲處之易全。衡謂。堅密而不白。其下乃潤澤而不槖。蟲不能處。此乃五沃中之美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赨音彤。尹知章云。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陬阪隅也。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枎木名。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此群木。是土最所宜。故其秀生。其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諸本。梨作藜。俗本作棃。今從古本。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麻總名。大而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又有胡麻。疏麻。油麻。升麻。天麻之屬。然據下文。五麻皆枲類。其名未聞。麻田曰疇。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藿。芄蘭也。與麻不相類。當爲萑。萑如葦而弱。薪細者曰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趙用賢云。類作纇。疵節也。衡謂。與猶爲也。各讀爲落。樹麻不擇疇所。恐禽獸侵蹈之。故欲有爲作樊籬以防之。如此。則大者無疵纇。而小者則能治理也。揣而藏之。若衆練絲。揣徒官切。同團。既漚之後。團而藏之。美如衆練絲。五臭疇生。疇類也。蓮與蘼蕪。槀本。白芷。上五臭有薜荔。椒。而無槀

ニ分チ、一階級ニツキ、三十種ノ物產アリ、故ニ九十トナル。毎州有常ハ、王說ニ、毎土有常ノ說、上中下ノ三土ハ、一定シテ其ノ產物ニモ、自ラ次第アルコト。是唯五粟トハ、五穀ヲ生ズル土地ハ、群土ノ長トナル。五粟之物トハ、五穀ヲ生スル土地ノ色ヲ云フ、五粟五章ハ、猪說ニ、五粟五物、各有異章ノ誤トナス。淖而不肕トハ、濕メリテ、シナヤカナラザルコト。大重ハ、早ク種エテ晚ク熟スル穀、細重ハ早ク種エテ早ク熟スル者、白秀ハ白キ穗ヲ出スコト。條直、以大トハ、枝ガノビテ大木トナル。樊ハ外園ヲ云フ。五臭所校ノ校ハ、猪說ニ、效ノ誤トナス、薛蒚以下、五臭ノ效驗ヲ云フ。乾而不挌云云ノ挌ハ、猪說ニ路トナス、路ハ水ノ乾キキツタルコト、澤ハ、孫(詒)說ニ釋トナス、雨ノ爲ニ、土ノ溶解スルコト。蓨澤以處トハ、土地ガ常ニ潤澤ナルヲ云フ。五沃トハ、五種ノ肥エ

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物品也。土永不變。而品有次第。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靑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物色也。謂五粟土之色。五粟之狀。淖而不肕。淖濡甚也。肕堅柔也。剛而不觳。不濘車輪。尹知章云。觳薄。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先種後熟曰重。秀。禾吐華也。稻白秀。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隫墳同。水涯也。下平曰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數蘇谷切。速也。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樊謂外園。俱宜竹箭。藻鼉楢檀。諸本。鼉作龜。今從古本。下文作求鼉。注云竹類。五臭生之。薛荔。白芷。蘼蕪。椒。連。椒。樹似茱萸。有針刺。連當依下文作蓮。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校角也。好美也。夷平也。姤音厚。音同則義通。五香相角。其氣甚烈。故其效至此。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湛而不澤。尹知章云。挌謂堅禦也。湛霪同。久雨。而不變爲澤也。無高下。葆澤以處。尹知章云。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肥美之地曰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靑或黄或白

（紹）説ニ、蓮ト同字、草ノ名。
復呂ハ、王（紹）説ニ白呂ニ同ジ、白呂ハ音律ノ名ニシテ之ヲ泉ニ名ヅク。
魚腸ハ、王（紹）説ニ竹類トナス初學記卷廿八梁簡文帝修竹賦ニ見ユ。
山之材ハ、王（紹）説ニ、山之椒ノ誤トナス、山之椒トハ、山ノ顚ヲ云フ。
兢ハ、丁説ニ、藿ノ誤トナス、薔ハ、孫（詒）説ニ、蒼ノ誤、格ハ同ク杞ノ誤トナス。
各有穀造トハ、王（紹）説ニ、土地ニヨリテ草ノ生スルコト、種々アリテ、一定セサルヲ云フ。
或高或下云云トハ、土地ノ高下ニ應ジテ、各々宜キ所アルヲ云フ。
葉鬱以下、皆草ノ名、下ハ劣ルコト。
十二衰ノ衰ハ、差等ヲ云フ、各有所歸トハ、此十二種、皆各々適スル所ノ土地アルヲ云フ。
九州之土云云トハ、支那九州ヲ上中下ノ三等

茅與走。尹知章云。如茅。走。皆草名。衡謂。如讀爲茹。蕠草也。走未詳。其木乃楄。楄。松心木也。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呂謂呂梁。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此言山上多水。復如呂梁未鑿之時。故名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魚腸未詳。蕕臭草也。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英猶花。言泉之美也。蘄香草也。狀似蛇床。白昌昌本也。山之材。材讀爲齊。聲之誤也。齊中也。謂半腹。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薔束薔。十月子熟可食。兢格並未詳。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蔔與蔞。其木乃品榆。蔔。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蔞。葉似艾。正月根芽生。莖正白。生食之。脆美。品衆也。榆有十種。故曰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尹知章云。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不唯平地有草土。雖高臨山。下瀕水。亦皆有之。葉下於鬱。尹知章云。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鬱之下。鬱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鬱下於莧。莧。莧菌也。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似蓍。可爲帚彗。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牡贊也。薜下於萑。萑薍也。如葦而細。可以作席。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下猶劣也。凡草土以生茅爲第一。衰等也。歸合也。生某草則宜某穀。各有所歸合也。九

杜陝ハ王(紹)説ニ、杜ハ土ニシテ、純土ノ岡チ云フ。延陵ハ、遠ク連續シタル岡。環陵ハ、王(紹)説ニ、グルグルマガリタル形ノ岡。蔓山ハ(王紹)説ニ連延トシテ續キタル山。付山ハ、王(紹)説ニ附屬ノ小山。付山白徒ハ、王(紹)説ニ、徒チ土トナス、丁説ニハ、付チ汎ノ誤トナス。庚泥不可得泉ハ、丁説ニ、庚泥ノ上ニ、其下ノ二字チ脱ス。孫(詒)説ニシテ、庚泥ハ唐泥ノ誤ニシテ、乾燥粗鬆ナル泥土チ云フ。赤壤勢山トハ、赤土ニシテ小石多キ山、孫(詒)説ニヨルニ赤壤ト勢山トチ移置スベシ。清商ハ神怪ノ名王(紹)説ニ、悲痛ナル音律ノ名トナス。陞山ハ、王(紹)説ニ、隊山ノ誤トナス、石多キ山チ云フ、駢石ハ、一枚石チ云フ。徙山ハ、元本ニ、徙山ニ作ル、王(紹)説ニ徙山ハ、硫立シタ山チ云フ。縣泉ハ、瀑布ナリ、山上ヨリ水ノ落チル故ニ此名アリ。如茅與走ノ走ハ、王

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尹知章云。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衛謂。青龍居焉。故名青山。邪。凡云至於泉者。謂穿井及泉。此地。沙泥相續。穿之輒壞。故云不可得泉。非言絕無水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尹知章云。清商。神怪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字書不收陞字。蓋陞字之或體也。陞山名。駢讀如駢脇之駢。一石如版。橫亙於地底。我俗謂之地蓋。穿之。清泉噴出。管子未知此法。故爲不可得泉耳。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此論人所居之山陵。然其言多不盡理。非實驗也。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山上有水。如縣之然。故名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

凡將起五音凡首トハ、五音ノ起原ヲ說ク、以下ノ音律論、即是レナリ。

不無有三分ノ不無ハ、猪說ニ衍トナス、有三分ノ有ハ、又ニ同ジ、下文ノ有三分皆同意。

墳延ハ、水涯及ビ平地ヲ云フ。陜之芳ハ王(紹)說ニ、陜之旁ノ誤トナス。狹隘ナル旁ヲ云フ。祀陜ハ王(紹)說ニ、阸陜ノ誤トナス、困戹ナル狹地ヲ云フ。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尹知章云。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先主一而三之。天元之數也。開謂數衍之。主一。一開也。三之。二開也。三三而九。三開也。九九八十一。四開也。是爲黃鍾之全數。素本也。小本謂黃鍾少宮。首始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是也。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尹知章云。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衡謂。律本用半數。其相生之數。仍用全數也。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尹知章云。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衡謂。適正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尹知章云。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衡謂。三分一之數。復來加於原數之上。故云。復於其所也。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尹知章云。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衡謂。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此去益易位者。明律有用半數之法也。故徵數百八。半之則爲五十四。羽數九十六。半之則爲四十八。而商角仍用全數。因諭上生者用半數。下生者用全數。其於十二律亦然。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尹知章云。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陜即分陜之陜。今陜西之地也。祀陜八

黄唐無宜也トハ、土質黄色ニシテモロク、植物ニ適セズ、此句以下五土ノ第三種ヲ云フ。縣澤ハ王(紹)説ニヨリ縣瀑ノ誤ニシテ、瀑ヲ注キカケルコト、行廧ハ一時的ノ墻根、落ハ籬(マガキ)ヲ云フ。其草宜黍秫與茅トハ、兪説ニヨレハ、其草宜芧ノ誤芧ハ茅(カヤ)類。標擾桑ハ、王(紹)説ニ三種ノ木トナシ、擾ヲ榎ノ誤トナス。黄而糗ハ、王説ニ、臭ノ誤トナシ、下句ノ流涉ノ上ニ、水字ヲ脱ストナス、水流ノ變ズルコト。斥埴ハ赤埴ノ誤ニシテ、赤色ノ粘土ヲ云フ、此以下ハ五土ノ第四種ヲ云フ。黒埴以下ハ、五土ノ第五種ナリ、以上スベテ五行説ニ本ツキテ、土地ノ色、及ビ聲音ノ五律ヲ配當ス。凡聽徵以下ハ、前條五土ノ人民ノ聲音ヲ細説シタル者アリ。

壽。黄唐無宜也。尹知章云。唐虛脆也。衡謂。唐無虛義。爾雅曰。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然則堂有虛義。堂唐同音。故尹轉唐爲堂。訓虛脆耳。古本。唐作堂。或尹本原作堂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落。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衡謂。廧牆同。行牆之制未聞。豈木板爲障。使可移遷。故謂之行牆邪。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尹知章云。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黍秫。穀也。不當列之草。二字必譌。未詳爲何字。櫄音椿。同杶。擾柔古通。尚書皐陶謨。擾而毅。史遷取入之五帝本紀。徐廣注之云。擾一作柔。又韓非說難。龍之爲蟲。可柔狎而騎。史記。柔作擾。是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黄而糗。流徙。泉有糗糒之氣。流徙。不常其處也。斥埴。宜大菽與麥。斥讀爲赤。聲之誤也。埴黏土也。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萯。王瓜也。杞大木。似豫章。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甘。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苹浮草也。蓨未詳。子色白者曰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卑濕之地宜稻麥。此不言土性與所宜之穀。蓋與二施之地同也。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猪豕子也。如負猪之豕。猪覺而自駭之聲。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本篇ノ地員ハ、猶說ニヨレハ、員ハ數ナリ、土地ノ高下深淺ノ數ヲ論ジタル者ナリ、植物ノ名ハ之ヲ解說セズ。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云云トハ、管仲カ天下ノ田制ヲ匡立シ、其地味ヲ知ル時ニ、施ト云フ大尺ヲ以テ測量ヲナス、一施ノ長サ七尺ナリ。

瀆田トハ、田地ノ旁ニ用水ノ溝ヲ作ルコト、悉徙トハ、田地ノ境界ヲ變更ス、蓋シ水利ヲ通ジ、又土地ヲ廣クスル爲ナリ。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ノ二句ハ、兪說ニヨレハ誤倒ナリ、其立后而手實トハ、諸侯ヲ立テ、彼等ヲシテ其產物ヲ貢セシム、此ヨリ其水倉其民彊迄ハ、五土ノ中ノ第一種、卽五施ヲ云フ。

五七三十五尺云云トハ、地ヲ堀ルコト三十五尺ノ深キヲ云フ。

赤壚以下ハ、五土ノ第二種ヲ云フ、赤壚ハ赤黑色ノ土、歷彊ハ、アラク堅キコト、肥ハ地味ノヨキコト。

管子卷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員讀如幅員之員。徧論土地之事。故名地員。

襍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尹知章云。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穿溝瀆於田側。以備旱澇也。尹知章云。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五種五穀也。后謂諸侯。實者。十地所出皆是也。旣利田地。乃立諸侯。而手握其所出之實。謂使諸侯貢土宜。諸侯。周室所置。今云管仲立之者。衞邢之屬旣亡。而桓公復封之。因大言之耳。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即杬椧。杬大木也。皮厚。味近苦澁。可以毒魚。椧。母杶也。杜甘棠也。一說。杜松藥名。其草宜楚棘。楚蕘楚也。棘天棘。一名天門冬。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趙用賢云。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倉蒼通。壚黑土也。其土或赤或黑。不言其土者。蒙上見是土省文。尹知章云。歷疎也。彊堅也。衡謂。麻白而布黃。蓋水氣使之然。未詳其故。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雚芄蘭也。棠杜梨。子赤者名赤棠。其味澁而酢。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

側臣ハ近臣ヲ云フ

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春冬水涸。故取土於河身以修隄。所以浚之而利流也。秋夏水滿。則取之隄外矣。濁水挾泥沙入之。易壅塞。壅塞則決。今取土於中以浚之。故不能爲害也。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亟急也。側臣。在君側之臣也。

管子卷第十八終

君之法犯矣トハ、君之法ガ惡事ニ勝ツコト。

此示民云云トハ、此事ハ人民ノ直ニ知ル所トナル、故ニ人民ハ比周シテ上ヲ欺カザルナリ。

凡一年之中云云トハ、一年ノ中ニ、十二ケ月アリ、其中ニ土木工事ヲ起ス時ハ、春ト定マル、然ルニ水害ノ起ルハ、必シモ春ニ非ズ、然ラバ平素ノ準備ハ如何。

毀作トハ、隄防ノ破レタルト、作ルベキ者トヲ云フ。

獨水ハ、王說ニ、濁水ノ誤トナス、濁水ハ土壞ヲ蒙リ、諸所ニ閉塞セラルルモ、遂ニ進ミ流ルヽコトアリ、江又河ノ如キ、即是レナリ。

不當復言冬。蓋終之壞字也。鐘鼎欵識。終皆作冬。或古字之未改者。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犯勝也。五者不能害。則是君之法勝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此事至易見。故民不比周以違上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待備也。土功唯春作之。恐不能備水害。故問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行巡視也。章程也。立役作之章程。而上之都有司也。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案驗行視。隄有將毀者。及當作者。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隷給。葆讀爲保。諸本。隷作綠。蓋綠字之訛。今從古本。天大雨。水官之吏。各保護其所將毀疾治之。官仍給之以徒隷也。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效。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俗本。衝誤衞。諸本。效作岡。今從古本。据讀爲據。據拒守也。劉績云。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囊城也。衝謂衝突之水。其可拒守者拒守之。終歲以毋毀敗爲治水之效。此謂備之平常之時也。桓公有土功有時之惑。故言此以諭之。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釋名曰。瀆獨也。獨出其水而入海也。然則獨水卽瀆水也。故下云。江河之謂也。蒙壞偏蒙壞地也。江河皆自塞外而入禹域。故云。自塞而行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

朽脊トハ、死人ノ骨ヲ云フ。

大露ハ大霧ノ誤、原烟ハ厚烟ノ誤、夏ノ厚キモヤガ、百草ヲ蔽ヒ塞グコト。

行里順之トハ、村里ヲ巡廻シテ、其ノ逆氣ヲ順和セシムルコト。

有下蟲ノ有ハ、又ト同ジ。

不八九死也トハ、十ノ八九ハ死セサルコト。

爲率トハ、率先者トナルコト。

冬賞罰ノ冬ハ終ノ誤。

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脊讀爲殨。死人骨也。見于周禮秋官蜡氏注。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豬飼彥博云。露原當作霧厚。衡謂。噎蔽塞也。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恐怖自危。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順之。和順其氣也。下文所云皆是也。起火溫田者。恐冷毒之氣傷稼也。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不直溫其田。至居宅之中。亦令蓋其井。恐毒下之也。又毋令毒氣下及食器。若毒及食器。將飲之傷人。上言食。下言飲。互文見義。有下蟲。傷禾稼。淫氣下蟲。則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不死天菑者。什之八九。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遇四刑同。而死生頓殊者。體有強弱。氣有順逆也。故君子亦謹避之。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率先以誘民。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五者。備五害之道也。願。覬望也。民無所覬望者。其所覬望其終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順序也。上有冬日。此

收斂ハ收穫ヲ云フ。

士剛不立トハ、土地ハ堅剛ニシテ、仕事ノ成就セザルコト。室ハ四方皆壁ニシテ、戸牖ヲ備フルノミ、堂ハ四方ヲ開キタル者ナレハ、如此ク云フ。寡人悖ノ悖ハ、心ノ惑フコトヲ云フ、四害之服ノ服ハ、兪說ニ、備トナス、四害ヲ防グノ準備ヲ云フ。

不通。厲連也。湊集也。晩潮曰汐。時多雨滂、平地水出。如潮汐之湊也。利以疾作收斂。毋留。當疾爲收斂。不得少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把秉也。禾盈把也。故謂穫禾爲把。一日穫禾。百日食之。若稍稽留。禾稼爲雨水所傷。故男女皆行於野也。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諸本。土弱作上弱。土功作土工。今並從古本。濡濕日生。則禾實耗什分之六。成重也。立成也。濡土柔弱。難重累爲隄。不唯不利作土功。其事亦不成也。

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古本。雨作氣。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術道也。塗塞外郭邪徑。虛牢獄者。重罪決之。輕罪出之。諸本。廩作稟。今從古本。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修音樂。以祀群神也。既祀一神。又祀一神。故云相望。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李國祥云。次第其治功也。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立成也。作土功之事。傷三冬閉藏之氣。來歲農利。減什分之七。凍土堅剛。功亦不成也。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室四方皆壁。直有戸牖各一。冬氣閉藏之象也。堂則郭然開朗。此利不利之所由分也。四時以得。四害皆服。以巳同。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悖亂也。謂心惑亂。管仲對曰。冬作土功。

夾水四道トハ、四方水ニテトリマカレルコト。

流膏ハ、餘利ヲ膏油ニ喩ヘタル語。

令下貧云云トハ、所所ニ界ヲ作リ、極貧ノ人民ヲシテ、其番人タラシメハ、水災ノ失敗ナキヲ云フ。

命曰不長ヘ、猪説ニ、晝日不長ノ誤トナス。

放農焉ノ放ハ、兪説ニ、妨トナス。

雨露屬天トハ、天ヨリフリツヾクコト。

地湊汐トハ、平地ニ水ノ出ルコト潮ノ如ク、盛ナルコト。

上萬物交通。（山川。謂川之出於山者。）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荑。草木初生貌。）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築隄之法。隨水勢而行之。則不毀壞。）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囊者包括之名也。有不毛之地。棄爲水囊。令水游衍其中。以殺其勢。又從其大小。以爲之隄防也。）夾水四道。禾稼不傷。（如此。則永無決溢之患。雖四方夾於水道。而禾稼不傷敗也。）歲埤增之。（埤附也。）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樹柏楊。本以固隄也。而民得其餘饒以供用。是膏澤之流於下者也。）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爲界。爲下貧所守之界也。）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使令徭役也。擾煩也。）命曰不長。（徭役煩。名之曰不長。不長育五穀也。）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放廢也。作土功之事。則廢農事。故不利也。）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不唯農利減半。土功之事亦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踊跳也。水盛必跳。距閉也。海波大起。舟路

斲ハ土ヲ運ブ具「モッコ」ノ類、臿ハ鍤「スキ」、板ハ塀ノ板、築ハ杵ノ類、各什六トハ、此等ノ道具ハ、各々什人ニツキ、六人分ヲ準備スルコト。

雨輂トハ、雨覆ノアル車ニシテ、土ヲ運ブ者。

兩具ハ雨具ノ誤。

錮藏ハ、堅ク之ヲ藏スルコト。

以事之已トハ、農事ノ終ヲ以テスルコト。

春三月ノ上ニ、丁説ニヨリ、當字ヲ補フ。水糾列之時也トハ、水ガ細ク流レテ糾繩ノ如ク、又列(裂ニ同ジ)帛ノ如キヲ云フ。

者。恐其冒濫也。因又閱視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諸本。臿作函。今從古本。尹知章云。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衡謂。籠舉土器。築杵也。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輂亦所以輿土也。雨則土化泥。故蓋其上以防雨。因名雨輂耳。食器兩具。人有之。兩當為雨。雨具者蓑笠之屬。錮藏里中。以給喪器。錮堅固也。周禮地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先王之於民也。既薄其稅。又省其費。恤之無所不至。管子此法。深得先王之意矣。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以更番次第。增益舊所置之薪柴。積之水旁。預備決溢之害也。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無後時則可不必剋其期。其積薪也。以事之已。事謂農事。已畢也。其作土也。以事未起。俗本。土誤上。天地和調。日有長久。有又也。農事未起。正月至三月之初也。是時也。天地和調。日又長久。故作土也。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列裂同。春雨未降。水落而石出。綿綿之流。其細如糾繩。其分如裂帛。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

率部トハ、一部ノ役徒ヲ率フル者、校長ハ各隊ノ長、各財足ノ財ハ、兪説ニ、財ヲ以テ纔トナス、率部以下ノ人數ハ、多數ヲ要セズ、ワヅカニ事ニ任ズルニ足ラシム。

取水左右云云トハ、水ノ近地ノ人ヲ登用シテ、水工ノ棟梁トナスコト。

給卒財足ノ財モ、纔ト讀ム。

比地定什伍口數トハ、土地ヲ比較シ、十戸乃至五戸ノ人數ヲ調査スルコト。

疾之ノ疾ハ、丁説ニ、廢ノ誤トナス、免ト同意。

可省作者云云トハ、仕事ヲ省減スベキ者ハ、半人分ノ事ヲナサシム。

并行トハ、上ノ事ヲ行フト同時ニ、下ノ事ヲ行フコトヲ云フ。

因父母案行トハ、甲士ハ一般ニ青年ナレハ、父母ニ繫屬ス、故ニカク云フ。

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習水。習熟水利者也。大夫。大夫佐各一人。據下文。毎州置之。率部。率領一部之役徒者。校長。各隊之長。各財足者。所給各官之財。皆足支用也。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必取水左右之人者。熟水涸漲之勢。且便其吏也。各一人者。毎川一人也。尹知章云。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行謂巡視。卒役夫。財以具器械材用也。給之必豐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閱其民。提綱也。下則詳叙之。所案乃一家之人。不獨家長。故云。案家人也。案驗其人。比校其地。從地之廣狹。以定役夫之什伍口數。必定什伍者。欲人盡其力。且寓軍法也。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老幼婦女皆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錮。堅久之疾也。有錮疾不可役作者。著之疾者之籍。亦免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省減也。疾稍輕者。及五十以上。二十以下者。減賦丁夫之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并兼也。被帶也。兼行視之。以定甲士當帶兵者之數。記其名於籍。上之所隸之都。州十爲都。霸國有十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掌都大夫執名籍。以臨其所統之州。察視甲士之有餘與不足。輒下之水官也。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甲士必取壯者。而其名必繫屬於父母。故因父母案行也。必復案驗行視

行至曲ノ曲ハ、地形ノ屈曲スル所ヲ云フ。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ノ十字ハ、丁說ニ、地曲則擣激、激則躍ノ誤トナス、土地屈曲スレハ、水勢必ズ之ヲ突キテ激ス、激スレハ則飛躍ス。躍即倚云云トハ、水勢躍レハ一方ニ傾キ、傾ケバ、ウヅマギ、ウヅマケバ中心ニ回轉シ、中心ニ回轉スレハ、沈ミテ凹トナル、凹トナレハ其水底ハ泥沙集マリテ塞ガリ、塞カレハ水流更ニ他所ニ移リ、他所ニ移ツレハ或ハ汎濫シテ阻止セラレ、隨ツテ注潰ノ憂ヲ起シテ、人ヲ傷ブル。禍福同矣トハ、同一ノ水ニシテ、福トナリ又禍トナルコトヲ云フ、人君天地也トハ、人君ノ德ハ、天地ト均シキヲ云フ。

者。欲強奔注之勢。以行之高地也。瓴之。爲大瓴甋。去其底。上下相承。以通水也。尺有十分之三者。瓴甋一尺。上口高於下口三寸。上下相承。滿四十九里。則上領高於下委三千五百二十八丈。如此。則水勢迅疾如奔馬也。然後迂曲其道而遠之。以勢激而行之。則可使上高地也。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曲者。地形彎曲也。水至此。如注器中。必留滯不能進。既滿則後者推前者。求其道而去矣。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控止也。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俗本誤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杜塞也。築隄杜塞彎曲之地。水必擣毀之。若堅築之。令水不能擣毀之。其勢必激。激則偏倚於一方。偏倚於一方。則必回環爲渦。回環爲渦。則激勢既衰。故水復行中流。涵沈也。雖水復行中流。而其勢既衰。不能復流。始所挾之泥沙。盡沈於河中。泥沙既沈。則河身淤塞。河身淤塞。則瀆不能容受浩水。故河道必移。河道既移。則衝原野。走丘陵。控止不能進。控止不能進。則水從下濕而妄行。傷損人之禾稼廬舍矣。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遏八流以自廣。則齊桓亦嘗障川澤以爲田。故管子詳論其害也。後世障水開新田者。可以鑑矣。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人困。必至不孝不忠。亦勢使之然。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也。五害之屬。備之則爲福。不備則爲禍。是禍福同之矣。故知備此五者。則人君與天地同其德也。諸本。也作矣。今從古本。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

經水ハ、本幹トナル大川ヲ云フ。

一有水云云トハ、時トシテ水アリ、又水ナキコトアルヲ云フ。

而不久云云トハ、水路ハ、一定セズ、時々危險ノ事アレハ、修治スルノ必要アルヲ云フ。

高其上領云云トハ、水源地ヲ高クシ、之ニ瓴(瓦製ノ水管)ヲ通ズ、一尺ニツキ、十分ノ三ノ勾配ヲツケテ、四十九里ノ間ヲ延長スレハ、高源ヨリ水ノ下ルコト、走ルカ如シ、更ニ其餘勢ヲ利用シテ、水路ヲ迂曲ニシ、之ヲ遠方ニ迄テ走ラスコトヲ得。

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經。織縱絲也。水專達於海。如織經之本末條暢。故名經水。水別於他水。尹知章云。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或入於大水。或入於海。皆名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溝水瀆也。一猶或。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於他水溝。別出於一水溝也。下入於大水及海。故曰他以別經水。川者。水道之大名也。補上謂水別於大水者。此謂別於山水者。故特言溝耳。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出地也。出於平地也。淵。冋水也。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逗常有危殆矣。往之。疏通之也。因下不言其利。蒙上省文。扼持也。謂束之使不速流。言苟因水勢之利往之扼之皆可。而不久。常有危殆之患。言不可不常修治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其勢疾。至於漂去大石也。諸本漂作測。或字也。今從古本。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上領猶上頭也。謂水所從來處。高之

土閬ハ「カラホリ」ヲ云フ。

地高則溝之云云トハ、土閬ヲ作ルトキニ、若シ其土地高ケレハ、之ヲ掘リ下ゲテ溝トナス、卑クケレハ、土ヲ盛リテ隄ヲ作ル。

上相穡著者トハ、荊棘類ノ枝ハ、一般ニ刺條(トゲ)ヲ帶ビテ、密接ス、故ニ云フ。

國率諸侯。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天子中其地而處。諸侯四面。而藩衞之。此謂因就天之固。依歸地之利也。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尹知章云。閬謂隍。衞謂。閬門高也。引伸訓空虛。隍中空虛。因轉訓隍。唐人猶通訓詁之義。尹雖陋儒乎。時有後人不能及者焉。此類是也。土閬猶言土門。因隍狀而名之。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凡作土閬之法。地高則穿而溝之。下則築隄而爲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上謂樹上。穡斂也。斂著謂刺條密附。歲修增而無已。時修增而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以歲時修增之。備圮壞也。葆讀爲保。古本作保。保安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服行也。服之。行歲時修增之事也。體有之。有之如四體也。言不暫離之。則卽通。使臣服之。使君體有之。此大宰之任。卽爲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身有患害。則雖有孝慈之心。而其行或有不至者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疫也。蟲。螟螣蝗蜚之屬。此謂五害。五害

本篇ハ、大地ヲ度リテ、其ノ宜キヲ制スベキコトヲ述ブ。
天子聖人ノ子ハ、下ノ誤。
處國トハ、首都ヲ建ルコト。
不傾之地トハ、堅固ニシテ水災ナドノ爲ニ破壞セザル土地。
鄉山云云トハ、山ヲ背ニシ、大水若クハ澤ヲ左右ニ接スルコト。
內爲落渠之寫トハ、都內ニハ四方ニ溝ヲ掘リテ、惡水ヲ排出セシムルコト。
利、養ハ、其人ノ利ハ、戴說ニ、養天材地ノ下ニ移スベシト云フ。
乃別制斷之トハ、土地ヲ行政上諸種ニ區劃スルコト。
州者謂之術ノ州上ニ、不滿二字ヲ補フベシ。術ハ遂ト讀ム。
不如霸國者也ノ也ハ、丁說ニ、亡ノ誤トナシ、不如霸國者ヲ句トナシ、國亡（無ニ同ジ）以奉天子ヲ句トナス、即霸國ト成ラザレハ、國ト云フモ、天子ニ直接ニ奉ズルコト能ハズ、他ノ大國ニ從屬スルヲ云フ。

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凡屬地者。揆度之。使盡得其宜。故名度地。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

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天子二字不可通。尹不容不注。而不注焉。則其本作天下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處國。建都也。傾圮也。鄉山。左右經水若澤。鄉山句。鄉山蓋背山也。古者字義有相反者。亂訓治。面訓背之屬是也。經讀如經禮之經。謂大水專達於海者。言建都之法。必背大山。左右大水若澤也。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落絡通。絡繞也。國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洩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不假人功而生成者。謂鳥獸魚鼈之屬。地之所生。五穀草木之屬皆是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也。乃別制斷之。制製通。製裁也。乃分別其地製斷之。爲都州術里之屬。州者謂之術。豬飼彥博云。州上疑脫不滿二字。術謂。術音遂。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尹知章云。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霸

ナリ。
勿創勿作云云トハ、自ラ事ヲ始メズシテ、自然ニ從フコト。
上觀於賢也トハ、賢人ノ意見ヲ採ルヲ云フ。明臺ハ政事ヲ聽ク所ノ名、衢室モ同ジ。
告善之旌トハ、君ニ善事ヲ告ゲントスルトキニ、立テル旗ヲ云フ。訊唉ハ、問答ヲ云フ。
總街之庭トハ四辻ノ場所ニ設ケラレタル庭ヲ云フ。
靈臺ハ明臺ノ類、復ハ告白ナリ、人民ノ上申ヲ云フ。
嘖室之議トハ、嘖ハ言語ノカマビスシキコト、要スルニ言論ヲ自由ニセシムルコトノ爲ニ立テタル室ヲ云フ。

忘當爲亡。問吾欲有國而無失。得地而無亡。爲之如何。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創始。作爲也。勿自始爲事。當時至而隨以應之也。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尹知章云。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上觀於賢。事未煩也。下聽於人。俗漸漓也。人衆人也。故曰下。三輔黃圖曰。明堂。堯曰衢室。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人主不爲人所蔽。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唉於開切。譽也。訊唉猶問答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總聚也。街四通道也。蓋湯欲觀察衆人誹已。置庭於道路四聚之旁。因名之曰總街之庭。便其事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尹知章云。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嘖室之議。以此四者爲主。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於嘖室之議者中也。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諸本焉作爲。今從古本。此嘖室之事也。此嘖室所爲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

關閉不開云云トハ。口ヲ發シ言ヲ述ベサレバ、何人モ君主ノ善ト不善トヲ尋ネテ、其本ヲ探ル者ナシ。

長目ハ遠方ヲ見ルコト、飛耳ハ遠方ヲ聞クコト、樹明ハ明ヲ立テテ、臣下ニ欺カレザルコト。

動姦ハ、兪說ニ、洞姦ノ誤トナス、姦邪ヲ洞察スルコトヲ云フ。姦動則云云トハ、姦邪ヲ洞察スルノ明アラバ、姦邪ノ人モ、自ラ其所爲ヲ變更スルニ至ル。

主參トハ、人主ガ衆言ヲ參用スルコト。

反相爲情トハ、名ト實ト相參照シテ、其眞實ヲ知ルコトヲ得。

名生於實トハ、實アリテ始メテ名アルナリ。實生於德トハ、賢愚ノ實ハ、其人人ノ得ル所ニヨル。德生於理トハ、人人ノ得ル所ノ德ハ、其人ノ理ニ順フト、然ラサルトニ由ル。理生於智云云トハ、理ヲ知リテ順フハ、其人ノ智アルニ由ル、智ハ其人ノ行事自ラ宜キニ合シタルコトヲ云フ。

本篇ハ、桓公ト管仲トノ問對ヲ、記シタル者。

不開。善否無原。閈門也。口者言之關門也。閉而不開。善之與不善。誰得知其所由起哉。

右主周

一曰。長目。能見遠。二曰。飛耳。能聞遠。三曰。樹明。樹立也。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隱微之中最難見。而能知之。言明甚也。動姦。悚動姦邪之心也。姦動則變更矣。姦邪悚動。則自變更其所爲矣。

右主參　參。參用衆言也。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督察也。按據也。情亦實也。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當合也。名生於實。名者實之賓也。實生於德。德得也。賢不肖之實。生於心所得。德生於理。循理則爲明德。違理則爲昏德。理生於智。智生於當。理明則智深。而事皆當宜。

右督名　八守言主。而此獨言督者。此節所重在實。特就名以察實耳。故名督名焉。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襍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古本作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

天之トハ、君主カ政事チナスニハ、先ツ天時ニ順フコト。地之トハ、土地ノ宜キチ見テ、之ニ順フコト。人之トハ、人情ニ順フコト。四曰ハ、王説ニ、四方ノ誤トナス、四方上下ハ上文ノ天地チ承ク、左右前後ハ人チ承ク。熒惑其處ハ、王説ニ、其チ之字ノ誤トナス、心チ迷ハス所ノ者ハ、四方上下ニ在ルカ、抑モ左右前後ニ在ル乎。

人主不可不用ノ周ハ、秘密チ守ルコトチ云フ。寂乎其無端也トハ、人主ノ擧動ガ、寂然トシテ知ルベカラサルチ云フ。外内不通云云トハ、君主チ怨ムハ、畢竟君主ノ左右ニ居ル者ガ、其機密チ泄スガ爲ナリ。故ニ云フ。

右主賞

一曰。天之。問五典五禮五服之屬。及四時所宜施。二曰。地之。問十地所宜。及據驗治水之屬。三曰。人之。問利害所在。人情所去就之屬。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熒眩也。問已眩惑於物。求之上下左右前後。其處所果安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亦治也。五官。五行之官。謂百官。心居君位。自正其道。不治九竅。而九竅自治。君亦如之。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其所來之是非。而予賞罰。故不勞。聖人因之。故能掌之。聖人能因物。故其易能。如握之掌中也。因之修理。故能長久。因物以修治。故國家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尹知章云。周。謂謹密。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君漏臣言。則群臣交怨。故亂。寂乎其無端也。寂無人聲也。無端。無端緒可尋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雖逢刑罰。人不知所怨也。關閉

輻輳並進トハ、君臣ガ、天下人人ノ聽明ヲ用フル故ニ、此等ノ人ハ、皆君主ヲ中心トナシテ集マルコト。

勿望而距ノ望ハ、惘ニシテ、知ラサルコトヲ云フ、即其詳細ナルコトヲ知ラズシテ、人言ヲ拒クコトナカレ。高山云云ハ、人君ノ尊クシテ測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ニ喩ヘタル說。神明之德云云トハ、君主高山深淵ノ如キ神明ノ德ヲ得ントセハ、至極ノ德タル正靜ヲ修ルヲ要ス。

貴誠ハ、貴信ノ誤。闇化トハ、刑賞ヲ示サズシテ、自ラ化スルコト。見姦僞ノ見ハ、俞說ニ、兄ノ誤ニシテ、兄ハ況ナリ、「況ンヤ姦僞ヲヤ」ト讀ム。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不言聽智者明可以兼之也。

右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望惘也。惘惘然不知其詳也。一說。事未至而距許之。曰望。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望許之。則失其所守。望距之。則閉言塞明。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人君當如高山之不可極。深淵之不可測。故欲修配神明之德。方正安靜。乃其至極也。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誠當依下作信。義相涉而誤。六韜賞罰篇亦作信。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六韜見下有聞。下同。是也。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闇化。不見刑賞而化也。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信賞必罰。亦誠之類也。誠者。通暢乎天地神明。於見姦僞乎何有

疾甚者ノ疾ハ、病ノ誤、上身問之トハ、官長親ラ之ヲ慰問スルコト。凡國都皆有通窮ノ通ハ、王説ニ、掌ノ誤トナス。

歳凶庸人云云トハ、王(引)説ニ、歳凶庸、人訾厲トナス、凶庸ハ不作凶年ナルコト、人訾厲ハ、人民ノ流行病ナドニカカルコト。接絶トハ、國事ニ死シタル者ノ子孫ナキ者アレハ、之ヲ祭ルコトヲ云フ。

本篇ハ、君主ノ守ルベキ九ケ條ノ要道ヲ述ベタル者ナリ。安徐而靜トハ心神ヲ安靜ニスルコト。柔節先定トハ、和柔ノ徳ヲ、先ヅ己ノ身ニ修ムルコト。以待須ハ、兪説ニ、以待傾ノ誤トナス、虚心平氣ニシテ、敵ノ傾覆ヲ待ツコト、我ヨリ事ヲ起サザルコトヲ云フ。

一問。俗本。日一作一日一。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上身問之者。蓋士人也。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國中謂郊關之内。其都邑則都掌病問之。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絶糧食。居其郷黨。此皆將流爲乞丐。故憫恤之。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歳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庸常也。訾疵通。病也。厲疫也。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絶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絶也。接屬也。資財用也。不言無後者。可知也。

九守第五十五　　襍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須。節操也。諸本意作易。舊注云。虚其心。平其意。則其本原作意矣。今從古本。須亦待也。言居止安徐。而其心靜息。和柔之操先定。然後虚心平意。以待臣下所復。人主守其位之道也。

右主位

膌胜トハ、ヤセテ居ルコトト、肥エテ居ルコト。

掌養疾ノ養ハ、王(引)説ニ衍字トナス。

跛躄ハ「チンバ」ト「イザリ」、徧(偏ノ誤)枯ハ半身不隨、握遞ハ五指ノ曲ガリタル者。

疾官トハ、官立ノ病院ヲ云フ。

殊身トハ、死ヲ云フ。

家室之トハ、獨身者ニ配偶ヲ與ヘテ、家アリ室アラシムルコト。

事之トハ、政府ガ之ヲ使役スルコト。

問疾ノ疾ハ、病ノ誤。

後止。此之謂茲幼。能事者。謂食而能執。著衣而能結帶之屬。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補上文云。士民有子。此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未訂。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尹知章云。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胜膏也。肥者多膏。故謂肥爲胜。掌孤數行問之。養孤者自不得忽其孤。此亦立法之深意也。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握遞。不耐自生者。徧當爲偏。偏枯。半身枯槁也。遞繞也。握遞。謂五指屈繞不伸。若握物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朱長春云。疾官爲句。唐有病坊主坊。即疾官也。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豬飼彥博云。殊絕也。謂身死。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使之有家有室也。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諸本。年作車。今從古本趙本。事之。役之也。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諸本。士作十。今從古本趙本。令命也。九十以上。日

本篇ハ、君主ノ始メテ君位ニ即キ、首都ニ入リタル時ノ心得ヲ記ス、國ハ國ノ首都ヲ云フ。入國四旬云云トハ、國都ニ入リ四十日ヲ經過シテ、九惠ノ政ヲ、四方及ヒ中央ノ五所ニ行フ。問疾ハ、王(引)說ニヨリ、問病トナス。掌老トハ、老人ノ事ヲ掌ドル官吏ノ名稱。無征トハ、勞働者トシテ官府ヨリ徵發セラレザルコト、饋肉トハ官府ヨリ贈ル肉。死上共棺槨ノ一句ハ、家說ニ、求所嗜ノ下ニ移スベシト云フ。爲累者トハ、父母ノ係累ヲナス者。婦征ハ、婦女子ノ出ス稅、即布帛類ヲ云フ。葆ハ保ニシテ、保母ヲ云フ、二人之食トハ、母ト保母トノ食ヲ云フ、能事トハ、其子ガ獨力デ食事ヲナシ、衣服ヲ着ル時、即保母ノ手ヲ離ルルコトヲ云フ。

管子卷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敎。入國四十日。乃行九惠之敎於五方。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國及都邑。皆有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征。力役也。三月有饋肉。尹知章云。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食。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亦官歸之。死。上共棺槨。諸本作墎。今從古本。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膳。食之善者也。食飯也。所欲。從時而變。故問之。所嗜。則熟知之。故求而供之。此皆勸子弟爲之。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謂貧而多育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婦征。布帛之屬。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讀爲保。即保母也。受二人之食。蓋給母與保母也。能事而

管子卷第十七終

國相敵。必承其弊。士事也。背其約。戾其意。是兩國必以戰鬪為事。兩國既相敵。則我必承其弊而伐之。五曰。深察其謀。深察其所謀。欲預知其所為也。謹其忠臣。謹敬也。敬忠臣。欲使其君疑之也。揆其所使。揆度其所將使。預賂遺之。亦所以離間之也。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如此則內不相信。上下有離隔之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意離則氣乖。故不能令。必至自賊殺也。忠臣已死。故政可奪。忠臣見疑。死於非辜。無有復為其君盡力者。故其國可奪也。云政可奪者。國以政為本也。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我ハ坐ナカラニシテ、其ノ情ヲ知ルコトヲ得。聽其淫樂云云トハ、敵國ヲシテ、十分ニ淫樂ニ耽ケラシメテ、其心ヲ奢侈ナラシムルコト。

外ハ耳目、內ハ知識ヲ云フ、可以成敗ノ成ハ、兪說ニ、敗字ノ帶字ニシテ、急ヲ緩急ト云フカ如シトナス。

必深親之ノ之ハ敵國ヲ云フ、如典ノ典ハ、與ノ誤。

內人他國云云トハ、我ガ伐タントスル國ニ、人ヲ遣ハシテ、其國ト他國トノ間ヲ離間スルコトヲ云フ。

謹、其忠臣ノ謹ハ、張說ニ、其諜ノ誤トナス、敵國ノ忠臣ニ對シ、間諜ヲ放ツコト。

揆、其所使ノ揆ハ、猪說ニ、睽ノ誤トナス、其ノ使フ所ノ臣下ヲソムカシムルコト。

離氣不能令ハ、丁說ニ、離不能合ノ誤トナス、上、下各々睽離ノ心アリテ相合セザルコト。

故政可奪トハ、敵國ノ政ヲ奪フコトヲ得、即之ヲ亡スコトヲ得。

以情伐者帝トハ、人情ノ向フ所ニ從ッテ、敵國ヲ伐ツ者ハ帝トナル。以事伐者王トハ、適當ナル事ヲ謀リテ、伐ツ者ハ王トナル。以政伐者覇トハ、萬事盡ク適當ナラズトモ、政法ノ點ニ於テ、人ニ勝ル者ハ覇トナル。而謀ハ、僉說ニ、謀而トナス。視其所愛、云云トハ、敵國ニ於テ、其ノ君ノ愛スル所ノ大臣アルヲ視ルトキハ、我國ハ謀ヲ以テ、其敵國ノ君主ノ權ヲ其大臣ニ、分タシムルヤウニスル、若シ大臣ト君主ト、各威權ヲ分ツトキハ、群臣皆兩者ニ事フルコトヲ欲シテ、一人兩心トナル、故ニ敵國ノ內政自ラ衰フ。加之ルニ、世臣（也ハ世ノ誤）即譜代ノ臣下ヲ用ヒサル時ハ、其國ヲ危クスルコトヲ得。視其陰ノ陰ハ、王說ニ、衍、敵君ノ憎ム所ノ臣下アル時ハ、我ヨリ厚賂ヲ遺リテ、之ヲ誘ヒ、敵情ヲ深察スルコトヲ得。身內情外云云トハ、憎マレタル臣下ハ、身ハ內ニ在ルモ、心ハ敵國タル我國ニアリ、故ニ

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循道施德。人情爭服。則天下之民。皆我赤子。誰敢與我敵。是以情伐者也。故能帝。以事伐者王。凡所爲之事。內外大小。無不盡善。則敵國之民。亦悅而服之。是以事伐者也。如此則能王。以政伐者覇。事雖未盡善。而其政則遠勝於諸侯。是以政伐者也。此亦可以覇天下矣。而謀有功者五。覇者以上。皆治內以勝外。以下則專謀外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視敵國所愛者。謀使之分威也。或據六韜文伐篇。改視爲親。未是。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也當爲世。字之誤也。敵國之君。分其所愛之威。則其臣信疑相半。不能一心事君。故其內必衰也。君既不用世臣。則人不敢盡力。故國可得而危也。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陰所憎者。憎而未退者也。既退則不能得情。故賂陰所憎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彼既怨其君。而喜我賂。故身在國內。而其情則在國外。其國之事。可得而備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聽任也。謂不威脅勢禁之。樂音洛。廣。侈大也。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可以成敵國敗亡之計也。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衡謂。六韜云。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文雖異乎。其意全同。朱說可從。陰內辨士。使圖其計。內古納字。圖度其所計畫也。內勇士。使高其氣。論勇彊之事以動之。彼爲其所誘。其氣自高。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納人於我所欲伐之與國。使之背其約。絕其使。戾其意。是必士鬭。兩

備追之憂トハ、罪人ヲ追捕スルニ備フルノ心配ヲ云フ。
主政可往於民トハ、人主ノ政事ガ、人民ニ十分行屆クコト。

果蓏ハ、木實ト草實トヲ云フ、素食ハ王(引)說ニ、蔬食トナス。
旁入奇利トハ、副産物、及ビ一定ノ收入ニ非サル者ヨリ得ル利益。
鏺鈞ハ算盤ノ類、多寡ノ上ニ、量字ヲ補フベシ。
田結ハ、田地ノ帳簿、
貧富之不訾トハ、貧富ノ訾限アラザルコト、即貧ノ下ニ貧アリ、富ノ上ニ富アルコト。
知其田云云トハ、田ノ多少ヲ知リテ、人ノ貧富ヲ知ルコト。

者。有傳達之。則亦如之。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備追。置卒以備追捕也。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可往於民。無所滯礙也。繫。繫屬也。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埴黏土也。埴金之形。從陶冶而成。民之風俗。由法而制。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審利害之所在。則民自去就之。不待上令也。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下不言衣者。舉重以包輕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率總率也。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石當我八升九合八勺二撮奇。果蓏素食當十石。木實曰果。草實曰蓏。素空也。不烹飪而食。故曰素食。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寄也。所入不一。故曰奇利。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鏺鈞者所以多寡。諸本。鏺鈞作叙鈞。今從古本。鏺籌。鈞平也。多寡上當脫量字。鏺鈞者。量多寡之器。蓋謂算籌。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結要也。田要謂田籍。戶籍亦登口數。就二者而考之。貧富可立辨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先知田多少。乃能知人之貧富也。田備。然後民可足也。田不備具。則民事末作。不可得而足。

テ家內ニ仕事ヲナサシムルコト。
約地之宜トハ、王說ニ、約ヲ以テ得ノ誤トナス、地宜ヲ得ルコト。
忠人之和ノ忠ハ、兪說ニ、人ト和ナス、中ハ「アタル」ト訓ズ、人和ニ中ル、卽人和ヲ得ルコトヲ云フ。
民材トハ、人民ノ材藝多キコト。
然後和也ノ也ハ、丁說ニ衍字トナス。
國不虛富云云トハ、富モ治モ、偶然ナラザルコトヲ云フ。

使民死之トハ、人民ヲシテ、其恩ノ博厚ニ感セシムル結果ヲ云フ。
莫若必成ノ成ハ、王說ニ、誠ト讀ム、信賞必罰ヲ云フ。
輔之以什云云トハ、十家乃至五家ヲ一團體トナシテ、互ニ助ケ合ヒ、又互ニ其ノ惡事ヲ伺察セシム。
伍無非其人トハ、尹說ニ、伍長ノ人ヲ得ルヲ云フ。
人無非其里トハ、人人各々其生地ニ安ンズルコトヲ云フ。
不來而約ノ約ハ、王說ニ、得ノ誤トナス、上ガ民ニ求メザルモ、自ラ其ノ欲スル者ヲ得ルコト。

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約要也。謂不違。忠敬也。）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强。民材而令行。（人務本。故民多材藝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擾。俗本誤懮。）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事不逆理。故上下和。）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虛徒也。必有所以富治。不失時與法是也。）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尹知章云。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法亂。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衡謂。私勇必爭。爭則軍不和。必弱。）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尹知章云。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牧猶畜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司伺同。察也。五家相察。二伍相輔。人不能爲非也。）伍無非其人。（伍中無匪人也。）人無非其里。（尹知章云。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無賃僦他人之家者。）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尹知章云。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上不求於民。而民自相約。不敢爲非。）不召而來。（不召而來者。他國之氓也。吏受而與之廛。國內遷徙

功戰巧矣ノ功ハ、攻ノ誤。萩室ハ、王説ニ、樵室ト同意ニシテ、樵室ハ即火ヲ竈ニ焚クコト、熯造ト同義、熯ハ然（即今ノ燃）ノ古字ナリ、支那ニテ、當時四時ニ火ヲ鑽リ易ヘ、又水ヲ汲ミ易フルコトノ年中行事アリ、此文ハ之ヲ云フ、茲毒トハ、蔓延スル毒ヲ云フ。塞ハ賽ニ同ジ、蘖ハ「モヤシ」、相召ハ親戚互ニ召シ集マルコト。母天英トハ、初生ノ草木ヲ折ルコトナキヲ云フ。拊ハ、戴説ニ、折萼ノ誤トナス。息百長トハ、百物ノ生長ヲ蕃息スルコト。貸無種トハ、穀物ノ種子ヲ所有セザル人ニ、之ヲ貸付ケルコト、與無賦トハ、租税ヲ收ムルコト能ハサル貧人ニ、給與スルコト、弱民ハ、貧弱ノ民ヲ云フ。時功ハ、春時ノ功即百物ヲ蕃息スルコトヲ云フ。五德ハ、五常ノ德ヲ云フ、復賢力トハ、賢人及ビ精勤者ノ租税ヲ免除スルコト。五藏トハ地中ニ藏セラルル五行ノ氣ヲ云フ、內作民トハ、人民ヲシ

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上文云。耕農以當攻戰。此二句結上文。功當為攻。當春三月。萩室熯造。萩蒿也。造竈通。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注。造故書作竈。杜子春讀為造次之造。史記龜策傳。卜。先以造灼鑽。注。造謂灼龜燒荊之處。是也。熯乾也。萩熯互文。燒萩以熯之也。諸本。萩作荻。今從古本趙本。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知章云。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衡謂。據注。尹本杼作抒。抒挹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蘗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屬存恤也。塞賽通。報祭也。蕆曰改矣。久禱未報者。乃賽之。蘗當為糵。麥芽也。相召。因祭召親賓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拊。小擊也。母伐木。母天英。母拊竿。尹知章云。英謂草木之初生。竿。笋之初生。也。衡謂。天謂折之。英花也。竿當為芋。草盛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蕃息百物之生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賦斂也。貧民無所斂收者。與而不貸。所以勸弱民。弱民。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政通。五正。五行之政也。春和之。縣之象魏。故曰發耳。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拘民。罪囚也。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建春時之功。謂蕃息百物。施張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五德。五品之德也。力勸也。賢者及勤其業者。復除之。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收五藏。收斂五行之氣。藏之地中也。最聚也。內作民。民在內作業也。四

宿夜ハ、夙夜ニ同ジ。

故善者勢利云云トハ、善ク國ヲ治ムル者ハ、勢ト利トヲ察シテ人民ヲ道ヒク、故ニ人民皆之ニ赴キテ、安樂ヲ得。

銚ハ鋤（スキ）ノ類、耨ハ草刈ノ具。

鎧鑐ハ「クサリカタビラ」ノ類。

菹笠ハ、枯草ヲ以テ、編ミタル笠、櫓ハ大ナル盾。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賈市也。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諸本。波作彼。今從古本。流謂潮汐。就波濤。逆潮汐。言其事至危也。宿夙通。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源猶淵也。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在察也。美善也。善治國者。察勢之所趣。利之所存。以指示於民。而民自移善而安寧。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無形聲可徵。自然而成。以誠意感通而已。天之時而爲經。尹知章云。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理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繫持也。古本作綱維。吏爲網罟。所漏也。什伍以爲行列。五家爲伍。二伍爲什。編民之法也。及出在軍。即以此爲行列也。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繕治也。器械謂兵器。耕農當攻戰。農種也。耕種甚勞。可以當攻戰矣。推引銚耨。以當劍戟。銚鋤屬。耨薅器也。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間稼。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也。鎧鑐鎖牡也。蓋聯鎖爲甲。其制同襦。故名鑐。我中甲即其遺象也。菹笠以當盾櫓。菹苴同。枯草也。蓋以菅茅之屬爲之。故耕器具則

道記トハ、道路ヲ通ジ、墳墓ノ所在地ヲ記載スルコト。
耳目穀ノ穀ハ、兪說ニ慤トナス、慤ハ質樸ニシテ、外欲ニ誘ハレザルコト。
適身行載ノ適ハ讁ニシテ、己ヲ責メ、私欲ニ克ツコト、
唯無禍ノ唯ハ、雖ニ同ジ。
絕理者トハ、才能ヲ恃ミテ道理ヲ知ラサル者、不及者トハ、愚人ヲ云フ。
譽不虛出云云トハ、譽モ患モ故ナク生ズル者ニ非ルコト。
禍不擇家云云トハ、禍福ハ自業自得ナルコトヲ云フ。
故善者圉之云云トハ、善ク國ヲ治ル者ハ、民ノ害トスル所ヲ止メ、民ノ利トスル所ヲ引キ進ム。

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虞娛同。樂也。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衣衾。大小斂所襄也。木耐久。故足以朽骨。衣易腐。足朽肉而已。墳墓足以道記。足通道路而記識之也。不爲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功亦事也。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營惑也。尹知章云。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適讁通。責也。責身。內自訟也。唯讀爲雖。此皆致福之道。雖則無福。而禍亦不來也。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絕理者。有才氣而不聞道。故云上。不及者。才識卑陋。故云下。隱痛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必有所以出生。福不擇家。行善則來。禍不求人。爲惡則至。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能以其所嘗聞之道而視察之。則事理必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情實。道由也。皆由上明暗而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善治國者。民所爲害。圉而止之。民所爲利。牽而進之。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能利害者。能致利除害也。俗本。能下衍以字。

不攻不備當今ノ今ハ、命ノ誤、其道ヲ治メ其法ヲ準備セザル者アラハ、之ヲ名ツケテ愚人トナスベシ。適車輿ノ適ハ節ト同意、實藏ハ、蓄藏ヲ充實スルコト。位必尊ノ下ニ、丁說ニヨリ、矣字ヲ補フ、

近之不能勿欲云云トハ、其ノ好ム所ヲ近ツレハ、自ラ心ニ之ヲ欲シ、之ニ反シテ遠ザクレバ、心ニ之ヲ惡ミ嫌フ。各行所欲云云トハ、欲スル所道ニ合スレハ安ク、之ニ反スレハ危シ、之ニヨリテ賢愚ノ別ヲ明ニス。夫物有多寡云云トハ、物ノ數ト之ヲ欲スル人ノ數トハ一致セス、寡キ者ヲ欲スル者多キコトアリ、此ニ於テカ爭生ズ。事有成敗云云トハ、人人ニヨリテ成敗ノ見解同カラズ。行有進退云云トハ、何人モ進退各々其好ム所ニ從フテ、之ヲ兩行スル者ナシ。

衆向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攻治也。今當爲命。字之誤也。不治其道。不備其法。當名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實藏。充實蓄藏也。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奉本。謂重農。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通幣。通聘問於鄰國也。黨與國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衆人者庸人也。兼上下而言之營惑也。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諸本。惡作忘。今從古本。言近其所好。不能弗心欲之。遠其所好。不能弗心惡之。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所欲合道。則安而賢。違道。則危而不肖。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物寡。而欲之者多。於是乎爭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或以成爲敗。或以敗爲成。所見不能同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有當進者。有當退者。而各從所欲。不能兼兩者而行之。故立身於中。尹知章云。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養有節。養身有節度。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俗本。誤飲食。足以和血

誅罰ノ無クナルハ、畢竟惡事アレハ、必誅スルカ故ナリ、之ニ反シテ誅罰ヲ廢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ハ、惡事アルモ、必誅セズ、惡人民カ法ヲ蔑視スルニ由ル、丁說ニ、於下ノ二字ハ衍文。

夫先易者云云トハ、刑罰ヲ正サザルハ、平易ノ政ナルカ如キモ、其結果ハ反ヘリテ刑罰ヲナスノ必要ヲ感ジテ、政事困難ナリ、先難而後易ハ、其反對ヲ云フ、如此コトハ單ニ刑罰ノミナラズ、萬事ニ於テ皆然リ。

夫不法法ノ不ハ、王說ニ衍字トナス、即法ヲ法トシテ、之ヲ守ルトキハ治マル。

危其命ノ危ハ、兪說ニ詭ナリ、其命令ヲイツハリ背カザルコト。

主上ノ上ハ、張說ニ衍。

嚴於親戚トハ親戚以上ニ尊フコト。

神寶ハ兪說ニヨレハ、重寶ト同義。

夫施功云云トハ、尹說ニ有功者ニ恩ヲ施スコト不公平ナレハ、高位ニ在ル者モ、自ラ君ヲ怨ミテ、之カ爲ニ力ヲ盡サズ。

刑賞不當ノ賞ハ、王說ニ衍字トナス。

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諸本。幼作弱。今從古本。尹知章云。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尹知章云。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衛謂。注意雖通。於文爲不詞。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以法字複出。而誤脫耳。補不法法下。疑脫則亂二字。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表準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法赦則赦。法誅則誅。是百姓之命縣於法也。故明王愼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外親曰戚。故故舊也。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隤命令也。不敢以長長官威嚴。而毀隤其命令也。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嚴尊也。吏之擧令。敬於師長。擧行也。師亦長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承奉也。神寶。鬼神珍寶也。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法刑法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功事也。施功賦施功事也。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一亦鈞也。德恩也。擧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尹知章云。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雖有衆民。不能和順其事。擧錯不當。衆民不能成。尹知章云。

微攻トハ、隱微ノ中ニ君主ヲ攻メ、其地位ヲ奪フコト。

本篇ハ、法禁ヲ胸中ニ藏シテ、人ヲ制スベキコトヲ論ズ。

禁藏於云云トハ、他人ノ姦悪ヲ禁ズル謀ヲ、胸中ニ蓄フル時ハ、禍ヲ未ダ來ラザルニ防クベシ、又我ヨリ、他人ヲ制セント欲セハ、唯ダ己レヲ推シテ以テ人ヲ知ル者ニ非レハ不可ナリ。

濫トハ、氷ヲ水中ニ浮ブルコト。

本事ハ農業。

愼於己云云トハ、明王ハ、先ヅ自己ヲ愼ミテ、然ル後ニ他ノ諸侯臣民ニ及ボス、百官モ亦內行ヲ愼ミテ、外部ニ功名ヲ顯ハスコトヲ後ニス。

居民ノ民ハ、丁說ニ、之字ノ誤トナス。

賞之於云云トハ、好惡ニヨリテ賞罰ヲ下スコト。

信之於云云トハ、若シ財ヲ餘マス者アレハ、其人ヲ信ズルコト。

功之於云云トハ、法律ヲ嚴ニシテ人民皆法ヲ守リ、從ツテ誅罰ヲ蒙ムル者ナキニ至リテ、成功ト稱ス。

於下無誅者云云トハ、

氷也。尹知章云。濫謂泛氷於水以求寒。所謂濫㯿衡謂。惜而不用曰愛。、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此人情之所同也。以此類推之天下。明如觀火。乃以己知人之道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小互言。本事農也。故先愼於已而後彼。官亦愼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彼謂身外之事。係於臣民諸侯者皆是也。百官亦使之愼內行而後外功。民亦使之務本事而去末業。或云。先愼擇內官。而外官次之。與上下不相類。非也。居民於其所樂。尹知章云。居其所樂。則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使之從事其所利。則悅而從之。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民所善則賞之。其所惡則罰之。信之於其所餘財。民有餘財。則信之爲良吏也。功之於其所無誅。民無可誅者。然後爲成功也。此六句。上四句謂民。下四句謂治民者。古人不拘也。補注二四互訛。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民畏不敢爲非。故下無可誅者。有罪不必誅。民無所畏。故可誅者。不絕於國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易平易也。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上句言者。下句言而者。變文耦句。非有他義也。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

亂臣多造ノ亂臣ハ、諂臣ノ謀。隙不計トハ、敵國ニ隙アルモ、之ヲ知ラサルコト。微孤トハ、君主ノ微弱ニシテ孤立スルコト。兌道ハ、稅道ノ謀、租稅ヲ徵取スルノ方法。開罪黨云云トハ、自分ニ反對スル者ハ、之ヲ目シテ罪黨トナシテ、惡ムコト。除讎則罪不幸云云トハ、自分ノ反對者ヲ目シテ讎トナシ、更ニ之ヲ除クモ、讎ナル者必シモ罪アルニ非レバ、無罪ヲ罪スルニ至ル、如此ニシテ無罪ヲ罪シ、盡ク之ヲ除クトモ、其殘餘ハ、決シテ自己ニ服セサルヲ以テ、第二ノ仇讎トナルヲ云フ。故善言可惡云云トハ、巧ミニ其反對派ノ惡ムベキヲ君主ニ上申シ、自己ヲ信セシム、故ニ君主ハ之ヲ信ジテ、其ノ眞ニ親ムベキ道ヲ失フ。居爲非母トハ、平素ニハ惡事ノ母即衆惡ヲ庇蔭スル者トナル。動爲善棟トハ、事ヲナス時ニハ、善者ノ極ドナリ、第一等トナリテ、衆善ヲ自己ニ歸セシムルコト。

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當爲稅。字壞失其偏耳。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爲于僞反。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其意雖忠。其事則同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也。人情謂人之情僞。開罪黨。以爲讎。開。創也。開創罪黨之名。日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尹知章云。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善巧也。故巧言其讎可惡之事。以自取信於君。而使主失君臣相親之道。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尹知章云。已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平居無事。爲衆非之母。言庇其黨也。及起爲事。自爲善者之棟。言功歸於己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爲非母。以買寬厚之名。爲善棟。以損君上之德。而衆人不知。之謂微功。豬飼彥博云。之上脫此字。衡謂。微猶暗也。其情險。而其跡似正。故人不諭其姦。此之謂暗攻其君也。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脇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禁法禁也。獨言禁者。主禁彼不令爲也。推己以知人者。達情理者也。故能以此制彼。夫冬日之不濫。非愛

有百姓ノ有ハ、衍字。
上亦法臣亦法ハ、王說ニ、上亦法、臣亦法（即君臣皆法ヲ守ルコト）ノ誤トナス、而シテ、更ニ本文ヲ通觀スルニ、六臣アリテ七臣ナシ、故ニ斷名決以下ハ、恐クハ法臣（法ヲ守ルノ臣）ノ事ヲ述ベタル者ナルベシ。
斷名決無誹譽ノ斷ノ上ニ、丁說ニヨリテ、法字ヲ補フ、法ヲ以テ斷ジ、名即刑名ヲ以テ決スレハ、公平ニシテ毀譽ナシ。
名斷言澤トハ、刑名ヲ以テ罪ヲ斷ズレハ、毀譽ノ言、自ラ止ム。
飾臣トハ、虛名ヲ飾ル臣下ヲ云フ。
恬爵祿トハ、恬然トシテ爵祿ニ心ヲ動カサレザルヲ云フ。
無實則無勢トハ、徒ニ虛名ヲ好ミテ實才ナキ者ハ、之ニ權勢ヲ與ヘズ。
爲高則不御トハ、爵祿ヲ輕ンズル如キ心アル者ハ、君主ノ駕御ヲ受ケザルヲ云フ。
侵臣トハ、法令ヲ侵スノ臣下ヲ云フ。
佼反ハ交友ノ誤、私請ハ私情ニ同シ。
刑法繁云云トハ、刑法ヲ嚴重ニスルモ、姦惡ヲ禁スル能ハズ。

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趙用賢云。有字疑衍。衡謂。保有百姓。無有怨於上者也。上亦法臣法。上亦以臣所守之法爲法。不敢犯其職也。補上文出七主。而臣只有六者。以此至美哉名斷言澤當法臣也。斷名。決無誹譽。凡事先斷其名。然後依其名而決之。故人無所誹譽也。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臣不爲利枉法。故貨賂止而民又無姦。澤釋通。從名斷事。則法外之言。釋而不行。飾臣。克親貴。以爲名。勝親貴之人。以爲剛直之名。恬爵祿。以爲高。恬靜也。謂不動心。好名則無實。好名必矯飾。故無實。爲高則不御。賢智自高。則不可駕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其人無實。則使之無勢。言不用也。失轡。則馬焉制。尹知章云。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侵臣好侵犯法令。折屈也。好佼反。而行私請。佼古交字。劉績云。反疑作友。衡謂。請讀爲情。史記禮書。請文俱盡。徐廣云。古情字多假借作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法度爲私道所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侵臣用事。必勸其主繁刑嚴誅。民不見恩惠。故姦不禁。而失民心也。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冢田虎云。下又有亂臣。據諸臣貴而法臣賤。此當作諂臣。衡謂。此所爲。皆諂臣之事。冢說得之。故上惛。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惛暗。則不復計度敵國之隙。而掌伺察四方之風聲者。直受其祿而已。言不憂其職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此之謂使其君微弱孤立也。

ル蟲。苴ハ、兪說ニ、菹ニ同ジ、澤ヲ云フ、螣蟇ハ葉ヲ食フ蟲、蟲螟ハ心ヲ食フ蟲。逆氣下生トハ、逆亂ノ氣ガ下ニ生ズルコト。斬生之斧也トハ、生命ヲ害スル斧ト云フコト。

夫上好本ノ本ハ、道ヲ云フ。

不隨其功トハ、功績ヲ見ズシテ、徒ニ賞スルヲ云フ。不克其罪ノ克ハ、王引說ニ、核ト同ジ、十分ニ調ベルコト。

如瀆水於地トハ、瀆(堀)ヲ開キテ水ヲ流スガ如シ。

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古本。吏作使。使使令也。 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同。伸 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法在吏。君不與庶獄。使吏決之則治。 權斷於主則威。權謂所取舍輕重。 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愼權。下上有分。上下有分。不相犯也。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凡。最括之詞。凡私猶衆私也。 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之臣。互相是非。故毀譽在側。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多喜多所喜說也。善亦多也。無功而賞之。故士不爲用。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勝也。不克其罪。刑輕於罪也。下文云。立必勝之罰。是也。 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見示。 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瀆溝也。堀溝於地。以通水也。 故法不煩。而吏

米價ノ暴落ト暴騰トヲ調節セサルトキハ、游民的商人ハ、其元資ニ十倍乃至百倍スルノ利ヲ得。
貧富之不訾トハ、貧富ノ懸隔ノ太甚キコト。
其所事者非其功也ノ功モ、亦事ト同、無益ノ事ヲナスヲ云フ。
夫凶歲雷旱云云トハ、凶歲ニ於テ雷鳴ヲ聞クノミニシテ、旱魃ツヅクコトアリ、全ク雨露ナシトイフニ非レドモ其ノ萬物ヲ乾カシ、又濕フスコトノ機ヲ失シタル故ニ、凶歲トナル。
傈大衍トハ、大ナル澤ノ材木ヲ盡ク斬リ取ルコト、斬大山トハ、大山ヲ發掘シテ、鑛物ナトヲ採取スルコト。
收穀賦トハ、米穀及ビ賦（人頭稅ノ如キ者）ヲ收ムルコト。
過水達名川トハ、小水ヲ塞キテ、有名ナル大川ニ注ガシムルコト。
傷伐五藏トハ、五行ノ氣ノ地中ニ伏藏シタル者ヲ害スルコト。
百長不生トハ、アラユル草木カ生長セザルコト。
火暴焚云云ハ、王說ニ「暴火地ヲ焚キ草ヲ燋ク」ト讀ム、暴火ハ猛火ヲ云フ。
螯蟲ハ、地中ニ埋伏ス

穿坑於大山。夏無遏水達名川。尹知章云。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俗本誤入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釋舍也。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賦予也。諸本五藏作五穀。注云。五穀之藏。乃釋藏字。非解穀字。故下文亦云。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今從古本。五藏謂五行之氣。伏藏地中者。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長。生長也。百生長。謂草木之屬。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漂飄通。詩云。風其漂女。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尹知章云。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埤雅。霆或謂之電。淮南天文訓云。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及掩目。葢電見於空。而其本發於地。故云。地冬霆也。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螟。尹知章云。苴謂草之翳薈。衡謂。螣音特。食葉曰螣。食心曰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逆亂之氣生於下。故曰。臺樹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馳騁之車充國。必致寇賊。其馬適可供追寇之用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羽謂旌旗之屬。珠飾以珠飾之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纂似組而赤。窰。瓦竈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

眞理ナルコトヲ知ルヲ得ルカ。
好殺而不勇トハ、殺戮ヲ好ムモ、戰鬪ニハ卑怯ナルコト。
玉舗ハ、玉鋪ノ誤ニシテ、門上ノ玉飾ヲ云フ。
材女樂ノ材字ノ上カ下カニ、脱字アルベシ、（猪説ニ據ル）
君子無死トハ、在位者ハ國事ニ死スルノ決心ナキコト、卒莫有人トハ、士卒ニハ人材ナキコト。
設用無度トハ、法ヲ設ケ財ヲ用フルコトニツキテ、一定ノキマリナキコト。
非虛空也トハ、何ノ理由モナク、徒ニ空シクナルモノニアラズ、虛壞、虛亂、虛亡ノ虛モ同意。
商官ハ御用商人ノ如キ者ニシテ、政府ノ管理ニ屬スル商賈ヲ云フ。
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トハ、上若シ米穀ヲ重ンズレバ、其價上騰スルノ類ヲ云フ。
歲有敗凶ノ敗ハ、猪説ニ、有豐ノ誤トナス、義不足ノ義ハ、羨ノ誤、豐年ノ時、人民ニハ米ノ羨餘アリ、凶年ノ時ニハ不足トナル。
時有春秋トハ、米ハ春貴クシテ、秋賤シキヲ云フ。
而上不調淫云云トハ、

此三者。乃所以致空壞亂亡也。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之所急則物重。其所緩則物輕。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豬飼彥博云。義當作羨。衡謂。百穀府敗。乃成凶年。故云敗凶。豐年。貧民亦能自給。凶年則唯富者有羨。中民以下皆不足。貧富之所以至不貲也。補注衡誤衡腐誤府。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貴秋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尹知章云。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斂散以調之。衡謂。本謂價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不田。移業爲賈也。尹知章云。訾限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由也。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事。事之也。功事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歲大旱。虛雷而不雨。驗之今時亦然。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術道也。取舍違道。與無心腹同。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割剗也。謂堀壞之。澤之廣者曰衍。倮大衍。謂盡斬艾其草木。斬亦伐也。伐大山。謂伐取金石。賦。口率出錢也。補斬讀爲塹。坑也。塹大山。謂

力云云トハ、若シ餘力アレバ、反ヘリテ之チ濫用シ、淫佚流レテ、人民ノ禍罰チ得(失ハ佚ニ同ジ。)
故主虞而安ハ、張說ニヨル、本篇スデニ六過一是ト云フ時ハ、六主ノ過失チ初メニ記スベキ者ナルニ、今文ハ、申主チ第一ニナシタルハ、原文ニ非ズ、故ニ芒主ノ次ニ、前文ノ「申主任勢」ヨリ「則民反素也」ノ文チ移シテ、始メテ、六過一是ノ順序ト合ス、果シテ然ルトキハ、此ノ「故主虞而娛」以下七句ハ、皆申主ノ利、慾チ述ベタル者ナリ、然ラズンハ故主虞而安ノ句ハ、「自失而罰」ノ句ト、相接緻セズト。
美人省食ハ、身體チ細小ナラシメンカ爲ナリ。
女不緇ノ緇ハ、王(引)說ニ、績ノ誤、女子ガ絲チツムガザルコト。
上地之毛トハ、土地ニ穀物ノ生ズルコト。
逆氣生トハ、君主チ怨ミ、之ニ逆フ氣生ズルコト。
雖善者云云トハ、善戰者ト雖モ、其國チ存スコト能ハズ。
何以効其然也トハ、何ノ理由チ以テ、以上ノ何

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力勤也。無用謂文飾雕鏤。毛謂生九穀。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尹知章云。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雖善戰者。不能存其國。何以効其然也。効驗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好殺戮人。而不勇於戰鬪。專好富豪。而忘奢則國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鋪。不足處。餔當爲鋪。鋪。門首。所以含環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尹知章云。謂有材姿之女樂也。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罷疲也。役繁斂重。故身疲財乏。其君子無死事之心。士卒莫有人才。而人皆有反上之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營惑也。情實不欲亡。而終亡其國。是失其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蹈。蹈僵也。設法用財無度量。則國家僵仆。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虛徒也。倉庫之空非徒然。必有其故。春秋敗凶急緩之屬是也。商宦非虛壞也。宦仕也。商宦以商仕者。猶言宦商也。周禮有賈人。壞。商法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

勞主トハ、徒ニ身心ヲ勞シテ、臣下ニ委任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君主。刑振以豐トハ、刑罰ノ威ノ大ニシテ多キコト、刻ハ殘刻ヲ云フ、君臣トモニ刑ヲ濫用シ、互ニ黨ヲ立ツルノ結果ヲ云フ。去之而亂云云トハ、若シ君主ガ如是臣下ヲ去ラントスレバ、反ヘリテ亂ヲナス、又安然トシテ之ニ臨メバ危シ、如此ンバ、後世何ノ得ル所カアランヤ。振主トハ刑罰ヲ以テ、臣下ヲ威トス君主ヲ云フ。臣下振怒ノ怒ハ、恐ノ誤、不知所錯トハ、狼狽スルコト、人反其故トハ、人人ノ行爲ガ、常道ヲ失スルコト。芒主トハ苛察ノ君主ヲ云フ、通人情云云トハ、臣民ノ情僞ニ精通シ、猜疑心ヲ以テ萬事ヲ視ル故ニ、臣下モ自ラ信ヲ以テ、上ニ對スル者ナシ。緩急俱植ノ植、洪說ニ、置ニ同ジトナス、緩事モ急事モ、一樣ニ置イテ行ハザルコト。則見所不善トハ、其善トセザル所、即惡ム所ニ逢フコト、亡國弑逆ノ禍ニ羅ルヲ云フ、餘

其故常相反。言不可恃也。

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數計也。人心睽離。則國不堅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芒猶苛也。詳見于上。通人情。謂通臣民情僞。質成也。成其所疑以爲實。故群臣中無可信者也。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既不信臣下。故盡自治其事。則其事甚多。事多。則智慮不能周。故昏眊而不明。昏眊而不明。則緩急之事皆不行。若植物不能動然。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見猶逢也。所不善即所惡也。失佚通。若有餘力。則又自淫佚而得禍罰也。故主虞而安。虞娛通。樂也。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官謂官府。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人所爲之治亂。在其心之善惡。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由也。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靡侈也。費也。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國士。謂一國無雙者。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以愉樂音聲之事化之。安得不從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經傳中緇純常相亂。此緇讀當爲純。純絲也。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

サル所ヲ助クルコト。皆要ハ、命説ニ、比要ノ誤、比要トハ、戸口統計ノ帳簿ヲ云フ。不備待云トハ、豫メ備フル事ナク、自ラ萬事調和スレハ、人民モ其徳ニ化シテ、朴素ニ復ス。以竭藏トハ、貯藏ノ財貨ヲ蕩盡スルコト。泰則反敗矣トハ、餘リ寛大ナレバ、反ッテ失敗スルコトヲ云フ。侵主トハ、臣下ノ職分ヲ侵ス君主ヲ云フ。喜決難知云云トハ、知ガタキ事モ、決斷スルコトヲ好ミテ、以テ其才ヲ衒フトキハ、臣下モ之ヲ忠告善導スル者ナシ、其結果ハ、自己ノ聽明ヲ壅塞スルコトトナル。從狙云云トハ、跡ヲツケテ、人ノ缺點ヲ伺ヒ、以テコセコセスルコトヲ好ム。芒主ハ、亡主ノ誤ニシテ、亡國ノ君主ヲ云フ。四鄰不計トハ、四方ノ國事ヲ計ラザルコト。司聲不聽トハ、司聲トハ、群臣ノ狀況ヲ伺察シテ、之ヲ君主ニ報告スル人ヲ云フ、其言ヲキカザルコト。所惡及身トハ、身弑セラレ國亡ブノ類ニ至ルヲ云フ。

明。喜決難知之事。衒其才也。臣下恐見忌。不敢告以事。是自塞其明也。從狙而好小察。從蹤通。狙伺也。蹤跡而伺之。以求察察之明。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好惡與法反。故事無常。而申重法令。言人不從其法也。劉績云。許從午聲。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下放此。衡謂。左氏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鄭世家作產之難也。是史遷讀寤爲許也。則許寤古通用。劉說得之。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伸猶縱也。冢田虎云。下有芒主。此芒疑亡之誤。衡謂。芒。稻麥芒也。其端刺人。苛亦刺人。其義相近。故名煩苛擾下者。爲芒主。下芒主是也。此所載。皆亡國之事。而無煩苛之意。冢說可從。四鄰不計。尹知章云。四隣與已爲隙。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伺通。伺聲掌伺察四方之風聲。君昏不務政。故不爲聽察之。【補】四隣之事。亦不計度之。司聲之言。亦不聽納之。下句承之云。則臣下恣行。下文又云。上惛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蓋司聲。伺察群臣聲聞之官。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惡。謂身弑國亡之屬。勞主。不明分職。不明上下之分與職掌。一說不明乎分職掌於臣下之道也。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干犯也。則節也。不明分職。故君犯臣職。臣犯君事。衣服飲食宮室之屬。臣主同節度也。一說。則法也。既不分職掌。故臣主同法則。【補】不明分職掌。故上下相干與其事。則等也。餘具前注。刑振以豐。豐振以刻。振奮。豐多也。君臣相犯。結黨相軋。故刑罰奮迅以日多。多刑奮迅以入刻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大臣黨與既成。去之則亂。不去而君臨之。則危殆。後世亦無所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振震通。振主者。以刑罰威震群下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豬飼彥博云。怒。當作恐。是也。錯音措。不知其所措置。則人人所爲。與

本篇ハ七種ノ主君ト臣下トヲ評論シタルモノナリ、七臣ハ法臣、飾臣、侵臣、亂臣、諂臣、愚臣、姦臣ヲ云ヒ、七主トハ、申主、惠主、侵主、亡主、勞主、振主、芒主ヲ云フ、張説ニ、本篇ハ初ニ七主ヲ論ジテ、後ニ七臣ヲ論ジタル者ナレバ「七主七臣」ト題スベシ、故ニ「七臣七主」ハ誤マレリト。平虛ハ、虛心平氣、七主之過、ノ之過二字ハ、一家説ニ、衍文、得六過一是トハ、七臣ノ中ニ、申主ノミハ是ニシテ、他ノ六主ハ、皆缺點アルコト。以還自鏡云云トハ、此七主ノ行事ヲバ、君主ガ自ラ反省スルトキハ、政治ノ得失ヲ知ルコトヲ得、又更ニ之ヲ以テ七臣ヲ正ストキハ、法臣ノミ是ニシテ、他ノ六臣ハ皆缺點アルコトヲ知ル。嗚呼美哉成事疾ノ成事疾ハ、丁説ニ、盛事矣ノ誤、若シ君主果シテ前ノ述ノ如ク、自ラ反省シ、又臣下ヲ正ストキハ、國家ノ美事ト云フベク、又盛事ト云フベシ。申主ハ、威權ヲ伸張スルノ君主。以續明トハ、明ノ及バ

管子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蓋當時有七主之目。或以平氣虛心。請論其過。管子備論之。而申主無過。故云。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鏡照也。以七者自回照已所爲。得失可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繩所以正曲直也。擧所得於七主者。以繩七臣。又得六過一是也。嗚呼美哉。成事疾。諸本。嗚呼作呼鳴。今從古本趙本。疾捷速也。取七主七臣之事以自繩。成事捷速。此其美也。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伸也。威權伸之世也。周聽近遠。以續明。周偏也。偏聽遠近之言。以繼續己明所不及。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尹知章云。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皆服其法度也。衡謂。服行也。凡事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不預備待之。而得和諧。言無施不可也。如此則民亦化反樸素矣。所謂一是也。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藏貯蓄也。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泰寛也。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好惡與法相反。故疑臣下所爲。喜侵其職。所以自傷也。喜決難知。以塞

管子卷第十六終

位者ハ善ク事ヲ謀リ、人民ハ善ク之ヲ忖度ス。縗経ハ喪服ヲ云フ、丁說ニ淵然ノ上ノ夫字ハ削ル。漻然云云トハ、元氣盛大ニシテ充溢シ、手足ノ大指マデ働クコトアルハ、戰時ノ顏色ナリ。口開而不闔云云トハ、口ヲ開イテ閉ヂザルヲ以テ、其ノ莒ナルコトヲ知ルトハ何ゾヤ、莒ノ字ノ發音ヲ、口ノ動クノ有樣ニヨリ、知リタルナリ。以微射明トハ、口先キノ如キ人ニ知ラレザル點ヨリ、推測シテ、何人ニモ知レ渡ル明白ナル行動、即莒ヲ伐ツノ事ヲ言ヒアテタルコト。與子同之トハ、子ト莒ヲ伐ツノ謀ヲ、與ニ計ラン。取人以人者トハ、人言ヲ聽イテ、人ヲ進退スル者ハ、恃ムニ足ラズ、故ニ仕ヘザルナリ。

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経之色也。淵然靜默貌。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漻當爲謬。謬然大貌。拇大指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豬飼彥博云。呂氏春秋。說苑並無二字。莒字開口呼。故知之。擧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尹知章云。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尹知章云。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聽人言以進退其臣。其擧不足恃也。故不仕。

浩浩乎ノ下ニ、亦育育乎ノ三字ヲ補フベシ。

詩ノ意ハ、魚モ水アラズンバ居ルコト能ハズ、男子モ妻ナクンバ、家ヲ成スコト能ハザルノ喩、而ハ汝ト讀ム、召我居ノ居ハ語助室ハ配偶ヲ云フ。

夫日之役者云云トハ、前日管仲ト桓公ト密談セシ時ノ人足中ニ、席食（孫詒讓說ニ栢杵ニシテ、栢杵ハ長キ鍬ノ類ヲ云フ）ヲ執リ、私カニ上ノ方ヲ注視スル者アリ、或ハ其人コソ聖人ニアラザルカ。母復相代ノ復ハ、得ノ誤、他人ト交代スルコトヲ許サザルコト。令儐者云云トハ、取次ノ者ヲシテ、東郭郵ヲ延見シ、之ヲ堂上ニ昇ラシムルコト、丁說ニ、上ハ立ノ誤。與之分級而上トハ、堂ニ上ボルニハ、主人ノ上ボル階ト、客ノ上ボル階アリ、分級ハ分階ニシテ、主客對等ノ禮ヲ以テスルコト、即東郭郵ヲ遇スルニ、客禮ヲ以テシタルナリ。君子善謀云云トハ、在

予雖寡聞。亦所熟悉。而鹵莽至此。不知當時何以致此謬也。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室家居室也。而女也。人之居室。猶魚之居水。故取以興也。又言已未有居室。女召我。將安居之也。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疑仲泄之。故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夫日。謂與管仲謀之日。執席食。執席與食。將退而午食也。說苑。席食作栢杵。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毋復當作毋得。必欲得執席食以視上者。故下此令。」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俗本。上誤止。與之分級而上。級階等也。分級謂分階。以客禮待之。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何故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尹知章云。善以意度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云。夫欣然喜

有贊水者トハ、水先案內チナス者アリ。

寡人之抵罪也久矣トハ、桓公ガ管仲チ輕ンジタルコトチ、謝シタル語ナリ。

善承教也トハ、善ク古人ノ教チ承ケ傳フル者ナリ。

浩浩乎ノ下ニ、育育乎ノ三字チ補フベシ、浩浩乎ハ水ノ盛ナル貌、育育乎ハ、魚ノ生長スル貌。

毋少少云云トハ、少ナリ賤ナリトモ、之チ輕ンズルナカレ。

吳于戰ノ于ハ、越ノ國チ云フ。

未齓云云トハ、初生ノ齒ノ未ダ易ハラザル者、少年ノ時チ云フ。

國士摘其齒云云トハ、一人前トナラズシテ、部屋住ノ身分ナル青年ガ、其ノ齒チ自ラ拔キ取リテ、軍門ニ入リ、戰ニ加ハリテ、越國第一ノ功績チ奏セリ。

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佐也。導也。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立。下車立地也。聖無所不通也。抵觸也。仲父聖而待之輕。是觸罪也。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古本。此下有育育乎三字。浩浩。大水貌。補古本。此下有育育乎三字。無此三字。文義未圓。當以古本爲正。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婢子羞食。見管仲不食。怪而問之。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春秋書越曰於越。書亦或作于越。此于蓋謂越也。舊注干江邊地。則其本作干。音竿。轉寫之譌耳。未齓不得入軍門。尹知章云。齓毀齒也。國子摘其齒。遂入爲于國多。國子謂游倅。摘摘同。手取也。有國子未齓者。自摘其齒而去之。遂入軍門。爲越國戰功之最。軍功曰多。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卒二十一年。秦穆公始立。補管仲與秦穆同時。載在左傳史記。

中有卷城ノ卷ハ、僉說ニ、圈ニ同ジ、區域ノ意味アリ、城ト與ニ栗ノ實ヲ云フ。外有兵刄トハ、栗ノ穗ニハ芒(イガ)アリ、故ニ喩フ。未敢自恃云云トハ、如此德アルニモ關セズ、自ラ誇ラズシテ、栗ト云フ、栗ハ屬ニシテ、他ノ臣下タルコトヲ示ス、謙遜ノ意ナリ。眴眴乎ハ、丁說ニ恂恂乎ノ誤、柔順ノ貌、苗ノ柔キヲ云フ。莊莊乎云云トハ、苗ノ盛ナルコトヲ、士ニ比シタルナリ。由由乎茲免ハ、油油乎滋俛ニ同ジ(俛ハ即俯字)穗ガ實ノリテ、美ハシク下ニ垂レタルコト。故命之曰禾ノ禾ハ、和ナリ、天下之ヲ得テ和スルヲ以テ、此名アリ。闟然止トハ、ヒツト踏ミ止マルコト、瞠然視トハ、目ヲ張リテ見ツメルコト。人物具焉トハ、一人前ノ形ヲ具フルコト。右祛衣トハ、右ノ方ニ其ノ衣ノ袴ヲタクリ上ゲテ、帶ニハサムコト、走馬前疾トハ、馬前ニ疾走スルコト。登山之神トハ、山ニ上ボル時ニ見ハルル神。

之德乎。栗屬也。言爲臣屬。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尹知章云。眴眴柔順貌。衡謂。凡古書單稱苗者。皆謂粱苗。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莊盛貌。至其成也。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讀爲油。油油禾黍光悅貌。茲古滋字。免俛通。禾實則穎俛。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凡穀在稾曰禾。而主粱。此謂粱。禾。和也。得之則天下和。故名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尹知章云。闟住立貌。衡謂。瞠直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冠戴冠也。祛褱也。右祛衣。右挾其裳也。走馬前疾。疾走於桓公馬前也。補祛。說文。一曰褱也。唐韻。褱戶乖切。廣韻挾也。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音導。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

ズ、サレバ此缺點ヲモ併セテ除カンコトヲ一ト、神ニ祈リタルナリ。以復管仲トハ、其事ヲ管仲ニ告ゲルコト。管仲於是云云トハ、桓公ガ怒ヲ抑エテ、祝ヲ誅セザルバ、其忍耐心ヲ示ス者ナレバ、覇タルコトヲ得ルヲ知ル。駮馬ハ駮馬ノ誤ニシテ、斑色ノ馬ヲ云フ。渮桓ハ盤桓ニシテ、進マザル貌、迎日ハ太陽ニ面スルコト。駮象トハ駮ト云フ猛獸ノ形ヲナシタル者ナリ。臣使官無滿其禮云云トハ、其使者ヲ官等以下ノ禮デ待遇セント欲シ、三タビ强ヒタルコト。莒君小人也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莒ノ使者ハ、君辱メラルモ意トセズ、然ルニ自分ガ辱メラレ、冷遇セラルル時ハ、死ヲ以テ之ヲ爭フ、是レ不賢ナリ、如此不賢人ヲ任用スルコトナレバ、莒君モ小人ト云フベシ、小人ヲ救フモ益ナシ、故ニ救フ勿レ。放春ハ、洪說ニ、方春ニ同ジ「春ニアタル」ト訓ス。内甲以處トハ、栗ノ皮ヲ蒙ムルヲ云フ。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渮桓。迎日而馳乎。尹知章云。渮古盤字。衡謂。駮當爲駮。馬色不純也。俗多作駮。駮獸名。下文所說是也。盤桓不進貌。以文意推之。此乘似謂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强其使者。爭之以死。三辱其君。而顏色不變。不忠也。使有司減其禮。以此三强使者。而使者以死爭之。言輕公重私。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尹知章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補周考王十年。楚滅莒。在桓公卒後二百九年。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放春者。當春放浪自適也。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粟五穀總名。內甲謂皮。中謂皮。凡穀穗傳稈以自保。如兵據城。而卷曲垂穎。故云卷城。兵刃謂芒。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君子

エ、直木ヲ以テ君子ニ喩エ、君子ヲ進用シテ、小人ヲ退クベキコトヲ調ス。

鄰之敵國ハ、丁説ニ、鄰敵之國ノ誤トナス。是故先王云云トハ、先ヅ自國ヲ定メ利シテ、然ル後ニ他國ヲ廢シ害スルコトヲ得、

釁社ハ、社神ニ犧牲ヲ殺シ社ニ塗ルコト、塞禱ハ賽禱ニ同ジ、御禮參リヲ云フ。

祝鳧巳疵ハ、戴説ニ、祝鳧祝疵ノ誤ニシテ、祝ハ祭官、鳧ト疵トハ人名ナリ。

除君苛疾トハ、桓公ハ、身體ニ小サイ腫物ノ類ヲ生ジテ、常ニイライラスル病氣アリ、故ニ神ニ祈リテ、之ヲ除カンコトヲ請フ、與若之多虛而少實ノ若ハ、君ノ誤、桓公ノ性ハ、虛僞多クシテ信實少シ、故ニ此缺點ヲモ、苛疾ト與ニ除カンコトヲ神ニ求メタルナリ。

瞋目云云トハ、神官ガ自己ノ缺點、即多虛而少實ヲ述ベタルヲ以テ怒ル。

又與君之若賢トハ、（神官ハ前ノ祝詞ニツヅケテ）又桓公ガ賢者ニ似タルモ、實ハ賢人ニ非

俗本衍則字。曲木巳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巳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定安也。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必有建之。然後能有廢之。必有利之。然後能有害之。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釁血祭也。塞賽同。報祭也。祝鳧巳疵獻胙。鳧巳疵。祝姓名。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苛刺草也。苛病者蓋皮膚微痛。如爲苛所刺也。小稱亦曰。逐堂巫。而苛病起。蓋桓公有此病也。冢田虎云。若當作君。是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巳疵。今從古本。諸本瞋作瞑。祝鳧巳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諸本受作授。今從古本。時有司酌酒與之。祝受而祭之也。曰巳下亦祝詞。與上相接故曰又與也。若賢者。似賢而不賢也。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尹知章云。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諸本於作以。今從古本趙本。祝小官耳。欲怒而誅之。而先以告管仲。是有改過遷善之心。故知其可霸也。

欲勝民トハ、人民ヲ威服セント欲スルコト。使有司疏獄トハ、有司ヲシテ獄中ノ罪人ヲ、精細ニ調査セシムルコト。謁有罪者償トハ、若シ罪人ヲ告グル者アレバ、金錢ヲ以テ、之ヲ賞スルコト。數省而嚴誅トハ、數々罪過ヲ注意シテ、之ヲ重罰スルコト。雖能不久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ンバ、信ニ勝ツコトヲ能クスト雖モ、久シカラズシテ人民ニ脅迫セラレ、弑逆ニ罹ルニ至ラン、岌乎トハ危キ貌。傳馬棧トハ、馬棧トハ、馬小屋ノ中ニ木ヲ編ミ並ベテ、馬ヲ立タシムル所、圉人ハ御者ヲ云フ。曲木ヲ以テ小人ニ喩

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當以惠民爲言。勝則不可。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尹知章云。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數省有過。嚴其誅罰。衡謂。有司疏獄而已。有罪則人皆得告之。非有司也。故酬之以物。償。酬也。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公猶官也。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岌乎。則猶而也。岌岌通。危貌。言雖能勝民。然不久。而人將劫持之。即莫之弑也。亦危哉君之國岌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棧。馬所立木也。傳。謂編次之。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

其收之也不奪民財トハ、人民ト協定シテ米ヲ買入レル故ニ、人民ノ迷惑トナラズ。

其施之也云云トハ、濫リニ施サザルヲ云フ。

其君豐云云トハ、其君ハ材力ヲ多ク有シテ、臣下ハ其教ヲ受クル者ニシテ、主タルヲ得ルナリ、然ルニ、今桓公ノ臣下ハ、皆君ヨリ多クノ才能ヲ有ス、桓公ノ遵行スル事柄ハ、流遁繆妄ノミ、二三子ヨリ遠ク劣レリト云フベシ、然レドモ徐徐トシテ、智ヲ積ミ計ヲナサバ、或ハ王タルノ地位ニ進マンカ（此ノ解釋ニツキ、諸說多ケレドモ、皆不明、今暫ク尹注ニヨル）

民害。俗本誤患 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罷。疲也。 其收之也。不奪民財。糴和而藏之。 其施之也。不失有德。施之有道。故不失有恩惠。 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有又也。 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豐。才德多大也。教。受教也。 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舊注以公爲桓公。然春秋戰國之時。倍臣稱大夫君之外。未有稱其君曰公者。蓋公公廷也。謂進在朝廷時。遁巡也。猶言退。言今君之臣。才德多大。然朝廷公顯之地。猶能遵道。既退則擧錯繆妄。然君之才德。又遠遜於二三子。勉而不怠。遂亦徐行而進於王道耳。言此以諭其不能王也。賓胥無才德。在管鮑之下。無嫌於言桓公不若臣。故敢以此答之。管召鮑。鮑召賓。其意在此。 公曰。昔者大王賢。王

善勿已如是云云トハ、子ノ言ハ是ナリ、萬已ムヲ得ザレバ、子ノ言フ所ノ如クナルベシ、然シナガラ之ヲ行フノ術ハ如何。質信トハ信ヲ心得ルコト極忠ノ忠ハ、宋説ニ、信忠仁ノ誤、四者ハ、信忠（一説ニヨレバ仁トナル）嚴禮ヲ云フ。忠也者ハ仁也者ノ誤、澤命不渝トハ、命令ヲ守リテ、變ゼザルコト。

百川道トハ、百川ガ流通シテ決壞ノ憂ナキコト、糴貸賤ハ米ヲ以テ、金ヲ借用スルトキノ利子ガ、低キコト。聚食民食トハ米穀ノ多キコトヲ云フ。厚收善歲ノ歲ハ、藏ノ誤、豐年ノ時ニ穀物ヲ貯蓄スルコト。以振其淫トハ、淫邪ノ風ヲ救ヒ改ムコト。

者鷙距。鷙猛也。距拒通。以勢力強制之。去者不復反其來者。則猛拒上令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不得已。當如子所言。又將何以行是四言者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質猶體也。四者。信忠嚴禮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豬飼彥博云。澤釋同。舍也。鄭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衡謂。云語曰。則別有其文。非鄭詩也。或語當作詩。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四句皆覆上文。仁當爲忠。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道通也。年穀熟。糴貸賤。貸賤。出息少也。禽獸與人。聚食民食。言粒米狼戾也。民不疾疫。氣和故也。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豬飼彥博云。歲當作藏。衡謂。禁藪澤。蓄育其物。以備凶年也。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敬之。使之敬也。振。救。淫。邪也。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

三闇ハ、三ケ條ノ道理ニ暗キコト、即守闇、戰闇、外闇ヲ云フ。

固也トハ、父母ノ地ナレバ、人心固ク之ヲ守ラント欲スルヲ云フ、質ハ人質ヲ云フ。

憂之以德ノ憂ノ、本義ハ、命說ニ、和ト訓ズ、即人民ヲ和クルニ、德ヲ以テス。

睹其善也云云トハ、前文ノ必知其疾以下四ケ條ハ、眞ニ善ナルヲ知ルモ、餘リ簡短ナレバ、天下ノ大ヲ治ムルニ足ラザルヲ恐ル、故ニカク云フ。

往者不反云云トハ、去ル者ハ反ラズ、來ル者ハ猛烈ニ、上ノ命令ヲ拒ム。

（不可恃以知外事也。謂間諜。）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尹知章云。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固。堅固其心。使不敢去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小人之情。狃於恩而讋於威。故必大其威。厲其意。然後必死而不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尹知章云。疾謂患苦。衛謂。德恩惠也。止以力。謂以勢力强制之。）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尹知章云。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尹知章云。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民憎上。）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以免罪。）止之以力。往者不反。來

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豬飼彥博云。取之當作取士。是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嘉通。大雅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嘉。嘉尙之也。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厚意待之。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尹知章云。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衡謂。貴酬其價。則精材之至。不可爲數量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尹知章云。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擧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擧錯行止也。或行或止。而知其所當先後也。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尹知章云。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理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以正而合。以奇而勝。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人君自謙。小事以爲吾不識。人將爭告以其所識。則天下之大。不足徧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遠猶預也。未守戰。而預見其有患也。夫民不必死。不信之人。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出猶赴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

然則取之ノ之ハ、士ノ誤、則天下ノ士ヲ集ムルノ方法ヲ問フ。假而禮之トハ、士ヲ嘉賞シテ、優待スルコト。厚而勿欺トハ、厚意ヲ以テ士ヲ待チ、欺クナカレ。五而六之云云トハ、他所ニテ五ノ價ナレバ、我ハ之ヲ六トナシ、九ナレハ十トナス時ハ、天下ノ良材多ク集リ來リテ、數フルコトモ出來サルニ至ル。三倍不遠千里トハ、職工ノ賃銀ヲ他所ノ三倍トナストキハ、遠方ヲ厭ハズシテ職工ノ來ルコト。擧錯而知先後トハ、軍隊ノ行止ノ時ニ際シテ、計畫ノ順序ヲ知ルコト。用貨察圖トハ、財貨ヲ使用シテ、反間ノ計ヲナシ、敵國ノ計ヲ察スルコト。小以吾不識云云トハ、自ラ小ナリトシテ謙遜シ、知ラズトナス時ハ、人人皆爭フテ其ノ識ル所ヲ吾ニ告ゲン。守戰遠見有患ハ、下文ヲ總設シタル句ナリ、守ト、戰ト、遠見有患トナリ、遠見有患ハ、下文ノ外知ヲ云フ、遠キ外國ノ患マデモ知ルコトヲ云フ。

蓬蒿藜莠茂云云トハ、惡草惡鳥ノ見ハルルコト。

本篇ハ、桓公ガ管仲ニ問フタルコトヲ記ス、小ト云フハ、其問答ガ斷片的ナルヲ以テナリ。

勤於時ハ、王說ニ、勤於時ノ誤、天時ヲ利用シテ、勤勞スルコト。

公曰吾聞之也ハ、王說ニ、夷吾聞之也ノ誤。攻取之數トハ、攻取ノ計ヲ云フ。

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明貴賤之分。則治而不亂。百官各任其職。則明而不蔽。)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力勤也。勤地盡地利也。必因天時而作。然後豐收。)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尹知章云。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尹知章云。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數計也。凡言數者。計算成敗利害得失輕重之屬。攻取。則多算勝少算。取舍。則去少利而就多利。故皆謂之數也。)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桓公既陳其所聞。因別器與數而問之。故又以公曰起之。)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

束馬縣車ハ、高山ニ登ル時ナレバ、車馬ヲ用ヒザルコトヲ云フ。昔三代受命云云トハ、天命ヲ受ケタル三代ノ聖王モ、我功業ト異ナルナシ。不可窮以辭云云トハ、桓公ノ誇大心ヲ抑ヘツケルニハ、唯ダ辯論ノミデハ不可ナルコトヲ曉リ、寓言ヲ設ケテ、之ヲ諫メタルコト。所以爲盛トハ、前述ノ禾黍ヲ盛リテ、供物トスルコト。一茅三脊云云トハ、三角ノ「カヤ」ヲ以テ、藉「酒ヲシタタラストキニ用フルコモノ類」トナス。比目之魚トハ、鰈（カレ）ノ様ナ目ヲ持ツ魚。比翼之鳥トハ、一翼ヲ有スル鳥ニシテ、二鳥比ハザレバ飛バザル者、以上ハ凡ベテ天ノ祥瑞ヲ下スヲ云フ。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即炎帝。此炎帝蓋指神農子孫。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尹知章云。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會稽在楊州山陰。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尹知章云。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尹知章云。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陳設以不可得之事也。蘇林云。鄗上。北里。皆地名。應劭云。鄗音霍。光武改高邑曰鄗。姚氏云。屬常山。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尹知章云。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尹知章云。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天時ノ運グルガ如ク、凝滯セザルナリ。必以其歡トハ、天ノ精ト地ノ形ト相歡和シテ、生ヲ亨クルヲ云フ。憂則失紀云云トハ、憂フル時ハ心亂レ、怒ルトキハ正道ヲ失フ。遇亂ハ、王說ニ、過ノ誤トナス。勿引勿推云云トハ、自然ニ任ジ私智ヲ弄セザレバ、幸福自然ニ來ルコト。一來一逝トハ、心靜ナルトキハ靈氣心ノ中ニ來リ心躁ナル時ハ去ルコト。理丞而屯泄ハ、王引說ニ、理蒸而毛泄ノ誤トナス、道ヲ得タルノ人ハ、和氣自ラ見ハレテ、肌理（皮膚ノスヂ）ヨリモ蒸發シ、又髮毛ノ間ヨリモ漏泄ス、即全身和氣ナラザルナキヲ云フ。匈中無敗ノ匈、胸ニ同ジ。本篇ハ、桓公ガ功業ニ誇リテ、王者ニ擬シ、封（天ヲ祭ルコト）禪（地ヲ祭ルコト）ノ儀式ヲ行ハントシタルヲ、管仲ガ諫止シタルヲ記ス、襍篇ハ、雜篇ニ同ジ。

是也。言愛慾之情發。則息之。詐邪亂逆之心起。則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勿引福而致之。勿推禍而去之。但息愛慾之念。正邪亂之心。則福自歸之。彼道自來。可藉與謀。修潔我心。彼道自來。因與之謀事也。謀音媒。與推歸來相韻。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心靜則得之。而來。躁則失之。而逝矣。逝音折。與失相韻。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定止也。止而居之。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理腠理也。丞承也。腠理相承。無乖戾也。屯謂積聚。泄下也。匈中無敗。匈讀爲胸。敗毀也。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苟能節嗜欲。萬物不能害也。

封禪第五十

尹知章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趙用賢云。襍篇以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衡謂。經言之外。率非管子所著。承其學者。取管子語以成篇。雖有純駁之異。要皆有所本焉。故不敢自殊也。至襍篇則愿取承其學者之所著。附之管子。故名雜篇耳。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封積土爲壇也。禪墠也。除地而祭曰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梁父山名。在交州泗水縣北八十里。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尹知章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

傷而形不藏ハ、丁説ニ、形傷而不藏ノ誤、大食スレハ體ヲ損シ、食シタル物ヲモ盡ク排泄ス。

大攝ハ甚タシク食物ヲ減ズルコト、飽乃疾動トハ、大食ノ時ハ、急ニ運動ヲナシテ、之ヲ消化セシム。

飢則廣思トハ、飢ウル時ハ食ヲ得ント欲スルノ念ヲ散ズルカ爲ニ、廣ク事ヲ思フ。

老乃長慮トハ老年ニハ、短慮ヲナサズ、何事モ、ユツクリ考ヘルコト。

氣不通於四末ノ四末ハ、手足ノ先ヲ云フ。

飽不廢ノ飽ハ、兪説ニ、而字ノ誤、飢テ廣ク思ハズンハ、飢イツマデモ飢エテ、其食ヲ欲スルノ念ヲ廢止スルコト能ハズ。

困乃遬竭ストハ、困ミテ其元氣速カニ盡ク。

大心而敢ハ、丁説ニ、放ノ誤、心大ニシテ閑放迫ラザルコト。

能守一而棄萬苛トハ、心ヲ專一ニシテ、アラユル煩雑ノ事ヲステルコト。

是謂雲氣ハ、兪説ニ是謂靈氣ノ誤、靈妙ナル氣ニシテ、即心ヲ云フ、意行似天トハ、心意カ外物ニ束縛セラレズ、

〔大定。而爲善矣。〕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沍。〔充猶飽也。攝猶儉也。大飽則傷於食。而形不能藏之。言溢於臟腑也。太少。則骨無潤澤。而血凝沍也。〕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充攝之間。飢飽適宜也。此謂和精與形之道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尹知章云。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疾急也。所以消其食。〕飢則廣思。〔廣思道理。不專於求食。則過失自少。〕老則長慮。〔老。飢類也。故帶說之。長慮。長其思慮也。〕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之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既飽而不廢求食之念。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廢音發。與竭相韻。〕老不長慮。困乃遬竭。〔既老不長慮以鍊其氣。若至疾困則其氣速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心浩大而果敢。氣寬舒而廣博。則其形安靜。而不移動。能守一道。而棄諸煩苛之事。見利害。不少動其心也。移苛懼。古音相協。〕寬恕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雲古作云。後乃加雨爲雲。此雲始當爲云。云運也。後人誤爲雲雨之雲。因亦加雨耳。言性寬恕而好仁。獨樂其身。不求於外。是能運動其氣。其意之流行。似天不凝滯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尹知章云。勸則志氣和。故生也。補歡誤勸。〕憂則失紀。怒則失端。〔紀理之也。端正也。〕憂悲喜怒。道乃無處。〔道不舍於心。〕愛慾靜之。遇亂正之。〔靜息也。遇讀爲偶。不正謂之偶。淮南原道訓云。所謂人者偶䁲知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而與人交者。書般誥。暫遇姦究。王引之解遇爲詐邪。〕

思之不捨トハ、思欲ノ念ヲ絶タザルコト。

生將巽舍トハ、早ク死ヌコト。

節適之齊云云トハ、萬事ヲ節シテ、其中庸ヲ得ルトキハ、思フ所ノ事自ラ至ル、卽思慮ノ明ニナルコトヲ云フ。

和乃生トハ、天ノ精ト地ノ形ト和スレハ、人生ヲ得。

其徵不醜トハ、和ノ徵候ハ多カラザルコト、上句ト與ニ見聞ノ外ニアルコトヲ云フ。

平正擅胸トハ、平易方正ノ氣ガ、心胸ニ十分勢力アルコト、論治在心トハ、其ノ理ニ合スルカ否ヤヲ十分ニ、批評判斷スルノ心ヲ有スルコト。

忿怒之失度云云ノ忿ハ丁說ニ、喜ノ誤、喜怒ノ度ヲ失フタル時ニハ、早ク其ノ善後策ヲ講ズルコト。

五欲ハ五官ノ欲、二凶ハ喜怒ヲ云フ。

也。慢侮。易輕也。傲不遜也。疾困乃死。困疾甚也。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薄迫也。內困於慮。外迫於疾。不蚤爲圖。生將巽舍。巽讓。舍居也。早不爲改圖。生命將讓其居。言將死也。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食飽思致。皆致疾之道也。節適。合宜也。上勸思之。此戒致思者。其意非相反也。蓋至難之事。而急思索之。不唯不通。或生憂鬱之疾。故節適其思。令合分劑。則所思之事。將自來至。思索之法。固當如此也。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天出其精。故魂氣歸天。地出其形。故形魄歸地。合此以爲人。合精與形。以爲人也。和乃生。不和不生。二者和乃生。不和乃死。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精當作情。尹注下文平正擅胸云。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情即此精字。類指醜字。則其所據之本亦作情。今本形聲相涉而誤。醜衆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不可見。其徵驗又不衆。但平易方正之氣。擅於胸中。而論治之在心。則二者自和。以得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忿怒過度。必致疾病。故速爲之改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五欲五官之欲也。二凶。謂喜怒。不喜不怒。平正擅胸。此即改圖之法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怨而不怒。疏通其情。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樂主和樂。故能去憂。節樂莫若禮。禮主嚴。而貴敬。故能節樂。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能反歸於所受天之性。於是乎其性

察於父母トハ、父母ガ子ヲ、知ルヨリモ明カナルコト。

摶氣ハ、專氣ニ同ジ。

吉凶ハ凶吉ノ誤。能止乎能已乎トハ、外ニ求ムルコトヲ斷念スルコト。

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以物雜物曰和。和猶雜也。和於形容者。全心之德。雜見於形容也。見膚色者。裕寬而榮華。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心術。戎作戈。心氣作金心。形見也。餘詳于心術。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氣。體之充也。意。情所念慮也。總包萬慮。謂之心。氣意。意之動於氣者也。用思慮淺。而亦得其宜。故天下服。心意。意起於心者也。用思慮深。而一定不移。故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諸本。摶作搏。舊注云。搏謂結聚。則其本作搏。讀如搏黍之搏。字是而義非。摶古專字也。言專一其氣。聰明如神。萬物具存於我。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摶一其氣。無卜筮而知吉凶。其孰能之者。庶幾見之之辭也。心術作凶吉。與一相韻。此亦當作凶吉。能止乎。能已乎。止已皆不能。外求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道在於身。求於己則得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仲尼曰。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警思而不學者也。故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聖人之貴思如此。管子此語極精。學者當服膺而勿失焉。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摶亦誤搏。今訂正。體正氣靜。意一心專。耳目不淫於物。修身之事備矣。故雖至遠之事。知之如在目前也。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索求

内藏以爲泉原トハ、内ニ精ヲ藏シ、即耳目ノ欲ニ心ヲ奪ハレズ、精氣ヲ蓄フコト泉源ノ如シ。

大圜ハ天、大方ハ地、大清ハ道、大明ハ日月、即心ノ天地ト一體ナルコトヲ云フ。敬發其充トハ、體内ニ充滿シタル道ヲ發スルコト、内得ハ中得ニ同ジ、心德ヲ云フ。然而不反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キ次第ナルニ、ナホ迷フテ反ラサル者ハ、即其人ノ性ノ過失ト云フベシ。逐淫澤薄ノ澤ハ、釋ニ同ジ、心身ヲ惑亂スル淫邪浮薄ヲ遠ケルコト。全心ハ心德ノ全キ心ヲ云フ、和於形容トハ、形ノ上ニ、德ガチラチラ見ユルコト。

不治必亂。亂乃死。治亂有所使令。故並言之。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自能保生。外形亦安寧而榮華。內藏以爲泉原。內藏精以養吾體。若泉之有源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浩然饒貌。氣淵。氣所積聚也。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人以精氣爲本。不涸不竭。則四體以堅。九竅通利也。通當作達。與竭相韻。今本作通者。義相涉而誤。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道全壽長。故能知窮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無惑意。故心全於中。無邪菑。故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天人交祐。故無菑害。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裕寬。無所攣急也。信伸同。百體從心。心能正靜。即得此效也。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鑑於大清。視於大明。尹知章云。大圜。天也。大方。地也。大清。道也。大明。日月也。衡謂。鑑照也。敬愼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諸本作內德。今從古本趙本注云。故內得也。則尹本原作得矣。尹知章云。充謂道也。衡謂。上文云。道者所以充形。尹得之。內得者。內所得也。德是已。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如此而不反歸於道。是性之差忒也。生性通。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道兼此六體。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澤釋通。守善不舍。逐斥淫邪。釋去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既知守善逐淫之極。乃反居於道德。全心在中。不

字ヲ削ル、中守ハ常ニ中道ヲ守リテ、違ヒ誤ルコトナシ。不以物亂官云云トハ、外物ノ爲ニ、五官（耳目類）ヲ亂サス、又五官ノ爲ニ心ヲ動カササルヲ中得ト云フ、中得トハ、中ニ得ル所ノ者、即心德ヲ云フ。有神自在身ノ有ハ、戴説ニ衍、心ノ往來測ルベカラズ、故ニ人ハ其存在ヲ忘ルコト。精將至定ノ至ハ、王説ニ自ノ誤。

九州ハ九埏ノ誤、意義ハ同ジ、海內ヲ云フ。

音以先言ノ音ハ、意ノ誤、心アラザレハ言アラズ、心アラザレハ事行ハレズ。

鼻口。詳見于心術。中得者。中有所得也。中有所得。即德也。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有神自在人身中。或往或來。不常其所。而人莫之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二之字指神。神之得失。係國之治亂。所以不可不思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心者精之舍也。敬而修除之。精將來舍焉。精想思之。寧念治之。精。專一也。專一想思精之狀。安寧念慮。以治其心也。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加之嚴正容貌。畏愼恭敬。則精將至定而不去。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耳目不淫於外物。心不圖他事。乃得精而弗捨之道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如此則正心在心之中。萬事不失其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道無所不在。特民不能知焉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察明也。蟠委也。我今一言解之。上則明於天。下則極於地。旁則委滿九州。按此篇全用韻語。不當獨此不押韻。州疑當作埏。九埏即九州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致道之法。在於安靜我心。此知道之解也。官亦謂耳目鼻口。我心治安。耳目鼻口。亦從而治安矣。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心中之心。乃心之精者也。治之者。即此心。安之者。即藏此心之心也。彼心之心。尹知章云。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心術。音作意。此壞存半耳。意起而後言。是意在言前也。事動於意。然後形見於心。故意者事之始也。形然後言。事形見於心。然後始言之。言而後使。發於言。然後始有所使令。使然後治。

氣道乃生トハ、此ノ精氣ガ、道ヲ得レハ、乃チ人ヲ生ズ。過知失生トハ、知ヲ貪ボレハ、人生ヲ失フ。一、物能化謂之神云云トハ、心體カ統一力ト、順應力トヲ並用スルコトヲ云フ。化不易形云云トハ、外界ニ順應スルモ、其本體ハ統一スルコトヲ云フ。惟執一之君子云云トハ、心ヲ外界ニ馳セズシテ、虚靜ノ德ヲ有スル君子ニシテ、此心ヲ有スルコトヲ得。治心在於中トハ、萬物ヲ治ムルノ心ヲ、腹中ニ有スルコト。公之謂也ハ、猶說ニ、心之謂也ノ誤トナス。天仁地義トハ、天ノ仁ナルガ如ク、地ノ義ナルガ如キヲ云フ、淫然而自至トハ、油然トシテ盛ニ其德ノ至ルコト。神明之極照乎知ハ、洪說ニ、下文ノ萬物二字ヲ連ネテ一句トナシ、乎字ヲ削ル、心ノ明カ萬物ヲ照ラシ知ルコト、中義守不忒ハ、王說ニ、一句トナシテ義

則視而見之。聽而聞之。手足亦能守其令矣。可以爲精舍。如此則可以爲精所舍矣。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最精者之謂精。氣。逗道乃生。此氣之精者。得道乃生。生乃思。此氣生。乃能思。思乃知。知乃止矣。思乃知道。知道乃止於所當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過知多知也。多知役心於物。或至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專一於物。能化惡爲善。謂之神。專一於事。能變禍爲福。謂之智。心術下一物作一氣。神作精。不必强同之。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氣即神也。既能變化之。而我之氣智。不爲彼所移易也。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執專一之德者。能爲萬物之君。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君子得一之理。故能使物。而不爲物使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中身之中也。謂腹。内中而口。而加於人事之序也。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形不正。行不修也。行不修。則德不來舍。中謂心。下又言心者。所謂心之中又有心也。餘詳見于心術。正形攝德。心術作飾。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攝整也。淫然來進貌。其仁如天好生。其義如地有高下。則其德淫然而自至矣。神明之極。照乎知。神明之極。照哲乎知萬物。萬物中義。守不忒。物事也。萬事中義。所守不差忒也。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官謂耳目

惡音與聲ノ音ハ、前文ノ如ク、意ニ同ジ。

地之枝也ハ、王說ニ、地之材也ノ誤、材ハ時謀ト韻同ジ。

聖人與時變而不化トハ、聖人ハ時ト推移スルモ、自ラ之ヲ推移スルノ力ヲ有スルヲ以テ、推移セラレザルナリ、下句ノ從物而不移モ同意。

四枝堅固トハ、四本ノ手足カ丈夫ナルコト。

可以爲精舍トハ、道カ我心ニ舍ドルコトナルヲ云フ。

其如窮無所。眇眇遠貌。窮究通。推尋也。如推尋之而無處所也。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道喜靜。故惡音聲也。[illegible]音聲同類。言一足矣。此音亦當爲意。爲情所意念。謂之意。下文脩心靜意。承此句而言。修心靜音。道乃可得。豬飼彥博云。靜音亦當作靜意。與德協韻。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內以修心。外以正形。道之用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諸本無故字。又分凡道以下屬下節。皆非也。今從古本。凡物有根莖葉榮。然後有所生成。今道無之。而能生成萬物。其神不可料。故命之曰道也。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正。守一以止也。天有春秋冬夏。則不守一以止。然天之所以守一而止。乃在於此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山陵川谷。則不平甚矣。然此特地之枝耳。而地之所以能成其平。乃在於此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喜怒取予。則不安靜。而其所以能致安靜之謀。乃在於此也。謀音媒。與時枝移相韻。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政令從四時而變。而所以御四時之道。則在於我。是不化也。物來。則從而應之。而我所執守。未嘗移也。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一定之心。在於腹中。

心乃反濟トハ、心體ガ外誘ノ束縛ヲ脫シテ、其本ニ反リ、自ラ其職分ヲ行ヒ成スト。折折乎トハ、ノビノビシタル貌。

此稽不遠云云トハ、此心ヲ稽留スレハ、近ク我身ニ在リテ、日日ニ其德ヲ用フルコトヲ得。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云云トハ、道卽心ノ本體ハ、我形ノ內ニ充塞スル者ナルモ、凡人ハ喜怒ニ動カサレテ、之ヲ固守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其往不復云云トハ、心卽道ノ出入窮リナキヲ云フ。

謀乎ハ卒乎ニシテ、暗キ貌。

而序其成トハ、自然ノ順序ニヨリテ、萬物カ、道カラ生成スルコト。

善心安愛ハ、王說ニ、安ハ語詞、愛ハ處ノ誤、道ニハ常所ナキモ、唯ダ善心ノ在ル所ニ處スルノミ。

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濟成也。心反復於本而自成矣。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去上六者。則安寧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安寧則和。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提通。折折安舒貌。檀弓曰吉事欲其折折爾。忽忽乎如將不得。忽忽不省事也。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遠貌。窮究也。渺渺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稽留也。求之有道。則心即留在此。與我不相遠。得日用其德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道充塞於形。故能行道者。謂之踐形。而人不能固。固鞏也。不能鞏道。使止於身。其往不復。其來不舍。道之去。不可召而復之。道之來。不久舍乎心。謀乎莫聞其音。謀。卒之假借字。卒乎暗貌。卒乎乃在於心。忽然乃在於心。潔淨其舍。道乃來止也。冥冥乎不見其形。嗜欲塞心。道乃遠去不可見。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來進貌。與我俱生存在此。言道未嘗離身也。此皆極形容道難摸索之狀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序其成。從序而成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所字句絕。言道無所處。其心善。則安而愛之。故心靜氣治。則道可得而止之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尹知章云。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不離人。故民得因其所發見而知之。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卒乎猶忽然也。索求也。音素。與所韻。渺渺乎

本篇ハ、猪說ニ、心術卽心ノ本體ヲ論ジタル者ナリ內ハ心ト云フ如シ心術下ト多ク重複ス。

凡物之精トハ、萬物ノ精氣卽陰陽ヲ云フ、此氣化スレハ（此ハ、丁說ニ、化ノ誤）則チ萬物ヲ生ズ。民氣ハ、丁說ニ、此氣ノ誤、杲乎ハ高キ貌、杳乎ハ深遠ナル貌、淖乎ハ濡フ貌、卒乎如在於已トハ、忽然トシテ我身ニ在ルガ如シ、以上ノ諸句ハ、此氣卽陰陽ノ、萬物ニ普遍ナルヲ云フ。不可止以力云云トハ、此氣ハ唯タ聖人ノ胸中ニ藏セラルル者ナレバナリ。不可呼以聲云云トハ、此氣ヲ會得スルニハ、唯タ心ヲ以テ度ルノミニシテ、學問智辯ヲ用フベカラザルコト、意ハ億ニ同ジ「ハカル」ト訓ズ。萬物果得ノ果ハ、畢ノ誤。凡心之刑ノ刑ハ、形ニ同ジ。

管子卷第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內謂心。業學業也。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物之精。陰陽二氣也。推而原之。謂之道。凡物生於此。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陽曰神。陰曰鬼。藏於胸中。謂之聖人。藏生物之精於胸中。即聖人也。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杲乎高貌。杳乎如入於淵。杳乎深廣貌。淖乎如在於海。淖乎濡貌。卒乎如在於已。豬飼彥博云。卒崒同。高峻貌。已當作山。與天淵協韻。衡謂。卒乎猶忽然也。已身也。人氣卽物之精。故或高或深。不可端倪。然安之以德。迎之以意。則忽然在於已也。亦曰如者。未審定之詞也。海已相韵。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藏於聖人之胸者以此。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諸本。意作音。今從張本。意音億。與德得相韻。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所謂德慧術智也。萬物果得。尹知章云。以智安物。物皆得宜。衡謂。據注。尹本果作畢。故以皆解之。若作果得。不得言物皆得宜。今本作果者。轉寫之誤耳。凡心之刑。刑讀爲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充盈生成。皆具於已。不假他物之助。此心之形也。補盈誤盈。後並同。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

寄生之君ノ寄生トハ、寄生蟲ノ寄生ト同意。

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尹知章云、言暫寄爲生。不能長久。衡謂。草木生於樹上。曰寄生。言此君雖位於民上。不能自有其下。猶草木寄生於樹上耳。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諸本。作王之本事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時ハ、猪説ニ、四者ノ誤。以一民養四主ノ四主ハ、上文ノ四種ノ倍貸ヲ云フ、四倍ノ利ヲ奪ハルト云ル故ニ、四主ヲ養フガ如シ。

常山ハ地名、河汝ハ兩川ノ名、四種而五穫トハ一説ニ、四時ニ適シタル者ヲ種エ、又五穀ノ收穫アリ。

中年ノ畝二石云云トハ、普通ノ年ニハ、一畝ニツキ二石ノ收入アリ、而シテ一夫ノ耕地ハ百畝ナレバ、二百石トナル。

終歳之利云云トハ、士農工商ヲシテ、各々其ノ技能、又ハ生産物ヲ交易シテ、一年間ノ利益ヲ平均ニセシムル樣ニナシテ、決シテ彼ガ此ヨリ多ク利サ得ルガ如キコトナカラシム。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トハ、民ノ作ル所モ皆一樣ニシテ、其收穫モ亦均シ。

姦巧不生ノ上ニ、吳説ニヨリ、得均則ノ三字ヲ補フ。

粟生而死者覇トハ、一説ニ、米穀ヲ生ズルコトアルモ、多ク枯死スル者ハ覇タリ、尚ホ一部ノ枯死セザル者アルヲ以テナリ。

及半。而管子謂之五穀之所蓄熟。禹域之爲瘠土可知矣。

一夫爲粟二百石。百畝。一夫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交能易作。交易其所能所作也。民自交易其所能所作。是以終歲所得之利。無由相過也。道由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所作無多少。而所得之利亦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勞同則民務農。利均則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覇。死澌也。澌盡也。粟盡者。不能餘三分一之蓄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歲凶。隣國貴糴之。故財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强。而地歸之矣。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

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トハ、毎月ノ計算ヨリスレバ不足ナルモ、一年ヲ通ジテ見ルトキハ、餘裕アリ、故ニ君主ハ、急ニ農民ヨリ租稅ヲ求ムルナカレ。上徵暴急無時トハ、君主ノ徵收ガ急激ニシテ、時ヲマタザルコト。倍貸以給上之徵矣トハ、貧民ハ、富人カラ倍ノ利息付ノ金ヲ借入レテ、徵收ニ應ズルコト。耕耨者有時云云トハ、耕耘ハ時ヲ失ハザレドモ、天候不良ニシテ、雨澤十分ナラザル時ハ、之ヲ助クルタメニ、農夫ハ傭(庸ニ同ジ)人ヲ使役ス、而シテ之ニ支拂フ所ノ金ヲ、富人ヨリ倍貸ス。秋糴以五云云トハ、政府ハ秋人民カラ米ヲ買入ルル時ニハ、五ノ價ナルモ、春ニ至リテ政府ガ人民ニ賣出ス時ハ、東即十ノ價ヲ以テス、僉說ニ東ハ六字ノ謨。故以上之徵云云ハ、丁說ニヨリ下文ノ亦當一倍貸矣ノ下ニ移ス。粟什一トハ、戰爭ノ時ニ人民ノ粟ニツキ、其十分ノ一ヲ取ル、厮輿之事トハ、人民ヲ勞役ニ使用スルコト、四

田荒而國貧矣。諸本無下民字。今從古本。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俗本。月誤用。穀物隨時而成。當其未成也。物無所資。故月計不足。既已成矣。物皆充足。故歲計有餘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二月徵絲。四月徵穀。則民出一倍之息。貸於富人。以給上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豬飼彥博云。言雨澤不足。則貧民倍貸於富者。以取傭夫。而灌其田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凡物十曰束。不必布帛也。秋穀既成。上買之以五。春穀稍乏。乃賣之以十。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尹知章云。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衡謂。傭自取之。而亦曰上之徵者。上徵田稅。故取傭灌其田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凡物鬻於市。有市租。出關有關稅。寶玉兵器。羽毛齒角之屬。凡可以藏府庫者。又皆徵之民也。若軍興。就現粟收其什一。蓋戰國有此法也。采薪曰厮。輿。將輦者。及牽傍之屬。此皆不常有。合四時。則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逃徙者輒刑之。而猶不能止也。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張榜云。既刈。而根再生苗成穀。亦當二穫矣。衡謂。一種而再穫者稻也。吾鄉亦有穭成穀者。他穀則否。故四種而五穫矣。中年畝二石。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百步為畝。則一畝當我九十一步有奇。二石當我二斗六升九合五勺弱。比我田所收。未能

末作ハ商工業、文巧ハ奢侈品。

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不安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侵也。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群書治要引。故下有曰字。古本常貧作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諸本。昔者作昔年。今從古本趙本。治要亦作者。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俗本富國誤倒。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豬飼彥博云。必字下疑脫事字。是也。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尹知章云。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

當務トハ、其務ムル所ノ事ガ理ニ當タルコト、得齊トハ、緩急宜キヲ得ルコト。緩則縱トハ、刑罰ヲ緩ムルコト度ニ過グレバ、人民ガワガマヽニナル。

不留今トハ、今時ノ事ナリトテ、之ヲ固守セザルナリ。

本篇ハ、國ヲ治ムルニハ、先ヅ國ヲ富マスベキコトヲ論ズ。

謂致利除害。與罪過不發。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猪飼彥博云。齊劑同。謂緩急得宜。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讀爲保。保安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期於利民而已。不暇其餘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位猶立也。位齊。謂立治國之劑。留猶滯也。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能勝臣民。然後君道立矣。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體從。如四體之從心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　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

非戾也トハ、人情ニモトルニ非ルナリ。

罪過不發トハ、罪ヲ捨擧セザルコト。此二者トハ、人ヲ愛スルト、人ヲ傷ツケルコトヲ云フ。

不可以不重。躁擾。僻偏也。心擾而行偏。非重賞峻罰。不能移也。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非戾人情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不爲上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皆務致利除害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罰。諸本作伐。今從古本。罪過不發。尹知章云。有罪過者不發擧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淫貪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者其心愛人也。而反長淫僻。是實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

暴人不勝トハ、暴人ノ多キニタヘザルコト。

莫貴於勝トハ、君ガ臣ニ勝ツコトヲ、第一トナス。

法不繁匿トハ、法律カ繁雜ナラズ、又邪惡ナラザルコト。敦慤トハ謹直ヲ云フ。反本而儉力ストハ、農業ニ反歸シ。節儉ニシテ勞力ヲ厭ハザルコト。

夫民躁而行僻トハ、人民ガ、サハガシクシテ、亂ヲ好ミ、其行爲ハ邪惡ナルコト。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豬飼彥博云。簡慢也。言民不畏禁令。而輕犯罪刑。）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不變。不變其政令也。）今人主輕刑政。（輕政。布政主寬。）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俗本。緩誤後。）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負恃也。）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尹知章云。廉察也。）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匿邪也。不繁匿。法簡而正也。敦厚。慤愿也。儉力。儉且勤也。）故賞必足以使。（使役也。）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迹。行之迹也。行。今所行也。故。故意爲之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

故能匿云云ノ匿ハ、衍字、能才能アル者モ、缺點アル者モ、皆明カニ知ラルルコト。

譽者不能進云云トハ、功罪ニヨリテ進退シ、決シテ毀譽ニヨラザルコト。

君臣之間明別トハ、君臣ノ間ニ於テ、有功無功ノ區別ニ惑フゴトナキヲ云フ。

主雖不身下爲云云トハ、君主ガ親ラ手ヲ下シテ、國事ヲナサザルモ、法ヲ守リ臣下ヲシテ爲サシムレバ、可ナルコト。

本篇ハ、世ヲ正スコトニツキテノ、心得ヲ論ズ。

失非在上ハ、王說ニ、非失在上ノ誤。

急使令トハ、人民ニ屢バ賦役ヲ課スルコト。

墮倪ハ怠タリテ他人ノ財ヲ羨ムコト。

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法取則擧之。法舍則不擧。是使法擇人也。法宜賞則賞之。法不宜賞則不賞。是使法量功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解。作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蓋解合二句以爲一句。故刪兩而字。補一而字於蔽下。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我則學不厭而敎不倦也。古人引語。多用此法。非有異文也。但此衍匿字耳。舊注云。苟有材能。則法自擧之。不可隱蔽也。是尹本亦無匿字。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尹知章云。謂賢不肖及有功罪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不身自下爲國事。但守法。使人爲之可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調和也。從事於正世調天下也。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急使令。屢起徭役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墮惰倪睨皆通。睨。邪視也。罷極。則自惰其業。而睨視他人之財。愚民之常也。

ヲ施サザルコト●威不兩錯トハ、威權ヲ君臣ノ兩方ニ分カチ置カヌコト、政不二門トハ、政權ヲ君主ノ手ニ統ブルコト。擧錯而已トハ行フモ止メルモ、自由ナルコト。尋丈ノ尋ハ、八尺ヲ云フ。以譽進能トハ、虛名ニ紿カレテ、其才能ト思フ者ヲ進用スルコト。比周以相爲匿トハ、互ニ徒黨ヲナシテ、匿即慝(惡ト同意)ヲス、是忘主死交ハ、是故忘主外交ノ謂、外交ハ外國ト私ニ交ハルコト。庭ハ朝廷ヲ云フ。屬數トハ、臣屬ノ數ヲ云フ。

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稱量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八尺曰尋。差猶誤也。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尹知章云。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官棄法以避就焉。故失其治。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解。匿字句。是下有故字。是也。進其譽。進譽已者也。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主不知其爲姦也。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庭謂公庭。諸本無其字。今從古本。解。亦作其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屬數臣屬之數也。大臣皆私之。非以尊君而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衰滅也。家興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俗本誤責。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

本篇ハ法ヲ明ニスベキコトヲ論ズ、後巻ニ明法解アリ、参照スベシ。
非計親也云云トハ、君ヲ尊ミ臣ヲ卑クスル所以ハ。決シテ君臣ノ親陸ヲ計ル爲ニ非ズシテ、寧ロ君ヲシテ、臣ニ勝タシメントスルノ術ヲ執ルナリ。
百官識ハ、百官論職ノ誤、非惠也トハ、百官ガ其官職ニ力ヲ盡スハ、君ノ恩義ニ感ズルニ非ズシテ、刑罰ノ必ズ來ルベキヲ恐ルル爲ナリ。
專授則失トハ、專ラ權ヲ臣下ニ授クレバ滅亡ス。
令求不出ノ求ハ、本ノ誤、命令ノ本源ハ、君ノ手中ニアルベキ者ナリ、然ルニ令ハ君ノ手中ヨリ出デザルコト。
出而道留云云トハ、命令ヲ出スモ、中途ニ留滯スルヲ擁ト云フ、擁ハ壅ニ同ジ（フサグト訓ズ）
下情求不上通ノ求ハ、衍字。
下情上而道止云云トハ、下情ヲ上通スルモ、中途ニ止メテ、君主ニ達セザルコトアリ、之ヲ臣下ガ君權ヲ侵スト云フ。
不爲惠於法之內也トハ、法ヲ枉ゲテ、私惠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諸本。執作勢。唯古本作執。按。舊注云。但令君執其勝。是其本作執。今本譌爲執耳。解亦云。故明主操必勝之術。是以操解執。明原本作執矣。今從古本。言尊君卑臣。非計與臣下相親也。執勝臣之術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解作百官論職。是也。此脫誤耳。言百官論辨其所職。恩以盡其力者。非爲君有恩也。以刑罰必耳。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共道。君行臣道。臣行君道也。專授。專授威柄於臣。失。亡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解作令本。是也。令本。令之本根也。令本當出於君。而出於臣。滅亡之道也。出而道留。謂之擁。解。擁作壅。是也。壅亦塞也。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解無求字。亦是。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侵。侵削主權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此四者。從法之不立而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溢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內猶外。皆非中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動。行也。外。猶遠也。威不兩錯。錯。置也。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舉錯。行止也。言法所行行之。法所止止之。而國既治矣。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巧。猶欺也。韓非作欺。有權

立方トハ道ヲ立ツルコト、己レノ爲ス所ヲ道トナスコト。

妄擧ハ、輕擧ヲ云フ。而行之ノ之字ハ、戴說ニ、衍、而罰之ノ而ハ、因ノ誤。擧錯ハ處置ト云フガ如シ。

尹知章云。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猶道也。各立其所爲道以敎人。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擧。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人不以君心爲心。各用其心。以徼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度量所以知長短多少。謂法也。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產生也。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敎妄擧也。擧動也。行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擧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貴而威之トハ、臣下カ其貴位ニ誇リテ、君ヲ威嚇スルコト。

而來焉ハ、而求焉ノ說。

富而祿之也トハ、臣下カ貨財ヲ君ニ納ムル故ニ、恰モ君ニ祿ヲ與フル如キコトトナル。

服約トハ、屈服隱約、卑敬ハ身ヲ卑クシテ君ヲ敬スルコト、賤而事之也トハ、前述ノ如ク、卑屈ノ態度ヲ以テ、君ニ諂事スルコト。

虛其匈ノ匈ハ、胸ニ同ジ、心ト云フ如シ。

任天下不重也トハ、天下ノ事ヲ引受ケテ、餘裕アルコト。

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適主也。不能自主其意。顧望臣下而為之。貴臣所言。則離法而聽用之。此所謂貴臣能威其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當為求。字之誤也。納金玉事君。而陰求其所欲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祿福也。以金予君。故云福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尹知章云。服約謂屈服隱約也。衡謂。諸本脫此字。今從古本。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至治之世則不然。或欲改為治君。與下亂君對。古人之文不必然也。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依法誅賞之。故不怨不德。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胷臆也。趙用賢云。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以天下為任。而不為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

植固而不動ヨリ、今任民移ル迄、卷二版法第七ニ見ユ、故ニ其解ヲ省ク。

貴能富能云々ノ能字ハ、戴說ニヨリ、而字ト同意。

而幸其和トハ、君主ニ對シ、恩賞ヲ僥倖スルコト。

此失君之所愼也ノ愼ハ、順ニ同ジ、君德ヲ失ヒタル君ノ順フ道ナリ。

之也。段玉裁云、凡手中遺落物。當作此字。今乃用脫爲之。而用奪爲爭敚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不平不全。雖自操法令。而人不肯服從。猶爲奪柄失位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爲干僞反。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詳見于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植謂心能樹立。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奇邪之人。改惡變善。則無有復梗化者。故令出。而民移從之。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失當爲矢。形近之訛。矢陳也。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堅固謂不壞不墜。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還復也。令出而復反之。諸本。復作後。今從古本。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禁戒也。止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徼幸於其主也。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愼也。愼順古通用、此當爲順。順循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

法於法者民也ハ、人民ハ法ニ從フコト。

臣有所愛云云トハ、臣下ノ愛憎ニ從ツテ、君ガ賞罰チ下スコト。損其正心ノ損ハ、捐ノ誤、棄ツルコト。

奪柄ハ、權柄チ失フコト、失位ハ君位チ失フコト。

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法於法。以法爲法則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萬物之來、我以法斷之。猶度之度長短、量之量多少也。故云以度量斷。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倍背也。離猶違也。雖政成乎私。猶未失威權。故得爲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補倍背通。損當爲捐。字之誤也。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臣愛惡之。君又從而愛惡之。是重也。德恩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奪失也。說文。奪手持佳失

不能離也トハ、君臣ノ間ヲ離間スルコト能ハズ。

不能動也トハ、君心ヲ動カス能ハズ。

實用ハ、實用ノ誤ニシテ、大切ナル用品ト云フコト。

置子立相トハ、君主ノ子ヲ廢置シ、又宰相ヲ立ツルコト。

不得剪其私ノ剪ハ、一說ニ、濟ノ誤、「其私ヲナスヲ得ズ」ト讀ム。不得辟ハ、不得嬖ニ同ジ。

修通ハ、張說ニ、循道ノ誤、道ニ循フコト、輻輳ハ、君主ヲ中心トシテ集マルコト。

〔也。諶杵習士者。信誠明著。習孰事務之士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尹知章云。離猶違也。補離。尹訓違。謂不能違法。今案。上文不能侵。下文不能惑。不能動。皆以君言。則離亦謂離間君臣耳。尹注非。〕珍怪奇物不能惑也。〔惑亂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動作也。補不能動君心。〕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舊注云。用法爲理國之實。實字不可通。蓋原文作實用。故尹注之云。爲理國之寶。今本俱作實。轉寫之訛耳。〕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尹知章云。隣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財以祿私士。〔附百姓。使百姓親附於已也。剪削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辟讀爲嬖。嬖愛幸也。或解爲徵辟之辟。非古義也。卿相不得削取其所私用之財於公室。群臣不得愛幸其所親愛。以法明也。〕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修通輻輳者。修身以請通於君者。如輻之輳轂也道由也。〕故曰。有生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ノ、祥ノ字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

法者不可恒也ノ恒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ノ發ハ、丁說ニ、法ノ誤トナス。故曰法古之法也トハ、今日ノ法ハ、古ノ法ト同ジ、法ノ變ズベカラザルヲ云フ。請謁トハ、御機嫌ヲナシテ媚ビ諂ヒ、官位ヲ求ムル人、任擧ハ其人物ヲ保證シテ登用スルコト、問識ハ多識ト同ジ、偉服ハ奇服ヲ云フ、法ヲ以テ一律ニ取締リ、請謁以下ノ者ヲ根絕スルコト。禁民私云云トハ、民ノ私行ヲ禁ジ、盡ク法ノ中ニ收容シテ使用ス。然故ハ、王引說ニ、是故ト同意、諶杵ハ、孫詒說ニ、堪材ノ誤トナス、事ニ任ズルニ堪フルノ材力アル者、習士ハ事務ニ習熟スルノ士、聞識ハ、孫(詒)說ニ、問識ノ誤ニシテ、問識ハ多識ト同意。

一。則有國者不祥。二三其法。則有國者。必得禍殃。民不道法。則不祥。道由也。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立法。屢變法也。典主也。楊愼云。此句當仍云不祥。或脫字耳。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豬飼彥博云。恒上脫不字。衡謂。下文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恒上脫不字審矣。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儀表也。爲天下之儀表。故云大儀。發起也。皆由法而起。故曰。法。古之法也。今日之法。即大古之法。所以不可不恒也。補以古之法爲法也。世無請謁任擧之人。任保也。保其可用而擧之。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當依下文作聞。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偉亦奇也。囊謂包藏之。皆包藏於法中。不敢出其外。秦滅學之漸也。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尹知章云。謂以法收斂而使之。補收聚也。言使之不散。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俗本。主誤王。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儀者所以爲表準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然句。然如此也。諶信也。杵讀爲著。齊景公名杵臼。史記作著臼。是杵著古音同也。音同則義通。著明

無禁圉也トハ、之ヲ禁止スル者ナキヲ云フ。
垂拱トハ兩手ヲコマヌキテ、下ニ垂レルコト、即無事ノ貌。
不事心トハ、心ヲ勞セザルコト。
高言孟行ハ、大言ヲ吐キテ、イバルコト。以過其情トハ、實際以上ニ誇リ衒フコト。以遇其主矣ノ遇ハ、愈說ニ愚トナス、人主ヲ愚人ノ如ク視ルコト。
其民引之云云ノ之ハ、皆民ヲ云フ、人民ガ上ノ自由ニナルコト。

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守道之要。故能縱佚樂也。竽。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瑟。二十五絃樂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古本此八字無。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此皆任法之效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尹知章云。道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群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事使也。事心猶言役心。孟大。情實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埴黏土也。水和土曰埏。陶瓦工也。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金銅也。鑪火函也。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法一設而不變。更言至治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不立。仁義禮樂無所施。故曰。皆出於法。蓋戰國間法家之說如此。而夷吾其祖也。周書曰。國法。國以法爲本。法不

有數以至焉ハ、前述ノ如キ結果ヲ得ント欲セバ必ズ、之ニ至ラシムル計數ナカルベカラズ。
無所往而得之トハ、至ル所ニ得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有厚功於上也トハ、君主ニ對シテ大功アルヲ以テ、其ノ報酬ヲ期待スルコト。
求以智ノ智ハ、知ニ同ジ、以敵國事狀ヲ知ルコトヲ求ムルヲ云フ。
三闇トハ、用兵上ニツキ三ケ條ノ理ヲ曉ラサル者ト云フベシ。
本篇ハ國家ヲ治ムルニハ、凡ベテ法律ニ由ルベキヲ論ズ。
區言トハ、小言ト云フ如シ、簡短ナ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任數而不任說トハ、一定ノ計數ヲ用ヒテ、漠然タル虛說空論ヲ取ラザルコト、小物トハ小道ヲ云フ。
舍事而好譽トハ、事業ヲステテ、虛名ヲ得ルコトヲ求ム。
守道要トハ、大道ノ要點ヲ守ル。

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尹知章云。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尹知章云。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衡謂。有厚功君將重報之。恃之不去也。九者皆計算利害厚薄。以決其心。故云有數焉。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諸本。德作得。今從古本趙本。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豬飼彥博云。智當作知。小間作求。以外知。衡謂不信之人。謂間諜。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區小也。區言凡五篇。皆多至論。而明法又有解。疑亦夷吾所著也。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數計數也。小物謂小道。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不務實事。而馳於虛譽。好智之蔽也。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

毋使目徑トナス、人民ヲ邪徑即邪道ニ入ラシムル勿レ。毋使民幸トハ、人民ヲシテ僥倖心ヲ起サシムルコトナカレ。必自身始トハ、自身先ヅ德ヲ修ムベシ。明之以察其生云云トハ、萬民ノ生活狀態ヲ明ニシ、其ノ道ヲ修メシムルコト。庸心以蔽ハ、兪說ニ、庸ハ勞ナリ、蔽ハ敬ノ誤、心ヲ勞シテ上ニ盡シ、上ヲ敬スルコト。付而不爭トハ親附シテ爭ハズ。會民所聚曰道トハ、民心ノ趣ク所ニ同ジキヲ、道ト云フ。立常行政以下ハ、人君ノ心得ヲ云フ。正衡一靜ナルコトハ、心ノ公平純一ナルコト。能服信政ノ政字、及ビ能服日新ノ服字ハ、兪說ニ衍トナス。本篇ハ、守戰ノ場合ニ於テ、九ケ條ノ場合ヲ揭ゲ、其如何ニヨリテ、人心ガ變ズルコトヲ說キタル者ナリ。不德其上トハ、上ノ爲ニ主戰ヲナスモ、之ヲ當然ノ本務ト考ヘテ、上君主ニ對シ、恩義ヲ報ズルガ爲ニ、之ヲ行ヒタリト思ハザルコト。

公。能擧人乎。立成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官民。任民以官也。後其身者。舍己所愛好。以便於國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正紀。正紀綱也。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道理。故其德日新。守愼正名。僞詐自止。正名。正得失邪正之名也。擧人無私。臣德咸道。尹知章云。無私則不妄擧。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其身者。必忠於所事。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八

原作十九。今訂。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不德其上者。不爲己有恩於其上也。數計也。有計數以至於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親戚者父母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一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二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無所往而得此教訓習俗慈愛之厚。故不去也。三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足專爲生產也。四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五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六變。不然。則賞明而足

クルヤ、一邊ヲフセ、一邊ヲ斜メニ立ツルニ非レハ、其獸ヲ捕フルコト能ハス、天下ヲ取ラント欲スル者モ、一文一武並用セザレハ、戰亂ニ疲レタル爲メ、我ニ歸伏シ來リタル人民アルモ、之ヲ服スル能ハサルニ喩フ。大文三會ノ會ハ、層ニ同ジ、文德ノ大ナル者ヲ、積重スルコト三タビ、即數々之ヲ行フトキハ、民始メテ義ト德トヲ貴フニ至ル、又大ナル武德ヲ數々積重スルトキハ、武ト力トヲ息メ、即反亂ヲ鎭壓スルコトヲ得。

本篇ハ政ノ本義ハ正ナルコトヲ論ズ。正之服之等以下ノ之字ハ、皆人民ヲ云フ。如背如晝以下ハ、皆一定シテ變ゼザルノ喩。利民不德トハ、人民ニ利益ヲ施スモ、其德ヲ誇ラザルコト。無德無怨云云トハ、道ハ絕體ニシテ、萬物ニ普偏ナル者ナレバ、德怨好惡ノ關係ヲ外物ト結ブコトナシ、是ヲ以テ萬物皆此道ト一體トナルコトヲ主トシ、陰陽ノ循環モ、之ニ則リテ其度ヲ定ム。明之毋徑トハ、王說ニ、

爲虛位。故無恩怨好惡。唯理所在。萬物貴一。於此。陰陽同取法度。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刑以弊之。政以令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弊斷也。令諸本作命。今從古本。遏止也。明昭明之也。

刑以弊之。毋失民命、斷誤刑辟。失民命也。補弊蔽通。蔽斷也。斷猶定也。刑有罪以定民心。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終猶成也。令從人情。是成其欲也。然必明其道。毋導之邪徑。

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立法以絕民徼幸之意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德得也。身無所得。則人不化。故必自身始也。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昭明萬民。以察其所以生。使之必修治其條理。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蔽拂也。民用心以拂去其惡。補致極也。極用刑之道。其民用心以定方向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說服信從。以聽用上命也。補上下文皆言刑政法德道。此王不言法。此下蓋有致法。其民云云二句。而今本脫之。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氣和心平。以安靜。德化之效也。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付以事役。而不爭勞佚。補付讀爲附。附猶親也。君極先王之道。其民親附。而不敢與上爭。

罪人當名曰刑。出令當時曰政。諸本作時當。今從古本。

當故不改曰法。故典故也。合於典故。不敢少改。立法之道也。

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會合也。聚謂所同歸湊也。合於民心之所同歸湊。名之曰道也。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行也。此謂人君與上服信以聽其義自別。

中和愼敬。能日新乎。日新。日新其德也。

正衡一靜。能守愼乎。衡平也。一猶純也。

廢私立

賢者ハ前述ノ如ク靜ニシテ、天下ノ動亂ノ起ルヲ待ツ、我ヨリ事ヲ始メザルナリ。柔節先定トハ、柔順ノ行ヲ守ルコト。不敢ハ斷行セサルコト。不能ト與ニ、柔順ノ態度ヲ云フ。微度人ハ、家説ニ、微於人ノ誤トナス。善周者云云トハ、巧ミニ周密ナル者ハ、目ノ明ナル者モ之ヲ看破スルコト能ハズ、又非常ニ明ナル者ハ、周密ナル者モ其レヲクグリテ、隱ルコト能ハズ。大明勝大周云云ハ、大明大周トハ、君主ガ大明大周ヲ有スレハ、人民ノ事情ヲ十分ニ知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大周之先云云トハ、大周大明ノ首位ニ居ル人ハ、奮起シテ其ノ威ヲ信（伸ベ）他ニ代リテ、天下ヲ有ツコトヲ得ルナリ。索而不得云云トハ、天下ヲ取ルコトヲ求ムルモ、得ザルトキハ、自然ニ放任シテ、招搖（逍遙ニ同ジ）迫ラズ、以テ時ノ來ルヲ待ツ。獸厭走云云トハ、逐セラルル獸ハ、逃走ニ厭倦疲勞シテ、遂ニ網ノ中ニカクルルコトアリ、然レドモ其網ヲ設

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先祖。皆謂居其首。奮信。奮起而伸其威也。代天下。代有天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與逍遙同。下猶中也。索天下而不得。求之逍遙不迫之中。不宜急遽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俗本脫上一字。偃仆也。側起一邊也。詩曰。輾轉反側。此以網獸。譬求天下於逍遙之中也。獸疲厭走。而後有以設網之地。爲窟穴。自伏其中也。然設網有法。不仆一邊而起一邊。獸不入網中。故不得也。求天下。亦當待其厭亂。欲歸明主之時。然致之之術。當一文一武。以威懷之。不然天下不至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曆。而偃武與力。曾層通。三層謂積累至三。言重行不已也。大文三層行之。而民始貴義與德。大武三層行之。而人君得偃武與力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刑與罪名相當。則人服。故不怨驚也。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四之指民。飾讀爲飭。飭整敕也。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貳忒同。差也。霄晝陰陽。皆謂一定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不德。不以爲恩也。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德恩也。道

デ削ラザルコト。
則、隱於德ノ隱ハ、兪説ニ依ニ同ジ、德ニ依ルコト。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ノ順ハ、則ノ誤、上文ト句法一律、（王（引）説ニヨル）
嬴縮爲寶ノ嬴ハ、贏ノ誤、進退屈伸ト云フカ如シ、時ノ宜キニ從フテ進退ヲナス、重要ノ事ナリ。
先數而止トハ、十分ニ贏縮ノ理ヲ考フルコト。
事若不成云云トハ、人ヨリ發見セラルルコトヲ防ク爲ナリ。
因、而爲當ノ當ハ、丁説ニ、常ノ誤、常ハ常法ヲ云フ。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ノ之形二字ハ、王説ニ、形之トナス。
小取者云云トハ、天地ノ形見スル所ノ者ヲ取ルコトノ大小ニヨリ、利益ニモ大小アルコトヲ云フ。
仁之及ビ愛之ト云フハ、天地ノ形見シタル者ヲ仁ト認メ、愛ト認メテ之ヲ行フコト。
中靜不留トハ、其行、正中靜寂、外物ニ留滯昏惑セサルコト。
形於女色ノ女ハ、爾ニシテ其ト云フカ如シ。
以待天下之濆作也トハ、

之事也。

嬴嬴縮縮、因而爲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嬴當爲嬴。當合宜也。嬴之縮之。因時勢而爲合宜之策。死之生之。因天地之所形見而施之。重言之。以便文也。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凡天地之所形見。聖人從而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小取天地之所形見而行之。則小利其身。大取而行之。則大利其身。盡行之者。與天地同其極者也。故能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其心誠信。乃能行仁。端正象法也。不敢先人。因而應之也。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行中。其心靜。而不留滯於物。裕優其德。無求於他。行之當形於女之顏色。然後爲得也。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濆涌也。作興也。濆作猶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柔順之操。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不敢不能。皆柔之事也。賢處。不移也。補堅誤賢。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犯天時。違時令也。亂民功。奪農時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萬物非時不生。故聖持時令。以養人。先後猶貴賤也。既順於天意。又微測度人情所向背。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周密。明者不能見其所爲。善於明見。周密者不能蔽其所爲。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尹知章云。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

静與作云云トハ、動（作ナ云フ）静自ラ時ニヨリ、静ナルベキ時ニ留リテ主トナリ、動クベキ時ニ作チテ客トナル、要スルニ其節ナ得ルナ貴ブ、如此スレハ留マリ静ナル時ニモ利アリ、動作スル時ニモ功アルナリ。故日無為者帝トハ、動作ハ、唯時ニ従フノミニシテ、自然ニ任ス、即無為ナル者ハ、帝王トナル。逆節萠生云云トハ、敵國ニ於テ、逆事ヲ起サントスルモ、天地ニ其徴候未ダ見ヘス、然ルニ之ニ先タチ早マリテ、之ヲ征（政ニ同ジ）スルトキハ、功ヲナサザルノミナラズ、更ニ罰ヲ受ク。天時不作勿為客云云トハ、天時ニ違フテ、人ノ敵トナリ、之ヲ攻ルコトナカレ。慕和ハ纂和ノ謨、アツメ和スルコト、修天地之従トハ、天地ノ従フ所ヲ修メ守ルコト。與天同極トハ、天ト至極ノ道ヲ同クス。動作不貳ノ貳ハ、王説ニ、貳ノ謨トナス、貳ハ「タガフ」ト訓ズ、動作時ニ違ハザルコト。素質不留ノ留ハ、一説ニ、斷ノ謨、素朴ニシ

其刑。此至聖人成之。雜取越語。以爲文。節猶事也。越語。政作征。古者正政征三字通用。此政讀當爲征。敵國逆事萌生。天地未形可征之兆。而先爲之征伐。其事乃不成。誅受其刑也。

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因天所禍福。而誅賞之。天時不作。勿爲客。天時不作災變。勿爲客兵而攻人。人事不起。勿爲始。人事不起怨叛。勿自爲興事之始。補天時不當動。勿爲客以伐人。謂敵國無禍災。起發也。人事不當發兵。勿爲構怨之始。謂我民未輯睦。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使其衆思慕和親。以脩行天地之所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諸本。形作刑。今從古本。國語亦作形。人先生事。天地形其吉凶之兆。聖人因其所形而成之。則與天同極。極至也。與天同至極之道。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素質。無文也。不留。不留滯於物也。三者皆地德也。聖人則之。故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天至極之道。則修德以自隱。言不動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已得之。則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伐。順守其從。順守人所從之道也。諸本。伐作代。今從古本。

成功之道。嬴縮爲寶。嬴亦當爲贏。贏盈也。贏縮猶進退也。進退從時。則功成。故以此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亡失也。爲贏縮之法。無失天至極之道。窮計數而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知事未成。毋改其外形、毋失其始所爲。改之失之。人將諭其謀。安靜其民。觀察時勢。使之待上令而即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由也。修治陰陽之所從。而由天地之常道、觀時者

本篇ハ天下ヲ治ムルニハ、勢ヲ利用スルノ要アルヲ論ズ。

戰而懼水云云トハ、戰ニ臨ミ水(河海ノ類)ヲ懼レテ謀ヲ誤ル者ヲ澹滅ト云フ、澹滅ノ字義不明ナルモ、恐クハ水ノ爲ニ滅亡スルコトナラン。迷中トハ、中心迷フテ定ラザルヲ云フ。分其師衆云云トハ、前句ノ如ク、險ヲ恐レ之ヲ防グタメニ、豫メ軍隊ヲ分遣スル時ハ、軍隊モ皆恇惑疲勞ス、必其將亡之道ノ之道二字ハ、一說ニ衍トナス、「必ズ其レ將ニ亡ビントス」ト讀ム。動靜動作動信動詭ノ動ハ、兪說ニ、重ノ誤、靜作信詭ヲ偏重スルノ弊害ヲ云フ、靜ニ偏スル者ハ死ニ近ク、動キ作ルニ偏スル者ハ、人ヨリ耻ヲ蒙リ易ク、伸(信ニ同ジ)ブルニ偏スル者ハ、人カラ拒絶セラレ易ク、詭(屈ニ同ジ)ニ偏スル者ハ自ラ退避ニ近シ。

管子卷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澹水貌。懼水誤謀。此謂滅於澹淡之水。小事不從。大事不吉。不從者、不得所欲也。懼水誤謀。小大無所利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中心也。懼險誤謀。此謂迷心。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芒疲貌。恐險有伏。分兵以備之。其人既迷惑疲倦。不可復用。是將帥死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云。比近也。用帥之道。我動而敵靜。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作起也。醜猶等也。我動而敵起應之者。近於勢力齊等矣。動信者比於距。我動而敵勢伸者。近於距戰。動詘者比於避。我動而敵勢屈者。近於退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無常。時可則以爲主人而用之。時不可則以爲客而不用之。唯貴得其度。【補】靜居也。作動也。居動有時。時宜居。自守爲主人、時宜動。出兵以爲客。唯貴得其節。度猶節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臨戰之時。知靜之當修。則安居而自獲其利。知作之必得所欲。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斯之謂矣。靜作從時。我無爲矣。逆節萠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

管子卷第十四終

婦ニ同ジ、不銷棄ハ流產セザルコト。
睹甲子木行御以下ハ、前段ノ反對ニシテ、時令ニ違ハザレバ、災禍ヲ招クヲ云フ。
君危不殺ハ、孫(詒)說ニ、君危ヲ以テ一句トナシ不殺ハ不然ノ誤ニシテ下文ニ連讀ス、卽君主危シ、然ラザレバ太子危シ。
天子敬行急政ノ敬ハ、王說ニ、亟ニシテ、「スミヤカ」ト訓ズ。
旱札トハ、大旱アリ、人民夭死スルコト。
決塞ハ、隄防ヲ決開スルコト。

知章云。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

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敬當為敢。字之誤也。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尹知章云。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山金所藏。石亦金屬也。攻擊之。動亂金氣。故兵作。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月賣。⿰月麗婦銷棄。草木本根不美。塞隔也。謂隄防。水陰也。故陰類感之。七十二日而畢也。

在位ノ者ヲ云フ。然則天爲學宛ノ學ハ、洪說ニ、越、宛ハ苑又苑ニシテ、今ノ鬱ナリ、天ガ鬱結シタル、氣ヲ遠ク越散スルコト。祝宗ハ祭官ノ長ナリ、五祀ハ門、戶、行（ミチ）竈、中霤（ナカニハ）ノ五神ヲ云フ。諛然ハ溫和ナル貌、天地之殺斂トハ、秋ニ至リテ、萬物皆凋落閉收スルコトヲ云フ。晝炙陽トハ、晝ハ秋ノ日ノアツキコト。競環トハ、土地ガ墳起シテ環狀ヲナス、蓋シ豐年ノ兆ナリ、鄰熟ハ至ル所ノ土地、皆熟スルコト。內御ノ下ノ御字ハ、王說ニ衍。其氣足則發而止トハ、閉藏ノ冬氣充足スレバ令ヲ發シテ休止スルコト。撊瀆トハ、嚴重ニ搜索スルコト。檀柘ハ、皆弓ヲ作ルノ材料。段ハ卵子ノ破レルコト贕ハ懷胎シタル子ノ敗ブレルコト、[月麗]婦ハ孕

衍多也。組甲以組編甲。甲之善者。貴人服之。左傳有組甲被練。被練以練綴甲。不能盡盈竅。任力者半。其半被於甲上。故謂之被練。賤者服之。合什爲伍。合爲互文。謂立什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讀爲俞。俞然容貌和恭也。待備也。然則晝炙陽。秋陽如炙也。夕下露。地競環。地脈競起。其文如環。豐兆也。五穀鄰熟。鄰連也。實相接連以熟也。言豐穰。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農種也。茂盛也。

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使人官名。御御治冬政也。其氣足則發而止。尹知章云。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猛也。瀆讀爲犢。犢抽也。猛抽盜賊。嚴追捕也。數剽竹箭。剽截也。截以爲矢。伐檀柘。檀柘所以爲弓幹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釋擇通。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贕。[月麗]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段讀爲毈。卵不成也。贕古殰字。胎敗也。[月麗]古孕字。銷棄胎未成而銷下也。此皆藏氣堅實之所致也。

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賦與也。尹知章云。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大子危。家人夫人死。家人謂父兄子弟之屬。尹

ノ解ハ尹說ニヨル）
苗足本トハ、苗ノ根ニ培フコト。
傳速トハ、徭役卽賦役ニ中リタリ者ヲ、早ク使役スルコト、繈緥ハ（ムツキ）ニテ小兒ヲ云フ、時則不凋トハ、前述ノ如ク、何事モ時ニ順フ時ハ、草木凋落セザルコト。
行人ハ公使大使ノ類。
津舊塗ハ、古ルキ通路ニ舟楫ヲ設ケテ（渡シ）ノ便利ヲ設ルコト。
以發地氣ハ、丁說ニ、發□任君賜賞ノ句下ニ移ツスベシ、君子修游馳ノ馳ハ、駟ノ誤、列國使ハル爲ニ、駟車ノ用意ヲ爲スコト、下文ノ出皮幣ト連ル。
通天下遇者兼和トハ、天下諸侯ノ會同スル者ヲ交通シ、兼テ之ヲ和順セシム。
榮華蕃トハ、花木ノ生長スルコト。
大揚惠言トハ、仁慈ナル命令ヲ布グコト。
命順民之功力トハ、人民ノ仕事ニ順序ヲツケルコト。
君子之靜居ノ君子ハ、

天子。天子則以夏月修其禮而答之。通天下會遇者。兼和順之。謂卿大夫也。然則天無疾風。艸木發奮。鬱氣息。發奮謂怒長。氣鬱。則物不能蕃盛。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誅責也。貞問也。不問罪。農事爲敬。農事方般。專敬重之。大揚惠言。大發仁惠之號令。寬刑死。緩罪人。尹知章云。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順次第之也。君子之靜居。而農夫修其功力極。君子靜居。所以省事。減徭役也。農夫乃得修功力以至其極矣。然則天爲粵宛。粵當爲奥。奥深也。宛讀爲苑。深邃之苑。無物不有也。艸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土寄王於四季十八日。合之爲七十二日。而今合置之夏後秋前。亦古法所無也。睹甲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禁讀如厲禁之禁。謂所養禽獸處。五祀。門。戸。行。竈。中霤也。祭之各有時。此薦新物耳。非祭也。故同日爲之。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衍美也。修而美之。補

水氣ニ配ス。
靑鍾大音以下ハ、五聲ノ音調ナリ、其命名ハ五行說ニヨリテ生ズ。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以下ハ、五行ニヨリテ政治ヲ行フコトヲ論ズ、冬至ニ於テ、甲子ノ日ヲ見テ、木行ノ氣ニ應ジタル政治ヲ施行シ、以テ國ヲ御治ス。
左右ハ近臣、士師ハ裁判官、內御ハ內侍ノ官ヲ云フ。
賦秘賜ハ、王(引)說ニ、賦秘ヲ一句トナシ、賜ヲ下文ノ賞於四境之內ニ屬ス、卽チ秘藏ノ物品ヲ國中ニ布キ(賦ハ布)其人民ヲ賜賞スルコト、發故粟云云トハ、古キ粟ヲ發シテ人民ニ賜フ時、其田數ニ應ズルコト。
國衡ハ、山林ヲ掌ドル官ヲ云フ。
區萠ハ、芽ヲ出スコト。
贖蟄蟲卯菱ハ、丁說ニ、蟄蟲卵養ノ誤、冬ゴモリノ蟲類ガ、段段生長スルコト。
春辟勿時トハ、春ニハ土地ヲ闢キ耕スベシ、其時ヲ失フ勿レ(勿時

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民將耕。發陳粟。以補不足也。秋已收獲。使民償之。故以田數給之。出國衡。諸本愼作順。今從古本。國衡居國之衡也。詳見于小匡。周官虞掌山澤。衡掌林川。此衡兼愼山林之守者。諸侯官省也。愼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艸木也。然則氷解而凍釋。艸木區萠。區萠皆芽也。戴記曰。區萠達。注屈生曰區。贖蟄蟲卯菱。卯。諸本作卵。今從古本。舊注云。卯皃。蓋尹本作卯。讀爲茆。解爲皃葵。今本誤脫不可讀。蟄蟲開戶。茆菱生芽。若今贖還罪人。故曰贖耳。春辟勿時。時蒔通。更種也。後世謂之插秧。言春直當墾闢播種。不得移種其秧。苗足本。尹知章曰。足猶壅也。春生之苗。當以土壅其本。不癘雛鷇。不夭麑麇。癘病也。謂殺之。夭讀爲殀。斷殺也。生噣曰雛。生哺曰鷇。鹿子曰麑。麋子曰麇。毋傅速亡。傅速傅也。古人語倒耳。傅者傅著名於徭役之籍也。速傅謂早役之。漢法年二十三而傅。世降益早。傷繦褓。時則不凋。繦褓謂小兒。繦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此皆從春陽之氣也。能行之時則不凋落。七十二日而畢。趙用賢云。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爲十日。一年之數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舊所由之路也。津謂爲設舟楫。發藏任君賜賞。發所藏之財。任君所賜賞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尹知章云。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俗本誤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天下諸侯。以春秋朝聘於

星即二十八宿ノ運行ヲ打算シテ、日月天ニ附麗運行スルヲ見ル。神筮不靈ハ、陳説ニ、神筴（策ニ同ジ）不筮ノ誤、下句ト與ニ筮トヲ勞セザルコトヲ云フ、黃帝澤參ノ黃帝ハ削リ、澤字ノ上ニ、古本ニ據リテ衍字ヲ加フ、其意味ハ、古人卜筮ノ時ニハ、三人ヲ使用ス、今卜筮セズ、故ニ吉凶ヲ推衍豫定スル時ニモ參ヲ舍ツルヲ云フ。蚩尤大常等ハ、皆人名。當時ハ官名ニシテ、天時ノ當ル所ヲ知ルヲ以テ、此名アリ。廩者ハ米倉ヲ支配スル者、米ハ地ヨリ生ズ故ニ云フ。工師ハ材料ヲ取扱フ、故ニ東方ニ配ス。司徒ノ職ハ、五倫ヲ明ニスルニアリ、南ハ火ナルヲ以テ、此明ニ取ル。司馬ハ兵器ヲ掌ドル、故ニ金ニ縁アルヲ以テ、西方ニ配ス。李ハ裁判官ニシテ、公平ヲ主トス、故ニ水ノ平準ニ取リテ、北方ノ

聲。從音緩急。以分五聲。宮最緩。羽最急 以政五鍾。令其五鍾。豬飼彥博云。政正同。令當作命。名之也。一曰。青鍾大音。東方風。鍾從風。其音必大。故名大音。二曰。赤鍾重心。南方火。於人爲心。故名重心。三曰。黃鍾灑光。中央土也。主於六月。時多雨澤。洗灑生光也。四曰。景鍾昧其明。景明也。西方金。金主光明。故名景鍾。昧其明者。雖昧者其將明也。五曰。黑鍾隱其常。北方水。水色玄也。隱其常者。隱晦卽其常也。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至此始言作立五行。明推驗之難也。五行出於天而降於地。非聖人所能作。而云作立五行者。五行雖在天地。天地不能自名之。聖人推原以名之。然後五行之名立矣。是亦作之也。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調和也。人功與天時和合。然後菽粟布帛之屬生。凡養生之具。皆受天地之氣以生。故云。天地之美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日至冬至也。御治也。冬至後。睹甲子直日。用木行所施之令。以治國也。案。冬至後四十五日。得立春。假令甲子在冬至翌日。春令先立春四十四日。於理似不可。故舊注解爲春日既至。然解日至爲春日既至。於文爲不詞。甲子相距六十日。假令甲子在春日既至之前日。至三月朔。始得行春令。其爲不可益甚。蓋此篇名五行。故主五行。而不拘節氣。視冬至後甲子日。而行春令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周禮司寇屬官有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此非所用也。司馬屬官有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蓋齊名司士。爲士師。孟子曰。士師不能治士。如之何。是也。尹知章云。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總皆。列班也。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尹知章云。祕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

堇反五藏ハ、謹反五臟ニ同ジ、五臟ハ五行ノ寓スル所ナレバ、之ヲ反省シテ、五行ノ或ハ紊亂セザルカヲ察ス。治祀之下云云ノ治ハ、丁説ニ、祠ニ同ジ、五行ノ氣ノ地上ニ降リタル者ヲ祭リテ、其地位ニ適スルカ否ヤヲ觀ルコト。貨曋神廬云云トハ、百貨ハ皆五行ノ氣ヨリ成ル者ナレバ、若シ水中ノ産物ナレバ、之ヲ水神ヲ祭ル所ノ廬、卽社ニ置キテ、其情況ヲ視、水ノ精氣ト相合セシムル樣ニナスコト。已合而有常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貨ト氣ト相合スレバ、五行常アリテ亂レズ、隨ツテ法ヲ立ツルコトヲ得。審合其聲云云トハ、五行ノ聲ニ本ヅキテ、十二律ノ音調ヲ製シ、人情ヲ正ク疏通スルコト。經緯日月用之於民トハ、時氣ヲ明ニシテ、人民ノ便利ヲ計ルコト。經緯星曆以視其離トハ

曉乎上所述之道。然後有能行明天子之政也。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澤釋通。釋舍也。參謀度也。通曉乎天地之道。不占而知其吉矣。故筮不靈。龜不卜。黃帝之智。而亦舍謀度。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黃帝得蚩尤。而始能明天道也。此蓋別一蚩尤。非與黃帝戰於坂泉之野者也。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劉績云。一本奢作蒼。下倣此。衡謂。古本作蒼。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辯皆讀爲辨。神明至。享其祀也。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冢田虎云。當時官名。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米藏曰廩。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工師。尹知章云。工師卽司空也。衡謂。諸本作土師。按東爲木位。故其官爲工師。今從古本。注云。卽司空。司空百工之長。則尹本亦作工師矣。今本注亦誤土師。今訂正。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南爲火位。主明。司徒掌敎。職在明五倫。故其官爲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西爲金位。司馬掌兵。故其官爲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理通。刑官也。北爲水位。斷獄貴平。故其官爲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者古本無者字。黃帝。以其緩急作五

六月日至トハ、六ケ月毎ニ、冬至夏至アルロト。

是故人有六多トハ、前條ノ理ニヨリ、人ノ政治ニハ、多ク六數ヲ用フ、戴說ニ、多ハ府ノ誤ナリト、下文ノ六多モ同ジ。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ノ街ハ、兪說ニ、衙ノ誤、衙ハ通ト訓ズ、六多ヲ以テ、天地ト人トノ間ヲ通ズル者ナリ。

天道以九制云云トハ、天ハ九ヲ以テ、運行ノ基本トナス、例スレバ四時皆九十日ヲ以テ、五行ノ氣ヲ變化スルガ如シ、地ハ其形方ナルヲ以テ、八隅(四方ト其ノ間)アルガ如キ、其一例ナリ、人ハ前文ノ如ク、六多ヲ以テ政治ノ根本トナスヲ云フ。

以天爲父云云トハ、明天子ノ資格ヲ云フ、九制ヲ以テ八制ヲ兼ネシム、三充ハ天地人ノ三者ノ理ヲ、充足スルコト。

修槧水上ハ上ハ、土ノ誤、水土ヲ修メ平カニシテ、天命ヲ待ツ。

充也。明天子者。又當通曉乎此三者之理也。

修槧水上。以待乎天。 楊愼云。上當作土。以待乎天爲句。是也。上文述厚生正德之道。而厚生之道。非五行得序不成。故此以下說作立五行之本。槧平也。汨陳五行者。莫大於水土。故欲立五行。先修平水土。以待天氣之所定也。

堇反五藏。以視不親。 堇讀爲謹。人小天地也。其氣與天通。五藏即五行之氣所寓也。謹反省五藏。以察其不和親之故。可以知五行之相沴也。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五氣出於天而降於地。以生成萬物。故治其氣。祀之下。以觀察地位。知其得宜與否也。

貨曋神廬。合於精氣。 曋字他書無所見。當爲曋。曋視也。百貨皆五行所生成也。假令水行所成之貨。置之水行之廟而視焉。以察其合乎水行之精氣也。

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經。 貨與精氣合。而五行有常。五行有常。而有法可施。經法也。

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五行之氣。發爲五聲。故又審合其聲也。十二鍾者應十二律之鍾也。律以和聲。令疏通人情而不敢淫。所謂律也。

人情既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極中也。人情已得。則擧無過失。故物皆有中。然後爲有德之君也。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 天積陽之氣也。通曉乎其能生物之道。然後能事天也。以日爲經。以月爲緯。以爲一月。積以成年。而施用之於民也。

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 地積陰之體也。亦言氣者。氣以持體也。通曉乎其能成物之道。然後能事地也。星言曆者。日月所經歷也。離麗也。以二十八宿爲經。以五星爲緯。以視日月所麗。因以知節氣前卻也。此說地也。而言星者。在天曰辰。在地曰次。然則二十八宿兼掌地矣。

通若道。然後有行。 若如此也。如此道。上所述之道。言通

本篇ハ、五行ノ理ニ由テ、政治ヲ論ジタルナリ。

一者本也ノ本ハ、米桑ノ類ヲ云フ、最モ必要ナル者ナレバ、第一トナス、器ハ、農具ノ類、充ハ米桑ガ十分ナルコト、治ハ米桑ノ十分ナル時ニ於テ、人民ヲ治ムルコト、教ハ人民ニ道徳ヲ教フルコト、守ハ其教ヲ守ルコト、立ハ人民ガ教ヲ守リテ立ツコト、前ハ更ニ進ンデ國利民益ヲ計ルコト、終ハ能ク終ヲ全フシテ成功ヲ期スルコト。

十者然後具トハ、前文ニ九項ヲ擧ゲテ、十者ト云フハ、本ヨリ終ニ至ルマデヲ以テ、完全ナル者ト認メタルニ由ル、即此等ノ者ヲ具備スレバ、十分ナルコト。

五官於六府トハ、五行ノ官ヲ立テヽ、水火金木土穀ノ六府ヲ治メシムルコト。

五聲於六律也トハ、五音ヲ以テ六律六呂ヲ整フコト。

一者本也。本謂菽粟布帛之屬。此於天下之物居第一。二者器也。器所以生菽粟布帛之屬。故次之。三者充也。充滿也。物成。充滿天下也。故又次之。此三者皆厚生之事。故上數下事。治者四也。充而不治。必損。故治次之。以下正德之道。故變文上事。教者五也。既已治之。又當教之。守者六也。敎已成矣。守之而已。立者七也。守則能立矣。前者八也。既立矣。則又當前進取益。終者九也。靡不有始。鮮克有終。故終居第九也。十者然後具。又變文言十者。明事具於此。無所復爲也。五官於六府也。五官五行之官。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五聲於六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凡十二。陽曰律。陰曰呂。各六。此曰六律者。以陽統陰。因以就下文六多也。六月日至。日至後六月。復得日至。是故人有六多。人之制。世多用六數。故曰六多。六府。六律六月日至。及下文天地四時六官之屬。皆是也。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趙用賢云。街猶通也。衡謂。六府屬地。日至屬天。理之以爲我用。是通天地於人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豬飼彥博云。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又曰。地大八殥八紘八極。衡謂。三九二十七日有奇。月行及天。四九三百六十日。歲以一周。八九七十二日。五行之氣終。九十日。四時以成。是天以九制也。地以八制者。地形方。故八卦正位於方隅。及淮南子所說。皆是也。以六制。即六多是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開猶生也。總將領也。天下統乎王。故曰一統。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以天爲父以下。皆明天子之事也。三充謂上文三者

道生天地トハ、尹説ニ、天地ガ道ヨリ生ズルコト。

德出賢人ハ、尹説ニ、德アリテ始メテ賢人タルコトヲ云フ。

道生德トハ、道ニ則トリテ德ヲ成スコトヲ得。

德生正トハ德ニヨリテ正卽政ヲ行フコトヲ得。

正生事トハ、大政ニ基ツキテ、小事ヲ處分スルコトヲ得。

刑德離鄕トハ、刑ト德トカ、其所ヲ失フヲ云フ。

月有三政トハ、一月ヲ三十日ニ分チ、此ヲ三旬トナシテ、一旬ゴトニ、其政ヲ異ニス。

以爲久長トハ、國家長久ナルコト。

四守有所トハ、四時ノ政令、必ズ守ル所アルヲ云フ、三政執輔ストハ、三旬ノ三政ヲ以テ、其ノ四時ノ守ヲ助クルコト。

修生。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出於天。言地者。地天之配也。德出賢人。德得也。得於身。而後有德之名。故德出於賢人。道生德。君子學道。以成其德。是道生德也。德生正。豬飼彥博云。正政同。正生事。大曰政。小曰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窮猶終也。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流移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尹知章云。皆順時而成。刑德離鄕。時乃逆行。離鄕猶失所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尹知章云。月三旬異政。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古本趙本作必長。似非。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得也。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王事。不敢違四時。四守有所。所處也。四時所執守之令。各有其處。不可移易。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以輔四時之守。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圉分異トハ、父兄ト分居スル者ヲフセグ。

星掌和トハ、人心和セザレバ、彗星ノ類天ニ見ハルル故ナリ。和爲事トハ、萬事和セザレバ、成ラザルヲ云フ。則失德之國惡之ノ惡ハ、忌ミ嫌フコト。風與日爭明ノ明ハ猛ナリ、風强ナレバ雲ヲ起シ塵ヲ揚ゲテ、日光自ラ暗シ、故ニカク云フ、失生之國トハ、生業ヲ失フノ國ヲ云フ、暴風ナレバ、百穀皆損害ヲ蒙ルヲ云フ。

計。毋發山川之藏。歲計曰會。山川之藏。金玉珠貝之屬。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禦與父兄分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爲賊。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諸本脫焉字。今從古本。作祀而寄德焉。寄寓也。寓政於時也。寓武於敎。小匡所云參國伍鄙是也。祭統曰。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是寓德於祭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生成萬物。以養斯民而已。聖王謹行此三者。亦能養其民。是與天地之行合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人心不和。則彗孛見於天。是星掌和也。和諧也。彼此不諧。則事敗。故和爲事也。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惡。如宋鄭惡之之惡。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按盟以明爲聲。猛以孟爲聲。盟孟古通用。則明猛亦通矣。此明當讀爲猛。猛健也。暴風舉塵。則日爲之昏。是風與日爭健也。王引之訓明爲强。未是。生產業也。風勁。則百穀傷。故失產業之國惡之。俗本日誤多。是故聖王日食。則

北方日月ハ、北ハ冬ニシテ、冬ハ萬物皆外ニ闕ケ亡アモ、中ニ潛藏ス、故ニ月ヲ以テ、北ニ配ス、月ハ闕ナリ。淳越トハ、冬ハ生氣醇一ニシテ固キモ、春ニ至リテ遠ク越散ス、溫恕周密トハ、其氣ノ靜止シテ、漏泄セサルコトヲ云フ。以符陰氣トハ、陰氣ニ符合セシメテ、之ト調和スルコト。

靐ハ雷ニ同ジ。

備位ハ犕位、卽服位ノ誤ニシテ、官等ノ服章位班ヲ云フ。

四政曰。補缺塞坼。 諸本。坼作拆。今從朱本。補缺隙。塞坼裂。從收斂之氣也。 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 義與上同。 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入猶熟也。 北方曰月。 月闕也。物闕於外。而歸於中也。 其時曰冬。 尹知章云。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衡謂。冬終也。萬物終而將復始也。 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水氣寒。位在北方。血之於人。水類也。 其德淳越。溫恕周密。 諸本。恕作怒。按。冬主含畜。乃恕之意也。後人以下有斷刑致罰之文。遂改爲怒耳。今從古本。不澆曰淳。越遠也。淳一其氣。至春乃發生。此淳越也。含畜萬物。不漏泄其機。此溫恕周密也。 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 修禁徙民。修庶民遷徙之禁也。從天地閉藏之氣也。 地乃不泄。 如此則地氣乃不漏泄也。 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 符者輔也。 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 備當爲犕。字之誤也。犕古服字。服德相韻。 月掌罰。罰爲寒。 罰之損入。猶寒之殺物也。 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靐。行秋政則旱。 夏行秋政則水。冬其衡也。故行秋政則旱。凡四時變徵。與月令所載有合者焉。有不合者焉。要之淺露易見。今不盡釋焉。讀者可以意求之。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 癸諸本作水。今從古本。 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 論恤互文。 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 備亦當爲犕。犕位。服章班位也。 三政曰。效會

靜正嚴順ノ順ハ、愼ニ同ジ。

順旅聚收トハ、商旅即商人ヲヨク治メテ、貨財ヲアツメルコト。

賞彼群幹トハ、才幹アル者ヲ賞スルコト。

博塞ハ博奕ヲ云フ。圉小辯云云ハ、俞說ニ、此三字ヲ以テ一句トナス、人ヲ迷ハス利口曲辯ヲフセグコト、鬭譯跽ハ、睾忌鬭ノ誤、睾ハ捕フルコト、忌ハ甚ニシテ、敎ト訓ズ、即私鬭ヲ敎フル者ヲ捕フ。

毋見五兵之刃トハ、五種ノ武器ノ鞘ヲヌカヌコト。

旅農ハ、各種ノ衆農、聚收ハ、米穀ヲアツメルコト。

禽獸。尹知章云、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謂弋之。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日月所會曰辰。辰之言振也。掌振收萬物。其時曰秋。尹知章云、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固。故生金。位在西方。指甲之於人。金類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尹知章云、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豬飼彥博云、順愼通。居不敢淫佚。不敢事淫樂安佚。其事號令。毋令民淫暴。順旅聚收。順理商旅。聚收貨財。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資貨也。使有餘者畜聚之。群幹。衆幹事之人也。聚彼群材。群材。衆材能之士也。聚之。將以任使之也。百物乃收。使民毋怠。乃收穫百物。使民毋怠其事。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察昭著也。克能也。所惡其能昭著。所欲必得之。我誠信則能之。此謂振收萬物之德。辰掌收。收爲陰。陰氣掌收藏萬物。秋行春政則榮。榮花也。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耗減損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月令三秋。其日庚辛。一政曰、禁博塞。博塞局戲也。圉小辯鬭譯跽。鬭爭也。譯陳也。跽忌通。辯論陳列其爭鬩忌怨者。雖小事必禦之。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朱長春云、耀德不觀兵。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旅衆也。云衆農者、有田農、山農、澤農也。趣音促。謹愼衆農。促之令速收聚禾稼。

行說ニヨレハ、中央ニアリテ、四時ニ並配シ至ル所充實ス故ニ云フ

辟久墳ノ墳ハ、丁說ニ、壙卽礦ノ誤、久ク埋モレタル礦山ヲ開クコト故窌ハ古キ「アナグラ」禁扇去笠トハ、陽氣ヲ禦カザラシムルガ爲ナリ、扱ハ裾ヲハサムコト、免ハ肩ヲヌグコト、之ヲ禁ズルハ、陽氣ヲ十分ニ受ケシメンガ爲ナリ。除急漏田廬トハ、雨ノ漏ルコトニ困ム所ノ民舍ヲ、修復スルコト。宜設トハ、網ヲ設ケテ捕フルコト。西方曰辰トハ、西方ハ秋ニシテ、萬物ヲ振收スルコトヲ掌ドル、故ニ辰ヲ以テ之ニ配ス。陰生金與甲ノ甲ハ、人ノ爪ナリ、爪ハ金ニ屬ス。

四時入出。土在二氣之間。既收入前氣。而後發出後氣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和四時相代之氣。使之與風雨。以此節適土氣。以增益生殖之力。土生皮肌膚。皮肌膚之於人。土類也。故土氣生之。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劉績云。此言土之德也。衡謂。偏施於四時。是和平用均也。土德實。故能充實輔佐四時之氣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嬴亦當爲贏。字之誤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土能輔四時。大寒乃至其極。獨言冬者。舉終以見其餘耳。四方乃朝。此謂歲德。土掌四時。故以歲屬之。日掌賞。賞爲暑。賞之益人。猶暑之長物。故賞爲暑也。歲掌和。和爲雨。陰陽和則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月令三夏。其日丙丁。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發伐通。詩曰。駿發爾私。考工記曰。一耦之伐。是其證也。伐亦功也。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穿地曰窌。墳亦窌類。藏貨物於中。而掩之。隆然而高。故名墳耳。●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尹知章云。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禁扱袒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朱長春云。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月行之。除急漏田廬。農事方般。爲貧民除治窘急於雨漏之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德恩也。五政曰。令禁宜設

贏ハ萬物ヲ盈長シ、且一年ノ始ナレハ、四時ト二十四節トヲ發生ス(贏ハ盈ニ同ジ。)
修除神位トハ、祭神ノ場所ヲ清潔ニスルコト、謹禱幣梗ノ弊ハ、幣ノ誤、幣梗ハ幣帛ヲ神ニ獻ジテ、災害ヲ豫防スル祈禱ノ名。
宗正陽トハ、陽氣ヲ正スヲ主トナスコト。
蟄屋トハ、屋根ノ瓦ヲ多クシテ、漏ルヲ防グ。
行夏政則欲ノ欲ハ、煥ノ誤。
千佰ハ阡陌ニシテ、田地ノ界ヲ云フ。
麑天ノ天ハ、夭ノ誤、皆鹿ノ子ヲ云フ、芋ハ、洪說ニ、蕚ノ誤トナス。
南方曰日トハ、南ハ夏ニシテ、夏ハ萬物充實ス、日ハ實アリ、故ニ之ヲ配ス。
施舍修樂トハ、丁說ニ、恩義ヲ施シテ、人民ト共ニ音樂ヲ奏ス。受祿ノ受ハ、授ノ誤、順鄉トハ、鄉黨ヲヨク治ムルコト。
九暑乃至ノ九ハ、王引說ニ、大ノ誤。
實輔四時トハ、土ハ五

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則疊發字是也。今從古本。星掌興發。風亦生於二氣興發。故發爲風。

是故春行冬政。則雕。雕凋通。殘也。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劉績云。欲疑煥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衡謂。煥欲聲近。劉說得之。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月令三春。其日甲乙。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議其當恤者。而養之。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班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端審也。險阻所以守國。當預審之。尹知章云。千伯卽阡陌。五政曰。無殺麑天。補天麇之壞字。五行篇曰。不夭麑麇。麑麇麋子也。毋塞華絕芋。塞讀爲搴。拔也。芋當爲芋。草盛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苟時不違時也。南方曰日。日實也。萬物充實也。其時曰夏。夏大也。物皆長大。其氣曰陽。陽日氣也。陽生火與氣。火氣熱。位在南方。氣之於人。火類也。其德施舍修樂。施恩舍債。修補聲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賦予也。受當爲授。順鄉。順理鄉黨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動鼓動之也。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之登。此謂日德。一時九旬。故古有九夏九秋之言。九暑九夏之暑也。日氣不至。物不生成。故謂生成爲日德也。中央曰土。土寄王於四季。而盛德在六月。故位在中央。與夏並序。土德實。輔

ベシ。
則民事接勞而不謀ノ事ハ、丁說ニ術、接勞ハ力ヲ勞スルコトヲ樂ンデ、他事ヲ謀ラズ。
爲人下者直ノ直ハ、殖ノ誤、君主ガ功臣ヲ賤ム時ハ、小臣ハ貨殖ノ利ヲ計リ、大臣ハ功臣ノ進マサルヲ以テ、自ラ其位ニ安ンジ驕ル。
刑德者四時之合也トハ、刑罰ト恩賞トハ、四時ニ配合シテ、之ヲ行フベキ者ナリ。
春夏秋冬將何行トハ、春夏秋冬ノ四時ニ應シテ、如何ナル政事ヲ行フベキカ、以下ハ之ヲ述ベタル者ナリ、而シテ其原理ハ五行說ナリ。
東方曰星トハ、星ハ日ナリ、東方ハ春ニシテ萬物發生ヲ掌トル、故ニ星ヲ以テ之ニ配ス。
風生木與骨トハ、風ナケレハ氣塞リテ木生セズ、故ニ如此ク云フ、而シテ人體ノ骨ハ、木ニ似タルヲ以テ、之ヲ並言ス。
其德喜贏云云トハ、春

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直之言殖也。封殖貨財也。人君見功而賤之。則爲人下者。無所勉勵。徒貨殖以網利。貴臣居人上者。知功臣不進。自驕矜。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判萬物爲陰陽。是天地之大條理也。分陰陽爲四時。是陰陽之大經界也。合配也。刑德當配四時而施之。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詭違也。東方曰星。星生也。物生於東。書曰平秩東作。其時曰春。春蠢也。萬物蠢生。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無風則氣鬱。氣鬱則木不生殖。木位在東方。骨之於人。木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古本。贏作羸。亦誤。當爲贏。贏盈也。春爲四時之首。發出四時。與二十四節。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修葺理也。除治也。劉績以弊爲幣。謁是也。梗亦禱名。禦未至曰梗。梗上言弊者。兼上下也。宗正陽。凡事以正陽氣爲宗主。治隄防。尹知章云。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藝蓺通。樹蓺皆種也。正津梁。津渡處也。正津梁者。具舟楫。修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屋。補屋瓦壞缺也。行水。利水道。令流行無滯。解怨赦罪。通四方。尹知章云。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然如此也。尹知章云。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此謂好生之德也。星者掌發。發爲風。諸本不疊發字。按下文云。日掌賞。賞

論ズ、禮記月令、及ビ本書幼官篇ノ類ナリ。令有時トハ、四時ノ時令自ラ一定セル者アリ、無時以下ハ、尹説ニヨリ、無時則必視ヲ一句トナス、若シ時ヲ知ラズンハ、天道ヲ視ル、順天所以來トハ、天運ノ循環ニ順フ。五漫漫トハ、五行ノ氣宇宙ニハビコルコト、六惛惛トハ、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變化シテ測ラレサルコト。五穀之故トハ、五穀ノ生ズル故ヲ云フ、路ハ疲勞スルコト。故天曰信明云云ノ信字ハ、下文ノ信字トトモニ、王（引）説ニヨリテ削ル、天ニハ日月アリ、故ニ明ト云フ、地ハ萬物ヲ生ズ、故ニ聖智ト云フ、四時ハ循環シ違ハズ、故ニ正ト云フ。其王信明聖ノ王ハ、王引説ニ、主ノ誤、人主天地ノ明聖ニ則トレハ臣下モマタ四時ニ法トリテ正シ。使不能爲惛ノ惛ハ、クラキコト、其下ニ不聽信爲忘ノ五字句ヲ補フ

管子曰。令有時。 如月令及幼官所序是也。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若無一定之時日。則必當觀察天之所以來而順之也。天之所以來者。花開知春來。草長知夏來。霜結知秋來。雪降知冬來之屬是也。

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 五五行也。漫漫無界限貌。六六氣。謂陰陽風雨晦冥。惛惛微暗貌。五行潛移。漫漫無限。六氣變化。惛惛難見。若無歷日。孰能預知而順之哉。

唯聖人知四時。 故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 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 聖人順四時而施政。若不知之。乃失治國之基也。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不知五穀之故。不知五穀所以生成之故也。路露通。露羸也。左傳華路。史記作露。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田疇穢。都邑路。皆其證也。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 聖智也。懸象著明。應節而轉。明也。高下隨宜。生成萬物。智也。而皆萬古如一。故曰信。生長收藏。各從其時。此其正也。

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 其王法天地。能信明聖。其臣乃法四時。各正其職。

何以知其王之信明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 擧材能而任使之。明也。 聽信之謂聖。 舜好問。取於人。爲善。仲尼以爲大智。則聽信之爲智審矣。

信明聖者。皆受天賞。 天福之。 使不能爲惛。 古本惛下有爲忘二字。以上文推之。當爲不聽信爲忘。古本猶脫三字矣。

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接字句。上貴功。則民各勤其業。故其事相接續。唯勞筋力。而不敢謀他事。

上見

ニ渾ノ假字ニシテ、渾ハ混濁ヲ云フ。

萃下トハ水派ノ深キコト、輕疾トハ、氣ノ早キコト。

一則欲不汚ハ、人心正則欲不汚ノ誤。其樞在水トハ、天下ヲ治ムルノ樞機ハ、水ヲ以テ、法則トナスニアリ。

本篇ハ四時ニ順ツテ、政事ヲ行フベキコトヲ

水色如米汁也。最讀如周最之最。集也。稽留也。坳濁泥也。滯凝也。坳滯而雜。水與土相半也。其水穢惡。故其民貪戾且誣。而其善者則好以齊疾爲事也。

晉之水。枯旱而運。於墆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枯旱易涸也。運迴也。墆止也。泥坳水止。而相雜糅也。葆藏也。其水枯旱易涸。故其民諂諛藏詐。其水運迴。故其民巧佞。其水穢雜。故其民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萃下。水道深也。水道深者。其土厚。故其民愚戇而好貞。按。水深土厚。其俗必厚重。坳墆而雜。則貪戾好利。詳見於上文。而此云輕疾而易死。義頗可疑。豈沈滯與萃下合。變而生此質耶。

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諸本。簡作間。今從古本。輕勁而清。最能流穢惡。故其民簡易而好正也。

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朱長春云。其解卽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尹知章云。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此覆說上文。當作人心正則欲不汚。今本脫人心二字。正字壞爲一耳。欲不汚。嗜欲不汚。蠛其心也。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門扇之開闔。其機在樞。樞猶要也。聖人之治世也。不每人而告其道。不每戶而說其理。其所以開闔天下之要。在以水爲法則矣。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チ云フ。

蓍龜ハ神龜ノ誤。

故人皆服之云云トハ、人ハ水ヲ服用スルノミ、管子ハ更ニ之ニ則トル。

是故具者何也ノ具ノ下ニ材字アルベシ、篇首ヲ見ヨ（丁說ニヨル）

唯知其託者云云トハ、水ノ理ノ託スル所ヲ知ル者ハ、之ヲ正、卽政治ニ施クコトヲ得。

道躁而復ノ道ハ遒ノ誤、齊國ノ水ハ、勁強ニシテ囘轉ス。

輕果ノ果ハ、丁說ニ票ノ誤トナス、カルガルシキコト。

洎ハ肉汁ヲ云フ、肉汁ノ如ク、ドロドロシテ居ルコト。愚疾而垢ノ垢ハ戴說ニ妬ノ誤。

泔最而稽トハ、水汁ノ如ク集マリ留マルコト、淤滯而雜トハ、泥水トナリテ土ト水トマジルコト、故民貪戾云云ハ、尹說ニ故民貪戾ヲ句トナシ、罔而好事ヲ句トナス、人ヲ欺罔シテ事ヲナスヲ好ム、句末ノ齊字ヲ削ル。

枯旱而運ノ運ハ、兪說

蠶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蓍上蟡上不言生。不見上不言世。皆蒙上省文。）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服用水而已。而管子以爲法則。）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以用也。人皆畜有水而已。而管子能用其理。）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水具材也。）萬物莫不以生。（尹知章云。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寓也。正讀爲政。唯知其理所寓者。能施之政事。故具衆材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品物生於水。猶支子生於宗室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豬飼彥博云。道疑當作適。勁也。衡謂。其水適。故其民好勇。其水躁。故其民麤。其水廻復。故其民貪。）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淖弱淖約地。柔弱貌。淖約而清。則能洗垢穢。故其民剽輕果敢。而其不善者。易爲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肉汁也。疾讀爲嫉。豬飼彥博云。垢疑當作垕。垕古厚字。衡謂。越之水。其質濁。其性重。而濃如肉汁。不能流穢惡。故其民愚癡嫉妬。而其善者則不失重厚。）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泔米汁也。）

キテ、上句ニ接續シ、不能亡者也ニ至ルマテ、十五字一句トシテ讀ムベシ、水ノ精ナル部分モ、麤ナル部分モ、並ニ凝滯シ(濁ハ凝ノ誤)テ、或ハ玉トナリ、或水トナリテ存ズルヲ云フ。

伏闇能存云云トハ、龜ト龍トハ是レ又水ノ氣ヲ受クルモ、微妙ニシテ暗冥、故ニヨク存亡測ラレサルニ至ル、(伏闇ノ解ハ、尹說ニヨル、著龜モ、王說ニ神龜ノ誤トナス)。

龜生於水發於火トハ、龜ハ水中ニ生ズ、然レドモ其占トヲナス時ニハ、火ニヤカルルヲ云フ。

於是爲萬物正云云トハ、萬物ニ先ンジテ豫言ヲナシ、禍福ヲ決定スルノ正的トナル。

或世見云云トハ、水氣ノ一世、即三十年ニ見ハルル者アリ、又見ハレザル者アリ。

涸澤ハ、水ノカレタル澤ヲ云フ。

谷之不徙トハ、谷ノ年ヲ經テフルクナルコト

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正決也。詩云維龜正之。龜能先萬物而知。又能正決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五色亦五行所生。生於水。被五色。故能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大如指。似蠶而色青。欲大則藏於天下。天下無所不在也。欲尙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尙上通。凌歷也。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變化上下。無豫期之時日。故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再揭上文。以起下文世見不世見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三十年曰世。或三十年一見水。或三十年不一見水。下文涸澤涸川是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谷謂澤中深處通水者。徙則谷新。絕則水改。皆不能生慶忌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生於蟡。卽生蟡也。古人文有不以於字有無殊其義者。不獨此也。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神也。上涸澤云。水之不絕。故涸澤之精不言水。涸川始不言水。故至此下水字。以明蟡之生於水。或以水字爲衍。失之。【補】精誤神。是以水之精

デ成育ス。
咀者何曰五味トハ、如何ナル生氣ヲ含有スルカト云フニ、五味ヨリ成立ツ生氣アリ。
五味者何云云トハ、其五味トハ如何ナル者ナルカト云フニ、母體ノ五臟ノ氣ナリ。
而後生肉ハ、丁說ニ、而後五內ノ誤トナス、五內ハ下文ノ隔（膈ニ同ジ）骨腦革肉ヲ云フ、五肉已是ノ五肉モ、五內ノ誤。
五月而成トハ、五ケ月目ニ、形體ガ母體ノ內ニ成リ具ハルコト。
察於荒忽ノ荒忽ハ、恍惚ニシテ、有無不明、即アルカト思ヘハ、無イ様ナ微妙ノ者マデモ、見ルコト、淑湫ハ、兪說ニ、啾湫トナス、小兒ノ嘆聲ヲ云フ。
故修要之精トハ、微妙ナル道ノ要道ヲ修ム。
凝蹇而爲人トハ、水即精液ガコリ固マリ停マリテ、人トナル、五慮ハ、耳目鼻口心ヲ云ソ。
此乃其精也ノ也ハ、王(引)說ニヨリテ、衍文、下文ノ精麤ノ精ヲ除ゾ

發爲竅。 竅。古本作口。下更有心發爲舌四字。文子亦有此四字。按上文云。發爲九竅。舌非竅也。今出之。而反遺下二竅。非也。肺發爲竅。蓋謂爲口及下二竅。此三竅者直達於腹中。故得專竅名。凡飲食。口納而肺受之。送致之腸胃。而自下二竅下。其爲此三竅宜也。心爲五官之長。若有所爲。將有所偏。故不爲焉。其義精矣。文子不通其意。謂心不可獨無所爲。因補心發爲舌四字。而遂忘舌非竅名。可笑矣。古本蓋依文子補之。 五月而成。 形具。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 諸本作所以視。今從古本。 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 荒忽。空無著也。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 淑清湛也。湫氣集不散也。皆闃寂無聲之狀。 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 麤大也。粗略也。諸本作麤麤。麤粗通用。蓋轉寫者以爲同字。改爲麤麤耳。今從古本。 察於微眇。 微眇。皆細也。 故修要之精。 尹知章云。修要妙之精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 尹知章云。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五慮謂耳目鼻口心。衡謂。易曰。蹇難也。喩在前也。蹇有不進之義。尹注得之。 此乃其精也。 集於玉。及凝蹇而爲人者。乃水之精粹者也。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俗本。亡誤妄。趙用賢云。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 伏闇伏水闇流也。能存而能亡者。或流或絶也。下文唯覆龜龍。著字疑當爲衍文。下文著龜同。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 尹知章云。謂卜者以火鑽灼之。衡謂。發發兆也。 於是

廉而不劌トハ、稜バルモ、物ヲ害セザルコト。折而不撓トハ、玉ハ場合ニヨリテ折ラレ破ブラルルモ屈曲セザルコト。瑕適皆見トハ、「キヅ」カ全ク外カラ見ユルコトアルハ、眞情ヲ隱サヌ事ヲ示ス。茂華光澤云云トハ、一方ニ茂華卽美色アリ、一方ニハ光澤卽(ツヤ)アリテ、相平均スルハ、禮容ノ德ヲ示ス者ナリ。叩之其音清搏ノ搏ハ、揚ノ誤、玉ノ聲ハスツキリトシテ、遠方ニ聞ユ、終リマデ始メト少モ變セズ、恰モ君子ノ言葉ノ如シ。剖爲符瑞トハ、當時玉ヲ以テ、符トナシ瑞トナシテ、信ヲ表ス、九德ハ前文ノ仁ヨリ精マデノ諸德ヲ云フ。男女精氣云云トハ、男女ノ精液合構シテ、人體ヲナスヲ云フ。三月如咀ノ如ハ而ニシテ、三ヶ月ヲ經過スレバ、母體ノ生氣ヲ含ン

蹙促也。猶言皺。廉而不劌行也。廉稜也。劌傷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橈勇也。橈枉也。可折而不可枉。似勇。瑕適皆見精也。呂覽。寸之玉必有瑕適。此適讀當爲讁。讁玉病也。豬飼彥博云。精。荀子作情。是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茂美也。華色揚也。容禮容。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豬飼彥博云。搏當作揚。荀子作清揚而遠聞。衡謂。其聲純一。至終而不減殺。所謂屈然而止也。君子辭似之。是以人生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剖割也。符瑞皆信也。符者輔也。所以輔行。天子亦用玉。人執以見曰瑞。九德。仁至辭是也。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流布也。水化而布形。三月如咀。如而也。咀含味也。胎三月。雖形未具。而含味母氣。以自養。咀者何。曰五味。問咀何。對曰。咀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形未具。不能咀五味。故又問五味者何。對曰。卽母五藏之氣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五味主五藏。胎咀其氣。五藏自具。而後始生肉也。或因生肉之文。疑主字爲生字之譌。粗矣。脾生隔。尹知章云。隔在脾上也。衡謂。古本隔作膈。按說文有隔無膈。古者隔膈皆作鬲。然則隔卽膈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尹知章云。革皮膚也。心生肉。朱長春云。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鬲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

準ハ水準ヲ云フ、五量ハ度量衡準繩ノ五種ヲ云フ、此五種モ水準ノ平正ヲ以テ本トナス。淡也者云云トハ、水ノ味ハ淡泊ニシテ、五味ニ偏スルコトナシ。諸生之淡也ノ淡ハ、痰ニシテ、液汁ヲ云フ、諸生物モ水ナケレバ死ス。違非ハ韙非ニシテ、是非ト云ノ如シ、水ハ種種ノ利害ヲナス故ニカク云フ、質ハ、丁說ニ、素ノ誤ニシテ、上句ノ素ヲ承ケタル者トナス。是以無不滿云云トハ、水ノ萬物ニ偏滿普及スルヲ云フ。盡其幾トハ、微妙ノ活動ヲ盡ク實現スルコト、反其常トハ、其本性ヲ失ハザルコト、內度適也トハ、水ガ萬物ノ內部ニシミコム程度ノ適當ナルコト。隣而理トハ、光澤アリテ、玉ノ筋模様ガ美ナルコト。堅而不蹙トハ、堅クシテ皺(シハ)ヲ生ゼザルコト。

所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五量者。度量衡準繩也。凡物不平。四量皆失其正。故準爲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素無色也。水色稱玄者。以所積言之也。其實水無定色。故實之白器則白。實之赤器則赤。所謂素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水不入五味。無所偏倚。故曰中。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準則也。淡古痰字。痰液也。品物得水以爲津液也。違當爲韙。形聲相涉而誤。韙是也。質猶本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水爲萬物所資。是以無所不滿。無所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雨雪從而降。是水集於天地也。水產於金。則爲溫泉。其性最美。其產於石。則尤清且多。故源字古作厵。从三泉出厂下。厂山石之厓巖也。藏於萬物。以品物藏畜水氣而言之。集於諸生。以水赴生物而言之。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根得其度者。大小長短。與幹相稱也。華得其數。實得其量者。華實之多少。與其木之大小。相應也。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諸本著作者。今從古本趙本。文理謂羽毛爲文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俗本。反誤及。萬物莫不盡其幾微之性。以復歸其常者。水之潤澤其內之度適其宜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冢田虎云。鄰當作璘。璘玉色光彩也。衡謂。此亦同音假借字耳。堅而不蹙。義也。

本篇ハ水ノ功德ヲ述ベ、又其人類トノ關係ヲ述ブ。

諸生之根苑ノ苑ハ、王引說ニ、荄ノ誤トナス、荄モ根ト同意。

淖弱ハ淖約ニシテ「シナヤカ」ナル貌、灑人之惡トハ、人ノ汚穢ヲ洗ヒ去ルコト。

不可用概ノ概ハ、「トカキ」ヲ云フ。

唯ハ雖ニ同ジ。

卑也者道之室云云トハ、謙遜ハ道ノ宿ドル所ニシテ、王者ノ用フル所ナリ、然ルニ水ハ此卑ヲ以テ、其ノ停ル所トナス。都居ノ都ハ豬ニシテ水タマリヲ云フ。

管子卷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諸本苑作菀。今從古本。苑囿也。本原根苑。皆謂所託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知過千人曰俊。人及禽獸草木。皆麗地而生焉。）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水者地之血氣。其流通地中。如筋脈之流通人之體中。筋脈不通則人死。水氣不通則地朽。不能以生萬物。故曰。水具備衆材也。）曰。夫水淖弱以淸。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尺約切。淖弱卽淖約也。淖約柔弱貌。灑洗也。尹知章云。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水色玄。而淸白徹底。以其精純不雜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概平斗斛木也。使之不可用概而平之。然至滿其器而自止。是其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唯讀爲雖。雖水無不流。至而平則止。不可增之高於舊。是其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卑謙也。室所寓也。器所用也。都豬通。禹貢。大野既豬。又云。被孟豬。夏本紀並作都。水渟曰豬。言水以卑下爲渟居之

故曰知何知乎云云トハ、知謀ヲ用フルヲ要セズ、唯ダ汝ノ出ダス者、卽憲術ヲ謹ミ審ニセバ、外人自ラ之ニ應ツテ來ル。
自智曰稽云云トハ。自分ヲ知ルノ明アル者ハ深ク事理ヲ稽フル者ナリ、又人ヲ知ルノ明アル者ハ、事功ヲ成就スル者ナリ。
知苟適云云トハ、己ヲ知リ人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トキハ、其功德天下ヲ周ク覆フコトヲ得、內固之一ノ字ハ、丁說ニ衍文、又之ヲ內ニ固守スルトキハ、長久ニシテ亡ビス。
天之視云云ハ天下ニ王タル者ノ德ヲ述ベタル詩ニシテ、天ノ萬物ヲ臨視シテ精明ナル如ク、智ノ明ナルコト、四壁ハ四辟ノ誤(丁說ニヨル)四方ヲ開キテ萬物ノ情ヲ知ルコト(請ハ情ニ同ジ)卽下情ニ通ズルコト、又其恩澤ヲ施スコトハ、土地ノ萬物ヲ生ズルガ如キヲ云フ。
能若夫風云云トハ、王者ノ自由ナルコト、風波ノ如キヲ云フ。
簒何能歌トハ、君位ヲ奪フタルモ、何故人ガ其德ヲ贊歎スルカ。
孰能去辯巧云云トハ、辯舌智巧ヲ捨テテ、衆人ト同シクナルコト。
黙索精者云云トハ、知ヲ弄スル者ハ、眞性ノ明智益衰フ、德行ヲ修メテ之ヲ衒フ者ハ、王道ヲ行フコトノ範圍益々狹マシ、名利ニ寢息シテ、之ヲ貪ボル者ハ、憂生シテ危シ、(寫ハ戴說ニ憂ト訓ズ)。
知周六合之內者云云トハ、知ヲ弄スルコト大ナル者ハ、反ヘリテ禍ヲ蒙リテ、生命ヲ沮害セラル。
持而滿之云云トハ、十二分ノ盈滿ハ危フキコト。
滿盛之國云云トハ、凡ベテ盈ツレバ鈌クル世ノ習ナレバ、既ニ極點ニ達シタル國モ家モ、亡ブルコト近キニ在レバ、仕官ヲナシ、結婚ヲナスベカラズ。
何道之行云云トハ、道ハ眼前ニ在リ、然ルニ之ヲ服シ行フ者ナキハ何ゾヤ。
欲愛吾身云云トハ、情ハ性ノ本ナリ、性ハ道ノ本ナリ、情ヲ知レハ道ニ安ンズルコトヲ得、道ニ安ズレバ身必ズ安シ、故ニカク云フ。
君親六合云云ノ君親ハ、兪說ニ、周視ノ誤、卽六合ヲ達觀シテ、更ニ之ヲ我身ニ反求ス。
以此知象云云トハ、如此ニシテ我ガ象トリ法トル所ヲ知リ、進ンデ其情ヲ安ンジ行フ道ヲ知リ、更ニ我生ヲ養フヲ知ル。
執儀服象トハ、前述ノ如ク我ガ行フベキ儀ト法トヲ守リテ、以テ外界ノ來者ニ順應スルコト、要スルニ聰明ヲ弄セズ、心ヲ虛明ニシテ、自然ニ順應スルコトヲ云。
今夫來者云云トハ、外界ヨリ來ル者ハ、各々其固有ノ道ニヨリテ我ニ集リ來ルコトナレバ、我ハ之ニ順應シテ、遷延遲疑セザルトキハ、生命長久ナルコト。
和以反中云云トハ、外界ト混混シテ、中道ニ歸ヘレバ、我形ト性トハ其眞ヲ保チテ長久ナリ、此事ヲ專一ニ守ル者ヲ、道ヲ知ルト云フ。
責其往來云云トハ、外物ノ我心ニ往來スルヲ責メ、其時ヲ知ラント欲スルモ不可能ナリ、寧ロ之ヲ天卽自然ニ求ムレバ、期セズシテ、之ト順應スルコトテ得。大明之極トハ、至極ノ道ヲ云フ、衆人ノ道ヲ知ラザルハ、道ガ衆人ニ自分ヲ與フルコトヲ吝ムニ非ザルナリ、心道ト同シケレバ、自ラ道我ニ從フモ、然ラザレバ背キ去ル。
吾察反相距云云トハ、今人ノ道ト反シテ、道ヲ距ルコト遠キル知ルヲ以テ、自ラ古人ノ道ニ從フカ爲メ、道ハ同體タルコトヲ知ルナリ、丁說ニヨリ、古從之同ヲ古之從同トナスベシ。

ノ結目ヲ解ク具、觿ノ物ヲ解ク、亦自然ニシテ、一見スレバ解カザルガ如キモ、反ヘリテ之ヲ解クナリ。
若左若右云云トハ、事ノ處置ヲナストキハ、左スベキ時ハ左シ、右スベキ時ハ右ス、要スルニ中正ノ道ニ從フノミ、若シ如此スレバ、其名嚮日月ト並ビ懸リテ滅ズルコトナシ。
愕愕者云云トハ、志大ニシテ正言スル者ハ、天下ヲ治ムルコトヲ少モ憂ヘズ、綽綽トシテ餘裕アルナリ、刺刺者云云トハ、多言ヲ弄スル者ハ、萬事萬物ニツキテ、計策ヲ行ハズ、徒ニ空論スルノミ。
孰能棄刺刺云云トハ、多言ヲステテ、正言スル者ハ何人ナルカ。
難言憲術云云トハ、法術ハ妄リニ之ヲ論ズベカラズ、必ズ衆心ノ一致ヲマツテ、始メテ公言スベキ者ナリ。
無益言云云トハ、人言ヲ損益セズ、卽人言ニ同ジクシテ、始メテ禍ヲ免ルルニ近シ。

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行威儀。被服像法。恭敬以迎來者。來者外來者。君親六合皆是也。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諸本。今作令。今從古本趙本。衍延也。今夫來者。必各以其道爲道。我因而應之。不敢遷延過其期。則與物無忤。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葆保也。同音假借字。與物和睦。以反歸中道。則形性相保全。俱無所害。能專一於此。以無貳其心。是謂知道也。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將欲服行是道。必一其端緒。而堅固其所執守。不見異端而移。乃能行之。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責其往來。莫知其時。上文謂神氣接身者。此謂道也。道出於天。既不知其往來吾身之時。故直求之於天。與天爲求道之期。若能勉勵孜孜。不失其期。乃能得道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尹知章云。若女也。愛惜也。衞謂。大明之極。道之至極也。道之顯明。非有所愛惜於之而不予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心與道同。則道從而來。心與道反。則道距而往矣。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尹知章云。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終

虛習トハ其ノ物ノ離レテ、徒ニ講習スルコト、虛指トハ其物ナキモ之ヲ指示スルコト、要スルニ小我ノ考ヲ以テ、外界ヲ見ルコト、然ルニ上聖ノ人ハ、如此キ事ナシ、自然ニ任ズルノミ。

發於名聲云云トハ、其人ノ名譽遠ク聞エ、四肢顏色ニマデ、其ノ道ガ凝リ固マル如キコトナラバ、十分ニ道ヲ論スベキノ人ナリ。

及至於至者云云トハ、天性ノ至善ナル者ハ、教ノ有無ニ關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濟於舟者云云トハ、水ニ順フテ始メテ水ニ航スルコトヲ得ベシ、人ニ義ナル者ニシテ、鬼神ノ福ヲ得ベシ。

事有適云云トハ、俞說ニヨリ、適當スル事アリトモ。其事タル自然ニシテ恰モ適當セザルカノ如ク見エ、如此ニシテ、乃チ適當スル者ナリ、若有適ノ若ハ、乃ト訓ズ、觿解不可解而後解ハ、觿可解、不解而後解ノ誤、觿ハ物

故明衰而德狹矣。尹知章云。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用知太甚、雖得名利、而必離其生。故達人不爲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滿或損之。持之者必危也。名滿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名進則身退。所以不若其已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仕任當爲任仕。此韻語。仕字與殆已子相韻。舊注云。不可任其仕。亦似作任仕。任仕被委任而仕也。國家滿盛、必將危殆。若任仕嫁子、與之皆亡也。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尹知章云。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鳥獲不能勝其任。其輕如羽。維仲山甫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百姓日由而不知也。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諸本能上有與字。今從古本。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在己。而求之人。徒費其力已。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情出於性。知情則知性矣。率性之謂道。行道者。其身必安。是愛其身也。君親六合。以考內身。近之事君親之道、遠之奉天地、接四方之法。皆考之身、以道在也。內者對外物言之。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象像也。推此身、以知所像法。乃知行吾情之法。既知行吾情。物之與我、皆無所害。是知養生之道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所者本所。即謂情也。偏接四方。又復吾情。言情爲之本也。

貴其往來莫知其時トハ、道ノ人身ニ寓スルヤ不可思議ニシテ、端倪スベカラザルヲ云フ。薄乎其方也トハ、其道ノ磅礴(廣キコト)ニシテ四方ニ普及スルコトヲ云フ。韕乎其圜也云云トハ、混沌トシテ形容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ヲ云フ。故口爲聲也云云ハ、身神ノ活動ハ、皆道ノ實理ナルコトヲ云フ。言有西有東云云トハ、生死ハ東西南北ヲ通ジテ、普遍的ナルコト。能守貞乎ノ貞ハ、張説ニ、眞ノ誤トナス、道ノ眞ヲ守ル者ハ常法ヲ設ケ、儀表ヲ立ツル者ナリ。常事通行云云トハ、人ノ常道ヲ事トシ、又何人ニモ通ジテ行フベキ道、即孝悌忠信等ヲ守ル道ニシテ、始メテ官ニ任ズルコトヲ得。故書其惡者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常事通道ヲ主トスルヲ以テ、之ニ反シタル輕薄邪惡ノ者アレバ、之ヲ書シ、之ヲ書イテ以テ戒ム。

免。無所損益於人言。所謂同也。如此。則近乎可以免禍矣。

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而女也。既同於人言。何用知謀乎。唯審女所出之令。外人自來至也。補 彼謂應之者。言所出吉。吉事來應。所出凶。凶事來應。

自知曰稽。知人曰濟。唯能自知。故深考事理。唯能知人。故偏成事功。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猶得也。天下周。周天下也。古人語倒。且此周久相韻。故作天下周耳。言自知知人。苟得所宜。其功可爲周徧天下。邦內固守之若一。乃可爲長久。

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論上所言而用之。詳悉無過。可以爲天下之王。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四璧四圭也。四圭以璧爲邸。故亦名四璧。周禮春官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此申說爲天下王之事也。其智如天之視物而精微。其通下情。如四璧祀天。而知其所請。其施恩澤。如壤土而與生萬物。然後能爲天下王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波從風而動。東西南北。唯其所欲往。王者之於天下。亦猶此也。

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臣篡君位者。何能使人歌其德。其能使人歌之者。武王是也。言其君如紂。其臣如武王。人不爲篡也。

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去其辯與巧。以仁義治天下。而又不有功名。退與衆人同道。故人歌舞其德也。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思索精。德行修。皆欲以此自表異。不能退與衆同道。衆乃欲與之爭其名。

空然勿兩之トハ、其心ハ清空ノ如クナルベシ、毀譽ヲ分チテ好惡ニ偏スルコト勿レ、淑然而清トハ、猪說ニ、寂然而靖（靜ニ同ジ）ノ誤トナス。

無以旁言爲事成トハ、旁人ノ言ヲ以テ、其事ノ成ルコトヲ信ズル勿レ。

人有治之トハ、天地ヲ維載スル者アラバ、人類ヲ統ブル者モコレアルベシ、人有ノ二字ハ、猪說ニ、夫或ノ誤トナス。

鼛鼓ハ八面ノ鼓ヲ云フ、鼛ハ人ノ擊チ搖スコトナケレバ鳴ルコトナシ、サレバ人ノ心ノ動作モ、亦之ガ主宰ナカルベカラズ。

夫或者何云云トハ、其ノ人生ヲ統べ、人心ノ主宰トナル者ハ何ゾヤ、卽此ノ如キ者ヲ稱シタルナリ、下文ノコトヲ云フ。

視則不見以下ハ、其ノ或ル者卽道ヲ述べタルナリ、灑乎天下滿ノ滿ハ、戴說ニ、衍文「天下ニソヽグ」ト讀ム。

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及至於天性至善者。生知安行。不復資教。教存亡皆可。此言雖天治人而成之。亦有此三品。乃氣質淸濁之所致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於神矣。諸本。於神作其神。今從古本。和順也。謂不逆於水。能濟舟者。不逆於水。行義於人者。必得福祥於鬼神。天性至善者之不待教。亦此類也。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適音摘。與讁同。責也。觿解結器。事有可責。而無輒責之。若有責之。解脫其患。若觿解結然。必常人不能解脫其患。而後解脫之。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善舉行國事。無可解之患。故國人不知也。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提提。安祥自得貌。人爲善乎。毋自得以喜。人爲不善乎。或將陷於刑罰。當恐懼改悔。然二者必取信驗而止。不必聽用人言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其於事也。當左則左之。當右則右之。直從事理之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縣音玄。俗本改懸尹知章云、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愕讀爲諤。聲之誤也。諤諤直言也。刺當爲刺。字之誤也。刺音磧。刺刺多言貌。諤者才大而懷忠。不以天下爲憂勞。言優治之也。刺刺者不以度萬物之得失。爲己計策。故徒多言妄說也。古本萬物作天下。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孰能爲之者。我將用之。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尹知章云。凡爲法術。必重難之。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

（山ノメグル貌）トシテ美ナルガ如ク、高尙ナル者ナリ。

故曰有中有中ハ。王說ニ、故曰中有有中ノ誤トナス、上ノ有字ハ又ト同意、卽中ノ中ニ又中アルコト、卽下文ノ中之衷ヲ云フ、中トハ何ゾ、道德ノ極致、卽道ト一體タル點ヲ云フ。

故曰功成者隳云云ハ、無名無事ヲ能クスル者ハ聖人ナルコトヲ云フ。

無成有貴其成云云トハ、功ノ未ダ成ラザルヤ、其ノ成ルヲ貴ブモ、其ノ既ニ成ルヤ寧ロ其成ルナキヲ貴ブ、成ルナシトハ、功成ルモ其名アラザルコトヲ云フ。

極之徒トハ、極點ニ達シタル者ノ類ヲ云フ。

孰能己亡巳乎トハ、王說ニ、自己ガ自己ヲ失フコト、卽道ト一體トナリテ、萬化ト冥合スルコト。

效夫天地之紀トハ、若シ道ト一體タラバ、天地ノ原則ニ從フ者ナリ。

其以何時而往。以何時而來也。

薄乎其方也。韕乎其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門。此形容神氣廣被而不可知之狀也。薄礴通。廣被貌。韕韕諸本作韕韕。字書無韕有韕。引此文云。音未詳。樞言作沌沌乎。摶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蓋沌聲豚聲竝與敦近。韕字以享得聲。音當同敦。然則沌豚韕三字同聲。聲同則義通。猶莊子所謂渾沌也。渾沌無七竅。此云莫得其門。其義正同。而韕乎之爲圜貌。卽在其中矣。

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比比方也。事物有所比方。令之得宜。心之官也。不言心有思也者。心居君位。殊之四官。故獨以外物言之。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當生者。得此氣以生。當死者得此氣以死。不分東西。各死其鄉。神氣充塞。不偏於一方也。言死而不言生。蒙上省文。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儀表也。設常法。立儀表者。能守貞乎。言能守貞者也。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常事。常行之事。謂不與俗詭者。通道。通道上下通行之道。謂孝悌忠信之屬。行常事。循通道者。能官人也。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風俗貴常。則世多善人。故特書其薄惡者。書言互文。

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虛徒也。物未至而先講習之。謂之虛習。物未至而先指示之。謂之虛指。上聖之人則不然。物至而後隨宜命之耳。指耳相韻。上屬爲句。

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凝成也。我教之。彼知而守之。其德行發於名聲。凝成於四體顏色者。此其可諭者也。

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此下患不移者

反ヘツテ之ヲ名ヅクル者ナシ(顧反二字ハ、猪說ニヨリ、連讀スベシ)。
能者無名云云トハ、眞ニ才能アル有ノ事ヲ爲スヤ。自然ニ從フテ、以テ特ニ名ヅクベキ者ナク、又事ニ從フモ事ナキニ似タリ。
審量出入云云トハ、能者ハ審ニ其事ノ出入即事狀ヲ量リテ、其ノ如何ナル事ニ成リ行クカヲ觀察シ、敢テ私意ヲ弄セザルナリ。
孰能法無法乎トハ、何物カ法ナキヲ以テ法アリトスル乎、即チ自然ノ法ニ從フカ、能者即聖賢即是レナリ。
始無始乎ハ、始メナキヲ以テ始トナス、即自然ノ始ヲ始トナスヲ云フ。
終無終乎トハ、前句ト同意。
弱無弱乎トハ、無弱即強ナルモ、其強ヲ誇ラズシテ弱ナリトナス者アルカ。
故曰美哉弟弟トハ、前述ノ如キ心得アル人ハ其道德恰モ高山ノ弟弟

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淑然清貌。尹知章云。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衡謂。堅持其所爲。而待毀譽所定。其心空空然。不分毀譽而兩之。則毀譽兩止。淑然自清。

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人言成爲事成。必明察而徵驗之。無徒聽用他人之巧辯焉。

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及萬物歸己。其所爲之美惡自見。不待他人之辭也。美則歸者多。惡則歸者少。故兼言惡耳。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句　又況於人。人有治之。天地猶或維載之。又況於人乎。故人必有治之者也。渾天之說。自古而有。管豈不知焉哉。而爲此說者。假以興人不可不治之義也。

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夫。句　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靁鼓。八面鼓也。動震也。謂發聲。諸本下夫作人。下搖作搖。今從古本趙本。天地待維載。人待治之者。譬之若靁鼓之發聲也。夫靁鼓之發聲。必待人鼓之。故不能自搖動者。夫或爲搖動之也。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或不定之辭。上文疊用或字。故解之。言所云或者何也。若如此者也。

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灑流散貌。此謂天地間之神氣。乃治人而成之者也。其爲氣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灑乎充滿於天下。而不見其所壅塞也。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顏色以此氣盛衰。肌膚以此氣榮枯。其施於人。如此親切矣。然責問其往來。莫能知

祥於鬼者云云トハ、鬼神ニヨリ幸福ヲ得ント欲セバ、先ヅ之ニ對シテ承ナラザルベカラズ、不義ノ兵ハ、用フベカラズ。
強而卑義弱而卑義ノ義ハ、王說ニ、者字ノ誤。殊無取之トハ、全ク道ヲ取リ、之ヲ守ラザルコト。
則民友其身不免於賊ハ、戴說ニ、則泯及其身、不免於賊トナス、泯卽道ヲ守ラザレハ、泯滅ノ禍、其身ニ及ビテ、賊害ヲ免レズ。
左者出者也云云ノ四句、諸說多シト雖モ不明、前文ノ兵之出出於民云云ニ昭應スル者ナルベシ。
不日不月云云トハ、日月ノ吉日ヲ擇ハズシテ事ヲナスモ、皆ヨク成リ、卜筮ヲ用ヒズシテ禍福ヲ知ルコトヲ得、如此キ者ハ、外形ニ捕ハレズ、超然トシテ安居シ、以テ聖賢ノ名ヲ得ル者ナリ。
去善之言云云トハ、善事ヲ爲スヲ言ハズシテ、之ヲ躬行スル者ハ、

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

能者無名從事無事。能者之從事。其能治之。若無事者。人不見其難爲之跡。所以無名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出入謂左出右入。載任也。爲政之道。審量出入。利害之理。而觀察物所能任也。先提此句。以起下文。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岪岪。法於無法。無所行而不爲法也。始於無始。人不知其所始也。終於無終。人不見其所終也。弱於無弱。實強而自以爲弱也。岪岪山盤紆貌。如是者。其美如山盤紆壯大也。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有中有中。贊中可貴也。中之衷。謂中之至極者。得之者。能成岪岪之美也。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成者必隳虧。物之情也。故作家者。舍一瓦而不葺。希其無隳也。棄功與名者。事成而不有之也。還退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始於無始。終於無終。若無成者然。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事無成。實有貴其成也。既能有成。貴其還無成也。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仄仄匿。月行遲也。此非其義。當爲昃。昃昳中也。徒黨。巨大也。大甚於極滿。故滅。孰能已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諸本亡已作無已。舊注云。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據此下已作己。自己之己。無作亡。讀爲忘也。今本己譌已止之已。改亡爲無。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已於無己者。非天地之紀也。今據注訂正。言孰能已滿極之心。而忘己身乎。果能如此。是能傚天地之紀綱萬物也。人言善。亦勿聽。

人ノ天下ヲ治ムルヤ、名ニ因リテ實ヲ正スノミ、其他ニ方法ヲ用ヒズ。

不可常居也云云トハ、何事モ臨機ノ處置ヲナスベキ者ニシテ、是ナリトテ、之ヲ永久ニ存スベカラズ、非ナリトテ、之ヲ絶對ニ廢スベカラズ。

大者寬云云トハ、大ハ大トナシテ之ヲ寬クシ小ハ小トナシテ之ヲ局限ス、蓋シ其有餘ト不足ニ應ジテ、適宜ノ事ヲナスベキ者ナリ。

兵之出云云ハ、尹說ニ、兵ヲ發スルニハ、人民ヲ以テ本トナス、即人民ノ迷惑トナル、其人入入於身ノ人字ハ衍、隨ツテ其兵ヲ起シタル者モ、結局ハ其禍ヲ受ク、所謂汝ニ出ツル者ハ汝ニ反ルノ謂ナリ。

兵之勝從於適ノ適ハ、敵ニ同ジ、我勝利ハ敵ノ強弱ニ由ル者ナレバ必スベカラズ。

德之來云云トハ、身正シケレバ德自ラ來ルコト、疑フベカラズ。

也。德之來、從於身。身修。則德必來。故聖人務德而不務兵。

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得福祥於鬼神者。必施義於人者也。故用兵不義。則不可。以鬼神不祐之也。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驕自衿也。亟極疾也。

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卑義。自卑而行義也。信伸同。

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餘殘也。猶言末。自驕之末必弱。弱則遂卑。自卑之末必強。強則能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絕也。絕無取於道。則民反之。終不免於賊殺也。

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而自傷也。諸本。入者下無而字。今從古本。入之於手。右便而左不便。便者能製物。主財入於己。不便者。不能製物。徒費其財。是主出也。然則右手貴於左手矣。然左手之出者。而不能執兵器以傷人。其執兵自傷者。乃在主入之右手。則亦左手貴於右手。是出入利害之辨也。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以已通、從者得所欲也。謹審。寬緩也。不擇日月爲之。而其事已得所欲。不用卜筮。而審知吉凶所在。是謂緩乎索其形。徒然平居而能致其名者也。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朱長春云。去善言爲善事。不言而躬

シテ、正ヲ以テ表準トナスコト。

和則能久トハ、又和同スレハ政永久ニ行ハル。

非吾常ハ、非吾常ノ誤。

人不唱不和トハ、我ヨリ首唱セザルコト、天不始不隨トハ、我ヨリ事ヲ創メザルコト。

其事也不隨ノ隨ハ、墮ノ誤。

原始計實以下ノ數句ハ、聖人カ形ニ因リテ名ヲ命ズルコトヲ云フ。

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トハ、天ノ公平ナルコトヲ云フ。

明君聖人ノ明君ハ、戴說ニ衍。

是故萬物均既誇矣トハ、萬物均ク其利ヲ蒙リテ生育シ、其ノ衆キヲ誇ル。

物至而名自治之ノ名自二字ハ、王(引)說ニ、衍。

正名自治之ノ之ハ、王說ニ、衍文、奇身名廢ハ、奇名自廢ノ誤、名正シケレバ自ラ治マリ名奇(不正ヲ云フ)ナレバ、自ラ治マラズ。

名正法備云云トハ、聖

尹知章云。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月運行。以爲四時。而物從而化矣。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枉橈也。謂止而不爲。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行其所行者。四時循其序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天地聖人。不施私愛小惠。行其所當行。而物被其利矣。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均同也。誇矜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聖人之治靜以待物。物至。而令各從其名。以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倚通。曲也。故聖人先正其名。令之自治。若邪其身行。則名亦從而廢。不得自治之。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天下自治。聖人無復可爲之事矣。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舍亦居也。不可以是事爲是而常居之。亦不可以是事爲非而廢舍之。當隨其所變而斷事也。知時以爲度。大者寬。小者局。處事之道。知時所宜。以爲之度。大者寬弘之。小者局促之。令各得其所宜。物有所餘。有所不足。所以寬局之。正以此。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冢田虎云。其人之人衍字。衡謂兵之出也。出加於人。若無害然。然出乎爾者。必反乎爾。及其入也。入加於爾身。不可不愼也。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適敵通。兵之勝。從於敵。敵弱則勝。敵强則敗。不可必

ハ、其ノ生ヲ失フコトアリ。
内聚以爲原トハ、外欲ヲ貪ラズシテ、精氣ヲ内ニ集注シ、以テ生命ノ本源トナス。
泉之不竭云云トハ、生命ノ本泉竭キザレバ、身體ノ表裏四肢ニ、其ノ徵效ノ見ハルルコトヲ云フ。
被服四固ハ、王說ニ、被及四圍ノ誤トナス、其德四方ニ及ブヲ云フ。
聖人一言解之ハ、王說ニ、聖人一言之解ノ誤トナス、聖人ノ一言、天地ノ理ヲ明ニスルヲ云フ。
本篇ハ、潔白ナル心、卽虛心ヲ論ズ。
建當立有ハ、王說ニ、建常立首ノ誤ニシテ、首ハ道ニ同ジ、常ヲ建テ道ヲ立ツ、卽一定不變ノ常道ヲ立ツルヲ云フ。
以靖爲宗ハ安靜ヲ以テ本トナス。
以時爲寶トハ、時ヲ最モ重ンズルコト。
以政爲儀ノ政ハ、正ニ

令用之。被服四固。固塞也。能令群臣用是道。其德被服於四方之塞矣。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道不在多言。故聖人以一言解說之曰。上明於天理。下察於地義。

白心第三十八

白潔也。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尹知章云。凡所建。必其當立者。豬飼彥博云。有當作者。衡謂。治國之法。先建其當立者。以靖爲宗。以安靜爲建事之本。以時爲寶。令與時違。貨財不生。故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儀匹也。以政爲配匹。【補】儀表也。以政爲行己之表準。言不敢自犯禁令也。和則能久。和讀如正月之吉。始和之和。歲諧和。所建之法令。與時宜之。能久而不廢。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所爲儀。雖利吾身。而不爲之。非吾當。雖利不行。當謂當立者。非吾道。雖利不取。不取而行之。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唱不和。天不始不隨。天始生草。而播種。天始殺物。而收穫之類是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豬飼彥博云。隨當作墮。衡謂。其所言行。順天與人。故長不廢墮也。原始計實。本其所生。原推究也。推究其始。計度其實。以本其所由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有貌而無質曰象。既知其象。則又求其形。因其形所有之理。則知其中所藏之情。求其端緒之發於外者。則知其所以名之。此皆聖人因形命名之事也。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

ヲ云フ、卽天ニ法トル者ニシテ地ニ違ハズ、道ヲ照見スルハ昭明ナル宇宙ノ眞理ヲ知ル。金心在中ハ、兪説ニ、正心在中ノ誤トナス、正心ハ誠心ヲ云フ、心ノ誠ハ隱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金心之刑ハ、正心之形ノ誤。故貨之ハ、兪説ニ、故賞之ノ誤トナス。節怒莫如樂云云トハ、樂ハ和ヨリ生ズ、故ニ和ノ反對ナル怒ヲ制スルコトヲ得、禮ハ敬ヲ主トス、故ニ和ニ流ルルコトヲ制スルニ足ル。守禮莫如敬ノ下ニ、守敬莫如靜ノ五字ヲ脫ス。必反其性ハ、天性ノ善ニ復ス。豈無利事哉云云トハ、利欲ノ心ナキヲ云フ。心之中又有心トハ、安ヲ欲スルモ心ノ作用ナリ、然レトモ其ノ本體ニハ、利欲ニ迷ハザル者アリテ存ス、是レ卽チ眞ノ心ナリ。過知失生トハ、多知ニキ過シテ外界ニ馳スルト

於日月。察於父母。金亦當爲全。形現也。察亦明也。察於父母知子。此皆言誠之不可掩也。金心。內業作心氣。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心爲本。貨刑乃其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尹知章云。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四者過度。則傷其生。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尹知章云。樂主和。故能節怒。衡謂。禮主敬。故能節淫樂。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必復於天性之善。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豈無可安佚之處哉。我無安佚之心。心之中又有心。欲利欲安者心也。無利心。無安心者。亦心也。是心之中。又有心也。心中之心。乃心之精者。能治此心。可以致道矣。意以先言。意不起不言。是先言也。意然後形。意動。然後事形於心。形然後思。事形於心。然後思所以處之。思然後知。思然後知所以應之。凡心之形。過知失生。過知多知也。多知則役心於物。或至失其生。是故內聚以爲原。內聚精氣。以爲保生之源。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使精氣如泉之不竭不涸。則遂通達於表裏。而四支又堅固也。能

惡ヲ爲サザラシムルハ、刑ヲ以テ威トスルニ非ズ、又人民ヲシテ自ラ危ブマシムルハ怒ルニ非ズ、然ルニ、自然ニ如此ニ至ル者ハ何ゾヤ、道ノ根本至極ナレバナリ。

至不至云云ノ人ハ、入ノ誤、モシ根本至極ノ道、未ダ十分ナラザレバ、入ル所トシテ亂レザルハナシ、如此政治ハ、百官有司ノ利トスル所ナルモ、眞ノ道ニ非ルナリ。

聖人之道云云トハ、聖人ノ道ハ、高大ニシテ言語ノ外ニアリ、引イテ之ヲ用フレバ、終身盡キザルナリ。

與時變而不化トハ、聖人ノ道ハ時ニ應ジテ變ズルモ、其本體ハ化セズ、應物而不移モ之ト同意、日用之而不化ノ化ハ、傷ノ誤、日ニ道ヲ用フルモ、少シモ損ズルコトナシ。

能正靜者云云トハ、形正シク心靜ナル者ハ、筋骨自ラ堅強ナリ。

大圓ハ天、大方ハ地、大清ハ道、大明ハ日月

敢爲非者。非刑以刼之也。所以使百姓自危而不敢安者。非怒以懼之也。民人爲上所操持。百姓自治者。聖人之道。其根本至極也。

至不至。無非所人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 冢田虎云。人當作入。是也。至卽本至之至。言道之當至者不至。無非所入而大亂也。凡此皆在有司執制度者之所利。非所謂道也。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 歿世猶終身也。荀子曰。歿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聖人之道高矣大矣。人不能認其狀。視之若有若無。然援而用之。終身不盡也。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不化不當重出。下化疑當作傷。與亡強方明相韻。言先王之道。與時俱變而不爲其所化。物來則應之。而不爲其所移。日日用之。而不少傷損也。內業無日用一句。

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 肕堅也。禮堅筋骨之束。故正靜者。筋堅而骨強。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 內業體作履。兩通。注云。大圓天也。大方地也。大清道也。大明日月也。衡謂。鏡猶照也。言能戴天。不違其道者。亦能體乎地。不失其高下險易之度。能照見大道者。其視物理。如日月之明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不失正靜之道。日新其德。則明知天下之形。遂通達於四極之事矣。

金心在中。不可匿。 冢田虎云。金全之訛耳。內業曰。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是也。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 心藏於中。而見於外。若口宣之。故云不言之言也。雷鼓。八面鼓。

金心之形。明

卜筮ニ因ラズシテ、吉凶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

能止乎能已乎トハ、專一ニシテ外ニ求メザルコトヲ云フ。

能毋問於人云云トハ、專一ニシテ虛明ナルヲ以テ、人ニ問フヲ勞セズシテ、自ラ知ルコト。

其精氣之極也トハ、心意ヲ專一ニシタル極點ナリ。

一氣能變曰精云云トハ、其氣ヲ專一ニシテ、然モ變化スルヲ精ト云フ、如此者ハ暗ヲ變ジテ明トナス、又其事ヲ專一ニシテ然モ變化スル者ヲ智ト云フ、如此者ハ危ヲ變ジテ安トナス。

慕選ハ、趙說ニ、暮選ニシテ猶豫ヲ云フ、等ハ「待ツ」ト訓ズ、猶豫スルハ、事機ノ來ルヲ待ツ者ナリ。

執一之君子トハ、意氣專一ノ君子ヲ云フ。

治言出於口トハ、其言フ所、皆國家ヲ治ムルニ足ルノ言ヲ云フ。

所以操非刑也云云トハ、人民ノ心ヲ抑ヘテ

能止乎。能已乎。劉績云。止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

能止能已。虛也。虛則神明來舍。故能不問於人而得之於己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專一其氣之極。能得其所思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專一其氣。能變暗為明曰精。專一其事。能變危為安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思慕而選擇之者。所以齊其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極其變更者。所以應萬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慕古人所為而選擇之。其法不一。或不免紊亂。而不亂。極其變更。多失之煩。而不煩。唯執守誠一之君子能之。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執守誠一而不失之。能為萬物之君。德之光明。與日月同。所行之理。與天地同。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能裁制庶物。不為物役。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國從心而治安。為人君者不容不慎。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中身之中也。治言出於口。言謂號令詢謀。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尹知章云。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所以操持民人使不

翼然自來トハ、萬物ガ各其所ヲ得テ、欣々然トシテ自來リ、鬼神モ其功德ノ極マル所ヲ知ルナシ、卽功德ノ大ナルヲ云フ。

毋以物亂官云云トハ、外物ヲ以テ五官ノ感覺ヲ亂スコトナク、五官ヲ以テ心ヲ亂スコトナキヲ內得ト云フ、內德トハ、德ヲ內ニ蓄フルコトヲ云フ。

意氣定云云トハ、無欲ニシテ心氣定マレバ、正道ニ復歸ス。

氣者身之充也トハ、身體ニ元氣ノ滿ツルコトヲ云フ、行者正之義也ハ、猪說ニ、正者行之義也ノ誤トナス。

聖人因而財之財ハ、裁ニ同ジ、聖人ハ名ニヨリテ之ヲ裁制ス。

實不傷ノ三字ハ、王說ニ、下句ノ不亂於天下ト一句ヲナス、「實ニ天下ヲ傷ツケズ亂サズ」ト讀ム。

知遠之證トハ、遠事ノ證驗ヲ知ル、卽將來ノ事ヲ豫知スルヲ云フ。

能專乎能一乎云云トハ、心意專一ナレバ、

不治。中謂心。下又言心者。心之中又有心也。精專一也。不精多雜念也。所以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飾修也。翼然和貌。正形修德。則萬物盡得其所。其道翼然自來。鬼神亦莫知其所究極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四極四方極遠之地也。

是故曰。毋以物亂官。毋。諸本作無。今從古本。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內業再言內得中得。皆作得。此德亦當爲得。官謂耳目鼻口。不以外物亂耳目鼻口。不以耳目鼻口亂其心。此之謂中有所得之道也。

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尹知章云。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

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實也。身猶樽。氣猶酒。樽以酒爲實。人以氣爲充也。行宜歸於正。故曰。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氣濁則蕩其心。故不得正。此近乎孟子養氣之說矣。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名私者。皆亂天下者也。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財裁通。物自載其名而來。聖人因其名而裁制之。而天下自治。又不傷害其實。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下本無事。特庸人亂之耳。卽此意也。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專一於心意。則耳目自正。能前知遠事之證驗也。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專一心意。則不待卜筮。而能知吉凶也。前凶後吉者。與一相韻。

故曰不伐ノ伐ハ、前注ニヨリ、貸ノ誤トナシ、「違フ」ト訓ズ。去好過トハ、丁説ニ、去好惡ノ誤トナス、欲望ヲ去ルコト。此言不得過實ノ言ノ下ニ、名字ヲ補フベシ、下句ト與ニ名實ノ適合スベキヲ云フ。姑形以形云云トハ、物アルトキハ之ヲ示メスガ爲ニ、其實ヲ述ベテ、之ニ相應スル名ヲ得ルコトヲ主トス。督言正名ノ言ハ、猪説ニ、實ノ誤、卽名實ヲ一致セシメテ背カザラシムル者ヲ、聖人ト云フ。不言之言應也トハ、不言之言トハ、何ゾヤ、外物ニ應ジテ言フコトナリ。應也者云云トハ、應トハ其事ヲ爲ス所ノ人ニ因リテ、之ニ應ズルヲ云フ。執其名云云トハ、名ヲ執リテ實ヲ責メ、外界ニ順應スルハ事ヲ成ス所以ノ道ニシテ、物ニ應ズルノ道ナリ。因也者云云トハ、外界ニ因ルトハ、自然ノ狀態ニ應ズルコトナレバ、損益ナシ、其ノ形アレバ之ニ適當スル名ヲ與フルニ止マルノミ。未於能ノ未ハ、一説ニ、本ノ誤トナス、才能ヲ本トシテ、事ヲ始ムルヲ云フ。動於故トハ、事故ニヨリテ動ク。天下始ハ、天子ヲ云フ。迫人於惡云云トハ、人ハ憎惡ノ情ニ迫マラレ、之ニ驅ラルル時ハ、遂ニ善クスベキ點ヲモ失フ、之ニ反シテ好ミスル方ニ誘ハルル時ハ、其惡ムベキ點ヲ忘ル。惡不失其理云云トハ、愛憎好惡、其中庸ヲ得ルコトヲ云フ。其應非所設也トハ、物ニ應ズルハ、君ノ自發的行動ニ非ズ。其動非所取也ノ取ハ、俞説ニ「爲ス」ト訓ズ、我ノ動クハ、我所爲ニ非ザルヲ云フ。變化則爲生ノ爲ハ、僞ニ同ジ。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ノ言ハ、冢説ニ、因者ノ下ニ移シ讀ム、因トハ才能アル者ニ因リテ、其ノ才能ヲ用フルヲ言フ。若偶之云云ノ偶ハ、寓ニ同ジ、鏡ノ影ヲ寓スルガ如シ、卽時ニ應ズルヲ云フ。

物至則應。過則舍矣。過去則捨之。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所處也。既已捨之矣、心仍舊而虛。故曰。復處於虛也。

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トハ、鏡前ノ物過ギ去レバ、鏡影モ亦空シ、此レ虛ノ本體ニ復歸スル者ナリ。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形不正者。行不修也。在心爲德。施身爲行。德行同類。故行不修。則德不來也。中不精者。心

形不正者德不來トハ、行ノ修マラザルハ、德ヲ得ルコト能ハズ。中不精者心不法トハ、思慮專精ナラザル者ハ心自ラ亂ルヲ云フ。

道ニ本ツカザルベカラズ。
可以安而不可說也トハ、道ハ廣大ニシテ、其理ヲ說クベカラズ、唯之ニ安ンズレバ可ナルコトヲ云フ。
莫人言至ノ莫人ハ、眞人ニシテ、上文ノ直人之言云云ヲ解釋シタル者ナリ、眞人トハ其德ノ至極セル者ヲ云フ。
不宜ハ上文ノ不義ニシテ、豫メ度ラザルコトヲ云フ、此不宜トハ何ゾヤ、自ラ憶測セズシテ彼ニ應ズルヲ云フ。
應也者云云トハ、我ノ應ズルハ全ク彼ノ所爲ニシテ、我關スル所ニ非ルヲ云フ。
不顧言因也、不顧トハ何ゾヤ、事ノ來ルニ因ル、卽外物ニ順應スルノミニシテ、我自ラ思慮セザルヲ云フ。
因也者非吾所顧ノ顧ハ、兪說ニ、取ノ誤トナス、取ハ爲ト訓ス、卽因ハ我ガ爲ス所ニ非ズ、外物ニ因ルノミ、故ニ思慮スルコトナシ。
深囿トハ、深キ園囿ヲ云フ、深邃ノ域ナリ。

與爲之者異。則不爲。所以能虛也。尹知章云。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始首也。謂爲天子。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迫窘也。怵讀爲誠。誘也。好惡並去聲。二者皆失其正。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心虛。而性質素。故能安悅無所爲。而去智與事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其應於物。非預所施設也。其動作事。非己所擇取也。此言彼來而我因之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以物爲法。則感而後應。而循之也。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此重解上句。彼感我而後應之。非我預所施設也因其當爲之理而動爲之。非我所擇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仵敵偶也。與物相敵偶。爭之所由生也。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爲僞古通用。變化舊法。則詐僞生。詐僞生。則國家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因者因其能者而行之。非盡因焉。且所謂因者。言所用以治國者。非治心之法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偶胖合也。物來而應之。若合胖爲一。言與時適宜也。若影之像形。響之應聲也。故

偏流萬物トハ、道ノ萬物ニ普被スルヲ云フ。生知得以職ハ、張說ニ、生得以識ノ誤トナス、生物ハ德ヲ得テ識ル、是レ實ニ道ノ精粹ヲ得タル者ナリ。故德者得也トハ、德ノ本義ハ、身ニ得タル者ヲ云フ、其謂得以然也ハ、丁說ニ、謂其得所以然トナス、得トハ其ノ得ベキ所ノ者ヲ得タルヲ云フ、卽道ヲ得タルヲ云フ。間之理者ハ、王(引)說ニ、尹注ニ本ツキテ、無間者ノ誤トナス、道ト德トハ同體ニシテ、離ルベカラザルヲ云フ。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ハ、王(引)說ニ、禮出乎理、理出乎義ノ誤トナス。法者所以同出云云トハ、法ノ必然的畫一的ナルヲ云フ。故事督乎法トハ、法ヲ以テ萬事ヲ督正スベキヲ云フ。法者出於權トハ、法ハ輕重ヲ權ラザルベカラズ。權出乎道トハ、輕重ハ、

宮。開其門。 開諸本作闕。今從趙本。 宮者言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 去嗜好之過。 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言下當脫名字。延長也。實長於名。亦謂過之。 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務趣也。督亦正也。姑且形容之以其形。使其形趣名。言名與形合也。聖人之道。名正言順。故云。督言也。 不言之言應也。 此解上目不言也。不得已而應之。雖言猶不言也。 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 以用也。爲之人者。人所爲也。應也者。用人所爲而爲之也。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執名以責形。不自爲始。而務應乎物。所以成事。此卽應之道也。 無爲之道因也。 此解上目無爲。無爲者非實無爲也。彼來而我因之也。 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 因也者。無所損益於彼。直因其形以爲之名也 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 名者百事之名也。紀理也。 人者立於強。 以強毅自立。 務於善。 務彊也。勉彊於善。 未於能。 未味也。玩味於材能。 動於故者也。 故事也。動作於事故。此皆中人以下所爲也。 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 常人爲之。而聖人無之。是與物異矣。 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

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明上下之分。以諭長幼貴賤之義。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此言太精。可以注禮。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同一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糾也。以法糾正之。法出於權。法者權輕重所宜而制之也。權出乎道。不本於道。輕重不可得而權也。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動運也。施發之政也。德恩也。廣被萬物。不知其所究極。所以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莫當爲眞。說詳于上云。眞人者。言其德至極也。不宜言應也。不宜。不預度其宜也。不預度其宜者。言彼作而我應之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彼作而我應之者。非吾所設施也。故能無預度其宜也。不顧言因也。不顧始不顧思也。始不顧思者。言事來而我因之也。眞人不宜不顧。皆擧上目而解之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事來而我因之者。非所能顧思。故始無顧思也。凡貴因貴應者。老莊之見也。著此篇者。蓋津逮其道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囿猶有也。深邃之囿。所有不可測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既無過擧。故不爲人所伐。潔其

章ノ句ニシテ、人ハ皆知ヲ求ムルヲ欲スルモ其道ヲ知ラズシテ、徒ニ外物ヲ知ラントスルノミ、知ル所ノ者ハ外界ニ在ルモ、其ノ外界ヲ知ル所以ノ者ハ、此心ニ在ルナリ。

不修之此云云、サレバ心ヲ修メズンバ、何ゾ彼ノ外界ヲ知ルヲ得ンヤ。

修之此莫能虛矣ノ能ハ、而ニ通ジ、而ハ如ニ同ジ、此心ヲ修ムルニハ、虛ニ如クハナシ、(能ノ解釋ハ張說ニ由ル)。

虛者無藏也トハ、虛トハ一物ヲ心中ニ藏セザルヲ云フ。

去知則奚率求矣トハ、知ラント欲スルノ心ヲ去ラハ、無欲ナルヲ以テ、外物ヲ追求スルノ念ナシ。

無慮則反覆虛矣トハ、心虛明ニシテ、雜慮ナクンバ、何程俗事ニ操返ヘシ當リテモ、虛靜ノ態ヲ維持ス。

位莛ハ、王(引)說ニ牴牾ノ誤トナス、衝突扞格スルコトヲ云フ。

其大無外云云トハ、道ノ大小遠近ヲ包括スルコトヲ云フ。虛之與人也無間ノ虛ハ、猪說ニ、道ノ誤、道ト人トハ元來一體トナルベキ者ナリ、唯聖人得虛道ノ虛ハ、猪說ニ處ノ誤、俗人ハ道ト一體タラザルモ、聖人ニシテ之ニ處ルコトヲ得、並處而難世ノ世ハ、也ノ誤、俗人ハ道ト並處シテ、之ヲ得ガタシ。人之所職者精也ノ精ハ、兪說ニ情ノ誤トナス、人ノ主トシテ心ヲ動ス者ハ、感情ナリ、故ニ感情卽欲情ヲ去レバ、神思宣明安靜ニシテ、道理ニ精通シ外物ヲ離レテ獨立ス。故館不辟除云云トハ、居室ヲ掃除セザレバ、貴人ハ之ヲ不潔トナシテ居ラス、心虛明ナラザレバ、神思ノ生セザル喩。人皆欲知ヨリ、其所以知此也ニ至ルマテヲ、王說ニ由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ニ改ム、始ノ二句ハ前

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
彼此雖異。所以知之一也。不修之此。安能知彼事哉。苟修之此。心爲之役。莫能虛矣。心不虛。則知不生。故求知者。非所以致知也。

虛者無藏也。
心不藏一物。謂之虛。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
去欲知之心。則何所循求。

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
心無所藏。則又何設置。無求無設。則無所思慮。無所思慮。則反覆皆虛矣。不求知。而知自生。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𧺆。
虛則無所抵觸。故不屈撓於物。無形則無所定居以與物相逆也。𧺆迕之或體。

故徧流萬物而不變。
流布也。不變其道也。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
道聚於有德之人。故曰道之舍。而物亦得之以生也。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人能生知。得以盡其職。乃稟道之精粹者也。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所得以然者。謂得而善之。

以無爲之謂道。
若天之無爲而成也。

舍之之謂德。
尹知章云。道之所舍之謂德也。

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
有德者必有道。是無間也。故言之者。同稱道德。而不別之。

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其理之可間者。唯有舍者與所以舍耳。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各。諸本作名。今從古本趙本。

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

フルヨリシテ、過失ヲ生ズ。
罪在變化トハ、私智ヲ弄シテ自然ヲ變化セシムルヨリシテ、罪ヲ惹起ス。
若偶之偶ハ、猪說ニ、寓ニ同ジ、其物ニ應スルヤ寓居スルガ如シ、固着セザルナリ。
靜因之道也トハ、靜ニシテ外物ニ因ル、卽虛明ニシテ外界ニ應ズルノ道ヲ云フ。
心之在體以下ハ、前章ノ句ヲ擧ゲ、之ヲ詳說シタル者ナリ。
故曰心術ノ曰字ハ、衍字。
故曰君無代馬走ノ故曰二字ハ衍。
此言不奪云云ハ、張說ニ、此言不奪人能、不與下試也ノ誤トナス、試ト能トハ古韻相通、卽君主ハ臣下ノ才能ヲ奪ハズ、臣下ト與ニ事業ヲ試ムルコトヲナサザルヲ云フ。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トハ自分ガ動キテ定マラザレバ、他人ノ所爲ヲ精察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功也。能不與下者。已雖有才能。不干與臣下之事也。如此者。以誠接下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不定不靜。不可以觀察他人所爲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人主坐於戶牖之間。南面。是位於陰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此卽齒亡舌存之說也。天下之事。時有如此者。不可一概斥之也。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道之爲體。虛也。唯聖人得之。然虛與人無間。則道亦與人無間也。但常人不知道。故與之並處。而不能得也。豬飼彥轉云。世當作也。

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人之所爲己職者。在精熟其道也。宣通也。心所以壅塞而不通者。唯以嗜欲充溢。故去欲則心宣通。宣通則心有所安。而能靜。能靜則心不外馳。而精熟。而獨得於心者成矣。立成也。

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獨得於心者成。則所見極明。明則可以至神矣。館謂心。辟除。開闢掃除也。上文作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此自爲文。以反語出之。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

貫ノ誤ニシテ、ヿタガハズ」ト訓ス、天地ノ道ニ過差ナキヲ云フ。
潔其宮云云ハ、心ヲ虛明不昧ニスルコトノ喩。
紛乎其如亂云云トハ、世事紛紛タルモ、虛明ノ心ヲ以テ、靜ニ之ヲ治ム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
强不能偏立云云トハ、人力ノ自然ニ若カザルコトヲ云フ。
名當謂之聖人ノ名當ノ下ニ、於形ノ二字ヲ補フベシ、名ト形トヲ適當セシムルヲ聖人ト云フ。
不言無爲之事ノ不言ノ下ニ、之言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不與萬物異理ノ不ハ、王說ニ、衍字。
人之可殺云云トハ、人ハ殺ヲ惡ム故ニ、殺ヲ以テ之ヲ威スコトヲ得又人ハ利ヲ好ム故ニ、利ヲ與ヘズシテ、之ヲ懲スコトヲ得。
其應也云云トハ、君ノ行動ノ、自然ニ外界ニ順應スルヲ云フ。
過在自用ハ、私智ヲ用

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詳見于下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尹知章云。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尹知章云。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誘通。誘也。好去聲。不迫乎惡。不窘迫乎所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恬安。愉悅也。故事也。餘詳于解。補故。意爲之也。引申訓巧。荀子王霸篇。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注故巧也。下文動於故者也同。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靜以因物之道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以下解也。舊本與上文連寫。獨古本每節提行。此依古本。下仍連寫。以其易識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曰字衍。故心術者。已無爲。而制九竅。以盡其用者也。此居解首。故特擧此句。以結之。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故曰二字衍。上文無君字。此補以解之也。不奪能者使群臣各盡其能。不奪以爲己

ノ心ナキ時ハ、神アリテ來リ宿ル、卽心ノ虛明ニシテ、萬象ヲ網羅スルヲ云フ。

人皆欲智云云トハ、世人ハ智ヲ欲スルモ、其眞ノ智ヲ求ムル者ナシ眞ノ智ハ心虛明ニヨリテ始メテ生ズ、然ルニ世人ノ智ハ、嗜欲ヨリ生ズル者ナレバ、之ヲ遠ケテ、心ヲ奪ハルルコト勿レ。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トハ智ヲ求ム者ハ、反ヘリテ智ニ處ルハ居ザルナリ。

簡物小未一道トハ、些少ノ事物ナリトモ、若シ道ニ從ハザル者アレバ、之ヲ選擇區別スルコト。

直人之言ハ、眞人之言ノ誤、眞人ハ道術ニ通ジタル者ヲ云フ。

不義トハ、豫メ臆測シテ、其事ヲ度ラザルコト、義ニ度ノ訓アリ(此解ハ王說ニ由ル)。

不顧トハ、始メヨリ顧慮スルコトナキヲ云フ卽心ノ虛明不昧ナルコトヲ云フ。

乃不伐ハ、兪說ニ乃不

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正人無所求。故其心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故道唯有其理。無形也。化育萬物。謂之德。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化。德育萬物之效也。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戮禁誅。謂之法。簡擇事物微小。未純一乎道者。以殺戮禁誅之。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道可以安天下。而不可說其狀也。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豬飼彥博云。直當作眞。衛謂。解作莫人。解之云。言至也。直莫並不訓至。眞有至極之意。豬說得之。義。解作宜。解之云。言應也。當依解爲宜。則法也。人不知其所爲法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虛靜如天地。人不敢伐之。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若順也。去私心而不言。神明順存乎我心。餘見于解。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紛乎亂貌世事紛乎若亂以靜應之而事自治此所以去私毋言而神明順存也。强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强所以立也。而不能徧立物。智所以謀也。而不能盡謀事。所以有待於聖人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尹知章云。立名當物。所以稱聖。衛謂。當下疑脫於形二字。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紀理也。殊形異執。不與萬

本篇ハ心ノ運用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分チテ上下トナス、篇首ヨリ下文若偶之靜因之道也ニ至ルマデ、其綱ヲ列擧シ、以下ニ之ヲ解釋シタル者ナリ、故ニ讀者ハ彼此ヲ參考セバ、之ヲ解釋スルニ便利ナルベシ。

心之在體ヨリ、九竅循理マデハ、心ガ道ヲ守レバ、耳目鼻等、スベテ其命ヲ奉ズルヲ云フ。

嗜欲充益ノ益ハ、溢ニシテ、心カ道ヲ守ラズ、嗜欲ガ充溢スル時ハ、耳目モ、其利用ヲナスコト能ハズ、卽君主統御ノ術ヲ得テ、虛靜無事ナラサレハ、百官モ亦其職ヲ失フコトニ喩フ。

毋代鳥走云云トハ、君主ハ自ラ事ヲ爲スベカラス、臣下ニ委任シテ、其成績ノ如何ヲ檢スベシトノ喩。

道不遠云云トハ、道ノ眼前ニ在ルモ、極メカタク、得ガタキヲ云フ。

虛其欲云云トハ、嗜欲

管子卷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耳目鼻各二。口及下二竅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益讀爲溢。莊子云。有貌愿而益。嗜欲充溢於心。則耳目失其官。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居正道。九竅循理而應。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豬飼彥博云。故曰二字衍。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則法也。使彼先動。以觀察其所爲法則。然後應之也。餘詳于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並處謂道也。詳見于下。虛其欲。神將入舍。嗜欲充心。虛之則神來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特來舍也。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心虛則智生。求智則反陷乎不智。當投智於海外。無自爲其所奪。此求眞智之道也。莊子曰。虛室生白。亦此意。求之者。不得處之者。求智者卽不得處智者。申投之海外之意。

ハ、天地ノ氣ニ此四種アルヲ云フ。
故書之帝八以下ハ、缺文ニシテ不明。
二十歲而可虛云云トハ今ヨリ二十歲ノ後ニ、我國土廣大トナリ、更ニ十二歲ヲ經テ、此廣大ナル國土ヲ整頓ス、又百歲ニシテ天下大亂アリテ、鬼神モ祭祀ヲ得サルニ至ル。
周鄭之禮移矣ノ六字ハ衍文。
周律之廢矣トハ、周代ノ法律ハ廢セラル。
中國之草木云云トハ、夷狄、中國ヲ侵伐シテ、其草木ヲ交通セサル野蠻ノ地ニ移植スルコトトナリ、君主ノ使用スル音樂衣服、皆變ツテ夷狄ノ風トナル。
則臣有依駟之祿トハ、君主衰ヘテ臣下富强トナリ、駟馬ヲ多ク畜フルノ秩祿ヲ得ルコト。
鍈之重反旅金トハ、鍈價ノ貴キコト、反ツテ數金ヲ陳ネタル程ナリ、世亂レテ兵器ヲ貴ブガ故ナリ。
聲好下曲トハ、下等ナル音樂ヲ好ムコト、下句ト與ニ、風俗ノ鄙猥ナルコトヲ云フ。
人君日退亟トハ、人君ノ勢力日日ニ衰退スルコト、迅速ナリ。
應國ノ應ハ、膺ニ同ジ、天命ヲ受ケ國ニアタル所ノ稱號モ、亦變ゼラル、卽革命ノ起ルヲ云フ。
視之亦變ノ亦ハ、兪說ニ天ノ誤、「之カ天變ヲ視ル」、下文ノ觀之風氣ト對句。
古之祭有時而星以下ハ、上文ノ天變風氣ノ觀察ヲ記ス、星ハ兪說ニ晴ニシテ、天候ノ晴レタルヲ云フ、星燺ノ星ハ衍字ニシテ、燺ハ熅ニシテ、空氣ノ鬱蒸シタル
コト胸ハ昫ノ誤ニシテ、日光ノ溫キコトヲ云フ。
鼠應黃門以下、祭之號也ニ至ルマデ、不明、恐クハ祭祀ニ供スル品物ヲ云ヒシ者ナランカ。
圖具其樹物也トハ、圖ヲ爲リテ祭祀ノ時ニ用フル樹木、及其他ノ物品ヲ準備スルコト。

動毀トハ變動シテ舊來ノ形ヲ敗ル者、進退ハ消長ヲ云フ。沮平氣之陽云云トハ平和ナル陽氣ヲ妨害スルコトアルモ、之ニ從フコト、靜ナル辭令ノ如クスレバ、爭鬭ノ事ナシ。餘氣之潛然云云トハ、靜ナル辭令ノ如クスレハ可ナルモ、之ニ反シテ潛伏沈滯ノ氣アリテ、人ノ心ヲ動シ哀マシムル者アラバ、何ヲ以テ其ノ氣ノ動ヲ治メンカ、（愛ハ薆ニ同ジ隱蔽ヲ云フ）得之衰時云云トハ、モシ沮害セラレタル氣アラバ、其沮害セラレテ衰ヘタル時ヲ得、五行ノ位ニ就キテ、其狀ヲ觀察シ、其ノ美ナル所ヲ留メ去ラザラシム、然ル後ニ沮害セラレタル氣モ、再ビ光ヲ發スルコトヲ得。修之心云云トハ、沮害セラレタル氣アラバ、益スヽ心ヲ修メテ、其ノ惡氣ノ減消ヲ待ツベシ。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ト

稱號盡變更。凡所視者亦咸變更。以禮物改也。乃觀察之風采氣象。以卜其能治天下與否也。

古之祭。有時而星。

祭大典也。王者易姓。各祭其所貴。故歷擧古人所祭。以示其法。星二十八宿也。補應寶時云。星字宜訓晴。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散氣。衡案。此言所祭隨世而異。古未聞有祭晴者焉。案。水地篇曰。東方曰星。蓋星生也。謂祭五穀之生。與下祭炊相應。似是。

有時而星熺。

星熺未詳。尹知章云。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補應寶時云。此星字疑衍。熺蒸也。禮樂記篇。天地訢合。古熺訢通用。衡案。應以星字爲衍。是也。熺同熾。炊也。蓋謂祭竈。食民之天也。或祭生。或祭竈。始終之義也。

有時而熰。

尹知章云。熰熱甚也。謂寒熱甚而祭。衡謂。熰炮也。周禮大祝九祭。三曰炮祭。注云。炮祭燔柴也。

有時而朐。

尹知章云。朐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衡謂。朐句也。蓋祭句陳。一說炮毛炮朐脯也。屈中曰朐。上二謂所祭。下二謂以祭者。皆擧其所貴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

鼠應廣之實。與華若落之名。對。皆奇其文。以聳人聽也。鼠貪獸也。應料度之辭。鼠求應廣之實。言多品也。禮記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產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又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此其事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尹知章云。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衡謂。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之屬是也。

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爲圖。具備其樹及庶物。豫擬祭祀之用也。

管子卷第十二終

コトヲ得。
唯聖人不爲云云ノ唯ハ、雖ニ同シ、聖人ト雖モ、自ラ歲ヲ作ル能ハズ、唯ダ滿虛ノ狀ヲ知ルノミ。
奪餘滿云云トハ、聖人ハ陰陽ノ滿虛、卽盈虛消長ノ關係ヲ、和平均調シ、之ニ本ツキテ政事ヲ通利シ、以テ民常卽民ノ恒產ヲ富贍ナラシム。
地之變氣云云トハ、地變アレバ其地變ノ起リシ地方ニ、應救ノ手段ヲ講ズルコト。
水之變氣云云トハ、水變卽洪水等アレハ、精到ナル觀察ヲナシテ、豫メ警戒スルコト。
天之變氣云云トハ、天變ノ時ニハ、行ヲ正シテ德ヲ修ム。
天地精氣有五云云トハ、天地ニ五行ノ精氣アリ、萬物ヲ生ズ、始メヨリ萬物ヲ沮害スル者ニ非ズ。
其ノ丞而反ノ丞ハ、極ニ同ジ、五行ノ循環ハ極リテ生ズ。
其重陔動毀之進退ノ之字ハ衍文、重陔ハ積重、

猶盛者。益修ニ之心。其滅ニ殺之。以待ニ其氣之衰一也。　故有ニ滿虛哀樂之氣一也。　故兩氣相沴者。必有ニ滿虛哀樂之氣一也

書之帝八。神農不ニ與存一。爲ニ其無一レ位。不レ能ニ相用一。　書之帝八。豈謂ニ仲尼未レ序以前之書一乎。不レ知除ニ神農一之外。又數ニ何人一。易序ニ五帝一。神農與存焉。月令孟夏。其帝炎帝。則神農又有レ位焉。蓋古有下爲ニ是說一者上。今不レ可レ考。　問ニ運之合滿安臧一。問ニ運祚之合一滿藏ニ何處一也。

管仲對曰。自今後二十歲而可レ廣。十二歲而聶レ廣。百歲傷レ神。　聶讀爲レ攝。攝整飭也。整ニ飭其所一レ廣之國。又百歲天下大亂。傷害及ニ鬼神一矣。　周鄭之禮移矣。　古本無ニ鄭新國而小。其執レ禮又不レ若ニ魯一。不レ當ニ舍レ魯而言一レ鄭。而復與ニ下文周律之廢一相複。古本似レ長。　則周律之廢矣。　律法也。廢而不レ用。　則

中國之草木有ニ移ニ於不通之野一者上。　夷狄入伐。有下移ニ中國之草木於未ニ嘗通達一之野上者。　然則

人君聲服變矣。　聲樂衣服皆變。言爲ニ夷狄所一レ移也。　則臣有ニ依駟之祿一。　依倚也。駟馬相倚。言衆多也。　而聲

婦人爲レ政。鐵之重反レ旅金。　旅陳也。金重ニ於鐵一數十倍。今鐵之重反陳ニ列數金一。始得レ之。世亂貴ニ兵器一故也。

好ニ下曲一。食好ニ鹹苦一。　下曲鹹苦。皆賤者所レ好也。言禮俗敗壞。人如ニ奴隸一。　則人君日退亟。　如レ此。則人

君日退衰亟急。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應膺同。膺國。膺ニ天命一之國。謂ニ周室一也。如此。則祭レ神之禮變更。膺國天子之稱號亦變更矣。謂ニ天子易レ姓。稱稱誤レ稱。　視レ之亦變。觀ニ之風氣一。　不ニ唯神祭

日至ハ夏至冬至ヲ云フ。已殺生ストハ、尹說ニ、天時ニ則トリテ、君主ガ生殺ヲナスコト。其合而未散云云トハ、陽氣陰氣未ダ全ク散セザルヤ、之ニ乘シテ獄事ヲ斷ズベシ。將合可以禺ノ禺ハ、耦ニ同シ、陰陽將ニ合セントスル時ハ、耦耕スベシ。其隨行以爲兵云云トハ、其ノ耦耕ニ從ッテ隊伍ヲ作ルコト。分其多少云云トハ。一說ニ其隊伍ノ多少ヲ分チテ、詳細ナル政ヲ行フ。請問形有時而變乎トハ天地カ物ヲ生ズルノ形ニ、變化アルカヲ問フ。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トハ、甘苦酸鹹等ノ五味ニ本ツキ、五色五聲トナリテ、萬物ニ推演スルヲ云フ。夫陰陽進退云云トハ、陰陽ノ狀況ハ知ラズ知ラズノ中ニ變シテ、一定ノ時ナシ、但其ノ散卽虛ト、合卽滿トヲ見テ、其歲ノ豐凶ヲ知ル

虛。唯讀爲雖。雖聖人不能造歲。但能知滿虛所在以應之耳。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歲歉。則政事有所壅塞不行。民常民所行之常道。謂五倫也。民失其產。則五倫之道缺矣。聖人奪餘滿。補不足。變理陰陽。以能通利政事。而贍足民常矣。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於所出處而應之。謂振貸其民。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精熟也。先熟察水勢所衝突。豫修築堤防。疏通下流而應之。天之變氣。應之以正。正行修德。天變自消。且夫天地精氣有五。天有五行之精氣。降生水火木金土。是地亦有五氣也。不必爲沮。是五氣者。所以生成萬物。始不必爲沮敗之害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陔亦重也。進退猶消長。但其亟急而反於常行。則其氣重疊。動輙毀敗萬物之進退。補應寶時云。之字疑衍。衡案。以之字爲衍。重陔動毀進退。皆指氣而言。文意極順。此說可從。卽此數之難得者也。此天數之難得而知者。此形之所以有時而變也。此形之時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若順也。凡天地之災。起於氣之不和。其初沮敗和平之陽氣。順從如辭令之靜。絕無爭閱之狀也。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潛然隱伏不見貌。愛讀爲薆。薆隱也。有餘之氣之潛然而發動。隱蔽之氣之潛然而哀傷。皆不可見。胡得而治其動乎。桓公問之也。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佁美。然後有輝。治動之法。得沮氣衰憊之時。就五氣之位。而觀察之。留其美。使之不前去。然後氣和候調。物有光輝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佁不前也。猶言留。言邪氣

ブ。以時事天云云トハ、人謀ハ時機ニヨル、時ハ天ノ爲ス所ナレバ、天ニ事フト云フ、天ハ神ノ居ル所、故ニ神ニ事フト云フ、神ニ事フル時ハ、人鬼亦配祀セラル、故ニ事鬼ト云フ。雜櫜刃トハ、諸種ノ武器ヲ一ツノ包ミニ入レテ、藏スルヲ云フ、即用ヒザルヲ示ス。其滿爲感トハ、陽氣滿チタルトキハ、物之ニ感ジテ動ク。其虛爲亡トハ、陽氣虛シテ、陰トナレバ物消亡ス。滿虛之合云云トハ、此ノ滿ト虛、即陰陽ノ氣ノ交替スル時ニハ、或ハ其氣ガ地中ニ充實シ或ハ地上ニ發動ス。地陽時貸ハ、丁説ニ、陰陽時代ノ誤トナス、即陰陽ノ互ニ更代シテ盛ナルコト、下文ノ冬夏云云ヲ云フ。其冬厚則云云トハ、冬ニ於テ寒スルコト太甚シケレバ、夏ノ熱モ亦强シ、陽氣厚ケレバ、陰氣モ極寒ナリ。

感。其虛爲亡。氣滿。則物感之而生。氣虛。則物無所受而亡。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時而爲動。滿虛之合。謂春秋二仲。二月虛將爲滿。八月滿將爲虛。故曰滿虛之合。當是時。其氣或充實於地中。或發動於地上。二仲多暴風以此。地陽時貸。貸吐得反。差忒也。地中陽氣。有時差忒。謂冬有愆陽。及地震噴火之屬。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尹知章云。厚謂過於寒熱。衡謂云冬夏陰陽者。互見爲義。是故王者謹於日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謹候二至之至不至。至則寒暑從時。不至則四氣乖戾。以此知虛滿之所在。以施政令也。已殺生。秋已殺草木。春已生之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其滿虛之氣。合而未散。散即離也。謂九月。當此時。可以決獄事。將合。可以禺。禺讀爲耦。滿虛之氣將合。謂二月之初。當此時。可以合耦於鋤。其隨行以爲兵。行列也。其從耦耕之列。以爲兵伍。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分滿虛之消長多少。以爲委曲詳細之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形天地生物之形也。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謂二氣不差忒。甘苦異性。其草俱生。則其餘生可知矣。從其宜。則酸醎和焉。從其宜。謂陰陽也。醎鹹俗字。酸醎多成於人工。故曰和焉。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五行之氣。彰爲五色。發爲五聲。故形色已定。因以爲聲樂也。將說其變。故先說其常。言之序也。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觀其散合之際。可以視歲之豐凶矣。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

ラ親服スルニ至ル。不方之政トハ、方正ナラザル政治ヲ云フ。曲靜之言トハ、區區タル小術ヲ云フ。節時於政云云トハ、時ノ宜ニ從ツテ、政事ヲナスコト。陽者進謀云云トハ、事ノ既ニ見ハレタル時ニハ、進ミテ之ヲ謀リ、未ダ見ハレズシテ幾ノ動ク時ニハ、其ノ感ズルヲ俟チテ之ニ應ズ。再殺則齊トハ、何事モ一度ニ滅殺セズ、自然ニスルコト。然後運可請也ハ、丁說ニ、然後運謀也トナス。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云云トハ、謀ヲ運ラシ機ニ投ズル者ハ、何ニ由ルカ、天地ノ大法ニ本ツク、天地ノ大法ハ、虛(秋冬)ト滿(春夏)ノ循環、合(春秋二分)離(寒暑ノ分レ目)四時ノ互ニ相生相尅スルヲ云フ。然有知强弱云云トハ、天地ノ人法ニ本ツキテ智謀ヲ運ラシ、更ニ諸侯强弱ノ殊絕スル所ヲ知リテ、諸侯ト交ヲ結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從時行政。以此爲節候。則政與四時共行矣。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不動作以爲道。齊整以爲行。是避世之道耳。不可以進取乎天下矣。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然後運可請也。殺謂雪霜殺物。再殺則三年矣。言事之顯陽者。進而謀之。其幾微者。從彼感我而應之。行之三年。則一國必齊。然後運用智謀之法。可得請問也。也問辭。論語曰。十世可知也。一本作乎。尹知章云。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春秋冬夏之勝也。下文覆說滿虛合離。皆以陰陽言之。此云天地者。陰陽滿虛。因地以見。故帶說地耳。滿春夏也。虛秋冬也。合寒與暑合也。謂春秋二分。離離寒而徂暑。離暑而徂寒也。四時之氣代旺。成功者去。故曰勝。此皆因不得不然之勢。投不可不爲之機。運智謀者。當法之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尹知章云。尤殊絕也。衡謂。上所述。運智謀之法也。然亦必有知諸侯强弱之所殊絕。能詳天下之形勢。然後應諸侯宜親者之請。以取交。不如此。運智謀未全也。故知安危。國之所存。知安危之道。國之所以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萬物從時而生成。人因之以生。而時者天實爲之。故以時故事天。天神地祇。助天成物者也。故以天故事神祇。不言祇者省文。既事神祇。則人鬼有功者。及已所由出之祖。不可不祭也。故以神故事鬼。故國俗本誤曰。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謀運而雜橐刄焉。謹事天及神鬼。故天降此福也。無罪。謂無水旱疫厲之災。不殺。不遇殺戮之慘也。橐韜也。刄謂兵器。雜橐刄者。韜戈戟劍鈹之屬於一袟也。言不用之。其滿爲

主ヲ危クスルトハ、社稷ノ滅亡ヲ云フ。
利不可法故民流トハ、利益ハ人力ヲ以テ、之ヲ自由ニスベカラズ、人民ノ便利ニ任ツテ、之ヲ移流セシムベシ。
神不可法云云トハ、鬼神ハ神靈ナレバ、國法ヲ以テ之ヲ制スベカラズ、故ニ之ニ謹事スルノミ。
天地不可留云云トハ、天地ノ化ハ一日モ留ムルコト能ハズ、故ニ人君ノ政ヲ爲スヤ、之ニ則トリ、常ニ日新ノ政治ヲ施行ス。
是故得天者云云トハ、天意ヲ得ル者ハ、天下之ヲ助ク、故ニ強大ナルモ崩レズ、人心ニ順フ者ハ其地位卑シト雖モ、何人モ之ニ勝ツコトナシ、故ニ聖人人君、皆天ト人トヲ重ンズ。
故至貞生至信トハ、正直ノ至リハ、信ノ至リトナル。
至言往至絞ノ言ハ信、往ハ生ノ誤、絞ハヒキシメル義ナレハ、約束ヲ言フ、至極ノ信ハ、自ラ鄰國ニ對シテ、此上モナキ固キ約束トナル。
不務以文勝情云云トハ、文飾ヲ以テ眞情ヲ掩ハス、又徒ラニ多キヲ貪ボリテ、少キヲ厭ハズ。
不動則望有廧ノ廧ハ、冢説ニ、牆ニ同ジ、君子ノ態度儼然トシテ、動カザル時ハ、衆人之ヲ環視スルコト、家ノ牆ニ於ケルカ如シ。
旬身行トハ、一身ノ行ヲ均平正直ニスルコト。
執故義道云云トハ、古來ノ義ト道トヲ堅守スルハ、急激ナル變化ヲ畏ルル者ナリ。
天地若天神云云ノ天地ハ衍文、彼ノ神ノ能ク變化スル、天地ノ極致ナリ。
能與化起云云トハ、苟クモ善ク變化セバ、古道ヲ以テ之ヲ止ムベカラズ、(王ハ善、山ハ屈ノ誤)
仁者善用云云トハ、仁者智者、皆善ク變化ノ道ヲ用フ、苟モ其人ニ非レバ變化ノ機、神ト與ニ去リテ、之ヲ捕捉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親戚可以時大也トハ、父母(古人父母ヲモ親戚ト云フ)ハ、其生時ニ於テ衣食ヲ十分ニシ、其奉食ヲナスベシ。
是故聖人云云ノ萬民ハ、衍字トナス、聖人ハ其家ヲ治ムルヤ、勗メテ艱難ニ馴レテ、逸樂ニ安ンセシメズシテ世ニ立ツ。
人死則易云トハ、古人ハ一族ノ者ハ、共同ノ墓地ニ葬ル、故ニカク云フ、卽死後ニハ親シミ易キモ、生時ニハ親シミ難シ、其理ハ下ノ如シ。
故一爲賞云云トハ、恩惠ヲ數バスレバ、人之ニ狃ルルヲ云フ。
其小行之云云トハ、暫ク恩惠ヲ行フトキハ、國俗此ノ如キ者トナシ、久ク行ヘバ、禮義ハ當然ニ出テタリトナシテ、感謝ノ意ナシ。
故無使下云云トハ、故ニ人民ヲシテ、君主カ必ズ、之ヲ行フベキ者トナサシムルコト勿レ。
然後移商云云トハ、妄ニ恩惠ヲ施サザル後ニ、商人ヲ國都ニ遷徙セシム、是レハ商人ヲ重用スルカ爲ニ非ズシテ、其貨財ヲ以テ、國都ヲ富マサンガ爲ナリ。
不擇鄉而處トハ、商人ハ利ノ在ル所、如何ナル鄉ニモ居リ、如何ナル君ニモ使ハレ、如何ナル所ニモ出ヅル者ナレバ、國中ニ入リテ、君ト與ニ城ヲ守ル者ニ非ズ。
國之山林也云ノ則ハ、丁説ニ、取ノ誤、廛ハ廛ノ誤、依ハ信ノ誤、卽商人ハ、山林ノ利ヲ取リ、市場ニ之ヲ販賣シテ、本金ニ二倍ノ利ヲ取ル。
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ノ下ニ、歡字ヲ補讀ムベシ、商賈此ノ如ク利ヲ得レバ、上下各侈靡トナリ、君臣上下皆歡親ヲナシ、金錢自ラ流通シテ、私藏ナキニ至ル。
然則貪動以下不明。
多賢可云トハ、如何ニシテ大賢人ニ親ムコトヲ得ベキカ。
不聽於天トハ、天時ニ屈セサルヲ云フ。
不欲彊能云云ハ、王説ニヨリ、不欲能彊不服ヲ一句トナシ、智而不牧ヲ一句トナス。強ナルモ能ク上ニ服セズ、智アルモ牧セラレザルヲ欲セズト讀ム。
若旬虛云云ノ旬ハ、猪説ニ、盈ノ誤、月ノ盈虛ハ、月津卽月ノ軌道ニ循フテ、而シテ(若ハ而ト讀ム)其明卽月光ハ同一ノ處ヨリ出ツ、人君ノ人臣ヲ待スル、亦此ノ如クナルトキハ、月ノ虛ナルカ如ク、一時臣下ヲ困メ、之ヲ冷遇スルモ可ナリ、何トナレバ其困厄冷遇モ、一時ノ事ニシテ、後ニハ之ヲ寵遇スルコト、恰モ虛時ノ月ガ、軌道ノ循環ニ由リテ、再ビ盈滿ノ光ヲ發スルカ如キ企望アレバナリ。
故阨其道云云トハ、人君ハ一時臣下ノ仕進ノ道ヲ阨塞シ、又其恩賜ヲ薄クスルコトアルモ、一方ニ於テ、更ニ之ヲ獎勵スル者ナレバ、士反ヘリテ親ミ服スルニ至ル。
審此兩者云云トハ、前文ノ阨其道云云、卽チ妄進妄與ヲ防クコト、ト不擇人而予之云云、卽濫進濫與トノ別ヲ審ニシテ、處行、卽適當ナル錯置ヲナセバ、臣下自

下位ニ留ムベカラズ。
水鼎之汨也ノ鼎ハ、一說ニ泉ノ誤トナス、水ノ混混トシテ沸湧スルヤ、人ハ其魚貝ヲ捕ヘント欲シテ聚ル。
若江湖之大也ノ若ハ、衍字、不令也ハ、命令ヲ俟タズシテ人ノ聚マルコト。
逐神而遠熱云云トハ、假令ヘバ神ヲ祭リナガラ、其神ヲ逐ヒ出シ、之ニ捧ゲタル熱ツキ割烹料理品ヲ遠ザクル時ニハ、折角來會シテ、觶即杯ヲ交ヘ、互ニ祭事ヲ樂マント欲スル者ハ、皆其席ヲ去ルベシ、何トナレバ、其酒肴ヲ得ザレバナリ、況ンヤ國家ヲ治ムルニ當リ、國民ヲ利スルコトヲ忘ルニ於テヲヤ、（兄ハ況ニ同ジ）。
夫事左中國之人云云ノ左ハ、猪說ニ、式ノ誤トナス、中國卽國中ノ人心ニ戻リ、危殆ノ國又過失アル君主ノ行ヲ觀テ、其ノ能クスル所ノ者ヲ法式トシテ、之ニ則トル時ハ、社主ヲ危クスル者ニ近シ、社

章云。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衡謂。上下侈靡。則貪動於利者。壅塞失財。而貧民皆得食矣。此述利商入於國之意也。補注移誤利。

徙邑移市。亦爲數一。邑國都也。徙都移市。亦爲使貧民得食。數中之一也。問曰。多賢可云。多勝也。勝賢謂大賢。云旋也。謂相親昵。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咡當爲餌。聲之誤也。餌啗魚具。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不聽於天。不凋落也。松柏之屬是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豈可得而親昵哉。夷吾之聞之也。諸本無之字。今從古本趙本。不欲彊能。尹知章云。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强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不服君智。則不牧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旬偏也。偏虛謂晦朔之時。月暗黑無光。津潤也。言云士之道。當使之若月偏虛無光之時。期待於月光。其惠之。當光潤可愛。若月始出於一方之明。然則欲使士親昵己。先可令以虛其財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阨塞也。塞其道。使之不通也。又薄其所予之俸祿。則士不堪窮約。而親昵其上矣。然此特可牢籠慕利之徒耳。若夫高明之士。浩然而往矣。安能云之哉。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兩者謂阨其道而薄其所予。與不擇人而取予。處止也。行阨其道而薄其所予。止不擇人而取予。則士親昵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方正也。爲治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曲小也。靜靖同。謀也。

私交來云云トハ、私交ノ多キハ管仲ノ所爲ナリトテ、衆人ヨリ怨ヲ被ムルコトヲ云フ。

如以予人財者云云トハ財食ヲ與フルモ、民ノ時ト事トヲ妨害スレバ何ノ甲斐モナキコトヲ云フ。

此謂無外内之患事故也云云ハ、冢說ニ由リ、事故也ノ三字ヲ、下句ニ屬シ、也ヲ者字ノ誤トナシ、事故者君臣之際也ト云フ、卽君臣ノ交際ハ、一朝ニ起ルニ非ズシテ、故舊ノ事ニ因ル。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云トハ、禮義ハ、人君ガ其教化ヲ神ニシテ、臣民ヲ統ブル者ニシテ、且又君臣ノ關係モ、此ニ因リテ、相連屬スル者ナリ。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ノ察ハ、際、故ハ固ノ誤、君臣ノ關係ヲ父子親戚ト同カラシムルハ其連屬ノ强固ナルヲ求ムル者ナリ。

賢不可威云云トハ、賢者ヲバ之ヲ威嚇スベカラズ、才能アル者ヲバ、

悔焉。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衣食難得。而父母之養。不可不以時豐大。是故上自聖人下至萬民。艱約其處家之法。而立於世焉。人死則易云。云讀如昏姻孔云之云。云旋也。人死。無所可否。祭則享之。是易周旋也。補應寶時云。云字疑訓爲親。襄二十九年左氏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此亦其證矣。衡案。詩曰。昏姻孔云。毛傳云。旋也。旋卽周旋。猶後世言追逐。其義爲親矣。生則難合也。難合者。下所言是也。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一賜則以爲賞。猶有感恩。再賜以爲常法。三則爲其理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小猶暫也。凡事暫行之。則爲風俗如此。久行之。則謂禮義當如此。此生人之所以難合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故爲人上者。無使下民爲當上必行之。然後移商入於國。非用人也。入。諸本作人。今從古本。上無濫賜。則人心定矣。然後移商賈。入於國都。非用其人也。將以殖貨耳。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行賈也。故不擇鄉而處之。不擇君而爲之使役。出則唯利之從。入則不與君守城。此述非用人之意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一依其本。林。俗本誤材。則讀如咸則三壤之則。言則山林所生。以出賦而已。亦鬻之以收利。市中固也。其塵所及。則什二之利。依其資本以得之。言網利廣也。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君臣相上下。不可讀。相下疑當脫歡字。商旅既行。故上奢侈。而下靡費。而君臣以此相歡。上下以此相親。則君臣之財。殆爲之盡。而不能私藏也。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尹知

實卽事務モ又輕カラジムレバ、使フルニ足ルベシ。重不可起輕トハ、官位重キ者ヲシテ、輕キ事務ヲ起サシムルコトナカレ。輕重有齊云云トハ、官位ノ輕重自ラ宜キヲ得バ、重キ者ハ政令ヲ發シテ國ヲ治メ、輕キ者ハ命ヲステテ、死力ヲ盡ス。好德惡亡使常トハ、德卽得ヲ好ミ、亡ヲ惡ンテ、卽徒ラニ賞ヲ僥倖スルコトヲ以テ、常トナラシム。國難强云云ノ國ヘ、皆隣國ヲ云フ。先人而自後云云ハ、下句ト與ニ其功ニ誇ラザルヲ云フ、得ハ德ニ同シ。所橐者遠矣ノ橐ハ囊ナリ、功ニ誇ラザレバ我囊中ノ有トナル者、益遠方ニ及ブ、蓋人之ニ歸スルアレバナリ、所爭者外矣トハ、隨ツテ我ト爭フ所ノ者ハ日ニ外ニ遠ザカルニ至ル。與大則勝トハ、大國ト親メバ、敵ニ勝ツコト。

卑而不可勝。尹知章云、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人君重故。聖人人君。皆重得天與人也。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至正則生至極之信。至言往至絞。言當爲信。往當爲生。皆字之誤也。絞交結也。至信則生鄰國至極之約結。生至自有道。凡生至極之事。自有其道。不可妄得。不務以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以文勝情。則不忠。以多勝少則不仁。故皆不務爲之。不動則望有廧。廧嗇通。讀如脈嗇而不屬之嗇。唯守其舊。無所動作。則人之望之。有儉嗇不滿之意。旬身行。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旬均也。典亦法也。凡所使用。皆謂之器。均一身行。及法制度量。王者法則之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故古通。堅執古之義與道。是畏世變者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天地若神、不可通、又與下天地之極相複。尹注云。若能祀神。亦無天地。天地二字、當定爲衍文。若夫神之運動是善化變者也。善化變者。卽天地之極致也。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王當爲善。上下壞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山當爲止。字之誤也。能與化機共起。而善用之。則其功與天同。不可以古道抑止之也。爾山疑亦出字之壞。出與詘通。屈也。其義則具於前注。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唯仁智之人。而後善用變化。苟非其人。則變化之機。與神皆去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尹知章云、一日違衣食。生理幾乎熄矣。親戚可以時大也。大豐也。父母老。可以時豐大其衣食。不然。將有不可追之

興フル時ニ、果シテ賢聖ナル人ヲ得ンカ、始メテ國寶ノ名ニ合シタル者ト云フベシ。使其小可以爲道トハ、小臣ヲ使用スル時ハ、以テ政道ヲ爲ムベシ。能則專云云トハ、才能アレバ之ニ專任シテ自ラ君主ハ無事トナル。椽能踰云云ノ椽ハ、緣ノ誤、攀緣シテ踰ユルコトヲ得ルハ、何ゾヤ、蓋シ踰エラルベキ所ヲ攀緣スレバナリト、即チ功ヲ成スニハ、必ズ良臣ヲ要スルニ喩フ、(此喩ハ一說ニ因ル)能宮則不守而不散ハ、丁說ニヨリ、能官則守不散ノ誤、才能アル者官仕スレバ、則民皆國ヲ守リヲ散セズ、隨ツテ衆多トナル、故ニ能ク天下ニ穎トナル。不然將見對トハ、若シ前述ノ如クナラザル時ハ、我ニ敵對スル者ヲ生ゼン。前後不慭ハ、吳說ニ、慭ノ誤トナス、慭ハ「アヤマル」ト訓ズ。凡輕者操實也云云トハ凡ベテ官位ノ輕キ者ハ

推之。察當爲際。字之誤也。故當爲固。聲之誤也。當使君臣之際。同於親子之際。求君臣繫屬之堅固也。

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不可不謹也。繫屬不固。交際不親。臣必危其君。所以不可不謹也。賢不可威。威謂罪之。能不可留。留淹滯也。謂淹之下位。杜事之於前易也。尹知章云。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衡謂。杜凶事於未然。亦當以人所樂。故下歷言之。水鼎之汨也。人聚之。汨涌波也。此謂湯沸。水之沸於鼎中。其肉將熟。故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壤地之美也。人樂之。至死不能去。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若字衍。江湖之大。必產珠貝。故求之者。不待令而至矣。言其中有所樂利。民爭就之。爲政亦當如此也。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此亦一譬。與前意相反。今有祭神者。助祭者盡至。而爲之祭主者。忽逐所祭之神。而遠所熱之熱物。則助祭將交錯觶爵者。皆去而不處。爲其不得酒肴也。況治國家而遺大利者。孰敢就之。朱長春云。兄古況字。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左戾也。弋取也。幾近也。【補】中國。國中也。言人君所爲。既戾國中之人。又觀察危國過君之所行。而取其所爲能者。而效之。必危其社稷也。利不可法。故民流。利不可以法拘止。故使民流移之。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不可以法制服。故謹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之道。變化而去。不可得而留。故我亦動輒化。故法。爲新政。以奉其道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天意者仁人也。天下助之。故高而不崩。得人者。

メテ兵ヲ動スベシ。（春秋ノ解釋ハ尹注ニヨル）候人不可重云云トハ、斥候ノ權力ハ重クスベカラズ、唯ダ其人ニシテ、能ク上ノ人ニ交リテ其實情ヲ探リ、能ク邊境ノ交際ヲ堅固ニシテ、變更セザレバ可ナリ。

行人可不有私ハ、行人不可不有私ノ誤。不有私云云トハ、行人（今日ノ公使ノ如キ職）ハ私交ヲ計ルベカラズ、私交ヲ計ラザルハ、其國內ガ其人ニ因ツテ事ヲ謀ル者ナレバナリ。

使能者有主云云トハ、才能アル者ヲ行人トシテ使用スレバ、外國ノ人モ、自ラ之ヲ主トシテ、依賴スル心アリ、隨ツテ國內モ亦其事ヲ行フヲ得。

無使其內云云トハ、國內ノ人ヲ使ハズシテ、外國ノ人ヲ使ヒ、小材ヲ用ヒテ大材ヲ用ヒザルヲバ、國寶ヲ棄ツト云フ。

使其大貴云云トハ、其臣ヲ貴カラシメント欲シ、一タビ之ニ爵祿ヲ

害。爲之若何。

先糾合天下。而無私怨己者。侵犯強國。而無私害己者。其道若何。

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

鄰國雖強。我與之接。令群臣必忠以義。不敢以詐謀先之。鄰國雖弱。我與之接。令群臣恭敬以哀恤之。不敢侮慢之。其與強弱相接。俱不犯是道。則人欲聽我令矣。

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

凡事以人爲先而自居其後。仁也。而不敢自以爲仁也。

加功於人。而勿得。

得讀爲德。德恩也。加被功於人。而弗以爲己恩也。

所橐者遠矣。所爭者外矣。

橐古本作櫜。亦誤。當爲橐。橐無底囊也。謂能包物。言先人而不爲仁。加功而弗爲恩。則我所包括以爲己有者遠矣。所與我爭者疏外矣。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與大則勝。

明無所私交。則無國內之怨。外親與大國。則戰必勝。此皆無怨害之道也。

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

所私交衆。則人必怨之。是君殺夷吾也。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

諸本作毋。今從古本。

不奪時。則財自生。不奪事。則食自足。奪時而予人財。奪事而予人食。譬猶傷人而爲療之。所予不償所奪也。

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

際交也。言君臣民在其中。言上下之交當如此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屬也。

禮義者人君之所以神其化也。且君臣以此相繫屬也。

親戚之愛性也。

親戚父母也。父母之愛。發乎性。非以義相繫屬之比也。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據上下文

佚則說ノ佚ハ、猶說ニ、倍ノ誤、我財力彼ニ倍スレバ、彼ハ我ヲ悅バスニ其ノ好ム所ヲ以テス。

成功不能識云云トハ、其成功ノ多キ、實ニ知ルベカラザルニ至リ、民皆其ノ覇王タルヲ期ス。

然後成形云云トハ、如此ニシテ覇王ノ形ヲナシテ、其名ヲ更メ、天下ニ君臨スルニ至ル。

請問爲邊若何トハ、邊境ヲ治ムルノ術ヲ問フ

請問諸邊云云トハ、朱說ニヨリ、各所ノ邊境ヲ伺察シテ、其ノ亂ノ起ル所ヲ參考シ、其邊吏ニ任ズルニ防禦ノ事ヲ以テシ、其ノ謀ヲ用フ。

樹表相望者トハ、信號ノ表木ヲ立テ、互ニ相望セシムルコト。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ハ、一本ニ、敗ノ下ニ事アリ、丁說ニ、事曰千金ハ、資千金ノ誤トナス、春秋ノ兩時ニ於テ、一日敗軍スレバ、千金ヲ費ヤス、故ニ人主ハ十分ニ國本ヲ量リテ、始

毋使其大。棄其國寶。不使國內之人。而專使外人。唯使小材。而不使大材。是逆天地之道。而自亡其助也。是謂棄其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臣大貴。一與爵位。而得聖人。是謂副其寶之實也。使其小。可以爲道。使其小臣。其所行可以爲道。而後用之。能則專。專則佚。官人得能。則使專其事。專其事。則無所掣肘。上佚而功成。椽能踰則椽於踰。尹知章云。椽猶梯也。衡謂。椽之訓梯。未詳所出。讀當爲緣。緣木求魚之緣。緣猶攀也。攀能踰。則必攀所可踰。故能守者使人不能踰焉。能宮則不守而不散。衆能伯。宮匝牆也。能防禦四境。如宮牆之周匝居室。則雖不自守。而民不敢散。不散則衆。衆則能伯天下矣。不然。將見對。不能宮。將見與已對敵而不下者。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非見糺者也。君子以位而言。在人上者。勤勉於糺察人。非爲人所糺察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宜輕者輕之。宜重者重之。前後順序。不敢從私情而慈愛之。官人之道也。凡輕者操實也。以輕則可使。實猶事也。才輕者。使之執輕事。則可得而使也。重不可起輕。位重者令其勢不可起輕者而用之。輕重有齊。重以爲國。輕以爲死。用人之輕重。自有分劑之宜。重者以治國。輕者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全猶純也。毋純乎祿人。將貧國而財用不足。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德讀爲得。好惡並去聲。亡失也。毋純乎賞。將使人以好得惡失爲常。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犯强而無私

制度ヲ更メ、故法ヲ廢スルコト久クスレバ、天下ニ君臨スルコト立ロニ待ツベシ。鬼神モ其機ヲ明知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囊橐云云ノ橐ハ、橐ノ誤、「フクロ」ニ食物ヲ容レテ人ニ施スモ、其報ヲ望マザルコト。

沈浮示輕財也トハ、川神ヲ祭ルタメニ、犧牲又珠玉ノ類ヲ、川ニ沈浮スルハ、財ヲ輕ンジ鬼神ヲ尊フコトヲ示スナリ。

先立象云云トハ、先ヅ法律ヲ立テ、其施行期限ヲ定ムレバ民之ニ從フコト。

朝纓綿トハ、祭日ノ朝、纓卽絲ト綿トヲ陳スルコト、重名ハ鬼神ノ名ヲ重ンズルコト。

公曰同臨ト、桓公カ同ト臨トノ別ヲ聞クコトヲ云フ。

所謂同者云云トハ、同トハ智識ノ互ニ優劣ナキヲ云フ、唯本來ハ優劣ナキヲ以テ、先ンズルト後クルトニアリテハ、忽ニ其形勢ヲ變化スルニ至ル。

爲邊若何。問所以治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彼我相接。形勢日變。不可以平常之智觀察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民未始變其形。而爲君者是變之。是爲君自亂其邊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桓公請問管仲。諸邊而參考其亂。任邊吏。以防禦之事。因其所謀而用之。爲之若何。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四邊分方百里之地。爲一區。此一區中樹表相望者。丈夫走其難。婦人備其食。左右相維。內外相備。以至國都。備邊之策莫善焉。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戰國間稱春秋者。皆謂左氏傳。此亦指其類而言之。不必左氏所記也。稱量也。春秋記一日敗曰。所糜千金。人主當量本而動。不得妄出師也。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斥候也。其權不可重也。其位唯可以交於上之人。其信能必定於邊境之辭。不敢有所變易。如此足矣。行人可不有私。當爲不可有私。與下相涉而誤。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掌使他邦。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春秋書執某行人某。則諸侯亦有此官。行人掌通內外之情。不可有私。其不有私。所以爲國內所因謀事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能者爲行人。則外有所主矣。而內亦得行其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諸本作實。唯古本作寶。下文云。棄其國寶。稱其寶。作寶是也。今從古本。萬世之寶。卽因天地之道。是也。必因天地之道。尹知章云。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

社アラザルコト。萬諸侯鈞云云トハ、數多ノ同等ナル諸侯アル時ハ、萬民從フ所ヲ知ラザルヲ云フ。上位不能爲功云云トハ、上位ニ居リテ功ヲ立テ、制度ヲ變更スルコト能ハズンバ、豈ニ王タルコトヲ得ンヤ。緣故修法云云トハ、徒ニ故常ノ法典ヲ守リ、其方針ニテ政ヲナシ、國民ヲ治導スルコトヲ以テ滿足スル時ハ、若シ其法ニ於テ、子ヲ殺スヲ約スルノ事アルモ桓公ハ固ヨリ之ヲ取リテ捨ツルコトナカルベシ、然レドモ管仲自身ニ於テハ、如此舊法ヲ墨守スル者ヲバ、國ヲ衰替セシムル者ト謂ハン。

公曰ク何若トハ、故法ヲ墨守スレバ、何故ニ國家ヲ衰替セシムルカヲ問フ。

對曰以同トハ、故法ニ循フトキハ、他ノ諸侯ノ政治ト同ジ、隨ツテ其上ニ出ヅルコト能ハズ、故ニ衰フルニ至ル。

其日久云云トハ、若シ

故取。夷吾謂替。

故典故也。此亦承上文、述制度不可不更之意也。蓋管子欲更制。而桓公貴用故法。故以此激之耳。故固通。言因典故、修舊法。以政治導其民。則雖與人約殺己子之事。吾君固亦取之。言泥故法之甚也。而夷吾則謂之替廢國家之道也。

公曰。何若。

問謂用故法。爲替廢國家之道。其義何若。

對曰。以同。

循用故法。其治與諸侯同。不能超而出其上也。

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

若更制度。其爲日既久。則君臨於天下之諸侯。可立而待矣。雖鬼神。亦不能明其機也。

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

橐當爲囊。無底囊也。以囊橐遺人食。而不敢望其報。所以明重厚之德也。祭川曰沈。浮沈牲玉。以祭神。所以示輕財也。言將有求於神人。必先捐財事之。

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

象法也。縣而示人曰象。先立法象。而預定成功之期。則民說而從之。

故爲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

縷綫也。故將爲禱。其朝陳綫與綿於神廟之前。民見陳綫綿。則知將禱之期。因以賽之神。明輕財。而重事鬼神之名。假此以譬立象定期。及輕財重名之意也。

公曰。同臨。

問同與臨之形若何。

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

渝變也。同者。唯智可以變之也。我智在先。我變而勝彼。我智在後。彼變而勝我。

鈞同財爭。

財力鈞同。則爭不相下。

依則說。

我財稍饒。彼依賴我。則彼說我以吾所好。

十則從服。

財力十倍。則彼來而從服於我。

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而民期。

財力萬倍。則彼從而化。其成功多。而不能勝記。而民亦期望其爲霸王也。

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

然後成霸王之形。而又更其名。則君臨於天下矣。此同臨之所由別。而非更制度。不能至此也。

請問

ニ於テ、百貨ヲ賣買シ、其貧ヲ救フヨリ善ナルハナシ。
市也者勸也云云トハ、市ニハ勸業ノ意味アリ。勸業ハ國本卽農事ヲ振興スル所以ノ方法ナリ。
善而末事起云云ノ善上ニ、本字ヲ脫ス、本事卽農業ニシテ盛ナランカ、商工モ自ラ起ル、又一方ニハ、商工ガ發達シテ、風俗侈靡ナラザレバ、米粟ノ價モ騰貴セズ、故ニ農事モ自ラ衰フルニ至ル。
惡得伐不服用ノ用ハ、戴說ニ、國ノ誤。
百夫無長云云トハ、才能ノ長スルナクンバ、百人ノ少數モ、之ニ臨ミテ治ムルコト能ハズ。
又苟モ道アレバ、千乘ノ小國モ之ニ備ヘ、防グコト能ハズ（修ハ戴說ニ備ノ誤）
惠得伐不得ハ、丁說ニ、惡得不伐ノ誤。
鈞則戰トハ、彼我均シケレバ戰フコト。
百蓋無築トハ、百屋卽百戶ノ家ニハ、堂又塀ノ備付ナシ、千聚無社トハ、千戶ノ聚團ニ、

而鄙貧。莫盡如市。
舊注云。莫如盡入於市。則尹所據本。作莫如盡市矣。今本誤倒耳。言國而鄙貧。莫如國及鄙咸爲市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
市特也。有無相特以通之。是以各自勸其業。故市有勸義也。而買器賣粟。於農夫最便。所以起本也。起發也。本謂農業。

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善上當有本字。因複出而脫之也。本事善好。則農夫富。農夫富。則百貨售。而末業由此以興發。末業不侈。則菽粟不貴。菽粟不貴。則農怠其業。而本事不得立也。

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
伐不服用。猶言用伐不服。言本末不起。則財用不饒。欲選賢舉能。不可得。不得用賢能。惡得用伐不服之國哉。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才能無所長。百夫雖少。不可得而臨也。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千乘小國也。國有道。不可與之修怨。

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紂在兆民之上。與千乘殊。然其人無道。惡有力得伐者而不得伐之理哉。言有其德者。人可得而伐也。

鈞則戰。守則攻。
朱長春云。鈞則戰。是泛言兵事。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事之時也。
諸本作有一事之時也。今從古本。蓋謂屋。築謂堂及牆。百戶唯有屋。而不築堂及墻。千戶之聚。亦不立社。其陋甚矣。敵國如此。是一舉而取天下者。當有事之時也。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
諸本。鈞作鈞。俗本作鈞。然注以引釋鈞。則其本作鈞矣。今從古本。萬諸侯勢力鈞一。萬民不知所從。無所主聽也。

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
居上位。不能立功業。更制度。必不能王也。

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

諸子ノ答語。

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云云トハ、汚ハ汚衣ヲ洗濯スルコト、殺ハ裁縫ヲ云フ、洗濯裁縫ヲ爲シタル時ハ、人ヨリ其謝禮トシテ、布織ヲ得ルモ、今ハ之ヲ止メタルヲ以テ、得ルコト能ハズト、卽諸侯ヲ得ント欲スレバ、自ラ身ヲ屈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ニ喩フ。

故雖有聖人云云トハ、若シ身ヲ屈セズンバ、聖人アリトモ用フル所ナシ。

能摩故道新道云云トハ、從來及ビ新ラシキ政道ヲ切摩研究シテ、其宜キヲ取リテ、之ヲ調和シ、以テ國家ヲ定メ、然ル後ニ今日ノ時勢ヲ化スルコトヲ得ンカ。

苴美於朝市國ノ苴ハ、洪說ニ、莫ノ誤、國都貧ニシテ地方富ムトキハ、朝廷ニ於テ、國都ニ市場ヲ設ケ、百貨ヲ賣買シテ、其利ヲ得ルヨリ美ナルハナシ。

國富而鄙貧云云トハ、國都富ミテ、地方貧ナルトキハ、地方及ビ國都

實肉於鼎以饋之。故曰鼎饋。家田虎云。故當作胡。何也。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行。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索搜也。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女。諸本作汝。今依上下文訂正。及若。豬飼彥博云。若下脫言字。衡謂。若。如此也。女言至焉。至猶及也。不得毋與女及若言。如此之言。下所陳是也、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辨於致諸侯。辨諸本作辯。今從古本。辨別也。言吾一女子。不能辨別於致諸侯之道。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去垢汚曰汚。詩云。薄汚我私。殺削也。謂裁縫。論語曰。非帷裳。必殺之。布白布也。染糸織之曰織。言自吾不爲汚浣裁縫之事。無與布織以謝吾勞者。人之布織。不可得而衣也。以譬公欲致諸侯。當先自下之。然後能致之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苟不先自下。雖有聖人。將安用之。言必不能致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古本作靡。通、故道先王之道也。經世既久。有與時不宜者。然故道出於天。不容輒改之。當切摩故道與新道。使之與時宜。以此定國家。然後化今時。而反之治安乎。其事未試。故云乎以疑之。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國都貧。而縣鄙富。苞苴之美。盛行於朝。則專爲市於國都。所以致縣鄙之財。而富國都也。國富

祭之時云トハ、祭祀ノ時ハ、射禮ヲ以テ賢者ヲ上トブ、而シテ其時ニハ、君臣皆其事ニ當タル。
君臣掌上下均云トハ祭祀ノ時ニ於テコソ、上下君臣與ニ、同事ヲ司ドル者ナリ。
此以知上賢云トハ、然ルニ祭祀以外ノ時ニモ、如此事ヲナス時ハ、自ラ秩序ヲ紊スニ至ル故ニ賢ヲ上ブモ無益ニシテ、國ヲ亡スニ適スルノミ。
尊祖而敬祖ハ、丁説ニ、敬宗ノ誤トナス。
聚宗以朝殺トハ、宗族ヲ朝廷ニ聚メテ、其親疎ニヨリテ、差等ヲ設ケルコトハ(殺ハ減ノ意)輕々シク人主タラサルコトヲ示スナリ。
載祭明置トハ、祭祀ヲ行ソテ、其器物ヲ分明ニ陳列整頓スルコト。
高子聞之以下ハ、スデニ戒篇ニ出ヅルヲ以テ其詳解ヲ略ス。
中寢諸子告寡人ノ七字ハ、衍文。
女子不辨以下ハ、中寢

也。百官各爭治其職。然後君始聞其所為也。言此者以起下文賢者可役而不可上之說也。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將祭射於澤宮。中者得與祭。不中者不得與祭。此祭上賢者之義也。祭之時。君亦有射牲獻尸受嘏等之事。是君臣共掌之也。補應寶時云。掌字疑黨之誤。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衡案。此論上賢無益。若改掌為黨。解為主黨賓黨。未見上賢之意。祭固有賓黨主黨。未聞稱君黨臣黨。且稱賓主為君臣黨。近不詞。恐未是。

君臣掌。則上下均。君臣共掌其事。則上下無所分別。管將言上賢之害。故其言如此。其實君臣所掌各別。不得謂上下均也。

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觀於祭。知上賢之無益於國也。不唯無益。又亂君臣之分。國將遂適於亡也。

上賢者亡。而役賢者昌。上賢者。如繆公之於子思。役賢者。與共天職。乃眞上賢者也。管子欲奇其文。以悚動人聽。故變言之耳。

上義以禁暴。義以為上。而禁民為暴者。易曰。禁民為非曰義。

尊祖以敬祖。尹知章云。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衡謂。敬祖當為敬宗。喪服小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彼謂人臣敬宗子之法。此則人君敬同宗大夫也。其事雖異。其義則同。故下又承以聚宗以朝殺也。

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朝燕朝也。聚會宗族。以行豐殺之禮於朝。謂族食也。屬疎者雖宗族猶殺之。所以示不輕為人主也。

載祭明置。」趙用賢云。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衡謂。此節既見於戒篇。而文略多誤。且與侈靡無涉。當定為錯簡。今且依文解之。載行也。桓公既行祭事。不徹其器。分明設置之。

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中寢諸子。婦官也。戒篇作中婦諸子。

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中寢諸子告寡人七字當衍。高子告中寢諸子。以公宿於燕朝不鼎饋也。饋歸食也。諸侯

一親襲云云トハ、親戚代ハル代ハル來リテ、喪ヲ弔スルハ、親族ノ衆ヲ合スルコトニシテ　前文ノ衆而約ヲ云フ。
巨培瘞云云トハ、墓穴巨大ニスルハ、貧民ヲ役使シ、彼等ニ賃銀ヲ與フル爲ナリ。
美襲墓云云トハ、ハ塚墓ヲ美ニスルハ、進歩ヲ示ス者ナリ。
猶不盡トハ、以上ノ事ニテ足レリトセザルコト、次浮ハ塀ノ窓、差樊ハ諸種ノ塀墻、皆墓地ノ周圍ニ在ル者、瘞臧ハ墓中ニ埋ムル諸種ノ祭器、富家カ如此喪葬ニ金錢ヲ費ヤセハ、貧人自ラ其利ヲ得テ生活シ、隨ツテ國力モ強ク、守戰ニ十分ナルコト。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トハ、前述ノ如ク鄉コトニ俗ヲ異ニスレハ、人民ハ自ラ外慕ノ念ナク、其故鄉ヲ困厄ノ場所トセサルコト。
丘老不通云云ハ、洪說ニ、下文ノ覲ヲ上句ニ屬ス、覲ハ都ノ誤、眺ハ逃ノ誤、丘老トハ田舍ノ中ニ老シテ、都會ニ交通セス、又流離散亡ノ人民ヲ罰スレハ、人民皆鄉ヲ逃ル者ナシ。
謳吟稱號者トハ、他國ノ事ヲ思慕シテ、歌詩ニ訴フル者。
斷方井田之數トハ、井田ノ制ヲ正シク立テルコト。
乘馬甸之衆トハ、井田ノ數ニ本ツキテ、軍隊ノ乘馬ヲ賦課スルコト。
制之陵谿トハ、大陵深谷ニハ、國家ヨリ制度ヲ設ケテ、其神ヲ祭ルコト。
皆以能別云云トハ、人物ヲ登用スルニハ、其能ニ從ツテ、食祿ニ差等ヲ設クルハ、皆國本ヲ重ンズル者ナリ。
從而艾之トハ、從ツテ之ヲ開墾シテ、租稅ヲ徵收スルコト。
君始者云云トハ、君主カ始メ其開墾地ヨリ、稅ヲ徵收スルニハ、スデニ殺卽租稅ヲ減殺セラレタル所ト、減殺セラルベキ土地トヲ斟酌シテ、其適當ナル處置ヲナスコト。
從者艾以下、若一者マデハ、前文ノ重出錯簡、從無封始トハ、開墾地ノ租稅ハ、境界ノ未ダ存在セザル所ヨリ始ム。
王事者上ノ四字ハ衍文。
王者上事トハ、王者ハ本事ヲ上トヒ、農業ニ力ヲ盡ス。
霸者生功トハ、霸者ハ事功ヲ主トス。
是爲十禺トハ、其開墾地ヲ以テ人民ノ組合ヲ作ルコト、禺ハ耦ニシテ、十ハ單ニ成數ヲ擧ケタルノミ、分免而不爭ノ分免ハ、猪說ニ、黽勉ニ同ジ。
官禮之司トハ、國家ヲ治ムルニツキテ、官禮ヲ掌トルノ有司ヲ云フ、以下列擧スル爲ノ提示ノ語ナリ。
昭穆之離トハ、宗廟ニ於テ、祖先ノ順序ニ由リ、昭(南)穆(北)ニ名々列立スルコト。
先後功器云云トハ、祭ノ始ヨリ終マデノ儀式ヲ、先後ト云フ、功ハ有功ノ祖先ノ廟、器ハ祭器、此等ハ皆祭事ヲ治ムル必要ノ事項タリ。
高功而下死トハ、戰功ヲ尊ビテ、徒ラニ死スルヲ賤ムコト。
食功而省利トハ、功ニ從ツテ秩祿ヲ與ヘ、其利ヲ與スコトヲ省察スルコト。
五官者云云トハ、百官ハ各々其職ヲ勉メテ、然後ニ君主カ、其成績ヲ知ルコト。

勸臣。勸勉群臣之法也。亦爲下句目。上義而不能與小利。與許也。本事主富國。故食功而省利。群臣無義。其弊將至作亂。故勸之之法。以義爲上。而其與小利。不能與以奬之。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五官五行之官。猶言百官。

縣人有主云云トハ、國民ヲ引キツケルニハ、主ナカルベカラス、主トハ利ヲ云フ、君主財ヲ積ミ利ヲ示セハ、人民自ラ財用ヲ治ムルニ至ル、然ルニ君主若シ財ヲ積マサレハ、財アルモ市ニ積ムカ如ク、日ナラズシテ散センノミ。

一人積之云云トハ、財利ハ君主ノ掌握スベキ者ナルニ、上下交モ之ヲ分積スル事ハ、利ノ常ニ歸スル所ナシ。

一上一下云云トハ、上下ノ定マルハ利ノ歸スル所ニ由ルノミ、故ニ利ナケレハ、上モ下トナル。

利靜而不化云云ノ靜ハ、戴說ニ、衍字トナス、財利アルモ融通變化セサル時ニハ、其需用ノ方面ヲ見テ、之ヲ放出スルコト、卽貸出シ又ハ輸出スルコト。

視其不可使云云トハ、人材ヲ用フルニハ、其材力ニ應シテ等級ヲ定ムルコト。

擇其好名云云トハ、名譽心アル者ヲ選擇シテ、民ノ長トナスコト。

好而不已云云トハ、此名譽心ノ大ナル者ハ、大政治家トナリテ、國ノ紀綱トナルコト。

然後可以承致酢トハ、君主ノ返報ヲ得、爵祿ヲ授カルコト。

先其士者云云トハ、才能アル人士ヲ推擧セズシテ、自己カ之ニ先ダツヲ、自ラ非位ヲ犯ストナス。

後其民者云云トハ、國民ノ利益ヲ後ニスル者ハ、自ラ其私家ヲ富ス者ト云フ。

是爲使國大消トハ、大臣ノ權力ヲ張リテ、君主ノ國家消衰スルコト。

三堯在云云トハ、賢聖堯ノ如キ者三人アルモ、之ヲ用ヒズシテ縣(地方)ニ隱レシメ、連比(民間)ニ返ラシムル者ハ、必ズ敗亡スルニ至ル。

辟之加尊譚云云トハ、譬フルニ徒ラニ高談放論スル者ノ如ク、其根本ヲ失フテ、國勢失亡流移シテ下ルニ至ル。

不平令云云トハ、命令ヲ公平ニセスシテ、徒ラニ下スモ治マラス、貴賤高下ノ別ヲ立ツモ、皆空文ニシテ、相對セズ、之ヲ人君自ラ其身ヲ殺スト云フ。

兵遠而畏何也ノ畏字ノ上ニ、不ヲ補フベシ、兵ヲ遠國ニ加フルモ、敵之ヲ畏レサルハ何ゾヤ。

輟安而危何也トハ、國家安平ナルニ、其勢變シテ、危急トナルハ何ゾヤ。

功成而不信者危トハ、德ナクシテ功績アル者ハ危殆ナルコト。

略近臣云云ハ、近臣ヲ粗略ニシ、徒ラニ遠人ヲ親ム者ヲ云フ、句末ノ立字ハ、雖立必壞ノ缺文ナレハ、三字ヲ補讀スベシ。

亡國之起云云トハ、國ノ起ル所以ノ本ヲ亡失シ、其宗族ヲ敗ル時ハ、遠國ヲ征スルモ敵之ヲ畏レザルナリ。

國小而修大トハ、小國ニシテ遠大ノ計ヲ修ムル者。

累哉是也トハ、皆自分ニ煩累ヲ求ムル者ナリ。

樂聚之力云云トハ、徒ラニ群聚ノ力ヲ恃ミテ、他人ノ强ヲ壓抑シ、以テ自己ノ危害ニ備フル者ハ、人心服セズ、故ニ衆ヲ聚ムルモ皆背キ散ス。

大王不恃衆云云トハ、周ノ大王ハ衆力ヲ恃マザルモ、百姓ハ招カスシテ自然ニ來ル、大王ハ百姓ノ好ム所ヲ提供シテ、後ニ利ヲ得、功成リテ害スル者ナシ。

賤寡而好大トハ、身賤ク兵寡クシテ遠大ノ計ヲ好ムコト。

衆而約トハ、人多キモ之ヲ團結セシメテ、簡約ニス、卽分離セシメザルナリ。

實取而言讓トハ、實際ハ其利ヲ取ルモ、名ハ之ヲ讓ルヲ云フ。

行陰而言陽トハ、行事ハ陰密ニシテ世ニ知ラレザルモ、其言ハ公明正大ナルコト。

言人之無患ノ言ハ、壬說ニ、害ノ誤。

吾欲獨有之トハ、自己獨リ是ヲ有シテ、人ヲシテ其何物タルカヲ知ラシメサルコト。

是故之時云云ハ、古代ニ於テ貨財ヲ陳スルノ道ニシテ、之ヲ今時ニ行フコトテ得ベシ、然レドモ、今時ハ利權下ニ散シ移リテ、民モ亦其利害ヲ明察ス、故ニ人君先ツ之ヲ其身ニ實行シテ、始メテ國ニ行フコトヲ得ベシ(故ハ置ニ同シ)。

長喪以毀其時トハ、喪ノ時間ヲ長クシテ、久シク暗黑ナル所ニ居ラシム、暗黑ナル所トハ倚廬ヲ云フ。

重送葬云云ノ身ハ、丁說ニ、其ノ誤、厚葬ヲナシテ、貨財ヲ費ヤサシムルコト。

ヲ祭ル。家小害云云トハ、祭祀ヲナス時ニハ多少ノ家計ヲ害スルコトアルモ、結局小害ヲ招クニ止マリテ、大害ヲ免ル。員其中辰其外ノ辰ニ、廉隅ノ義アリ、其中ハ圓轉滑脫。又其外ハ廉隅方正ニシテ、復タ强大國ニ敬事ス。長其虛而物正トハ、其謙遜ノ心ヲ長ズルヲ以テ、外物自ラ正シ、如此ニシテ以テ其中情ヲ見察ス。國門則塞云云トハ、國門ヲ塞ギ、言路ヲ壅塞セバ、何人モ不平ヲ言フ者アラザルベシ（敖ハ嗸ニ通ズ）。擇天下之所宥ノ下ハ、衍字、人天之所戴ノ天ハ衍字。而亟付其身トハ、天鬼人ノ意ニ當リタル者ヲ得テ、之ニ國政ヲ委任スルコト。强與短云云ノ短ハ、張說ニ、强ノ誤、强臣並ンデ齊國ニ立チ、政ヲ執ルトキハ、之ヲ如何ニ治ムベキカ、之如何ノ上ニ爲字ヲ補讀スベシ。重予之官而危之トハ、强臣ニ重官ヲ予ヘテ、志ヲ驕ラシメ、自ラ敗亡セシムルニ至ルコト。猶傶則疎ノ傶ハ戚ニ同ジ、强臣ニシテ我ニ狃レ親ム者アラバ、之ヲ疎遠ニシ、我隙ヲ窺フテ奸計ヲ圖ルコトナカラシム。猶疎則數之云云トハ、重臣ニシテ我ニ疎遠ナル者アラバ、數々之ト會見シテ、自ラ我ニ親マシメ、其人ヲシテ怨ヲ抱キ志ヲ屈セシムルコトナカレ。大有臣ノ大ハ、夫ノ誤。小能察大トハ、小臣ヲシテ大臣ノ忠ナルカ否ヤヲ察セシムルコト。潭根之毋伐トハ、深ク根ノ張リタル者ハ伐ルナカレ、大臣ノ黨派ノ根柢深固ナル者ヲ、急ニ亡スナカレノ喩。固事之毋入トハ、大臣ガ固ヨリ行フタル事柄ニハ、入リテ干涉スルコトナカレ。深黨之毋涸ノ剌黒ハ剌ノ誤、深剌トハ深ク情ヲ探クルコト、要スルニ餘リ深入リシテ、大臣ノ情ヲ十分ニ竭スナカレ、察察ノ明ヲ尙ハザルヲ云フ。不儀之毋助トハ、不儀ハ不善ヲ云フ。章明之毋滅トハ、大臣ノ行爲ニ於テ著明ナル者アラハ、之ヲ掩蔽スルナカレ。生榮之勿失トハ、大臣ニ於テ生榮卽名譽富貴ヲ得ル道アラハ、之ヲ失ハシムルコトナカレ。十言者不勝此一トハ、潭根以下ノ事ハ、皆重要ナル者ニシテ、他ノ十言モ此中ノ一言ニ及ハズ。雖凶必吉云云トハ、能ク前條ノ事ヲ行ハハ、凶モ吉トナリテ、國平ニ貨財充滿スルニ至ラン。無事而總云云トハ、無事ノ時貨財ヲ集メテ、一朝ノ變事ヲ救ハントスルノ計如何（下ノ而字ハ衍）。積者立餘日云云トハ、蓄積アル富人ハ、閑暇ノ日ヲ設ケテ、贅澤ニ金錢ヲ使用セシメ、之ヲ貧民ニ散スレバ、千年ノ長日月ト雖モ、皆食物ヲ得テ滿足シ、他國ニ出稼スル者ナシ、之ヲ本事卽本ヲ務ムルノ計ト云フ。

先後自課至糓之次第也。功。有功之祖也。其廟百世不毀。器。俎豆鼎敦之屬。事。濯漑陳薦之屬。補應寶時云。事字疑衍。衛案。事謂祭時所爲之事。詳見前注。

尊鬼而守故。

故典故也。以上之事。官禮之司掌之。

戰事之任。

以戰事任士之法也。亦目下句。

高功而下死。

高下猶貴賤也。凡赴戰者。死其常也。故古者貴功而不貴死。至漢此風猶存。故紀信代高祖死。而其子不得封侯。彼非獨薄死節。其俗乃然。世道益降。人甚怖死。因貴死節以厲之。是可以觀世矣。而或謂死節貴於生功。抑何謬也。

本事。

治國之本事也。亦以目下。

食功而省利。

從功予祿。而省察其興利之事也。

リ、開其國門、辱知神次ノ誤、開其國門トハ、言路ヲ廣クスルコト、辱知神次トハ、祭祀ノ順序ヲ十分ニ知ルコト知其緣ノ知ハ、上句ノ辱字ニ屬ス。天地ノ吉綱ノ吉ハ、丁說ニ、化ノ誤トナス、天地ガ萬物ヲ化育スル所ノ道。動必明トハ、行事ノ公明正大ナルコト。辱擧其死者以下ハ、上文ノ解釋ニシテ、與其失人同公事句、則道必行句トナス、而シテ失人ノ失ハ、衍字、國事ニ死スル程ノ人ヲ重用シテ、其人ト公事卽政事ヲ與ニスレバ、道必ズ行ハル。開其國門者云云ハ、開國閉ヲ承ケタル句ニシテ、言路ヲ開クハ、善言ヲ玩ソビ樂ムコトヲ云フ、奈其斝ノ三字ハ衍文、辱字ハ下文ノ知神次者ト連リテ一句ヲナス、前ノ辱知ヲ承ケタル者ナリ、祭祀ノ神次ヲ知ルコトハ、犧牲ト珪璧トヲ捧ゲ、以テ斝(杯ノ類)ヲ執リ、神

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皆有能。從其大小而別之。以爲食祿之數也。井田。農政之本也。乘馬。守戰之本也。鬼神。福祥之本也。才能。政治之本也。故曰示重本也。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所予之祿重。而所祭之神尊。所費不貲。故其君無餘財也。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艾與乂通。治也。君既無餘財。國非其國也。凡地之肥墝與他熟田若一者。當從而墾治之。以足其財也。

君始者。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君謂桓公。殺減也。民墾治地之肥墝。與他熟田若一者。君始者稅之。當從乎減殺於熟田。與於熟田減稅之地。肥墝若一者之兩則。量其宜而稅之。

從者艾。如此則民悅其稅之輕。從上令者。爭墾治草萊。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無封謂貢法。井田有五溝五塗。故言封。左傳曰。田有封洫是也。貢法則無封也。墾治肥墝與熟田若一者之稅。從於減殺。與於減殺若一者之兩則。當從貢法無封者始。貢法。履畝稅之。零田圭圃。皆可得而稅矣。若井田。必待方里而制之。非新闢所宜也。

王事者上。上尙也。行王事者。尙此新闢輕稅之法也。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如此者。王者尙務行事。霸者尙生功。此皆言重本業也。

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讀爲耦。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周禮地官里宰云。以歲時合耦于鋤。是其事也。云十耦者。擧成數耳。免讀爲勉。尹注云。分明勸勉。則其本蓋作勉矣。言是新闢之地。皆爲合耦。分隊別伍。相與勸勉。而不爭其利。如此者。以其先人而自後也。

官禮之司。掌官禮之有司也。此目下句。

昭穆之離。離如離坐離立之離。昭穆南北相向。故謂其位爲離。

先後功。器。事之治。

ヲ知リテ、然後ニ國富ミ、國民ガ生命ヲ惜マザルノ風ニ染ミテ、上ノ威令始メテ行ル。平外而險中トハ、其外ヲ平易ニスルハ陽ニ法トリ、其中ヲ險ニシテ、人ヲシテ心中ヲ窺フコト能ハザラシムルハ、陰ニ法トルナリ。故信其情云云トハ、情ヲ伸バス人ハ、自ラ神郎本眞ヲ破ル。美其質云云トハ、質スデニ美ナレバ、之ヲ文飾スルノ要ナシ。化之美云云トハ、國家ガ善ク治化スルノ成績ヲ擧グルハ、名實相應ズルノ政治ヲ施ク故ナリ。變其美ハ、王說ニ、變之美ノ誤トナス、變化ノ美トハ、其時ニ應ジタル者ヲ云フ、能兆其端トハ、其端緒ノ前兆ヲ知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辱擧其死トハ、丁說ニ、辱ハ蓐ニシテ、厚又重ト訓ズ、國事ニ死スル程ノ人ノ重ク擧用スルコト。開國閉辱ハ、兪說ニ依

若何。又問其用財之道。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培窨之或體。窨地室也。此謂壙穴。大瘞尸之窨。所以役使貧民。令之得錢財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冢也。亦役貧民為之。而云文明者。互擧其意。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起起發之也。謂令之得錢財。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小斂用衣十九稱。又有絞紟衾冒之屬。大斂貴賤異數。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瘞藏。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浮讀為罦。樊籬也。以上所為。猶為不盡。文明也。故壟墓之外。有屛園之。其外又有籬園之。皆從次第差等而為之瘞藏。謂明器。壟墓之中。又埋藏明器。作此諸物。使貧富相資以食。然後民各得其利。而守戰之備全矣。合猶全也。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俗禮殊異。則民去其鄉必困。故不流移矣。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法既不同。則民無外慕之心。不以其鄉為困乏。甘老死於一丘中。與他邑不通也。十六井曰丘。覩誅流散。則人不眺。猶恐民去鄉。有流移逃散者。則誅之。民覩之。不敢眺他邦而走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稱擧言。號呼也。人皆安鄉樂宅。享祭其祖。而懷思他邦。發於謳吟稱號者。皆誅罰之。乃所以留存民重去鄉之俗也。斷方井田之數。方里而井。是每井斷而方之也。乘馬甸之衆。尹知章云。每一甸之衆。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尹知章云。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

位ハ、任ノ誤ニシテ、下句ニ屬ス、大臣ガ廣ク私恩ヲ施シテ、君主ヲ輕ンズルコト。不能使之而流徙ハ、任不能而使之流徙ノ誤、君主ガ無能ノ人ニ任シテ、人民ヲ治メシメ、罪アレバ之ヲ流徙ス、國亡之鄙ハ、亡國之鄙ノ誤ニシテ、前述ノ如キハ、亡國ノ缺點ト云フベシ。故法而守常ハ、王說ニ、法故而守常ノ誤ニシテ、故法ニ法トリ、常例ヲ守ルコト。上信而賤文トハ、信實ヲ主トシテ、空文ヲ卻ケルコト。好緣而好駔ノ好ハ、應說ニ、惡ノ誤、因循姑息ヲ惡ミテ、壯健剛毅(駔ハ壯健ナル馬ヲ云フ故ニ此意アリ)ヲ好ム。成國之法ハ、國ヲ平治セラレタル國ノ法ヲ云フ。爲國者云云トハ、國ヲ治ムル者ハ徒ラニ民情ニ從ベカラザルヲ云フ。勞教定云云トハ、國民ガ勞力ノ貴ブベキコト

待其害。雖聚必散。　待備也。樂庶民湊聚之力。以兼幷他人之强禦者。又據守要害。以備其害。如此則民勞且恐。故雖聚必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　大王不恃衆力。而自恃其德。避狄人之難。去豳之岐。而百姓自來聚。大王先供其所求。而後賴其利。故功成而無害之者。此說聚而不散之道也。

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以用也。自疏已親。好用外人。企慕用仁。而其謀輒泄。所謂其蔽也愚。又身賤兵寡。而好遠大之策。此所以輟安而危也。

衆而約。　人衆而用之約。

實取而言讓。　實取其利。而言則讓之。

行陰而言陽。　其行陰密難察。而言則顯陽易明。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心利人之有禍。而口言其無患。此皆戰國陰謀之事。桓雖霸者。恐未至此也。

吾欲獨有是若何。　吾欲獨有是。而使人不喩。爲之若何。尹知章云。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故古通。放置也。言是古之時。陳列貨財於府庫之道。亦可以行於今日也。然欲行之。人所得之利必散。而民詳察其利害得失。故人君必置之身。然後其事始行也。

公曰。謂何。　問管仲所陳謂何事也。

長喪以黜其時。　尹知章云。黜黯也。居喪者毀瘠之貌。衡謂。黯黑其時。謂久居倚廬。

重送葬。以起身財。　朱長春云。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

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此謂衆約。　居喪之日長。送葬之禮重。一親既去。一親復來。所以合聚其親族也。此謂人衆而用之約。

問用此

トナシ、其富ヲ剝奪スルコト。

予慮爵云云トハ、實權アラザル官位ヲ與ヘテ其心ヲ驕ラセルコト。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ノ時ハ、丁說ニ、消ハ梢トナス、春又秋ノ時ノ利益ヲ取リ上ゲテ、之ヲ梢ス、梢トハ其ノ上前ヲハネルコト。

有褋禮我ハ、兪說ニ、有ハ看ノ誤ニシテ、看褋ハ殺雜ナリ、禮我ハ禮義ニ同ジ、禮ト義トヲ雜シヘ用ヒテ、人ニ對スルコト。

辯以辯辭トハ、臣下ノ辯舌ニ長ズル者ハ、應接使命等、スベテ辭辯ニ必要ナル場所ニ使役スルコト。

智以招請ノ請ハ、情ニ同ジ、智アル者ハ、之ヲシテ人ノ情僞ヲ擧ゲ明ニセシム。

廉以標人トハ、廉直ナル者ハ、人ノ儀表タラシム。

堅强以乘六ノ六ハ、下ノ誤、大臣等ガ堅强ニシテ、下位ノ者ヲ淩グコト。

廣其德以輕上位云云ノ

賢也。若是者。必從是敗亡乎。尹知章云。囂卽臭字。敗也。補應寶時云。囂字疑卽古文偘字。說文。偘敗也。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尊譚高談也。所談高於所能也。不用三堯者。譬之若徒高談者。未能堪所談之本。相與失亡流移而下耳。

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謂殺。高下猶貴賤也。國無人才。不能公平其令。但苟且下之。故雖令不治也。夫令而不治。貴賤不足以相待。此謂人君自殺其身也。

事立而壞何也。立成也。事既成而復壞。是何故也。

兵遠而畏何也。下文云。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亦當作不畏。今本脫不字耳。言兵加於遠國。而敵不畏我。是何故也。

民既聚而散。何也。

輟安而危。何也。輟止也。國家安矣。止而之危。是何故也。四何。桓公問之。已下則管仲答之也。

功成而不信者。殆。功成。而人不信其德。謀之者環視而起。故殆。

兵强而無義者殘。殘猶害也。人必害之。

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信伸同。附近不服。雖欲來遠國。而兵力不伸也。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忽略之也。上遠近。以國言。此以人言。功成至此。答事立而壞之問也。以下文雖聚必散推之。當作雖立必壞。今本誤脫耳。

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亡失國之所以起。毀滅其宗族。則國人不服。雖兵力加遠。而敵不畏也。

國小而修大。諸本作條大。今從古本趙本。

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國小而好修遠大之策。徒慕仁道。而不謀利其國。世猶有爭名者。每以是二者自累也。此亦重說敵不畏之事。

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

沙(鑛物ノ名)ノ穴ヲ塞ガズシテ、之ヲ發掘スレバ、利ヲ好ムノ商人モ、皆之ニ赴ク。

富者靡之云云トハ、如此富人ガ贅澤ヲナシ、利益ニ汲汲トシテ、金融ヨキ時ハ、貧人モ自ラ其利ヲ蒙ムリテ生活ヲナス。

此百姓之怠生ハ、張説ニ治生ノ誤、百振ハ自振ノ誤、即如此トキハ百姓ノ生産ヲ治ムル者ハ、自ラ振ツテ生活ニ從事シ、自活ヲナス、單ニ自活ヲナスノミニ止マラズシテ、一面ハ富者ノ爲ニ貨財ヲ製作貯蓄ス、(化ハ、猪説ニ貨ノ誤トナス)。

用其臣者トハ、君主ガ臣下ヲ御スルノ術ヲ云フ。

予而奪云云トハ、予奪行止、スベテ時ニ應ズルコト。

徒以而富之トハ、徒ラニ臣下ヲ富マスコトヲ云フテ、之ヲ喜ハシムルコト。(以ハ謂ノ誤)

父繫而伏之ノ父ハ、久ノ誤富ミタル臣下アレバ、事ヲ以テ永ク囚人

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笥豆羹見於色。說者云。非其人。非好名之人也。自名利並稱。儒者多忌名字。不知此老莊之見非聖人之道也。補註。簞食誤簞笥。

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而不已。其志益大。是可以爲紀綱國家之官矣。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獨猶專也。謂專功德才能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事未合道者不可言名。總稱之士。不得稱其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酢報也。君所以報臣。謂爵祿。言可使之奉承國事而致爵祿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犯干也。士之有才德者。當推薦之。而已自先之。是爲自干犯非位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贍足也。治國者當先贍其民。而反後之。是爲自贍其家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其國者。使庸人治之也。輕其位者。授之非其人也。如此者。國必敗亡。疏貴戚者。謀將泄。近臣必有事貴戚者。而今疏之。謀所以泄也。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與我異類者。其心必異。經常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其官。是敗其成功也。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大臣熟悉國事。使之出封外。是漏泄情實也。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尹知章云。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强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俗本誤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臧藏通。五鄙爲縣。百家爲連。五家爲比。有聖德如堯者三人在。然使之徒藏於縣鄙。而返於連比。言不用

重ンズル所ナレバ、一國ノ貨幣トシテ用ヒラル。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トハ、田宅ヨリ租税ヲ徴收シテ、始メテ甲兵ヲ畜フコトヲ得。今君戰則云云トハ、如此人ノ好ム所ノ者、重ンズル所ノ者ヲ用ヒザレバ、人心ヲ收攬スルコト能ハズ、故ニ民ヲ戰ハシメト欲セバ、十分ニ民ノ重ンズル所ノ者ヲ以テ、其心ヲ動スノ要アリ、卽下文ノ飲食侈樂ノ如キヲ云フ。今使衣皮而冠角云云トハ、民性、侈樂飲食ヲ好ム者ナルニ、如此衣食住ニ不自由ヲ感ゼシムルコトニテハ、人民ヲ用フルコト難シ。傷心者云云トハ、生活ノ爲ニ心配ヲナス人民ハ、國ノ爲ニ功力ヲ盡スヲ望ムベカラズ。故嘗至味以下ハ、人民ニ飲食侈樂ヲ十分ナラシムルコトヲ云フ。而雕卵然後云云トハ、奢侈ノ極、無用ノ贅澤ヲナスヲ云フ。丹沙之穴云云トハ、丹

毋失。彼有生榮之道。毋使失之。此皆駕御大臣有權力者之道也。十言者不勝此一。他雖有十言。不若此中一言。言此言至要不可輕也。雖凶必吉。故平以滿。能行上事。國運雖凶。必變爲吉。故國平而貨財滿矣。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聚也。下而字當衍。無事而聚財。以待有事之日。爲之將若何。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者富人也。餘日暇日也。人無暇日。則侈心不生。故爲富人立暇日。謂不勞以國事。靡散其財。千歲無出食。此謂本事。富人既散其財。貧民因得勤業以易財。經千載之久。無出食他國之民。我田因得不廢焉。此謂務本之事也。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縣謂繫屬也。繫屬人之道。使之有所主掌。人於此始治財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然而上之人不爲治之。徒積之市耳。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利當歸於上。而上下分積之。是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爲首。尹知章云。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爲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處猶在也。上下無定。唯歸利所在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唯有所利。然後百貨能通。百貨能通然後始成國矣。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靜而不化。謂積而不通。如此。則觀察其所應出。從方而移易之。不致滯積也。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將論用人之道。先言其不可使者。爲民等。分爲上中下九等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名者實之賓也。不好名。必不能務實。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云フベカラズ、卽皮革アリテ、之ヲ變革ス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ナリ、(有革而不能革ノ上ノ革字ハ、皮革ニシテ、下ノ革字ハ變革ナリ)此ノ如クンバ民心ヲ服スルコト能ハズ。民死信諸侯死化ノ死ハ、張説ニ、服ノ誤トナス、人民ハ諸侯ノ信義ニ服シ、諸侯ハ天子ノ恩化ニ服ス。諸問諸侯之化弊ハ、張説ニ、化弊ハ貨幣ノ誤トナス、弊也者家也ハ張説ニ、幣也者帛也ノ誤トナス、家也者ハ、張説ニ、幣也者ノ誤トナス、卽諸侯ノ貨幣ハ、如何ナル者ヲ用フベキカトイフニ、幣ハ帛ナリ(古代帛ヲ以テ貨幣トナス)スベテ幣ハ、人ノ最モ貴重スル所ノ者ヲ用フベシ、然ラザレバ人之ヲ喜バズ。我君長云ノ、上ノ長字ハ衍、來ヘ、丁説ニ、求ノ誤、我國君ハ狩獵ヲ欲シテ、虎豹ノ皮ヲ貴ビ重ンズ、之ニ於テカ虎豹ノ皮ハ、人ノ重

之意。者也。

擇人天之所戴。 尹知章云。謂爲人所戴仰者也。冢田虎云天衍字。衡謂。天不戴人。注又不釋天字。天字爲衍無疑。 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 得此當天鬼人之意者。當急付其身以大任。乃所以安國家也。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以下文例之。齊國下當脫爲字。言強有力者。與才短者。而同立齊國之朝。爲之將若何。 高子之名。而擧之。重予之官。而危之。 高子之名。使於擧用之也。重子之官。才短者不能任。是危之也。 因責其能。以隨之。 既擧而重任之。因責其能。以隨其後。則強之與短立判矣。 猶儼則疏之。毋使人圖之。 儼親戚也。意以爲疏。而其跡猶親。則更疏之。毋使人爲之圖進達。 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爲之也。」 曲猶枉也。意以爲數。而其見猶疏。則更數之。毋使人枉屈之。所以熟悉其爲人也。此云所以爲之也。則上文齊國下脫爲字益明。 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 豬飼彥博云。有字衍。衡謂。非也。上大當爲夫耳。 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 優寬也。言吾欲寬此患。除此害。將使小臣能察大臣。爲之奈何。 潭根之毋伐。 尹知章云。此以大樹喩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結。未可卒誅。 固事之毋入。 彼固行是事。毋入參其謀。 深鬻之毋涸。 尹知章云。鬻謂探其深情。衡謂。涸竭也。竭盡也。若盡得其情。或將有所不堪而發怒。則其禍有不可測者焉。故不欲盡之也。鬻字他無所見。管子多古文。蓋古刺字。故尹訓探。姑從舊注。 不儀之毋助。 尹知章云。儀善也。彼爲不善。毋得助佐之也。 章明之毋滅。 滅沒也。彼有章明之行。毋掩而沒之。 生榮之

應言待感云云トハ、彼ノ言ニ應ジテ我對ヘ、彼ノ感ヲ俟チテ我動ク卽チ私智ヲ弄セズシテ自然ニ順由スル時ハ、萬物自ラ其所ヲ得。故日月之明ノ故ハ、放ノ誤ニシテ、放ハ倣ニ同ジ、日月ノ運行ニ則トルコト。應風雨云云トハ、風雨ノ時節ニ應ジテ、適當ニ種子ヲ蒔ケバ、天地間ノ物、皆人民ヲ養フニ足ル者ナリ（瓦ハ養ノ誤）不有而醜天地云云トハ、前述ノ方法ヲ盡サズシテ、天地ノ化育ヲ醜惡ナリトシ、之ヲ譏ルハ天子ノ職ヲ盡シタル者ニ非ズ。民變而不能變云云トハ國民ノ事ニ關シテ、變革スベキ必要來リシニモ關セズ、之ヲ變革セザレバ、恰モ梲ノ革ニ附キタルガ如キ者ナリ、梲ハ、丁說ニ、蛻又ハ毻ニ通ジテ、鳥獸ノ脫毛トナス、蛻傳革トハ、脫毛ガ皮革ニ附キタルガ如キ者ニシテ、十分ニ變革シタル者ト

玩之以善言。釋開國、奈其斝辱。釋閉辱。文義極穩。改爲辱知神次。屈知二字、恐不成義矣。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生物天之綱也。成物地之綱也。因地之利而殖財、所以與之參也。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動不必明、不能奉從天意。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舉行戮辱之事、人必不與之。其過正與失人心同。公事。則道必行。公事與衆公共之事也。與辱舉相反。故其道必行。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奈其斝辱。此覆上文開國閉辱也。斝當爲環。環斝聲近。下又有斝字。相涉而誤耳。環釁也。開其國門、以延人言者。人固玩之以善言矣。然亦或有納釁辱之言者。將奈之何。【補】應寶時云。三字疑衍文。衡案。斝讀爲環。連下辱字爲句。詳見前註。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家小害。以小勝大。斝爵也。殷曰斝。此以祭神。譬事大國也。言事大國者。必操皮幣玉帛、以行其禮。雖家有失財之小害。然以小害、除見侵伐之大害。故可爲也。員其中。辰其外。而復畏強。員圓通。辰時也。圓其中。無所執滯。其外則從時而爲之。而復畏敬其強。不敢失禮節。此事大國之道也。長其虛。而物正。以視其中情。長其謙虛之心。而外物自正。然亦當察其中情何如也。【補】虛誤虛。後並同。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敖警通。不肯語也。管子詳論延納衆言之害。故桓公又以此發問也。言國門則既已塞矣。百姓誰敢爲不肯語者。國既如此。又將何所預備也。擇天下之所宥。宥侑佑三字古通用。此宥讀當爲佑。下文云。鬼之所當人之所戴。則此當云天之所佑。下字衍耳。擇鬼之所當。鬼之所當者。當鬼神

强以立斷云云トハ、志强固ニシテ果斷、仁心アリテ人ニ信任スルコト。

人君壽云云トハ、善政ヲ施シタル爲ニ、人君ノ壽命永キコト。

百姓不夭厲トハ、人民ガ早死シ、又疫病ニ罹ラヌコト。

鄰國之君以下ハ、自ラ別章ナリ、卽鄰國ノ君ガ皆不賢ニシテ、我ノミガ賢ナラバ、自ラ容易ニ王タルコトヲ得。

忽然易卿而移ノ卿ハ、鄉ノ誤ニシテ、鄉ハ嚮卽向ニ同ジ、忽チ政治ノ方針ヲ一變シテ、國俗ヲ移ス、下句モ同意。

變而足以成名トハ、政事ノ變革ハ、必ズ君主ノ名譽ヲ成スニ足ルヲ要ス、然ラザレバ變革モ貴ブニ足ラズ。

承弊而民勸之トハ、先代ノ弊害ヲ承ケテ、之ヲ變革シタルヲ以テ民モ亦勸勉スルニ至ル。

慈種云云ノ慈ハ、丁說ニ、滋ニ同ジトナス、卽種子ヲ滋益シテ、農事ニ力ヲ盡セバ、民自ラ富ム。

成國之法也。緣因也。凡事有所因。不勞而成。騙牙儈也。通彼此之情而成之。人君之事。時亦有不得不如此者焉。補應寶時云。上好字。疑惡字之誤。緣循也。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乃其證。騙。說文曰。壯馬也。玉篇曰。駿馬也。有狡捷之義。呂氏春秋。段干木晉國之大騙也。又其證。衡案。以上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例之。此兩好字。恐有一誤。應以上好爲惡誤。衡則謂下好當爲惡。凡通彼我之情以射利者。非狡捷不能。故稱牙儈爲騙。晉國之大騙。亦謂始非良士耳。緣因物也。騙通彼我之情。其事相類。而情有邪正。故好緣而惡騙也。

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尹知章云。戚親也。

民欲逸。而教以勞。致力於耕耘。

民欲生。而教以死。有寇則死守不敢去。

勞教定。而國富。力田則財殖。

死教定。而威行。人自爲戰。孰能禦之。

聖人者陰陽理。法陰陽而治之。

故平外而險中。平易其外。陽也。險阻其中。人不能測。陰也。

故信其情者。傷其神。信伸同。情至者神損。自然之理也。

美其質者。傷其文。其質已美。則物不能文之。

化之美者。應其名。治化之美者。事與其名應也。

變其美者。應其時。治化之美不可變。而或變之者。應時不可不變。而變之也。

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兆猶卜也。不能預卜兆來事之端者。災必及其身。

故緣地之利。緣因也。

承從天之指。承奉天之指意也。

辱舉其死。舉行逢戮辱之事。其將死。

開國閉辱。開國以延善言者。亦當閉致辱之言。補應寶時云。開字下疑脫其字。閉疑門字之誤。辱字下脫神次二字。當云開其國門。辱知神次。辱屈也。禮曲禮篇。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義同。衡案。知字下屬爲句。下文開其國門者。

臣下ヲ用フルトキハ、反ヘリテ君主ヲ危フクシテ、本末ノ勢相カナハズ、秩序ヲ顛倒スルニ至ル。

而祀譚次祖ノ譚ハ、覃ニシテ及ト訓ヌ、歴代ノ祖先ニ祭祀ヲ行フモ詛盟ヲ變更シ、誓約ノ言ヲ破ルノミニシテ、鬼神モ之ヲ感納セザルナリ。

薄德之君云云トハ、德ノ薄キ君主ハ、人ヲ論評スルニ、其成敗ノ跡ニ因ルコトヲ以テ其祕策トナス、如此ニシテ政ヲ行フモ、豈天下ニ主タルコトヲ得ベケンヤ。

請問用之若何トハ、政ヲナスノ道ヲ問フヿ。

必辨天地之道云云ノ地ハ、衍字、天道ハ善ニ福シ惡ニ禍ス、此ヲ知リテ始メテ功名ヲ立ツルコトヲ得。

通於侈靡云云トハ、金銀珠玉ヲ利用スルノ道ヲ知リテ、始メテ人心ヲ親マシムルヿヲ得。

君親自好事トハ、君主自身ガ政事ヲ好ミテ怠ラザルコト。

之。將隨其能而使之。下文强辯智廉皆是也。**强而可使服事。**而可二字。諸本分行細書。今從古本。其人果强。則可使服行國事。**辯以辯辭。**其有口辯者。使之辯辭命。補應寶時云。下辯字疑訓爲變。集韻巧言也。禮王制篇。言僞而辯。謂借明辯。以變亂人之辭。衡案。用其臣者。至堅强以乘六。皆論人君所以駕御其臣。此以下即上文褋禮義而居之者也。若以爲辯者之過。文義不貫。應說未是。**智以招請。**朱長春云。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補應寶時云。請字疑讀爲情。荀子非相篇。明其請。楊倞注曰。請當爲情同例。謂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衡謂。應讀請爲情。是也。但爲智者自招人之情實。誤與上同。此亦謂人君令智者招致人之情實耳。**廉以標人。**標。諸本標手作摽。今從古本。其人淸廉。擧以爲人標式也。**堅强以乘六。**乘駕也。謂運用之。六者予奪也。使輟也。徒謂也。久繫也。虛爵也。收時也。爲人君者。當堅意强心。以運用此六者也。補應寶時云。六字疑下字之誤。衡案。小稱篇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小匡篇曰。生之殺之。富之貧之。遺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以此六者。爲御下之術。屢言不置。上文云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亦謂民唯有欲。故可得而駕御。故此以堅强以乘六結之。六即六柄。乘讀爲秉字。形相涉而誤。前注以六爲予奪使綴徒。謂久繫虛爵收時失之。**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爲人臣者。廣施其德。以輕蔑上位。君亦不能使之。而使之流轉徙移。必將釀禍報怨。此謂國亡之郄也。補應寶時云。位不能使之而流徙。疑作三句。位字疑任字之誤。國亡之郄。疑亡國二字。衡案。此論不能堅强以秉六之君。位字上屬爲句。廣曠通。空也。言人君空其德。不懋以自輕賤其位。不能使予奪以下十等之臣。彼必流移於他國。告以國情。是國亡之釁也。國亡謂國將亡。非誤例。**故法而守常。**立法而守其常。**尊禮而變俗。**尊崇禮義。而變陋俗。**上信而賤文。**尹知章云。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此謂**

トヲ得ベケンヤ、要スルニ悪政多クシテ善政少シ、故ニ教ニ若カザルコトヲ云フ。
水平而不流云云トハ、水平ニシテ流レザレバ久ク水ヲ蓄ヘタル者ノ若シ、然レドモ水源ナクンバ、速ニ竭ク。
雲平而雨不甚云云トハ雲平ニ施キテ、大雨降ラザル時ハ、今ニテモ降ラント思ハルルモ、其ノ雲ガ集マリ積モラザレバ、雨降ルモ速ニ止ム、以上二句ハ、下文ノ政平云云ヲ言ハンガ為メナリ。
愛而無親則流トハ、愛ハ美德ナレドモ、主トシテ親シミ愛スル者ナクンバ、人心自ラ流レテ我ニ親マズ。
親左有用ノ左ハ、在ノ誤、有用ノ賢者ヲ親ミ、無用ノ愚人ハ、之ヲ避ケ遠ケルコト、彼ト我トノ間ニ、仇怨ノ將ニ起ラントスル如キ心持ニナルコト。
上短下長云云トハ、君主ハ短才無能ニシテ、臣下ハ賢能ナル場合ニ君臣ガ法度ヲ舍テテ、

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民可用者。以其願飲食侈樂耳。若使之衣皮冠角。食草飲水。如野獸。孰能用之哉。此願欲之所以不可不贍足也。傷心者謂傷心於貧富者。其心既傷。不可使之致功力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至味亦少嘗之。不能快食也。罷疲也。而雕卵然後瀹之。彫橑然後爨之。雕刻鏤也。卵鷄子也。瀹煮也。橑薪也。奢侈之極。乃至于此。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尹知章云。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則靡財。貧者則造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為之畜化。振奮也。藏貨曰畜。貿易曰化。此百姓之怠生業者。百方奮振而求食。非獨自為己也。又為富者助畜化之業也。用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輟止也。或予或奪。或使或止。唯其所宜。徒以而富之。舊注云。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則其本作徒謂矣。今本作以者。聲之誤也。徒謂而富之者。空語之以將令富也。父繫而伏之。豬飼彥博云。父疑當作久。衡謂。侈靡一篇。全乎權謀。而此節最甚。然繫父而伏子。恐亦不忍言。豬說可從。予虛爵而驕之。虛爵者。特尊其爵。而不任之以事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尹知章云。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之也。有襍禮我。而居之。襍碎也。襍禮猶言小禮。有小禮於我者。受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時舉其中強有力者以譽之。將以為他日驅使之地也。補應寶時云。我字疑義之誤。衡案。義我古同音。春秋繁露。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蟻子亦作蛾子。此作我者。聲之誤也。應說洵是。襍禮義而居之者。或以禮待之。或以義應之。以安居

自己先ヅ其德ヲ備フル者ナリ、故ニ天下ノ人民皆其風采ヲ想見シテ秋雲ノ將ニ起ラントスルヲ見ル如キ思ヲナサシム。

見賢者云云トハ、如此道德ヲ身ニ備ヘタル賢者ヲ見レバ、自ラ不肖者モ感化セラル。

敬而待之云云トハ、人君ハ賢者ヲ優待シ、之ヲ愛使スルコト、鬼神ノ鎭座スル山ニ樊籬(垣)ヲ設ケテ、之ヲ神聖ニスルガ如シ。

今夫政則少則トハ、政治法律ハ道德ト異ニシテ、人ヲ強制スル者ナレバ、之ニ則トリ從フベキ者甚ダ少シ、且政治法律ノ性質ハ、繁瑣精細ナル條文ニ由リテ事ヲ行フ者ナレバ、具體的ニ耳目ニ徵驗セラルル物質ノ如キ者ニシテ、變化ス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ナリ、蓋シ法一タビ定ムレバ、變ズベカラザルヲ云フ、如此ク其法則模範トスベキ者誠ニ僅少ナレバ、此僅少ナル部分ヲ取リ去ラバ、豈人ヲ服スルコ

子之事也。尹知章云。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尹知章云、梲柱也。革皮也。梲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喩焉。民變。而不能變。是梲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諸侯有所改革。而已不能改革。不可得而服也。補革卽上文傳革之革。言民有能傳革。而已不能改木爲革。民不可得而服也。民死信。諸侯死化。上有信。則民爲之致死。天子行德化。諸侯爲之致死。民之與諸侯。唯在上所感之也。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生害者。弊也者家也。家指諸侯之宮。猶朕家事之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諸侯宮中之事。人所重也。因此以行。人不能非。遂以生弊風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此下論弊生於家之事也。吾君。管子稱桓也。長猶常也。吾君常來獵者。以其喜常用虎豹之皮也。補應寶時云。上長字疑衍。下長字疑訓爲上。衡案。往年注管子。欲訓長爲貴、但兩長字不當異訓。故仍訓常。若以上長爲衍。訓上訓貴。皆是也。言吾君所以來獵者。以其貴重虎豹之皮也。以譬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乃敝之所由而生也。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將以賞之也。古本無力字。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尹知章云。有田宅。然後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請先行民之所貴重。否則民不爲用也。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尹知章云。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

ガ貴ブベキ所ノ粟米ヲ賤ミ、賤ムベキ所ノ珠玉ヲ貴ブヲ要ス、若之ニ反スレバ、鰥寡孤老ノ窮民ハ、粟米ヲ得ルコト能ハズ、然ラバ則君主ガ珠玉ヲ貴ビテ、之ヲ藏スルハ、天下ノ高ヲ平均スルノ始ト云フベシ。

政與教孰急トハ、政治法律ヲ以テ國ヲ治ムルト、道德教育ヲ以テ國ヲ治ムルト、何レガ急ナルカ。

若夫教者以下ヨリ、使人思之マデヲ、次ノ如クニ改ム、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心以怨、寫然若高山炭人之體、即教育ノ人心ニ感ズルヲ秋雲夏雲又高山ニ譬ヘタルナリ、炭人之體ノ炭ハ「動カス」ト訓ズ。

人所生往教之始也ハ、丁説ニ、則人生善教之始也ノ誤トナス、即人心ニ感ズレバ、人自ラ善心ヲ生ズ、即教ノ始ナリ。

身必備之云云トハ、凡ベテ教ヲ人ニ施ス者ハ

於地利。而民可富。辨。諸本作辯。今從古本。辨於地利。百貨皆殖。故民可富也。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通於侈靡之道。士多得所欲。故可得親也。君親自好事。尹知章云。謂好爲政之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非強不能以立斷。非仁不能以任人。人君壽以政年。人君之壽。以政之善惡。得年之長短。若無逸所述是也。百姓不夭厲。夭短折也。厲疫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然後民力可得用。朱長春云。遮多也。里言有奢遮。衡謂。遮讀爲庶。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此舉管子所嘗言。以起下問也。俱賢若何。問俱賢將若之何。曰忽然易卿而移。豬飼彥博云。卿疑當作鄉。謂變所趍向而移易之。忽然易事而化。忽然云者。欲敵不諭。非屢變易之也。變而足以成名。必足成名。而後其變可貴也。承弊而民勸之。唯其善變也。故承宿弊。而民勸勉之。慈種而民富。慈愛種藝者。而其民自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彼發言而後對。待彼感己而後動。不爲聰明以先於天下。此與物俱長之道也。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故如字。日月之明。明日月也。言明審其當耕墾之日月。應風雨之便而種之。則苗必蕃殖。如此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斯民之良善者也。補應寶時云。故字疑放字誤。衡案。之是也。日月是明。謂詳考氣節。故字不誤。良亦當是養字之壞。此論耕種之功。言詳考氣節。應十風五雨之候而種之。凡天地之所覆載。皆可以生蔬穀而爲民養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

テ珠玉ヲ貴ブ、又質素ノ時代ニハ、禮樂ノ如キ文飾ヲ主トシタル者ハ、贅澤ト見做シテ排斥セラレ、人民一般ニ其本業ニ力ヲ盡クス者ナリ、然ルニ今ヤ之ニ反シテ禮樂ヲ好ミテ、事業ヲ賤ム、此ノ如ク有實ヲ賤ミテ無用ヲ敬スレバ、國民自ラ侈靡ヲ主トスルニ至ル、是郎時化ヲ與スノ根本ノ始ナリ。珠者陰之陽也云云トハ珠ハ水中ニ產シテ其色赤シ、故ニ陰（水ヲ云フ）ノ陽（赤ヲ云フ）タリ、故ニ火モ之ヲ焚クコト能ハズ。玉者陰之陰也ハ、玉者陽之陰也ノ誤、玉ハ山ニ產ズ郎陽ナリ、而シテ其白色ナルハ陰ヲ示ス、故ニ水モ之ヲ濡ス能ハズ。不然則强者云云トハ、モシ天子諸侯等ガ、各自其藏スベキ者ヲ藏セザレバ、强者ノ占有ニ歸シ、智者ノ獨占ニ歸ス、牧ハ王說ニ、收ノ誤トナス。賤所貴云云トハ、君主

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雲平而雨不甚。若宜久雨然。然雲不相塡委。雨則遬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水必資源。雨必資雲。政必資威。否則不能久行也。愛而無親則流。流移也。其心流移。不敢爲君盡其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左。古本作尤。亦非。張榜破作在。是也。兆猶葥也。言其所親在有用之人。若夫無用之人。則避之若相爲有葥怨者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誕也。次祖。居位次之祖。謂始祖以下。小曰詛。大曰盟。渝更也。上才短。下才長。不度其長短而用之。則末或危本。本末不相稱。而直修祀。陳誕列次之祖。以求禳其禍。但犯詛更盟。傷約誓之言耳。於事無益也。敬祖禰。尊始也。父廟曰禰。敬祀祖禰者。尊爲身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齊整約束之信。論其行以結之。非非爲與臣下詛盟也。徒恃其言也。【補】齊者盟也。昭十三年左傳。平丘之會。齊人拒盟。叔向詰之。曰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是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尊天地卑高之理。所以論君臣之等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論於人。府囊者貨財所藏。以譬人所秘藏也。言薄德之君。必因成敗成形者。而論人才之長短。以此爲其府囊也。此政行也。可以王乎。此因成形而論人之政行。可以王乎。言不可王也。請問用之若何。用政之道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天之道謂天命所去就。福善禍淫之屬。殖立也。辨

ミニシテ、其ノ實利ハ君主ニ歸ス。聖人者省諸本云云トハ、聖人ハ人民ノ本業ヲ省察シ、彼等ヲシテ安樂ノ地位ニ優游セシム、大昏ハ大ヒニ暗黒ナルコト、博夜ハ長夜ト云フガ如シ、聖人ガ人民ヲ取扱フヤ、苛察ヲ主トセズ、夜ノ如キ者アルヲ云フ。時化トハ今時ノ敎化ヲ云フ。賤有用云云トハ、下文ノ如ク粟米事業ノ如キ者ヲ賤ミ、珠玉禮樂ノ如キ者ヲ敬シ貴ヘハ、民ヲシテ之ニ法トラシムルコトヲ得ベシ、刑ハ型ニシテ法ナリ。故賤粟米云云ノ、而如ノ而字ハ、王(引)說ニ、衍文トナシ、如字ヲ古文ニテ而ニ通ズトナス、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ハ、故賤粟米如敬珠玉ニシテ、如敬ハ而敬ニ同ジ、下文ノ而如賤モ、如賤即而賤ノ誤トナス、質素ノ時代ニハ珠玉アリ、粟米ヲ貴フ者アリ、然ルニ今之ニ反シテ、粟米ヲ賤ミ

岌或从土作圾。莊子天地篇。殆哉圾。管子原文當云。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心以怨。䔍然若高山岌人之體。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衡案。遠動人心之悲。乃及人之體、相對爲文。不必讀之爲以。夏雲多帶雨、乍起乍晴。不能久爲陰。故特言靜雲。靜字非衍。若改及爲岌。改藹之爲高山。以顚倒其文。管子殆無完膚。未免牽古文以就己。且岌動貌、謂物自動。所引羽獵賦。天動地岌。亦謂萬騎奔騰。地爲之動搖。古人未嘗爲動物之義。況高山動人之體。天下寧有此事哉。此尤屬謬說。應君序纂詁曰。以素所懷疑未釋者。附書之。以質仲平焉。乃欲修一書以商確之。而國有大禁。因擧其說於補正。以駁難之。所以答盛意也。此書流傳。或至清國。不知應君以爲何如也。

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凡掌教者。身必盡備其道。當其未教也。譬之若秋雲之將起而未起之時。人想見其狀也。

見賢者。句 不肖者化焉。未見之時。想見其狀。故既見賢者。則不肖者從而化之矣。

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人君之於賢者。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設樊籬於神山之麓。而祭之。使人自生畏敬之心也。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句 不肖惡得不化。使其賢。與共天職也。直尊禮賢者。非王公之貴賢。未足以動小人之心也。必與之共天職。然後不肖者從而化之矣。是教之成也。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今夫政則民勉從之。其則之者實少。其狀若夫成形者之有明徵。未見其變化之妙。若又去其所則之少者。言惡政無可則效也。豈可以使人乎。言不若教遠矣。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用民之道。在使之不甚富。不甚貧之間。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水平而不流。若宜久瀦然。然無源則速竭。

雲

一蹄腓トテ、一足ヲ素足ニシ、一蹄屨トテ、一足ニ履ヲハカシメ、以テ衆ト異ナル容姿ヲナサシメテ、之ヲ辱ム。今周公云云ノ周公ハ、用法ノ誤、而死民不服ハ、而民死不服ノ誤、古代ハ前述ノ如ク、簡單ナル刑罰ナルニモ關セズ、今日ノ法律ヲ用ヒテ人ヲ罰スル者ヲ見ルニ、罪ヲ被ムリテ、指首又足等ヲ斬ラレタル者、頗ル多ク、其姓名ハ、稽郎帳簿ニ滿ツ、然ルニ民ハ死ニ至ルマデ、猶ホ上ニ服セザルハ、是レ人性ノ本然ニアラズシテ、政治ノ直キヲ失ヒ、風俗ノ澆季ナルニ因ル、(此解ハ兪説ニヨル)。地重人載云云トハ、地味厚クシテ、人民ガ米穀類ヲ栽(載ニ同ジ)培スルモ、人君ハ之ヲ妨害スルヲ以テ、自ラ生活モ不足ヲ感ジ、遂ニ農事ヲ棄テ、末作卽商工業ニ爭ヒ赴クコトナル。是以下名云云トハ、人民ハ唯農作ノ名アルノ

二者。反民本務之始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產於水。而色赤。是陰中之陽也。勝火者。火不能焚也。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大戴禮作陽之陰。是也。玉產於山。而色白。是陽之陰也。勝水者。水不能沾也。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石美次玉者。珷玞之屬。皆是也。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牧養也。長也。智者不唯守之。廢居而養長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人君賤其所貴之粟米。而貴其所賤之珠玉。不然。豪強智能者。聚畜粟米布帛。而鰥寡獨老之民。不與得粟米焉。故人君藏珠玉金石者。平均天下之始也。

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縹同。縹然輕擧貌。敎之動人之善心。猶秋雲之動其悲。自然而然。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鵾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藹讀爲靄。雲集貌。鵾古文讙字。讙然和樂貌。謞與詨同。叫呼也。靜雲及人之體。陰久而涼生。讙然和樂。若叫呼之俄靜。敎之加人如此。則悚動人意。以自怨往前所爲也。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敎之始也。蕩蕩大貌。敷敎之道。蕩蕩若流水之盛大流動。而滌去垢穢。使人思而得之。唯其所生心向往。是爲敎之始也。補應寶時云。人心之悲。之字疑當讀爲以。古以之多通用。鵾字疑鶩字之誤。謞字疑高字之誤。之字疑山字之誤。靜字疑衍。乃及人之體。乃字疑衍。及字疑岌字之訛。岌動貌。楊雄校獵賦。天動地

ルヲ以テ、天下太平ナリ。
山不童云トハ、山木ヲ盡ク伐リ盡シ、禿山トスル迄モナクシテ、材木ノ供給十分ナルコト、澤不弊云云モ、魚類ノ十分ナルコトヲ云フ。
應頁天子ノ頁ハ、養ノ誤、人民ガ其餘米ヲ出シテ、天子ニ進メテ之ヲ養フコト。
牛馬之牧云云トハ、各自其牧場ヲ守リテ、他人ト分離シ、人民ハ各自其故鄕ニ安ンジテ、他ノ風俗ヲ知ラズ。
不出百里云云ノ來ハ、求ノ誤、風俗淳厚ニシテ、人民ハ堵ニ安ンジテ外ニ之カザルコト。
故卿而不理靜也ノ卿ハ、丁說ニ、鄕ノ誤、鄕ハ嚮ニ同ジ、君主ハ南ニ向フテ、無事ニ君臨シ、特ニ政治ニ力ヲ勞セザルハ、人民ノ靜ナルヲ以テノ故ナリ。
其獄一踦腓云トハ、古代ハ人情淳朴ナレバ、後世ノ如ク、刑罰ヲ施サズ、若シ惡人アリテ死罪ニ當ル者アレバ、

所以風俗淳樸也。

故卿而不理。靜也。 尹知章云。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趙用賢云。踦音奇。物體不具也。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耻辱可以當死也。豬飼彥博云。腓當作菲。草屨也。衡謂。象刑之說。起於戰國。荀卿非之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此說得之。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 今周公謂今日所用周公之法。斷指。斷首。斷足皆刑也。滿稽。滿獄而後考之。言罪人多也。罪至死。而民不服。非人性本然也。乃政俗之敝也。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 重厚也。載栽也。地利既厚。人又栽殖之。然人君奪時而毀之。重斂而敝之。而民之自養者不足。尹知章云。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於是棄本業。事末作。而民爭興之矣。

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本謂本業。三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農是也。博猶長也。言聖人省察民之本務。而使之游於樂地。不毀敝以困之。其於政治也。大昏也。長夜也。不爲察察之明。而與民爭其利。故民安其生。而天下平。

問曰。興時化若何。 告堯。已逝矣。興今時之化。當若何也。

莫善於侈靡。 民興末作。故興今時之化。莫善於侈靡也。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 刑型通。天下之人。可納諸已範型之中也。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 陽賤粟米。而如敬珠玉。陽好禮樂。而如賤事業。如云者。如敬之賤之。然。非實敬賤之也。是

本篇ハ、文明ノ進歩ニ隨テ、風俗ノ自ラ侈靡ナルベキヲ論ズ、史記貨殖列傳ノ經濟觀ト同キ者ナリ、然レドモ斷片的ニシテ、錯簡頗ル多ク、解スルコトヲ得ベキ者甚少シ、今便利ノ爲ニ段落ヲ附記ス。
古之時與今之時云云トハ、四時ノ循環ノ如キ自然現象ハ、古モ同一ナルコト。
其人同乎云云トハ、人民ノ狀況ハ古ト今トハ頗ル異ナリ、然レドモ政ヲ以テ之ヲ治メ、其不法ナル者ヲバ、誅罰スルニ至リテハ、同一ナリ。
佶堯之時ハ、帝嚳帝堯ノ如キ古代ヲ云フ。
混吾之美在下トハ、孫(詒)說ニ、混吾ハ昆吾山ニシテ、美ハ其山ヨリ出ツル美金ヲ云フ、卽古代ニ於テハ、質素ヲ尙ビタルヲ以テ、君主ハ昆吾山ノ美金ヲ却ケテ之ヲ用ヒズ。
其道非獨出人也トハ、政治ガ人ニ優レタルニ非ズシテ、人情質樸ナ

管子卷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以侈靡爲與時化之本。故名焉。
趙用賢云。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時四時也。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誅。尹知章云。言今雖不同古。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衡謂。諸本作政其誅。古本無其字。據注。尹本亦無。今本有其。蓋趙用賢妄補耳。今從古本。佶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佶同嚳。混同也。混吾者。混同彼我。不甚分別也。言嚳堯之時。風俗淳樸。其道非獨出於世人之上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尹知章云。山無草木曰童。衡謂。贍亦足也。弊敗壞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良善也。以穀之最善者。應天子之稅也。穀貢善者。非自養之餘也。必云其餘者。示農有餘粟。而天子不先取也。上下相愛敬如此。故天下平也。【補】應寶時云。良字疑養字之壞。其半者。應之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殆可以爲證矣。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不相及於他人之牧地。人民之俗。不相知。人不出其鄉。故不相知風俗也。不出百里。而來足。豬飼彥博云。來當作求。衡謂。不出百里。而所求既足。

管子卷第十一終

此亦可ㇾ謂二昔者無道之臣一乎。諸本倶脱二可字乎字一。今従二古本一。

若有ㇾ過。各奉二其身一。尹知章云。奉ㇾ身自潔。推二過於君一也。

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亡

寵ヲタモチ、貴位ニホコルコト。

遷損善士ノ損ハ、損ノ誤、善士ノ職ヲ遷シ、之ヲ用ヒザルコト。

捕援貨人ノ捕ハ、丁説ニ、搏ノ誤、搏ハ専ニ同シ、富人ヲ専ラ援引スルコト。

入則乘等トハ、朝廷ニ在リテハ同等ノ人ヲ陵キ輕ンズルコト、出則黨駢トハ、朝ヲ出テテハ黨ヲ結ヒテ並ビ親ム。

君若有過云云トハ、君主ガ過アル時ニハ、之ヲ救ハズシテ、唯一身ヲ大切ニスルコト。

ト。

進曰輔之云云トハ、君前ニ於テハ、善ク輔佑ノ職ヲ奉ズト云フモ、退キテハ我君主ハ凡庸ニシテ、輔クベカラズト云フコト。

以敗其君皆曰非我トハ、如此ニシテ君家ノ事ヲ敗リテ、其ノ責任ヲ免レントスルコト。

見賢如貨ノ賢ハ、貴字ノ誤、貴人ニ媚ヒ之ヲ重ンスルコト貨ヲ得ルカ如シ、見賤若過トハ、尹説ニ、卑賤ノ者ヲ輕蔑シテ、之ヲ眼中ニオカザルコト、恰モ道ヲ過ル所ノ路人ヲ見ルト一般ナリ。

唯其所事トハ、自己ニ媚ビ事フル者ヲ好ムコト。

不彌人爭云云トハ、爭論ヲ止ムルコトヲ計ラズシテ、反ヘリテ人ヲシテ訴訟ヲ起サシム。

擅創爲令トハ、恣ニ命令ヲ始メ作ルコト。

生奪之政トハ、君主ノ生存中、スデニ其ノ政事ヲ奪フコト、保貴寵矜ハ、張説ニ、保寵矜貴ノ誤トナス、即チ君

輔之。退曰不可。
尹知章云。進於君。則言已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

以敗其君。皆曰非我。
納賂縱私。以敗君家之事。而皆諉之君。曰。非我所爲也。

不仁群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
貪於貨賄。
家田虎云。賢當作貴。衛謂。此賢字。與下賤字對。而又與上賢者相侵。爲貴字無疑。言見貴人。悦之若得貨。見賤者。厭之若己有過。

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所與者唯其所奉事。

倨敖不共。不友善士。讒賊與通。
通。諸本作鬭。趙用賢云。一本作通。今從之。

不彌人爭。唯趣人訟。
訟。諸本作詔。趙用賢云。一本作訟。衛謂。此三句押韻。訟與從相韻。詔則遠矣。且不彌人爭。唯趣人訟。語又極相諧。今定從一本。彌強通。止也。言平生與讒賊通同。人爭則不止之。反促人使訟也。

湛湎於酒。行義不從。
湎。俗本誤面。行義之事。則不從之。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
先故先世之典故也。古韻東冬陽唐通用。

擅創爲令。迷惑其君。
創始也。諸本作迷或。今從古本。

生奪之政。保貴寵矜。
矜自賢也。君尚生存。而奪其政柄。保持貴寵。以自賢。○矜巨巾切。與君人駢親身相韻。凡古書一音兼數義。非如後世讀居陵切。始訓矜伐也。後遇韻語。不盡注之。讀者當以意求之。

遷損善士。
尹知章云。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衛謂。注以棄釋損。則其本作遷捐善士。今本作損者。形相涉而誤耳。

捕援貨人。
捕取也。有貨財者。必捕取而援引之。云捕者。其恐失之。若追捕者於盜賊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乘陵。等等輩也。駢比也。入朝。則乘陵等輩。出朝。則結黨相駢比。

貨賄相入。酒食相親。倶亂其君。
俗本。其誤爲。

君

上下得體トハ、上下ノ次第、宜キヲ得ルコト。
語言則謀謨トハ、其語ハ、則皆國家ノ良計善謀ナルコト。
動作則事トハ、一擧一動、必ズ目的アリテ、妄動セザルコト。
近君爲拂云云ノ拂ハ、弼ニシテ、何處ニ居リテモ、君主ヲ輔クル者トナルコト。
義以與交トハ、義ノアル人ト與ニ交ハルコト。
酒食則慈トハ、酒食アルトキハ、慈善心ヲ揮フテ、之ヲ人ニ施スコト。
不毀其辭ノ不毀ハ、一説ニ、不諱ノ誤、君主ニ對シテ、忌諱ヲ避ケズ、直言スルコト。
君若有憂云云トハ、臣ガ君ノ憂ヲ與ニ分ツコト。
不蘄亡已トハ、自己ノ欲スル所ヲ求メ得ザレバ、止マズ貪ルコトヲ云フ。
尊其貨賄トハ、金錢ヲ尊ミテ之ヲ人ヨリ貪ルコト、卑其爵位トハ、君主ノ大權タル爵位ヲ輕シク、人ニ與フルコ

育長也。人有賢德者。長者推進之。少者養長之。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體第也。得次第所宜也。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所語言則皆善謀良謨也。動作則事。必有所事。事不虛動。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據持也。近君爲拂。拂弼也。矯過曰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慈者謂推及於人。趙用賢云。慈一作辭。非也。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有違道之辭。亦不非毀之。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臣服君憂。服者身被之。如衣服在身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以讀爲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蘄求。亡無。已止也。自執其說以進。不求所欲。無肯止也。遂進不退。假寵鬻貴。遂亦進也。假君之寵。以鬻官位之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此謂鬻貴之實也。言尊重貨賄入已者。而卑賤君之爵位。輕與之非其人也。進曰

シ。
有家不治辟如生狂ノ家ハ、身ノ誤、一身ヲ治メズ、發狂人ノ如シ。
博塞ハ、博奕ヲ云フ。
工瞽ハ、樂人ヲ云フ。
獠獵ノ獠ハ、夜中ニ狩スルコト。
諸父ハ叔父伯父ノ類、
式政ハ法律政治ヲ云フ
攻伐ハ功伐ノ誤、功績ヲ云フ。

委質爲臣ノ質ハ、贄（ミヤゲモノ）ニシテ、當時ノ禮ニヨレハ、初メテ君ニ見エテ此禮ヲ執ル時ニハ、贄ヲ捧呈スルコト。
不賓事左右トハ、君主ノ近臣ニ媚ヒサルコト。
徧其發揮トハ、十分ニ其ノ技量ヲ發揮スルコト。
循其祖德云云トハ、君ヲシテ先祖ノ德ヲ修メシメ、事ノ順逆ヲ區別ス、此二句ハ上節ニ關ス。
推育賢人トハ、賢ヲバ推薦シ、又人材ヲ養成スルコト。

辟若生狂。上文既有有家不治。不當重出。下句云。辟若生狂。則家當爲身。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俳。諸本作謏。今從古本。繁其鐘鼓。流于博塞。流猶溺也。博塞局戲。戲其工瞽。工樂工也。誅其良臣。敖其婦女。敖亦戲也。獠獵畢弋。宵田爲獠。畢兎網。弋繳射也。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式法也。輮曲也。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豬飼彥博云。據注。古本攻作功。衡謂。伐亦功也。朘削其民。自以爲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財隨手而散。猶漏水之釜。雖頭會箕斂。豈能無盡竭哉。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諸本作吾以。今從古本。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上下皆作聞之於徐伯。此無於字。脫耳。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委置也。質贄通。見君者所執。凡獻尊者。置而不授。不賓事左右。尹知章云。賓敬也。衡謂。賓猶虛也。其實欲事君。而先事左右。事君是主。事左右是賓。故曰賓事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若有事變。必爲國家圖謀。周徧其發越揮散之力。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

不用兵革云云トハ、兵力ヲ用ヒスシテ、各國ノ諸侯ガ我國ノ幣帛ヲ受ケテ、其ノ德ニ親ミ、又其ノ命令ヲ受ケテ自國ノ法令トナス。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云云トハ、今桓公ノ如キハ性行美ニシテ好ミスベク、政治ハ十分ニ行渡リ、加之ニ官職上ニ於テハ完全ナル道ヲ盡クセリ、何ゾ無道ノ君ノ惡政ヲ聞クコトヲ要セン。

以繬緣繬ノ繬ハ、王說ニ、緇(黑色)ノ誤トナス黑色ヲ以テ黑色ヲ飾ルモ、其ノ美ヲ增スヲ感ゼズ。

讒賊是舍ノ舍ハ、孫(詒)說ニ、予ノ借字トナス、予ハ與ニシテ、「許ス」ト訓ズ。

有家不治云云トハ、自己ノ家ヲ治ムルコト能ハズ、徒ニ他人ノ許ニ依ルコト。

墨墨若夜トハ、政治ノ明ナラザルコトノ譬。

辟如野獸云云トハ、禮讓秩序亂レタルコト野獸ノ如シ、故ニ群臣モ朝廷ニ參集スルコトナ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諸侯受其幣帛。不却其使也。昭受其令。奉政令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既盡也。今君德行美好。而政令宣通。又盡官職之美道。君既若此。又何用聞惡政爲。）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繬緣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繬紩也。謂刺文。緣飾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猶措也。措之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尹知章云。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墨墨。暗貌。）辟若野獸。無所朝處。（辟讀爲譬。恣意直情。無所朝參聚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

本篇ハ、管仲カ有道ノ君無道ノ君有道ノ臣無道ノ臣ノ四種類ヲ稱シテ、桓公ヲ戒メタルヲ以テ四稱ト云フ。

夷吾之所能云云トハ、管仲自分ノ才如何ハ、十分ニ桓公ノ熟知セラルル所ナリ、何ゾ特ニ如此命令ヲ受クルヲ得ンヤ、蓋シ謙辭ナリ。先故之大臣トハ、前代ヨリノ舊臣ヲ云フ、收聚以忠トハ、忠誠ヲ以テ舊臣ヲ收聚シ且之ヲ賑ハシ富マスコト。固其武臣云云トハ、武臣ノ地位ヲ安固ニシテ、其力量ヲ十分ニ伸ヘシム。

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尹知章云。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惛不憭也。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公所公處也。補君處誤公處。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尹知章云。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古本作大。武臣。宣用其力。固其位。令人不敢動搖。宣布也。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飾讀為飭。飭修治也。刑政諸本作形正。今從古本。四時不貸。貸差也。

苛病起兵ノ兵ハ、矣ノ誤、桓公元來、皮膚ニ、イライラスル腫物ヲ生ズルノ病アリ、堂巫ヲ召シテ、禁咒ヲナシ、平癒シタルニ、今ヤ堂巫ヲ放逐シタレバ、舊疾再ビ起リタルコト。

聖人固有悖乎トハ、管仲ノ如キ賢者ノ處置モ、亦誤リアルカ。

遂從竇入ノ竇ハ「狗クグリ」

書社七百トハ、二十五家ヲ一里トナシテ社ヲ祭リ、其戸籍ヲ社中ニ藏ス、故ニ一萬七千五百家ヲ包含スル土地ヲ云フ。

嗟茲ハ嗚呼ニ同シ、歎聲ナリ。

聖人之言長乎哉トハ、管仲ノ先見ヲ賞シタルコト。

素幭ハ白布ノ「目ガクシ」。

葬用楊門之扇トハ、桓公ノ遺骸ヲ掩フニ、楊門ト云フ門ノ扉ヲ以テシタルコト。

飯牛車下トハ、甯戚ハ初メ微賤ニシテ、牛車ヲ引イテ、牛ヲ飼養セシコトアルヲ云フ。

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置社。書戸口田圃於策。藏之社中。謂之書社。七百。一萬七千五百家。）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茲讀爲嗞。嗟嗞乎。憂聲也。）聖人之言。長乎哉。（尹知章云。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與幎通。以素布幎覆面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死於室中。故蟲出於戶。）葬以楊門之扇。（尹知章云。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收斂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俗本誤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闔曷古音同。何也。太平御覽引作何。）鮑叔牙奉盃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治要引。作出而在於莒。御覽作在莒。二書皆節引。然作在義長。）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

名者使之榮辱トハ、善名ナレハ榮トナリ、惡名トナレハ辱トナルコト。
此其變名物也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善惡榮辱ハ、我行ノ如何ニヨリテ變化スルコト、恰モ天地ノ萬物ヲ生殺榮枯セシムルカ如シ、故ニ先王ハ恭遜敬愛ヲ道ト云フ。
仲父之病病矣ノ下ノ病ハ、病氣ノ危篤ナルコト。
調和ハ料理ヲ云フ、首子ハ長子ヲ云フ。
公喜官ノ宮ハ、王(引)説ニ、内ノ譌トナス、女色ヲ云フ、自刑ハ、自ラ宮刑ヲ施スコト。
不容數日之行トハ、道路ノ近キヲ云フ。
務爲不久ノ爲ハ、王(引)説ニ、僞ニ同ジ、僞善ヲ務ムルモ久シカラズ、下句ト與ニ、何時カ馬脚ヲ露ハスコトアルヲ云フ。
其生不長者云云トハ、生時ニ於テ長ク行フタル事ニ非レハ、死セントスル時迄、永續セザルコト。

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言必不愛公也。此議論挾序事。故雖與君言。亦稱公也。 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 自服宮刑。 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衞之間。不容數日之行。 群書治要引。齊衞之間。不容數日之行。作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按治要所引。每多刪改。然齊衞二句。竟屬不了。當以治要爲正。 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 務彊也。心不欲而彊爲之。掩蓋虛妄。不露其情。皆不能久長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 其生時不能長行之者。至其將死。必不能終成之。言至老貪得。僞竭而眞露。將釀成大害。 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 群書治要引。憎作召。似長。但諸本俱作憎。義又粗通。不敢擅改。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呂覽無兵字。高誘注云。苛病。鬼物下人病。治要引。亦無兵字。按兵蓋矣字之訛。尹依誤字以立說耳。苛刺草也。蓋苛病之狀。皮膚微痛。如爲苛所刺。故名焉。桓公舊有此病。堂邑之巫。能禳而却之。今逐之。而苛病復起矣。 逐易牙。而味不至。 至善也。 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 治要引。作四人者。 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 公不得出。 有一婦人。遂從竇入。 欲入不能。遂從狗竇入。 得至公所。公

ノ類）楊（鐲ニ同シ斧ノ類）ヲ感シ、手苟クモ之ニ觸レハ、自ラ其伐ル所、削ル所、繩墨ニ中リテ誤マラス、下文ノ羿有以云云モ、此句意ニ準スヘシ、彀ハ弓ヲ引キシボルコト、轡筴ハ手綱ト鞭、遨獸ハ疾走スル獸。
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トハ、匠人以上ノ例ノ如ク、天下ヲ治メントスル時モ、亦盡ク民ノ心ニ感スル所以ヲ、善クスルニ在リ。
吉事可以入察ノ察ハ、祭ノ誤、恭敬ノ道ヲ吉事ニ應用スレバ、鬼神ヲ祭ルコトヲ得。
大以理天下云云トハ、恭敬ノ道ハ、大小ニ通シテ、差支ナキコトヲ云フ。
往之中國云云トハ、之ヲ中國云云ニ行フト云フニ同シ。
澤之身ノ澤ハ、釋ニ同シ。
故之身使之愛惡ノ之ハ、兪説ニ、衍文トナス、我身ノ善惡ニヨリテ、人カラ愛セラレ、又惡マル。

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澤古釋字。釋置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審行恭遜敬愛於身。可化夷貉之暴。而使之愛己。審去之身。可化兄弟父母之愛。而使之惡己也。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行於是身者善。則人愛之。惡則人惡之。名者使之榮辱。善名則榮。惡名則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物事也。此其所行之變化名與事。使之愛惡榮辱。如天地之生殺榮枯萬物。故先王貴之。特命曰道。道者人所由而行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上病疾也。下病疾甚也。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不可諱。謂死。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微無也。故固通。且將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古本作誣。公子開方。攝整飭也。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

欲ズルハ、決シテ得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トハ、人民カ君主ノ惡事ヲ惡ム時ニハ、容易ニヤメナイコト。是以長者斷之云云トハ、スベテ何事モ中庸ヲ得テ、過不及ナキ樣ニ、政事ヲナセバ、自ラ美名ヲ得テ、惡名ヲ去ルコトヲ得ベキヲ云フ。善罪身者云云トハ、反省シテ、百姓ノ過失ヲ自分カ引受ケル人ハ、百姓ヨリ罪ヲ得ザルナリ。治身之節者惠也トハ、一身ノ禮節ヲ治ムル者ハ、惠（智慧ノ慧ニ同ジ）ナリ。往喜民來懼民ノ往來ハ、出入ト云フ如シ。懼聲以感耳云云トハ、反省シテ自ラ恐懼スルノ聲ガ、我耳ニ感ズルコト、即國民ノ非難ヲ云フ、懼氣以感目モ、人民ノ自分ヲ怨ムコトカ、目ニ見ユルヲ云フ。匠人有以云云トハ、大工ノ妙手ハ、自ラ斤（斧

聲以感耳。 可懼之聲。感動已耳。謂民毀已。 懼氣以感目。 可懼之氣。感動已目。謂民怨已。 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愼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 欘、斲斧柄。讀當爲钃。钃斲斧也。料、理也。匠人運用之妙。有以感動斤钃。斤钃從而應之。故繩墨之法、可得理也。 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 彀、引弓至極也。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凡引弓至極。則其體必句。故字亦作句。詩云。敦弓既句。 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既善也。治天下之道。在於盡善。其所以感民者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 尹知章云。苟爲不遜。身尙不得。況於人乎。 逆拂也。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 家田虎云。察當作祭。衡謂。尹不注察字。則其本作祭。 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 天下大矣。理之不須益恭遜敬愛。一身小矣。理之不須損之。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 往行也。行之猶言致之。尹知章云。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 澤之

精神ト形トヲ以テスル故ニ、民之ヲ重ンジテ、名モ亦自ラ成ル。

我亦託焉云云トハ、目ト氣トヲ利用スルコトハ、唯聖人ノミニアラズ、一般ノ人モ同シ、然ルニ唯聖人ハ、人ノ好ミニ應スル善キ氣ト、正キ目トヲ用フルモ、他ハ之ニ反シテ、惡ムベキ氣ト目トヲ用フ、如此ニシテ、衆人ヨリ善名ヲ來タシ求メントスルモ、不可能ナリ。

我託可惡云云トハ、惡ムベキ氣ト目トヲ用フルトキハ、我ヲ愛スル者スラ、決シテ我ヲ善人ト云フコト能ハズ。毛嬙西施云云トハ、此二人ハ天下ノ美人ナルモ、顏色ニ於テ、人ヲ怨ム如キ惡氣アルトキハ、決シテ人ノ寵ヲ得カタシ、況ンヤ一般ノ我我如キ惡面(醜キ顏)ヲ有スル者カ、怨氣ヲ盛ニシ、無法無禮ノ言葉遣ヲナシテ、我身ヨリ出ヅル惡氣カ、世間ニ充塞スルニモ關セズ、美名ヲ來タシ收メントト

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來美名。又可得乎。（來。俗本誤求。言已所出去之惡。充塞人間。欲以來美名。不可得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忌亦惡也。餘忌。忌之不已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舊注訓洫爲虛。未詳所本。疑因滿字臆造此訓耳。竊謂。洫田間水道。引伸以爲泄去之義也。言百姓之餘忌可畏也。是以斷長續短。泄滿實虛。令事皆適中。然後百姓之惡可去。而美名可來也。[補]洫溢通。莊子云。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是也。溢猶洩也。謂溢去其所餘。）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尹知章云。禹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彊於行善。然後能稱身之過也。）治身之節者惠也。（節。禮節也。惠慧通。智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懼則必修德。）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得善則民喜。喜則必歸心。）往喜民。來懼身。（往來猶出入。）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

民之觀也察矣云云トハ、人民ノ觀察ハ、甚ダ明察ナル者ナレバ、其目ヲ忍ンデ惡事ヲ爲スコト能ハス。莫則歸問云云トハ、善惡ノ明ナルコトヲ云フ。操名從人云云トハ、善名ヲ以テ、人民ヲ己ニ從ハシムレバ、自ラ強大トナル、之ニ反シテ惡名ナル時ハ、人民皆背キ去ル、故ニ自ラ弱小トナル。民皆操名云云ノ民皆ハ、猪說ニ。下句ノ則捐其地而走ノ上ニ移スベシ、卽天子諸侯モ、若シ惡名ヲ有シテ、國民背キ去ラハ、其土地ヲ有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在身者孰爲利云云トハ一身上ニツキ、最モ利ヲナス者ハ氣ト目ナリ何トナレハ氣ノ善惡ト、目付ノ邪正ハ、最モ人ヲ感セシムルコト深ケレバナリ。聖人得利而託焉云云トハ、聖人ハ人民ニ對スルニ善キ氣ト、正シキ目、換言スレハ善キ

遁逃以爲不善。趙用賢云。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也。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立猶速也。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尹知章云。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故先王畏民。以其毀譽必當也。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名者實之賓也。名善矣。民執以從己。無不彊也。名惡矣。民執以去己。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民執其惡名。以爲口實而去之。則雖有天子諸侯之貴。亦捐其地而走矣。此先王之所以畏民也。在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以運內。目以應外。於人最爲利者。言此者。以明人不可不擇最利者而託焉。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得最利者而託焉。謂仁義。故民重之。而名亦成矣。我亦託焉。不獨聖人。我亦有所利而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所託既惡。欲以來美名。不可得也。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我所託既可惡。雖愛我者。且不能謂我才能。爲猶謂也。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天下之美人。所託善也。盛怨氣於面。所行未善也。西施。吳王夫差寵姬。則著此篇者。蓋夷吾數傳弟子也。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惡醜也。言所託既惡。而所行又失。怨氣

以德弁勞トハ、有德者ヲ功勞者ノ上位ニ置クコト、不以傷年トハ、有德ナレバ、年少者ナリトモ、差支ナキコトトナシテ之ヲ登用スルコト。
內有疑妻之妾トハ、妾ニシテ妻ニ擬スルコト、疑ハ擬ニ同ツ、妻ト勢力匹敵シテ、見マガフ程ヲ云フ、下文ノ疑モ皆同意。
則失族矣ハ、宗族ノ心ヲ失フコト。
國之幾臣云云トハ、機密ヲ司ドルノ國臣ガ、陰カニ敵國ニ內通シ、其約束ヲ秘密ニシテ、時ノ來ルヲ待ツ時ハ、自ラ隣國ノ援ヲ失フニ至ル。
相必直立以聽トハ、猪說ニ宰相ハ獨立シテ（宰相ニ擬スル者ナシ）國事ヲ聽ク。
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ノ人ハ、丁說ニ民ノ誤トナス、中民トハ、百官ノ類ニシテ。小民トハ其ノ屬吏ノ如キ者ヲ云フ、前文ニ四亂アリテ、此ニ五亂ヲ揭ゲタルハ、
任官無能此衆亂也ヲ、中人之亂、小人之亂ノ二句ニテ承ケタルナリ。
妒紛トハ、嫉妒ヨリ生ズル紛亂、黨偏トハ、黨派ヲ結ビテ、互ニ偏頗ノ事ヲナスコト。
稱述トハ、臣民ガ大臣ニ媚ビテ、其德ヲ頌贊シ述ベルコト。
譽諄トハ、群衆ガ諸諸ノ言論ヲ逞クシテ、君主ヲ非難スルコト。
財匱云々トハ貧乏ナレバ、自ラ禮義道德モ行ハレズシテ、人情薄クナルコト。
順大臣トハ、大臣ヲ和ゲ治ムルコト行ハ品行ヲ云フ、務ハ 職業ヲ云フ。
物地生トハ、土地ニ適當スル物產ヲ物色シテ、之ヲ栽培スルコト。
禁淫務トハ、奢侈ヲ禁ズルコト。
無事ハ王說ニ、典常ノ誤トナス、典常ハ常事ナレバ、其平常ノ職業ヲ云フ。
上稽之以數トハ、上卽君主ハ人才登用ニツキ、法（數ニハ理ト云フ意アリ）ヲ以テ考察スルコト。
下什伍以徵トハ、下ニ於テハ、什人又伍人每ノ組合ヲ設ケテ、登用セラルル、人物ノ賢否ヲ調ベルコト。
近其罪伏云々トハ、時々調査シテ、犯罪人ヲ罰シテ、勸學ノ意ヲ强固ニスルコト。
及年而擧云云トハ、所定ノ年限ニ至リテ、其學業成就スル者ヲ擧用スレバ、士ハ自ラ善行ニ反歸スルコト。
若稽之以衆風ト、或ハ衆人ヲ治メ、風俗ヲ改良スルニ職ニ當ラシメテ、其治績ヲ考フルコト。
士反於情矣トハ、眞心ヲ以テ善道ニ反歸スルコト。
本篇ハ、先王ノ治道ヲ擧ケ稱ス、小字ヲ加ヘタルハ、謙辭。
丹靑ハ、繪具ノ材料トナル石ノ名。
我有過爲云云トハ、人民ノ方ニ於テ、過失ナキ者ヲ見誤マリテ、過失アル者ト命名スルコトナシ、卽人民ヨリ惡名ヲ負ハセラルル時ハ必ズ其實アルヲ云フ。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稱擧言也。有所擧言先王之道。故名小稱。小謙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民知而取之者。以其可用也。已有可用之善。豈有人不知之理哉。

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

是以我有惡名者。我必有過行。而民無過名我也。

民之觀也。察矣。不可

止ハ、民流通（通字ハ衍）則迁之ヲ承ク、迁ト云ヒ流ト云フモ、皆譬喩ニシテ、世ノ中不景氣ナレバ、景氣ヲツケ、又餘リ景氣ガヨクテ贅澤ナレバ、之ヲ取締ルガ如キハ、其一例ナリ。

四者備體トハ、上尊民順財厚備足ノ四者ガ、完具スルコト。

頃時而王不難矣トハ、暫時ニシテ容易ニ王タルコトヲ得。

六道ハ身體ノ六竅ニシテ、顔ノ六穴ト、下部ノ二穴ヲ云フ、四正ハ下文ノ、夫婦父子兄弟相ノ四ツヲ正スコト云フ、五官ハ五行ノ官ニシテ、百官ト云フ如シ。

四肢不通トハ、手足ガ自由ニ伸ビザルコト、失トハ、健康ヲ失フコト。

五官不官トハ、百官カ其職ヲ怠ルコト。

聘妻於異姓以下ハ、四正ノ第一タル夫婦ノ關係ヲ正スコトヲ論ズ同姓ヲ娶ルハ禮ニ非ズ、且諸侯ハ正夫人ヲ娶ルトキニ、其ノ女ノ妹若ク兄弟ノ女ヲ、腰元トナシテ伴ヒ來ル、之ヲ姪娣ト云フ、命婦宮女ハ、皆後宮ノ女官ナリ、此等ノ間ニハ自ラ法制アリテ、嫡妻ト妾媵トノ關係ヲ立テ、又後宮ト外朝トノ區別ヲ明ニシテ、不品行ノ事ナカラシム。

婦言不及官中之事トハ、後宮ノ者ハ、政事ニ喙ヲ容レヌコト。

無宮中之交トハ後宮ノ勢力ヲ借ラヌコト。

明立寵設以下ハ、四正ノ第二ヲ言フ、明カニ嫡子ヲ立テテ、之ヲ寵異シ、假令不都合ノ事アルモ、之ヲ放逐シテ父タルノ道ヲ破ラザルコト。

禮私愛驩云云トハ、四正中ノ第三ヲ論ジタル者ニシテ、私カニ寵シ、又驩（ヨロコビシタシム）フ所ノ婦人ノ子ヲ、優待寵愛スルモ、決シテ太子ト同等ニ取扱ハヌコト。

爵位雖尊云云トハ、庶子ノ爵位貴キモ必ズ太子ヲ禮セシムルコト。

選爲都佼トハ、太子ノ服裝等ハ、都雅佼好卽美クシキ者ヲ撰擇スルコト、下文ノ衣服等卽是ナリ。

間郄ノ郄ハ、隙ニ同ジ。

故其立相云云以下ハ、四正ノ第四ヲ論ズ、故ノ字、前後ノ關係明ナラズ。

參伍相德云云トハ、宰相ノ德ヲ彼此參考シテ、盡ク之ヲ列擧ス、如此ニシテ宰相ニ任命シタル時ニハ、其勢ヲ尊クシテ、十分ニ信任スルコト。

無諫死之諰ト・ハ上ヲ諫メテ死スル程ノ戒心スベキコトナシ。

聚立者云云トハ、人民ノ群集モ、皆下情疏通セルヲ以テ、怨ヲ呑ム者ナシ。

不類無德トハ、無德ノ人ヲ有德者ト同類ニセザルコト、卽區別スルコト、不類無能モ之ニ準ズ。

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近其受罪伏過之期。以固其勤學之意。每鄉立之師。以成其學。學既成。則官之以其所能。此以上皆預擬之言。及年而學。則士反行矣。學成。則及所期之年。而學用之。則士有所勸沮。而皆反歸善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此論順大臣之道也。稱量也。勸其所能者。從其所能。而奬勉之也。若者不定之辭。猶言或。或考之以治衆移風之職。或任之以社稷之重任。言唯其所能。若此。則士反於情矣。反行。改其行而已。反於情。則幷心改之矣。此論順大臣而亦曰士者。天下無生貴者。大臣亦出於士也。

ベカラズ。事無爲也云云トハ、小人卽齊民ハ、家業ヲ有スルモ、若シ之ヲ怠レバ、彼等ハ生活ノ道ヲ失フ、故ニ之ヲ務ムベシ。

若此則云云トハ、此ノ如ク君子ハ爵祿ノ威ヲ有スルノミニシテ勢ナク、小人ハ其生業ヲ務ムルトキハ、國家十治シテ、姦邪モ自ラ滅ズ。倫等不踰トハ、上下尊卑ノ秩序ヲ守ルコト。有偏卒之大夫云云トハ、軍隊ヲ有スル大夫モ、野心ヲ起シ、萬一ヲ僥倖シテ君ニ反スルコトナシ。

齊民食於力云云トハ、人民ガ勤勞ヲナセバ、本卽農業自ラ隆盛トナリ、之ニ從事スル者多シ。農以聽命ノ農ハ「厚シ」ト訓ズ、勉強スルコト。故民迂則流之云云トハ、人民ガ迂曲シテ行カザレバ、之ヲ流通シ、又餘リ流通スレバ、之ヲ迂曲シテ行カシメズ、民決之則行ハ、迂則流之ヲ承ケ、塞之則

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尹知章云。中民謂百吏之屬。補上言四。而此有五者。中民卽中央之人。謂官師之屬。小人屬吏也。上云任官無能。是指衆官。故以中民小人該之。下文云。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也。彼注以中央之人爲相及大夫失之。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群妬紛然。兄弟亂。曰黨偏。結黨偏倚。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云。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讋諄。讋言不止也。諄與啍同。誕也。讋諄謂多言惑衆。小民亂。曰財匱。財匱生薄。尹知章云。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讋諄生慢。多言惑衆。則民生慢。上之必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所生不測。而其禍必大。故特曰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三疑之跡。刑殺先施於君側。則內定也。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順和也。務猶業也。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物地生。物色地所生也。輯集也。禁淫務。文繡刻鏤之屬。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尹知章云。無事者皆令得職也。上稽之以數。下什伍以徵。諸本作十伍。今從古本。此至士反行矣。論順中民之道。下在下者。謂等輩。言上考之以法數。又命等輩。什伍相考。以徵驗其賢否。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之

本ヅキテ正形トナス、齊民ハ平民、卽一般人氏ヲ云フ、明君忠臣アレバ、人民皆形ヲ正シクシ、業ヲ營ミテ衣食ノ計ヲナシ、其利ヲ得ルニ汲汲タリ、故ニ上ニ反スル者ナシ、故ニ謹愿ニシテ、上ノ命ヲ奉シ易ク、又愚昧ニシテ野心ナケレバ、其欲望モ滿足セシムルコトヲ得。

君子食於道云云トハ、君子卽治者ハ治道ヲ職トシ、秩祿ヲ取リテ、生計ヲ立ツ、小人卽人民ハ身體ヲ勞シテ、勤力シ以テ生計ヲ立ヅ。

分民ハ、陳說ニ、齊民ノ誤ニシテ、上句ノ小人食於力ノ小人二字ヲ削リテ、此齊民ヲ移用スベシト云フ、下文ノ齊民食於力ハ、之ヲ承ケタル者ナリ。

威無勢也云云トハ、君子卽大臣ノ徒ハ、爵祿ノ威アルモ、賞罰ノ勢力ナケレバ、其威ハ空名ニシテ、隨ツテ君主ヲ侵シ其私ヲ立ツルコト能ハズ、故ニ君主ハ威ヲ與フルモ勢ヲ與フ

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 諰戒也。四者既正。故群臣無諫死之戒。而下民聚立者。相與驩虞。無鬱抑怨懟之心。 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 此結四正。下則論五官。 其選賢遂材也。擧德以就列。不類無德。 遂進也。凡選賢遂材之法。必先擧有德之人。以就列位。不以無德者為同類。 擧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 尹知章云。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以德弇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必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 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五官得人。故上無困乏之患。而下民不敢僥倖為生活之計。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 此四者無所分別。則人主失其體矣。 群臣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群臣。諸本作群官。今從古本。失族。失宗族之心也。 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 幾臣與群臣對。蓋謂掌機密之臣。國之幾臣。陰與敵國約。閉藏其謀。以待可乘之時。則失鄰國之援。 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 必正其位。 相必直立以聽。 直正也。正立其位。人不敢犯。以聽其命也。 官必忠信以敬。 諸本作中信。今從群書治要所引。 故

王說ニ、成心ノ誤ニシテ、成心ハ誠心ニ同ジ。正也者所以明其德ノ正ハ、政ニ同ジ、政治ハ君德ヲ明ニスル者ナリ、知得諸己云云トハ、自分ニ於テモ、又國民ノ方面ニ於テモ、滿足シテ缺點ナキハ、其政治ガ理ニ從フ故ナリ、知失諸民云云トハ、若シ國民ガ不滿足ヲ感ズル場合ニハ、是レ必ズ自己ノ不注意ヨリ來リタル者ナルヲ思フテ、反省スルハ、其根本ニ注意スル者ト云フベシ。故民輕給之トハ、供給ニ應ズルコトヲ容易スク思フ。君人者上注云云トハ、人君ハ上意ヲ天時ニ注ギ、人臣ハ下意ヲ地利ニ注グコト。飾大義トハ、治國ノ大計ヲ修ルコト、審時節トハ、農時ヲ守ルコト、上以禮神明ハ、祭祀ヲ謹ムコト、下以義輔佐者トハ、義ヲ以テ輔后ノ者ヲ待ツコト。則齊民以政刑云云ノ政刑ハ、丁說ニ、尹註ニ

猶不事也。

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俗本官誤宮。）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一正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設置也。明立嫡子。寵置之太子之位。不敢以逐子傷爲父之義。此二正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李國祥云。卽有所私所驩之子。而禮之愛之。不得與敵同等。衡謂。此至重其威也。皆正嫡庶之事。全父子之恩。致兄弟之睦。俱在其中。二正中兼三正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庶子爵位雖尊。尊敬太子之禮無不行也。）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選爲都雅佼好之飾。卽衣服章旗是也。章徽號也。太子之徽號。經傳無文。未詳用何章之旗。）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適庶分定。故兄弟和睦。而讒人不能乘其間矣。此三正也。）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擧之。尊勢而明信之。（其立相也。不直陳論其功勞。又加其德法而昭明之。參伍猶錯綜也。周偏也。錯綜相所有之德。而偏擧之。及其任之也。又尊其勢而明信之。故相能行其道也。此四正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諱。

走勞ニ服スル者ハ、嚴格方正ニシテ、物ヲ制スルヲ主ドル者ハ、和融圓熟ナリ。圓者運云云トハ、和融圓熟ナル者ハ、全局面ニ其心ヲ運ラシ働カスヲ以テ、何事モ壅塞セズ、能ク疏通ス、故ニ上下自ラ相和スルニ附ル。方者執云云トハ、嚴格方正ナル者ハ、各々其職ヲ執ルコト固キヲ以信ヲ主テトナス。君以利和トハ、前節心道ヲ承ケタル者ニシテ、君主ハ心ヲ大局ニ注ギ、和融圓滿以テ、國民ノ利ヲ計レバ、國民モ自ラ相和ス。臣以節信トハ、前節ノ形道ヲ承ケタル者ニシテ、臣下ハ節義ヲ守リテ、其職務ニ信ナルコト。君人者云云トハ、前節ノ君以利和云云ヲ承ケタル者ニシテ、君主ハ國民ノ利ヲ計ルヲ以テ、自ラ仁政ヲ行フ、臣人者云云ハ、臣以節信ヲ承ケタル者ナリ。戒心形於内ノ戒心ハ、

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小司徒。四兩爲卒。卒百人也。禮義明審。則人不敢踰倫等。雖有師旅之大夫。不敢有冀幸萬一之心。何則直有爵祿之威。而無權力之盛也。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作本者衆。農恐失其業。故敬聽上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時生則生。時殺則殺。毫不能違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尹知章云。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豬飼彥博云。通衍字。衡謂。尹注流之云。流通之。注民流云。人太流蕩。是正文無通字。今本有通字。與注相涉而衍耳。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雖讀爲唯。決猶開也。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下小人。諸本作小民。今從古本。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備體者。無所缺也。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尹知章云。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衡謂。四正。夫婦一也。父子二也。兄弟三也。相四也。古者播五行於四時。故目百官爲五官。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通暢也。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不官

始於患者云云トハ、首トシテ國政ニ心ヲ苦ムル者ハ、百官ノ上ニ坐シテ、指揮スルモ、躬ラ實際ノ事務ヲ執ラズ。親其事者云云トハ、事務ヲ執ル百官ハ、一意君主ノ命ヲ奉ジ、樞機ニ參與セズ。爲人上者云云トハ、君主ハ心ヲ苦マシムルモ、力ヲ勞セザルナリ。以人役上云云トハ、人民ハ君主ニ使役セラレ、腕力アルハ賢明ニ使役セラレ、身體(刑ハ形ニ同ジ)ハ、精神ニ使役セラル。化道進退云云トハ、精神ノ職務ハ、進退ノ方針ヲ授クベキ者ニシテ、肉體(刑ハ形ニ同ジ)ノ職ハ、其方針ニヨリ滔趕スル者ナリ、滔ハ踏ニシテ、趕ハ走ルコト。進退者主制云云トハ、進退ノ方針ヲ示ス心ハ、物ヲ制スルヲ主トリ、心ノ命ヲ奉ジテ踏趕スル者ハ、形ヲ勞シテ奔走スルコトヲ職トス。主勞者方云云トハ、奔

少。故民輕給之。輕猶易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注屬也。上注屬意於天時也。下注屬意於地利也。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農務從天時。故亦屬上注。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地有伏利。則發之。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飾修也。義宜也。大義謂治國得宜。審時節。熟悉耕耘稼穡之時也。如此。則貨財充足。故上能致禮於神明。下以施義於輔佐者也。諸本脫也字。今從古本。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振救。病患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尹知章云。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政刑修。衣食足。則民無狡詐之心。塞滿也。其欲易滿。補塞塡也。其欲易塡也。下文云。塞之則止。是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力勤也。分民。此二字目下也。分君子小人之道。當如下文所言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大臣直有爵祿之威。而無權力之盛。則無所自立以肆其私。此與下句文法全同。而其意正相反。讀者詳之。事無爲也。無所生。凡小人食於力者。其事無爲也。則無所生活。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各得其分。所以國平而姦省也。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

ノ謀。
以民之財力云トハ、民財ヲ貪ボリテ、君ニ惡名ヲ蒙ラシメ、又私恩ヲ施コシテ、人民ヨリハ、自分ノ爲ニ力ヲ盡シタル者ナリト思ハシム。
兼上下以環其私ノ環ハ、王說ニ、「營ム」ト訓ズ、上ノ方ニモ下ノ方ニモ、至ル所、私利ヲ營ムコト。
爵制而不可加トハ、爵位法制アルモ、君主ガ意ノ如ク、之ヲ施ス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先其君以善者云云ノ實ハ、丁說ニ、惠ノ誤、君主ヲ外ニシテ、私ニ賞罰ヲ人ニ加フルハ、君主ノ大權ヲ侵シテ、其惠ト威トヲ奪フ者ナリ。
誹言於外トハ、妖言ヲ放チテ、衆ヲ惑ス者。
通者質云云トハ、天道人情ニ通ズルコト、卽神聖仁智武勇ノ諸德カ、本質トナレバ、自ラ人ノ寵榮ヲ得テ、王君長ノ地位モ、之ニ從ヒ來ルコト、自然ノ理ナリ。

則禮制立矣。素白也。猶言明。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劉績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同。衡謂力勤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赶。趙用賢云。刑讀爲形。衡謂滔讀爲蹈。赶走也。當進而進。當退而退。心之道也。形則以蹈赶服勞爲道。進退者主制。主制物。滔赶者主勞。主服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事不壅塞。則上下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執猶守也。固堅也。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君以利民致其和。臣以守節成其信。則上下無邪慝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制仁。制仁政而行之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尹知章云。戒愼之心。成形於內。衡謂動猶變也。正也者所以明其德。正政通。德盛則政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得諸己。又知得諸民。言內外無所失也。如此者。政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失諸民。政違其理也。乃不求諸民。退而修諸己。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動反求於身。故德行成。所求於人者

云フ。
刑罰丞近也トハ、君主ノ近臣ト雖モ、罪アレバ直ニ死ヲ刑スルコト。
行食ハ遊食ニ同ジ。
制群臣以下ハ、一説ニ、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トナス、即人君タル者、群臣ヲ制スレバ、百姓ノ下情疏通シ、群臣ト君主トノ間ニ居ル大夫ノ類モ、皆協和スルコト。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トハ、大夫ハ、臣ト君トノ中間ニ在リテ、諸事ニ參與スル者ナリ。
以緩爲急云云トハ、君主ガ寛大ニ取扱フベシト命シタル事モ、中央之人即大夫ガ、之ヲ變ジテ嚴急トナスコトアリ、其嚴急ニヨリテ、人民ハ大夫ニ威服ス、之ニ反シテ、君主ノ嚴急ニスベシト云フ事ヲ、大夫ガ寛大ニスレバ、其寛大ハ民ヲ惠ムコトトナル。
能易賢不肖トハ、賢ヲ不肖ト云ヒ、不肖ヲ賢ト云フコト。
可威黨於下ノ威ハ、成

趙用賢云。威當作爲。衡謂。當爲成。形相涉而誤。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 有又也。陷其主於聚斂之罪。而以恩言欺下。使下爲勞於救已也。 兼上下。以環其私。 環遶其私於上下。無所不至也。 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君有爵位制度。而權臣肆之。不可以加於人。則君位危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 善。人所好也。謂賜予之屬。惡。人所憎也。謂削奪之屬。侵侵用之也。 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 以無爲有。其積必至脅其君。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鬱塞也。幽囚也。 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諸本作上下不知。今從古本。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凡天道人情之理。通其道者爲本質。則寵之者從而至。此理數之相因者也。李國祥云。通謂聖智武。寵謂王君長是也。 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 始猶首也。其職以患國家爲首者。不親與官中之事。規度也。親執其事者。不度安國家之道。 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所謂治人者勞心也。所謂治於人者勞力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

計ヲ厚富ナラシム。微達非云云トハ、些少ナリトモ、邪曲ノ事アレハ、之ヲ探索辨別シテ、根本的ニ追究スルコト。

躁作トハ、無禮無法ノ事ヲ行フコト。

狡婦襲主之請云云トハ、狡猾ニシテ君寵ヲ得タル婦人カ、人主ノ情(請ハ情ニ同ジ)ヲ窺ヒテ、其機密ヲ泄ラシ、姦慝ナル遊說者ヲ助クルコト。

沈疑之得民者云云トハ、從前貴バレタル者ガ、君寵ヲ失ヒテ、賤キ地位ニ下ガルトキニハ、中心常ニ疑貳、卽ニ心ヲ抱藏スル者ナリ。如此人ハ、種種ノ手段ヲ弄シテ、人心ヲ得ント欲ス、故ニ人主ノ地位ヨリ言フ時ハ、人民ヲ驅リ立テテ、如此人ニ歸セシムルコトトナル、而シテ如此人ハ、常ニ君主ノ左右ニ在リテ、其隙ヲ窺フ者ナレバ、隱レタル仇敵ニ同ジ、故ニ伏寇側ニ在リト云フ、不能食其意ノ食ハ、蝕ニシテ、腐蝕ヲ

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

襲猶取也。請情通。資猶助也。游慝游說姦慝者也。

沈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

諸本民下有也字。今從古本。前貴而後賤者。怨君憤世。故爲沈疑者驅民而歸之也。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

食猶得也。不能得君意所在。

刑罰亟近也。

猪飼彥博云。亟急也。言刑罰先加於近臣。

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

有比黨者。誅戮而明其罪。故大臣不能竊權以侵君勢。

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

尹知章云。行食游食。

爲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群臣衆有司也。中央之人。謂相及大夫。通中央之人和於上下。則國治而君安矣。

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

主意之宣於下。臣才之知於上。皆由中央之人。是與臣主相參也。

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

緩者寬也。急者嚴也。君以爲當寬。而中央之人嚴之。人畏其嚴而影附之。是以嚴取威也。

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ヲ云フ）寛大（優游ヲ云フ）ニシテ、亂ヲ救フ時ハ、百姓悅ブコト。
要淫佚トハ、品行不良ノ者ヲ防ギ止メルコト、通亂隔トハ内外相通ジテ、淫蕩ヲナス者モ、隔絶セラレテ行ハレス。
故法不隱トハ、從來ノ法則カ明ナルコト。
國所有也トハ、國ハ君主自身ノ所有ナリ。
使民之所惡制之トハ、人民ノ惡ム所ノ人、即暴官汚吏ヲシテ、國民ヲ治メシムルコト。
民有三務トハ、人民ハ春夏秋ノ三時ニ於テ、農事ヲ務ムルコト。
不布其ノ下ニ德字ヲ補フベシ、君主ガ德ヲ布カザルコト、即國民ヲ虐使シテ、三務ニ從事セシメザルコト。
穆君之色ノ穆ハ、兪說ニ、順ト訓ズ、即君ノ顏色ニ順ヒテ、正言セザルコト。
阿而勝之トハ、阿諛シテ、最後ニハ君主ヲ凌キ、其勢ヲ奪フコト。
本原民生トハ、人民ノ本業ヲ獎勵シテ、其生

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倍背通。遺其事。穆君之色。無犯顏之言。故君色穆如。從其欲。阿而勝之。阿諛以得其所欲。是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倒猶逆也。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要會也。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牧治也。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四守者。君及相大夫群臣也。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尹知章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衡謂據注守固當作固守。昔者聖王本厚民生。本厚謂著民於本業而厚其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愼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小事句絶。違與回通。邪也。微有行邪循非之事。則求索辨別。以根究之。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尹知章云。不敢爲非以嘗君也。此禮正民之道也。此以禮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密也。沈疑者爲君所疑。而沈伏於下者也。道言也。微謀之泄也。狡婦

長ノ誤、一家ガ盡ク家長ニ從フヲ云フ。德侵則君危シハ、臣下ガ君德ヲ濫用シ、私恩ヲ施セハ、君ノ身危シ。論侵則云云トハ、臣下ノ私論ガ理ヲ侵シ、是非ヲ顚倒スルコトアレハ、有功ノ者ハ危シ。令侵云云トハ、令スベカラザルニ令スレバ、令行ハレズ、故ニ官吏ハ危シ。刑侵則百姓危トハ、濫刑ヲナセハ、無辜ノ人民害ヲ被ル。淫侵ノ淫モ、侵ト同義。冀（冀ニ同ジ）幸之心トハ、萬一ヲ僥倖スルコト。巧官トハ、人主ノ心ニ阿ネリ仕フコト、騰ハ張說ニ勝ノ誤トナス、上篇ニ下及上之事謂之勝ト、勝ハ「シノグ」ト訓ズ、卽上ヲ凌クコト。騰至則北ノ北ハ、王說ニ、背「ソムク」ニ同ジトナス。四者ハ、上ノ四ケ條ノ危キコト、敗敵人ノ敗ハ、則ノ誤。則故施舍云云ノ則ハ衍字、萬事ノ處置（施舍

敵人謀之。尹知章云。四者則上之四危也。衡謂。四者有一。句。至敗句。文義粗通。然據上文。一至當連讀。敗當為則。字形相渉而誤。今不敢擅改。姑存其說於注云。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朱長春云。則故猶是故。李國祥云。施舍。錯置也。方以智云。優猶與優游同。荀子優猶知足。衡謂。則字衍。轉寫者既誤上文則字為敗。遂補則字於此。故尹不釋。此可據注以訂正文矣。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進也。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尹知章云。要謂遮止之。衡謂雖有外內通亂者。亦能隔絶之。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義古儀字。倫亦等也。貴賤各有威儀服飾。從其等倫。不相踰越。則貴者有榮。故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式度也。故典故也。不隱謂顯行之。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此二句綱也。下則分說之。國所有也。國者。已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所為君也。提此二句者。明國民不可不重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所惡者。貪暴之吏也。使之裁制國與民。此君之一過也。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尹知章云。三務謂春夏秋務。衡謂。舊注云。故民非其民也。下文覆此句云。民非其民。則民非之民。斷屬下句。然則其下當脫一字。塚田虎云。脫力字。豬飼彥博云。脫務字。今案布施也。此謂君輕農務。則其下脫字當是德字。布其德。謂不奪農時。及補不足。助不給之屬。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

ト。

夫水波而上云云トハ、水ハ風ニ激シ波ヲ起セハ、上ニ上カルモ、其搖動ノ力盡クル時ハ、再ビ下ニ下ルハ、是レ水ノ自然ナリ、以テ國民ノ君主ニ歸服スルコトノ自然ナルニ喩フ。

夫婦トハ、匹夫匹婦ト云フカ如シ。

盡功能於上矣ノ功ハ、一說ニ、貢ノ誤トナス、盡ク其オヲ君主ニ貢獻スルコト。

千里之內云云トハ、以上ノ如キ時ハ、千里ノ內、卽國中ニ於テ、一束布ノ罰、一畝ノ賦ノ如キ、些細ノ事モ、十分ニ知ルコトヲ得。

治斧鉞者云云トハ、斧鉞ヲ以テ人ヲ治ル者、卽司法官ハ、刑スベギ者アレバ直ニ之ヲ刑スルコト。

治軒冕者云云トハ、功績アリテ、車又禮冠ヲ與フル場合ニハ、直ニ之ヲ與フルコト。

墳然ハ、隤然ノ誤ニシテ、順從ノ貌。

一家之實ハ、丁說ニ、

賦。賦。俗本誤富。盡可知也。束布一束布也。十端曰束。此言細微之貨。必能知之。非謂一人所納之罰布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斧鉞。謂以斧鉞理其罪。讓推避也。刑當其罪。故不敢推避。治軒冕者。不敢讓賞。治軒冕。謂以軒冕理其功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尹注云。墳順貌。墳未見有順義。蓋其本作隤。今本作墳者。形相涉而誤。李國祥云。其人若一父之子。其財若一家之實。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臣不戴君。危邦也。故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政與道違。故百姓不爲上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其民且不爲用。天下何敢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德恩也。侵者爲人所侵用而失其正也。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所不當令而令之。則庶民不從。而官吏危矣。刑侵則百姓危。所不當刑而刑之。不辜被戮。而百姓危矣。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淫。水行平地也。義與侵同。連用二字者。以淫釋侵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論當其理。故下無冀幸萬一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故。典故。常。常法也。巧官猶善仕也。騰。奔也。肆其奔逸。不從人臣之範也。亂至則虐。騰至則北。至極也。虐殘也。亂極則爲人所殘虐。騰極則戰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

ハ、明君ハ徒ラニ賞罰ヲ濫用セズシテ、平素ノ教訓ヲ以テ、國民ヲ道ヒクコト。食飲弔傷之禮トハ、國民ヲ饗應シテ、其ノ親睦ヲ厚クスルコト、及不幸ノ者ヲ慰問スルコト。物屬之者也トハ、李説ニ、食飲弔傷ノ禮ヲナスニハ、諸種ノ物品ナカルベカラズ、唯禮法ノミニテハ、空文ニシテ行ハレズ。厲之以八政ノ厲ハ、李説ニ、賴ニ同ジトナス、賴ハ利ニシテ、洪範ノ八政ヲ以テ、國民ニ利益ヲ與フルナリ、八政トハ、書經洪範篇ヲ見ヨ。國裹ハ、王(引)説ニ、國廩ノ誤リトナス、國廩ハ、國君ヨリ下賜スル廩米即扶持米ナリ。貴之以王禁トハ、君主ノ禁シタル所ノ者モ、若シ國家ニ功勞アレハ、之ヲ許シテ人ヲ貴クスルコト。天下道其道トハ、天下ノ人民ガ、國君ノ道ヲ道トシテ、之ヲ守ルコ

致極也。

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劉績云。言明君不致賞罰。但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罰虐則無罪受誅。不辜被戮。故下不信。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飾修也。物謂民。屬親附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尹知章云。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知章云。衣服所以表貴賤也。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王禁謂禮所不許。貴者則得用之。故云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如此則民親君而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之人。可得而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天下之人。以我所道爲道。則來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水就下者也。波起而上。盡其搖動之勢而復下。是其就下之勢固然者也。民之歸有道。亦猶此爾。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懷亦歸也。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夫婦猶言匹夫匹婦。謂民也。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憲亦法也。謂表懸之。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

妃匹ハ、男女ノ配偶ヲ云フ、獸處群居トハ、禽獸ノ如ク群生的生活ヲナスコト、以力相征ストハ、强者ガ暴力ヲ以テ、弱者ヲ制服スルコト。智者假衆力トハ、智者ガ智力ヲ以テ、衆人ヲ統一シ、其ノ勢力ヲ利用スルコト。道術德行云云トハ、賢人卽智者カ、道德ヲ行ヒ人民ヲシテ之ヲ知ラシムルコト。其從義理云云トハ、人民ガ智者ニ感化セラレ義理ノ貴ブベキコトヲ知ルコトカ、其ノ心中ニ見ハルル時ハ、是迄ノ無道ヲ改メテ、道德ニ復歸スルニ至ル。名物處違云云トハ、事物ノ區別ヲナシ、理ニ違ヒタル者ヲ處分シ、是非ヲ分ツコト。上下設云云トハ、上下君臣ノ別ヲ設ケ、國民ガ君主ノ心ヲ體シテ、之ニ親ミテ、始メテ國都ヲ立ツルニ至ル、卽國家ヲ創立スルニ至ル。審居處之敎云云ト

管子卷第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尹知章云。若野獸之處。以群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富而後敎之。而民師之。君臣之道。所由而起也。古者君師同道。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兆亦形也。民見賢人所爲。感而化之。從義理之意。兆形於其心。則還復於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名目。物事。處制。違邪也。目事制邪。能分別是非。則賞罰行於民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體猶親也。貴賤既設。民生體君之心。而國都因以立矣。言國以民爲本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民不親不能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

ニ、試ノ誤トナス。
道者處設云云トハ、道ハ人ニ依リテ始メテ行ハル、故ニ人ナケレバ、空名ニ過ギザルコトヲ云フ。
非茲是ノ茲無ハ、道ヲ云フ、是ハ王(引)ノ說ニ、「スナハチ」(則)ト同義トナス。
重道法而輕其國トハ國アリト雖モ、常道常法ナケレバ、民治マラズ財長セザルヲ以テナリ。
是以其所欲者云云トハ、君主ガ欲スル所ノ者ハ、賢材ナリ、故ニ賢材ヲ人民中ヨリ選拔ス、惡ム所ノ者ハ姦僞ナリ、故ニ姦僞ヲ人民中ヨリ取除ク。
如冶之於金云云トハ、賢ヲ進メ姦ヲ退クコトノ自由ナルコト、恰モ鍛冶屋ガ金屬ヲ自由ニ作リ、陶工ガ粘土ヲ自由ニ取扱フガ如シ。
是故將與之云云トハ、徒ラニ溺レテ、妄ニ恩惠ヲ施サントスルトキハ、之ヲ受クル者、益ス狃レテ求ル所多シ、故ニ之ヲ滿足セシムルコト難シ、又之ニ反シテ、憎惡ノ極、必ズ殺サレント欲スル時ハ、憎マルル人モ、其ノ濫刑ニナレテ、一向ニ之ヲ恐レズ、要スルニ、如此賞罰ハ、皆依怙偏頗ニシテ、事實ト相合セザル者ナリ、濫賞濫刑ノ害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民不私其利トハ、君主ノ賞ヲ以テ、公平ナリトスルコト。
威罰之制云云ノ威ハ、劉說ニ、賞ノ誤。
無踰於民トハ、民意ニ背カザルコト。
如天雨然云云トハ、雨水ガ大地ニ降沈スルコト、一尺ナレバ、苗類ノ如キ生物ガ、之ニ應ジテ、一尺モ延長スル如ク、君主ガ恩澤ヲ施セバ、人民モ亦之ニ從フコト。
官人不官トハ、君主ハ人ニ官ヲ授クルモ、自ラ官職ヲ執ラザルコト。
事人不事トハ、人ニ事ヲ委任スルモ、自ラ事ヲ行ハズ。
立而無稽者トハ、萬民ノ上ニ獨立シテ、臣下カラ功過ヲ考察セラレザル者。
善牧之於民者也トハ、政治ヲナスニ、民情ヲ察スルコト。
雖有湯武之德云云トハ、聖人モ天下ノ人心ト、其好惡スル所ヲ一ニス、公議輿論ノ貴ブベキヲ云フ。
發於衆心之所聚トハ、衆民ノ心ニ合シタル政事ヲ言フコト。
間之堵牆トハ、中間ニ垣ノアルコト。
信以繼信云云トハ、上君主ヨリ、國民一般ニ至ルマデ信ト善トノ德カ行渡ルコト。
知其所不能益トハ、其人ノ能力ノ最大限ヲ知リテ、强ヒルニ無理ノ事ヲ以テセザルコト。
若任之以事云云トハ、兪說ニ、若ハ乃ト訓ズ、授官ハ受官ノ誤、君ハ臣ノ能力ヲ知リテ、乃チ之ニ任ズルニ事ヲ以テシ、臣ハ自己ノ才能ヲ知リ、乃チ之ニ應ズルタケノ官ヲ受ク。
百姓男女云云トハ如此上下ノ際、相欺カレザレバ、國民モ自ラ其行ヲ治メテ、邪辟ニ陷ル者ナシ。

シキ點アル時ハ、其理由ヲ匡シ問フ。而君發其明府云云トハ、人君ハ中央政府、即內閣ニ藏スル所ノ法律ノ正本ヲ開キテ、果シテ群臣ノ行フ所ガ、法ニ合スルヤ否ヤヲ考察スル事。

立三階之上云云トハ、朝廷ノ正堂ニ登ルニ、三ケ所ノ階段アリ、其ノ上ニ立ツト云フハ、即廟堂ノ上ニ立ツト云フ、大君ハ此ノ如クニシテ、南面シ、臣下ヨリ奉呈スル政務ノ總攬綱領ヲ受納ス。

時令不淫云云トハ、四時ノ命令皆過失アラズシテ人民ハ敬ミテ上ノ御用ヲナス。

道者誠人之性也云云トハ、道德ハ天性ニシテ、別ニ一種ノ物ガ、人ノ身上ニ附屬スルニ非ズ、即人性ノ外ニ、道ヲ求ム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常道ハ仁義禮智ノ類、常法ハ生産力ガ、消費力ヨリ大ナルコトヲ云フ。

不敢殺也ノ殺ハ、王說

授官。知己才之短長。與其力之所不及。其受官任職也。若量他人之能。而授之官。不敢毫浮其才也。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上下以誠相與。不毫相欺。是交期於正也。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上行下傚。故百姓男女。亦皆與治其行焉。

管子卷第十終

歲一言者君也トハ、君主ハ、歲首ニ於テ、政令ヲ人民ニ告知スルヲ云フ。時省者相也トハ、四時每ニ、政令ヲ視ル者ハ宰相ナリ。月稽者官也トハ、每月如何ニ政令ヲ實行スベキカヲ考フルハ、官吏ナリ。四支之力ノ支ハ、肢ニ同ジ、手足ヲ云フ。百姓量其力云云トハ、一般人民ハ力ヲ盡シテ、其父兄ニ事ヘ、又君臣ノ義ヲ講習ス、若シ其中ニ才德技能アル者アラバ、官之ヲ選擧シテ、優待スルコト。大夫比官中之事云云トハ、大夫ハ其職務ノ事ヲ取調ベテ、職務以外ノ事ニ干涉セズ、常ニ相互ニ連絡ヲ取リテ準備ニ怠ラズ、國家ノ需用ニ供給ス。相總要云云ノ者官ハ、考官ノ誤、宰相ハ國務ヲ統一シ、百官ノ治績ヲ考査シ、事務(士ハ、一說ニ、事ニ同ジ)ヲ謀議シ、其ノ義擧美事ヲ量リ驗シ、若シ疑ハ

民別而聽之則愚。各言已所見。故愚。合而聽之則聖。衆情所趣。與聖同歸。書云。天之聰明。自我民聰明。天之明威。自我民明威。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合於市人之言也。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安徐也。不安徐情性。不能察物理也。發發令也。發令於衆心之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尹知章云。稽留也。先王善與民爲一體。疾痛苛痒。與民同之。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人君無所勞心力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以民守民。而或獨爲非。則衆必仇之。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君善用其臣。使之盡其才。臣善納其忠。無所隱諱。自上降下。自近往遠。悉皆信以繼信。善以傳善。而來聚於君。是以聽明無所不照。四海之內。可得而治矣。是以明君之擧其下。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不能益者。才有所限也。若任之以事者。其知所始擧之士。若嘗任之以事者。然。言知之熟悉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

著久而成常トハ、君主有司百姓ガ、各自其分ヲ守ルコトガ著明ニシテ、永續シ習慣トナルコト。

衆共姦之トハ、衆人ガ、如此者ヲ邪人トナスコト。

衡石一稱トハ、秤量ハ同一ノ目方ニスルコト。

斗解一量トハ、桝目モ同一ノ容量ニスルコト。

丈尺一綧制トハ、尺度モ同一ノ長サト幅トニ定ムルコト。

戈兵一度トハ、戈及兵(武器)ノ長短モ、一定スルコト。

書同名トハ、同一ノ文字ヲ使用スルコト。

車同軌トハ、車モ同一ノ大サニ造ルコト。

從順獨逆云云トハ、世人盡ク順正ナルニ、唯一人邪惡ナレバ、忽チ露見スルコト、恰モ夜中ニ物ヲ探ル時、火ヲ得レバ、直ニ之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ガ如シ。

慶之於天子ノ慶ハ、王說ニ、薦ノ誤トナス、上文ノ讓德於天ニ對ス。

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遂進。省減也。君之所欲。莫大於賢材。所惡莫甚於姦僞。好惡之正也。不如此不足以君一國焉。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金銅鐵之屬埴黏土。所以作磁器也。制在工者。言無不如意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振震通。威也。凡賞罰貴與功罪相當。若一意欲與之。雖有惠厚之意。不能以供其求。一意欲殺之。雖有嚴威之設。不能以威其心。何則事與道違。而賞罰之權廢矣。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以賞罰佐治爲聲。而其實與所愛。而殺所憎。是聲實相去有間。民之所以不服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民不以上所賞之利。爲私其人也。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尹知章云。宿猶停也。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罰不踰於民心。與罪相當也。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尹知章云。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不官。諸本作不家。今從古本趙本。授人以官。而不自爲官。使人任事。而不自執事。獨立於萬民之上。而人不敢稽其功過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牧察也。夫

寖久而不知云云トハ、主人カ何時迄モ、之ヲ知ラザル時ハ、臣下モ自ラ姦邪ノ心ヲ積ミ蓄フルニ至ル。婦人能食其意ノ食ハ、俞説ニ、蝕ニ同ジ、君主ノ精神ヲ腐蝕スルコト。以援外權トハ、後宮ノ婦人ガ、大臣ノ智慧ヲ利用シテ、彼等ノ有スル外權（後宮ニ對スル外ナレバ、朝廷ノ表向キノ政權）ヲ引キ、己ノ助トナス。五官ハ五行ノ官ニシテ、當時ノ官制ハ、多ク五行ニ本ヅク、要スルニ五大臣ト云フ事ナリ、周禮ノ天地六官ノ如キ者カ、五横ハ、傍ヨリ五官ノ政治ヲ監督スルコトヲ司ドル者ヲ云フ。朝有定度云々トハ、朝廷ニハ、一定ノ度ト、正シキ儀式アリテ、君主ノ位置ヲ尊嚴ニス、緷ノ緷ハ袞冕ニシテ、君主ノ禮服禮冠ヲ云フ。君體法而立矣トハ、君主ガ法ヲ守リテ、位ニ在ルコト。

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淫過也。肅敬。給供也。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性也。非在人也。性生也。道與人生。非別有一物以在人身上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朱長春云。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治之以仁。導之以禮。常道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少。常法也。道也者萬物之要也。要會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待萬物也。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尹知章云。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若無其人。唯有道名。而無道用。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通行也。塞通之反。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茲謂道。是斷詞。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無道與法。民不治。財不育。國非其國也。故明君重道法而輕其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非身能君王之。唯道足以君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唯道可以臨之。位不足恃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

主ガ人ヲ得ザル時ハ、官吏ハ無能ナルヲ以テ、犇（奔ニ同ジ）走シテ、失敗ヲ救フニ汲汲タルコト。
官治者云云トハ、百官ヲ設ケテ事ヲ治メシムルハ、君主ノ耳目タラシムルガ爲ナリ。
不求於民トハ、君主ハ、之ヲ己ニ反求スルノミ。矯ハ專擅ナルコト、即君主ガ權力ヲ振ヒテ臣下ノ事ニ干渉スル故ニ、カク云フ、勝ハ、臣下ガ分ヲ侵シテ、君ニ勝ツコト。
別交分正トハ、上下ノ交ヲ立テ、君臣ノ分ヲ正スコト。
民有軌矣トハ、人民ガ法ヲ守ルコト。
不以私防者也トバ、依怙偏頗ヲナシテ、人ノ法ヲ行フコトヲ、妨害セザルコト。
援私以爲公トハ、偏頗ノ處置ヲナシテ、名ヲ公道ニ托スルコト。
公道不違云云トハ、此等ノ人臣ガ、公道ニ違ハズト云フモ、名計リニテ、其實ハ私道ヲ守リタル者ナリ。

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有善推本於父。其無父者。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之與法。生於上下相讓。是治國之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尹知章云。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時省者相也。四時各異令。如幼官所載是也。月稽者官也。月稽考其所當施行。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務彊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閒。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俗本。間誤問。量度也。百姓度力耕田。以事父兄。暇日則講習君臣之義。而官論其有德行才能者。而待擧之。劉績云。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比比校也。官中之事。其所職也。不言其外。不言官外之事。思不出位也。而相爲常具。備所當修。爲之法制。以供給之。劉績云。此言官。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者當爲考。字之誤也。量度。實驗。匡正。請問也。相無常職。總統國家之要務。考百官之績。議學士之行。度驗其美事義擧。有所疑能正問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瑞信也。立政云。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法信謂此籍也。變大府言明府者。取明法所藏。稽之者。考察相已下所爲。合法瑞否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堂南有賓階阼階。北有側階。是三階也。此蓋立阼階上。而云三階者。以階統堂也。明堂九階。東西北各兩階。南面獨有三階。因或稱三階。然非此所宜言也。要凡要也。謂簿書之凡要者。是以

ニ干渉セバ、官吏自ラ其職責ヲ務メズ。共専トハ、人臣ガ君主ト共ニ大權ヲ握リ、又君主ノ勢力ヲ専用スルコト。

以不言智能聰明トハ、自分ノ私智ヲ恃マサルコト。

知善人君也云云トハ、人ノ才能ヲ知ルハ、人君ノ職ニシテ、才能ヲ自ラ奮フハ、人ニ使役セラルル者即臣下ナリ。

君身善云云トハ、君主ガ私智ヲ奮フ時ハ、臣下ト自ラ能ヲ爭ヒテ、政治モ公平ナラズ。

則民不散而上合ノ不散ハ、下散ノ誤ニシテ、朋黨比周セザルコト。

順事治トハ、萬事秩序ヲ得ルコト。

坐萬物之原云云トハ、人君ハ大局ヲ達觀シ、諸生物(五穀其他ノ物)ヲシテ、其生ヲ遂ゲシメ、利用厚生ノ道ヲ計ル者ナリ。

擧而得其人云云トハ、君主ノ人ヲ得テ幸福ヲ得ルヲ云フ。

官不勝任云云トハ、君

横謂監察之官。揆度也。五官各行其職。經也。縱也。故横自傍揆度其所為是非得失緯也。横也。故名横。必居於五官之下者。欲其權輕而詳於事也。

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緷絻。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尹知章云。衡正。緷絻古袞冕字。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成常。尹知章云。著明而且久。積習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為上者佚矣。姦之。指以為姦也。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俗本誤戊。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一亦同也。綧讀為純。謂幅廣。制謂匹長。周禮內宰職曰。出其度量綧制。度。長短也。戈兵之長短。考工記詳焉。名字也。稱其形曰文。稱其聲曰名。軌車轍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世皆從順而獨行逆。世皆從正而獨行邪。其易辨識猶夜有求而得火也。是以姦偽之人。無所潜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國無姦偽。民心乃一。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慶以物慶賀之也。謂已得行善。亦是賴天子之靈。故慶賀之。大夫有善。納之

一體トナルト共ニ、外內ノ別自ラ正シ。
民性因云云トハ、人民ハ天性ノ善心ニ因リテ之ヲ失ハズ、一家親類皆其分ヲ守ル。
蔽德於人者也トハ、恩德ヲ以テ人ヲ庇フコト。
布政有均トハ、政治ノ公平ナルコト。
民不幸生ハ、僥倖ニ生命ヲ貪ラサルコト。
是故君人也者云云トハ、人君ノ身ニ取リテ、最モ貴重ナルハ、號令ニ如ク者ナシ。
人臣也者云云トハ、人臣ノ身ニ取リテ、最モ大切ナルハ、勤力ニ如ク者ナシ。
言下力上トハ、君主ハ號令ヲ臣ニ下シ、臣ハ勤力ヲ上ニ奉グ。
符節ハ割符、印璽ハ印形、皆信ヲ示シテ僞ヲ防グ者ナリ、典法筴(策ニ同ジ)籍ハ、法律文書ノ類ヲ云フ、制度ヲ示ス者ナリ、此等ヲ以テ、互ニ相揆畫シテ、政治ヲナス。
下及官中之事云云トハ、人主ハ百官ノ職務

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援引取也。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尹知章云。臣之所以爲公者。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寖漸也。爲人臣者。陽行公道而陰託其私焉。人君漸久而不知之。則姦邪之心。得無積於下乎。言必積也。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食猶得也。君欲有所爲。婦人能得君意所欲。以成己私。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侵用君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規讀爲窺。窺伺也。大臣借婦人之才能。以窺伺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尹知章云。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知。以引其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內外相比周。故能出夫人。而易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出夫人。易太子。內亂外寇交作。危君之徵見矣。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五官五行之官。牧養。軌法也。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

シ。天有常象トハ、天ニ於テ、日月星辰ノ萬古不變ナルコト。地有常形トハ、地ニハ、ソレゾレノ特色アリテ、其生産ヲ遂ケ永久ニ持續スルコト。人有常禮トハ、君臣父子等ノ人倫ヲ云フ。一設而不更云云トハ、一タビ設ケラレシ以來、不變ナル者ニシテ、人君ハ此ヲ兼備スル者ナリ。則所出法ノ所ハ、衍字。代相序也トハ。上ハ上ノ德アリ、上下相對シテ、各々其秩序ヲ守ルコト。而莫相德也トハ、上ハ上ノ職ヲ執リ、下ハ下ノ業ヲ務ム、故ニ各々其本分ニ據リテ、我獨リ恩德ヲ他ニ施シタル者トナサズ。故曰君明云云トハ、君主ハ聰明、宰相ハ信ヲ守リ、五官（五行ノ官ニシテ百官ヲ云フ）ハ、其職ヲ敬シ、學士ハ廉直、農民ハ朴直、商工ハ謹愿ナレバ、上下合シテ

不可勝救也。（奉承也。官皆犇走狠狽。而徒奉承其敗壞之事。不可勝救已。）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適偶也。）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遂進也。主道得則賢材進。百姓治矣。）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百官治事者。掌為君視聽。故曰耳目之制也。制謂成法。）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定也。身行定。而民化之。德操正。而官事治。欲治官化民。其要在人君之身。非民所與知也。）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與也。矯擅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威權勝君。故敢與上事也。）為上而矯悖也。（悖亂也。自亂下事。）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迕違也。紀理之也。失理之道。）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尹知章云。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軌則也。）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防禦也。不以私禦民行法。）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

キハ、國ヲ守リ敵ト戰フコトヲ得。
如此則人嗇夫云云トハ、前述ノ事ヲ能クスルナラハ、人嗇夫ノ責任ヲ、十分ニ盡シタル者ト云フベシ。
盡有嘗程云云トハ、吏嗇夫ノ取扱フ職務ニ付テハ、一定セル權限標準事實法則アルコト。
論法辟云云ノ法ハ法律、辟ハ刑罰、衡ハ權斗斛ハ、政府ノ定メタル度量衡ヲ云フ、以上ノ事ヲ論ジ、其不正ナル者ヲハ、文章ニテ彈劾スル場合ニ、決シテ私意ヲ挾マズ、一ニ事實ニ合スルヲ以テ標準トナス、猪説ニ、事ハ律ノ誤トナス。
則雖有敦慤云トハ、法律ステニ一定セルヲ以テ、忠實ナル者モ、怠惰ナル者モ、盡ク之ニ從フヲ云フ。
民不慕也トハ、人民カ之ヲ羨ミテ非望ヲ起スコトナシ。
殺生不違云云トハ、殺生道ニ違ハス、國民ハ皆本國ニ安住シテ、父母ヲ棄テ他ニ往ク者ナ

也。謂用智能聰明之士。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尹知章云。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善猶巧也。謂才能。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有才能。則好自用。甚者與臣下爭能。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忠直箝口。諂諛爭進。其政必不公矣。惠恩也。賜也。人君家其國。而子其民。雖時發怒。不能如有司執法以糾其下。故不公之過。常陷於偏愛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巧善也。飾善以欺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豬飼彥博云。不當作下。下散謂下不比。衡謂。合同也。上同於君。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順敍也。敍事所當敍之事也。補順序也。順事治。謂上下不失其序。至順矣。下文所云。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是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原古源字。官猶任也。諸生者五穀百貨鳥獸草木皆是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必待之以法者。防其怠也。是皆有其職。使之任其職。言盡其用也。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

ムルノ法ヲ立ツルコト、飾ハ飭ニ同シ。上下相希云ノ希ハ、一說ニ、睎ニ同ジ、睎ハ望見スルコト、參表(三本ノ表木)ヲ建テテ、彼此比較測量シテ、曲直高低ヲ知ルコトアルカク、上ハ下ヲ睎望シ、下モ又上ヲ睎望スル時ハ、姦邪ノ徒モ伏匿スル所ナシ。吏嗇夫任事トハ、吏嗇夫ト云フ官ハ、群吏ヲ檢察スルコトヲ司トルノ官ニシテ、事務官ナリ、一說ニ事ハ律ノ誤、卽法律ヲ云フトナス。人嗇夫任教トハ人嗇夫ノ職ハ教育ニ在リ。論在不撓トハ、人嗇夫ノ教ニ順從セサル者ヲ論シ、其罪ヲ定ムル時ニハ、屈撓セスシテ公平ヲ主トスベシ。賞在信誠トハ、吏嗇夫ノ教ニ從フ者ヲ賞スルニハ、信實ニシテ誠ヲ盡スベシ。體之以君臣云云ノ誠ハ、一說ニ成ノ誤トナス。君臣ノ道ヲ以テ、彼等ニ會得セシムルコト、十分ニ成就スルト

傳於相。制度號令。因相以傳。事業程於官。業職也。百官各有章程。以勉其職。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力勤也。胥待也。百姓之勤力。待上令而動。言令不可不愼也。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言謂號令。無有貴重及號令者。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力勤也。無有親愛及勤力者。言下力上。尹知章云。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畫策也。相守之。相意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尹知章云。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術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擧之。上之道也。謀議也。擧拔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尹知章云。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君與及群臣官中之事。則有司不肯以其職自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朱長春云。共者。侵分上柄。國如兩君。專者。擅奪上勢。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

治國有器トハ、人材ヲ以テ國ヲ治ルコト。
○第三十
本篇ハ、君ト臣トノ守ルベキ道ヲ論ジタル者ニシテ、分チテ上下ノ二トナス。
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トハ、百官ヲ建テ、之ヲ統一スルノ道ヲ守リテ、百官ノ職務内ニ干渉セズ。
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事トハ、職務内ノ事ヲ取調べテ、其ノ外ヲ言ハズ、其ノ外ヲ言フハ、越權ナリ。
權度不一云云トハ、法令ガ定マラザルトキハ、之ニ從ヒテ正義ヲ守ラントスル者モ、自ラ疑フニ至ル。
貳豫トハ疑フコト、百姓之與閒トハ與百姓閒ト同ジ、人民ト君主ト間隔スルコト、猶揭表云云トハ、尹說ニ表(木ノ標札)ヲ揭ケテ、人民ニ告示スルノ樣子ヲ示シナガラ、一方ニ於テ、其來ルヲ止ムルガ如シ。
象其道於國家トハ、道ニ本ツキテ、國家ヲ修

故君不失其威權。君愛養其下。故下不空其產業。而各自以爲道。不謂己有恩德也。

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

義禮之形成於上。則其善自然下通於民矣。歸懷也。

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

五官。百官也。古者播五行於四時。百官分而治之。故謂百官爲五官。士學士未仕者也。愚蒙。愿謹也。如此。

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

則上下合爲一體。而外內又自有別。所以爲至治也。

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因就也。民性因。謂不失秉彝之性。三族。父族己族子族也。制謂守制度。尹知章云。三族謂農商工。管子有此言。然此似非其義。

夫爲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

廕庇也。德恩也。謂施恩。

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受祿於君。是仰以生也。

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

量臣功之大小。制祿以食之。使之充足。

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

居官以教下。布令於民。均一而無頗。

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

君民一體。故民足。則國豐矣。

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

諸本作受祿。今從古本。授祿於有功勞者。民不徼倖以貪生。

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

頗不平也。

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

百事之名正。上下之分明。則民志先定。故不惑。

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

國ノ政治亂レハ、我十ヲ以テ敵ノ百ヲ破ル、又敵ノ武具十分ニ備ハラザレバ、我半ヲ以テ敵ノ倍數ヲ擊ツ。故軍爭者云云ノ池字ハ、一說ニ衍、完全ナル城ニ向ヒテ、軍ヲ試ムルハ、善戰者ニ非ズ、又國君沒シテ、國民喪ニ服スルノ國ヲ伐ツハ、有道者ニ非ズ。故莫知其將至也以下、不能止待マテ、計謀ノ妙ニシテ、敵ノ意表ニ出ヅルコトヲ云フ。治者所道富也云云トハ、政治ハ國ヲ富マス者ナルモ、徒ラニ政治ヲナシタリトテ、富ムル者ニ非ズ、富國ノ謀ヲ爲ササレハ不可ナリ、富國ノ計トハ殖產ヲ云フ、以下ノ三段ノ解說、皆之ニ準ズ。强之數トハ、强兵ノ法ニシテ兵法ヲ云フ。勝理トハ、勝利ヲ得ルノ法ニシテ、德義ノ有無等ヲ云フ。制之分トハ、天下ヲ制スルノ分ニシテ、土地ノ制度、官位等ノ等級ヲ云フ。

乘其事。而稽之以度。使人爲事業而考之以法度。以定功罪也。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慕。係戀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廢。廢其身不用也。亡喪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殺生不違道。而民無有遺棄其親以去國者。不係戀疾怨之所致也。

天有常象。尹知章云。縣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地有十等。各異其宜。人有常禮。君父尊於上。臣子卑於下。萬古不變。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四時不錯其序。十地不失其利。三綱不違其道。是兼三才而一之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職掌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制裁也。度亦法也。出法制度。資之於道。故曰所。或云所字衍。非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不虛盡其職也。盡其職。則順義從令者。審悉而無所缺漏。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上下更相次序。皆不失其道。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曠空也。產業也。德恩也。下敬事其君。

シメ、其結果ハ、敵ノ弱點マテモ一變シテ、强固ナラシム。乘瑕則堅トハ、我軍カ敵ノ弱點ヲ攻ムレハ敵ハ自ラ懼レテ、其極强固ナル者ハ、自ラ弱クナル。故堅其堅云云ハ、故ニ善ク戰フ者ハ、敵ノ强固ナル所ヲハ、强固ナリト知リテ、之ヲ攻メズ、弱點ヲ看破シテ、之ヲ攻ム。屠牛坦云云トハ、牛ヲ屠ル坦ト云フ人ハ、一朝ニ九疋ノ牛ヲ解剖シタルモ、其ノ庖刀ハ少モ損セス、益々鋭利ニテ、鐵ニ彫リ付ケルコトガ出來ル、何故ニ如此ナルカト云フニ、庖刀ヲ骨ト骨トノ間ニ自由ニ使用シ、決シテ無理ナ使ヒカタヲナササルニ由ル、以テ用兵ノ天道ニ順フベキヲ云フ。天道不行云云トハ、敵國カ天道ニ順ハスンバ、我國ノ勢力、屈抑スルモ之ニ服スベカラズ。人事荒亂云云トハ、敵

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令人足以修義從令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惠順。敦厚也。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希。摩也。猶言切磋。立三表而望之。彼此相正。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尹知章云。吏嗇夫。謂檢束群吏之官。衡謂。嗇愛也。有餘不盡用之謂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故以名官焉。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人嗇夫之所教在百姓。國子造士。則別有教之者。論其不從教者。在不行私以撓法。賞在信誠。賞其從教者。在信而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其教之。以君臣之道爲體。至其能誠也。可以守。可以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究猶終也。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尹知章云。訾限也。程準也。衡謂。事所事事也。律法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正準的也。論吏所行之法。所斷之刑。及以衡權斗斛所量料之事。以文彈劾之。不敢以私論之。而以得事實爲準的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劉績云。言教律既成。善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

一日ニ一囘ダケ、其樣子ヲ見ルコト、如何ニシテ樣子ヲ探ルカト云フニ、金錢ヲ聰耳明目ノ人ニ與ヘテ、敵國ヲ探偵セシムルナリ。
無溝壘云云トハ、溝及ビ壘ヲ設ケテ、敵國ヲ防カズ、却リテ聰耳明目ノ人ヲ使用シテ、敵狀ヲ知ル。
呼徵トハ、兵士ヲ呼集メテ警戒スルコト、苟聚ハ、徒ラニ兵士ヲ集メルコト、妄行ハ一定ノ里數以上ニ、軍隊ヲ行カシムルコト、強進ハ無理ニ軍隊ヲ進メシメ、敵ヲ攻メシムルコト。
攻堅則軔ノ軔ハ、孫詒讓ニ、靱ノ誤、柔ニシテ固キコト、「シナシナ」シテ居ルコト、卽我軍カ敵ノ堅ヲ攻ムルモ、敵ハシナシナシテ、容易ニ敗レサルコト。
乘瑕則神トハ、敵ノ瑕ニ乘スレハ、我軍ノ功神ノ如シ。
攻堅則瑕者堅トハ、我軍カ敵ノ堅ヲ攻ムレハ、徒ラニ兵力ヲ勞シ、彼ヲシテ抵抗力ヲ奮ハ

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分辨也。制天下之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及車服宮室之屬。皆是也。是故治國有器。器謂人材。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此國謂敵國。與上三國字殊。古人不拘。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俗本。官上誤上官。官上之道。所以建百官之道也。其中卽百官職掌。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尹知章云。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令與事違。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權所以知輕重。度所以知長短。皆謂法也。二三其法。則是非無所準。故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猶揭表而令之止也。貳亦疑也。豫不決也。百姓之與閒。與百姓閒也。凡虛字當在實字上者。移之置下。必加之字。以句句。左傳爲淺丈夫。作淺之爲丈夫。戴記使小人治國家。作小人之使治國家。及謂此。作此之謂之類。皆是也。言人君不能匡正疑惑貳豫之心。則與百姓閒隔不通。猶高擧表木。書不當來之意。而令之止不敢至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尹知章云。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衛謂能象其道於國家者。令人仰而法之。如天縣象然也。飾讀爲飭。正也。能

兵ヲ用ヒント欲スル時、先ツ第一ニ着手スベキ事ヲ云フ、下文ノ事項卽是ナリ。

巧伎ハ武技ニ巧ミナル者、聰耳明目ハ、敵ノ事情ヲ探偵スルニ名人ノ者。

甲子之朝ハ、武王ガ殷ノ紂王ヲ滅シタルハ、甲子ノ日ナリ。

故小征千里偏知之トハ、小戰、卽隣國ヲ征スル如キ場合ニ於テハ、千里ノ間ノ事狀ヲ知レハ可ナリ。

築堵之牆云云ノ築ヘ、丁說ニ、一ノ誤、僅カノ高サノ牆ヲ築ク時ニモ、又十人カ聚マリテ相談スル時ニモ、放任セズシテ、日ニ五回モ之ヲ伺フハ敵ノ我ヲ如何ニ防グカヲ知ルカ爲ナリ。

大征偏知云云トハ、大戰爭ヲナス時ニハ、千里ノ事ヲ知ルニ止ラズシテ、偏ク天下ノ事ヲ知ルヲ要ス、然レトモ天下ノ事ハ大ナルヲ以テ前述ノ築牆聚議ノ如ク、一日ニ五回モ之ヲ伺フコト能ハザレハ、

則我能彼奮。瑕變爲堅。乘其瑕。則彼懼我振。堅變爲瑕。故善用兵者。堅其堅者而不攻瑕其瑕者而乘之、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刃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莫讀爲摹。摹鐵猶鐫鐵也。俗本刃誤刀。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天道謂剛健無息。以生成萬物之道。天道不行於彼。我勢雖屈。不足以服從也。人事荒亂。以十破百。人事荒亂則民不用命。十可以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修器備之道。不行於敵國也。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以軍爭天下者。不行兵於城池完堅之國。以道接諸侯者。不行師於喪君之邦。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其謀密。故莫知其將至。其兵勁。故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其形潛。故莫知其將去。其備周。故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止之不得去也。待猶圉也。如上所言。敵人雖衆。亦不能止圉之也。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道猶行也。而治。諸本作治而。今從古本。富之事。致富之事也。地制海王所述之屬。皆是也。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數。然後能强。數猶法也。致强之法。具兵器。鍊士卒。選主將。重賞罰之屬。皆是也。强者所道勝也。而强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致勝之理。有道勝無道。有義勝無義。有算勝無算之屬。皆是也。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

文自勝、勝ハ敗ノ誤ノ自拔ヲ受ケタルナリ。無操者ハ、武器ヲ取ラザル者、裸體ノ者、下文ノ俴者モ同意、徒人ハ訓練セラレサル兵士。凡兵有大論ハ、軍ヲナスニツキ、大體ニワタリテ、論スベキ條件アルコト、器ハ兵器、人ハ敵人ヲ云フ。主不積務於兵者トハ、人主ガ兵事ニ專心務メサルコト。故一器云云トハ、武器ノ中、孰レカ一種ノ者ガ新タニ成リ、勇往邁進ノ武夫備ハルトキハ、天下ノ者、皆歸シテ之ニ敵シ戰フ者ナシ、又二器成リ、敵國ヲ驚カス程ノ武夫見ハルトキハ、向フ所ノ城、皆陷ル、又三器成リ、外國ニ遊説スル辯士備ハルトキハ、天下何人モ、此ニ對シ兵力ヲ聚メテ敵スル者ナシ。○第二十九　本篇ハ、天下ヲ制スルニ分アルコトヲ論ズ結末ヲ見ヨ。凡兵之所以先爭トハ、

耳明目。（諸本作聽明耳目。今從古本趙本。）不爲愛金財。（聽耳明目者。多與金財。使之間敵國。）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名不虛生。必因行修。勝不徒得。必資政善。）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用兵隣國也。詳虛實。備救援。故當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方丈爲堵。間。俔也。築一堵之牆。恐其修要害。十人聚首。慮其議軍事。必一日五俔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大征用兵四方也。不徧知天下。不能成其功。然其地已廣。力有所不徧。故一日一俔之。）散金財用聽明也。（能徧知千里與天下者。散金財。以用聽耳明目之人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李廣不擊刁斗。以自衞。然亦遠斥候。卽此術也。）兵不呼儌。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儌則敵人戒。（呼召兵卒。警之以軍事。則敵知而戒備之。）苟聚則衆不用。（未必用兵。苟且聚之。則衆勞且疑。故不爲上用。）妄行則群卒困。（軍行三十里。妄行越其度也。）强進則銳士挫。（强進。知難而進也。銳士在前。故先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所以止輪之轉也。兵止而不能進。故曰軔。）乘瑕則神。（瑕隙也。乘瑕隙而攻之。其功如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凡敵國之形。堅中有瑕。瑕中有堅。攻其堅。

傷ヲ蒙ムルコト少カラズ、遂ニ後日ノ禍ヲ惹起スルニ至ル、故ニ勝利ノ結果ハ、自ラ敗レタルト同ジ。主人易子云云トハ、攻メラレル敵カ、糧食盡キテ、人肉ヲ食ハントスルモ、流石ニ自分ノ子ハ、殺スコト能ハサレハ、他人ト交易シテ、互ニ殺シテ之ヲ食シ、又屍骸ヲ炊キテ食フ程ニ、固守スルコト如此ナレハ假令之ヲ陷ルトモ、攻手ノ方ニモ多大ノ損害ヲ蒙リ、其ノ結果、隣國ヨリ攻メラレテ、却リテ敗ブラルルニ至ル、故ニ敵城テ拔クハ、結局味方ノ城ヲ拔クニ同ジ。小征而大匡トハ、無力ヲ以テ征スル所ハ小ナルモ、兵力ヲ用ヒズシテ、匡正スル所多シ。用日維夢トハ、出軍ノ際ニハ吉日吉夢ノ時ヲ定ムルコト、卽妄ニ兵ヲ動カサザルコト。其數不出於計ハ、何事ヲ謀ルモ、必ズ計ヲ用キルコト。則戰之自敗云云ハ、前

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務者事務也。積務於兵者。其所趣赴。專在兵事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成者。就五兵中新成其一。以分賦全軍也。不揭器名者。若戈若戟。從其所便也。往夫、勇往不退之夫也。敵國之器。濫惡不利。而我新成一器。往夫又具。則天下懼之。不敢戰。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驚夫者。其勇震驚敵國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游夫游說之夫。如公子開方游於衛。蒙孫游於楚之屬。或云。一器一軍之器。二器二軍之器。三器三軍之器。大國三軍。故止三器。春秋戰國之時。三軍未必無兵器。但濫惡不利耳。或說未是。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制天下有分。一篇主意在此。故名焉。

凡兵之所以先爭。尹知章云。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巧伎謂巧於武技者。聽

参考ス。不辜ハ、無實ノ罪ニカカリタル者、有皋ハ有罪ニ同ジ。行邪者不變トハ、邪行ヲ改メザルコト。宜有外難トハ、才能ノ人ハ、外國ニ逃レ去リテ其ノ臣下トナリ、我國ニ禍ヲナスコト。辟民ハ、邪辟ノ民ヲ云フ。

凡用兵之計トハ、用兵ノ費用ヲ云フ、下ニ述ブル所、卽是ナリ。三驚當一至トハ、我國ニテ兵士ヲ徵發シ、敵國ヲ驚スコト三回ナレバ、一タビ敵國ニ侵入シタルト、其費用同シ。三至當一軍トハ、三タビ敵國ニ侵入スルト、一タビ對陣シテ持久戰ヲ行フコトト、費用同ジ。三軍當一戰トハ、三タビ對陣スルコトト、一回ノ決戰ト費用同ジ。一期之師トハ、一年間ノ戰ヲ云フ。則戰之自勝也ノ勝ハ、一說ニ、敗ノ誤トナス、敵ト戰ヒテ勝利ヲ得ルト同時ニ、味方モ亦損

之兵善之善者也。若交刃接兵。而後始利之。則戰雖利乎。後必將敗。是與之戰。而自勝己者也。

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固守不服者也。雖幸而克之。我兵亦已困矣。若四鄰承其弊。將不能保其國。是攻之自拔者也。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所征小。而所匡大。上不失天時。言必奉之。下不空地利。言必據之。維惟通。思也。用吉日。思吉夢。以一兵志。其術數不出於謀計之外也。

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自勝自拔。謂先勝敵。而後至敗衂。自敗自毀。謂已先敗毀。立言自別。或混而一之。以自拔爲自毀之誤。失之遠矣。

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得衆。謂命爲將者。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淺同。猶裸也。鄭玄注裸蟲曰。謂虎豹屬淺毛者。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白徒也。謂不教練者。俴翦通。殺也。與待殺同。

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大論猶通論也。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

フ。兵主ハ大將ヲ云フ。轘轅トハ、其路屈曲シテ、車ノ轅ノ如キ所ヲ云フ（一說ニヨル）。濫車之水トハ、車ヲモ流ス程ノ急流ヲ云フ。通谷トハ名ノ四方ニ通ジ聞ユル谷、經川ハ本流ヲ云フ。困殖ノ困ハ、孫說ニ、圍ノ誤トナス。盡緘之トハ盡ク之ヲ胸中ニ心得ルコト。擧錯知先後トハ、處置ノ先後ヲ知リテ、之ヲ誤マラザルコト。功苦ハ精工ト粗惡トヲ云ヒ、形ハ、兵ノ形ニシテ、外部ニ見ハレタル所ヲ云フ。主兵必參具者也トハ大將ハ、必ズ明智能ノ三者ヲ備具スベシ。解忘ノ解ハ、懈ニ同ジ。相室ハ、宰相大臣ヲ云フ。爲敎服トハ、敎令ヲ設ケ、軍士ヲ服習スルコト、連什伍トハ、隊伍ヲ齊フコト、機數ハ計算ヲ云フ。

（第二十八）本篇ハ、患難ノ由來ヲ

則道正者不レ安。道由也。上失有レ罪。則行邪者不レ變。道正者不レ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レ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レ有二外難一。如下楚材而晉用上レ之。故有二外難一。群臣朋黨。則宜レ有二內亂一。群黨相軋而人主孤立於上。故有二內亂一。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三以卑二尊國一之所二以安危一者。莫レ要二於兵一。故誅二暴國一必以レ兵。禁二辟民一必以レ刑。然則兵者外以誅レ暴。內以禁レ邪。故兵者尊レ主安レ國之經也。不レ可レ廢也。經法也。若夫世主則不レ然。外不三以レ兵而欲二誅暴一。則地必虧矣。內不三以レ刑而欲二禁邪一。則國必亂矣。以用也。不敢用兵刑。而欲誅暴禁邪。則彼與我抗。而不肯聽。必至地虧國亂也。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二一至一。計算也。謂用兵所費。驚徵聚兵卒。以震驚敵國也。三驚之費。與一至敵國相當。三至當二一軍一。至至其地而已。軍如軍於瑕以待之之軍。謂屯札不還。三軍當二一戰一。三屯軍之費。與一戰相當。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功猶業也。累代所蓄積之業。盡於一戰。言戰不可不愼也。今交レ刃接レ兵。而後利レ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不戰屈人

子タル位地ヲ棄テテ、桓公ニ臣事シタル者ハ、其目的ハ、更ニ千乘ヨリ大ナル國ヲ得ントト欲スルニ在リ、卽機ヲ見テ、齊國ヲ奪フヤモ知ルベカラザルコト。五味不至云云トハ、美味ヲ食スル能ハス、故ニ易牙ヲ召ス。宮中亂云云トハ、後宮ノ女官ヲ治ムル者ナシ、故ニ不品行ノ事起ル、之ヲ防ガンガ爲ニ、豎刁ヲ召ス。利言卑辭云云トハ、佞辯諂辭ヲ久ク聞カズ、故ニ開方ヲ召シ反ヘス。七日不斂云云トハ、禮ニ由レハ、三日ニ斂(屍體ニ衣服ヲ著セルコト)五月ニ葬式ヲ出ス、國亂ノ爲ニ、遲延シタルヲ云フ。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ハ、一說ニ、大匡篇末ノ錯簡ナリト云フ。○第二十七 本篇ハ、大將タル者ハ、十分ニ、地圖ヲ審知スルノ必要ヲ論ズ。短語トハ、斷片的ノ語ヲ集錄シタル者ヲ云

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士戰士也。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尹知章云、宿猶先也。使群臣・大夫・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尹知章云、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論功勞行賞罰、必以公平、不敢蔽賢有所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行猶運也。運用貨財、使國豐足、以供給軍之所求索、不敢闕乏。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肅、俗本誤蕭。解古懈字。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尹知章云、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徧知天下之形、能意審御治機變計數。將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參考患難所由來。故以名篇。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重、難也。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辠、俗本誤辜。故上殺不辜、

クコト、東郭（東方ノ城郭）ニ一疋ノ猛犬アリ、嚾嚾トシテ人ヲ齧マントス、故ニ余ハ其犬ノ頸ニ木ヲ縛リツケテ、之ヲシテ人ヲ齧マシメザルナリ、暗ニ下文ノ易牙ヲ、犬ニ喩ヘ、管仲カ易牙ヲ制シテ、其專横ヲ防キタルヲ云フ。

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云云トハ、易牙ハ桓公ノ歡心ヲ得ンカ爲ニ其子ヲ煮テ、之ヲ獻ジタリ、サレバ人情ヲ知ラサル者ナレバ、忠義ノ心ナドモアルベキ筈ナシ。

今夫豎刁云云トハ、桓公ハ女色ヲ好ミテ、後宮ニ多ク婦人ヲ畜フ、隨ツテ之ヲ治ムルノ人ニ乏シ、豎刁乃チ自ラ宮刑ヲ蒙ムリテ、宦官トナリ、奥御殿ニ出入シタルコトヲ云フ。

衛公子開方云云トハ、公子開方ハ千乘ノ富ヲ有スル衛國ノ太子ナルニ、之ヲ棄テ桓公ニ臣タリ。

是所願也云云ノ也字ハ衍、是將欲云云ノ是字ハ衍、開方カ千乘ノ太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所語短。因名短語。君臣以下。其篇長矣。仍名短語者。聚衆短語。以爲一長篇。不妨其爲短語也。兵主將也。古者圖書並行。後世圖廢。而專特書說。制度器械。所以日就湮滅。不獨暗地利也。轘轅之險。尹知章云。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濫車川名。蓋其水悍急。車入即流。不能沈。故名焉與。名山通谷經川。通谷。大谷以名通天下者。經讀如經禮之經。謂大川特達于海者。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枯曰苴。生曰草。此皆可以阻敵。伏兵。供樵蘇。資火攻。故當知之。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尹知章云。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衛謂。因遠近。以運糧食。應大小。以興兵卒。善用兵者。因糧於敵。故名邑廢邑困殖之地。亦當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出入相錯。謂封境犬牙相交者。尹知章云。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諸本作不失地利。古本無地字。按藏之已上。論知地利之事。然後已下。論知地利。則能制人之義。因而結之曰。此地圖之常也是不失利。謂軍不失利。不當有地字。其有者。蓋趙用賢妄增之也。舉行也。錯置也。知先後。知所當先後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功猶精也。苦窳也。尹知章云。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凡主兵者。必使參者備具也。

ハ、成功スルモ、滿足セザルコト。

善言而不能以信默トハ、辯論ニ巧ミニシテ、人ノ信用ヲ得ルモ、尚ホ沈默セズシテ、益々辯ズルコト、以上鮑叔以下ノ人ハ、要スルニ、一己ノ名譽幸福ニ急ニシテ、臨機ノ手腕ナク、國家ノ大局ニ暗キコトヲ云フ。

消息盈虛云云トハ、一己ノ事ヲ主トセズシテ、國民ト與ニ屈伸スルコト。

天之生朋云云トハ、隰朋ノ生レタルハ、管仲ノ舌タルガ爲ナリ、言ハ管仲カ、隰朋ノ事ヲ始終論ジタルヲ云フ。

臣爲死乎トハ、若シ臣ノ死シタル時ニト云フコト。

楚必私之トハ、楚カ江黃ヲ伐チテ、之ヲ私有スルニ至ラン。

東郭有狗ノ嘊嘊ハ、犬ノ齧マント欲スル形容、兪說ニ、旦暮欲齧ヲ一句トナシ、猳ハ枷ニシテ猛狗ヲ制スルカ爲メニ、其頸ニ木ヲ縛リツケテ、其逸走ヲ防

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也字衍。〕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是字衍。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所當得之千乘也。言不奪齊國。不厭也。東郭。北郭。西郭。因其所處而目之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衞公子開方。五味不至。〔至。極也。不極其美。〕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滑利之言。卑諂之辭。庸君所悅也。〕復反衞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衞公子。內與豎刁。〔豎刁寺人。在後宮。故云。內與豎刁也。〕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因。因六子爭立也。〕故公死七日不歛。九月不葬。〔禮三日歛。諸侯五月而葬。歛別字。當爲歛。〕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古本作獻。〕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地圖。卽地利也。必曰圖者。天下之地。不可徧行。因圖以詳之也。〕

短語一

ノ四子ノ中、孰レカ國政ヲ寧クスルコトヲ能クセンカ、此句ノ下ニ、管仲カ此四子ハ皆國ヲ寧クスル能ハザルヲ答フルノ語アルベキモ、今本ハ之ヲ佚シタルナリ、一人之上也以下ノ三句ハ、桓公ハ、四子ノ國ヲ寧ンズル能ハザルヲ怪ミ、更ニ問ヒタル語ナリ、曰ク、此四子ハ皆（一ハ皆ト訓ズ）人ノ上ニ在ル者ナリ、卽人ニ勝ルノ伎倆ヲ有ス、寡人ハ此四子ヲ幷セテ臣トス、然ルニ何故ニ管仲ハ國ヲ寧ンズルコト能ハズト云フカ。

好直而不能以國詘トハ、正直ハ正直ナルモ、國ノ爲ニ之ヲ屈スルコト能ハズ、國ノ爲ニハ時トシテ、自己ノ廉直ヲ屈スルコトガ、眞ノ愛國タルコトアリ。好善而不能以國詘ノ詘ハ、拙ノ誤、何事モ完全ニスルコトヲ好ムモ、時トシテ、國ノ爲ニ之ヲ拙ナク行フコト能ハ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ト

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爲讀如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之爲。爲猶使也。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使臣死乎。必歸二國於楚。而爲寄託之。是令猶行於楚國。而二國亦免其禍也。 君不歸。句 楚必私之。伐爲私有。 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梅士享云。春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夏。楚人滅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則管仲病時。黃已先亡。惟江在耳。 桓公曰。諸。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嘊嘊。犬欲齧也。猳。牝豖也。豖者。獸中之愚。而無力者也。而其牝最甚。故以譬諸公子。言易牙欲爲亂殺諸公子。而已制之不使也。已死。當速去之。補猳讀爲豭。牡豖也。 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諸。桓公欲人肉。易牙羹其子以進。是不能愛其子也。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害。管子其知之矣。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刀。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諸。桓公病後宮不治。豎刁自宮以進。是不愛其身也。 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衞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

テ、自然ニ人ヲ心服セシムルコト。
於國有所不知政云云トハ、國ニ於テモ、家ニ於テモ、寛大ナル政事ヲナシテ細事ニ立チ入ラザルコト。
居其家云云トハ、隰朋ハ公私ノ兩方面ニ於テ、人情厚ク忠實ナルコト。
擧齊國之幣云云トハ、隰朋ハ、齊國ノ幣（カネ）ヲ用ヒ、雨露ニ暴露セル五十家ノ屋根ヲ葺キ、以テ貧人ヲ惠ミタルモ、其ノ貧人ハ之ヲ知ラズ、隰朋ノ陰德アルヲ云フ、（握ハ屋ニ同ジ）。
二三大夫云云トハ、管仲ガ若シ死セバ、其他ノ大夫ガ、果シテ國家ヲ安寧ナラシムルコトヲ得ルカ。
君請矍已乎ノ請ハ、情ニ同ジ、桓公ガ餘リニ、前途ノ事ヲ心配シテ、ソワソワ落チ付カサル故ニ、管仲ガ戒メタルナリ。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トハ、王（引）說ニ、其孰能ヲ一句トナス、前述

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請情古通用。史記禮書。請文俱盡。徐廣云。古情字。多借作請。諸子中多有之。是也。矍。驚動不正視也。管仲纔言隰朋可用。而桓公輒又問二三大夫能安國與否。故管仲戒之曰。君情驚動而當乎。宜靜心定慮。以謀事。不當徒驚動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好善。好善其事也。四子各有所長。從才而用之。皆足以輔國也。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上尙同。加也。言人無能加也。今幷而臣之。則國固當安。而管仲不爲安何也。管仲不擧四子執政。故怪而問之也。對曰。鮑叔之爲人也。諸本無也字。今從古本。好直。而不能以國詘。尹知章云。不能爲國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詘與好善不相謀。且上既言詘。此不當復言詘。當爲拙。字之誤也。好善謂好善其事。拙。正其反也。甯戚之爲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物既足矣。而猶不能自止。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尹知章云。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尙不能默。衡謂四子不能者。器小故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擧必量技。技。能也。

自妾之身云云ノ持ハ、侍ノ誤、妾ハ夫ニ離レテ、之ニ侍接セズ、宮中ノ取締役トナリタル以來ハ、夫カラ織物ヲモ貰フタル事ナシ、故ニ織物ヲ得ント欲セバ、夫ニ事ヘザルベカラズ、思フニ桓公ニ於テ、諸侯ヲ致シ招カント欲スルナラバ、更ニ其ノ計ヲ審ニ考フルノ必要アラザルカ、卽諸侯ヲ招キ服セント欲セバ、先ヅ諸侯ニ下リ、其歡心ヲ得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ヲ、暗ニ諷示シタルナリ。

若不可諱ハ、死スルコト、死ハ人ノ忌ミ避ク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ナレバ、カク云フ。

彼政我將安移之トハ彼ノ政事ヲ何人ニ、委任スベキカ。

上識而下問トハ、多ク古人ノ善行嘉言ヲ記憶シテ、其德ヲ畜ヘ、又自分ヨリモ下流ノ者ニ謙遜シテ、彼等ニ問フコトヲ恥ヂザルコト。

以善勝人トハ、人ト善ヲ爭フコト。

以善養人トハ、善ヲ以

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已亦甚也。君子見人一善。忘其百惡。鮑叔反之。宜其不可以爲政也。後世儒生。操心太刻。往往類鮑叔所爲。學者所當猛省也。

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識音志。呂覽作志。上識。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臣聽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德予人。敎而不倦也。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以善勝人。衒其才者也。以善養人。務崇其德者也。故其效如是。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諸本隰作則。今從古本。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治國家者。固無所事於察察之明也。唐德宗云。不癡不聾。不能爲家翁。亦此意也。

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不忘家與身。人之情也。情厚者必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管仲者。可謂精觀人之法已矣。

擧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擧用也。握屋。路露。古皆通用。露家謂屋敗者。屋葺蓋之也。葺蓋暴露之家五十。而其人不知孰爲之。言隰朋唯欲人不病。已不有其功。大仁也。哉其朋乎。所爲如此。可謂大仁也。哉。可移政者其朋乎。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

此一所ニ租稅ヲ課セズ、故ニ人民多ク之ニ聚マルコト、市人ノ如シ。
輿車ハ輿軍ノ誤、踐乘ハ車乘ヲ整頓スルコト。
門傳施城ノ門ハ、丁說ニ、衍字、施城ハ洪說ニ方城ノ誤。
冬葱ハ「ネギ」ノ類。戎菽ハ豆ノ類此二者ハ、山戎ノ產物ナリ。
三匡天子ノ三ハ一ノ誤。
外舍而不鼎饋トハ外朝(奥御殿ニ對スル者)ニ宿泊シテ、食事ヲナサザルコト。
中婦諸子トハ、女官ノ取締役。
盍不出從乎云云トハ、何故ニ宮ヲ出デ、桓公ニ隨行セザルカ、桓公ハ將ニ他行セントス。
妾人聞之ノ人ハ、久字ノ誤。
此非吾所與女及也云云トハ、此事ハ元來汝ト相談スベキ事ニアラズ、然レドモ汝ハ折角之ニ注意シタルコトナレバ、吾モ汝ニ其事ヲ告ゲン。

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人當爲久。字之誤也。久舊也。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而亦女也。言此事非吾所當與女謀及也。然女言乃至此。故吾以語女也。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爲于僞反。持當爲侍。侍接謂事夫。蓋此諸子。夫死而入宮也。織音志。染絲織之曰織。趙用賢云。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死。人所惡。諱而不言。禮也。若不可諱者。言將死也。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

弓ヲ射ル時、腕ニハメル者。
非皆二子之憂也ノ也ハ、戴説ニ、邪ト同ジ。
有色有德ノ有ハ、語助ニシテ意味ナシ。
蹙然逡遁ストハ、不安ノ樣子ニテ、後ニ引下ルコト。
援綏トハ車中ニ上ル時ニ持ツ所ノ「タヅナ」ヲトルコト。
朔月三日ハ齋三日ノ誤、里官ハ醢宮ノ誤ニシテ、醢宮ハ僖公（桓公ノ父）ノ廟ヲ云フ。
此非臣之言也云云トハ、諫言ハ管仲ノ口ヨリ出デタリト雖モ、之ヲ言ハシメタル者ハ、實ニ桓公ノ德ナレバナリ。
參宥而然後弊トハ、三タビ罪ヲ赦シテ後ニ、己ムヲ得ザレバ宣告スベシ、三タビトハ、第一ニ識ラズシテ犯シタルコト、第二ニ過失、第三ニ精神錯亂ヲ云ノ。
市正而不布ハ、一説ニ、市廛而不正ノ誤トナス。
草封ハ草ヲ刈リ積ミタル者、澤鹽ハ澤中ノ鹽、

管仲與管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七歲曰悼。八十九十曰耄。耄與悼。雖有罪不刑。此老弱勿刑之義也。參宥而後弊。弊讀爲蔽。蔽。斷也。尹知章云。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悖耄。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正征古通用。布。徧也。量多少而征之。不徧征之。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尹知章云。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者。刈草積之如封土也。澤鹽者。煮鹽於澤中者也。山澤禁發而不征。故業刈草與煮鹽者之歸之。如市人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車當爲軍。字之誤也。踐。善也。善乘。整頓車乘也。尹知章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偏檢書傳。無言桓公攻楚施城者。疑施當爲於。門傅於城。攻門而附於城也。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尹知章云。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菽胡豆。衛謂。菽。諸本作叔。今從古本。戎菽。大豆也。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三匡天子。當爲一匡天下。若如今本。尹不容不注。今尹不注。知其所注本作一匡天下也。俗本子改下。桓公外舍。而不鼎饋。豬飼彥博云。侈靡篇曰。舍於朝曰外者。對寢也。尹知章云。不以鼎饋食。其饌不盛也。衛謂。饋食必以鼎。不鼎饋者。謂不饋食。非饋食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周禮有諸子。掌教國子。此官蓋掌教宮女。故名中婦諸子耳。盍。合何不二字爲聲。訓亦如之。然急讀則爲何。故廣雅曰。盍。何也。此讀當爲何。宮人皆出從。公怒

成功スルコト。不召而至トハ、人ヲ召サズトモ、自ラ之ニ感ジ來ルコト。政令陳下ノ下ハ、王(引)說ニ衍字。萬物情トハ、萬物ヲシテ其情ヲ得セシム、即見聞覺知ノ働キガ、自由ナルコト。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トハ、博學ナルモ、我身ニ反求セザレバ、智ニ誇ルノミニシテ、邪曲ニ陷ル。孝悌者云云トハ、孝悌ハ仁ノ本ニシテ、忠信ハ交友上ノ慶福ナリ、蓋シ忠信ナケレバ交友ヲ得ベカラズ。澤其四經云云トハ、王說ニ、澤ハ釋又舍ニ通ズ、棄ツルコト、四經ハ四ノ道ニシテ、前述ノ孝悌忠信ヲ云フ即此四經ヲ棄テテ、徒ラニ學問ニ耽ケル者ハ、身ヲ亡ス者ナリ。弋在廩トハ、鳥ヲ射ンガ爲ニ、米倉ニ居ルコト、鳥ハ米ヲ啄マンガ爲ニ集マル、(廩ノ解釋ハ丁說ニヨル)。釬ハ「ユガケ」ニシテ、

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尹知章云。親治容。疏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言君德不修。雖有輔佐之者。不能若何也。桓公蹵然逡遁。蹵然不安貌。遁巡同。逡巡却退也。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封。四境也。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綏。車中把也。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豬飼彥博云。朔月二字。當作齊字。里官當作釐宮。釐僖同。桓公父。釐公之廟也。呂氏春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釐宮誤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如君所爲。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敎也。言公聽納如流。又從而尊敬之。曩者所陳。君實誘之令言。乃君之敎。非臣之言也。於是

起セザルコト。
違言云云トハ、道ニ違フノ言ヲ吐カサルコト。
靜然定生云云トハ、靜ニ生命ヲ保存スルハ、聖人ナリ。
仁從中出云云トハ、仁心ハ中心ヨリ生ズルモ、義ハ外物ヲ裁斷スルヨリ起ル、仁義ナルガ故ニ、天下ノ富ヲ貪リ、又天下ノ位ヲ望マズ。
仁故不代王云云トハ、仁ナル故ニ天下ノ王トナラズシテ、唯タ王者ヲ輔クルノミ、義ナルガ故ニ、七十歲ニ至レハ、隱居シテ賢路ヲ開ク。
上德而下功云云トハ、道德ヲ貴ヒデ、事功ヲ後ニシ、富貴爵祿ノ如キ物ヲ賤シム。
身在草茅云云トハ、民間ノ一匹夫ナルモ、恐怖ノ意ナシ。
所以謂德者ノ以字ハ衍、以下道德ノ效用ヲ云フ。
不動而疾云云トハ、德アル者ハ、不言不動ノ間ニ、疾ク人心ヲ感ズルコト。
不爲而成トハ、自然ニ

謂之知道。唯其知道。是以能推演一言。以貫通萬事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尹知章云。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求於身。見聞日廣。而自修益疎。故必有邪曲也。孝悌者仁之祖也。尹知章云。仁從孝悌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交友以忠信相慶賞。內不考孝弟。冢田虎云。考成也。外不正忠信。正釐也。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澤讀如順惡而澤之澤。謂潤澤可觀。言不成釐孝悌忠信。徒誦學四經。潤澤可觀者。適足以亡其身矣。尹知章云。四經謂詩書禮樂。

桓公明日弋在廩。弋繳射也。廩者射者所以蔽身也。管仲隰朋朝。往君所居曰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而迎之。釬讀為韍。韍射韝也。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桓公將弋鴻鵠。心有所感焉。故發此言。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鴻鵠有羽翼。以縱橫天下。已有二子。亦當縱橫天下。而今不能然。然此亦已所當憂。非皆二子之憂也。反言以責之。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專責臣下。非人君之道。故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

ジ、生命ヲ大切ニスベシト云フハ、當時桓公、酒色ニ沈溺ス、故ニ之ヲ云フ、此卽道德ノ榮華ノ外ニ見ハレタル者ト云フベシ。任之重者云云トハ、身體壯健ニ非レバ、如何ナル任務ヲモ行フ事能ハズ。塗之可畏云云トハ、世路ニ於テ畏ルベキ者ハ、口ヲ以テ第一トナス、何トナレハ口ハ禍福ノ本ナリ。期之遠者云云トハ、如何ナル事モ、最後ノ時ニ至ラサレハ其成否ヲトシ難シ、故ニ前途遼遠ナリ。滋味云々トハ、滋養物ヲ食シ、又運動ナトヲナスハ、生命ヲ保養スル爲ナリ。生之變也トハ、生存中ノ變化ト云フベシ。聽明當物云云トハ、聽明ニシテ、萬事其理ヲ失ハサルハ、生命ノ德ナリ（德字ノ解ハ、猪說ニ從ヒテ、字ノ如シ）御正六氣之變トハ、前述ノ好惡喜怒哀樂ノ變化ヲ治メ、妄ニ之ヲ恣

中出。義從外作。仁中義外。亦似從孟子中來。仁故不以天下爲利。仁者先人而後己。以天下爲己利。非仁也。義故不以天下爲名。合義則進。不合義則退。不以治天下爲己名也。仁故不代王。以道輔之。下敢代其位。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爵祿貨財之屬。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當猶在也。充然自足。物不足以惑之。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懾。失氣也。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舜之陶漁。若將終身焉。立爲天子。如固有之。故道德足於己。物莫能移之。苟貧賤而懾。富貴而驕。是物爲主。而己爲之役也。安能治天下。所以謂德者。猪飼彥博云。以字衍。不動而疾。身未嘗動作而流行。疾於置郵傳命。不相告而知。人不相告。而天下知其爲人。不爲而成。如天生成萬物然。不召而至。是德也。我不召人。而人自至。是所謂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在上。故云不動。云旋也。四時之氣。旋轉於下。而萬物化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人君不自作事。故曰不動。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萬物情。各得其所欲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尹知章云。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

シ、家ニ反ラザル者ヲ荒ト云フ、荒ハ「スサム」ト訓ズ。
先王有云云トハ、先王ハ人民ニ對シ、春秋兩度ニ於テ、游夕ヲナシ、以テ其生業ヲナサシムルモ、自己ノ行ニハ荒亡ノ事ナシ。
桓公退云云トハ、桓公ハ席ヲ下リ、再拜シテ管仲ノ教ヲ謝シテ曰ク、是レ實ニ人君ノ至寶トスベキ大切ノ教ナリ。
無翼而飛云云トハ、命令一タビ口ヨリ發スレバ、四方ニ聞ユ、故ニ君主ハ之ヲ謹ムベキヲ云フ。
無根而固云云トハ、人情ヲ固ク結ベバ、民心我ヲ離レサルヲ云フ。
無方而富云云トハ、生命ノ本源ハ何レニアルカ、實ニ無方ニシテ求ムベカラズ、然レドモ生命アルニ由リテ、萬事ニ應シテ窮マラズ（猪説ニヨル）。
固情謹聲云云トハ、民情ヲ固ク結バシメ、聲教命令ヲ謹ミ、以テ嚴重ニ生命ヲ大切ニスベ

翼而飛也。無根而固者情也。恩情相結。民至死不移。是無根而固也。無方而富者生也。方有也。詩云。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人生。物從所勉而聚。死則萬事皆休。是無所有而富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嚴儼同。儼然正禮。以尊保生命。桓公淫于酒色。故管仲動以保生戒之。公當為君。說見于前。此謂道之榮。此皆道之榮華。發於外者也。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若身。尹知章云。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莫如口。禍福榮辱。由口而出。故可畏也。期之遠者莫如年。諸本作期而。今從群書治要所引。凡事。死而後已。是期之遠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願數以如此言者教寡人也。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滋味以供內。動靜以節外。所以養生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六情之動。生失其常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物事也。德得也。聞見不失事理之當。生之所得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齊。不多食也。御正六氣之變。御治也。治六氣變生者。而正之。尹知章云。六氣卽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淫過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違言。違道之言。存在也。靜然定生聖也。靜然恭默。以定生之理。聖人也。仁從

本篇ハ、管仲ガ桓公ヲ戒メタルコトヲ記シタル者ナリ。
我游猶軸轉斛ハ、王(引)說ニ由リ、我游欲由轉鮒ノ誤トス、恒公曰ク、我此囘ノ遊歷ハ轉鮒山ヨリ、南ノ方、瑯邪ニ至ラント欲ス、然ルニ司馬ノ官吏某曰ク、此遊歷ニ於テハ、先王ノ遊歷ヲ模範トスベシト云フ、其所謂先王ノ遊トハ何ゾヤ。
春出云云トハ、先王ハ春ノ遊歷ニ於テ、農民ノ資本ナキ者ヲ尋ネ出シテ、之ヲ救フ、之ヲ游ト云フ。
秋出云云トハ、秋ノ遊歷ニハ、農民ノ收穫不足ナル者ヲ補フ、之ヲ夕ト云フ、夕ハ一說ニ、豫ノ假字ニシテ、上句ノ遊ト相配ス。
夫師行而糧食云云トハ、軍隊カ出陣ノ時、人民ヨリ糧食ヲ徵取シテ食スルヲ、亡ト云フ、亡トハ國ヲ亡スノ義ナリ。
從樂而不反云云トハ、音樂ヲ追求シテ、外遊

管子卷第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戒桓公。故以名篇。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冢田虎云。斛恐作轂。衡謂是也。音同則義通。古人假借之法爲然。猶軸轉轂言無所滯礙也。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言公亦爲先王之游已。

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尹知章云。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衡謂下文云。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則游夕皆振恤之事。非督察之義也。原古源字。不本者。謂無資本者。言農事之無資本者。賜錢穀以爲之源。民得以勉其業。故謂之游。言游優足以終歲也。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人之不足。人力不給也。人力不給者。强業至夕。而今君補之。故謂之夕也。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使人得成產業曰業。

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退下席也。命敎也。此章與孟子所引。晏子告景公者。極相類。疑當時訛傳。以爲管仲語耳。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聲言也。謂號令。君子出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是無

地德爲首トハ、地ノ德ハ萬物ヲ生ズルニ在リ、故ニ君主カ國民ヲ治ムルノ道ハ、地ヲ制シ萬物ヲ生セシメ、國民ノ生活ヲ豐富ニスルヲ第一トナス。

外應四極トハ、四方ノ外國ニ應スルコト。

具取之地トハ、君臣之禮ヨリ、外應四極マデ皆地德ニ本ヅクヲ云フ。

市者天地之財具也トハ、市場ハ百貨ヲ賣買交易スル所ナレハ、何物モ具足セザルナシ。

正是道也云云トハ、市ノ道ヲ正ス時ハ、人民假令凶荒不作ニ遇フトモ、苛擾騷亂スルコトナシ。

各主異位云云トハ、土地ノ種類ニヨリ、其主要トスベキ物產モ一樣ナラズ、故ニ各々其地ニ適シタル耕作種藝ヲナシ、讒人ヲシテ、之ヲ紛亂セシムル勿レ。

普而德營云云ノ九ハ、仇ニ通ズ、如何ナル土地ニ至ルマデモ、普ク其地德ヲ遂ケシメ其地利ニ隨ヒテ營作スル時ハ、貨財モ自ラ足リテ、仇敵ノ軍隊モ我ト親ムニ至ル。

關者諸候云云ノ陬隧ハ、隅ニアル通路ヲ云フ、關門ハ、國境ニ在ルヲ以テ如此ク云フ。

外財之門戸也トハ、外國ノ貨財ハ此關ヨリ出入ス。

萬人之道行也トハ、萬民ノ通路ヲ云フ。

明道以重告之トハ、前述ノ如ク、關門ハ重要ナル通路ナレハ、其出入ニハ通行ノ證明書ヲ以テ、明カニ之ヲ導ビキ、又法令ヲ丁寧ニ告知ス。

征於關云云トハ、關門ヲ通行スル時ニ、租稅ヲ徵取シタル場合ニハ、市場ニ於テ、再ビ之ニ課スルナカレ。

虛車勿索トハ、空車ノ時ニハ、其稅ヲ要求スベカラズ。

徒負勿入トハ、徒步シテ物ヲ負フ者ハ、其ノ貨物ノ小ナルコト明カナレハ、稅ヲ官ニ入ルルコト勿レ。

十六道同トハ、當時齊國ハ十六道ニ分タル、故ニ十六道ニ於テ、同樣ニ關ヲ置クコト。

身外事謹トハ、通行人ノ身ノ廻リ、卽服裝等ニ於テ、皆謹直ノ樣子アルコト。

則聽其名云云、視其名三字ハ衍文、卽通行ノ姓名顏色事故品行等ヲ取調ベ、更ニ其ノ外ニ見ハレタル所ヲ觀察スルコト。

則無敦於云云トハ、前述ノ監察ノ時ニ、權力アル者ニ阿ネリ厚クシテ、禮貌德行アル君子ヲ困ムルコトナキコト。

國則不惑云云トハ、然ル時ニ國中ニ入ル者ハ、皆正人ナレハ、國民モ惑ハサルルコトナシ、是レ實ニ行旅人ヲ掌ドル者ノ職務ナリ。

問於邊吏トハ、國境ノ役人ヲ戒ムルコト。

邊信傷德ノ邊ハ、爾說ニ、小ト訓ズ、上文ノ小利小怒ニ配ス。

厚和構四國云云トハ、四隣ノ各國ト和睦ヲナシ、禮貌德行ヲ守ルベシ、然ル後ニ四極卽四方ノ遠國ニ向フ。

令守法之官云云ハ、王說ニ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無失經常トナス、人君ガ守法ノ官ニ命令シテ曰ク、必ズ明ニ法度ヲ行フベシ、經常卽常法ヲ失フコト勿レト。

ル者。夫兵事者危物也トハ、軍事ハ危險ナル者ナリ。問執官都者トハ、都邑ニ於テ、官事ヲ取リ扱フ者。其位事幾何年矣ノ位ハ、丁説ニ、蒞ノ誤、卽事ニ臨ミテ、之ヲ取扱フコト。所辟草萊云云ノ家ハ、太夫ノ領地、邑ハ君主ノ領地。所封表云云トハ、封ハ土ヲ高ク盛ルコト、表ハ標ヲ立ツルコト、國民ノ生産ヲ利スル所アレハ、之ヲ知ラシムルカ爲ニ、土ヲ高ク盛リテ、其區劃ヲ定メ、標ヲ立テ之ヲ明ニス。所築城郭云云ノ、修牆閉絶以下十一字、陳説ニ由リ、修牆垣、絶通道、阨門闕、深溝防ノ十二字トナス。以益人之地守者トハ、土地ノ守ヲ堅固ニスルニ、利益アル者。制地トハ、土地ノ制度ニシテ、此二字ハ下文ノ標題ナリ。君曰ハ、君子曰ノ誤。

偏坐是邊偏通也。凡邊疆嗜有頗言。吏誤偏信我民之言。則傷君德不少。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構讀爲講。講亦和也。四國四鄰也。后鄉四極。四鄰既和。然後向四裔而撫綏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度。行猶巡也。令守法之官。日巡察邊疆法度。必明失經常。邊吏有失經常之法者。必顯明之。令司寇正罪。

謀失第二十五亡

內言八

管子卷第九終

材皆生長シテ竪立ス、又器物ヲ造ルヲ冬ト決定シテ、其外ニ造ラザレバ、其器物ハ完善ニシテ、必要ニ應ズルニ足ル。

人有餘兵云云トハ、若シ餘分ノ武器ヲ有スル者アレハ、督責シテ之ヲ陣列セシメ、國家ノ定法ヲ愼ム。

時簡稽云云トハ、時時出軍ノ時ニ用キル牛馬ノ肥瘠ヲ調査シ、其老死スル者ヲ帳簿ニ登載ス。

食薦者トハ、草ヲ食フ者、即牧場ノ牛馬等ヲ云フ。

出入生死之會トハ、出入ハ、牛馬ノ厩ヨリ牧場ニ出入スルコト、會ハ一年間ノ統計。

若夫城郭云云ノ尊卑ハ、高卑ト云フカ如シ、幾ハ監察スルコト。

守備之伍トハ、守備ノ隊伍ヲ云フ、

器物不失其具トハ、守備ニ必要ナル器物ヲ準備スルコト。

其急難云云トハ、急難ノ時ニ、先トナリ後トナリテ、輔佐スルニ足

足。專能保其國矣。

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凡地各有所主、而異其位。當使之隨其宜而盡其利。毋使讒人亂之。不能盡其才焉。

普而德營。九軍之親。普偏也。德地德也。謂所宜。大國三軍。天子六軍。古無九軍之制。九讀當爲仇。蓋同音假借耳。言偏地而隨所宜。以營爲之。貨財盈溢。雖仇軍。亦可與親矣。

關者諸侯之陬隧也。尹知章云。謂陬隅之道也。

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由此而入。古人所以必聯關市也。

萬人之道行也。道由也。所由而行也。

明道以重告之。明顯也。道音導。顯導謂以節傳出納之。重告。申告禁令也。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尹知章云。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謂坐賈。

虛車勿索。車不載物。不求其征。

徒負勿入。徒步負物。爲貨既少。亦免征入。

以來遠人。十六道同。尹知章云。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豬飼彥博云。視其名三字衍。衡謂。是直也。猶言正。身外事謹。謂所裝載無侈靡禁止之物。則於法當達之。於是又聽其名。視其色。正其所以來之事。稽考其德。以觀察其見於外者也。

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貌猶禮也。校察如此。制無敦厚於權詐之人。而困屈有禮貌德行者之過也。

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入關者皆正人。故國中不惑。此掌行旅者之職也。

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爭小利。必破信。

小怒傷義。小怒不能害彼。適足以傷義。

邊信傷德。邊讀爲偏。檀弓曰。齊衰不以邊坐。正義云。不可著齊衰而

上ハ皆下文ノ出器ヲ云フ。疏藏器ハ、藏疏器ノ誤、貯藏セラレタル食器。衣夾鋏トハ、鋏ハ兩刀ノ劔ノ類ニシテ、衣夾ハ其鞘ヲ云フ。鉤弦之造ノ造ハ、遣ニ同ジ、副ニシテ準備ノ品物、鉤弦ハ弓ヲ張リ正ス道器ヲ云フ。戈戟之緊ノ緊ハ、緊ノ誤ニシテ、戈戟ヲ包ム者。其厲何若トハ、以上ノ武器ハ如何程ニ礪ギタルカ。其宜脩云云トハ、修繕ヲナスベキ者ナルニ、修繕セザルハ、元來何事ヲ豫定シテ、如此怠リタル者ナルカ、以上ハ下文ノ處器ニ關ス。而造修ノ官トハ、兵器ヲ造修スル官。出器處器云云トハ、出陣ノ時ノ武具、及平素ノ貯蓄シタル武具ヲ作ルベキ筈ナルニ、造修ノ官ガ之ヲ怠ルハ何ヲ待チテ然ルカ。工尹云云トハ、工官ノ長カ、春夏秋ノ三時ニ、材木ヲ伐ラザレバ、群

封起土界也。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表標也。凡有利民者。標而示之。生謂產業。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

修牆閉絕側徑。經道狹阨。或地闕者。通達之防。隄也。高防則溝深。故云。深防溝。周禮夏官掌固。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管子所謂地守。蓋亦如此。

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此皆問執官都者也。先問位事幾何年。然後歷問其功。將以爲黜陟之地也。

制地。

近而市。中而關。遠而邊。皆所以制地也。故舉以目下。制地以下。古本無。

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

君謂古之明君。一說。君下當脫子字。生萬物以養人。地之德也。人非地德無以遂其生。故治國之道。以此爲首。

君臣之禮。父子之親。覆育萬人。

人亦當爲民。唐人避諱未訂耳。

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

行君臣之禮。成父子之親。人君之覆育萬民。及官府之藏蓄貨財。厚養以彊兵。博施以保國。內據城郭之險。外應四裔之求。俱取之地。地德之大如此。故治國以此爲首也。具俱古通用。

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

人攜其所有。以售於市。故天地之財。具足於市也。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此唱彼和。以貿易有無。各得所利而退。

正是道也。民荒無苛。

正是道正爲市之道也。禁物靡。阜貨成賈。結信禁僞。禁虣及禁貴儥者。使有恆賈之屬。皆是也。四穀不熟。謂之荒。苛擾也。言正爲市之道。財穀爭聚。歲雖凶荒。而民不擾亂也。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

天地之財具於市。而其生之。則存於地。故此已下偏述其德也。專也。十地各有職。以生殖財物。使人居其地者盡其職。則財穀豐

云フ、國子弟郷子弟ト相配ス。別劵ハ證文ヲ云フ。國之伏利トハ、世ニ知ラレザル利益、假令ハ發堀セラレザル鑛山ノ如キ者。人之所害郷里者云云トハ、郷里ノ害トナル者ハ、何物ナルカ。有行伍者トハ、陣列ニ加ハルコト。宂國云云ノ宂ハ、兪説ニ、問ノ誤、徒ラニ口ヲ遊食スル者、何人ナルカヲ問フ。牽家馬トハ、私有ノ馬ニ荷物ヲ駄スルコト。軶家車ノ軶ハ「クビキ」ト云フ者ニシテ、馬ノ頸ニツケテ車ヲ引カセル者。士之急難可使者トハ、國家ニ急難アル時、之ヲ救フカ爲ニ特使トナル者、下文ノ吏之急難云云ノ吏ハ、士ヨリ位卑ヤシキ者。大夫疏器云云ノ疏器ハ食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鐃ハ小鉦)帷幕、其他帥車(出陣ノ時ノ車)ニ載セ積ム所ノ物品ハ、幾何乘ナルカ、以

充足。

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詭。責也。人有餘兵備缺壞者。亦責使陳之兵器之行列。以慎常法。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脊。其老而死者。皆擧之。帥馬牛。與上文帥車同。謂出軍所帥者。簡閲也。稽計也。擧之謂書之籍。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澤無水曰藪。薦草也。此謂放牧者。出出廐往牧也。入自牧入廐也。歳計曰會。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壑亦溝也。里門曰閭。尊高也。幾譏通。譏詰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守備之伍。謂守城郭門閭之屬者。亦以伍法編之。故曰伍耳。器物。守備之具也。天淫雨。有地以處藏之。不致腐敗。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先後猶輔佐也。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物事也。得中也。謂謀中宜。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上文專論兵事。故以此結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尹知章云。其敎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謂執官事於都邑。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家。卿大夫之采地。邑。公邑也。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

外人之來從ノ從ハ、徒ノ誤。
貧士之受責ノ責ハ、債ニ同シ、大夫ヨリ借金ヲナス貧士。
官賤行書トハ、官ノ賤シキ爲ニ、書記筆生ノ職ヲナシテ、生計ヲ扶クルコト。
身士以家臣云云トハ、士ノ身分ナルモ、無能ナレバ、家臣ヲ代人トシテ公務ヲ勤メシムルコト。
官承吏云云トハ、上官ノ下ニ居ル受付係ノ如キ者ニシテ、秩祿ナクシテ、事務ヲ執ル者・何人ナルカ。
群臣有位事云云トハ、朝廷ノ位官ニアリテ事務ヲ勤メナガラ、更ニ一方ニハ、大夫ノ私門ニ於テ、官職ヲ執ルコト、此句及ビ上句ノ貧士之受責云云、及ビ下句ト與ニ、皆大夫ノ權力ノ重大ヲ豫防センカ爲ナリ。
爲人率者トハ、人ニ率先スル者。
上事ハ、君主ニ奉公スルコト。
率子弟ノ率ハ、俞説ニ、小匡篇ニ本ヅキ十邑ヲ

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利軍伍。作器械以利之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尹知章云。行猶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上問士。此問吏。從貴及賤也。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麤也。麤器。謂飲食頓舍所用者。鐃小鉦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帥車。出軍所帥之車也。問帥車之載以上諸器者幾何乘。此下文所謂出器也。疏藏器。以下至戈戟之緊。即下文所謂處器。藏以備缺壞者。故以藏字統之。不言藏疏器者欲與器字相襯也。弓弩之張。弛者或不可用。故曰張。衣夾鋏。刀身劍鋒曰鋏。夾莢通。謂豆角之莢。鋏衣似之。鉤弦之造。鉤弦。決也。所以開弓體。造篕通。副也。藏而未用。故曰篕。戈戟之緊。緊當為綮。字之誤也。綮戟衣。其厲何若。凡兵器磨厲可用否。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故為何所親望而不修也。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出軍之器。處器。藏以待闕乏者。起興也。謂興造之。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上謂官物。此論民間所作。師當為帥。管子治齊。五鄉一帥。車。兵車。輜。牛車。繕補也。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尹知章云。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衡謂凡器定於冬造之。則其器完良。備用謂造器所須者。冬物盡成。故備用必

テ、世業ナキ者ヲ云フ。士之身耕者云云トハ、貧ニシテ學ブコト能ハザル者ヲ云フ。宗子之收昆弟者云云トハ、本家ノ長男ガ、其兄弟ヲ收養スル者、及ビ之ニ反シテ、兄弟ニ收養セラルル者ノ家數ハ、何程ナルカ。餘子仕云云トハ、任官シテ田邑ヲ有シタル餘子ニシテ、本家ニ入リ、之ヲ相續シタル者何人ナルカ。餘子父母存云云トハ、父母存スルニモ關セズ、之ヲ捨テテ家ヲ出テ、別居スル餘子、嫡子以外ヲ云フ）ハ何人ナルカ。士之有田云云トハ、田地持ノ士ニシテ、君主ノ命ヲ奉セザル者何人ナルカ。吏惡何事ハ、丁說ニヨリ、使何事トナス、若シ其ノ士ヲ使フナラバ、如何ナル事ニ使役スルカ。身何事トハ、其ノ不耕ノ士ハ、平素何ヲ爲シテ日ヲ送ルカ。君臣有位ノ君ハ、群ノ誤。

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無上事。不共使令也。率先子弟。使之不力田。又相與事弋獵也。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尹知章云。謂不以禮交者。衡謂。此失禮之尤甚者。故不言幾何人。而云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傳別。券契也。皆所以爲稱貸之憑。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利之潛伏。未爲人用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所爲鄉里之害者何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陳列。軍之行列也。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巧技能。謂善紡績組織。及百工之事。備器。用貨也。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工事。謂女工。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冗國者。言但開口而食。爲國之冗物。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家猶私也。馬言牽。以駄物也。軛在衡。厄馬領不得出。故曰軛。軛家車。謂駕車於馬。不言幾何匹。省文互見。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蒞百姓者。幾何人。蒞。臨也。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急難可使。謂如鄭燭之武者。工之巧。出

問州之大夫也云ノ也字ハ、戴說ニ、衍、君主カ州ノ大夫ニ問フニ、子ノ推薦シタル士ハ、何ノ里ノ人ナルカ、又之ヲ推薦シテ、吏トナスモ如何ナル才能アリテ、其職ニ任スベキヲ明ニスルカ。

刑論有常云云トハ、刑ヲ論ジ罪ヲ定ムルニハ、一定不變ノ法例アリ、然ルニ其事ヲ猶豫シテ、日ヲ送ルハ何故ナルカ。

五官有度制トハ、五屬大夫ニハ、其制度官制アルコト。

官都其有常斷トハ、都邑ニ官吏タル者ニハ、亦自ラ定例アリテ、諸事ヲ斷決スベキ者アリ。

問國之棄人云云トハ國ニ於テ扶助者ナキ乞食ノ類アレバ、何氏族ノ家族ナルカヲ問フ。

問鄉之良家云云ノ良家ハ、田地ヲ有スル家、牧養ハ收養ノ誤。

理園圃云云ハ、細民ヲ云フ。

開田而耕者云云ハ、新ニ家產ヲ作ル者ニシ

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餘子仕受田邑。既而嫡子死。入繼本宗者。幾何人。當收其田邑。故問之。

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與父母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此士爲何事。而吏惡之不使也。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學則獎之。嬉則懲之。故問身所爲何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豬飼彥博云。君當作群。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從當爲徙。字之誤也。

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朱長春云。責古債字。衡謂。大夫施於國。久將得人心。如陳氏於齊。故問之。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賤。庶人在官者也。行書。爲他人行爲文書。以收其賃也。身士也。而不能書。以家臣自代。此皆薄德無能之人。故問之。

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讀如承儐之承。承吏。下吏謂奉承長吏者。田祿。餼俸也。

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列位職事於朝。而又私官於大夫者。

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尹知章云。外人謂外國人。衡謂。問官大夫。及來游在其家者。預防威權大盛也。

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爲人率者。爲人率先也。

國子弟

之術也ニ至ルマデ其ノ綱紀ヲ述ブ。
無亂社稷宗廟云云トハ、社ハ土地ノ神、稷ハ五穀ノ神。宗廟ハ祖先ノ神、皆尊フベキ者ナリ、故ニ人主其ノ祭祀ヲ愼メハ、人民モ自ラ之ニ倣フ。
擧知人急云云トハ、人民ノ急務ヲ知リテ、之ヲ擧行スレバ、皆之ニ服シテ亂ヲナサズ。
行此道也云云トハ、前述ノ政ヲ行フ時ハ、其國政ニハ紀律自ラ立チ、人民モ事ノ終始ヲ知リテ惑ハサルナリ、此即霸王ノ道ナリ。
事先大功トハ、功績ノ大ナル者ヲ、先ヅ調査シテ賞スルコト。
政自小始トハ、政事ハ利害ノ小ニシテ、人ノ不注意ナル所ヨリ着手ス、始メヨリ大規模ナルモ、空言ナラバ何ノ益モナシ。
死事之孤トハ、王事ニ死シタル者ノ孤子。
死事之寡云云トハ、同上ノ寡婦カ受クル餼(肉ノ類廩ハ米ノ類)即食料ハ幾何程ナルカ。

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度地曰。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則管萬家爲州矣。問治州之大夫曰。汝所薦擧。何里之士也。今用爲吏。亦何以明其才能也。

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九刑之論。有常法以行之。不可改易。而今獨久留其事。其意果何若也。

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

五官。五屬大夫也。官都。其屬官都邑者。言事皆有制度常斷。而今稽留其事。將何待。一說。五官。五行之官。都。總也。

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

將振恤之。故問其數。

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

古者有宗法。以收其族。而今棄之。將知其罪所在而治之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豬飼彥博云。牧當作收。衛謂。良家有田祿者。人不能自存。則收養之。問其數。將賞之也。

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尹知章云。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衛謂。三句互文。先問國。次問鄉。次問邑。自近及遠也。邑。公邑。在遠郊外。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

開田。墾闢草野也。理園圃。細民也。開田。無世業者也。士之身耕。貧不能學者也。皆將有所振恤焉。

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

將使其宗收恤之也。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

收。收養之也。宗子家衰。亦有從昆弟者。禮。宗子爲士。支子爲大夫。以大夫之禮。祭於宗子之家。

餘子仕。

トヲ得。
夫兵攻所憎云云トハ、衆ト與ニ、其ノ憎ム所ノ敵ヲ攻メテ、自國獨リ其ノ功ヲ占ムルハ、隣國ノ怨ヲ招クコト。
權動所惡云云トハ、威權ヲ以テ、惡ム所ヲ征服スルモ、其成功ノ利益ヲ取ルコト寡少ナレバ、人自ラ之ニ服シテ、强國トナル。
擅彼一國云云トハ、獨力ヲ以テ、他ノ一國ヲ破リ、子孫ニ至ル迄、能ク强勢ヲ維持スル者ハ、其ノ政事ニ於テ國民ヲ服セシムル者アレバナリ、故ニ天下ニ王タルコトヲ得、之ニ反シテ、敵國ヲ破ルモ、仁政ヲ行ハサレバ、自國ノ强盛ニナルベキ運命ハ轉ジテ、隣國ノ者トナル、故ニ亡ブ。
○第二十四
本篇ハ、君主ガ政治上ニツキ、臣下ニ問フベキ事項ヲ列擧ス。
凡立朝廷云云トハ、君主ガ朝廷ニ立チテ、臣下ニ問フニ、先ヅ根本的ノ紀綱即大綱ヲ實行スルヲ要ス、以下霸王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立猶位也。將問于下。自有根本綱紀。先能行之。然後始問之。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人之所仰戴。忠信廉直之屬也。以此率士。則風俗自正。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人貴功。才能必成。所以人材輩出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輕也。刑當其罪。故人不敢輕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凡人生於祖。居於土。食於穀。三者。人之本也。人主不亂所以事之之禮。則民亦傚之。各有所宗本焉。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尹知章云。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今不遺忘。故不怨。擧知人急。則衆不亂。知人所急而擧行之。則各得所欲。故不敢爲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行上所述之道。則國有常法。而人知事有終始。乃霸王之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功大者不可不速賞。故先問之。利害之小者。人情所易忽。故問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尹知章云。未有。則給與之。死事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少者待壯而任之。壯而未勝甲兵者。蓋有疾病也。亦當識其數。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此謂無子者。腥曰餼。廩俸米也。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悉其平生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

下句之ニ準ズ。
釋堅攻朧ノ朧ハ、柔ラカナルコト。
夫摶國云云トハ、國民ヲ聚メテ、強固ナル勢力ヲ張ラントスル時ハ、古人ノ道ヲ厚ク守ルヨリモ、寧ロ賞罰ノ權力ヲ以テスルニ如カズ。
理世不在善攻ノ攻ハ、王説ニ、政ノ誤トナス、世ヲ治ルハ世ノ所謂善政ヲ數クニ非ズシテ、機宜ニ適スルノ政ヲ行フニ在リ。
覇王不在成曲ノ曲ハ、兪説ニ、典ノ誤、覇王ノ業ハ、典則即故法ヲ守ルニアラズ。
刑過而權倒トハ濫刑ハ反リテ人之ヲ恐レザルコト。
謀易而禍反トハ、謀カ宜ニ違フ時ハ、自ラ禍ヲ受クルニ至ル。
夫爭彊之國云云トハ、天下ト強ヲ爭フノ國ハ、先ヅ謀刑(形ニ同ジ)權ノ三者ニ於テ、人ニ優ランコトヲ思フ。
精於刑云云トハ、形勢ノ理ニ通ズレバ、強大ノ敵國ヲ自由ニスルコ

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尹知章云。謀得則喜。謀失則怒。刑得則重。刑失則輕。權重則進。權輕則退。衡謂。刑與謀權不相類。讀當爲形。古書形刑常相譌。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熟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熟於天下之形勢。則結好出師。皆得其宜。雖彊大之國。其地可奪。其兵可禦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精熟於收權之道。則輕重在我。故天下之兵。可整齊之。使不敢爲亂。諸侯之君。可使來朝於我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諸本作刑。今從古本。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世之所謀。兵之所攻。地之所歸。令之所加者。因形勢之便。故神聖視天下之形。即能知之。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攻世所共憎。義也。而私利其地。則鄰國亦恐爲其所滅。故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實猶利也。威權動加於所惡。而利寡歸己者。能保其彊。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專破一國。而子孫能守其彊者。其仁足親也。故王。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專破一國。而鄰國得彊者。已不行仁政。其地與民。皆歸鄰國也。故亡。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ノ勢力アル國ニハ、互ニ小ヲ合シテ大ヲ攻メントスルノ勢アルコト。以負海云云トハ、海ハ晦ニシテ、四方ノ蠻夷ヲ云フ、此ノ土地ニ背ムク者トハ、中國ノ邊境ヲ云フ、即中國ハ互ニ邊境ヲ牽制シテ攻守ヲナサシム。未嘗有先能ノ先能ハ、常先ノ誤。無有常先ノ無ハ、衍文。利權稱ハ、利權衡ニ同ジ、各國强弱ノ權衡ヲ利用スルコト。用之必暴トハ兵力ヲ用キルニハ、必ズ暴國ノ上ニ加フ。攻得而知時ノ攻ハ、攷、得ハ德ニ同ジ、敵國ノ德ノ大小ヲ考ヘテ、時ヲ攻ムベキカ、攻ムベカラサルカノ時ヲ知ル。必先戰而後攻トハ、先ヅ野戰ヲ試ミテ、後ニ城ヲ攻ム。料衆以攻衆トハ、彼我ノ軍隊ノ多少ヲ計リ、若シ我軍多キ時ハ、之ヲ攻ム、下句之ニ準ズ。衆存不攻トハ、敵衆カ、我ヨリ多キ時ハ攻メズ。

之必暴。必用之暴國。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相彼之形。量彼之力。以知其可攻也。攻得而知時。攻讀爲攷。形勢相涉而誤。得德通。攷彼之德。以知時可攻與否。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兵法。力均則戰。兵倍則攻之。故先謀野戰。後謀攻城。而謀取地最在後也。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衆師也。料彼師與我孰多。彼師少於我。則我帥我師以攻彼師。料食以攻食。食少於我。則以食攻之。謂持重不戰。料備以攻備。備不至。則攻其所不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衆存。謂彼師多於我。下並倣此。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膬。釋難而攻易。膬古毳字。毳不堅也。夫摶國不在敦古。諸本。摶作搏。注云。聚也。則字當作摶。今據注訂正。言聚合國民。不使之離心。在得權重。不在厚於古道也。理世不在善攻。平治一世。不在善攻戰之術。霸王不在成曲。曲小也。霸王之道。不在成小事。一說。曲謂曲禮。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倒仆也。易猶違也。謀違其宜。則禍必反於身。計得而彊信。信伸同。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尹知章云。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補刑讀爲形。下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並同。令人主一喜一怒者。

伐險不伐易トハ、嚴峻ナル政ヲナス者ヲ伐チ、平易ナル政ヲナス者ヲ伐タス。
伐過不伐不及トハ、強暴ナル者ヲ伐チテ、暗弱ナル者ヲ伐タズ。
以權致之トハ、謀ヲ以テ諸侯ヲ會セシムルコト。
近而不服者云云トハ、近國ノ不服ナル者ハ、先ヅ其土地ヲ劫略スルコト。
遠而不聽者云云トハ、遠國ノ不服ナル者ハ、先ヅ之ヲ攻ムルノ形勢ヲナス、刑ハ形ニ同ジ。
一而伐之ノ一ハ、王說ニ、二トナス、二ハ貳心ヲ抱クコト。
驥之材云云ノ兩伐字、皆代ノ誤。
彊國之得之也トハ、強國ノ勝利ヲ占ムルコト。
以制節ノ制ハ、折ニ同ジ、謙遜シテ、强國ニ事フルコト。
服近而彊遠トハ、近國ヲ征服シテ、遠國ノ事ニ注意スルコト。
敵國之形也トハ、同等

必弱矣。猪飼彥博云、伐之一伐、俱當作代、衡謂、百馬相代而馳、與驥爭疾、驥雖材必罷矣。一代、一世也。共之、共攻之也。 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收猶蓄也。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猪飼彥博云、制當作折、下云、折節事彊是也。衡謂、浙江或作制江、是制折聲同、故折譌爲制耳。 其失之也、以離彊。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既有小大彊弱之殊、謀之與形、各有所宜也。 服近而彊遠。彊、勉也。勉於遠國之事。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敵匹也。敵國謂力相匹敵之國。 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海、晦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負海、謂遠國接四夷者、謂之負海者。取向中國而背四夷之義也。 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下覆此文。先能作常先。能字不可通、當依下文作常先。作難、起兵相攻也。違時易形者、背時宜、拂形勢也。 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無有之無當衍、言有如此者、其事必敗。一說、無、禁止之詞。 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以臣伐君、雖其意在正四海、其勢既逆、不可以兵獨攻也。 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稱衡也。利權稱、謂銳威權、加稱字、以足句耳。 夫先王之伐也、擧之必義。非義不擧。 用

彊國衆云云ノ句意ニ同ジ。
夫王者之心ノ王者ハ、當時ノ王タラント欲スル者ノ心ヲ云フ。
方而不最トハ、方正ナルモ其ノ最極點ニ達セザルコト、即チ方正ノ十分ナラザルコト。
列不讓賢トハ、位ヲ賢者ニ與ヘザルコト。賢不齒トハ、賢者ヲ採用セザルコト。
第擇衆云云トハ、漫然、徒ニ衆人ヲ選擇シ、自已ノ好惡ニ由リテ進退ヲナスハ則天下ト云フ大物ヲ貪ル者ニシテ、眞ノ王者ニ非ルナリ。
是以王之形大也トハ、眞ノ王トナル者ノ形ハ大ナリ、下文之ニ論及ス。
方心ハ方正ナル心。
立政出令用人道トハ、人心ニ合シタル政令ヲ行ノコト。
施爵祿用地道トハ、地道ハ平ナリ、故ニ爵祿ヲ與フルコト公平ナルヲ云フ。
擧大事用天道トハ、天時ニ應ジテ兵ヲ擧グルコト。

是貪大物也。齒錄也。第。諸本作弟。今從古本。第但也。大物謂天下。言有賢者不錄用之。其用人但擇於衆人。中心圖王。而所爲如此。是特貪天下也。安能得王哉。是以王之形大也。王之形大。如下所述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爭天下以方正之心。而不以力。其立之也。以整齊。其法整齊。故民立。其理之也。以平易。其政平易。故民治。立政出令用人道。裁制輔相。人道也。施爵祿。用地道。高下得宜。地道也。擧大事。用天道。福善禍淫。天道也。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險易以政言。過謂彊暴。不及謂暗弱。諸本作不伐及。蓋趙用賢刪之。今從古本。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使之以正。則民服。諸侯之會。以權致之。權猶謀也。謀輕重所在而招致之。言內外異宜。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尹知章云。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刑謂兵。魯語曰。大刑於原野。補刑讀爲形。遠而不聽從。不敢輒伐之。危懼之。以將伐之形。若猶不服。乃伐之。下文云。一而伐之是也。一而伐之武也。一專也。專於不服聽。則伐之。服而舍之文也。舍釋也。文武具滿。德也。文武之道具滿其身。所謂德也。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補代誤伐。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

因大國之重云云トハ、敵國ガ大强、重ナリトモ、時勢ヲ利用シテ、之ヲ謀ラバ小弱、輕トナスコトヲ得。彊國衆云云トハ、若シ衆多ノ强國アリテ、獨力之ニ當リ難キ時ハ、我國ハ、暫ク他ノ强國ト同盟シ、以テ弱國ヲ攻メ、領土ヲ擴張シテ、然ル後ニ、其强國ヲ攻メ、霸トナルコトヲ謀ル、之ニ反シテ、少許ノ强國ナラバ、他ノ小國ト一致シテ、之ヲ攻メ、以テ王タルコトヲ謀ル。視先後之稱トハ、先後ノ釣合ヲ考フルコト。彊國衆云云トハ、衆多ノ彊國アル時ニ、我國獨リ衆ニ先ンジテ、事ヲ擧グレバ、他ノ强國ニ妨害セラレテ危シ、之ニ反シテ、力ヲ養ヒ時機ヲ見テ、事ヲ擧グレバ利アリ、又少許ノ彊國アル時ニ、直ニ兵ヲ擧グレバ向フ所敵ナキモ、遲疑スレバ他ノ强國ニ制セラレテ亡ブ。戰國衆云云モ、上文ノ

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動擧。作爲也。）夫善用國者。因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諸本。大上有其字。今從古本。）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此三國者、若不可動然。然亦必有可因之勢。因其勢而謀之。未有不可削弱者也。下文合彊合小。及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之屬。亦其術也。）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合彊。與彊合也。姑與彊國合。以攻弱國。既得弱國。我地益廣。我兵益衆。可以服彊國而圖霸矣。）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彊國少。則滅之不難。故先與小國合戮力攻之。既能滅之。可以王天下矣。）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智謀與時違。其事必敗。）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稱猶宜也。神聖視天下之形。以知可動可靜之時。視先後之宜。以知爲禍爲福之門。）彊國衆。先擧者危。後擧者利。（先擧事。衆俱圖之。故危。後擧事。養力以承敵國之弊。故利。）彊國少。先擧者王。後擧者亡。（先擧事者。兼弱取昧。故王。後擧事。爲人所制。故亡。）戰國衆。後擧可以霸。戰國少。先擧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此王者。謂圖王者。非眞王者也。最。極也。其心雖方正。而不至其極也。）列不讓賢。（列。位也。）賢不齒。第擇衆。

夫上夾而茸ノ夾ハ狹ニ同ジ、上部ハ狹小ナルモ、下部ハ廣大ニシテ、上部ヲ包ムニ足ル、卽尾大掉ハサルコトヲ云フ、一說ニ、下句ノ國小云云ニ本ヅキ、茸ノ下ニ、二字ヲ脫ストナス。

不高不行トハ、尊カラザレバ行ハレザルナリ。

不摶不聽ノ摶ハ、專ニ同ジ、專一ナラズシテ、朝令暮改スレバ聽カレズ。

理亂在上也トハ、國ノ治亂ハ、君主ノ治亂ニ因ルコト。

士教和ハ、戴說ニ、士ヲ士ノ誤トナシテ、上句ニ屬ス、卽チ「政平則人安レ士、教和則兵勝レ敵。德義勝レ之ノ之ハ、敵國ヲ云フ、下文ノ四之ノ字ハ皆同ジ。

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言皆不爲己用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天下有道。商賈不得擅其利。故非有土者。不能致富也。無德而欲王者危。天下皆惜之。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尹知章云。苴包裹也衡謂。上夾小。而下包裹之。所謂尾大於身也。國小而都大者弑。國。人君所居。都下邑也。此二者大權在下。故必有弑逆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理治也。下同。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此申上文主尊臣卑之意。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諸本誤摶。今從趙本。不聽。高猶尊也。摶古專字。專一也。二三其令。則民不聽。堯舜之人。當爲民。唐人避諱未訂。下同。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君治則民治。君亂則民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霸王之政。始於治民。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教成心和。則士皆盡力。故勝。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仁者則不唯使之。又親近之。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此四字與下文爲目。德義勝之。智

己獨易トハ、自國ハ守備ヲ平易ニスルコト。國大而政小者云云トハ、大國タリトモ、其政治ガ徒ニ眼前ノ事ニ拘泥シ、高遠ナル理想アラザル者ハ、國勢モ自ラ委縮シテ小國トナル。

觀國者觀君云云トハ、君主ノ賢愚ヲ知レバ、國ノ政治ヲ知ルコトヲ得、大將ノ勇怯ヲ知レバ、軍ノ強弱ヲ知ルコトヲ得、田野ノ狀況ヲ知レバ、國ノ貧富ヲ知ルコトヲ得。其君如明云云トハ、似テ非ナルコトヲ云フ。三守ハ明賢耕ヲ云フ。土滿トハ、土地ノ徒ニ大ナルヲ以テ、自ラ滿足スルヲ云フ、人滿武滿、皆此ニ倣フ、兵威而不止トハ、兵威ヲ恃ミテ戰爭ヲ止メザルコト。

孤則弱。衡謂。上理與亂對。下險與易對。則此亦當作合與孤對。豬說良是。

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國非其國也。（險者。王侯之所以守其國也。雖不可專恃焉。亦不可不設以備守禦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從政而小。）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政大者。規模弘遠也。）大而不為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衆而不理者復寡。（為理。皆治也。）貴而無禮者復賤。（無禮則人不為之用。故復賤。）重而陵節者復輕。（諸本作凌節。今從古本。陵節。躐制度也。）富而驕肆者復貧。（驕則不勤。肆則財費。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尹知章云。君為化主。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闢則國富。國富則全。不闢則反之。故觀備者觀野也。）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似而非者。其為害益甚。）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尹知章云。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為治也。命名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兵威而不止。所謂瀆武也。滿者恃此自滿假。而不知所以用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

事ノ誤トス。
大謀無主則困ノ主ハ、守ノ誤、善謀アルモ、若シ守リテ時ヲ俟タズ、徒ラニ早マレバ困ム。
絕堅而攻國トハ、堅固ナル防禦ヲ越エテ敵國ヲ攻ム。
破大而制地トハ、大國ヲ破リテ、其地ヲ我自由ニスルコト。
大本而小標トハ、自國ノ勢力ヲ強大ニシテ、同盟國ヲ弱小ナラシム（標ニ末ト云フ意アリ）
埊近而攻遠ノ埊ハ、地字ニ同シ、近國ハ先ツ其土地ヲ劫ヤカシ、遠國ハ之ヲ攻ムルコト。
天下之所載也ノ載ハ戴ニ同シ。
繼最一世ノ繼ハ、兪說ニ由リ、彊字ノ誤。
千乘之國得其守トハ、千乘ノ國ガ、其ノ國ヲ守ルノ道ヲ得ルコト。

時。諸本具作懼。今從古本趙本。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俗本誤時而舉舉兵。絕堅而攻國。絕猶越也。堅固也。謂踰岨。時至而舉兵。故能越踰岨而攻敵國也。破大而制地。制裁也。裂也。破大國。裂其地而有之。大本而小標。標末也。大本朝之勢。而小末邑之力。使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指。一說。本謂己國。標與國也。埊近而攻遠。埊古地字。近則劫其地。遠則攻而服之。下文云。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是也。刑謂兵。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拂違也。諸侯不敢違。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朱長春云。正而治之也。衡謂為治也。正理正其理也。按彊以下。卽其事也。按彊助弱。尹知章云。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載讀為戴。戴猶尊也。諸侯之所與也。與善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蓋掩也。豬飼彥博云。繼當作斷。衡謂當為計。聲之誤也。材振四海。振震通。動也。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守謂守國之道。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豬飼彥博云。令當作合。下云。諸侯合則彊。

尙ハ貴ブナリ。
失主ハ、不道ノ人君。
四竟ノ竟ハ、境ニ同ジ。
夫權者云云トハ、賞罰ノ大權ハ、神聖ナル君主ノ必用物ナリ。
獨明者云云トハ、人ノ知ラザル所ヲ自分ノミ明知スルハ、君主ノ利器ニシテ、天下之ニ比スベキ者ナシ。
獨斷者云云トハ、君主ガ獨斷スルハ、機密ノ漏洩ヲ防グノ域郭トモ云フベシ。
聖人畏微云云トハ、聖人ハ事ヲ未然ニ察シ、愚ハ之ニ反スルヲ云フ。
聖人之憎惡也內云云トハ、聖人ハ之ヲ憎ムモ、心內ニ藏シテ、輕々シク口ヨリ出サズ、愚人ハ之ニ反スルコト。
聖人將動云云トハ、事變ノ動カントスルトキハ、聖人必ズ之ヲ先見ス、愚人ハ之ニ反シ、事スデニ爲スベカラザル時ニ至リテ、始メテ往日ノ非ヲ知リ、之ヲ改メテ一時ヲ彌縫ス。
聖人能輔時ノ時ハ、丁説ニ尹注ニ本ヅキテ、

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失主。失道之君。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猶易也。重猶難也。與予當畫一。不容岐出。今且依舊文。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聖人之大寶曰位。無位則無權。雖神聖。亦不能有爲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己獨明之。而世不及知。天下不能當焉。故云利器。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微密。幾密也。營亦壘也。所以蔽身也。幾事貴密。而謀廣必泄。故獨斷者。幾密之所掩蔽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則如乃見天則之則。言聖人所以爲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尹知章云。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氷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惡稱人之惡。必不得已而後刑之。故內。愚人輒宣諸口。唯恐人不聞其惡。故曰外。事之成敗。常由此而起。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事機將動。聖人必先知吉凶所在。若愚人。則至事危之時。始改易往日之辭。以文其過耳。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尹知章云。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功。不能違時而立功。智者善謀。不如當時。擧事當其時。謀雖拙乎。或亦能成之。精時者。日少而功多。精。明也。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由下文推之。主當爲守。聲之誤也。言雖有善謀。無守以待時。則困也。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愼守其

得。明大數云云トハ、大處ニ着眼スル者ハ、人心ヲ歸服スルモ、小處ニ着眼スル者ハ、之ニ反ス。均トハ、均ク祿ヲ分ツコト。而伐不謂貪者ノ伐ハ代ノ誤、代ハ世ト云フガ如シ。明威之振ノ振ハ、震ニ通ズ、赫赫トシテ、一世ヲ震ハス程ノ威力。遂德之行トハ、成就サレタル完全ノ德行。因天下之威云云トハ、明王ハ天下ノ諸侯ヲ合シテ、不道ヲ討ツコト。明一人之行云云トハ、天子卽明王一人ガ、其行ヲ明ニセバ、百姓皆之ニ法トルコト。術術乎云云ノ術ハ、洪說ニ、遂ニ同ジトナス、遂ハ事物ノ盛ニ作ル貌、卽先王ノ至仁至德ヲ形容シタル語ナリ、其ノ大德トハ、何ゾヤ、萬物ヲシテ、各其利ヲ得セシムルコトニ外ナラザルナリ。其所賞者ノ賞ハ、丁說ニ、尙ニ通ズトナス、

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伐當爲世。唐人避諱易世爲代。遂譌爲伐耳。伐字不可讀。而尹不注。是其本末誤也。大計卽大數。謂得人。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利無所私也。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明顯也。振震通。以顯威之震耀。合天下之權。而總攬之。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趙用賢云。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罪姦佞。則天下畏服。是刑其心也。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命諸侯。各伐方岳未服者。是因天下之威。以廣其伐也。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取其地以賞功臣。封賢聖也。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一人天子也。明其行則百姓知所則矣。故定。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讀爲怵。古文假借字。怵怵憂貌。言先王之取天下也。怵怵乎大德哉。唯憂民不得其所。卽令物得其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壽猶存也。國既在危殆滅亡之域。而能使之存者。明聖之臣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神者。聖而不可知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嘉尙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

侵略スルコト。
霸王者有時トハ、時ニ遇ハザレバ霸王ト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國修而云云トハ、隣國ヲ攻メテ、領土ヲ擴張スレバ、霸王トナ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
夫國之存也云云トハ、隣國ノ小大治亂ハ、直チニ我國ノ存亡ト關係アルコトヲ云フ。
鄰國有事云云モ、亦鄰國同士、互ニ事ノ得失ニヨリテ、密接ノ關係アルコトヲ云フ。
天下有事云云トハ、無事ノ時ニハ、聖王ト雖モ、其王業ヲ成スコトヲ能ハザルヲ云フ。
國危則云云トハ、天下ノ國國ニ於テ、危キコトアルトキハ、聖人獨リ之ヲ知リテ、機先ヲ制ス。
有所取云云トハ、其ノ行事ノ臨機應變ナルコト。
夫兵幸於權云云トハ、天下ノ權ヲ有スル者ハ、兵事ニ於テ勝利ノ幸福ヲ得、又其ノ權ハ、地利ヲ得タル者ニシテ、之ヲ有スルコトヲ

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亡失也。隣國有事。彼有所失。則我有所得焉。彼有所得。則我有所失焉。故隣國每相爲得失也。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天下無事。則人各懷其君。聖王亦不能動之。國危則聖人知矣。諸侯國危。則聖人先知之。以有所獨明也。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擧不當也。擧而不當。我因而乘之。是我資也。擧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我擧事不當。鄰敵得意所欲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天下之諸侯。由我而輕重。謂之天下之權。德。恩也。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取與屈伸。與時宜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權重則兵勝。地廣則權重。故兵獲幸於權。權獲幸於地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得地利者。謂得廣地積財。非山川形勝也。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歸焉。則天下安往。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數亦計也。得人得其心也。審小計者。必吝於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俗本鈞誤釣。尹知章云。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衡謂鈞。取也。取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

象天則地トハ、天地ノ道ニ從フコト。化人易代トハ、教化ヲ施キテ、人ヲ感化シ、風俗ヲ美ニシテ、時代ヲ一變セシムルコト。創制天下トハ、始メテ天下ノ王トナルコト。等列諸侯トハ、諸侯ノ階級ヲ設クルコト。賓屬四海トハ、四海ノ內ヲ服從スルコト。時匡天下トハ、時ニ乘シテ天下ヲ匡シ治ルコト。暴王殘之ノ王ハ、戴說ニ國ノ誤。夫豐國云云トハ、霸者ハ自國ヲ富强ナラシムルニ止ルコト。兼正之國ノ之ハ、兪說ニ、它(他字ニ同ジ)ノ誤トナス。夫王者有所獨明云云トハ、天下ニ王タル者ハ、明ニ知ル所ノ傑出シタル德ヲ有スル者ニシテ、德モ道モ、他ト同等ノ者ナラバ、他國ヲ取リテ王ト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以威易危トハ、尹說ニ、自己ノ威力ヲ恃ミテ、他ノ危難ニ乘ジ、之ヲ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尹知章云、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尹知章云、謂美教化。移風俗。李國祥云、易代、如湯易夏、武易商。衡謂非也。易、如思以易天下之易。代、舊本蓋作世。故注云、移風俗。移釋易字、風俗釋世字也。今本作代者、唐人避諱、未訂正耳。創制天下。創制、猶新造也。等列諸侯。因其功罪差等而列之。賓屬四海。四海之內、賓服來屬。時匡天下。乘時而匡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曲邪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重國、謂權重於諸侯者。亂國并之、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殘、害。僇、誅也。卑其列、立子孫賢者、卑其位列、使之守祭祀。以維持其民、然後自王其地。如武王營洛邑也。夫豐國之謂霸。霸者自豐足其國而已。兼正之國之謂王。王者則兼正諸侯之國矣。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共亦同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已所獨明、而人不及知者也。若道德與人同者、不能取他國而爲王者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以威易危者、威盡而國危也。君人者有道。尹知章云、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不遇其時、雖有君人之道、不能成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國修政教、而隣國無道、霸王之所以爲資本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鄰國小弱而不修政、則國存。强大而暴虐、則國亡。國之存亡、隣國與有力焉。鄰國有事、鄰國

楚人不許ノ不ハ、猪說ニ乃ノ誤。

百代城焉ノ代ハ、例ノ誤、高キ城ヲ云フ。

遂南伐及ノ及ハ、乃ノ誤。

○第二十三　本篇ハ、霸道ヲナスノ言ヲ述ブ、猪說ニ篇首「霸王之形」ニ本ヅキ、前本篇ヲ霸形トナシ、前篇ヲ霸言トナスベシト言フ。

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尹知章云。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衡謂。代疑當為例。形粗相涉而誤。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鄭在黃河之南。東發宋田夾兩川。發開也謂決堰。宋田為兩川所夾者。盡沒水中。桓公決其堰而疏之。令復可耕也。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及當為乃。字之誤也。濟於汝水。望汶山。尹知章云。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尹知章云。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衡謂。據尹注。伐秦直接東存。中間不容有文。下又有北伐孤竹之語。則北伐狄三字。當定為衍文。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反戶牖間之位。既已霸於天下矣。言其易也。修鍾磬而復樂。復重也。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尹知章云。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是欲以文克齊云云トハ、重寶幣帛ノ禮儀ヲ云フ。

言與楚王遇トハ、楚王ト遇フコトヲ宣言スルナリ。至於遇上トハ、遇所ニ至ルコト。以鄭城與宋水云云トハ、楚ニ請フニ、鄭城ヲ攻ルナク、又宋ノ兩川ヲ塞グナキヲ以テス。

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一專也。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戾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言宣言也。不期而會曰遇。禮輕於會。此將用遇禮。故雖與之期。亦曰遇也。至於遇上。上猶所也。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

燒焫熯焚ハ、皆燒キ拂フコト。
其人有喪雌雄云云トハ、人民ガ皆其配偶者ヲ失ヒテ、一家ニ居ルモ、鳥ト鼠トガ同居スルガ如キヲ云フ。
要宋田云云トハ、宋國ノ田地ヲ劫ヤカシテ雎汴ノ兩川ノ水ヲ塞ガシムルコト。
水深滅埦トハ、流水ヲ塞ヤタル爲ニ、水ガ溢レテ、遂ニ墻ヲ沒スルニ至ル。
四百里云云トハ、水害ノ範圍四百里ニモヒロガルコト。
寡人之所明云云トハ、寡人ノ見ル所ニ由レバ、人君中ノ賢明ナル者ハ、桓公ヲ以テ第一トナスベシ。
封侯之君ハ、猪說ニ、賞ノ誤トナス。

諸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燒焫熯焚。猶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言。古人語多複也。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令異類同處。所以夫婦相失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要劫也。下文云。發宋田夾兩川。則夾塞兩川者。宋田在中。夾之。塞兩川在其左右者也。尹知章云。兩川蓋雎汴也。補注雎誤雎。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尹知章云。埦敗牆也。衡謂。詩云。乘彼埦垣。傳埦、毀也。說文同。則埦之爲毀正訓也、然桅訓牆。則埦亦可訓牆。不必訓毀也。滅埦沒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相距四百里。而後可耕田。言水害廣大。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若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不愛惜封之爲有土之君。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

宮中虛無人トハ、樂人等ヲ屛ケタル故ナリ。

臣請以慶トハ、桓公ノ救ハザルコトヲ喜ブ。

爭於彊云云ノ彊ハ、疆(境ニ同ジ)ノ誤、諸侯ガ境界ヲ爭ヒ、互ニ領土ノ擴張ヲナス時ニハ、自分モ其中ニ干渉シテ、境界ヲ爭フコトナカレ。

今君何不云云トハ、杞邢衞三國君ノ居處ヲ定メ、彼等ヲシテ再ビ國ヲ與サシメザルカ。

發虎豹云云トハ、齊ヨリ鄭重ナル贈物ヲ諸侯ニ呈スルモ、其返禮ハ、實少ナラシムルコト、縵帛ハ、無文ノ帛ヲ云フ。

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併讀爲屛。荀子曰。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宮中虛無人。既伐縣屛樂矣。故宮中虛無人。將問機務。故先言此。桓公曰。寡人已諸本作以。今從古本。下已定同。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衞。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慶公不救。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分分取之也。彊不可言分。讀當爲疆。形聲相涉而誤。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諸。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衞。桓公不因而滅之。助之以兵車。所謂勿與分於疆也。書序曰。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正與此數同。蓋古法也。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式至切。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縵無文采也。桓公曰。

有千歲之食云云トハ財產ハ餘リアルモ、壽命ハ限リアリ、故ニ生命ノアル時ニ、快樂ヲ盡スニ如カズ。

縣鍾磬之榱トハ、兪説ニ、榱鍾磬之縣ノ誤トナス、鍾及磬ヲ吊ルシ置ク所ヲ、十分縛バリツケルコト。

子無事焉トハ、之ヲ放任セヨト云フコト。

筍虡之間ノ筍ハ、樂鍾磬ヲ懸ケル橫ノ棒、虡ハ縱ノ棒ヲ云フ、卽鍾磬ノ間ヲ云フ。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言財有餘。而壽不足。今又有病。不如且樂。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陳歌舞竽瑟之樂。鍾磬。編鍾編磬也。磬。甕也。鍾磬以絲編之。榱所以絡其絲也。竽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用竹爲之。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勿以救援爲己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筍虡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諸侯軒縣。管子從。至大鍾之西。大鍾。鏄也。東西縣之南。皆有鏄。此謂在東縣之南者。其西卽筍虡間也。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夫猶乎也。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離也。游於鍾磬之閒。而於字衍。而無四面兵革之憂。無。俗本誤有。今君之事。言脫於口。

則必從其本事矣ノ事ハ、丁說ニ、衍字トナス、其根本的政策ニ著手スベシト云フコト。

將薦之先君トハ、仲ノ言ニ聽キテ、政事ヲ改ムルコトヲ、祖先ノ廟ニ奉告スルコトヲ云フ。

削方ハ木板ヲ削ルコト、當時紙ナシ、板ヲ以テ紙ニ代フ、墨筆トハ筆ニ墨ヲツケルコト卽新令ヲ書シテ、之ヲ祖廟ニ奉告スルガ爲メナリ。

大廟之門朝トハ、祖廟ノ廟門外ノ廣場ナリ。

百一鍾トハ、百石ニ一鍾ヲ取ルコト、一鍾ハ六石四斗。

市書而不賦ノ書ハ、猪說ニ、廛ノ誤。

紉胸稱疾トハ、胸ヲシバリ、苦シ氣ナ樣子ヲナシテ、病氣ト言ヒタテルコト。

若誤言。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變動也。）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公猶言國。）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薦之先君。下文朝於大廟之門朝。是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削析。方版也。析版墨筆。將書管仲之言。以薦之先君也。）明日皆朝於大廟之門朝。（門朝。廟門外有朝也。大戴禮曰。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彼謂明堂也。然諸侯廟門朝。蓋亦倣而爲之。此朝與三朝自別。）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尹知章云。假令百石而取一鍾。衡謂。六斛四斗曰鍾。）孤幼不刑。（孤子及幼童不刑。憫之也。）澤梁時縱。（從時禁縱之。）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商賈姓名。與其所鬻物。所以禁侈靡也。）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衞。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

本篇ハ、霸者ノ形ヲ述ブ。

盍不當言云云トハ、何故ニ言フコト能ハザルカ、或ハ寡人ノ心中ニ於テ、既ニ向フ所アリ、汝ノ言ヲ聽クコト能ハザル者ト思フカ。

管子卷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者之形。　内言五

桓公在位。在戸牖間之位。牖誤牗。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諸本作貳。今從古本。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然。如此也。盍。何也。鄉。方也。言仲父胡爲如此。何不當言王霸之略。寡人其有鄉方。而不可移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寡人雖有耳。將安所聞道而得計度哉。管子對曰。君若俗本。

管子卷第八終

車不結轍トハ、車ノ迹ガ入リ亂レヌコト。士不旋踵トハ、士ガ後ニ返ラヌコト、上ノ句ト與ニ、軍隊ノ勇進スルコトヲ云フ。

然而以易夷吾トハ、五子ノ才ト自分ノ才トヲ交換スルコトハ、好マザル所ナリ。

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治要引作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撓屈也。治要引作貴富。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并五子所能。欲以易夷吾之才。夷吾不肯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亡　　内言四

巧轉而兌利ノ兌ハ、銳ニ同ジ、機轉ガキイテ、才鋒スルドキコト。

苛逝トハ煩縟ナル禮儀ニ通ズルコト。

足恭而辭結ノ結ハ、給ノ誤、足恭ハ、諂ニ過グル恭敬、辭給ハ、辯舌ノヨキコト。

正荊之則也トハ、其人物ハ、正ニ荊楚ノ典則（模範）トスベキ者ナリ。

請論百官トハ、百官ノ才能ヲ論評スルコトヲ請フ。

升降揖讓トハ、堂ノ昇降、其他挨拶ヲ云フ。

進退閑習トハ、擧動ノ練熟スルコト。

辨辭之剛柔トハ、辯論ガ、對手ノ模樣ニヨリ、剛トナリ柔トナルコト。

大行ハ大行人ニシテ、賓客ノ事ヲ掌ル。

大司田ハ、農業ヲ掌ル官。

平原廣牧トハ、平野、又牧畜スベキ程ノ廣野。

時可。此時可卽圖之也。公曰。奈何。對曰。公子擧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兌銳古通。用巧轉事端。而才鋒銳利。請使游於衞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其。諸本作之。今從古本趙本。小廉而苛忕。尹知章云。忕音逝。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衞謂。苛瑣細也。注習。諸本作察。唯趙本不誤。足恭而辭結。趙用賢云。大匡作博于敎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正荊之則也。荊楚也。則品式也。曹孫宿爲人。正與楚品式合。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請論其所長。從才用之。公曰。諸。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閑亦習也。辭。賓之辭命也。剛柔猶難易。大行卽大行人。辟書治要引。立下有以字。墾草入邑。入進也。墾治草野。進爲村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爲大司田。多衆。多致衆民也。大司田農官。治要引無大字。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郊外謂之牧。轍車跡也。直進則如引繩。退則與前跡相結矣。旋反也。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斷獄曰折。中。輕重得中也。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

晦夜而云々トハ、田獵ヲ好ムノ極、早曉、卽チ天ナホ暗キ時ヨリ、禽獸ノ居ル所ニ至ル。田莫不見云々ノ田莫ハ、前說ニ、日暮ノ誤、卽晩景、鳥ノ見エザル迄、田獵ヲナスコト。諸侯使者云々トハ、前述ノ如ク、田獵ニ耽ル故ニ、諸侯ノ使者來ルモ、使命ヲ述ル所ナシ。寡人有汚行トハ、不品行アルコトヲ云フ。姑姊有云々トハ、姑姊(自分ノ叔母)ト通ズルコトヲ云フ。

優與不敏トハ、優柔不斷ト、怠惰ナル事ヲ云フ。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天未明。而既至禽所居處。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尹知章云。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致致命也。百官有司無所復。復白也。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汚穢也。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謂我姪者。我謂之姑。女子先生曰姊。一說。姑姊妹。姑所生女子子。補古有姑姊妹之稱。先儒以爲父姊妹。案襄十二年左傳。天子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曰。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遺女若而人。若是父姊。其年既長。恐不可以對天子求后。卽其父早死嗣君尚幼。亦容父姊有堪薦。然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稱以稱一人。恐非聖人命名義也。蓋父之女兄弟長於已。謂之姑姊。少於己。謂之姑妹。如此則姑及姊妹皆自己稱之。似爲允當。前注擧一說。以姑姊爲姑所生女子子長於己者。大謬。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優。優柔不斷也。敏疾也。當時未必實有此事。然人君之失。實莫大於是二者焉。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

貽孝昭穆トハ、昭穆ハ宗廟ノ南北ニ列スル先祖ノ遺牌ヲ云フ、卽チ祖宗ニ追孝ノ意ヲ述ブルコト。

斧鉞之人也云々トハ、刑罰ヲ受クル人ナルモ、幸ニ生命ヲ全クシテ、腰斬セラレズ、又斬首セラレザルハ、臣ノ幸福ナリ。子大夫云々トハ、モシ管仲ニシテ、政事ヲ受ケンカ、桓公モ其輔佐ニヨリテ、人君タル任務ヲ盡スヲ得ン、然ラズンバ、位ヲ保ツ能ハザルナリ。

武王之治迹於天下也。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問用此五子者。能成何功。度義以下。乃答辭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光大也。終猶絕也。紹終。繼既絕之制也。裕饒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此亦廣異聞也。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屬連。祿福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知猶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能勝人君之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自上墜下曰崩。言不能保位也。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示勸於中國也ノ勸ハ、權ノ誤ニシテ、勢力ヲ云フ。

行地滋遠トハ、天下ニ横行スルコト。

定三革トハ、甲冑盾ノ三兵器(皆革製ナリ)ヲ用フルコトヲ止ム。

偃五兵トハ戈、戟、殳(木ノ棒)酋矛、夷矛ノ五武器ヲ用ヒザルコト。

朝服云々トハ、禮服ヲ着ナガラ、黃河ヲ濟リテ、諸侯ト會盟シ、少モ恐レザルコト。

大國之君云々トハ、大國ノ君ト雖モ、威服スル故ニ、尊カラズ。小國ノ君モ輕蔑セザル故ニ、卑シカラズ。

列廣地ノ列ハ、裂ニ同ジ。

周其君子云々ノ君子小人ハ、位ノ尊卑有無ヲ以テ稱ス、周ハ賙ニシテ。惠ミ施スコト、君子ハ其恩惠ニ感ジテ、力ヲ國事ニ盡ス、故ニ成績ヲ擧グ、小人モ亦君主ノ命令ニ順從スルニ至ル。

語無鄰字。韋昭云。四塞諸夏之關也。衡謂。五鹿。中牟。鄴。皆晉邑。牡丘蓋在衛。蓋與未詳。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齊語。勸作權。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人不敢禦。故所行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韋昭云。甲冑盾也。圉定止也。偃五兵。韋昭云。刀劍矛戟矢也。衡謂。古人帶劍。射在六蓺中。皆不得偃之。戰鬭用刀。乃後世之事。古人不以爲兵也。五兵蓋戈。戟殳。酋矛。夷矛也。殳雖無刃。用之戰鬭。亦可以稱兵矣。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濟黃河。與北諸侯會。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愧。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諸侯不卑。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懾怖也。於是諸本作施。是。今從古本趙本。列廣地以益狹地。列讀爲裂。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古賙字。君子小人以位言。命令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跡於天下。稱擧也。遂進也。進達文王

使高子存之トハ、高子ヲシテ、魯國ヲ救ヒ問ハシムルコト。男女不淫トハ、男女ノ風俗正シキコト。馬牛選具トハ、馬牛ガ放失セザルコト。旅於曹ノ旅ハ、臚ノ誤ニシテ、寓居スルコト。譬如市人トハ、市人ガ市ニ赴クガ如ク、先ヲ爭フコト。輕其幣云々トハ、諸侯ヨリ齊國ニ進呈スル幣物ヲ輕クジ、齊國ガ諸侯ヲ待遇スル禮ヲ厚クスルコト。鹿皮四分ノ分ハ个ノ誤。垂橐而入トハ、橐ヲ空シクシテ、齊ニ來ルコト、攟載而歸トハ多ク物ヲ其ノ嚢ニ詰メ込ミテ、歸ルコト。釣之以愛トハ、諸侯ヲ誘フニ愛ヲ以テス。可爲動者云々トハ、兵ヲ動カシテ討ツベキ者ハ、之ヲ討ツコト。

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縷也。帛也。布也。皆粗貨也。鹿皮賤。又四分之。不可以爲幣。齊語一本作四个。當從。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囊也。諸本作櫜。今從古本。攟載而歸。攟讀爲捆。捆滿也。齊語作捆。故釣之以愛。諸本作釣之。今從古本。釣取也。齊語作拘之。義粗通。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動出兵也。伐譚。萊。而不有也。齊語作譚遂。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討之。萊。萊夷。亦齊滅之。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諸本脫于字。今從古本。韋昭云。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衡謂。東萊臨海。饒魚鹽。始不通之齊。桓公諭之。使萊夷致齊國所用之魚鹽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壥而不稅。諸本作不正。今從古本。壥。廛俗字。廛市物邸舍。廛而不稅者。稅其舍。而不稅其物也。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以衞戎狄之地。衞字不可通。齊語作御。當據正。蔡。蔡仲所封。在楚北。鄢陵楚地。餘未詳。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諸本作社丘。今從古本。齊

馬圖ヲ負フテ見ハルコト、雒出書トハ、洛水ヨリ神龜書ヲ戴イテ見ハルコト、乘黃ハ神馬ノ名、以上ハ皆聖人世ニ出テ、祥瑞ノ現ハルコトヲ云フ。

三祥云々ノ三祥ハ、河圖、洛書、乘黃ヲ云フ、未見有者ハ、冢說ニ、未有見者ノ誤トナス、卽三祥ノ未ダ見ハレザルコト。

雖曰受命云々トハ、桓公ハ天命ヲ受ケタリト自負スルモ、祥瑞ノ至ラザルヲ見レバ、其ノ決シテ然ルニ非ルヲ知ルベキコトヲ云フ。

以爲天子羞トハ、蹶ヅキ仆レル如キ、失體アリテハ、天子ニ恥ヲ與ヘルコト、ナル。

大路ハ大ナル車、龍旗九游ハ、九本ノ旗足ヲツケタル交龍旗、渠門ハ、大將ノ軍門ニ建ツル旗、赤旂ハ赤色ノ旗。

而不受ノ不ハ、陳說ニ下ノ誤トナス、堂ヲ下リテ受クルコト。

魯有云々トハ、魯ノ慶父ガ、莊公ノ夫人ニ通ジテ、太子般及ビ莊公ノ弟、閔公ヲ弑シタルコト。

賈逵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韋昭云。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衡謂。賞服所賞賜之服。謂袞冕。大路象路也。春官巾車職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凡諸侯上車。皆謂之大路。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

尹知章云。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

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

韋昭云。淫見淫略也。選數也。衡謂。數具。無所放失也。

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衞。衞人出旅於曹。

旅讀爲廬。聲之誤也。齊語作廬。

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

以已通。

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

尹知章云。謂馬在閑既繫之言其良也。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輕諸侯之幣。而齊重禮以待之。下文垂櫜而入。攟載而歸。是也。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齊以良馬報。諸

昔三代之受命云々トハ、夏殷周三代ノ天命ヲ受ケテ、天子トナリタル者ハ、我功業ニ比シテ異ナル所アル乎。守龜不兆トハ、當時靈龜ノ甲ヲ以テ、吉凶ヲ占フ、然ルニ桓公ノ靈龜ハ、之ヲ告ゲズ、上句ノ庶神不格ト與ニ、桓公ノ精誠ノ未ダ至ラザルヲ云フ。握粟云々トハ、民間ニ於テ、粟ヲ賣卜者ニ與ヘテ、筮トスル者ハ、國ノ守龜ヨリモ善ク適中ス。蓬蒿云々ハ、雜草ノ繁茂スルコト。鳳凰之文云々トハ、德ハ、五行說ニ本ヅキテ、春ヲ主トシ、其色青シ、義ハ秋ニシテ、其色白シ鳳鳥ノ前半身ノ毛色ヲ見ルニ、青白色ナリ、故ニ如此云フ、日昌ハ、丁說ニ、明昌ノ誤リトナス、大戴禮虞戴德篇ニ本ヅキ、明ハ天ニシテ、昌ハ地、鳳鳥ノ後半身ノ毛色ハ、天地ニ象ドリテ、光澤アルコト。龍龜假トハ、龍馬神龜ノ見ハルヽコト、河出圖トハ、黃河ヨリ、龍圖

題。黑齒。荊夷之國。巳。牂牁。並近蜀。雕題交趾也。黑齒者。嶺南之人食檳榔。其齒變黑。因以名其國耳。荊夷。荊州之夷。賑不庚。未詳。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尹知章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三代之受命。爲天子者。其亦有異於己所成之功者乎。言與己不異也。管仲對曰。諸本作管子。今從古本。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豐多也。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格至也。不兆。不告吉凶也。握粟而筮者屢中。趙用賢云。不如民間握粟賣卜筮。尙多靈驗也。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糴竝興。諸本作藜藋。今從古本。糴似藜。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德主春。其色青。義主秋。其色白。前德義。青白毛在前也。昌。光也。後有紅毛。其光如日而赤。故名日昌。尹知章云。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龜神龜。假至也。乘黃神馬之名。乘四匹。黃其色也。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鳳皇圖書乘黃也。龍龜乃負圖書者。非祥數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去也。八寸曰咫。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顚蹶於下。以爲天子羞。承命而顚蹶於下。是天子使之也。則必羞之。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

中諸侯國ハ、中國諸侯ノ誤。
載書ハ、盟ノ時、血ヲ歃ル爲ニ、殺シタル犧牲ノ上ニ、載セラル、誓約ノ書面。
薦ハ庶ノ誤。
甲不解纍トハ、甲冑ヲ束ネタル索ヲ解カザルコト、卽用ヒザルコト。
兵不解翳トハ、武器ノ蔽ヲ解カザルコト、弢ハ弓袋、服ハ箙。
余一人之命ノ之命ノ二字ハ、丁說ニヨリテ、衍文、余一人ハ天子ノ自稱。
有事於文武トハ、文王武王ヲ祭ルコトヲ云フ。
實謂爾伯舅云々トハ、天子ハ異姓ノ諸侯ヲ伯舅ト云フ、卽天子ガ桓公ニ敕命ヲ下シ、其ノ王事ニ勤勞スルヲ以テ、特別ニ、堂ヲ下リテ拜スルコトナキノ禮ヲ賜フコト。
爲君不君云々トハ、君臣ノ禮ハ、紊ルベカラズ、故ニ下拜スベキコトヲ云フ。

下文有秦戎。因又衍秦字。當以齊語爲正。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秦戎、秦人及西戎在雍州者。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古本作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飾、剎治絜清之也。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要約也。薦當爲庶。字之誤也。齊語作庶。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纍、諸本作壘。今從古本。翳、俗本誤醫。纍索也。翳、蔽也。弢、弓衣。服所以盛矢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蔡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毋下拜。諸本無實字。今從古本趙本。桓公召管仲而謀。宰孔先使人傳意於桓公。故得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拜於下。禮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諸本作已。今從趙本。牂牁。䑣不庾。雕

分吳半トハ、吳地ノ半バヲ分ツコト。
方地ハ齊語ニ本ヅキ、方城トナスベシ。
成周反胙於隆嶽トハ、成周ハ成周ノ朝廷、即周王ヲ云フ、胙ハ祭肉、隆嶽ハ尊嚴ナル山嶽ニシテ、衡山ヲ云フ、楚國ハ元來衡山ノ神ヲ祭ルベキ義務アルモ、王命ニ背キテ、之ヲ行ハズ、今桓公之ヲ征服シ、王命ヲ以テ、更ニ祭肉ヲ奉ジ、之ヲ祭ラシム。
胡貉屠何皆蠻族ノ名。
騎寇始服トハ、當時北狄ハ騎兵ヲ使用シテ、入寇ス、故ニ之ヲ征服シタルナリ。
柎及ビ桴皆「イカダ」ト訓ス。
縣車束馬トハ、路險ニシテ、車馬通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卑耳之貉ノ貉ハ、谿ノ誤、拘秦夏ノ秦ハ、丁說ニ、泰ノ誤トナシ、泰夏ノ君ヲ拘留スト云フ。

于。今從古本。隨。齊語作鄙。鄙。紀別邑。隨在荊州。去齊遠。聲相涉而譌。

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

尹知章云。分吳地之半。

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汶山。

方地。齊語作方城。楚北之阨塞也。汶音珉。即岷山也。諸本作文。今從古本。

使貢絲於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

尹知章云。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衡謂。下文云。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且歸胙。饋胙也。今曰反胙。則非歸胙。蓋隆嶽謂衡山。楚叛天子。不得祭之。今楚新服。使人祭之。反其胙於衡山。致之成周也。齊語作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立文既殊。不必盡據彼以改此也。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侯。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

尹知章云。屠何東胡之先也。

而騎寇始服。

尹知章云。北狄以騎爲寇。

北伐山戎。制泠支。

泠支或作令支。或作離枝。從聲塡字。非誤也。

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至來服四十一字。古本無。

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西河在冀州之西。

方舟設柎。

諸本作投柎。今從古本。柎。泭之或字。

乘桴濟河。至于石沈。

齊語作石枕。韋昭云。晉地名。衡謂。沈枕古同音假借。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

齊語作辟耳之谿拘夏。韋昭云。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衡謂。辟卑音近。貉谿形似。

聘頫於諸侯トハ、諸侯ニ聘問シテ、親睦ヲ厚クスルコト。

何主トハ、何レノ國ニ依リテ、軍費ナドヲ調達セシムベキカ。

使海於有弊ノ弊ハ、蔽ニ同ジ、海濱ノ方面ニハ、掩蔽ヲ設クルコト、

渠彌於有陼トハ、劉說ニ、渠ハ溝、彌ハ堳（埒ノ類）ヲ云フ、溝又堳ニハ、堵（陼ニ同ジ）ヲ設クルコト。

綱山於有牢ノ綱ハ、繯ノ誤ニシテ、繯ハ環ニ同ジ、山ノ周圍ヲ繞リテ、堅固ナル境界ヲ建ツルコト。

吉臺原ノ吉ハ、王說ニ、臺字ノ誤マリテ衍シタル者、衞國ノ四邑ノ名。

柴夫吠狗ハ、燕ノ二邑ノ名。

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場當爲埸。字之誤也。疆埸邊境也。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極音戟。與亟同。衆來曰頫。寡來曰聘。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邑名。使海於有弊。【補】弊誤幣。渠彌於有陼。諸本作河陼。今從古本。綱山於有牢。賈逵云。海海濱也。衞謂魯衞無海。此譬以防陼他諸侯耳。於爰也。弊讀爲蔽。彌讀爲瀰。音弭。皆聲之誤也。渠瀰謂河渠水盛。綱山綱紀一方之山。齊語作環山。意同。牢讀爲樓。樓削約也。謂山漸卑小。言反侵地於魯。使防陼敵國。如海爰有障蔽。以止狂瀾。渠瀾爰有堤陼。以防汎溢。大山爰有削約。以殺其勢。一說。牢谷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柴里。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於海。俗本作于海。海勃海也。東至於紀隨。於諸本作

銅ヲ云フ。
分宥トハ、從犯者ヲ主犯者ヨリ區別シテ、之ヲ赦ス代リニ、十五斤ヲ出サシム。
無坐抑而訟獄者云々トハ、他人カラ屈抑ヲ蒙ムラザルニ、濫ニ訟フル者ハ、三タビ之ヲ禁ズ。
不直云々トハ、其ノ訟ヘタル人ガ、モシ不直ナレバ、一束矢（五十本ノ矢）ヲ上納セシム。
斤ハ「マサカリ」鉏ハ「スキ」夷ハ「カマ」欘ハ斧類。
田ハ農事ヲ掌ドル官、行ハ外國カラ派遣セラレタル人ヲ接待スル官。
沈亂ハ淫亂ニ同ジ、政ハ征ニ同ジ。

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坐讀爲挫。禁止也。言無所挫折抑屈。而訟獄者。正禁止之者三。而其人不直。則罰之使入一束五十矢。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戈平頭戟。有胡可以擊人。矛直兵。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鉏鋤屬。夷芟也。蓋謂鎌。欘當从木作欘。欘斲斤柄。此擧柄以目其刃耳。齊語作斸。斫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尹知章云。理獄官。甯戚爲田。尹知章云。敎以農事。隰朋爲行。行行人也。掌賓客之禮。亦是治內。已下則爲外。曹孫宿處楚。諸本作曹宿孫。今從古本。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衞。匽尙處燕。諸本作匽尙。今從古本。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齊語作八十人。千字誤耳。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足滿也。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號呼也。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沈淫古通用。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是也。正政征三字古通用。此政讀爲征。齊語作征。公曰。外內定矣。可乎。

立一霸王矣トハ、一霸王ノ功業ヲ立ツルコト。

吾欲輕重罪云々トハ、甲冑武器ヲ出ス者ハ、重罪者ト雖モ、其ノ罪ヲ減ゼント欲ス。制トハ、其定メタル法制ニ由ルコト。犀脇ハ、犀皮ニテ造リタル胸當、蘭ハ武器ヲ容レル者、盾ハ楯、鞈革ハ二重革ニテ造リ、胸ニ當テ、矢ヲ禦グ者。金鈞ハ三十斤ノ金、卽

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鄕。鄕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纂案。齊語制國。與管子同。制鄙則有縣統鄕而無連。上文制鄙。管亦不言連。若鄕上無連。五屬只四萬五千家。合齊國都鄙。僅爲七萬五千家。此有連爲長。然同一連也。在國爲二百家。在鄙統九千家之鄕。恐不宜同名異實。如此。當依國語作縣。此作連者。蓋聲近之訛耳。而上文制鄙鄕帥下。亦當有三鄕爲縣。縣有縣帥十字。而今本脫之也。如此。則五屬爲四十五萬家。足以稱大國矣。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俗本誤安。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以立一人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尹知章云。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矣。衡謂。制。創建制度也。脇脇盾。以犀皮制之。考工記函人曰。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鞈卽合。然則合革貴於犀。而輕罪入之者。以當心革小耳。或云。鞈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鞈如金石。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別也。無坐抑

コト。

皆有終身之功トハ、徒ニ一時ヲ彌縫シテ、人目ヲ欺カザルヲ云フ。

列地分民ノ列ハ、裂ニ同ジ。

爲善家。無道之世。吏不稱善。不出爲善於外。人不知之。今政成法良。爲善於家。軌長必知。而白之里有司。里有司白之連長。遞上以達於君。其出爲善於郷里。亦必質之軌長。故爲善於外。不如爲之內。所以風俗日美而不自知也。補善下脫於字。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功謂事業。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劉績云。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列亦分也。或讀爲裂。列裂古通用。但古書曰裂地者。謂封之。此使治之耳。非封也。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郷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劉績云。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郷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

維順端愨云々ノ順ハ、愼ニ通ズ、時使ノ使ハ、王說ニ衍文トナス、謹愼ニシテ端直、ヨク命令ヲ奉ツテ、時ニ違ハズ。

其稱秉言トハ、其ノ持論ト云フガ如シ。

省相其質トハ、其ノ性質ヲ視ルコト。

可立ハ、王說ニ由リ、齊語ニ本ヅキ、下文ノ而時ヲ連ネテ讀ミ、可立而授之ノ誤トナス、卽チ其人ヲ官ニ立タシメ、之ニ職ヲ授クルコト。

設問云々ノ肉ハ、疚ノ誤、假ニ國家ノ大問題ヲ問フモ、決シテ疚シカラズ、綽々トシテ餘裕アルコト。

三選トハ、鄕長官長、及ビ君主三人ノ選ヲ云フ。

故可得而誅也ノ故ハ、衍文。

罷士無伍トハ、放蕩無賴ノ人ハ、排斥セラルルコト。

罷女無家トハ、不品行ノ女子ハ、何人モ娶ル者ナキコト。

入於舂穀トハ、罰トシテ、官米ヲツカシムル

使民恭敬以勸。勸悅從也。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秉持也。秉言猶言持論。公宣問其鄕里而有考驗。尹知章云。宣徧也。衡謂有考驗。皆有所考據。有所效驗也。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省相皆視也。質猶性也。視其性質。以參考其所成之功與事。可立。可立爲官吏也。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劉績云。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誤。朱長春云。肉如月朓朒之朒。謂之側匿。猶縮慵也。衡謂。設問者。國家未有是患。假設問之也。肉讀爲忸。聲之誤也。忸慙也。退而察問其鄕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鄕長進之。官長選之。公詳觀之。是三選也。高子國子退而修鄕。鄕退而修連。鄕退。鄕吏退也。連退。里退。軌退。皆謂其吏退。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擧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下五屬擧此文。無故可之故。齊語同。當定爲衍文。政既成。鄕不越長。朝不越爵。越猶陵也。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云。罷病也。謂無行者。衡謂。無伍。不與交也。無家。人不敢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三嫁者。三嫁而出也。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鄕。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

其罪五トハ五刑（墨ハ、イレズミ、劓ハ、ハナキルコト、刖ハ、アシキルコト、宮ハ、陰莖ヲ斷ツコト、大辟ハ、殺スコト）ニ相當スルコト。

拳勇ノ拳ニ、力ト云フ義アリ。

下比トハ、臣下ノ罪人ト、徒黨ヲ組ムコト。

期而書伐トハ、一周年ヲ經テ、其功績ヲ記スルコト。

令選官之賢者云々トハ、長官ヲシテ、部下ノ賢者ヲ桓公ニ上申セシムルコト。

有功休德トハ、功績美德アルコト。

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質仁。質樸而仁也。慈愛也。長。善導少者也。弟。善事長者也。）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其罪入五刑而不赦。）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立也。）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知章云。下與有罪者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先試之小官。故曰使役。）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期周歲也。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居我官。居己所總之官也。）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休美也。順。齊語作愼。古通用。此當從愼。待時使者。待君長有時而使之也。）

小戎ハ兵車ヲ云フ。

春以田云々トハ、春ノ狩獵ヲ蒐ト云フ、蒐ニ搜索ノ義アリ、孕マザル者ヲ搜索シテ、之ヲ狩スト云フ意ニ本ヅキ、此名ヲ用フ、此ノ春ノ狩ニ於テ、旅（軍隊）ヲ整頓ス。

秋以田云々ノ獮ハ、殺スト云フコトニテ、秋ノ狩獵ヲ云フ、此場合ニ於テ、軍隊ヲ治ム。

祭祀相福トハ、祭祀ノ時、互ニ祭肉ヲ贈ルコト。

禍福相憂ノ福ハ、災字ノ誤。

行作相和トハ、外ニ出デ行キテ、仕事ヲ爲ス時ニハ、一致スルコト。

驩欣足以相死ノ死ハ、戴說ニヨリ、鶡冠子王鐵篇ニ本ヅキ、助字ノ誤トナス。

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以下文推之。五人上當有故字。諸本倶脫。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師當爲帥。唐人書帥字作師。遂譌爲師耳。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諸本亦誤師。今從古本。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蒐搜也。搜取不孕者。振整也。秋以田曰獮。治兵。獮殺也。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卒伍編於家。故定於里。軍政習於田。故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不得專移其居。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福。贈祭肉也。死喪相恤。禍福相憂。齊語作禍災相憂。案。祭祀至哭泣。皆二字一義。唯禍福二字。其義相反。又下承之云相憂。而不言樂。則福字轉寫誤無疑。當依齊語作災。居處相樂。行作相和。行作。出行作事也。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亂猶惑也。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

ナス、擧財トハ、富ヲ興スコト、長工ハ、工業ヲ盛大ナラシムルコト。

從事於天下諸侯トハ、天下ノ諸侯ヲ服從セシムルコトヲ云フ。

嚴用ハ、威嚴ヲ以テ之ヲ用フルコト。

事有所隱トハ、軍事ノ練習ヲ人ニ知ラシメザルコト、政有所寓トハ、内政ヲ軍事ニ寓シテ行フコト。

鄕有行伍云々ハ、鄕ニハ兵士ノ隊伍アリ、其卒即二百人ノ長ガ、命令ヲ適宜ニ取計フコト。

政亦讀爲征。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俗本作管子。疑係臆改。今從古本。趙本。朱本。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寓寄也。公亦當作君。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鄕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古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行。百人爲卒。管子二百人爲卒。則行亦或殊。則節也。鄕居之日。既有行伍。卒之長以裁節其制度號令也。且以田獵。因以賞罰。且以此法田獵。以習戰法。因田獵。以施賞罰。俗本。罰誤罪。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周法二十五家爲里。今十軌爲里。則里五十家也。管欲寓軍令於內政。故改其制耳。然度地則云。百家爲里。蓋管子經言之外。成於衆門人之手。故其言參差不同如此。或管倍一里二十五家。爲五十家。後世因又倍至百家。述者各因其所見而言之也。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鄕。鄕有良人。以爲軍令。取治法以爲軍令。

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此宗法也。事則同爲之。祿則與分之。以同族爲一家。故相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免也。舊宗者。太宗之衰者。古者以宗法收族。故修之。殖蕃也。省刑罰。薄賦斂。古本作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民信而守令。故正。此愛民之公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古本作使而可乎。言唯上所使而民可之乎也。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有積財者。則舉之。有善其事者。則立爲長。蓋謂什長伍長之屬。然亦當考其行。不專以財與工。如此則小民慕之。亦節止其用財之道也。陳力尚賢。以勸民知。陳說勸力。貴尚賢哲。以勸勉民進知能。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苛。煩細也。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諸本。安上有吾字。今從古本。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民安所習。故擇於舊法。嚴猶尊。慈于民。予無財。寬政役。

ハ政ドナス、政事ヲナスニ、舊法ヲ旅陳スルコト、民不惰ノ惰ハ、劉説ニ、偷ノ誤、郎舊慣ニ法トリテ、政事ヲ行ヘバ、民情醇厚ナルコト。

山澤各以其時至云々トハ、濫獲濫伐ヲ禁ズル爲ニ、適當ナル時ヲ以テ、山澤ニ至レバ、民モ勤勉ナルコト。

陵陸ハ葬地、丘井田疇ドハ、井字形ノ田地及ビ畔、感ハ憾ノ誤。

犧牲不勞云々ノ勞ハ、撈ニ通ズ、犧牲ヲ略奪セザレバ、牛馬蓄殖ス。

干時於天下トハ、天下ヲ平定スルコトガ、時運ニ合スルカ、否ヤヲ試ムコト。

使相連以事云々トハ、同族ヲ一家ト認メテ、同一ノ事ヲナサシメ、祿ヲ與フレバ、之ヲ共分ゼシム。

放舊罪トハ、舊罪ヲ放免スルコト、修舊宗トハ、尹説ニ、舊宗族ヲ糾合スルコト、立無後トハ、絶家ヲ再興スルコト。

擧財長工以止民用ノ止ハ、王説ニ、足ノ誤ト

列疏遫トハ、苗ノ列ヲマバラニシ、或ハ細カニス。苧蒲ハ、麻ノ類ニシテ、編ミテ笠トナス。襏襫ハ蓑ヲ云フ。敬畏戚農ノ畏ハ、王說ニ、農ノ誤トナス。審其四時トハ、工業ノ材料タルベキ材木土石ハ、皆氣候ニヨリテ變化ス、故ニ之ヲ言フ。論比計制トハ、製作品ヲ比較論評シテ、其ノ制作ノ得失ヲ考究スルコト。斷器尙完利ノ斷ハ、斵ノ誤、材木ヲ削リ器ト成スニハ、完利ヲ主トスルコト。相高以知事トハ、其ノ技能ヲ誇負スルコト。服牛輅馬ノ輅ハ、軺ノ誤ニシテ、一頭引ノ馬車、牛ニ荷ヲツケ、或ハ馬車ニ引カセルコト。珍異物聚ノ物ハ、兪說ニ、總ノ誤、スベテアツマルコト。相陳以知價ノ知ハ、戴說ニ、衍字トス。相地而衰其政ノ政ハ、征、卽租稅ヲ云フ、衰ハ其等級ヲ定ムルコト。正旅舊ハ、洪說ニ、正

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朱長春云。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物聚。每物盡聚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物價從時而低昂。良賈逐之以收贏。故以相指示也。相陳以知價。更相陳說。以知物價之法也。物聚以上。旦夕所從事之事。相語以下。乃其法也。故以旦昔從事界之。或以爲錯簡。失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政征古通用。此政讀爲征。齊語作征。言相地肥墝。而差等其征。則民不去墝土。而移沃壤矣。正旅舊。則民不惰。旅。蓋後世所謂僑戶。舊故舊也。是二者多待以寬典。今亦正之以政刑。則民畏其嚴正。不敢怠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禁發以時。則民知不可妄入。不敢苟且從事。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感。高平曰陸。陵陸謂葬地。齊語曰。陵爲之終。十六井爲丘。井九百畝。疇。麻田也。感諸本作惑。古本作惑。乃感之壞字。今從之。感古憾字。齊語作憾。無奪農時。則百姓富。諸本作民時。今從古本。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勞讀爲撈。沈取曰撈。上之取於下。猶撈水中之物。故曰撈。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干時於天下。謂經營天下。以試得天時與否。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

謹ムタメナリ。

權節以下ノ八字ハ、權節其用、具備其械器スルニ作ルベシ、權節其用トハ、必用ナル農具ノ輕重ヲ權カリ、大小ヲ節ス、卽適當ナル準備ヲナスコト。

耒ハ「スキ」ノ柄、耜ハ「スキ」ノ金、穀ハ枷ノ誤ニシテ、穀物ノ穗等ヲ敲擊シ、其實ヲ落ス者、茇ハ芟ノ誤ニシテ、大鎌ヲ云フ。

擊槀除田ノ槀ハ稾（ワラ）ノ誤、之ヲ斬リテ、田ヲ掃フコト。

乃耕ノ乃ハ、俞說ニヨリ、及ノ誤トナシ、下文ノ深耕均種疾耰ニ屬シテ、一句ヲナス、耕時ニ及ビ、深ク耕シ、均ク種ヲ蒔キ、疾ク種ニ土ヲカケルコト。

芸耨ハ、二字皆「クサギル」ト訓ズ、槍ハ「ツキコミ」ト訓ズ、土ヲ穿ル者、刈ハ鎌、耨ハ六寸ノ草斬リ鎌、鎛ハ鋤ヲ云フ。

稅衣就功トハ、衣服ヲ脫シテ仕事ヲナス。

別苗莠トハ、稻苗ト莠（ハグサ）トヲ別ツコト。

秀才之爲士者。足以依賴焉。商工近利多慝。其才雖秀焉。不堪以爲士也。

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戚親也。

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審四時者。考工記曰。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又曰。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氷析灂。及夏伐陰木。冬伐陽木之類是也。

辨其功苦。尹知章云。功謂堅美。苦謂濫惡。

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權。計輕重所宜也。節爲之節適也。又論辨比擬。以計度制作之得失。

斷器尚完利。尹知章云。裁斷爲器。貴於完利。衡謂。斷當爲斲。字之誤也。斲斫也。

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知制器之事相高。

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飢當爲饑。但經傳混用既久。後不復訂。

審國變。察其四時。凶饑則穀貴。國有變異。物從而貴賤。寒暑冷暖之侯。雨暘風雪之度。皆可以預知物價貴賤。而賚居化。故審觀察之也。

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賈音價。視貨知價。所以能贏也。

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齊語。輅作軺。是也。此作輅者。形相涉而誤耳。軺。小車駕一馬者。

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

スル故ニ、此名ヲ用ヒ、屬ハ連屬セジムル故ニ、此名ヲ用フ。
各保而聽トハ、各長官ハ其民ヲ安ンジテ、其ノ政治ヲ聽クコト。
國之石民ノ石ハ、孫説ハ、正ノ誤トナス、游食ノ人民ニ非ルコト。
其言彪云々トハ、其言語ハ厖雜ニシテ、卽士ニシテ賈ヲ語リ、農ニシテ工ヲ語ルガ如シ、又士ニシテ農ニ從事シ、工ニシテ士ニ從事スル如キヲ云フ。
處士必於間燕トハ、士ノ居處ハ、間靜ニシテ、才學ヲ修メ易キ處ニ於テス。
處工云々トハ、當時工業ハ、政府ノ管轄監視ニ屬スル者アリ、故ニ云フ。
群萃云々トハ、ムラガリ聚マルコト、州ハ疇ニシテ、同類ノ義アリ、卽同士相聚マルコト、丁説ニ、間燕ノ二字ハ下文ニ屬シ讀マシム。
旦昔ノ昔ハ、夕ニ同ジ。
不肅而成トハ、嚴格ナラズトモ、自然ニ成功スルコト。
審其四時トハ、農時ヲ

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群萃而州處。此今夫。古本作令夫。與齊語同。餘亦作今夫。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趙用賢云。當作權節其用。具備其械器。乃字誤亂。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衡謂。權節八字一氣讀。權。計輕重所宜也。節爲之節適也。權節以制言。具備以數言。比耒耜穀芟。尹知章云。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所遺。芟音摲。衡謂。齊語作枷芟。韋昭云。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也。案。枷穀聲近。芟芟形似。轉寫誤耳。當據齊語訂正。尹說未詳所據。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尹知章云。冬寒之月。卽擊去其草之稾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衡謂。稾疑當爲槀。謂禾根在田者。以枷擊壞之。乃更耕以種之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覆種也。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尹知章云。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衡謂。耨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間稼除草也。鎛鋤類。以旦暮從事于田壄。稅衣就功。稅脫。功事也。別苗莠。列疏遬。凡古書單言苗者。皆謂粱。莠。狗尾草。與粱相類。遬猶密。首戴苧蒲。苧麻類。絞苧爲繩。編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蓑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受教傳業曰學。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質樸鄙野。而不邪慝。故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

六乘ノ乘ハ、柄ニ同ジ、權柄ヲ云フ。高子國子ハ、皆ナ齊ノ卿大夫ニシテ、公ノ左右二軍トナル。公立三官之臣トハ、三ツノ役所ヲ設ケ、其官吏ヲ置クコト、卽下文ノ市立三鄕云々ヲ云フ。市立三鄕云々トハ、市ヲ分チテ三トナス、其役所ヲ鄕ト云フ、鄕ハ邑ト云フ如シ、族ハ聚マリタル者ト云フ意味ヨリシテ此名ヲ用フ、虞ハ「度ル」ト云フ訓ニ本ヅキ、山澤ノ大小及其產物ヲ度リ知ル者、衡ハ平ノ訓アルニ由リ、山林ノ大小及ビ其產物ヲ平ニスルコトヲ掌ドル官。制五家爲軌トハ、五家ヲ一ノ組合ト認メ、之ヲ軌ト云フ、軌ニ法ト云フ意味アルニ由リ、此名ヲ用フ、里ハ人ノ止マル所ヲ云ヒ、連ハ連屬シテ、一團體ヲナスニ由ル、良人ノ良ニハ、長ト云フ意味アリ、故ニ各此名ヲ用フ。十邑爲率ノ率ハ、統率

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相率領。不令違叛也。【補】率下文作卒。齊語同。前注云。相率領。失之。率有長。十率爲鄕。鄕有良人。三鄕爲屬。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也。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鄕。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保安也。各安爾民。而聽爾治。毋有淫樂怠佚者也。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有斯四民。國因以堅固。故云。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雜語也。四民襍處。則士而語賈。農而語工。故其言哤。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間燕。韋昭云。間燕猶清淨。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中庸曰。旣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使之就官府。於事便。處商必就市井。市必有井。以便於洗濯。故曰市井。考工記匠人曰。市朝百畝。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州疇也。疇處。謂與疇類同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悌。旦昔古本作暮。昔夕同。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尹知章云。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嚴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

ハ、國ノ滅亡ヲ云フ。
法文武之遠跡トハ、文王武王ノ大ナル行ヲ模範トスルコト。
合群國ノ國ハ、叟ノ誤ニシテ、尊敬スベキ長老ヲ云フ、比校ハ比較ニ同ジ、設象云々ハ、法ヲ立テ、民ノ紀律ヲ定ムルコト。
式美以相應云々トハ、美事ヲ採用シ、言行相應シテ一致スル者アレバ、之ヲ順序ヨク並ベテ、記錄ニ書シ、其事ノ本末ヲ、十分ニ調査ス、然ル後ニ、賞罰ヲ施ス。
糞除其顚旄ノ糞除ハ、班序ノ誤、顚旄ハ頂ノ毛、卽髮ヲ云フ、髮ノ色ハ、年齡ノ老少ニヨリテ變ズ、卽年齒ヲ以テ、順序ヲ定ムルコト、長幼序アルヲ云フ。
以爲民終始トハ、民ヲシテ滿足セシムルコト。
參其國トハ、郊關以內、卽國域ヲ去ルコト、百里以內ヲ治ムルニ、三單位トナスコト。
伍其鄙トハ、郊關以外ノ土地ヲ治ムルニ、五單位トナスコト。

賜予以鎭撫之。以爲民終始。使民有終始也。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此國謂郊關以內。韋昭以爲城郭之域。城郭不能容二十一鄕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矣。諸本無矣字。今從古本。　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鄕。商工之鄕六。士農之鄕十五。公帥十一鄕。高子帥五鄕。國子帥五鄕。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趙用賢云。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鄕。下四句。則農工商也。衡謂。分國爲三。各置官府而治之。故公立三官府之臣。下三鄕三族三虞三衡皆然。　市立三鄕。工立三族。補族誤族。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鄕猶邑也。族聚也。周官掌山澤者曰虞。虞度也。掌林川者曰衡。衡平也。不言士農者。總於三官也。後並同。　制五家爲軌。軌法也。相與守法。故名軌。　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止也。人所止居也。　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相連屬。不令分離也。　連有長。十連爲鄕。鄕二千家。此亦變用周官。　鄕有良人。五鄕一帥。諸本作三鄕。今從古本。下文及齊語。亦作五鄕。　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

ハ、一本ニ顧ニ作ル、顧ハ反ナリ、前述ノ如ク、鮑叔ハ管仲ヲ助ケタルニ因リ、其ノ功績ヲ示サバ、衆人ハ之ニ與フルニ、有德者ノ名ヲ以テセン。
力死之功云々トハ、生命ヲ全フシテ、名譽ヲ顯ハスヲ得バ、何物カ之ニ加ヘン、（將何如ノ如ハ張說ニ加ノ誤トナス）是レ卽鮑叔ノ身ニ取リテハ、其德ヲ明ニシ、以テ君主ヲ輔佐スト云フベシ、鮑叔ノ智ハ、十分ニ之ヲ知ル、（此一段ノ解釋ハ、他說及ビ愚見ニ本ヅク故ニ本注ト異ナリ）。
祓而浴之三トハ、管仲ノ身體ヲ淸メルタメナリ。
詘纓插衽ハ、刑戮ニ就ク時ノ用意。
畢弋トハ、網ト「イグルミ」ヲ云フ。
陳妾ハ、多ク列セラレタル妾。
戎馬待游車之弊ノ馬ハ王說ニ、車ノ誤、游樂ノ時ニ、乘ル車ガ敗レテ、用ヒラレザル時ニ、軍用トスルコト。
宗廟之不掃除云々ト

殺之黄泉。死且不朽。尹知章云。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地。【補】池誤地。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湛媅同。樂也。畢小網。弋繳射也。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妃匹也。蓋如夫人者九。嬪婦人美稱。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尹知章云。游車敝。然後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最卑者。取其餘以食戎士。言崇女甚。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諸本無士字。今從古本。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趙用賢云。國遠猶大也。迹所行之迹也。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齊語作寠。設象。卽周禮懸法象魏也。衡謂。此論治民。未及合群國。當依齊語為寠。合群叟者。問治國所當先。且與比校國之有道者。將舉以為官也。紀。所以理之也。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式用美事。言與行應。則次比緝綴。以書之策。原本其本。窮極其末。然後從之以賞罰也。糞除其顛旄。糞除。當依齊語作班序。聲之誤也。旄。齊語作毛。古通用。班序顛毛。謂從齒而序之。

三擧トハ、三タビ聲ヲ擧ゲテ、其死ニ就クヲ哭スルコト。夫鮑叔之忍云々トハ、鮑叔ガ、慈悲深キコトナレバ、必ズ賢人ヲ戮セズ、又賢者ヲ推擧シテ、以テ自己ノ功ヲ成スダケノ智慧アル人ナリ。先入得國トハ、公子糾ヨリモ、先ニ齊國ヲ占領シタルコト。功足以得天云々トハ、鮑叔ガ魯ヲ敗ブルノ功ヲ得タルハ、天運ニ因ル、又管仲ガ、公子糾ヲ扶ケテ成ラザルハ、天運ヲ失フニ因ル、如此天運ノ方面ヨリ見ハ、成功ト失敗トノ差アルモ、其ノ人事ニ至リテハ、同一ナリ、卽同ク力ヲ盡シ、計ヲ同ラシタル事ニテ、唯運ノ當否ニヨリテ、結果ヲ異ニシタルノミ。知無後事トハ、公子糾等スデニ死シタルハ、管仲モ再ビ桓公ト爭フ事ハ、將來ニ於テナキコト。必將勤云々ノ、勤ハ勸ノ誤。願以顯其功云々ノ願

傳疏是也。然猶有脫文。當作鮑叔之仁。不忍僇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稱擧也。

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國。得齊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管仲必不死。至不是失也。施伯論鮑叔必勸管仲而相之。始不及管仲之事。此能使魯敗者。亦謂鮑叔。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其功足以見鮑叔得天。然其人事。則與管仲失天者一也。非有優劣。言此者。以見鮑叔不以敗績輕管仲必將勸之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勤勞同義。不當一句中並用。勤當爲勸。字之誤也。言糾忽既死。鮑叔知管仲必無後復爭齊之事。必將勸管仲以令勸勞齊君之事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以顯管仲之功。衆必與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有得勉力死事者之功。猶尚可加上也。尊顯生者之功。將何如。言不可加。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尹知章云。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至堂阜之上。堂阜。齊地。與魯境相接。此曰之上。則以爲阜名矣。鮑叔祓而浴之三。尹知章云。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補 詘纓插衽。亦以罪人自待。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尹知章云。示將就戮。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廣雅。應受也。公亦當作君。

請受而甘心焉トハ、管仲ヲ受ケトリテ、思フ存分ニ誅戮セン。

爲群臣僇ノ僇ハ、戮ニ同ジ、尹說ニ、之ヲ誅シテ群臣ヲ戒シム。是君與寡君云々トハ、若シ管仲ヲ渡サズレバ、魯君ハ管仲ト親クスル事トナル。非弊邑云々ノ謂ハ、請字トナスベシ。使臣不能受命乎トハ、使臣タル鮑叔ハ、齊君ノ命（卽管仲ヲ生還スルコトノ命令）ヲ受クルコトガ出來マセヌ。而柙以予齊ノ柙ハ、罪人ヲ幽囚スル「オリ」ニ入レルコト。

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莊九年左氏傳曰。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疏引管子。作請受而戮之。今本作甘心焉者。蓋後人依左傳改之耳。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將用管仲於政事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古本無魯字。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授。諸本作受。今從古本。左傳疏作殺之而授。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群臣僇。爲群臣戮辱之以報其怨也。僇。戮之或字。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諸本無之字。今從古本。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劉績云。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乎。乎。諸本作於是。屬下句。案。下文云。乃不殺。則此云於是。非古文之體。疑屬後人臆改。今從古本。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也。鮑叔受而哭之三擧。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疏引。死夫作死矣。忍不作不忍。其智作其知知。案。左

不令之臣トハ、命令ヲ受ケザル臣下、卽從順ナラザル者ヲ云フ。

以戮於群臣トハ、群臣ノ「見セシメ」トシテ之ヲ殺ス。

無及也トハ、間ニ合ハヌコト。

公子糾云々トハ、公子糾ハ、我兄弟ナレバ、我親ヲ手ヲ下シテ、之ヲ殺シ難キヲ云フ。

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猪飼彦博云。齊語枹下有鼓字。衡謂。左傳疏引亦無鼓字。不必依國語而補之。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左傳疏引作管子。似誤。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殆近也。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戮辱也。戮辱之於群臣之前。諸本無於字。今從古本。國語及左傳疏引。皆有於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

事ノ爲ニ死シタル人ノ子ヲ、擧用スルコト。
刑廉而不赦トハ、刑罰ハ正シクシテ、有罰ヲ赦サヾルコト。
菀濁困滯トハ、困窮セル人民ヲ云フ。
皆法度不亡トハ、法度ヲ立テヽ、窮民ヲ救フコト。
往行不來云々トハ、人民ガ他國ヘ往キ去ルモ、之ヲ止メテ、自國ヘ招ネキ來ラシメズ、其ノ自由ニ任ズ、故ニ人々皆嬉々トシテ、樂シムナリ。
小匡ノ義、既ニ大中二篇ニ明カナリ。
宰ハ卿ヲ云フ。
不失秉ノ秉ハ、柄ニ同ジ、賞罰ノ權柄ヲ云フ。
枹ハ、鼓ヲ敲ク「バチ」。

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淩。廉猶省也。淩讀爲陵。侮也。謂不侮鰥寡。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猶屈也。濁猶辱也。困窮。滯淹也。是四者皆窮民無告者。亦皆有法度而安之。不使之喪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民往行他邦。不必招來之。所謂以天下爲家也。而民韓熙以游世矣。

小匡第二十

此篇記治國之法。其事最精細。故名小匡。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豬飼彥博云。左傳疏引。作有加惠於臣。無其字。齊語同。衛謂。此鮑叔自謂。無其字。是也。左傳疏及齊語飢作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尹知章云。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劉績云。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

慢於朝トハ、朝廷ニ出テ、政事ヲ聽クコトヲ怠ルコト。
吾願一朝云々トハ、桓公ガ、管仲ニ暫時快飲スベキコトヲ勸メタル語。
順天之道云々トハ、天道ニ順ヒ、少シモ怠ルナクンバ、終ヲ全クスルコトヲ得。
三王失之也云々ノ萃ハ、丁說ニ、卒ノ誤、卽三代ノ天下ヲ失フタルハ、一朝卒然トシテ生ジタルニ非ズ、平素ノ怠惰ニ由ル。
繼絕世トハ、亡滅シタル諸侯ヲ、再ビ建ツルコト、起諸孤トハ、國

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沈淫通。洽沾漬也。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朝謂見朝。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偷苟且也。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故必以令善終其身也。三王失之。諸本有也字。今從古本。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三代之失天下。唯以怠與偷。其禍非萃於一朝也。君雖欲安樂。獨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三之字指君。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桓公好色。粗於攝生。故管仲以長年爲爲身之要。長心。不求速效也。長德。增修其德。使人不能溪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起舉也。孤死事之子。薄稅斂。輕刑罰。

財委ハ、財富及ビ貯蓄セラレタル米糧。

請致仲父トハ管仲ヲ尊ンデ父ノ號ヲ以テセン、尹說ニ、仲父（管仲ヲ尊フコト父ノ如シ）ヲ招キ致サント。

掘新井而柴焉ノ柴ハ、戴說ニ、罙（深ノ古字）ノ誤トナス。

自以爲修矣ハ、自ラ禮儀ヲ修メタリトナスコト。

倍屏ノ屏ハ、內門ノ內ノ屏ヲ云フ。

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委謂牢米薪芻。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三者皆有遍而有者。也。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隳隕皆墮也。亡國家者。非故意姑爲之。其心必少有樂其所爲焉。而不知自陷於暴惡也。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字逗。仲夷吾字也。父。尊稱。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柴。祭名。實肉於柴而燒之。以告天也。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旣致父稱於管仲。故夫婦執尊爵以事之。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致仲以父稱。遂與字相配稱仲父。猶稱呂尚爲尚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修飾不失禮。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倍背同。諸侯內屏。背屏而立。向堂而立也。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中庭。中於庭也。蓋當碑而立。碑三分庭。二在南而建之。亦可以言中庭。凡升堂者。以碑爲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

犀甲一戟ハ、犀皮ニテ造リタル鎧ト、一本ノ「ホコ」、脇盾ハ「ムネアテ」。

軍無所計云々ノ軍ハ、王(引)説ニ、鈞ノ誤トナシテ、上文ニ連續シ、過失ニハ金一鈞（鈞ハ分量ノ名）ヲ出サシムトナス、無所計云々トハ、妄ニ訟フル者ハ、之ヲ治ムルニ束矢（五十本ノ矢）ヲ出サシム。

故先王必有置也云々トハ、一方ニ或事ヲ廢セントセバ、之ニ代フベキコトヲ、豫メ備フ、又害ヲ人ニ加ヘント欲セバ、先ヅ人ヲ利スルコト。

善之伐不善也ノ伐ハ、代ノ誤。

贖死罪以犀甲一戟。犀甲七屬。壽百年。其堅次兕甲。戟。三鋒兵。其一向下。刑罰以脇盾一戟。幼官。脇盾注云。盾或箸之於脇。衞謂我甲製有名脇盾者。豈其遺法與。餘詳于幼官。過罰以金。有過者。罰之以銅。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成平也。軍中無所計畫。而以私相訟者。平之以束矢。韋昭以爲十二矢。太少。毛萇云五十矢。近之。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救敵之國。救援敵國之國也。危謂敗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古本。廢作發。假借字。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補 伐當作代。與上相涉而誤。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

本篇ハ、猪說ニヨルニ、大小ノ間ニ在ルヲ以テ、中ト名ヅク。

會國用トハ、一年ノ國費ヲ計算スルコト。吾子猶如是乎トハ、君モ亦此ノ如ク畏懼スル乎。壤可以爲粟云々トハ、粟貨ノ多クアリテ、惜ムニ足ラザルコトヲ云フ。此君之明也トハ、桓公ノ度量、大ナルヲ賞嘆シタル語ナリ。

管子卷第八

中匡第十九

事及貨財兵甲。所記稍細。故名中匡。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歲計曰會。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在國爲國用也。復白也。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之賢。猶且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光明也。猶言美。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闢地則生粟。制器則致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猶愛也。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辨軍事矣。則可乎。辨讀爲辨。別也。言民既辨別軍事矣。則可用戰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罰猶言罪。使以甲兵

リトモ、父師君ノ三者ガ、賊ニ遇フトキニ、之ニ防グガ為ニ、命ヲ棄テズ、又其ノ賊ノ何者タルカヲ知ラザルトキハ、之ヲ誅ス。・斷獄云々ノ有ハ、又ニ同ジ、獄ヲ斷ズル時ニ、情トシテ憫ムベキモ、義ニ於テ赦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アレバ、之ヲ罰セザルヲ得ズ、是レ即義ヲ以テ情ニ易フルナリ、又義ニ於テ罰スベシト雖モ、祿アレバ之ヲ出シテ其罪ヲ償フ、是レ祿ヲ以テ義ニ易ユルナリ、此ノ如クニシテ、祿ヲモ沒收スレバ、罰金ヲ徵收スルコト難シ、故ニ此場合ニハ、決シテ其罪ヲ赦スコトナシ。

吏進之。而君亦用之耳。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此三者。皆廉察其意。而後敢賞罰之。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尹知章云。其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出入猶內外。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不為三者死。又不知賊為何者。則誅之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凡獄有情有義。斷獄之道。情雖可憫。而義不可赦。則不得不誅之。義可誅矣。而有祿以易之。則收其祿而宥其刑。義貴。及刑不上大夫之屬。是也。斂謂贖刑。既以義易祿。則可無斂贖。其祿猶有。則斂之而可無赦。

管子卷第七終

出不仕、處不華、友有少長ノ三條ノ內、二條ヲ得ルコト。
士處靖ノ靖ハ、靜ニ同ジ、恭敬ヲ云フ。
耕者農農用力ノ、上ノ農字ハ、王說ニ、衍字トナス。
應於父兄トハ、父兄ノ命令ニ從フコト。
事賢多トハ、賢人及ビ才能多キ人ニ事フコト。
三大夫云々ハ、鮑叔晏子高子ノ三人ガ、前述ノ條件ニ因リテ、人物ヲ選擧シ、縣吏ヲシテ、之ヲ伴フテ、齊ノ國都ニ赴カシムルコト。
擧言トハ、其推薦セラレタル人物ノ、言行ヲ君主ニ上申スルコト。
卒歲ハ、歲末ヲ云フ。
勸國家不得成而悔ハ、一說ニ、勸國家不得ヲ以テ句絕トナス。
下交ハ、友人ヲ輕蔑スルコト。
國子ハ、高子ノ誤。
治危トハ、尹說ニ危險ナル事ヲ行フテ、萬一ヲ僥倖スルコト。
廉意トハ、其ノ精神ヲ十分ニ察スルコト。
凡三者云々トハ何人タ

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獄貴得情。故云以情斷。三大夫既已選舉。古本作得。使縣行之。行往也。舉人在縣。使縣吏發遣之往於齊國都。管仲進而舉言。舉言其行。上而見之於君。上升也。以卒年君舉。卒年。歲終也。至歲終。君舉用之。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而字助語。無意義。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劉績云。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劉績云。照出不仕。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補上文云。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此云。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則是高子所掌。下又有謂國子論斷獄之事。則國子當作高子。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諸本脫於字。今從古本。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不正也。制器不功。鬻賣行濫。皆是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此上等之民。雖才略不足。而其行可稱。故

ガ君主ニ其ノ意思ヲ通ズルコト。
出欲通ノ出ハ、士ノ誤。
有過無罪トハ、推薦セラレタル者ガ、過失ヲ犯スモ、推薦シタル者ガ連坐スルコトナシ。
勸國家得之トハ、國家ノ事ニ勵精シテ、其宜シキヲ得ルコト。
成而不悔云々ハ、爲ス所ノ事ニ、失敗ナキ時ハ、第一等ノ人物トナスコト。
從政治爲次トハ、法律ニ從ヒ治ムルヲ、第二等トナス。
野爲原云々ノ發ハ、廢ニ同ジ、荒野ヲ開墾シテ、田地トナシ、地利ヲ廢セズシテ、樹藝ヲナス、又人民ガ訴訟ヲ起ス時ニ、之ヲ裁判スル場合ニ於テ、驕慢ノ態度ナキ者ハ、第三等トナス。
出不仕ノ仕ハ、事ニ同ジ、飲食ヲ事トセズ、卽酒色ニ耽ラザルコト。
處不華トハ、居ルモ華美ヲナサザルコト。
友有少長トハ、友人ノ交際ニ禮義ヲ守ルコト。
得二云々トハ、前述ノ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諸侯之士。非縣吏所素習也。故有賞而無罪。所以廣求賢之路也。令鮑叔進大夫。進薦也。勸國家得之。勸勉也。得之。得其宜也。成而不悔。爲上舉。所爲之事成。而後無所悔。是爲上舉。上舉猶後世稱甲科。從政治爲次。從政而能治。次之。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原謂田。傳曰。原田莓莓。野爲原者。墾野爲田也。發讀爲廢。古字通用。多不廢者。雖有廢者。其數不多也。尹知章云。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野原。野爲原也。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仕事也。詩云。武王豈不仕。下文反言之。曰好飲食。則出不事。出游不事。飲食也。處不華。不務華美。而友有少長。與之齒。不敢以貴驕人。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士處靖。靖與靜同。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古者取士於農。士農同類。其學者爲士。耕者爲農。故曰耕者農。而亦使晏子掌之也。農用力。農厚也。應於父兄。應當也。謂合於父兄之心。事賢多。多。多才藝也。引伸爲勝義。高祖云。孰與仲多。及多矣乎予出祖者。皆是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

君臣之有善者ノ君臣ハ、王(引)說ニ、群臣ノ誤トナス。
不仕者ハ餘子卽正丁以外ノ人ヲ云フ。
李ハ理ニシテ、裁判、宅ハ宅地ノ事務ヲ云フ。
公ハ公宮、門ハ城門ヲ云フ。
遽委ハ驛馬ト、食糧芻秣等ヲ積ミタル物、皆旅客ノ便利ヲ計ル者。
從諸侯云々トハ、諸侯カラ齊國ニ使ヲ通ズル時ハ、遽委ノ有司ハ、其使ノ爲メニ、車ヲ用意シテ、荷物ヲ運搬セシム。
客與有司云々トハ、丁說ニ、外國ノ使者ガ、齊國ノ有司ニ別契(割符)ヲ與フトナス。
至國八契ノ八ハ、入ノ誤、國都ニ入リテ、其割符ヲ呈出スレバ、外國ノ使者ノ爲ニ、費ヤシタル額ヲ知ルコトヲ得。
費義數云々トハ、齊國ノ有司ガ、實際ニ外國使節ノ爲ニ支拂ヒタル費用ヲ調査シテ、若シ法定ノ數ノ如クナラザル時ハ罰ス。
凡庶人欲通トハ、庶人

識君臣之有善者。識記也。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尹知章云。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爲宅人也。昭三年左氏傳曰。使宅人反之。齊有是官。掌分賦宅地。凡仕者近宮。宮。公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尹知章云。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衛謂。不仕處士也。工賈近市。各便其事也。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駟也。委。牢米薪芻之總名。大曰積。小曰委。周官有委人。職主也。從諸侯欲通。諸侯使者。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吏。委吏也。負猶載也。爲行者。以車負載其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以委。諸本作其委。今從古本。俗本注云。一作食其委。則其本始亦作以委。食以委。以委積食之也。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者。各持其判。以爲他日之憑也。至國八契。尹知章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李國祥破八爲入云。入謂還納。於義似長。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讀爲議。議度也。以委人所費。議度所當用之數。而不相當。則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欲有所通。白於君。鄉吏不爲通七日。則囚之。下情不通。國多伏怨。故制此法。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古人云。管仲善變周禮而用之。信矣。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上言庶人。下言貴人子。又上不通七日。囚。下不通三日囚。而此則不通五日囚。然則出當爲士。形聲相涉而誤。貴

都師ハ、卿大夫ノ領地ヨリ徴發シタル兵。
不聞敬老國良ノ國ハ、戴説ニ國ノ誤トナス、老人ヲ尊敬シ、良士ニ圖ルコトヲ聞カザルコト。
士庶人云々トハ、士庶人ト雖モ、賢者ナラバ之ヲ政府ニ上申シテ賞典ヲ與フルコト。
兵車之會トハ、兵ヲ發シ車ヲ發シテ、征伐スル爲ニ、諸侯ヲ會スルコト。
乘車之會トハ、平和的ノ會合。
五十而取一トハ、五十分ノ一ヲ徴取スルコト。
賦祿以粟トハ、臣下ノ秩祿ハ、米穀ヲ與フルコト。
案田而稅トハ、田地ノ肥瘠、又廣狹ノ等級ヲ調査シテ、稅ヲ課スルコト。
二歲而稅一トハ、二ケ年ノ稅率ヲ立テ、其半分ヲ徴取スルコト、其法ハ次ノ如シ。
歲饑弛而稅トハ、饑饉ノ患ガ過ギ去ル時ニハ、稅ヲ課ス。

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都師。卿大夫采邑之兵也。）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老人及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焉。無能行其一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其人果賢而孝悌。聞之吏。雖士庶人。亦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凡事必請問而行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饗讀爲享。）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安田而稅。（賦與士祿以粟。而不以田。防暴歛也。案田而稅。次第肥墝廣狹而稅之。然則桓公既廢井田矣。）二歲而稅一。（尹知章云。率二歲而一稅之。衡謂。一歲上年。一歲中年。通二歲而計之。當二什取五。今去其半而不稅。二歲所稅。二什取二有半。此之謂二歲而稅一也。）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弛緩也。歲饑之患既緩。而後始稅之。猪飼彥博云。上歲饑上脫二字。下歲饑上脫一字。亦可備一通。諸本饑作飢。飢餓也。穀不熟曰饑。古人區別甚明。今人則混用之。今從古本。）桓公使鮑叔

始可以加政矣トハ、命令ヲ諸侯ニ下スコトヲ得ルコト。
必足三年之食安ノ安ハ、語助ニシテ焉ノ如シ。
兵革不足云々トハ、兵革ガ弊ブレテ、長ク其事ニ當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會父子君臣トハ、父子君臣ヲ會合シテ、親睦ヤシムルコト。
無國勞トハ、國ニ功勞アラザルコト。

鳧之山。斬孤竹。鳧山名。斬亦伐也。下鳧山。以伐孤竹。過山戎。過。諸本作遇。今從古本。顧問管仲曰。將何行。顧反也。漢書賈誼傳。首顧居下。過山戎。記北征所至。既反乃問管仲也。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發遣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安助字。同焉。荀子作案。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引長也。兵革易頓弊。若少。則不足以長其事。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會。合也。合之謂會。令之相親睦。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尹知章云。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凡是數者皆不得自專擅之。必上請得允。然後敢行之。毋曲隄。曲隄者。激水以壞對岸。白圭以鄰國爲壑。是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從時而發之。不得常禁。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管仲始請賞而無罰。至此政敎粗具。故云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尹知章云。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盡也。桓公以

巧文以利トハ、辭令ニ巧妙ニシテ、利ヲ好ム。
狄人伐トハ、狄人ガ齊ヲ伐ツコト。
諸侯許諾ノ四字ハ、王(引)說ニ、衍文トナス。
卒先致緣陵ノ卒ノ下ニ、萬人ノ二字ヲ補讀スベシ、齊人ガ車千乘ト、卒萬人トヲ以テ、諸侯ニ先ダチ、緣陵ニ至ル。
戰於後故敗狄トハ、俞說ニ、戰ノ上諸侯ノ二字ヲ脫ストナス、卽諸侯ハ齊軍ノ後陣ヲ援ケタル爲ノ故ニ、狄ヲ敗ブル。
不踐其國ノ踐ハ、翦ニシテ、滅ト訓ズ、狄地ヲ全滅セザルコト。
北州侯云々トハ、齊ノ北方ノ諸侯ガ、齊ヲ來援セザルコト。

小信。蒙孫博於教。而又巧於辭。（又。諸本作文。今從古本。）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大侯以下。桓公令諸侯之辭。故復云許諾也。）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豬飼彥博云。卒下脫萬人二字。是也。先致緣陵者。齊人先諸侯之師。致千乘萬卒於緣陵也。）戰於後故。敗狄。（尹知章云。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踐翦通。滅也。言但削狄地。而不滅之。）北州侯莫來。（按左傳。晉獻公亦不與桓公會。北州侯莫來。信矣。）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召陵。楚地。）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以奉順天子之故。因敬承上天之命。乃令諸侯。以救見伐之禍也。）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尹知章云。令支國名。衛謂。令支卽離枝。在代北。）下

諸侯之禮云々ハ、人ニ贈クルニ貴重品ヲ以テシ、人ヨリ受クルトキハ、輕品ヲ以テスルコト。

以璽問之云々トハ、桓公ノ御墨付ヲ遣ハシテ、之ヲ尋ネ、其諫言ノ信用スベキヲ知ラシム。

捷給トハ敏捷ナルコト。

危傅以利ハ、丁說ニ、中匡篇巧轉而兌利ノ文ニヨリ、恑轉以利ノ誤トナス、機ヲ視テ心ガ早變ハリシ、利益ニ趨ムクコト。

慧以給トハ、知慧アリテ敏捷ナルコト。

不能久云々トハ、事業ノ始メダケハ喜ビ為スモ、之ヲ遂グルノ耐久力ナキコト。

好邇而訓於禮トハ、戴說ニ、小匡篇好學而辭遜ニ據リ、邇ヲ遜ノ誤トナス、卽謙遜ヲ云フ。

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俗本。犬誤夫。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尹知章云。列士謂齊之列士。衛謂。管仲以公命賞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以璽書問遺之。使其君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令為西土。下令。諸本作以。今從古本。東國。國東也。其俗文明。故令隰朋為之。西土木強。故令賓胥無為之。分齊國為二。令是二人治之也。舊說謂掌他國。失之。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危疾也。傅敷通。陳也。疾敷陳其令。以趨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給敏也。魯邑之教。邑猶國也。書曰。大邑周。好邇而訓於禮。好邇。唯喜目前之事。無遠畧也。訓順也。季友之為人也。小匡云。季勞處魯。作勞似是。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趙用賢云。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

レテ、新ニ之ヲ封ズベシ。
出致於齊トハ、國ヲ出デテ救援ヲ求ムルノ使ヲ齊ニ遣ハスコト。虚ハ地名。
絶以小トハ、財力乏絶、國モ亦小ナルコト。
國盡如何トハ、他國ヲ救フ爲ニ、自分ノ國力ヲ盡ク費シタリ、將來ノ事ヲ如何スベキ。

安得有其實トハ、既ニ他國ヲ救フノ名アレバ、何ゾ其ノ實(富力)ヲ有スルコトヲ得ン、國力ヲ傾クルコト是非モナシ。

問病ハ、尹說ニ下文ノ臣字ヲ連續シ、臣下ノ病メル者ヲ慰問ストナス、兪說ニハ問ヲ國ノ誤トナス國病トハ國ノ罷病スルコト。

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於齊。身親自至於齊也。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衞。衞君出致於虛。尹知章云。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財既乏絕。而其國又小。故亡。今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蘄求也。國用既盡。亦將亡若之何。補 蘄誤蘄。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尹知章云。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衞。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公君互誤。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上文云。關市征侈之。以勇授祿。今既弛關市之征。故改爲賦祿之制。蓋以田稅賦與之。下文云。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是也。已。畢也。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尹知章云。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諸。既行之。管

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圉禦也。辟古闢字。自禦不敢肆其心。又開闢進人之路。以往日之過。遂弭息興師之議。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尹知章云。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尹知章云。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止也。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民不信上。則國內自亂。而猶不自喩。舉兵動師。則必危其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若令人以重幣使之。諸本無然字。若字作而。今並從古本。若假設之辭。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納杞人。而封建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此公。亦當作君。公乃命曹孫

自圉辟人トハ、是迄ハ出入毎ニ、多クノ兵士ヲ護衛兵トナシ、通行人ヲ避ケシメタレトモ、皆之ヲ廢シ、自分ガ防禦ヲナスコト。以過弭兵トハ、以前ノ失敗ニ懲リテ、軍事ヲ起スコトヲ止ム。無若諸侯何トハ、諸侯ガ宋ヲ救フニ付テハ、之ヲ防グベキ妙策ナシ。

夫詐密而後動者勝トハ、戴說ニ、詐ハ計ノ誤ニシテ、下文動則危於身ノ下ニ移シ讀ムベシト云フ、即徒ラニ兵力ヲ張ラズシテ、深謀遠慮スル者ハ、勝ツト云フコト。亂內トハ、國內ヲ亂スコト。若令人以重幣使之ノ之ハ、宋ノ國ヲ云フ。君受而封之トハ、齊ヨリ使ヲ宋ニ發シ、杞ヲ存ズルコトヲ請フモ、許サレザル時ハ、桓公ハ、杞ノ人民ヲ受ケ納

ズルコトヲ請フ。聞於諸侯云々トハ、兵ヲ交フル事ガ諸侯ニ知レルコトハ、決シテ美事ニ非ズ、故ニ齊モ亦武器ヲ脱シテ、誓約ノ會ニ來ランコトヲ。諸侯加忌於君云々トハ、諸侯ガ君ヲ怨ミ憚ル故ニ、盟會ノ時ニハ、如何ナル變事ヲ生ズルカモ計ラレズ、サレバ盟會ヲ見合セ、此ノマヽニテ退カバ可ナリ。不去魯トハ、魯國ト盟ノコト。堅强以忌トハ、其志ハ堅固强毅ニシテ、人ヲ怨ムコト深シ。不可以約取トハ、盟約ヲ以テ、之ヲ服從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ズ。亦無不死而已トハ、一旦ハ死テ免ルトモ、結局ハ死スルコト。左椹桓公云々トハ、左手ニ桓公ヲ押シ付ケ、右手ニ劍ヲ執リ、胸ニ突キツケルコト。兩階之間トハ、盟約ヲナス壇上ニ上ルニハ、東西ノ兩階アリ、無有進者トハ、管仲ヲ拒ミタル語。

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以交兵聞於諸侯。非美聲也。不如已而不帶劍。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令命。以用也。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忌憚也。君如是以退可。方今諸侯加忌憚於君。君唯如是以退。爲可。君果弱魯君。弱魯君。謂取其地。古本作若魯弱於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忌怨也。取收也。不可以盟約收取之。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削小如是。雖一日免。禍終亦無不兵死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椹趙本從手作揕。云擬擊也。衡謂。椹質也左手據桓公。如物在椹質上。故云左椹桓公也右自承者。右手執劍自承桓公之胷也。如舊說。左手既不便於擊。而右手又執劍自承。是自送禽也。安制人。古本亦作椹。今定從椹。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

バ、死スルモ惜ムニ足ラズ。
吾安用而愛之トハ、如此人民ハ、無用ノ者ナレバ、死ストモ惜ムニ足ラズ。
不勤於兵トハ、軍事ニ耽ケラザルコト。
不忌於辱トハ、恥辱ヲ忍ビテ之ヲ怨マザルコト。
不輔其過トハ、過失ヲ文リテ之ヲ助長セザルコト。
參圍トハ、三倍ノ兵ヲ以テ、敵ヲ圍ムコト。
同甲トハ、揃ヒノ甲ヲ云フ。
吾人ハ、吾民ト云フガ如シ。
去國五十里云々トハ、國都ヲ去ルコト五十里ニシテ、國境ノ關門ニ立テルコト。
魯請比云々トハ、魯國ハ自ラ齊ノ境内同樣ノ土地トナリ、其命ヲ奉

之而愛惜之也。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且將也。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勞也。忌怨也。輔其過者。過而不改也。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尹知章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尹知章云。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競爭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帶甲十萬者。同心以謀齊。是齊發小兵。以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吾人。吾民也。疑唐人辟諱。而後人未改也。設詐。百姓懷詐以欺上。下文云。民病則多詐。是也。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國謂城中。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

四封之內トハ、四境ノ內チ云フ。

其智多誨ノ智ハ、王說ニ、知、誨ハ悔ニ通ズ、姑少胥其自及也ノ及ハ、王說ニ、反ノ誤トナス、桓公ハ、放蕩ナルモ、其ノ過チ知ル時ハ、多ク後悔ノ念チ生ズルナラン、故ニ君モ少シク、其ノ反省チ待ツベシト云フコト。

比其自及也云々ノ及モ反ノ誤、反省チ待ツ時ニハ、齊國モ敗亡スルニ非ルカ。

尙可以待トハ、少ク猶豫スルモ可ナリト云フコト。

裚領トハ、衣服ノ襟チ裂クコト、爭鬪ノ太甚キコト。

安得已云々トハ、此爭ハ、皆君主ノ爲サシムルモノナレバ、之チ止ムルコト能ハズ、然レドモ此種ノ爭民ハ、皆慾心深キ人民ナレ

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公必之公。亦當作君。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張也。謂増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遂用所増之賦。隨勇而祿之。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諸本作惕。古本脫吾君至鮑叔十六字。然上二惕字古本竝作惕。則此亦當同。故今亦依上文作惕。其智多誨。誨讀爲晦。古文假借字。言吾君放蕩。是以其智多昏晦也。姑少胥其自及也。君自及患。必大悔之。必將改蕩行。而其智始明。姑少待之。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尙微爲。焉亂乎。尙可以待。公雖不盡聽用夷吾之言。夷吾尙得微爲國政。焉遽亂乎。尙可待。公自及患也。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尹知章云。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斷衣也。裚斷衣領。而刎割其頸。言安相擊殺。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已止也。君實使之。安得止之令不爲哉。然此皆貪民。未足深患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吾安所用

先與百姓而藏其兵トハ、桓公ハ先ヅ百姓ニ恩惠ヲ施シテ、武器ヲ藏シ、使用スベカラズ。與其厚於兵云々トハ、兵器ヲ増スヨリモ國民ヲ富マスニ如カズ。二年桓公彌亂ハ、丁説ニ、二年彌亂ノ誤ニシテ、桓公ノ二字ハ、下文ニ連ネ讀ム。

内奪民用トハ、兵事ノ爲ニ、民ノ財用ヲ徵取スルコト。

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古人與君言。未有稱君曰公者。此公當爲君。下公未同。言百姓猶病。當先施與百姓。而藏干戈。勿出。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此兵亦謂干戈。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内不親於民。諸本無而字。今從古本。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厚民之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行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果決也。決造兵器。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劉績云。宋夫人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内政不修。外擧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事皆與左氏違。蓋博異聞也。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内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用財也。修兵則財不足。其弊必至奪民用。練士則士勸於勇。勢必將陵敵。是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内奪民用。外肆强暴。故義士不入。鮑叔

國人ガ、小白ノ君位ニ立ツカ否ヤヲ疑フ時ニハ、自ラ遠慮シテ、其ノ傳タル鮑叔ヲ殺スコトナシ、又不幸ニシテ、國人ガ小白ヲ拒ミ納レザルコトアラバ、鮑叔ハ、其ノ敵路ヲ塞ギ、其攻撃ヲ禦グコト、ナル。

吾以五乘之實距路トハ、吾ハ五乘ダケノ兵器ヲ取リテ、敵ノ路ヲ拒グコト。

吾不敢至于此云々ノ至ハ、志ノ誤、余ハ霸王トナルコトヲ目的トナサズ、其目的大ニ過グレバナリ。

祿齊國之政ノ祿ハ、俞説ニ、錄ニ通ズ、卽政治ヲ總轄スルコト。

貪承命トハ、命ヲ承クルコトヲ喜ピ欲スルコト。

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實。軍實。謂兵器。）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補 至疑當爲志。聲之誤也。此其大。謂霸王。）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社稷不定。而猶敢事君。是欲執齊國之政以得祿。而不爲糾死也。）乃走出至門。（俗本。出誤由。）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尹知章云。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貪謂甚欲之。）乃令五官行事。（五官。五行之官。）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

ヲ振フト云フコトモ、信ゼラレザルコト。
召忽强武云々トハ、國人ガ皆協同シテ、小白ヲ召ス時ハ、召忽ノ强武モ、之ヲ妨グルニ由ナシ。
豈且不有焉乎トハ、尹說ニ、管仲ガ其智力ヲ實行セズトモ、直チニ智力ヲ有セザル者トハ異ナリ、何時カ實行スルカモ計リ難シ。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ノ及ハ、俞說ニ、友ニ作ル、即召忽ハ衆心ヲ得ズトモ、二三ノ親友アリテ、我ヲ殺スヲ計ルカモ知レザルコト。
智人不得作內事トハ、智者管仲ノ如キ者モ、國內ノ事ヲ謀ル能ハズ。
朋友不能合摎トハ、召忽ニシテ朋友アルモ、親和スルコト能ハズ。
吾不可以試也トハ、戰ヲ試ミ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猶之免也トハ、成否何レニセヨ、小白ハ免ルルコトヲ得。
邑郊ハ、城外ノ邑ヲ云フ。
夫國之疑云々トハ、齊

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謂當爲以。聲之誤也。召忽强武。豈能獨圖我哉。尹知章云。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夫指管仲。豈且不有焉乎者。言猶有其人可懼也。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其及句。言召忽雖不得衆。其及患難。其力豈不足獨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繞也。合繞謂親睦。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命。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者既智且勇。又奉君命以拒我。我事不成決矣。吾不可以試之。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猶均也。小白懼將下車。故鮑叔止之曰。行之與不行。均之皆免。不足懼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尹知章云。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衛謂。國外曰郊。公邑在焉。故曰邑郊。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足以塞道。劉績云。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己。若事不濟。已尙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衛謂。足。諸本作是。劉云。尙足以塞道。則其本作足。今據以訂正。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

名不兩立トハ、生者成名ニ關ス、死スレバ名ヲ成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行不虛至トハ、死者成行ニ關ス、徒ニ生命ヲ惜シメバ、仁者ノ行ヲ擧グ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襄公ハ僖公ノ子諸兒ノ謚。

管仲得行其知於國云々トハ、齊國ノ亂レタルヲ見レバ、管仲ノ智力

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殺身成仁。可謂行成矣。生者成名。名不兩立。生可以成功立名。死則不能。行不虛至。有殺身之實。而後其行來至於身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子路以召忽爲殺身成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是以召忽死糾之仁。爲不如管仲九合之仁也。此論管召。正與論語合。後儒或病管仲相桓公。遂據薄昭一時諱避之言。以小白爲子糾兄。求以掩其過。其亦暗於仲尼微管之旨矣。

或曰。此亦博異聞也。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尹知章云。明年。襄公立之明年。按左傳史記。襄公以魯桓十五年卽位。莊八年爲公孫無知所弑。在位十二年。下文云。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則明年者別有所指。然今不可考。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諸本作知。今從古本。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

ハ、施伯ハ、若シ之ニ逢フ時ハ、怨マルヽヲ恐ルル故ニ、管仲ヲ殺サザルベシ。

管仲有急云々トハ、管仲ガ戰ニ敗レタルヲ云フ。

以說於齊云々トハ、管仲ヲ殺シテ、齊ニ對シテハ、我魯國モ齊ト同ジク、管仲ヲ怨ミタルガ故ニ、殺シタリト云フコト。

及齊君之能用之云々トハ、齊君ニシテ管仲ヲ用ヒザランカ、之ヲ與フルモ害ナシ、又之ヲ善用センカ、管仲ノ目的ハ成就シテ、唯齊ノ治マルノミナラズ、魯ヲ始メトシテ、天下皆之ニ從フニ至ラン。

不能待也トハ、防禦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將胥有所定也トハ、小白ガ齊ヲ定ムルヲ待ツコトヲ云フ。

魯君曰。（不載問辭。略之。）管仲有急。其事不濟。（謂與齊戰而敗。）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殺之以說於齊。以與齊同怒。尚賢於徒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惕諸本作惕。今從古本。亟急也。庸豈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矣諸本作也。今從古本。及至也。齊不用管仲。與之固無害。若用之。管子所志之事濟矣。則天下皆從之。不獨魯服從之。是用與不用。皆不可不與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若與之。（待備禦也。）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尹知章云。胥待也。）今既定矣。（尹知章云。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

故圖ハ、以前ノ計畫、卽篇首ニ、記述セラレタル事柄ヲ云フ。

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トハ、夷吾智者タルコトヲ知ル。

敏而多畏トハ、敏ナルモ小心ナルヲ云フ。

公若先反云々トハ、桓公カラ、先ニ管仲ヲ齊ニ反ヘセト申込ム時

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尹知章云。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慧智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諸本作也。今從古本。）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古本有也字。）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乃也。）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也。（鮑叔之論管仲。與仲自言其志。若合符節。社稷之臣。固當如此。）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多畏。多所畏憚也。尹知章云。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施伯進對

タルコト。

無所歸死トハ、魯君ノ死シタルハ、何人ノ罪ナルカ、其ノ責ヲ歸スベキ所ナキヲ云フ、齊ニ對スル辭ナリ。

豕彘ハ「ヰノコ」ヲ云フ。

豕人立而啼トハ、豕ガ人ノ如クニ立ツテ啼クコト。

徒人費トハ、徒人（車ノ役人）ノ費ト云フ者。

費袒而示之背トハ、費ガ自己ノ鞭タレテ、公ヲ怨ムヲ示スガ爲ナリ。

不類トハ、君ニ似ザルコト。

九年ハ、魯莊公ノ九年ナリ。

虐於雍廩トハ、雍廩ト云フ人ヲ、虐待シタルコト。

鉤ハ帶ガネヲ云フ。

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具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尹知章云。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脇而束之。束縛也。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戸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案春秋魯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則九年者。魯莊之九年也。齊人著書。當用齊國紀年。而今用魯紀者。蓋此篇成於丘明傳春秋之後。記無知之亂。襄其文而刪節之。遂竝用魯莊紀年。不自喩耳。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入公子糾。古本無齊字。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鉤帶鉤也。鮑叔帥師來言。故曰劫。古本。魯下有人字。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

乘魯侯脇之ノ脇ハ、王說ニ拹トナス、魯公ヲ車ニ乘セ、其ノ骨ヲ折ルコト。
賢者死忠云々ノ振ハ、俞說ニ、振ノ誤リトナシ、拯ニ同ジ、卽賢者ハ忠ノ爲ニ、一身ヲ棄テ、以テ人ノ疑惑ヲ解ク、故ニ百姓ハ之ニ親頼ス。
二於君トハ、二心ヲ以テ君ニ事フルコト、盡言ノ盡ハ、藎ニシテ、忠言ヲ進ムルコト。
禮命ノ命ハ、名ニ同ジ、親戚ニ對スル禮ト名トヲ云フ。
禍理屬焉トハ、彭生ノ一身上ニ、禍敗ノ理ガ屬スルコト。
不畏惡親聞容トハ、親戚ニ對シテ、惡事ヲナスコトガ、世上ニ傳ヘラル丶コトヲ畏レザルコト。
昏生無醜也トハ、恥ヲ知ラズシテ、徒ニ生命ヲ持續スルコトヲ云フ。
豈及彭生云々トハ、前述ノ如キコトナレバ、彭生ヲ保護スルコトモ、不可能ナルコト。
禮成而不反トハ、死シ

室。尹知章云。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脇之。尹知章云。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脇而殺之。公薨于車。竪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竪曼。內竪名曼也。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君受疑之禍。寓猶賴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將言彭生之罪。故先說賢智所爲。今彭生二於君。二於君。不一心事君也。無盡言。而訣行。以戲我君。盡讀爲藎臣之藎。藎進也。言無進忠言。而有訣行。以戲弄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命名通。使失禮與名。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尹知章云。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遂成也。不畏惡親聞容。容頌通。頌誦也。言不畏憚以惡親戚聞誦於世也。昏生無醜也。昏昧苟生。無所醜恥。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齊侯昏生無醜。豈禍及彭生。而能救止之哉。若魯責戕桓公之罪。必將殺彭生。以說之。二月。魯人告齊曰。古本無齊字。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無所歸死罪。左傳作無所歸咎。請以彭生除之。齊

擠ニ同ジ、墜スコト。
夷吾之爲君臣也ノ君ハ、陳說ニ、人字ノ誤トナス。

管子ノ子ハ仲ノ誤ナルベシ。

母弟ハ同母弟。

如適トハ嫡嗣ト同ジキコト。

瓜時而往云々トハ、今年瓜ノ實ノル時ヨリ、明年ノ其時迄、卽一年間ヲ云フ。
女有家云々ハ、女子ハ夫ヲ以テ家トナシ、男子ハ女子ヲ以テ妻トナスコト。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兪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

上文。管仲方勸鮑叔出仕。召忽聞其言糺雖得立。事將不濟。心非之。於是不待鮑叔之答。輒言己志。管仲因亦述其志。以破之。至此議論始畢。鮑叔乃問管仲。以決出處也。

諸本作皆行。今從古本。

左傳作申繻。繻兪古音同。

キハ、必ズ死スルニ至ルベキコトヲ保證スル時ハ、君主モ、其任命ヲ免セン。

不廣間ノ廣ハ、曠ニ同ジ、無事ノ職ト雖モ、徒ラニ其無事ヲ貪ラザルコト。

將有國者云々トハ、諸兒、糺、小白三人ノ內、何人カ國ヲ有ツニ至ルカハ、疑問ナリ。

非此二公子云々ノ二ハ、俞說ニ三ノ誤トナス、卽齊國ヲ定ムル者ハ、前述ノ三公子中ノ一人ナルコト、必然ノ道理ナルコトヲ云フ。

惕有大慮ノ惕ハ、蕩ニ同ジ、志慮ノ大ニシテ、檢束セザルコト。

非夷吾云々トハ、管仲ニ非レバ、小白ノ人タルヲ知ラザルコト。

非子定社稷ノ子ハ、鮑叔ヲ云フ。

吾君卜世ノ卜ハ、下ノ誤、下世ハ死スルコト。

犯吾君命云々トハ、僖公ガ公子糺ヲ立テヨト云フ命ヲ廢シテ、行ハザルコト。

兄與云々ノ兄ハ況ニ通ズ。

奉所立而不濟ノ濟ハ、

尹知章云。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小白在二兄之下。必不爲後。而鮑叔事之。是鼎足去一也。則三人者各不能自立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無已猶言不得已。諸兒子糺。非定齊國之才。欲不立小白。將不得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惕音蕩。放也。諸本作惕。獨古本作惕。下文惕而亟驕同。案性惕懼者。必不能亟驕。小白放蕩好色。姑姉妹不嫁者五人。作惕。與其性行合。今定從古本。非夷吾。莫容小白。放蕩而有大慮。常人所疑怪而走避也。故唯夷吾能容之。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子指鮑叔。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吾君謂僖公。卜下字之壞。下世謂死。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劉績云。兄古況字。後倣此。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濟讀爲擠。擠墜也。晉語曰。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

本篇ハ、管仲ハ桓公ヲ輔ケテ、天下ヲ匡正シタル事ヲ記シタル者ニシテ、之ヲ分チテ、大中小三篇トナス、大中小ハ猶說ニ上中下、又內外ト云フガ如シトナス、此ヨリ以下ハ管仲ガ桓公ヲ相ケテ、國內ノ政事ヲ修メタルコトニ關ス、故ニ內言ト云フ。

先人ハ、古人ト云フガ如シ。

賤臣知棄矣トハ、小白ハ兄弟ノ順序上、最下ニシテ、到底君位ニ即ク見込ナシ、如此人ノ傅タラシムルハ、畢竟自己ノ愚ナルヲ以テナリ、故ニ云フ。吾權任子云々トハ、余ハ一時ノ便宜ヲ以テ、貴君ノ疾重ケレバ、強ヒテ之ヲ傅ニ任ズルト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三匡皆記桓公匡正天下之事。而作者各異。蓋始直名匡。編輯者因其所記。加以大中小之屬。此篇唯記匡正之大端。故名大匡耳。

內言一

內言者。管仲相桓公以修內政也。亦承其學者記之。比諸外言。紕繆尤多。疑成於數傳之後矣。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糺。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

先人古人也。疑始作先民。而唐人避諱改之。

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

古本。臣下有之字。

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

我且以死亡保任子疾之非僞。必能使子免小白之傅矣。

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

廣曠古通用。空也。欲維持社稷宗廟者。事雖劇。不敢讓而不爲。官雖間。不敢空而不居之。

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敵之ヲ認ムル能ハズ、隨ツテ萬事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ハナシ、又千變萬化セザルナシ。威不足以命之ハ、丁說ニ、威ハ我ノ謀、其道タルヤ存亡後先、端倪スベカラズ、故ニ我モ以テ之ニ名ヲ與フルコト能ハズ、卽言語ヲ以テ、其ノ妙ヲ述ブ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命之也。

命名也。

管子卷第六終

力不可量云々トハ、敵ガ我力ヲ量ルコト能ハサルヲ云フ。寡如飄風ノ寡ハ、丁説ニ蹇(スミヤカ)ノ誤トナス。利適器之至也トハ、器具ノ最上ハ、便利ニシテ適當ナルニ在リ、用敵教之盡也トハ、敎化ノ至極ハ、敵人ヲ化シテ我用ヲナサシムルニ在リ。不能致器トハ、器具ノ巧妙ヲ極ムルコト能ハザル者。遠用兵云々トハ、遠方マデ出陣スル時ニハ、士卒皆後顧ノ心ヲ絶チテ、奮進シ、故ニ敵ニ勝ツ。出入異途トハ、我軍ノ出入ニ異ナル道路ヲ取レバ、敵モ之ヲ豫測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深入危云々トハ、深ク敵地ニ侵入シテ、危地ニ就ケバ、兵士ハ反ヘツテ奮發心ヲ生ズルコト。若據虛云々トハ、敵ノ我軍ヲ測ルベカラザルニ譬フ。無設無形云々トハ、施設ナク形體ナシ、故ニ

不可。故曰源。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我兵衆。則若時雨霑物。懷之以德也。兵寡則若飄風震動草木。其戰疾。其勢強。敵不敢不伏焉。或以一爲篇首明一之一。然上文云。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則一者謂一戰服敵。非明一之一也。利適器之至也。適讀如履適忘足之適。用敵。教之盡也。敵爲我用。以盡敎化之道。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致極也。謂極其巧。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敵不爲我用。故窮。器不足以制敵。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尹知章云。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與入異塗。則敵不能測我所由。遣兵分守諸方力不能一。既傷其財。又傷其威。故曰。傷其敵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尹知章云。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自修則無所爭。故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善者。善用兵者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據虛。不能爲力也。搏景。無所獲也。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所設施。無形可見。敵不能困。故我所欲爲。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既無定形。又無所爲。故我所欲行。無不可以變化也。古本作無設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無無形至無形十一字。於義似長。但尹本行世既久。不敢刪落其文。姑存古本於注中。以備參考。學者詳之。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不恃兵力。以奮其勢。若將亡者。然而其實永存。不見可勝之機。不敢動其形。若將後人然。而常在人先。是皆深於謀者所爲。遠在威武之上。故威不足以

レバ、獨入ノ如シト雖モ事實ニ於テハ、衆ト與ニ侵入シタル者ナレバ、敵モ之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ズ、一見スレバ單獨ニテ敵狀ヲ見タルガ如シト雖モ、實ハ衆ト與ニ見タル者ナレバ、敵モ之ヲ收メ隱スコト能ハズ、丁說ニ不獨見ノ見ハ、出ノ誤ト。無名之至盡トハ、用兵ノ妙、言語ニ絕シテ、實ニ其妙ヲ盡スニ至ル。盡而不意トハ、其妙ヲ盡シテ、敵ノ不意ニ發ス、故不能疑神ノ不ハ、俞說ニ、衍字、人ガ神カト疑フコト。一至以下ノ十號ニ至ルマデ、其細目ハ明ナラズ。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トハ、大勝ハ決シテ勝利ヲ誇リテ、之ヲ恃マズ、故ニ永ク勝利ノ地ニ在ルコトヲ得ルナリ。一之至也トハ、一戰ノ至リナリト云フコト、以下ノ一ハ皆同ジ。近則用實トハ、近國ハ實力ヲ示シテ、之ヲ服ス、遠則施號トハ、遠國ハ命令ヲ發シテ、之ヲ制御ス。

入與獨見對。與上自別。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所俘之寶。必與衆見之。故人莫之能斂。以待上賜之。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用兵之妙。人無能名之。以至盡其理。既盡其理。而又發於敵所不意。故人以爲神。而不能疑焉。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畜猶容也。和合故能諧。諧調也。諧故能輯。輯睦也。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悉詳盡也。詳盡諧輯之道。故莫之能傷害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尹知章云。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不守大勝以爲已有。言不敢自矜以輕敵也。故常能守其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此所謂守大勝者也。故至善不戰。不戰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其次一之。一戰服敵。不戰之次也。破大勝强。一之至也。破大服强。則弱小咸服。近乎一戰安天下。乃其至極者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變權也。乘陵也。不用詭變詐謀。一戰服敵之實效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號令也。遠國或可以虛聲服之。近國則非實效不可。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極窮也。敵不能窮極我兵氣之盛大也。一戰服敵之術。出於四

推測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徑乎不知トハ、敵ノ知ラザル所ヲ、經過スルコト。

絕地不守トハ、絕遠ノ地モ守ルコト能ハズ、我軍ノ進行迅速ナルヲ云フ。
恃固不拔ノ不ハ必ノ誤、險固ヲ恃ムモ、我軍ノ一擊ヲ蒙ムリテ、必ズ陷落ス、中處無敵トハ、中央ニ居ルモ、四方ヨリ抗敵セラルヽナシ、令行不留トハ、我命令ノ行ハルヽヲ云フ。
散之無方云々トハ、運用ノ妙ヲ云フ。
一氣專定云々トハ、士氣ガ專一ナレバ、如何ナル事ニ當ルモ、遲疑スルコトナシ。
敵乃爲用トハ敵ガ反ヘツテ我用トナルコト。
鉤梯ハ繩梯子ヲ云フ。
寶不獨入ノ寶ハ、劉說ニ實字ノ誤トナス、(下文ノ寶モ同ジ)一見ス

發乎不意。發出也。出於敵所不意度。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准的也。以民利爲准的而行之。教無常。行無常。因便與利而施之。故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絕地。地勢陷絕。不可踰越之地也。而敵不能守者。以我兵疾若飄風。擊若雷電也。猪飼彥博云。不拔。當作必拔。是也。恃固。負嶮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四鄰不敢校。故中處而無敵。諸侯服從。故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分兵而散之。無有常方。合而聚之。不可計度。若肩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精一兵氣。使之專且定。則當戰方般。其心傍通四方。而不有少所疑擬。匱。兵氣匱竭也。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敵反爲我用也。凌山阬。不待鉤梯。歷水谷。不須舟檝。凌亦歷也。鉤梯。繫鉤於繩端。投懸於樹根巖罅。援之以上。俗謂之鉤繩。不待鉤梯舟檝者。以敵爲我用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絕地不能守。恃固必拔。故經之攻之。我軍獨出獨入。而敵莫之能止也。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所俘之寶。不獨入於已。必與衆共之。故衆爲盡力。而敵莫之能止也。此獨

有三令云々ハ、前述ノ鼓金旗ノ三種ハ、號令ヲ下タス時ノ具ナレバ、如此ク云フ。教其目以形色之旗トハ、軍卒ヲシテ、諸種ノ形ヲナシ、色ヲナシタル旗ヲ見セシメ、其意味ヲ訓練セシムルコト。教其身ノ身ハ、洪説ニ、耳ノ誤。以長短之利トハ、武器ノ長短、各利益アル點ヲ教フルコト。擧日章則晝行トハ、日ノシルシヲツケタル旗ハ、軍隊ノ晝行ヲ示スコトヲ云フ。擧韓章則載食而駕トハ、韓即弓袋ヲ畫キタル旗ヲ擧グレバ、休戰ノ意味ヲ示スコト、ナルガ故ニ、軍隊ハ、食物ヲ車ニ載セ、馬ヲ駕シテ、歸陣ノ用意ヲナス。始乎無端云々トハ、變化測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ヲ云フ、之ヲ道德ニ配シタルハ、篇首ノ明一者皇云々ニ關スル者ナリ。道不可量云々トハ、道德ナル者ハ、敵モ之ヲ

罰之誠。賞罰言誠者貴其必信也。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尹知章云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擧日章。則晝行。二曰。擧月章。則夜行。周禮。唯天子載日月之旗。而九章中有日章月章。豈軍中所載。雖同畫日月。而與天子所載異其狀與。三曰。擧龍章。則行水。四曰。擧虎章。則行林。五曰。擧烏章。則行陂。諸本作鳥章。案。下有鵲章。則此不當泛言鳥章。今從古本。六曰。擧蛇章。則行澤。七曰。擧鵲章。則行陸。八曰。擧狼章。則行山。九曰。擧韓章。則載食而駕。韓同櫜弓衣也。韓章。畫韓弓之狀也。戰止則韓弓。今擧此旗。知戰止將還也。故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三官五教九章者。不知其所由始。是始乎無端也。未知其終於何時。是卒乎無窮也。

補三官五教九章者物也。未可以全勝。所以運用之。則始乎無端。而卒乎無窮。道不可量。故謂之無端。德不可溪。故謂之無窮。凡征敵國。奉辭以討罪。是以道始之也。敵服撫以安之。是以德卒之也。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先天地而生。始乎無端。與之相類。盛德至善。百世之下不能溪。卒乎無窮。與之相類。兵既與道德相類。則不當離道德而用之。下因極言其效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有道德者。敵不能數量其所爲。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兵衆且強。謂大國。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兩者謂道德。徑乎不知。徑音經。行過也。行過於敵所不知。如鄧艾攻蜀也。

三官五教九章、皆軍中ノ事ニ關ス、其細目ハ下文ニ見ユ。危危而無害云々トハ、敵ノ危ト窮トニ乘ジテ、之ヲ困シメ、我勢ヲ張ルモ、人ヨリ禍害ヲ蒙ムルコトナシ、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ナキヲ云フ。致遠以數トハ、遠國ヲ招來スルニハ、術數ヲ用フ、縱強以制ノ縱ハ俞説ニ從ニ同ジ、強國ヲ服從セシムルニ、制裁ヲ以テス。鼓所以任也云々トハ、鼓ヲ撃ツハ、士卒ヲシテ、戰ノ任務ニ就カシムルコト、戰場ニ向ツテ起タシムルコト、行進セシムルコト。金所以坐也云々ノ金ハ、鉦ノ類ニシテ、兵士ニ坐ト退ト戰ヲ中止スルコトヲ教フル者。旗所以立也云々ノ兵ハ、武器ヲ云フ、利ハ磨礪スルコト。

士勸。賞罰不明。則良田不必在戰士。故民輕其產也。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敵不敢校。如獨行然。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此節亦見七法。而文多不同。蓋七法管子自著。而此篇則門人所述也。故文異而意同。不必強同之。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者危之。窮者窮之。則人忌其強。害難我者必至。而今無之者。以三官。五教。九章皆得其道也。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縱緩也。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以術數致遠人。以制度緩強國也。一說。數速也。縱如字。言能速致遠國。縱強威以制人。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士卒以戰爲任。鼓以戰之。是任之也。起作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免止也。止不復戰。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兵五兵也。將令則立之。牧誓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余其誓。利兵。令之利也。然則旗之用。常在鼓前金後。與後世殊。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色隨形而殊。故云。形色之旗。若周禮春官大常所掌。及下文九章是也。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軍中禁令有數條。如左攻左。右攻右。及不得離部亂行。大聲疾走之屬。皆是也。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尹知章云。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曰。教其心。以賞

計數得也トハ、經濟上ノ打算ガ正確ナルコト。

因其民也トハ、敵國ヲ領スルモ、其ノ民心ニ違ハザルコト。

號制有發トハ、命令ヲ自由ニ發スルコトヲ得ルコト。

則有制也トハ、人ヲ制御スルヲ得ルコト。

則有明也ノ明ハ、經濟ニ明ナルコト。

治衆有數ハ、軍隊ヲ治ムルニ軍法アルコト。

遂男女トハ、男女卽國民ヲシテ、其生活ヲ十分ニナサシムルコト。

官四分トハ、四方ニ官吏ヲ置クコト。

兵無主トハ、大將アラサルコト。

官無常則下怨上ハ、丁説ニ由リ、七法篇ニヨリテ、則字ヲ下句ノ器械不巧ノ上ニ移スベシ、則朝無定ノ則ハ削リ、定ヲ正ノ誤トナシテ、下ニ則賞罰不明ノ五字ヲ補フベシ、朝無正ノ正ハ、政卿ニシテ長官ヲ云フ。

擧兵之日而境内不貧者。計數得也。計數得者。軍無妄費。算不誤於素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教習備。器械利。故敵不敢角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諸本民誤利。今從古本。注云。因彼而發。因彼釋因其民。則尹本亦作其民。則號制有發也。得國不改其俗。謂之因其民。發動也。如此則號令制度。有能動之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教備器利。則有能制人也。法度審。則有守也。法度詳審。則兵有所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計數得其道。則有以明知用財之數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數猶法也。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察彼我治衆之法。而知勝敗之理。審彼我所用之器械。而識可以勝之道。旣明勝敗之理。而後出兵以勝敵。管子之用兵。先決勝敗於未戰之前。然後敢戰。所謂正而不譎者以此。定宗廟。遂男女。寇賊旣平。故能安定宗廟。使男女各遂其生也。官四分。官吏分守四方。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德恩。儀則也。四分官吏。則君意宣達。故其効如此。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主謂將。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下文獨不覆此句。此非衍。則下文有脫。器械不巧。則朝無定。伐而多費。故朝無定。七法。巧作功。意亦粗同。補器械不巧則人恐不能勝。故朝議不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古者取兵於農。此民亦謂兵。故下文云。勇

本篇ハ兵法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明一者皇トハ、陰陽未ダ分レザル一元氣ヲ云フ、道トハ陰陽既ニ分レテ、人ノ行フベキ者ナルヲ云フ、德トハ其道ヲ身ニ得ルヲ云フ、皇モ帝モ王モ皆君主ヲ云フ者ナルニ、此區別ヲ爲シタルハ老莊ノ復古主義ヨリ來リタル者ナリ。

勝則死多ノ則ハ、丁説ニ而字ノ誤トナス。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俞説ニ、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ノ誤トナス。大度之書ハ、猪説ニ、博ク之ヲ古書ニ度リ求ムルコト。

蔽君美。揚君惡。衡謂。有不與己者。蔽其美而揚其惡。故衆怨且怒而内亂作矣。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内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尹知章云。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李國祥云。一。卽老子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衡謂。一。一元之氣。陰陽之本。所以生成萬物也。故謂好生之德爲一。道。人所由而行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德得也。禮樂得身。謂之德。謀得兵勝者霸。尹知章云。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尹知章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猶謀也。故擧兵之日。而境内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勝。我兵多死。得地而國敗。若齊湣王。宋王偃是也。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尹知章云。謂大陳法度之書。擧兵之日。而境内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

故明君知所擅トハ、明君ハ自己ノ力ニテ、出來ルコトヲ知ル、卽内治ヲ務メ、人民ヲシテ蓄積セシムルハ、君主ノ注意如何ニ因ル者ナリ。

動與靜、此所患也トノ動靜ハ、治亂ト云フガ如シ。

輕誅之流トハ、誅罰ヲ輕ンズルノ弊害ヲ云フ。

彼智者トハ、自國ヨリ去亡シタル者ヲ云フ。

知章云。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二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資齋通。持也。三代以下。反覆極論兵不可廢之意。蓋時有言兵當廢者。故極言以辟之耳。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豬飼彥博云。謂字衍。動與靜。此所患也。國。治。而民務蓄積。在政得其道。故人君得專擅之。至天下之動與靜。則係於諸侯所爲。人君無得奈之何。故患之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審熟究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流委也。謂末弊。道由也。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道正者雖不安其位。猶不敢去。材能之臣。則短於德。見正人不安。卽亡去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彼智者句。彼謂去亡之臣。言彼去亡之臣智者也。故能詳知吾情僞。外難自是而至矣。若巫臣奔吳。使楚疲奔命是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尹知章云。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尹知章云。

判ヲ司ドル官、田ハ農業ヲ司ドル官。猶尚精一德トハ、各自、其專業ニ精熟スルコト。

今誣能之人云々トハ、一人ニテ四賢人ノ事ヲ兼ネタリト云フハ、世無ノ事ナルヲ云フ。故列尊祿重云々ノ列ハ、位ヲ云フ、卽チ高位重祿ヲ貪ボリ、勢利官大ヲ喜ブコト。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云々ノ授ハ、受ノ誤、夏殷周三代ノ、互ニ天下ヲ授受スル、皆兵ヲ用ヒテ人ヲ殺ス、而シテ其殺サルヽ人ハ、亦當時ノ人ニシテ、全ク別種ノ世界ノ人ヲ殺シタルニ非ルナリ。

則ヲ古今惑也ノ古今ノ二字ハ、王說ニ衍文。此二者ノ三字ハ、王說ニ、衍文トナシ、又不廢ヲ不當廢ノ誤トナス。此二者傷國一也トハ、前述ノ兩惑ハ、其ノ國ヲ害スルコト、同ジキヲ云フ、本注明ナラズ。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尹知章云、謂各精一事。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此必無之事。誣能之所以易知也。服、行也。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列、位也。尊位重祿。與之則受。不敢以無能辭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勢利。謂權重者。從。從君命而受之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臣。嬖倖用事。則士不能直進。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用與能違。則不能成功。昔者三代之相授也。補商周之有天下。伐而代之。恐不可言授。授當作受。聲之誤也。孟子曰。殷受夏。周受殷。安得一天下而殺之。湯伐桀。武王伐紂。事涉三代。故云三代之相授也。言湯武仁矣。然授受之際。亦用兵殺人。而其所殺亦唯斯天下之人。不得別設一天下而殺其人也。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者刑之大也。刑可措而不用。而不可得廢。則誰能廢兵。是以四患雖明。而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若兵當廢。而不肯廢。則是古今之人盡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謂古今。古今不敢廢兵。而我彊欲廢之。則亦一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此二謂廢與不廢。此者。指上之詞。上句承古今惑也。故此二者。指古今。此句承不廢而欲廢。故此二者指廢與不廢。不嫌同辭異釋也。尹

是レ外物ニ制セラル、者ナレバ、物ニ誇ル者ハ小人ト云フベシ、大士ト云フベカラズ。
凡論人云々トハ、人物ヲ論評スルモ、古道ニ暗キ者。
易其功者トハ、其事業ヲ輕忽ニスル者。
事無資云々トハ、何事ヲ行フニモ、根柢ナク、一時ヲ彌縫シテ、之ヲ注意セザル者、事無資ノ三字ハ、家說ニヨリ、下文ニ屬ス。
其所不能已也トハ、賢人王主ノ之ヲ行フヤ、中心ヨリ悅ンデ之ヲ爲スコトヲ云フ。

司空ハ土地ヲ司ドル官、司徒ハ教育ヲ司ドル官、李ハ理ニシテ、裁

智士焉。易輕。功事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疏於古道。雖德行成於身。凡事無所資取。所以不免爲卑人也。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簡慢也。業職也。遭遇時君。當盡心力以報之。而輕慢其職業。非愚而何。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釣。謂巧取。猶釣魚以香餌誘致之也。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賢人之於行。王主之於道。心誠好之。欲已不能。故能忘名與利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公國。不以國爲私有也。一專也。專心於民事。聽於世。聽用世人所可否也。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直進。不因左右也。不敢誣能。故唯論其所能焉。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所謂公國也。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誣能。以不能爲能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要引作徑也。謂捷徑。上句云。雖未大治。則作徑似長。但正民之經。數見于上。而治要所引時有刪節竄改。未可輙據以改原文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尹知章云。臣。管子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李理通。治獄之官也。后稷爲田。此四士

障ハ塞グコト。

立儀ハ、標準ヲ示メスコト。

務物之人云々ノ務ハ矜(誇ルコト)ノ謂、尊大自負スル者ニハ、大人物ナシ、彼矜者滿也云云ハ、誇ル者ハ、自ラ滿チタルヲ以テ誇ル者ナルモ、其實ハ滿チタル者ニ非ズ。滿虛在物云々トハ、外物ニヨリテ或ハ滿トナリ、或ハ虛トナルハ、

一曰。賢人不至。（古本作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障壅也。）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諸本不下有敢字。今從群書治要。）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諸本連凡民以下爲一節。今從古本。）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治要引無者字。）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民之好之必甚於上。）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治要引儀作義。爾儀表也。民所表準也。明君置法。以自治其身。立儀以自正其行。故民從之如流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死制。諸本作死節。此與下文修制相照。今從古本趙本。制制度也。服行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豬飼彥博云。務當作矜是也。）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矜者自以爲滿也。自以爲滿者。其內有所不滿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或滿或虛。我心在物也。心已在物。則爲其所制。故矜者細之屬也。安得有大士哉。）

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遠猶疎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

名)ヨリモ甚シキコト。富人貧人云々トハ、人君ハ人ヲシテ貧富貴賤ナラシメ、又富者ヲシテ貧者ヲ養ヒ、賤者ヲシテ貴者ノ臣タラシム。君臣之會云々トハ、君臣ノ間ハ、殺生貧富貴賤ノ六者ヲ、互ニ取ランシトスルコトヲ謀ル。不智也ノ智ハ、知ニ同ジ。

牽トハ、臣下ノ牽制ヲ蒙ムリテ自由ナラザルコト。瑕ハ、兪説ニ、格ニ通ズトナス、格トハ命令ノ扞格(サマタゲラル)セラレテ達セザルコト。牽瑕壅塞之事ノ事字ハ衍。

命也。司命。文昌第四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畜養也。人君能使人貴賤貧富。又能使富者畜貧者。貴者臣賤者。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尹知章云。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之會合。操舍六者。以相制。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君父不操六者。以失其謀。故其害至此。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智讀爲知。臣子得此六者。而君父不覺。故逢弑逆之禍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爲群下所牽制。故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瑕隙也。令入而不至君所。如物沒隙中也。牽瑕蔽壅之事君者。【補】此論君德。事字當衍。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戸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豬飼彦博云。事字衍。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愼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故言有辯而非務者トハ、徒ニ無用ノ辯舌ヲ弄スルコト。

行有難而非善者トハ、人ノ爲シ難キ苦行ヲナスモ、模範トスルニ足ラザル者。

一曰トハ、管子ノ學統ヲ繼ギタル人カ、其ノ傳ヘ來リタル別說ヲ掲ゲタルナリ。

爲其殺生云々トハ、生殺ノ權ヲ有スルコト、司命（運命ヲ司ドル星

所生。顯明之可以治其國也。

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尹知章云。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自傷我軍。也。諸本脫故字。今從古本。仁而不法。傷正。法所以正人。仁而不守法。即爲愛民枉法律者也。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各自便身故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侵削也。於。諸本作而。今從古本及群書治要所引。故言有辯而非務者。如堅白異同之辯是也。辯。諸本作辨。今從古本。行有難而非善者。如陳仲子微生之屬是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一曰。外言八篇。承管學者。述其所聞也。而一再傳之後。所聞異詞。不能統於一。乃並錄之。以博異聞。因題云一曰。所以重師說也。後稱一曰者傚此。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其心曰是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是有所以也。爲其殺生急於司

遠ケレバ、君ノ聰明益々壅蔽セラル、ヲ云フ。

故請而不出ノ請ハ、丁説ニ、情ニ通ズト為ス、下情ガ君主ニ達スルモ、其ノ效ナク、恰モ消滅シタル如キヲ云フ。

出而不入トハ、君主ガ命令ヲ出スモ、下ニ達セザルコト。

入而不至トハ、或事ヲ君主ニ奏スルモ、途中ニテ臣下ガ之ヲ遮ギルコト。

出而道止トハ、君主ガ命令ヲ出スモ、中途ニ廢セラレテ、行ハレザルコトアルハ、臣下ガ之ヲ塞グ故ナリ。

立中以生正トハ、法ヲ立テ、正義ヲ明ニスルコト。

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下所請告。入而不出。是君不用之。其言若消滅。然。故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絶。令出而請不入。是君自用。而忌忠直之言。拒絶之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尹知章云。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出而道止。大臣自專。壅塞君命也。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親戚。父母也。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輕謂不用。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人有大功。當報之以高爵重祿。不宜愛惜爵祿。易之以威權也。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正其道。其命乃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精德。純粹其德也。中。禮也。明正以治國。正者德與禮之

人何不可求トハ、賢人ヲ求メ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

春秋之記ハ、歴史ヲ云フ。

堂上遠於百里云々トハ、君側ヲ去ルコト愈

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人。賢材也。得道而道之。道之。治之也。諸本作導之。今從古本。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興利除害。以其身爲急。而人君獨甚傷之。至劫弑其身者。以先失其令也。人主失令而蔽。爲下所掩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韓非兩引春秋。皆指左氏所記。蓋春秋。魯史舊名。左氏作傳。亦因舊文。而增修之。則此及韓非所稱。皆魯史舊文也。自仲尼修之。春秋之名。專歸其所筆削。同左傳於公穀。爲丘明所創起。或因疑此春秋爲麟經。謬甚。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

ムル者ハ、前述ノ如ク、殺危勞苦飢渴ノ極點ニ、國民ヲ置クモ、敢テ國君ヲ怨ミ、之ヲ害スルコトヲ計ル者ナシ、此ノ如クニシテ、善ク民ヲ用フルト謂フベシ。

舍所好云々トハ、私欲ヲ去リテ正義公道ヲ行フコト。

軒冕不下儗ノ儗ハ、擬ニ同ジ、苟クモ功績アラバ、其人下位ニアルモ、直チニ軒冕(有位者ノ車ト冠)ヲ與ヘテ、之ヲ表章シ、敢テ與ヘンカ、與ヘザランカナド、猶豫セズ、斧鉞不上因トハ、罪アラバ上位ノ者ト雖モ、之ヲ刑シテ、少モ遠慮スルコトナシ。

民不敢轉其力トハ、其勞ヲ避ケザルコト。

諸侯之謀慮云々トハ、對外政策ヲ誤マルヲ云フ。

慮害己者。尹知章云。至善也。劉績讀如字。衡謂。殺危勞苦飢渴。民之所甚惡也。善用民者。使之至此極。而不敢怨。然後恩威結於民心。而無與謀害己者也。

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尹知章云。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衡謂。所惡。上六者是也。所好。則反之。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儗度。因就也。軒冕不下儗度於民。斧鉞不上因就於君。

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立其後。言必成也。

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劉績云。轉猶輾轉。推避也。

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推進之也。

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此皆殺危勞苦飢渴之之所致也。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人民也。諸本。人作大。今從古本。案尹注。大衆也。據此。知章所注本既誤大。

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益信古本可貴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應諸侯之謀慮也。

爲愛民之故云々トハ、信賞必罰セズ、徒ニ姑息ノ愛ヲ以テ、國民ヲ治ムル時ハ、反ヘツテ眞ニ民ヲ愛スル者ト云フベカラズ。

用民者將致云々トハ、國民ヲシテ國君ノ命令ニ從ヒ、其用ヲナサシメ

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古本作謗。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經亦法也。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于僞反下爲愛同。○計度上所以愛民者爲將用之故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是所謂姑息之愛。非眞愛也。謂諸本作爲。今從古本趙本。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過愛啓侮。故民不聽命。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

一等ハ、禮制ヲ以テ、法度ヲ製作スルコト。

砥滯ハ底滯ニ同ジ、トドコホルコト。

操事於妄作トハ、恩賞ヲ得ルコトヲ願フテ、妄リニ事ヲナスコト。

曹黨ハ群黨ヲ云フ。

不行制トハ、命令ヲ實行セザルコト。

彊者立トハ、勢力强大ナル者起ルコト。

信密ハ王說ニ信必ノ誤信賞必罰ヲ云フ

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無棄廢之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砥與底通。止也。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儉非道也。然務之。庶民皆安。故曰。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冀得賞。故操執事於妄爲。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人輕生命。則敢爲强暴。結群黨。橫行閭里。必至之勢也。曹群也。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制命也。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弱者從風而靡。故主位危。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法象也。必象道而立之。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賞罰必信而周密。此正民之經也。經猶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

針）ヲ以テ之ヲ打ツ、少ク痛ムト雖モ、終ニ平癒ス、刑罰ノ、以テ惡ヲ已ムベキニ喩フ。以其道爲未可以可求也トハ、爵祿ヲ與ヘズシテ、徒ニ重任ヲ盡スヲ求ムルハ、正道ニ非ルナリ。軒冕ハ、有位者ノ乘ル車ト、禮冠。所以守其服トハ、階級ニヨリ服裝ヲ一定セシムルコト。君子食於道云々トハ、在位者ハ、精神的勞力ヲナシテ、其報酬ニヨリ生活シ、一般人民ハ、勞働ヲナシテ生活スルコト。四者備體トハ、四者ヲ盡ク有スルコト。則胥足上尊云々ノ足上尊三字ハ、王說ニ、衍字トナシ、胥ヲ「待ツ」ト訓ズ、即時機ヲ待チテ、天下ニ王タルコト容易ナルコト。文有三侑トハ、文道ニハ、三タビ過ヲ宥ルスコトアリ。先易而後難トハ、初ハ人ヲ喜バシムルモ、後ニハ禍ノ起ルヲ云フ。太上以制制度トハ、第

近。當爲疽。痤。小腫也。礦讀爲擴。打也。石砭也。打痤疽以砭。始雖小痛。其患必已。補雖誤脽。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不與尊爵重祿者。不肯與之圖難犯危。何則以其道爲未足求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服事也。爵尊則禮備。祿多則財富。自有足觀者焉。故云。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備體無所闕也。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皆也。豬飼彥博云。上胥二字。與上相涉而衍。衡謂。言衆皆充足。君上亦尊。乘時而爲王。不難矣。文有三侑。侑宥通。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小人喜赦。是先易。後不勝其禍。是後難。法者先難而後易。小人畏罰。動非其上。是先難也。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制禮制也。以禮制裁成法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尹知章云。能追悔也。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

分争而退クハ、下ガ上ト分レ争ツテ退クコト。

況主倨傲ノ主ハ、俞説ニ、其ノ誤トナス。

不牧ノ民トハ、君ノ牧養支配ヲ受ケザルノ人民。

縄之外也トハ、法律以外ヲ云フ。

輕患而傲敵トハ、士卒ノ勇氣ニ富ミ、大膽ナルコト。

故赦者云々トハ、奔馬ノ手綱ヲ緩メ棄テ、危險ナル狀態ニ入ルコト。

痤睢云々ノ睢ハ、疽ノ誤ニシテ、痤トトモニ、腫物ヲ云フ、腫物ヲ治療スル時ニハ、砭（石

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争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私議以率人。是自貴也。[illegible]自以其議為貴。與上分争而退也。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私議自貴。則主道不得不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主讀如陽子剛而主能之主。上也。李選作至。蓋臆改耳。言況是數者之事。猶有立者。主道之益卑可知矣。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牧。收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患苦也。傲亦謂輕之。[illegible]患難也。鬬士既以功食邑。卒亦冀得其所。故輕難而傲敵也。傲慢也。亦謂輕也。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設。置立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輕罪者得速出囹圄。是小利也。怙終之徒。積累小過。以成大罪。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委。棄也。犇馬而棄其轡。必致泛駕。毋赦者。痤睢之礦石也。劉績云。睢恐疽。或癰字。衡謂睢疽聲

衆謀矣ハ、衆人ガ相與ニ、君主ヲ害スルコトヲ謀ル。

固植トハ、一定シテ動カザルコト。

國毋怪嚴ノ嚴ハ、丁説ニ、服ノ誤トナス。

錯儀トハ、儀表卽標準ヲ、恣ニ設立スルコト。

侮。刑罰爲民所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凌讀爲陵。陵侵也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苛煩細也。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不聽則從而刑罰之。是彊以刑罰也。如此。則衆相與謀。害爲人上者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度量謂制度。錯置也。遷移皆謂改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固植一定不移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經法也。無常法。君縱其欲。故民力必竭。數猶理。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國無嚴急可怪異之號令。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錯儀表也。更立人所表準也。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變易號令。錯置也。錯儀更立威儀也。畫計也。計畫制度。作爲議論。是皆拂上亂下者。故盡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戮。引導也。繩之彈正之也。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

忘レザレバ、却ヘリテ禍ヲ蒙ル、可而不爲云云トハ、之ヲ承諾スルモ、行ハザレバ禍ヲ蒙ル。
孤而毋內ノ內ハ、丁說ニ、內ニ之ヲ親ム者ナキヲ云フ。
積之所生也トハ、大過ハ、畢竟小過ヲ積ミタル結果ナリ。
姦不勝矣トハ、姦惡ヲ禁ズ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求多者云々トハ、人民ヨリ財貨ヲ貪ボル者ハ、反ヘリテ、國民ヲ疲弊セシムル故ニ、其利寡シ。

直行之士危。尹知章云。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內古納字。毋敢納其言者。　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無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小過積累。終成大罪。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敬肅也。警也。恆自警肅也。　惠行。則過日益。過愛啓悔。所以多過。　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不能禁姦。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遺善。有善而不賞也。勵。勸勉也。　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有善必賞。有罪必罰。非果斷之君不能焉。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財聚則民散。民既散矣。田圃荒蕪。雖重斂厚賦。其所得益少。　禁多者其止寡。搖手觸禁。民不能盡守焉。　令多者其行寡。力不能給安得而行之。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

禁勝於身トハ、自分が、首トシテ禁ヲ犯サヾルコト。

危人而不能殆トハ、人ヲ危キ地ニ置キナがラ、根本的ニ、之ヲ亡スコト能ハザル者ハ、却ヘリテ禍ヲ蒙ムルコト、廢人云々トハ、一旦廢シタル人ヲ復ビ用フルモ、其人ハ舊怨ヲ

管子卷第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以合法者爲法也。不以合法者爲法。則事多變更。〕法不法。則令不行。〔以不合法者爲法。則民不從令。〕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不法。不合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悉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犯禁也。上言禁。下言令。互見爲義。〕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索求也。〕見能而不使殆。親人〔群書治要引作親仁。殆下竝有也字。似非。〕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離。與之離心也。〕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可肯也。人有謁已者。已首肯之。既而不爲。人必怨之。故殆。〕足而不施殆。〔足猶富也。〕幾而不密殆。〔尹知章云。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

管子卷第五終

ルコト。

疑錯トハ、遲疑シテ刑罰ヲ施サズ、又刑罰ヲ錯誤スルコト。

用。則戰不勝。戰不勝。則（諸本作而。今從古本趙本。）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俗本誤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疑錯。遲疑錯誤也。）不爲六者益損（古本作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幷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非以戰守事幷兼攘奪也。特以爲天下政治耳。）

明王能勝其攻ノ其ハ、王說ニ、六ノ誤トナス、下文ノ其攻モ同ジ。自有國正天下トハ、一國ノ諸侯ヨリ、進ンデ天子トナルコト。斧鉞ハ刑罰ヲ云フ。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トハ、命令ヲ聽カザルモ、誅罰ヲ免レテ、存スルコトヲ得ベキ者、卽君主ノ親戚、或ハ朝廷ノ顯官ヲ云フ。有犯禁云々トハ、財貨若クハ女色ニヨリテ、誅罰ヲ免ルル者ヲ云フ。有毋功云々トハ、君ニ媚ビ又ハ君主ニ其ノ好ム所ノ玩好ノ具ヲ獻ジタル爲ニ、富ミタル者ヲ云フ。毋爲自用トハ、國民各自ガ、國事ニ盡力セザ

（爲己也。理下文作治。此作理者。唐人避諱。而後儒未訂也。）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劉績云。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劉績云。自有天下。而取滅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雖毋（諸本作無。今從古本。）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及進玩好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尹知章云。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

威有與兩立云々トハ、自分ト同等ノ威權、又兵力ヲ有スル者アルコトヲ云フ。

與危亡爲鄰云々トハ、危亡ニ近ヅクハ何ゾヤ、天道ノ速ナルコト、人心ノ變ズルコトニ由ル、(數ハ命說ニ速ト訓ズ)

諸侯失於外トハ、外國ノ諸侯ヲ失フコト。

不傲下トハ、下ニ傲ラザルコト。

政理ハ政治ト云フガ如シ。

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命也。卒士戰士。輕敵。不恐之也。兵志曰、士卒恐將者勝。恐敵者敗。

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信與伸同。

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兩立分爭。皆謂諸侯有與我均力者。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尹知章云、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

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若四時之相推遷然。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緩怠於政事。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外失諸侯。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於政事。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驕則諸侯失於外。緩怠則民亂於內。自然之數也。故曰天道。

若夫地雖大。而不幷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傲倨也。下賤之也。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爲于僞反。言不

應難不捷トハ、患ニ應ジテ、之ヲ救フコト遲キヲ云フ。
三者見一焉トハ、前述ノ三者ノ中、一ツヲ有スルコト。
國不虛重ノ虛ハ、實力ナキコトヲ云フ。

近者之勝トハ、親近者ガ、皆法令ニ服從スルヲ云フ。

宋本ニハ、二三ノ兩字ナシ。

能不通於官トハ、才能アルモ官ヲ進メザルナリ、丁說ニ下文ノ受祿賞ニ對スルトキハ能字ノ上ニ、二字ヲ脫ストナス。

陳士不死制トハ、一隊ノ長モ、命令ヲ死守セヌコト。
卒士不輕敵トハ、兵士ハ敵ヲ恐ルヽコト。

難行。則應難不捷。捷疾也。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補虛空也。言必有所以重勝用行。下所述是也。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近者即下文親貴也。令不勝於親貴。必不能行。而令乃行。故禁不勝俗本誤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嚴重。威嚴貴重之臣也。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二三。謂賞罰不信。疑二上有脫字。能不通於官。有才能者不進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詭違也。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古者取兵於農。故民心不專一。勝不可得。陳士一隊之長。

察身能云々トハ、自身ノ技能ヲ察シテ、之ニ相應シタル官ヲ受ケ、敢テ自ラ誇リテ、君主ヲ欺ムカザルナリ。不偷得トハ、利ヲ貪ボラザルコト。

上拂之事トハ、君主ノ意ニ戾リ反スルコト。下比之説トハ、臣下互ニ徒黨ヲナスコト。侈泰之養トハ、贅澤ナル飲食ヲ云フ。

畜長トハ、六畜ヲ畜ヘソダテルコト。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尹知章云、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偷得。尹知章云。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離遭也。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服猶就也。侈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毋實虛受。毋功德而受爵祿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民之所好惡貴賤。不違逆於上令。毋上拂之事。上拂。拂戾於君意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養。飲食也。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不倍孝悌忠信之道。而不逆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凡有民社之事。皆謂之朝。本朝。國君之朝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畜養也。畜長。養長六畜。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上通。昇進也。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服行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各有所愛惜。故不知。臣下不順。上令

便辟伐矜之人ノ便辟ハ、丁說ニ衍文トナス、伐矜ハ誇ルコト。

五衢ハ五ツノ通路ニシテ、前述ノ巧佞之人以下五ケ條ヲ云フ。

末生トハ末業ニシテ、商賈ヲ云フ。

相稺也ノ稺ハ、輕ンズルコト。

綦組ノ綦ハ、王說ニ、纂ノ誤トナス、二種トモ諸色ノ絲ヲクミ合セタル者。

分役トハ、政府ヨリ割リ當テラレタル賦役。

道行事便辟トハ、自分ノ操行ヲ誇リ示メシテ、便辟(君主ノ寵人)ニ事フ。

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邪途五衢。自成私至成名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生業也。末生。謂商賈。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稺幼也。相稺。猶言相輕也。舊注稺訓驕。蓋本於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稺莊子。然稺無驕義。莊子驕稺。亦謂驕且侮之耳。此頗惑人。故特辨之。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綦。履繫也。組。綬類。薄闊曰組。或云。綦綵也。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謂之逆。卒。暴也。分役。分布賦役也。以已無分役。反輕有分役者也。

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制。君命也。

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稺也。謂之逆。道。言也。言與外人交通。受其請謁。收取權柄。言說已操行。以事便辟。專以貴富爲榮華。不知非義之可恥也。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

ニ、私親ノ誤トナス。進則使無由云々トハ、進退トモ自由ナラザルコトヲ云フ。絶而定トハ、人民ノ野心ヲ絶滅セシムルコト。

本篇ハ、法令ノ重ンズベキヲ論ズ。留令者死トハ、命令ヲ疾ク實行セズシテ、其時ニ後レタル者ハ、死罪ニ處ス。

在官トハ、百官ノ手中ニ在ルコト。

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安佚縱姦利。故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緩不及時也。不從令者死。不從令者民也。餘皆官吏。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令既出。而民可否之。是君不明故也。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百吏背上令以爲己威。則恣其所行。以營私故。故喜也。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下敢可否上令。是威權繫屬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變在下曰在官者。在下。兼官民而言之。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

側入迎遠トハ、利益ノアル所ハ、身ヲ側メテ潜ニ入リテ之ヲ取リ、又遠方ニアル利益ハ、之ヲ迎ヘ取ルコト、遁上而遁民ノ遁ハ、王説ニ「欺ク」ト訓ズ。大言法行トハ、誇大ノ言ヲ述べ、又其行ガ堂堂トシテ人ノ模範トナル者、高自錯者トハ、自分ヲ標榜スルコト。守委間居スルトハ、委積セラレタル貨物ヲ守リテ、安逸ニ生活スルコト。行辟而堅トハ、行ハ隱僻ニシテ堅シ、衆ト異ナルコト。順惡而澤トハ、惡事ニ順フモ、善ク之ヲ潤飾シテ、光澤アラシムルコト、卽非ヲ飾ルヲ云フ。數變トハ術數ヲ弄シ、變詐ヲナスコト。固國之本ノ固ハ、錮ニシテ、塞グコト、本ハ農桑ヲ云フ。務往於上トハ、上ノ好ム所ニ阿ネルヲ云フ。以自見於國トハ、名譽ヲ國人ヨリ得ルコト、緩行トハ躬行實踐ヲ怠ルコト、和親ハ、王説

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緩舒也。緩行。不以躬行為急也。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漁。侵取也。故字當衍。蘇傃通。向也。荀子議兵篇蘇刀者死。注蘇讀作傃。塚田虎云。取草為蘇。蘇。取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名猶分也。下之於上。唯其所令。不得自由。然是霸者所為。非王政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錯置也。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絕下民利害之意。而人心自定。安靜無事。而國家自治。治。俗本誤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

通ズ、恆産ナキコト、列上下之間トハ、官民ノ間ニ在ルコト、議言爲民者トハ、人民ノ爲ナリト稱シテ、種々ノ事ヲ議論スルコト。
壺士以爲亡資云々トハ、宋本ニ、壺ハ壹ノ誤、王說ニ亡ハ已ノ誤（下ノ亡モ同ジ）修ハ備ノ誤トナス、即士ヲ聚メテ自己ノ用トナシ、田疇ヲ備ヘテ、自己ノ生業トナスコト。
則生之ノ句上ニ、貧字ヲ補フベシ、人民ノ貧者ヲ救フコト、養私不死トハ、一味徒黨ノ生計ヲ助クルコト、然後失矯云々ノ失ハ、猪說ニ、天トナス、天矯トハ、勢力ノ盛ナル貌、與上爲市トハ、君主ヲ脅迫シテ、利益ヲ貪ボルコト。
審飾小節云々トハ、虛名ヲ求ムルコトヲ云フ。
遠交以踰群トハ、隣國ニ交リ、其威力ヲ假リテ、自己ノ同僚ヨリ上位ニ上ボルコト。
隱行辟倚トハ、皆惡行ヲ云フ、辟倚ハ王說ニ辟邪ト訓ズ。

也。失。古佚字。爲市謂求利。羽翼既成。然後佚居矯飾。以深與上圖求利之事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飾修也。時言大事以動上。動悚動之也。俗本誤勤。遠交以踰群。遠交四隣。得其薦。以踰等輩之位。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假因也。謂無才德。而獨恃其爵。卑身雜處。卑屈其身。與衆雜處。隱行辟倚。隱微。辟邪。倚曲也。隱微行邪曲之事。不使人知。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利至則側身而入之。其遠者。則迎而致之。君亦遁之。民亦遁之。古本。遁民作道民。亦通。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詭違也。其言誇大。其行有法。務行人所難爲。而高自標置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委。寵貨物之府也。博分廣施也。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勤勞。遂成也。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富而博施。故身靜而人求之。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尹知章云。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相與朋黨爲友道也。數變。計數變詐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固讀爲錮。塞也。國之本謂農桑。務往於上。務往從於上所好也。聖

施シタリト云フコト。
交於利通云々トハ、利達ノ人ニ交リテ、其勢ヲ假リ、貧窮者ノ財ヲ貪ルコト。
輕取於其民云々トハ、臣民ヨリ容易ニ財貨ヲ徵取スルモ、之ヲ君主ニ獻ズルコトヲ避ケルコト。
削以上附下トハ、君主ノ財ヲ削減シテ、臣下ニ附與スルコト、求於民トハ、人民ノ聲譽ヲ求ムルコト。
用不稱其人トハ、身分不相應ニ、金錢ヲ使用スルコト。
家富於其列トハ、同列同仕ノ者ヨリモ富ムコト。
其列其祿云々トハ、秩祿少ケレバ貧ナルコト、世ノ常ナルニ反シテ、富ムハ怪ムベキコトナリ、故ニ之ヲ禁ズ。
成群於國者トハ、徒黨ヲ立テ、君主ヲ壅蔽スル者。
飾於貧窮云々ノ發ハ、孫説ニ、廢ニ同ジ、自ラ貧窮ナリトシ、勤勞ヲ廢シ、威權ヲ貧賤ノ中ニ振フコト。
家無常姓ノ姓ハ、生ニ

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薦人令仕。則與之分其祿。此皆賣恩貪利之甚者。故聖王禁之也。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通達也。交於利達之人。假其勢以獲財於貧窮之人。

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輕猶易也。重猶難也。

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削取上財。以附益臣下。不言己而云下者。與其徒共之也。求於民者。求聲譽也。

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俗本誤萬。寡而貲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豬飼彥博云。用財過其人之分。其富踰同列之家。衛謂。祿寡而財多。非賂則贓。

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尹知章云。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連結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始矯飾貧窮之狀。既而僞發迹於勤勞。因以縱權於貧賤之中也。

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通。常生恒產也。身在官民之間。每議輒言爲民。是代君憂民也。其志有不可測者焉。故聖王禁之。

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尹知章云。每以壺飧濟士。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

則生之。養私不死。生之二字不可讀。疑則字上脫貪字。生之。蓋謂使之得生業也。養私不死者。養育私人。待之以不死也。

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

大臣此權重云々トハ、大臣ガ權力ノ重キ人ト、徒黨トナリテ、互ニ國ニ推擧シ、重位ニ就クコトヲ計ル。
小臣必云々トハ、小臣モ利ヲ慕フテ、大臣ニ阿附スルコト。
以爲亡黨ノ亡ハ、王說ニ、己字ノ誤トナス、大臣自身ノ黨派トナル。
聚徒威群ノ威ハ、成字ノ誤。
故國之危也ノ一句ハ下文ノ冒頭。
退則藏祿於室トハ、其家ヲ富マスコトヲ云フ。
王官私君事去トハ、權力ヲ以テ官位ヲ左右シ、君主ノ公事ヲ怠ルコト。
非其人而人私行者ノ下ノ人字ハ衍文、其人ノ職務以外ニ出テタル事ヲナス者、其僣越ノ者ヲ云フ。
毋能ノ毋ハ、無ニ同ジ。
交人則以爲己賜トハ、交際上ニ於テハ、恩ヲ

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大臣比合權重者。相與薦舉於國中。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大臣既如此。則小臣必循利。以相就大臣。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大小之臣。結爲一大黨。人不敢非之。皆以爲無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託公道。以行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推。進之也。廣其居者。務多黨與。使人不敢迫己也。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豬飼彥博云。威當作成。衡謂。索民。求民心也。故國之危也。下文聖王之禁。皆危國之道也。故先揭此句爲目。古本屬上節。非。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任事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唯知富其家。不肯施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力勤。屬結也。不以治其職爲事。但以勤結私爲事。王官私。君事去。劉績云。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王官縱私。君事既去矣。乃非毀其人。而人人反縱其私行者。罪又甚焉。修行。則不以親爲本。不務孝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專營私利。舉毋俗本毋作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

下與官列法云々トハ、臣下ハ私ニ法ヲ立テテ、君主ノ命ジタル裁判官ノ法ト並行セシメ、又君主ト威權ヲ競爭ス、列ハ、愈說ニ裂ニ通ズ、下文ノ分ト相對ス。財厚博惠云々トハ、臣下ガ厚ク私恩ヲ賣リ、人心ヲ收ムルコトアレバ、君主タル者、法ヲ正シテ之ヲ待ツベシ、然ルトキハ、其人モ恐レテ、正道ニ入ルベシ。大臣之贅下云々ノ贅トハ、物品ヲ質トナシテ、金ヲ借リルコト、大臣ガ、恩賞ヲ人ニ施シテ、人心ヲ收ムルコトニ喩フ、射人心トハ、弓ヲ射テ的中スル如ク、人心ニ中ルコトヲ云フ。下制トハ、下民ヲ取締ル制度、徑於利トハ、近道ヲ通リテ、手早ク利益ニ奔シルコト。博學ハ張說ニ、博學ノ誤ニシテ、博ク人ヲ推擧スルコトヲ云フ。泰誓ハ、書經中一篇ノ名。

而道其所聞。用其私。用下所立之私理也。道言也。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劉績云。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竝陳法。上與制法君。竝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尹知章云。負猶被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厚猶豐也。經法也。正法。而其人自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陳氏奪齊。實用此術。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贅以物質錢也。與人以物。使之歸己。猶物質錢。故曰贅下。一說贅屬也。使下民屬己。義似穩矣。然下始云射人心。其說未是。射取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爲下制。爲下民之制度也。尹知章云。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

本篇ハ、國法ノ禁ズル所ヲ述ブ。

法制不議ノ議ハ、兪説ニ俄ニ通ズ、俄ハ傾ムキ斜ナルコト。

君一置其儀トハ、君主一タビ標準ヲ立テ、臣民ニ示スコト。

下皆會其度矣トハ、臣民ハ、皆君主ノ立ツル所ノ法度ニ合ハンコトヲ求ムルコト。

君不爲變。爲干僞反。不爲變其所爲。言無所改悔也。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唯知進取利祿。不知退讓。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尹知章云。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一任法制。不敢議輕重。則民知不可犯。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偷薄也。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假者。與非其人也。亂猶犯也。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爲法成俗。治本既立矣。故其餘事不待勉彊而治矣。君一諸本作壹。今從古本。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置立也。儀猶表準也。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俗本度誤理。會合也。下皆求合於上所陳之度。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

説ニ、良田ヲ以テ、戰功ノ士ヲ賞セザルコト。
禽獸行トハ、禽獸ノ如キ行、不倫ノ行ヲ云フ。
有者異姓滅也トハ、其國ヲ有ツ者ガ、異姓ナレバ、國號同ジト雖モ滅ナリ、齊ノ田氏ニ於ケルガ如シ。
威字ノ上ニ、其字、不行ノ上ニ、與字ヲ補ヒ讀ムベシ。
計敵與以下ハ、八觀ノ第八ナリ、敵國ト與國(同盟國)ノ狀況ヲ計ルコト。
量上意トハ、君主ノ意ヲ量ルコト。
與國不恃其親トハ、同盟國モ、我ヲ見棄テルコト。
商販ノ販ノ本義ハ、朝物品ヲ買入レ、夕ニ賣拂フコト、本貨ハ米穀布帛ノ類。
偷處而不事積聚トハ、目前ノ事ニ安ンジテ、貯蓄ヲナサヾルコト。
而君不爲變トハ、人君其過ヲ改メザルコト。

以農爲兵。故良田在戰士。則兵强。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官非其人。不亡何待。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倍背同。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如周室東遷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其君既滅矣。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此覆上文。計下當有其字。不行上當有與字。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上意。君意所在也。國本。民俗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量上意。然則與國不恃其親。不恃我親。而敵國不畏其彊。不畏我彊。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懷猶戀也。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朝賫夕賣曰販。本貨。穀帛也。偷處苟且處事也。此察國本。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知己亦不用。故去。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不爲上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觀民產。如是。而

與フ、下句ノ治行爲上云々モ、此意ニ準ズ。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ハ、富人及商人ヲ云フ。
權重之人トハ、權力重キ人。
倍本行而求外勢トハ、孝悌忠信ノ如キ道德ノ根本トモ謂フベキ行ヲ棄テ、外國ノ勢力ヲ借リ、私慾ヲ滿タサントスルコト。

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人主貴貨利。而賤志行。則人輕上令。而法制亦從而毀矣。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本行謂孝悌忠信。背是四行。而求外邦有權勢者。與之交也。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諸本作豪傑材人。今從古本。內治不別者。成敗得失。無所辨別也。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無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下覆此句。惠下有而字。此誤脫耳。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置立也。法虛立。而害疏遠。法立而不行。獨害疏遠者。言不平甚矣。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一同也。賤爵祿。而毋功者富。賤猶輕也。非其人而與之。是輕賤之。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古者

置法出令以下ハ、八觀ノ第七ナリ。
惠字ノ下ニ、而字ヲ補ヒ讀ムベシ。
法虛立々云トハ、法令ハ空文ニ歸シ、唯ダ疏遠ナル者ノミ重罰ヲ被ル不公平ヲ云フ。
令一布トハ、命令ヲ一般ニ布クコト。
良田不在戰士トハ、丁

里毋士舍トハ、里ニハ士君子ノ入學スベキ學舍アラザルコト。
時毋會同トハ、當時鄉里ノ親睦ヲ計リ、禮儀ヲ習ハス爲ニ、種々ノ會合ヲ設ク、然ルニ之ヲ行ハザルコト。
喪蒸ノ蒸ハ、王說ニ葬ノ誤トナス、喪葬ノ時ニモ、隣人ガ互ニ扶ケヌコト。
齒長輯睦トハ、年齒郎長幼ノ序ヲ正シテ、親睦スルコト。
論賢不鄉擧云々トハ、一鄉ノ賢者ヲ推擧シ、鄉飲酒ノ禮ヲ以テ、之ヲ政府ニ貢進セザルコト。
士不及行ノ及ハ、兪說ニ、服ノ誤トナス、品行ヲ修メザルコト。
群徒ハ奴隷ノ類。
入朝廷以下ハ、八觀ノ第六ナリ、本求朝之臣ノ求ハ、王說ニ、本字ノ誤マリテ、更ニ重複セシ者トナス、觀左右本朝之臣ヲ一句トナス、本朝ハ朝廷ヲ云フ。
功多爲上云々トハ、功績ヲ論ズレハ、上位トナルモ、之ニ祿賞ヲ與フル時ハ、下等ノ者ヲ

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齒長、相齒以貴長者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不修廉恥之行。論賢不鄉擧。則士不及行。鄉擧行鄉飲酒之禮而擧之也。士不及行者、士不勤學。不能及其所當行也。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群徒不從。群徒、皂隷之屬。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先觀察左右近習之臣。次原本尋求在朝執事之臣。知其忠邪賢否也。云本求者。朝臣衆。其事廣大。不本其跡以求其志。不易知也。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所貴者賢。所賤不肖。則其國彊。反之則弱。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尹知章云。戰功曰多。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列班也。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尹知章云。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

天下之所生ノ天下ハ劉說ニ天財ノ誤トナス。其禁不必止トハ、人民ガ生活ニ困ム時ハ、法律モ、十分ニ行ハレザルコト。

入州里以下ハ、八觀ノ第五ナリ。閈ハ隔ニ同ジ。早晏不禁トハ、非常ニ早ク、又眞夜中ニ行クコトヲ禁ゼザルコト。毋自勝矣トハ、盜賊ノ類ヲ、制伏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食谷水巷鑿井トハ、谷川又ハ井ニ於テ、水ヲ汲ムヲ好機トシ、婦女等ガ相聚マリテ、井戸端會議ヲ開クコト。場圃云々ハ、公園ナドニ密會ノ類。鄉毋長游トハ、鄉里ニハ、什長游宗（皆取締リノ役人）アラザルコト。

尹知章云。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唯救死而恐不贍。故禁不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衆有遺苞者。衆人不能盡收。其族有遺棄爲餓殍者也。餘詳于上。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諸本脫而字。今從古本。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里。管則百家爲里。萬家爲州。見于度地。舉二者。以該其餘也。州里不鬲。鬲與隔通。閭閈不設。出入無時。早晏不禁。早晨行。晏宵行也。周禮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由也。食谷水。巷鑿井。鄉里聚汲。易生淫蕩。場圃接。樹木茂。二者皆便於爲淫非。宮牆毀壞。宮牆。環宅之牆也。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正矣。鄉毋長游。尹知章云。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俗本作無。今從古本朱本。士舍。士所居。謂學校。時毋會同。會同謂鄉飮酒。黨正飮酒之屬。皆從時爲之。毋朱本俗本作無。今從古本。喪蒸不聚。冬祭曰蒸。古者喪祭相助。不聚。不助也。禁

役ニ徴發シ、之ニ加フルニ、他ノ賦役ヲ以テスレバ、大略十人中ヨリ三人ヲ徴發スルコトトナル、然ルトキハ、常收入ノ三分ノ一ヲ失フ。

故蓋積トハ、從來ノ貯蓄米ヲ云フ、損瘠ノ損ハ捐ノ誤、瘠ハ、王說ニ、胔ニシテ朽肉ヲ云フ、道路ニ死人ガ捐棄セラルヽコト。

禁發必有時トハ、一定ノ時ヲ以テ、山林ノ伐採ヲ許シ、又之ヲ禁ズルコト。

大木不可獨伐也云々ノ數句ハ、大廈高樓ヲ建築スルニ、多大ノ勞力ヲ要スルヲ云フ。

罔罟必有正ノ罔ハ、網ニ同ジ、正ハ征ニシテ稅ヲ云フ。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ノ財ハ、材ノ誤ニシテ、船モ網モ、多數ノ材料ヲ使用シテ、始メテ出來ルコトヲ云フ。

禁山澤之作者云々ノ博ハ、專ノ誤、人民ノ山澤ニ於ケル事業ヲ禁ズルハ、彼等ヲシテ、農事ニ專ラナラシメンガ爲ナリ。

三分之一。而無有舊蓋藏積蓄。則道路之上。有相棄捐而瘦病者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翻下有故曰。此故曰當衍。）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發。開禁也。）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室小則牆薄。既得大木。必將大其室。而厚其牆。不止伐與舉運之費也。）故曰。山林雖廣。（上言近。此言廣。互文見義。）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罔。古網字。正征通。）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翻尹知章云。必多財然後成。衡謂。謂少財爲一財。不詞。財當讀爲材。船固須多財。網亦非一材所能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作爲也。猶言業。博當爲摶。古專字。）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耕發之。）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萬家以下云々ノ下ハ、俞說ニ、上ノ誤、下文ノ萬家以上云々ノ上ハ、下ノ誤トナス、卽萬家以上ナラバ、其五十里内ノ山澤ニ至ルマデ、居宅トナス必要アルモ、萬家以下ナラバ、山澤ヲ去リテ、平地ニ十分之ヲ收容スルコトヲ得。

上賦重云々トハ、上ノ租稅重ケレバ、人民皆其藏スル所ノ米ヲ、他國ニ賣拂フコト。

小凶三年而爲大凶トハ、小凶ガ三年連續スレバ、大凶ニ同ジ。

大遺苞ノ大ハ、洪說ニ、衍字、苞ハ殍、又孚ニ同ジ、餓死シタル人ヲ云フ、遺ハ之ヲ葬ムル者ナク、塗中ニ捨テラルヽコト。

什一之師云々トハ、十人ノ中ヨリ、一人ヲ兵

五十里。二十五成之地也。爲田二千五百井。中除溝洫塗路之屬。又有一易再易。復除公田二千五百畮。約略應一夫百畝之數。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書曰。四隩既宅。則宅地就山澤。自唐虞已然。萬家以上。非平地不能容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食地謂穀土。淺狹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民趣末而不務農。故野不闢。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藉也。謂口率歛錢。流猶移也。上賦重。則民賣穀以共之。故其所藏蓄。流移於他邦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其行益遠。則其亡益多。上毋諸本作無。今從古本。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盡亡其稼。小凶三年。則其害正與大凶同。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苞平表切。音殍。音同則義同。古人假借之例爲然。遺殍者。親戚相遺棄爲餓殍也。大猶多。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什一之師。十人中取一人爲兵也。其役於運輸薪芻者。又居十之二。是十人中三人無事農也。故稼亦亡三分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蓄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損當爲捐。形聲相涉而誤。瘠。瘦病也。稼亡

衍字トナス。不足以共其費ノ共ハ、供ニ同ジ。

氓家ハ民家ヲ云フ。

本資ハ穀帛、末用ハ奢侈品ヲ云フ。

匱不足ハ、乏シキコト、不足ナルコト。

不通於若計云々ノ若ハ、此ニ同ジ、此計ヲ知ラザル者ハ、國政ニ當ラシムベカラズ。

課凶饑以下ハ、八觀ノ第四ナリ、凶年饑歲ヲ計ルコト。實虛之國トハ、富國ト貧國トヲ云フ。

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周垣曰宮。營宮中兆域也。）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藏蓄也。其所蓄藏。不足以共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專務觀望之美。）步行者襍文采。（襍猶飾也。）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尹知章云。本資謂穀帛。）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作起也。）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若如此也。謂審度量。以下。用國謂執國政。）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課亦計也。諸本。觀作視。今從古本趙本。）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野字逗。方

衆多ノ義アリ、卽チ一國ノ民衆ト、田地トノ割合ヲ計ルコト。
辟田ハ闢田ニシテ、開墾セラレタル田ヲ云フ。
國爲丘墟トハ、國亡ビテ城跡ガ殘ルコト。
寄生之君也トハ、他人ニ寄食シテ、生命ヲ、ツナグ人君、其ノ至リテ危キ地位ニ在ル者ヲ云フ。
行其山澤以下ハ、八觀ノ第二ナリ。
薦草多衍ノ薦ハ、鹿類ノ食物ナルモ、此ニハ馬牛ヲモ兼ネテ云フ、多衍ノ衍モ、多ト同義。
草木無禁トハ、人民ガ自由ニ草木ヲ濫伐スルコト。
桑麻無數トハ、桑麻ノ數ノ多カラザルコト。
六畜有征ノ征ハ、稅ヲ云フ。
時貨不遂トハ、其時々ノ物貨、卽穀帛畜產ノ類ガ、十分ニ生熟蕃殖セザルコト。
入其國邑以下ハ、八觀ノ第三ナリ、國邑ハ國都ヲ云フ。
夫國城大云々ノ城ハ、王說ニ域ノ誤、又狹ハ

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寄託也。寄託生命於人。言至危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殖蕃也。長也。諸本作植。今從古本。）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尹知章云。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衡謂。衍亦多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任民自取。）壤地雖肥。桑麻毋數。（其數不多。）薦草雖多。六畜有征。（有征則畜牧之者少。）閉貨之門也。（貨無所由入。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尹知章云。時貨謂穀帛畜產。衡謂。凡從時而成者。謂之時貨。遂成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國邑。國所都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淺亦狹也。荀子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又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賈子曰。人主大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下文食地淺。與食地博對。淺之爲狹審矣。）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

君民化變云々ノ君字ハ、俞說ニ、衍トナス、人民自ラ善道ニ化スルヲ云フ。兩罪字ハ、疑フラクハ罰ノ誤。

行其田野以下ハ、八觀ノ第一ナリ、飢飽之國トハ、其國ガ食物寡少ニシテ、飢餓ノ狀態ニアルコト、豐富ニシテ、飽キ足ル狀態ニアルコトヲ云フ。地宜不任トハ、其土地ニ相應スル植物ヲ植エツケザルコト。草田多穢ノ草田ハ、萊ヲ云フ、萊トハ、地味薄クシテ、每年耕作スルコト能ハザル田ヲ云フ、多穢トハ、アレハテルコト。耕者不必肥云々トハ、耕耘其宜キヲ得ザルヲ云フ。以人猥計其野ノ猥ハ、

不自知也。習修爲也。敎訓修爲風俗者衆。則人化之速。故君民變化爲善。而不自覺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罪疑當作罰。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三其字指淫非。弇蓋也。迹行事可見者。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道由也。先自治其國。使人不能窺我隙。然後始可以觀他邦之虛實。故以此節冠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地各有所宜。而不得其任。草田多穢。草田萊也。周禮遂人。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穢。蕪也。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所耕耘之田。不必肥美。所荒廢之地。不必墝埆。言地失其宜。以人猥計其野。尹知章云。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草萊之田多。再易未耕也。辟古文闢。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

本篇ハ、文中ニ於テ、耕耘桑麻習俗等、スベテ八條ノ觀察ニヨリ、其國ノ盛衰ヲ知ルコトヲ得ベキヲ論ズ。

郭周不可以外通トハ、城市ノ外廓ノ周圍ヲ嚴ニ守リテ、外トノ交通ヲ禁ズルコト。

里域不可以橫通トハ、民居ノ區域ヲ正シク設ケテ、橫道ナドカラ、出入ノ出來ザル樣ニスルコト。

閭閈不可以毋闔トハ、里門ニハ扉ヲ設ケルコト。

宮垣關閉トハ、居宅ノ塀及ビ錠前ヲ云フ。

姦遁踰越者トハ、姦人及ビ逃遁スル者ガ、其外廓ヲ越ユルコト。

愨愿トハ、誠實謹直ヲ云フ、簡慢之人トハ、禮儀ヲ無視スル人ヲ云フ。

賞慶信必トハ信賞ヲ云フ。

管子卷第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郭之周匝也。郭以限外。故云外通。橫通猶旁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閭閈。里門也。闔。門扇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宮環也。宮垣垣之環遶宅者。傳曰。譬之宮牆。關。扃也。）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作起也。姦人及遁逃之徒。踰越之者起。）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簡。忽略也。慢。倨也。）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憲。法也。）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慶亦賞也。）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

其唯尙賢乎トハ、賢者ハ功勞ナキモ、人君之ヲ尊敬シテ、貴富ノ地位ヲ與フ。
愛憎之始也云々ハ、衆人ノ心ヲ用フルコト正シカラザルヲ云フ、行業バ生活ニ困シマヌコト。
先王不滿也トハ、前述ノ如キ次第ナレバ、先王ハ人ヲシテ其欲ヲ滿タサシメザルナリ。
人主操逆ノ逆ハ、(ムカフ)ト訓ズ、卽人主ハ人臣ノ言ヲ逆ヘ取リ、之ヲ納レテ、賞罰ヲ下シ、人臣ハ人主ノ命ニ順從スルコト。
榮辱在爲トハ榮辱ノ來ルハ、其人ノ行如何ニ因ル。
明當不賞トハ、濫賞セザルコト。
明刑不暴トハ、亂刑シテ人ヲ苦シメザルコト。
天道大云々トハ、天道ハ廣大ニシテ一視同仁ナリ、帝王ハ、其德天ニ則ルト雖モ、然レドモ人事ニ則ルコトナレバ、愛惡ノ別ヲ生ジ、刑賞ヲ用ヒザルヲ得ズ、然レドモ之ヲ秘シテ、妄ニ人ニ示サズ必ズ、重ク閉ザシテ固ク封ズ、卽人ヲシテ其心ヲ窺ハシメザルコト。
釜鼓滿則人概之ノ釜モ鼓モ、皆桝ノ名稱、釜鼓ニ米穀ヲ容レテ、之ヲ量ルトキ、若シ少シニテモ高キ所アレバ、概(トカキ)ニテ之ヲ平均セシム。
人滿則天概之トハ、人ガ盈滿ノ地位ニアレバ、天之ヲ抑フ、此二句ハ意林ト云フ書ニ由レバ、上文ノ爵祿滿則忠衰矣ノ下ニアリ、サレバ故先王不滿也モ、亦衍文ナルベシ。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トハ、先王ノ書ハ、我ガ身ノ畏敬スル友人トモ謂フベキ者ナリ。
而衆人不知トハ、衆人ハ此先王ノ書ノ貴ブベキヲ知ラザルナリ。
故有事事也云々トハ、徒ラニ無益ノ事ニ奔走スルヲ云フ。
吾畏事云々トハ、吾(管仲自ラ謂フ)ハ、世人ノ如ク無益ノ事ニ奔走シテ、名利ヲ得ルコトヲ避ケ、又言論ヲ以テ人ニ知ラルヽコトヲ好マズ、故ニ唯先王ノ書ヲ抱キ、之ヲ友トナシ、六十歲ノ老吃時代ニ至ル(吃)ハ訥卽(ドモル)コト。

得之必生云々ノ之ハ、後文ニヨリテ想像スルニ、穀物ノ事ヲ指シタル者ノ如シ、本文ニ、之ナキハ、偶〻脫誤セルニ因ル。

堯舜禹湯文武孝己ノ孝己ハ、殷ノ高宗ノ子ニシテ、孝道ヲ以テ著ハル、然レドモ之ヲ堯舜等ト並列スルハ、甚ダ怪ムベシ、他說アルモ明ナラズ、今暫ラク本注ニヨリテ之ヲ解センニ、此等ノ聖賢モ、又一般ノ人民モ、皆穀物ノ必要ヲ感ズルコト一ナリ、故ニ先王ハ之ヲ重ンズ、

比歳歉トハ、毎年五穀ノ中ノ或ル一種カ、一實ノラザルコト、饑ハ二種ノ實ラザルコト、荒ハ四種ノ實ラザルコト、無儲類トハ、アラユル生物ノ絕ユルコト。不恃

宗至ノ至ハ、室ノ誤、外權ハ、外國ノ權力ヲ云フ。

坦坦之利不以功ノ以ハ、爲ニ同ジ、坦ハ、平坦ナレバ、平凡ノ利又ハ備ハ、何等ノ功用ヲナスコト能ハズ。

卒謀之間トハ、急卒ナル計謀ノ間ニシテ、即危機一髮ノ間ニ、能ク時艱ヲ救フコトヲ云フ。

聖人用其心云云ノ博ハ、猪說ニ、搏ノ誤トナス、搏ハ圖ト同ジク、物ノ圓ルキコトヲ云フ、沌沌乎ハ、渾沌ニシテ、圓キ貌、豚豚乎ノ豚ハ、遯ニシテ、渾沌タル豸、遺遺ハ、委蛇ニ通ジテ、從容自得ノ貌、之ヲ要スルニ、聖人ノ心ヲ用フルヤ、渾渾沌沌トシテ、他人ノ知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アリ紛雜ナル亂麻ノ如キ有樣アルカト思ヘバ、一方ニハ從容トシテ、迫ラズ、時ニ隨ヒ機ニ臨ンデ、之ヲ整頓シ、少シモ力ヲ勞セザルナリ。

故曰欲知者知之云々トハ、凡ベテ人ノ心ニ順ヒ人ヲ尊ベリ、人モ亦我ヲ仁ト慜(敏ニ同ジ)ト云フ。

戒之戒之云々トハ、前述ノ如ク一方ニハ人心ニ順フモ、一方ニハ自ラ警戒シテ、必シモ人ニ雷同セズ、多少ノ相異ナル手加減ヲ要ス、而シテ此手加減ハ、外人ヲシテ之ヲ知ラシムル勿レ、何トナレバ、機密ニシテ漏洩センカ、意外ノ禍カ急ニ起ルコトアルベシ、故ニ深ク之ヲ戒ムベシ。

信之者仁也云々トハ、前文ノ如ク、一方ニ於テ人心ニ從フハ、人ヲシテ己ヲ信ゼシムル者ニシテ、仁ナリ、又一方ニ於テ、人ニ知レザル樣ニ、機密ヲ固ラシ、容易ニ人ニ欺ムカレザルハ、智ナリ、此仁智兼備ヲ、完全ノ人ト云フ。

惡者美之充也トノ美惡ハ、猪說ニ、巧拙ノ如シ、即拙ヲ積ミテ美トナル、貴賤賢不肖ノ關係モ、亦此ノ如シ、サレバ惡賤不肖ナケレバ、美貴賢モナシ、故ニ先王ハ惡賤不肖ヲ貴ビテ、自ラ誇ラザルナリ。

天以時使ハ、天時ニ隨フコトヲ云フ、即チ人ガ天時ヲ利用スルコト、以下ノ使字皆此意ナリ。

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云々トハ、恩德ヲ人ニ施スニハ人ニ後レヌ樣ニスベシ、然レドモ適(敵ニ同ジ)人ニ應ズルニハ、ナルベク、後レル樣ニスベシ、蓋シ老子ノ柔豪薄虛ノ遺意ナリ。

一陰二陽ノ陰ハ、刑罰又兵力ノ類、陽ハ恩德又仁義ノ類ヲ云フ、陰ヨリモ陽ヲ多ク用フルコト。

量之不以少多云々トハ、士卒ノ多少、權力ノ輕重、武技ノ短長ヲ計ラズシテ、妄リニ兵ヲ擧グル者ハ、必ズ失敗スルヲ云フ。

能戒乎云々ハ、將來ヲ戒メテ、事ヲ未然ニ計ルコトヲ云フ。

能隱而伏乎トハ、人ヲシテ、吾ヲ曉ラザラシムルコト。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ノ兩而字ハ、宋說ニ、能字ノ誤マリテ衍シタル者(古、能而音義同)即稷(アハ)ヲ植エンカ、又麥ヲ植エンカ、春ニ稷粟ヲ植エザレバ、夏ニ至リ其實ヲ收メント欲スルモ、得ベカラザルニ非ズヤ、サレバ將來ノ事ヲバ今日ニ於テ計畫スベキナリ。

衆人之用心ヨリ、唯賢者不然マデ下文ニ見ル所ト同ジ、故ニ王說ニ、衍文トナシテ削ル、

事以合交トハ、禮儀ヲ修メ、親睦ヲ厚クスルノ事ヲ行フテ、隣國ト交際スルコト。

以其長也ノ長ノ上ニ、所字ヲ補ヒ讀ムベシ、其長ズル所ニ誇ルコト。

梁池ノ梁ハ(ヤナ)ニシテ澤ノ類、中野ハ野原ノ中。

命屬于食トハ、人ノ生命ハ食物ニ係ル。

法屬于事トハ、法亂ハ政事ノ善惡ニ係ル、本注ノ緣ハ、疑ラクハ係字ノ誤ナルベシ。

凡此七勝者貴衆トハ、前述ノ七條ノ勝利ヲ得ル者ハ、身貴クシテ人皆之ニ服ス。

用之終身云々トハ、貴衆ヲ以テ終ヲ全クスル者其例少ナカラズ。

亡其身失國ノ亡ハ、忘ニ通ジ、失ハ遲ト訓ズ、又本義ニ由リテ、讀ムモ、其意通ズ。

諸侯假之威云々トハ、諸侯ガ其ノ威ヲ濫用シテ、ヤムコトヲ知ラザル者ハ、危シ。

凡人之名三云々トハ、人ノ名譽ニ三等ノ別アリ、其一ハ、能ク事ヲ治メテ、成績ヲ擧グル者、其一ハ、人ニ及バザルヲ恥ヂル者、其一ハ諸事ヲ計畫スル者、是レナリ。

事之名二云々トハ、事ヲ監督スルニ二ケ條ノ名稱アリ、即正ト察ナリ、前述ノ三ト此ノ二トヲ用ヰテ、天下ヲ治ムルコトヲ得。

近者以體トハ、近キ者ハ身ニ體シテ之ヲ親ヅケルコト。

シタル者ナリ。

多内則富者トハ、多ク心ニ蓄フルコト、即學ベハ智識日ニ富ミ、時ニ應ジテ之ヲ出セバ、其用ニ適當ス。

本無妄之治トハ、誠實ニ之ヲ處置スルコト。運乎無方之事トハ、一定セズシテ臨機ノ事ヲ行フコト。

無有應當ノ無ノ下、不字ヲ補ヒ讀ムベシ。

本錯不敢忿云々トハ、始ハ往々失錯ヲナスコトアルモ、敢テ怒ラズ、徐カニ其ノ處置ヲナス是レ即チ聖人ガ、宙合ノ道ヲ守ルガ故ナリ、猪説ニ、本錯不敢忿故ヲ一句トナシ、學錯不有今古ノ誤トナス、其意ハ、宙合ノ道ハ、廣大ナルヲ以テ、之ヲ古今ニ通ジテ、如何ナル事柄ニモ、場合ニモ、應スルコトヲ云フ。

本篇ハ、樞要ノ言ヲ記シタルヲ以テ此名アリ而シテ其ノ文體ハ、斷片的ナリ。

管子曰云々トハ、天道ハ日ヲ以テ萬物生育ノ根本トナス、恰モ人ノ心ヲ以テ、本トナスガ如シ、猪説ニ、管子曰云々ハ、他篇ノ錯簡ニシテ、本篇ハ、樞言曰ヲ以テ始トナスベシト、然ラバ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ノ三句モ本篇末段ノ錯簡ナルベシ。

有氣則生云々トハ、萬物ハ太陽ノ氣ノ有無ニヨリテ生死ス、宋本ニハ生者以其氣ノ五字ナシ。

有名則治云々ハ、治亂ハ名實ノ正否ニ在リ、而シテ名實ハ心ヨリ生ズ(暫ク本注ニヨル)

愛之利之云々トハ、人民ヲ指ス、道之出トハ、以上ノ四條ハ、皆道ヨリ生ジタル者ナリ。

人主之尊卑輕重云々ハ、皆人主ヲ尊重セラル丶モ、卑メ輕ンセラル丶モ、貴ト民ト富トヲ愼ムノ如何ニ由ル。

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ノ下ノ立ハ丁説ニ亡字ノ誤トナス、此二ト四トノ解釋ニツキ、本注及ビ諸説アルモ、皆明ナラズ、故ニ一説ニハ、此下ニ闕文アリトナス。

也者云々ハ、一説ニ、喜怒哀欲ハ、往々事ヲ敗ブルノ原因トナル者ナレバ、君子輕々シク之ヲ使用セズ、寶物ノ如クニ思フ。

爲善者云々トハ、李説ニ、表面ダケ善ヲ衒フハ、無用ノ善ナリ、故ニ先王ハ、眞正ノ善ヲ貴ブ。

王主積於民云々ハ、天下ノ王者ハ、自ラ富ヲ蓄藏セズシテ、國民ノ富ヲ以テ富トナスコト。

疾之云々トハ、敏達ニ行フハ、萬事ノ師法ナリ、爲之云々トハ、萬事ノ成ルハ、時間ヲ惜ミテ、之ヲ濵費セザルニ在リ、强之云々ハ、萬事ヲ行フノ精神ハ、勉強ニ在リ、要之ニハ、以上六句ハ、怠惰ヲ戒シメタル者ナリ。

不好加名於人トハ、人ニ誇リ高ブラザルコト。

不以其國云々ハ、他國ニ對シテ、迷惑ヲカケザルコト。

好以其國後トハ、謙遜ノ態度アルコト。

愛人甚云々トハ、甚シク人ヲ愛スルモ、之ヲ賞セザレバ、何ノ效モナシ、又甚ク人ヲ憎ムモ、之ヲ罰セザレバ、何ノ效モナシ、故ニ先王ハ、愛憎ト賞罰ト相當ルヲ貴ビ、又其ノ之ヲ施スヤ、周密ニシテ、外間ニ漏泄セザルコトヲ主トス。

一龍一蛇云々トハ、或時ハ龍トナリ、或時ハ蛇トナリテ、一日ニ五回モ變化シ、人ヲシテ豫測シ難カラシム、即其深密ニシテ、外間ヨリ知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喩フ。

不以一過二トハ、愛憎ト刑賞ノ相當ルコトヲ云フ、即愛スルコト一ナレバ、賞利モ亦一ナルガ如シ。

先王不獨擧トハ、先王ハ、孤立シテ事ヲ行フコトナシ。

結紐ハ、堅ク紐(ヒモ)ヲ結ブコト、故親不在云々トハ、親密ナル交際ハ、誠心ヨリ生ズル者ニシテ、約束ニ由ラザルナリ。

貨交ハ、財貨ヲ以テ人ノ驩心ヲ得ルコト、列地ノ列ハ、裂ニ同ジ、土地ヲ裂キ與ヘテ、人ノ好ヲ買フコト。

時也利也云々トハ、時機ト利益トヲ以テ事ヲ爲スノ方法ニ出ヅレバ、天下ヲ御スルコト、猶ホ馬ヲ使フニ鞭箠ヲ以テスルガ如シ。

餘目云々トハ、十分ニ聽明ナリトモ、自ラ之ヲ用テ誇ラザルトキハ、天子ノ威儀ニ則トルコトヲ得、官職ニ在ルモ亦此ノ如シ、徒ラニ苛察ニ流ルベカラズ、水清ケレバ、大魚ナシノ意ナリ。

時者得天義者得人トハ、機ヲ捕ヘテ、天時ニ合シ、仁義ノ道ヲ施シテ、人心ヲ服スルコト、本注ニ、義即前文ノ利ナリト云フモ、從フベカラズ。

先王不以勇猛云々トハ、先王ハ天晴、人心ヲ得ルガ故ニ、勇猛ヲ振ヒ、兵力ヲ弄シテ、邊境ヲ治メ、外國ヲ侵略スルコトナシ。

人故相贈也トハ、鄰國和親スルガ故ニ、互ニ金帛ノ類ヲ贈リテ、好ヲ通ズ、猪説ニ、此五字ハ、人之相憎也ノ誤トシテ、下句ニ屬シ讀ム。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ノ視ハ、冢説ニ、禮ノ誤トナス、萬物ハ陰陽ノ兩儀ニヨリテ生ジ、禮ト相待チ、並ビ立チテ、定ムルヲ云フ。

先王因其參云々トハ、先王ハ前文ノ如ク、萬物ニ配立スル禮ニ因リ、出入(萬事ヲ行ノコト)ヲ愼ム。

以卑爲卑云々トハ、卑賤ナリトモ、其人ニシテ禮ヲ守ランカ、人之ヲ尊敬スルニ至ルベシ、又高貴ノ地位ニアリトモ、禮ヲ守ラザレバ、人之ヲ輕蔑スベシ、故ニ先王ハ禮ヲ重ンズ。

網羅セザルナシ、泉ハ、王(引)説ニ、臮ノ誤トナス、臮ハ暨ノ古字ニシテ、及ブト訓ズ。合絡天地以爲一裹トハ天地ヲ合セマトメテ、一包ミトナス、其大ナルコトヲ云フ。散之至于無間トハ、間隙ナキ所マデ、入リ込ムコト、其微ナルコトヲ云フ。不可名而山ノ山ハ、出ノ誤ニシテ、出ハ詘ニ通ズ、詘ニ盡ノ意味アリ、之ヲ名状シ盡クス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其義不傳トハ、宙合ノ眞義ガ、世ニ知ラレザルコト、以下本注明ナラズ、暫ク猪説ニ據ルニ、其義不博一典ヲ句トナス、宙合ノ義ハ、一ノ典籍ヨリモ博カラズ、其文不極一簿ヲ句トナス、宙合ノ文ハ、一册ノ帳簿ヲ盡スニ足ラズ、然而典品無不治也トハ、前述ノ如ク、宙合ノ意義文章皆簡單ナルモ、之ヲ推廣スレバ、經世ノ典品目多シト雖モ、治メザルコトナシ、要スルニ、文ノ約ニシテ道ノ博キヲ贊

秘。愛惡重閉必固」 一視同仁。無所愛惡。此天道之所以大也。王者則操事。不能無所愛惡。故愛惡之迹。可秘於天下。愛惡之心。重閉之必固。數言之者。重其事。且古人言複也。

釜鼓滿。則人概之。 釜。量名。容六斗四升。鼓亦量名。概。平斗斛木。概之。謂概而去其尖。 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 執友也。心所畏敬之執友也。

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 衆人不知友先王之書。求名走利。故有所事事。固事也。卽無所事。事。亦不免有事。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不唯畏事。亦竝畏言。故唯友先王之書。不敢言人事也。管仲卒官。行年六十。未遽得老吃。此篇蓋傳其學者所述也。

管子卷四終

チ敲ク具ニシテ「バチ」ヲ云フ)以テ、鼓ヲ擿擊(タタクコト)スレバ、擂然(擂ハ鐺ニ同ジ、鼓聲)トシテ、響ヲ發ス、其ノ大小高低ハ、敲擊ノ如何ニヨル、天地ノ險易即吉凶モ、亦此ノ如シ、即善惡ノ應報ノ誤マラザルコトヲ云フ。

是以聖人云々トハ、善ヲ爲セバ福來リ、惡ヲ爲セバ禍來ル、即其類ヲ伴ヒ來ルコトノ理ヲ知ル、故ニ繩繩乎(戒愼ノ貌)トシテ、我ガ先ヅ爲ス所ヲ愼ミ、自業自得ノ悔ヲ遺コサザルコトヲ注意ス。

天地萬物之橐云々ノ二句ハ、第十四綱ノ全文ニシテ天地萬物以下ハ、其ノ解釋ナリ、橐ハ囊ニシテ、有ハ又ニ通ジ、苴ハ包ムト訓ズ、天地ハ萬有ヲ包含スル故ニ、如此ク云フ、宙合之意以下ハ、宙合有橐天地ノ解釋ナリ、宙合トハ、宇宙古今ヲ會合包括スルコトナレバ、則チ天地モ、亦其ノ中ニ在リ、故ニ九天ノ上ヨリ、九地ノ下マデ、

際」。（際。交際也。）日益之。而患少者唯忠。（中心爲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廣猶大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尙。貴也。賢者貴其德。故無功勞而貴富。不以爲罪。）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好業者美產也。）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不使人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逆讀如復逆之逆。謂逆取下言。言人主所操守。在逆取下言。人臣所操守。在奉順上令。）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在人所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因其所利而賞之。）明刑不暴。（足以懲後則止。）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貴明賞罰。）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

天地人ノ三事、皆各其直キコトニ從フコト。可已而視以下ハ、第十三綱ノ解釋ニシテ、此句ハ其ノ初ナリ、而ハ汝ニ同ジ、審別良苦ノ審ハ、猪說ニ、衍字トナス、良ハ巧ナルコト、苦ハ拙ナルコト。操分不雜トハ、美惡良苦ヲ區別シテ、混雜セシメザルコト。故葆統云々ノ葆ハ、保ニ同ジ、事ノ紊亂セザルコト。深而迹トハ、其ノ功績ヲ長ク後世ニ傳フルコト。言明墨章書云々ノ書ハ一說ニ畫ノ誤、人々ノ上ノ人字ハ、之ノ誤、修ハ循ノ誤トナス、道德ヲ守ルコト、大工ガ繩墨ヲ明ニシ、規畫ヲ章ニスルガ如クンバ、後世ノ人々、皆之ニ循ヒ、其迹ヲ敬慕シテ迷ハズ、故ニ名譽永ク朽チザルナリ。夫天地一險一易以下ハ、先ヅ第十三綱ノ全文ヲ擧ゲ、之ヲ解釋シタルナリ、一說ハ捊ハ捊ノ誤、擿擿則擊ハ擿擊則擿ノ誤トナス、(鼓

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獨言人死于所長。而國之亡於所長自明。古人立言之妙如此。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屬。糸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身貴民衆。用之終身者衆矣。用貴衆以終其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亡與忘同。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失。過也。失其國者。錯過其國事也。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取怨之道也。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假之威。假威於諸侯也。極窮也。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積音恣。陳。舊也。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治能治之也。恥恥不及也。事讀如事事之事。謂營爲之。此三者人才之殊也。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唯行此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倚。曲也。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猶親也。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

其司ノ十二字ハ、王說ニ夜有昏辰ヲ一句、半星辰序ヲ一句、以下ヲ一句トナス、半星ハ、中天ニ在ル星、辰序ハ朝夕ニ見ハル、星ノ順序、各有其司トハ、星ガ各其時ヲ司ドルコト。山陵岑巖トハ、山陵ハ地勢高峻ナルコト。淵泉閎流トハ、淵泉ノ水ハ、廣ク流ル、コト。泉踰瀷而不盡ノ瀷ハ、停蓄セラレタル水ノ、溢フレ出ヅル者、泉水ハ、或ル所ニ、一時止メラルモ、暫時ニシテ、其ノ所ヲ踰エテ前進シ混々トシテ盡キズ。薄承云々ノ薄ハ、俞說ニ、洦ニ通ズ、洦ハ淺水ナリ、卽チ池ノ類ハ、其ノ漏レ溢レタル水ヲ承ケ容レテ、自ラ餘リアリ、各宜キヲ得タルヲ云フ。衣服異采ノ采ハ、色彩ヲ云フ。世用ハ、世人ノ用フルコト。品有所成トハ、如何ナル物品モ、各其ノ目的アルコト。此各事之儀ノ儀ハ、宜ニ通ズ、前述ノ如ク、

充滿於世。故人敬其貴。若皆貴也。人誰敬之。故先王貴是三者。不敢輕蔑之也。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使役使之也。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德猶恩也。施恩莫如先於人。應適莫如後。適敵通。田單傳贊。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起者。常得天下。故應敵莫如後也。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陽謂德。陰謂兵。此先王兼善惡而言之。或云。先王二字當爲衍文。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少多以士卒言。輕重以權力言。短長以武技言。三者謂量稱度。不能量度勝敗於多少輕重短長之外。不可以舉大事也。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敕飭也。能隱而伏乎。謂使人不能曉我所爲。而助語。能而猶言得而耳。能而種稷乎。能而種麥乎。不然。將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諭凡事當戒敕乎未然也。衆人之用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狎而望報必至相憎怨。唯賢者不然。其心正。故無二者之弊。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事者朝聘燕享之屬。二者。交與人也。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以此句例上句。長者上當有所字。故善

シ諸種ノ地味アリ、人ニハ諸種ノ職業アリ。是以著業云々ハ、上文ヲ承ケタル句、サレバ人ノ從事スル職業モ、千差萬別ニシテ、其ノ貴賤尊卑モ、一樣ナラズ。方明者トハ、四方ノ事ニ明ナル者、即聰明ノ人ヲ云フ。故不官于物云々ハ、其才ハ一事一物ニ限ラレズシテ、偏ネク道ニ通ズ、即チ至ル所トシテ其ノ時處位ニ隨ヒ、功ヲ奏スルヲ云フ。詳乎無窮ノ詳ハ、丁説ニ、翔ニ通ズ、鳥ノ翔飛スルコト。可以曲説云々ハ、委曲即一部分ノ事ニ精通スルモ大體ニ暗キコト。知言之不可兼云々ハ、唯一言ヲ以テ衆理ヲ兼ヌルコト能ハス、故ニ博ク詳言ヲ理メテ、其ノ旨意ヲ度ル。知事之不可兼也云々ノ名ハ、王説ニ各ノ誤、一人ニテ衆事兼行スベカラズ、故ニ各人ヲシテ其説ヲ述ベシメテ、其ノ功ヲ比較ス。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

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所從治。 諸本無所字。今從古本。沌沌圓貌。博廣也。豚豚。白心篇作轉轉。旋轉貌。遺遺。逍遙不迫貌。見于戰國策。此四句皆狀聖心不可測度也。䌫遺遺與委蛇同。雍容自得貌。凡事紛若亂絲。他人不知所下手。聖人處之。雍容自得。若有人所從其事而治之者。言不勞力也。

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 自卑而尊人。是貴之也。先人而後己。是利之也。知音智。慜聰也。

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 彼欲智利勇貴。而我從而智利勇貴之。是與人同也。然其間有不容不異者焉。但其所異至微。而其所動作。必愼思之。無使人識之。其卒然來至者。最難應。當必備之。

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彼以爲智利勇貴。而我信之者仁也。然微而異之。以備卒然來至者。不可得而欺者智也。夷吾以此爲仁智。所謂五霸假之。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 惡醜也。充如氣體之充也之充。醜者充滿於世。故人愛其美。若皆美也。人誰愛之。卑者充滿於世。故人仰其尊。若皆尊也。人誰仰之。賤者

ルコトナレバ、常ニ之ニ注意スベキコトヲ述ベタルナリ。解意惰失ノ解ハ懈、失ハ佚ニ通ズ。失其端ノ端ハ、正道ヲ云フ。高爲其居云々ハ、終句ニシテ、大厦高樓ヲ構フルトキハ、却テ顚覆ノ危難ヲ受ク、猶ホ自ラ誇ル者ノ、禍ヲ受クルガ如シ、自予雄トハ自ラ英雄ヲ以テ許スコト。操士民トハ、士民ヲ取扱フコト。播而入深淵ノ播ハ、種子ヲ蒔クコトナレバ、轉落ノ意ニ用フ、死而不振ノ振ハ、救ト訓ズ。可淺可深云々ハ、第十一綱ノ解釋ニシテ、先ヅ初ノ四句ヲ揭グ、（一説ニ、可沈可浮ハ、可浮可沈ノ誤トナス）淺深浮沈、曲直言嘿、何レモ其時ニ隨ツテ、豫テ一定セザル所以ノ趣意ハ、畢竟成功ヲ要求スルノ精神ヨリ、出デタル者ナリ。天不一時云々ハ、後ノ三句ヲ揭ゲタル者ニシテ、天ニ四時アリ、地ニ

用之。因其參視。知多少美惡。從地而異。乃爲稅入支出之法。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困矣。

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虞舜側微。堯擧之以讓天下。是卑不可得也。桀貴爲天子。而湯誅之。是尊不可得也。是二者。得道與失道之所由判也。故先王最重之。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

此應言不得穀粟而死亡之事。而今脫之。

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聖賢凡民。皆必待五穀。以成其德。而遂其生。故先王重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荒。土。吐也。地之吐生物者也。一日不食。不能盡力於農事。故比歲歉。不食愈久。則其饑愈甚。無國土者。國亡田廢也。食者民之天也。故鄭重言之。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尹知章云。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

賢大夫不恃宗至。

豬飼彥博云。至當作室。

士不恃外權。

外權。外親有權者也。唯當恃誠信乎於人。宗室外權。皆不足恃。恃。坊本誤持。

坦坦之利。不以功。

以亦爲也。

坦坦之備不爲用。

尹知章云。坦坦謂平平非有超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

急卒發謀。輒與機會。存國家。定社稷。常在此人。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

スルニ心思耳目ノ中正ナルコトヲ云フ、下文ノ中正者治之本也トハ、之ヲ結ビタル者ナリ。
聽必順聞トハ、其ノ聽クノ所ハ、常ニ道理ニ從フ事ナリ、下文ノ順見順言、皆之ニ倣フ。
言得トハ、是非ニ迷ハザルコト。
易政トハ、政治ヲ平易ニシテ、民ヲ近ヅクルコト。
勸則告ノ告ハ、吉ノ誤。
伎苛ノ伎ハ、陳說ニ、忮ニ通ズ、忮ハ害ナリ、伎苛ハ人民ヲ苛虐ニ取扱フコト。
毋犯其凶以下ハ、第十綱ノ解釋ニシテ、此句ハ其ノ初ナリ、蓋シ身ヲ持スル中正ニシテ、胸中ニ敬愼ノ念ヲ蓄ヘ存スルハ、凶禍ニ觸レザルノ道ナリ。
毋邇其求ハ、第二句ニシテ、自己ノ欲求卽欲望ヲ近クスルコトナク卽遠ザケルベシト云フコトナリ。
沯愛ハ吝愛ニ同ジ、籍斂ハ、租稅ヲ徵取スルコト。
遠其憂ハ、第三句ニシテ、憂ハ油斷ヨリ生ズ

擅功。獨擧則人不助焉。擅功則鄰國惡之。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人之相親在誠信。不在約束結紐。結紐固於約束。故不解而絕。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爲天下。列裂同。裂地路人也。貨交裂地。卽約束結紐之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天下之形。雖未可速改。而可執鞭箠以驅使也。時也利也。出爲之也。時也。利也。出其所爲。所以能執鞭箠驅使天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耳目有餘力。而不敢用聰明卽冕旒蔽目。黈纊充耳之意。是以能繼天子穆穆之容也。官職亦然。水至清無魚。人至察無徒。百官之於其職。有時乎亦不得不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此覆說上時也利也。變利言義者。義利之和也。上言其效。此正其道。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擧當矣。鄰國親則國家閒暇。人得盡力於其職。而擧動當矣。是以人畏其威。懷其德。而以金帛相贈也。人故相贈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政治也。書曰。治定制禮。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治以成物。禮以立等。故萬物待二者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凡萬物。有生於陰者。有生於陽者。而人參視陰陽及萬物。以察多少美惡之度也。先王因其參。而愼所入所出。所入謂稅之。所出謂

下チ批評スル時ニ於テモ、必要ナルコト、卽チ苛察ニ流レ、掣肘スルコトノ害ナルコトヲ戒メタルナリ。

護充以下ハ、第九綱ノ解釋ニシテ、此四句ハ最初ノ護充末衡ヲ分釋ス、護充ヲ心ト云フ者ハ、護ニ求ムルノ意アリ、夫レ心ノ狀態ハ、常ニ欲求ヲ以テ充タサルル故ナリ、而シテ此心ハ、常ニ忠實ニシテ、自ラ欺カザルヲ期セザルベカラズ、耳目ヲ末衡ト云フ所以バ、耳目ハ心ニ比スレバ末ナリ、衡ハ權衡ナレバ、平均ノ義アリ、平均ハ端正ヲ意味ス、故ニ耳目欲端ト云フ、卽耳目ノ働ヲ正シクスルコト、猶説ニ、充ハ衷ノ説、忠ハ中ノ誤ニシテ衷ニ同ジ、末ハ求ノ誤、其意ハ、護衷トハ心ノ道ニ關ス、之ヲ訓釋スレバ、心欲忠ト云フ、(護ハ前述ノ如ク、求ト訓ジ、忠ハ衷ノ誤)求衡トハ、耳目ノ道ニ關ス、之ヲ訓釋スレバ、耳目欲端ト云フ、(欲ニ求ノ義アリ、衡ニ端ノ義アリ)要

也。萬物非時不成。爲之爲之。趣其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強勉。指意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尊高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不爲患難於他人之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尹知章云。謙受益也。朱長春云。後起者勝。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獨恃與國不修其政。令而妄冀幸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皆也。皆卽偕也。毛詩君子樂胥。傳云。胥皆也。一說胥待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愛而不能利則怨。憎而不能害則怒。利也害也下。疑當脫則怨則怒等字。故先王貴當貴周。當。利害與愛憎相當。周。深密不泄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一則爲龍。一則爲蛇。一日而五變。人不能測焉。所謂周也。故先王不以一過二。過踰也。先王貴當。故不使以一踰二。先王不獨擧。不

ノ土地ニ到達シテ、危害ヲ免ル、其ノ飛翔ハ、必シモ一直線ニ非ルナリ、以テ聖人ノ世ニ處シ事ヲ爲スヤ、臨機ノ手段ヲ爲ス、必シモ一定ノ方則ニ拘泥セズ、而シテ其ノ大目的ヲ成就スルニ譬フ。苟大意得云々トハ、大體ニ於テ其目的ヲ達スレバ、其間ニ多少ノ曲折アリトモ、鈌點トスルニ足ラザルコト。千里之路云々トハ、千里ノ如キ長途ハ、必シモ一直線ニ繩ヲ以テ、之ヲ正スベカラズ、多少ノ曲折アルハ免ルベカラズ、萬家モアル都邑ハ、其ノ土地ニ高低アルコト、自然ノ勢ナレバ、之ヲ準ニテ平均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ズ。先帝常義立之謂賢ノ八字ハ、王說ニ、先常、義立之謂賢ノ誤トナス、其意ハ大人ノ行ハ、必シモ先常(規則ヲ云フ)ヲ墨守セザルナリ、唯其行事ニシテ義ニ合スルトキハ、之ヲ賢ト云フ。故爲上者云々トハ、前條ノ心得ハ、君主ガ臣

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愼貴。在所先所後。（愼貴所畏愼貴重也。或云。貴字與下相涉衍。）而人主不可以不愼貴。（貴貴人也。）不可以不愼民。不可以不愼富。愼貴在舉賢。愼民在置官。愼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愼。（舉得賢才。則貴者重。置官得宜。則庶民安。務盡地利。則國家富。）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聖智所以供治國之用。故曰器。）珠玉末用也。（徒供玩弄。不可衣食。故曰末用。）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常住而不死者二。謂賢者寶之。先王貴善。）立而不立者四。（事立而身不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人無喜怒惡欲。不可得而使。賢者因四者而使人。使之不能爲害。故寶之也。）爲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世主皆謂爲善者爲非善也。故臣民皆謂無用爲善也。國之亂敗。常由此而起。故先王貴善也。）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諸本作將戰士。今從古本。）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愼其所積。（積猶蓄。謂蓄積財物。積于珠玉。謂貴價置珠玉。）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疾敏速也。師猶法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

レバ、其國亡ビテ空墟トナル。
凡堅解云々ノ解ハ、丁說ニ、骼字ノ誤トナス、骼ハ垎ニシテ堅キコト、隄ハ堵堤ニシテ、堵ハ塀ノ類、堤ハ水ヲ防グ者ナレバ、動カザルコトニ譬フ、卽此二句ハ、因循姑息ニシテ、政事ヲ怠ルコト。
失植之正云々ノ植ハ、天植ニシテ心ヲ云フ、心正シカラザレバ、其ノ行事ヲ誤マラズトモ之ヲ賢ト云フベカラズ又心正シトモ、才能ナキハ、未ダ善ト云フベカラズ。
淵泉而不盡トハ、聖人ノ德ノ變化極リナキコト、淵泉ノ混々トシテ、盡キザルが如シ。
微約而流施トハ、聖人ノ德ノ、微妙隱約ニシテ、四方ニ流レ布クコト。
聖人參于天地トハ、聖人ノ德が天地ニ配スルヲ云フ。
鳥飛准繩云々以下ハ、第七綱ノ第二句ノ解釋ナリ、蓋シ鳥ハ山谷ノ間ヲ、縱橫無盡ニ飛翔スルモ、各々其ノ目的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一不二也。謂心純於道。典常也。常品謂五品。其心一。五品之道不窮極。然語辭。與焉同。其心薄於一焉。而五品無之能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內如內而不出之內。多內謂多學。時出應時出其所學而用之也。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古本作富貴。誤。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妄誕也。運行也。方猶常也。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無下疑脫不字。言變至無窮。而無不有應當其變之道。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本始也。使人作事。本始錯乖。而不敢忿。徐以治之。學富道大故也。此皆宙合之義也。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此篇所述。皆樞要之言。故名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天行健。而萬物化生。其本在日。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日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之所以化生萬物。全在其氣。日氣不至。則物不能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名正則事順。心之能治國。以治其名也。以上門人擧管仲所嘗言。以爲樞言之引也。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之字並指民。道之出。從道而生也。帝王者用之天下而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

ハ、第三句ノ解釋ナリ、毋監于讒云々ハ、第四句ノ解釋ニシテ、一說ニ、監ハ嚂ニ同ジ、嚂ニ食貪ノ義アリ、讒言ヲ好ム勿レト云フニ同ジ。

而倚以爲名譽ノ倚ハ、邪曲ヲ云フ、卽チ道ニ違フヲ名譽トナスコト。

雖廣云々ハ、其國廣シト雖モ、威力削滅セラル、コト。

故曰不正廣其荒ハ、第五句ニシテ、荒ハ、丁說ニ、亡ト通ズ、其意ハ政令正シカラザルトキハ、其國廣大ナルモ滅亡スルヲ云フ。

阻其路云々ノ途ハ、隧ニシテ、道路ヲ云フ、古人ハ小人ノ進路ヲ止メ塞ギ、萬事ヲ注意ス。

其爲怨也云々トハ、前述ノ佞諂凶讒ノ如キ小人ヲ用フレバ、人ノ怨ヲ蒙ムルコト深シ、故ニ之ヲ用フレバ人皆之ニ背ムキテ國威モ自ラ盡クルニ至ル。

不用其區以下ハ第八綱ニ關シテ、此句ハ其ノ初ナリ、區ハ空虛ノ意アリ、卽賢人ヲ用ヒザ

迷。故名聲不息。功業可見者曰迹。深猶遠。謂書之以傳久遠。明墨者濃墨也。章明也。濃墨明書人君道德有常之迹。後世臣子。修理其道。而不迷惑。故雖千載之久。名聲不止息也。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揨目從手作揨。諸本從木誤。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也。揨揰也。謂擊鼓。今說文揰从木。亦誤。擿擋雙聲。蓋與鏜鞈同。鼓聲也。言天地之險易。若鼓之有揰。其聲擿擋。則隨而擊之。以應其節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和之不差者人也。所謂後天奉天之時是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類來也。往。諸本俱作性。按舊注云。惡聲往。則惡響來。據此。尹本作往審矣。今據而正之。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繩繩。戒慎也。我以善先於彼。則彼以善應我。我以惡先於彼。則彼以惡應我。故君子慎之。天地萬物之橐也。橐囊也。目無也字。此衍。宙合有橐天地。有又也。天地苴萬物。苴包裹也。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泉猶潛也。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絡縛也。古本。山作出。劉績云。山乃止字誤。是大之無外。小

【補】古本。山作出。是也。左傳襄三十年。譆譆出出。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庭氏引。作詘詘。出古與詘通。詘盡也。言宙合之義。不可名狀而盡之。

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其義既失傳。我強名之曰道。一。典品之不極。

リ、人君タル者ハ、其一擧一動ハ、皆法度禮儀ニ法トルベシ、若覺臥トハ、目ガサメテ居ルモ、寢テ居ル如ク、又クラクシテ知ラザルガ如キモ、其實ハ明ナリ、此二句ハ、君主ガ自ラ誇ラズ、其ノ私智ヲ用ヰザルコトヲ云フ。言淵色云々トハ、落付キタル顏色モテ、自ラ反省詰問スルコト。仁良鮮明トハ、人君ガ仁者良臣ヲ任用スルコト。循發蒙也ノ循ハ、王說ニ、猶ノ誤トナス、發蒙トハ、蒙ムリタル覆ヲマデ取リ去ルコト、卽チ今迄知ラサル事ガ直チニ知レルコトノ喩。若敖之云々トハ、堯ノ子丹朱ハ傲慢ナルヲ以テ、敖ノ綽號アリ、如此傲慢ナル者モ、堯ノ如キ聖人ノ朝ニ在レバ、自ラ過ヲ改テ善人トナル、是レ堯ノ若覺臥若晦明ノ結果ナリ。」母訪于佞以下ハ、第七綱ノ解釋ニシテ、此句ハ其ノ初ナリ、母蓄于詔云々ハ、第二句ノ解釋ナリ、母育于凶云々

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張榜云。名當作多。衡謂。當爲各。言知事之不可兼爲也。故使人各爲之說。而比況其功所成。以知其能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半星中星也。月令曰。孟春之月。昏參中。且尾中。辰序各有其司。十二辰循序。各司一月。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岑巖。高峻貌。閎中寬也。猶言廣。瀷。湊漏之流也。薄藪也。山陵則高峻。淵泉則廣流。泉踰湊漏之流。宜盡而不盡。藪承湊漏之流。宜滿而不滿。言各得其宜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世用謂凡世所用者。細曰器。麤曰械。數算也。品有所成者。每品各有所成之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儀宜通。天地人之事。各有其宜。故云。各事之宜。可正而視。而汝也。下而履而迹同。言察美惡。審別良苦。苦濫惡也古本。苦作善。似非。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所操持分別。不致雜糅。故政治無所悔也。定而履。履踐也。行也。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葆讀爲保。統緒也。好善也。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

ナキヲ戒メタル者ナリ。」毒而無怒以下ハ、第五綱ノ鮮釋ニシテ、此句ハ其ノ首ナリ、人アリ我ニ害毒ヲ加フルモ、之ヲ怒ラズトハ、憤怒ノ念ノ勃發スルヲ防ギ、又憤怒ノ餘リ、禮法ヲ沒却スルニ至ルヲ止ムルコトナリ。怨而無言ハ、第四綱ノ第二句ニシテ、假令自分ガ人ヲ怨ムトモ、妄ニ之ヲ口外セザルハ、言ヲ愼ムノ義ニ出ヅ、何トナレバ一旦怨言ヲ出シ、機密ヲ泄セバ、反ヘリテ對手ヨリ害セラルヽニ至ル。故曰欲而無謀ハ、第四綱ノ第三句ニシテ、故曰ノ二字ハ衍文、假令自己其ノ事ヲ欲スルモ、妄ニ之ヲ人ニ謀リ諮フコトナカレ。夫行忿速云々ハ、前文ノ止忿速云々ノ反對ニシテ、賊發ストハ、若シ妄怒スレバ却ヘツテ自己ヲ賊害スル者ヲ生ズ。大揆度儀云々ハ、第六綱ノ鮮釋ニシテ、先ヅ初ノ三句ヲ掲ゲタルナ

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操持也。以法把持之。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七尺曰仞。播讀如播時百穀之播。播猶轉也。振救也。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此八事兩兩相反者。其旨意要求功業。故不可得而定也。天不一時。尹知章云。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尹知章云。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尹知章云。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著直略切。附也。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尹知章釋方爲法術。張榜以名位不得不殊方爲句。因改上文人之二字爲令字。讀屬上句。皆非。案。觀禮有方明。謂上下四方通明。則此方明亦謂士能通明上下四方之事者。官猶局也。其才局於一物。猶官各治其職也。道也者。通于無上。詳乎無窮。運于諸生。運行也。諸生謂鳥獸草木之屬。死生榮枯。無非道所爲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攻故也。曲小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尹知章云。知一言不可兼群言。故博理衆言。而復計度其所言之意。知事之不可兼

誇リ、勢ノ盛ナルヲ獨占シ、自ラ其ノ威ヲ奮ヒ、琅蕩（傲慢ノ貌）シテ、人ヲシノグノ禍ヲ遁ベタル者ナリ。不平其稱云々トハ、一ハカリ」ヲ平ニセズシテ、少ク之ヲ減ズルコト、張説ニ不依其樂ノ樂ハ、一説ニ槩（トカキト云フ者ニシテ米ヲ平ニスル者）ノ誤トナス、槩ニ依ラザルハ、米ヲ少ク桝ニ盛ルコト、此四句ハ、皆物事ヲ極點マテ行ハザルコトヲ云フ。夫名實云々ハ、前述ノ如ク、有道者ハ謙遜ノ態度アリ、何トナレバ、名ト實トハ兼ネ有スベカラズ、名ヲ取ル者ハ實ヲ失ヒ、實ヲ取ル者ハ名ヲ失フ、其ノ兩主スベカラザルコト、仇讐ノ如ク、決シテ相合スルコトナシ、故ニ惠者（惠ハ慧ニ同ジ）即智者ハ、之ヲ兼有セズ、各々其ノ分ヲ守リテ、其ノ一ヲ選擇ス、故ニ長ク高位ニ在リ、富貴ヲ得テ憂ナシ、即賢者ノ明哲謙抑ナルコトヲ述ベテ、凡人ノ貪慾厭ク

得謂之知。聽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惛、不明也。劉績云、易政。謂平易近民也。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乃告。劉績云。告當作吉。對下凶字。聽不審不聽。諸本聽下衍不順二字。今從古本。

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茍。伎茍猶後世言伎癢。言多事煩碎也。

伎茍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則怨。怨則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豬飼彥博云。言字也字竝衍。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蓄猶存也。中正存畏慎。避凶之道也。

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恡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藉亦斂也。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立優饒美好之地。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解懈失佚古皆通用。百吏皆失其端。端正也。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麗美也。主守也。守盛處賢。皆謂自伐誇。予賜也。故盛必失。而

夫強言以爲僇云々トハ、君ヲ強諫シテ、其怒ニ觸レ刑戮ニ罹ルノミニシテ、人民ニハ何等ノ恩澤ヲ被ラスコト能ハズ。進而傷爲云々トハ、人君ハ忠臣ヲ殺スヲ以テ、其ノ義ヲヤブル、丁說ニ嚴ハ者字ノ誤リトナス。不舍端ノ端ハ戴說ニ、專ノ假字デ、古代ニ文書ヲ記錄シタル板、郎版ニ同ジ、即世ヲ退キ讀書講學、以テ世ノ治マルヲ待ツ。殷主ハ殷家ノ子孫トナリ、其祭祀ヲ承クルコト。故曰大賢之德長トハ、上文ノ夫強言以爲僇以下ヲ綱領ノ最後ノ句ニテ結ビタル者ナリ。」明乃哲云々ハ、第四綱ノ全文ヲ擧ゲ、此言以下ハ其解釋ヲ述ブ、苟クモ知慮ニ富ミ、將來ノ事ヲ洞察スル者ハ、益々盛ナルモ、之ニ反シテ、自ラ威ヲ奮ヒ勢ノアルニ任ジテ、止ムコトヲ知ラザルハ、必ズ零落ス、(苓ハ零ニ同ジ)此レハ其人ガ美ニ

也。延也。聖人之處事。隨變而化。無所執滯。其道深如淵。湧如泉。而永不盡竭。其德微妙隱約。而流延于四方。流潤澤。猶言布膏澤也。

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

不能避害自安。故困。

不集谷則死。

集止也。不飲則渴。故死。

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

所處處也。山谷之所處無定方。不能必正直也。

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

尹知章云。著之簡策。

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

扶佐也。謂正之。千里之遠。不能無屈曲。

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

萬家之廣。不能無高低。

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大人務全大節。而以權成之。至小事。有不必拘者焉。人君之論臣下。不可失此道也。術道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

讂火縣反。音絢。有所求也。有所求。而充實於內者。唯心爲介。充者虛之反。忠之屬也。故曰。心欲忠。耳目於心爲末。衡平也。端之屬也。故曰。耳目欲端。

中正者治之本也。

忠則得中。端則能正。所以致治也。

耳司聽。聽必順聞。

所聞無逆理之事也。

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

ハ成功ノ機ナリ。第三ノ綱領ヲ解釋シタル者ニシテ、春采生云々ハ、最初ノ四句ナリ。其ノ意ハ、春ハ新タニ生セル草木ノ葉ヲ取リ、秋ハ既ニ實リタル菓實ヲ取ル、夏ハ清冷ナル北方ニ處リ、冬ハ温暖ナル南方ニ居ル、此四句ハ、畢竟聖人ノ身ヲ處スルヤ、必ズ時勢ニ應ジ、適宜ノ計ヲ爲スコトヲ喩ヘタル者ナリ、詘信ハ屈伸ニ同ジ、涅濡ハ盈縮ヲ云フ、出處進退ト云フ如シ。是以古之士云々ノ陽ハ明ト訓ズ、愁ハ擘ニシテ、收斂ノ義アリ、古ノ士ハ濟世ノ意アルモノヲ明カ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トキハ、其ノ經綸ヲ收藏シテ、世ニ示メサザルナリ、(含愁ノ愁モ擘ニシテ、沈嘿ヲ云フ。沈抑云々トハ、身ヲ隱シテ罰ヲ避ルコト。倖免ハ禍ヲ免ルヽコト。非爲畏死云々トハ、聖賢ノ隱逸沈嘿スルハ、禍ヲ畏レテ不忠ヲナスニ非ズ。

義正而倚以爲名譽。倚曲也。曲猶邪也。般庚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或云。倚倚賴也。謂倚賴佞諂凶讒。此倚與下文邪對。訓曲似長。曲以爲名譽者。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其國雖廣。民不爲用。其威可得而損也。雖廣上不言國者。可知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政令不正。其國雖廣。其將荒蕪。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遂亦路也。詩云。大風有遂。今本作隧。俗字也。物修。每事修飭。不敢忽焉。言其防之嚴矣。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四者之爲怨也深。人皆叛之。是以其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不用其區句。言不用賢人。國其將區也。區者虛也句。此解區字之義也。又解其意曰。所用之人。而無有良臣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陒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堅讀爲慳。解古懈字。陼陒。自守不移如陼陒也。此皆志氣鄙弱。不能有爲者。濟。成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版法曰。正夫天植。解曰。天植心也。此植亦謂心。蓋心必有植立。故貴以名焉耳。言失其心之正。雖於事不謬。不可以爲賢也。能植矣。而無才能。亦不可以爲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施音易移

テ、謀マルコトナシ。滅盡云々ハ、前文ノ天清陽無計量云々以下ヲ第二綱領ノ第三句ノ解釋ニテ結ビタル者ナリ滅ハ咸ニ通ズ、咸ニハ「コトゴトク」或ハ「ミナ」ノ訓アレバ、滅盡也ト云フ、溜發也ハ、猪說ニ、溜ハ霤（雨滴ヲ云フ）ニ通ズ、發ハ奏字ノ誤ニシテ、奏ハ湊ニ通ズ、湊ハ「アツマル」ト訓ズ、即滅溜トハ點々タル雨滴ヲ、盡ク湊聚スレバ、多量ノ水ヲ得ルガ如ク、聖人ハ道ヲ以テ物ヲ待チ、公平ノ見地ヨリ判斷ヲ下ス故、萬物盡ク其ノ下ニ聚マル、故ニ滅溜大成ト云フ、即チ偏ネク萬事萬物ヲ環ラシ盡クシテ何物モ此ヨリ外ニ出ヅルコトナキヲ云フ。成功之術云々以下ハ、第二綱ノ終句ノ解釋ニシテ、巨獲ノ巨ハ矩ニ同ク、獲ハ矱ノ誤、矩矱ハ法則ヲ云フ。必周於德云々トハ、恩德ヲ普及シ、加之ニ時運ヲ以テス、即德ト時ト相合スルコト、割符ヲ合スルガ如シ、此ノ時節

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豬飼彥博云。故曰二字衍。衡謂。此舉目。不當有故曰二字。與下相涉而衍耳。上謀咨也。下如字。極至也。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遂成也。盜賊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也。輕易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此語人君處身之法也。揆亦度也。揆度儀法。不敢妄行也。若覺臥者。雖知其理。不敢自用。若既覺而猶臥也。若晦明者。事必咨謀賢者。若晦之乍明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淵亦靜也。自詰自詰問其過也。已雖審思熟慮。亦必依賴賢明可用之人也。此解覺臥。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仁者良臣。既明顯在位。人君自能通曉於可不利害之理。若順發去蒙面之布。忽然有見也。此解晦明。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尹知章云。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庸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毋訪于佞。補佞誤佞。後並同。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育養也。監察也。監于讒。用讒者之言。監察餘人也。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

トスル所ハ、惡アルモ、之ヲ非トスルナク、又自己ノ非ナリトスル所ハ、善ナルモ、之ヲ是トスルナシ、此ノ如ク是非ヲ決スルニ、公平ナラズシテ、期必スル所アリ、（期必トハ、自己デ豫メ是非ヲ決スルコト）故ニ是非ノ判斷正確ナラズ、妄ニ之ヲ信ズルニ至ル。

是以有不可云々トハ、凡人ノ心、此ノ如キヲ以テ、事ニ先ダチ、規畫ヲナサズシテ、一概ニ之ヲ期必シ、又思慮ヲ運ラサズシテ、直ニ如此シト決スルコトアリ、若シ是ノ如クンバ、一朝匆卒ノ時ニ及ビテ、十分ノ戒備アラズ、忽チ狼狽シテ、判斷ヲ失フコトアルベシ。

故聖人云々ハ、聖人ハ前述ノ凡人ト異ニシテ博聞多見、公平無私ナル道ヲ以テ、外物ノ來ルヲ待ツ、如此ニシテ外物目前ニ至ルトキハ其ノ形ニ對シテ、是非ヲ判斷シ、宜キニ從ツテ之ヲ定ム、卽曲均（外物ヲ處置スル手加減）ヲ、其ノ手中ニ掌握シ

為殷主。為殷家主後也。先祖不滅。不滅謂祀之。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不滅不絕故曰長。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視遠曰明。哲知也。主守也。守盛。自守其富盛而不失也。奮振也。揚也。苓零通。落也。猪飼彥博云。琅湯當作很傷。自賢貌。是也。凌當為陵。侵也。形聲相涉而誤。

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振揚其盛。反失其盛。是苓落也。

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稱衡也。不平稍輕之也。依不違也。致極也。此皆自損以崇德也。

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肅敬也。業卽上文修業之業。謂學術。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怨仇也。務實者避名。貪名者失實。二者相害。若仇讐然。交合也。絕而無交者。名實相棄絕而不相合。言不俱處一人之上也。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惠慧通。智也。知名實不可兩守。乃擇取一焉。謂務實。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濟止也。沒滅也。沒法不用禮法也。彼肆楚毒。而我無怒。此言止忿之速發者。止滅去禮法也。

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我怨彼。而不敢言。此言不可不慎之義也。我言不周密。未能傷彼。而反害其身。故不言也。

故

ル場合ニモ適スルコト。

猶迹云々トハ足跡ニ由リテ、足ノ寸法ヲ求ムルガ如キ者ナリ、是ヲ標準トシテ、履ヲ製スレバ、必ズ足ニ適當ス、法ヲ制シテ、宜ニ適スルニ喩フ。

適善備也僊也ノ僊ハ、僎ノ誤ニシテ、備ト同意、適善ナル所以ハ何ゾヤ、曰ク法ノ備具シテ缺漏ナキニ因ル。

故諭教者云々ハ、前陳ノ理由ナル故ニ、法ノ事ニ處シテ適當ナルコトヲ、足跡ト足ノ寸法ト相一致スルコトニ譬ヘテ、人ニ教ヘタル者ナリ。

天清陽以下ハ第二綱ノ第三句滅溜大成ノ解釋ナリ、清ハ育ニ同ジ、此二句ハ天地ノ萬物ヲ育養化成スルコト、計量スベカラズ、實ニ無盡藏ナルコトヲ云ヒ、以テ聖人ノ廣德ニ比ス、王(引)說ニ、法崖ハ汻崖ノ誤トナス。

所謂是而無非云々トハ、凡人ノ狹隘ナル心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凡人ハ、自己ノ是ナリ

德相遇。事之相會集也。若合符契然。言不齟齬也。時德之節者。時與德相節適也。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濡取與之必。因於時也。生草木始生葉者也。草實曰蓏。尹知章云。涅濡猶言滑滯。衡謂。涅音郢。贏也。濡猶縮也。

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陽明也。愁讀爲揫。揫斂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云。愁讀爲揫。是也。言古之士有意濟世而時未可明顯之也。是以揫斂其治國之道。不敢出焉。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辟讀爲避。

靜默以侔免。尹知章云。侔取也。

辟之也。猶辟讀爲譬。夏之就清。俗本多誤淸。今從趙本朱本。凊冷也。

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不加不加於民也。

進傷爲人君嚴之義。爲人君者。嚴然正儀。人望而畏之。今强言爲戮。則人知其無道而輕之。是傷爲人君當嚴之義也。

退害爲人臣者之生。人臣者。强言者自謂。生命也。

其爲不利彌甚。强言爲戮。而功澤不加於民。此既不利。而又進傷君義。退害已命。其不利彌甚也。

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淸明。端正也。息止也。版牘也。謂書籍。退身而不舍端正之道。修業而不止讀先王之書。以待世之淸明也。

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

其ノ標準ヲ以テ之ヲ削レバ、枉物モ自ラ直トナル、聖君賢臣ノ法律ヲ制シ、人才ヲ選擧スルヤ、亦此ノ如ク、廣ク集メテ、其才能ニ因リ、之ヲ用フルコト必要ナリ。

國猶是國也云々トハ、國モ民モ同ジキコトヲ云フ、一説ニ、此ノ國猶是國也以下湯武之功是也ニ至ルマデヲ下文ノ成功之術必有巨獲爲ノ下ニ移シ、讀ムベシト云フ。

多備規軸者云々以下ハ、第二綱ノ第二句ノ解釋ナリ、是レハ軸ガ輪中心ト成リテ、輪ヲ自由ニ回轉セシメ、而モ其回轉ノ形ハ、常ニ規即圓形ヲ畫ク、以テ法度ヲ制シテ、其宜キニ合スルニ喩フ。

夫成軸之多也云々トハ、軸ヲ多ク作リテ、其大小ニ應ジテ、之ヲ用フル故ニ、大ナル穴ヘ挿スルモ寬ルキコトナシ、究ハ竅ノ誤ニシテ、細小ノ義アリ、又小穴ヘ挿入スルモ、差支ヘテ通ラザルコトナシ、要スルニ、大小如何

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憲法也。適安便也。莊子曰。履適忘足。言就迹以求履法。其屨必與足適。成法以處事者。亦猶是也。補注足誤安。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尹知章云。僊輕順貌。豬飼彥博云。僊當作僎。具也。衡謂。所以適善者。其法備具。是以無所乏闕也。故諭教者取辟焉。辟古譬字。取譬於就迹求足法也。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尹知章云。淯古育字。衡謂。陽猶溫也。法常崖限也。言天地之育溫化生在兩間者。無有所計量常限也。將言聖人畜道以待物。故先揭此句。承上以起下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世人之秉心也。己所謂是而無非。己所謂非而無是。其所是非有期必。是故是非之交來。苟信而不疑。是以不知爲知者也。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句 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然。心然之也。其秉心如此。是以有不可先事規謀之期必。有不可預識慮之然可。如是。則將有忽卒而不及戒備之患。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均造瓦之具也。猶言法。言聖人惡其如此也。故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出所聞見。與彼形相對。從宜而施之。是委曲之法存乎我矣。減盡也。減咸通。故解爲盡。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偏環繞其道。終其業。無有不備得者。故曰。減溜大成也。減溜大成者。盡發其義。大成其道也。此句贊聖人。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古矩字。獲當爲鑊。字之誤也。矩鑊皆法也。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時與

ナシ、一其愛云々トハ、君主ハ其愛情ヲ一般ニ及ボシ、唯自己ノ是、即善トシテ好ム所ノ者ノミニ與フルコトナシ。王施ノ王ハ平ノ誤、公平ニ恩ヲ施スコト。無有其名トハ誇ラザルコト、分敬トハ、猪説ニ、各敬ノ誤トナス、即各自ガ人ヲ尊敬スルコト。

君失音ハ五音ヨリ喩來リタル語ニシテ、音ハ命令ヲ云フ、風律ハ法律ヲ云フ、流ルハ亡ビ破ブレルコト。

臣離味云々ハ、五味ヨリ喩來リタル者ニシテ味ハ其職務ヲ云フ。

不德ノ不ハ、丁説ニ、丕ニ同ジト云フ、丕德ハ大德ト云フコト。」

懷繩以下ハ、第二綱ノ解釋ニ入ル、夫繩以下ハ其ノ第一句懷繩與准鉤ノ解釋ナリ、繩ハ反撥シタル者、即ハネソツタル物ヲ扶治シテ、直ナラシム、又凸凹ノ險ヲ切リ崩シテ、平地トナスハ、準即水モリノ功果ナリ、鉤ハ「マガリカネ」即矩ノ類ナリ、此ヲ以テ枉物ニ中テ、

和勉矣。分猶交也。謂交相敬。君盡其道。則海內來賓。臣任其職。則夫婦和勉。貴賤大小之分也。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失音失令也。風律謂政法。流猶亡也。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離味不任職也。臣不任職。國事必曠。故百姓不養。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分所分守也。猶言職。不德謂不以爲德。老子云。上德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扶佐撥枉也。反枉之材。佐而直之。繩之功也。險。地有高下也。壞其高。塡其下。以平之。准之力也。鉤入枉而出直。枉謂鉤。物在穴中。手不能出。則入鉤而出之。言枉物雖劣。有時乎勝於直矣。此言聖君賢佐之制擧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制擧。制度選擧也。博而不失者。備制法度。博擧賢才。猶懷繩與准鉤也。因以備能者。各因其能而用之。猶其爲正爲平出直也。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猶均也。桀紂以是亂且亡。湯武以是治且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期猶要。期要民之從法也。如此。謂以致治昌。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軸處中以轉輪。輪轉於外而規成。故云規軸。成軸者。謂制法度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豬飼彥博云。究當作窕。細也。衡謂。成法既多。人小各從其宜而用之。故不窕不塞。猶迹求

左操五音云々以下ハ、第一綱ヲ解釋ス、第一綱ノ左操五音右執五味トハ何ゾヤ、君臣ノ分ヲ述ベタルナリ、蓋シ左ハ陽ナレバ君トシ、右ハ陰ナレバ臣トス、又左ハ佚シ、右ハ事ヲナスニ勞スレバ、自ラ君臣ニ比スルコトヲ得、又五音五味ヲ稱スルハ、五音調和シ樂ヲナス如ク、君主ハ國政ヲ統一シテ、治績ヲ擧グ、五味調和シテ食フベキガ如ク、臣下皆協心同力シテ、其職責ヲ盡スヲ以テナリ。力務多財トハ、其任務ヲ勤メ行フ、故ニ財多シ、卽國ノ富ムコト。無齊其欲ノ齊ハ濟ニ通ジ、成就スルコト、其ノ意味ハ、君主ハ自分ノ欲ヲ成シ遂ゲルコト

耳。

謏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擿擋則擊。天地萬物之槖。宙合有槖天地。目凡十三。下隨而解之。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故以音屬之。臣執事。故以味屬之。必言五音五味者。取其調和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勞。故立于右。凡執事。右手便。而左手不便。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力勤也。事既得。而又勤其當務。是以財物饒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齊讀爲濟。濟成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一同也。獨與是。獨與其所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豬飼彥博云。王當作平。衡謂當爲正。字之誤也。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

本篇ハ、其ノ述ブル所宙卽古今ヲ合會包括スルヲ以テ、宙合ト稱ス、左操五音ヨリ、宙合有橐天地マデハ、全文ノ綱領ニシテ、其以下ハ、此綱領ヲ解釋シタルモノナリ、而シテ綱領ハ分レテ十四段トナル、(本註ハ十三トナスモ今ハ一説ニヨル)今便利ノ爲ニ、各段每ニ、段落ノ記號ヲ附ス、而シテ綱領ノ全文ハ、各段每ニ解釋セラル、ヲ以テ、今此ニ之ヲ省ク。

下ノ區ハ衍字ナレバ、削ルシ。

管子卷第四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段玉裁云。覆者反也。謂舟車自此至彼而復還此。如循環然。故其字从由。如軸字从由也。訓詁家皆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由今溯古。復由古沿今。此正如舟車自此至彼。復自彼至此。皆如循環然是也。合會也。集也。此篇所述。上下四方之外。盡會集之。無不抱括。故名宙合耳。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狂堯也。毋訪于佞。毋蓄于俗本作於。今從古本趙本朱本。下二于同。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烏飛准繩。按解曰。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是以虛解區。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句。未始連讀區區二字。此當作不用其區。諸本作區區者。與解相涉而衍

ヲ以テナリ。珍怪方丈トハ、珍品ヲ面前一丈四方ノ間ニヒロゲルコト、澤山集メルコトヲ云フ。是故以下ハ奢侈ノ國ヲ改メルコトヲ云フ。廣キ帶ヲバ、割イテ狹マクシ、大ナル袂ヲバ裂キテ小ニシ、錦繡ハ之ヲ染メテ、其ノ模樣ヲ滅シ、木材金銀ノ彫刻ヲバ、削リ去リ、又平面トナス、采ハ王(俞)說ニ平ノ誤ナリトス。關幾而不征トハ、關所ハ、唯非常ヲ監察スルノミニシテ、其ノ通行稅ヲ取ラズ。市廛而不稅トハ、店ノミヲ課シテ、其ノ貨物ニ、稅ヲ課セザルコト。守者法不失ノ失ハ、王說ニ、先ノ誤トナス、即法ヲ守ル者ハ、無用ノ者ヲ先トシ貴バザルコト。

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豬飼彥博云、以已同。下農以女以效此。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巧。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珍美味也。怪遠方非常之物。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梨讀爲剺通。剺劃也。大袂列。列讀爲裂。文繡染。染滅文繡。刻鏤削。木曰刻。金曰鏤。削之除其文也。彫琢采。采將取也。椽桷之屬。彫琢爲飾者。將取而去之。一說采讀如采椽不刮之采。言易彫琢以始采未刮之木也。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稅。廛。諸本作鄽。今從古本。廛而不稅。唯征其廛。而不稅其物也。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尹知章云。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漏失焉。

管子卷三終

レ服スルトキハ、一國モ亦動クニ至ル。
毋作淫巧ノ淫巧ハ、奢侈ノ物品ヲ云フ。

實壙虛トハ、人民ヲ空地ニ移住セシムルコト。

本事ハ農業、無用ハ游食ノ人民。
無苟於民ノ苟ハ、一說ニ、苛ノ誤、卽苛酷ニ取扱ハザルコト。
其悅在玩好ノ悅ハ、兪說ニ說ノ誤トナス、其ノ理由ハ、玩好ヲ喜ブ

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屏放去也。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移國俗。動衆心。以害民所專力。乃姦之大者。故或殺之。或流之。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移人以實之。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擧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務趣也。趣赴功勞。謂不忽之。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賑諸本作賜。今從古本。罷疲露羸也。定靜也。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强勉也。本事謂農桑。無用游手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凡民事無所苟且。必待以忠愛也。三者霸王之事也。事

舉措時トハ、萬事ノ處置時ニ通ズルコト。
動作和トハ、官吏各自、其職ヲ守ル、故ニ衝突ヲ惹起スルコトナシ。

而未知權ノ權ハ、臨機應變ノ處置ヲ云フ。
天祥ハ天幸ヲ云フ。

審時以舉事トハ、何事ヲ舉行スルニモ、其時ヲ考フルコト。
以事動民トハ、既ニ事ヲ舉行スルノ命令ヲ發スレバ、之ニ從フ者ハ賞シ、背ク者ハ罰ス、故ニ民自ラ動キ勉メザルヲ得ズ。
以民動國トハ、以上ノ如ク、民心皆ナ動カサ

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辨事。則舉措時。（人各盡其才。故舉措不失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官無越職之事。故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發興也。）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總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其能至此者。唯以其任焉。）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凡事有可舉行之時。如幼官所序。亦其類也。）以事動民。（從令則事成。違令則事敗。民不得不爲動。）以民動國。民心服焉。則一國爲之動。以國動天下。（尹知章云。國强。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措得。舉措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

者ハ、デモ、之ヲ愛惜シテ、費用ヲ減ズルコト。敦懞純固トハ、質樸ニシテ、人情厚ツキコト。

不黨トハ、徒黨ヲナシテ、上ヲ欺ムカザルコト。

尊讓ノ尊ハ、撙ニシテ、謙遜ヲ云フ。

任力トハ、其ノ人ノ技倆ニ應ジテ、適當ナル官職ヲ委任スルコト。

修身功材ノ功ハ、兪説ニ、攻ノ誤、其ノ意ハ、才能ヲ専攻スルコト。

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朱本俗本。王誤正。今從古本趙本。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肅敬也。爲人兄者。寛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親也。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諸本。弑作殺。今從古本。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加亦陵也。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豬飼彦博云。尊當作撙。撙衡謂。尊人以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辨事。辨治也。大夫任屬官。使之各治其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功讀如功沽之功。功材謂精美其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

市場ノ交通ヲ便ニスルコト。
愼將宿ノ將ハ行ノ義アリ、卽道ヲ行クコト、及ビ宿泊所ニ注意セルコト。
此謂云々トハ、以上ノ方法ハ、卽財貨ノ融通ヲ來シ、四方ノ畜ヲ自國ニ集ムル者ナリ。
決潘渚トハ、水ノ溢フレタル所ヲ切リ開キテ通ズルコト。
潰泥滯トハ、泥タマリノ水ヲ決潰シテ、散ゼシムルコト。
通鬱閉トハ、水タマリノ所ヲ開クコト。
愼津梁ハ、渡シ場ト、橋梁トニ注意スルコト。
薄徵斂云云ノ徵ハ力役、斂ハ雜稅、征ハ田租、賦ハ戶數割ヲ云フ。
賑罷露ノ罷ハ疲ニ同ジ、露ハ羸ニシテ、疲ニ同ジ。
親戚ハ、古代ニ父母ノ意味ヲ有ス。
中正比宜トハ、中正ニシテ人々ト親睦スルコト厚キヲ云フ。
整齊樽詘トハ、容儀ヲトヽノヒ、謙遜スルコト。
纖嗇省用トハ、些少ノ

之義。以言敎者違。以躬敎者從。故欲導民於義。必先明其行也。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親謂父。戚謂母。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昭二十年左傳。楚子執伍奢。使召其二子。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是也。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親也。宜讀如宜兄宜弟之宜。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挹損也。詘貶下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猶儉也。嗇愛也。儉愛以省其用。所以備饑饉也。歲凶曰饉。肚空曰飢。然經傳多相亂。今不復按焉。【補】飢當作饑。飢餓也。穀不熟曰饑。饉誤饉。凡从堇之字。後皆效此。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敦懞厚愨也。純不雜也。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國能安。處安然後動威。動作則人畏之。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飾修也。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分名分也。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等差也。度法制也。凡此八者。禮之經也。經者大端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與背同。貧富無度則失。富失於驕奢。貧失於卑諂。上下亂。貴賤爭。

錢ヲ浪費スルコトヲ嫌フ。賤得利トハ、物ヲ貪ボリ得ントスルコト、又利欲ヲ賤シム。解舍トハ賦役ヲ免ズルコト。朝廷兇トハ、朝廷ガ騒カシク恐ルヽコト。殘苟ノ苟ハ、苛ノ誤、殘忍苛烈、即無慈悲ナルコト。覆鷙ノ覆ハ、愎ノ誤ニシテ、「モトル」ト訓ズ、鷙ハ猛鳥ノ名、即君命ヲ用ヒザルコト。上下交引云々ハ、君臣上下、互ニ利ヲ引キ爭フコト。六興ハ、國ヲ興スニ足ル六ケ條ノ政事、戴說ニ、興ハ典ノ誤トナス。利壇宅ノ利ハ、王說ニ制ノ誤トナス、壇ハ廛ニ通ズ、人民ノ居住地邸宅ヲ制定スルコト。此謂厚其生ノ生ハ、生產ヲ云フ。發伏利トハ、人ノ未ダ知ラザル利ヲ、開發スルコト。輸墆積ノ墆ハ、滯ニ同シ、滯積シタル物貨ヲ運ビ出スコト。便關市トハ、關所及ビ

書廛爲壇。杜子春讀爲廛。鄭玄云。廛民居區域之稱。衡謂。此壇。亦當讀爲廛。修樹蓺。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生產也。發伏利。趙用賢云。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輸墆積。輸運也。墆貯也。修道途。便關市。以符節達貨財。及輕其稅。則商旅便之。慎將宿。將使人持節將之也。慎是二者。則無寇盜之患。此謂輸之以財。商旅願出其途而藏其市。是使運天下之財以致於己也。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劉績云。列子水之溢洄曰潘。衡謂。渚遮也。遮水使旁廻也。決而通之。則下地可藝。潰泥滯。潰猶決也。通鬱閉。鬱閉游塞也。補潰決也。滯積也。潰泥滯。決開淤塞也。鬱閉謂山岸壞以塞流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水害既除。則樹藝必蕃。是自貽以利也。薄徵斂。輕征賦。徵力役也。斂雜稅也。征田租也。賦口率出錢。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罪戾云赦。小過云宥。輕重失當。互易則通。疑係誤寫。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匡救也。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補匡救也。賑罷露。豬飼彥博云。罷疲同。露羸也。衡謂。露或作路。孟子曰。率天下而路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

ノ北圖ニ附屬スベキ外圖ニアルコトヲ示メシタル語ナリ。

本篇ハ元來、前篇ノ及バザル所ヲ圖形ニ表示シタル者ナルベシ、然レドモ既ニ亡佚ス、故ニ後人唯前篇ヲ五方本副ノ十節ニ分截シテ其闕ヲ補フ、故ニ全文皆前篇ト同ジキヲ以テ解釋ヲ要セザルナリ。

本篇ハ、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ノ五事ヲ以テ國政ヲ輔クベキコトヲ論ズ、之ヲ外言ト云フハ、經言ノ所説ヲ、敷衍附加シタルヲ以テナリ。

得人者トハ、人心ヲ服スル者ヲ云フ。

人不可不務也トハ、人心ヲ得ルノ道ヲ、第一ノ急務トセザルベカラズ。

此天下之極也ハ、此レ天下ヲ得ルノ定則ナリ。

朝廷間云々トハ、無事ナレバ、朝廷間暇ニシテ、官省モ自ラ治マル。

惡飲養トハ、飲食ニ金

飲食。（惡飲食之妄費。）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治要引作食飲。與下文合。）是故上必寛裕。而有解舍。（尹知章云。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兇擾恐也。）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劉績云。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朱長春云。覆鷙。伏匿悖戾。衡謂覆掩也。鷙擊也。掩覆其心。鷙擊其行。不肯聽從君長。）上下交引。而不和同。（見一利。則上下交引之。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欲攘外。必先治內。外言先論內治。以此。）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周禮地官敍官廛人注。故

覇者トナルコト、大人ハ卿大夫ヲ云フ。使國君云々ハ、覇者ガ各國ノ人君ヲ指導シテ政治ヲ善クセシムレバ、國民之ニ歸服ス、故ニ各國ノ人君モ、亦之ヲ德トシテ、覇者ニ從フ。會請云々ハ、天地ノ神祇ヲ併セ祭リテ、其ノ命ヲ承クルコト。知氣和トハ、陰陽ノ調和ヲ知ルコト。計緩急之事云々ハ、事ノ緩急先後ヲ熟計シテ、危キ事ヲバ危キ事トナシテ、注意スレバ災ナシ。通出入之度云々トハ、敵國へ侵入スルトキ、進路ト退路トヲ十分ニ知レバ深入スルモ危ウキコトナシ。則得地而不執ノ執ハ、慹ノ誤ニシテ恥ルコト、土地ヲ得ルモ取ルベキ者ハ取リ與フベキ者ハ與フル時ハ、疚シク恥カシキコトナシ。王說ニ、執ハ報ノ誤、其意ハ、敵ガ其地ヲ回復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此居於圖北方外トハ、以上ノ一段ガ、内

五輔第十

尹知章云。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衡謂外言所以正外。亦管子之言。而弟子記之也。古本分經言爲三卷。

外言一

此篇以下爲第四卷。經言管子自著。不當與外言同卷。古本似長。今且從趙本者。疑以傳疑。不敢質也。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顯明著也。得人得人心也。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滅滅沒也。湮沒不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得人之道。不可不務行焉。此天下之極也。此得天下之極務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群書治要引。作莫如教之。無以政二字。

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麻田曰疇。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得貪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

ヲ示ス。旗物尙黑以下ハ、北方ノ副圖ニ闕ス。兵尙脅盾ノ兵ハ、武器ヲ云フ、脅盾トハ、左脅ニ着クル楯ヲ云フ。刑則云々トハ、罪人ノ背ニ板ヲ縛バリツケ、之ヲ上向ニセシメテ、流水ニ流スコト、衆人ヲシテ、罪人ノ顔ヲ見セシメシガ爲ナリ。察數云々ハ、計ノ得失ニヨリテ、治亂ヲ知リ、兵器ノ精疏ニ以テ、勝敗ヲ分ツコトヲ得。適勝ハ、王說ニ勝適ノ誤ニシテ、適ハ敵ニ同ジ、通德トハ恩德ヲ一般ニ及ボスコト。官四分トハ、官吏ヲ四方ニ派遣スルコト。至善之爲兵也云々トハ、徒ラニ土地ヲ貪ボラズ、其ノ罰スル者ハ暴君ノミ、如此者ヲ、至善ノ戰爭ト云フ。守之而後云々ノ焚ハ、樊ノ誤、即チ勝利ノ勢ト、恩德トヲ守リ、敵ニ勝ツノ心ヲ修メ忘レズ、海內ヲ樊籠(カゴ)ノ中ニ有ス、即海內ヲ掌握スルコト。立爲六千里之侯トハ、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幼官無也字。）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愼於號令之官。則擧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此篇古本次敍錯雜。西方本圖居首。副圖次之。南方本圖次之。中方本圖次之。北方本圖次之。南方副圖次之。中方副圖次之。北方副圖次之。東方本圖次之。副圖居尾。以西東本副爲首尾。南次西北前東。中居其中。而副則從南中北之次。而另敍。詳考其位。似非失次。然未詳其意所在。姑記以待後考云。

至善ノ勝利ナリ。
其次一之トハ、至善ニ次グ者ハ一戰セシムルコトナリ。
大勝者云々トハ、大勝トハ、衆多ノ勝利ノ結果ニ外ナラズ、而シテ其ノ戰ハ、皆正義ニ本ヅカザル者アラズ。
此居圖南方外ハ、南方ニ關シタル圖ノ副圖ヲ云フ。
紹味ハ、孫(詒)說ニ、捖味ノ誤トナス、捖味トハ人ヲ絞殺スルコト、斷絕ハ、生命ヲ斷絕スルコト。
爲詐不敢ノ、爲ハ僞ニ同ジ、數フベカラザル程ノ大德アレバ、詐僞者モ、來リ向フ者ナシ。
兩者云々トハ、前文ノ道ト德トヲ施セバ、如何ナル場合ニテモ功果ヲ得。
故能習云々ノ習ハ、輯ノ誤ニシテ、「和ク」ト訓ズ、借ハ諧ノ誤ニシテ、「トモ」ト訓ズ、則チ一致親和スルコト十分ナレバ、敵モ之ヲ破ルコト能ハズ。
此居於圖西方外ハ、以上ノ一段ハ、西方內圖ノ副圖ニ關スルコト

路。皆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壞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諸本禮誤祀。今從古本。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太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諸本脫受字。今從古本。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俗本入共誤人其。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カ故ナリ。
四機不明トハ、四方ノ隣國ノ機ヲ明知セザルコト。
游兵驚軍トハ、外敵浸入ノ報知來リテ、我游軍ノ驚クコト。
由守不愼トハ、軍隊ノ由リテ出ヅル所ト、留マリテ守ル所ヲ注意セザルコト。
詭禁不修トハ、詐欺侵ノ行爲ヲ禁ズルノ法令ヲ、十分ニ布カザルコト。
死亡不食云々トハ、國事ニ死亡シタル者アルモ、其子孫ヲ收養セザルトキハ、將士忿怨シテ、軍財敵有トナル。
此居圖東方方外トハ、內ノ東方圖ノ副屬タル外圖ヲ示シタルモノナリ。旗物尙赤以下ハ、西方ノ副圖ナリ。
燒交疆郊ノ燒ハ、一說ニ繞ノ誤トナス、繞交トハ、繩デ罪人ヲグルグルト縛リツケルコト。
必明其一ノ一ハ、衆心ヲ一致セシムルコト。
至善不戰トハ、戰ハズシテ人ヲ服スル者ハ、

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

云ノ、三官ハ鼓金旗ヲ云フ、尙ホ其ノ詳ナルハ、本書ノ兵法篇ニ見ルベシ。

必設常主ハ、丁説ニ主必常設ノ誤トナス、主ハ大將ヲ云フ。

角試否藏トハ、善惡ヲ比較シテ、之ヲ試ムルコト。

精材トハ、人ノ稱譽スル人才ヲ云フ。

説行若風雨ノ説ハ衍字。此居於圖方中トハ、以上ハ內圖ノ中央ニアル者ニ屬スル副圖、卽外圖ニ關ス。

旗物尙青以下ハ、東方ノ副圖ナリ。

交寒害釱ノ寒ハ、戴説ニ蹇ノ誤トナス、交蹇ハ繩ニテ兩脛ヲ縛バリツケルコト、害ハ轄ノ誤ニシテ械、卽「手がセ」釱ハ桎、卽「足がセ」ヲ云フ。

器成不守經不知トハ、敵ノ兵器備具スルモ、守ルコト能ハザルハ、我軍ガ敵ノ知ラザル所ヲ通過スル故ナリ。

敎習不著云々ハ、敵ノ訓練ノ效果十分ニ著ハレザルハ、我ガ攻ムル所、其ノ不意ニ出ズル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劉績云。前作十二始節賦事。無前第二字。

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飮于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摶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

謀ニシテ、搏ハ専ニ同ジ、将士ガ皆一心ニナリテ忠節ヲ盡スコト。慎號云々ハ、「旗ジルシ」ヲ慎ムコト、即軍隊ヲ整頓スルコト、若シ如此ナレバ、權與(威權アル同盟國ヲ云フ)ノ助ヲ假ラズシテ、獨力ニテ他國ヲ攻ムルコトヲ得。器無方云々トハ、是器ヲ用フルニ、必ズシモ一定セズ、唯ダ兵士ノオ能ニ應ジテ之ヲ授クレバ、愚者モ自然ニ習熟シテ、之ヲ巧ニ運用ス。攻不守云々トハ、敵ノ守ラザル所ヲ攻ムル場合ニハ、拙才十分ニ功ヲ奏スルコトヲ得。數也トハ、スベテ上文ヲ結ビタル語ニシテ、如此ハ自然ノ理ナリト云フコト。動慎十號云々トハ、兵ヲ動カス時ニハ、十種ノ「旗ジルシ」ヲ慎ムコト、九章ノ章モ號ニ同ジ、飾ハ戒飭ノ飭ニ同ジ、十器ハ十種ノ兵器ヲ云フ。五官ハ五教ノ謀ニシテ、目身手足心ノ教ヲ

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絶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擧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聽於鈔云々ノ鈔ハ秒ニシテ、物ノ末ヲ云フ、故ニ微妙ニシテ、見ガタキ所ヲ云フ。

未極ハ其ノ至ラザル所即チ實現セザル所ヲ云フ、此句ハ次ノ視於新及ビ思於濬トモニ、事物ヲ未然ニ察スルノ明ヲ云フ、新ハ猶ホ始ト云フガ如シ、濬ハ深ナリ、皆耳目ニ觸レガタキ所ヲ云フ。

發於驚云々トハ、其事ヲ擧グルヤ、敵國驚擾ノ時ニ方ル、故ニ其功量ルベカラズ。

動於昌トハ、我威德昌盛ノ時ニ、事ヲ擧グ、故ニ敵國恐レテ、其ノ寶物ヲ獻ジ、平和ヲ請フ。

立於謀云々ノ故ハ、古クシテ用ヲナサヌコト、事ヲ企ツルヤ、深謀遠慮ノ後ニ成ルコトナレバ、堅實ニシテ、永遠ニ、其效果ヲ傳フルコト。

器成云々ハ、兵器モ十分ニ準備シ、將士皆號令ヲ守レバ、如何ナル遠地マデモ、出陣スルコトヲ得。

博一純固ノ博ハ、搏ノ

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强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擧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

實虛ハ敵ノ虛實ヲ云フ。擧機云々ハ、事ヲ擧グルノ機會ニ當リ、純一ニシテ其要ヲ失ハザレバ、敵兵モ、我ガ爲ス所ヲ量リ知ル能ハズ。用利至誠云々ノ校ハ挍ノ誤、至誠ヲ以テ物ヲ利シ惠ムノ心アレバ、敵ト雖モ抵抗スル者ナシ。明名章實云々ハ、忠義ノ名ヲ明ニシ、攻勢ノ實ヲ明ニスルトキハ、將士皆忠節ヲ盡ス。奇擧云々ハ、意外ノ事ヲ行フ時ハ、將士皆其智ニ服シテ、勞ヲ厭ハズ、王說ニ奇ハ衍字ナリト云フ。交物云々ハ、物品ヲ交易スル時ニハ、各其ノ產出スル所ノ方面ヲ利用ス。因能利備トハ、才能ニ因リテ之ヲ任用シ、兵器ノ備ヲ利用スルコト。士不偷トハ、將士ガ安逸ヲ貪ボラザルコト。備具無常云々トハ、兵備ニハ一定ノ事ナク、スベテ臨機應變ナルコト。

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愼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若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則字衍。）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俗本下誤小。）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澡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セバ、姦惡詐僞ニ欺ムカレズ、是レ勝利ヲ得ントスル者ノ急務ナリ。
時分云々ハ、時ニ隨ツテ、分取品ヲ臣下ニ分與スレバ、人々自ラ奮發シテ、敵ニ勝ツニ至ル。
察伐云々ハ、伐ツベキヲ見テ伐ツハ、勝ヲ得ルノ方法ナリ。
備具云々ハ、兵器ノ備具スルハ、戰勝ノ原因ナリ。
無象云々ハ、計謀深秘ニシテ、人ノ想像ヲ許サザルハ、戰勝ノ根本ナリ。
定獨威勝トハ、獨立シテ威力ヲ立テタル者ハ敵ニ勝ツ。
計財ハ計謀ト財用。
聞知ハ敵狀ヲ聞知スルコト。
方用ハ將士ノ向フ所ヲ云フ。
綸理ハ萬事ノ「スヂミチ」。
依奇ノ奇ハ倚ニ同ジ、依モ倚モ「ヨル」ト訓ズ、故ニ依賴スベキ國、即同盟國ヲ云フ、疑フラクハ依ハ正ノ誤ナランカ。

以聚財。勸勉以遷衆。（各本遷作選、今從古本。）使一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聞知勝。（各本作知聞。今從古本。）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擧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擧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

ト。廷安ハ官名、朝廷ノ安否ヲ問フ、故ニ此名ナリ。此居圖北方外トハ、附屬ノ幼官圖形ハ、內圖ト外圖トノ區別アリ、以上ノ五圖ハ皆內屬シ、此圖以下ハ外ニ屬ス、內ハ內治ノ政典ニ關シ、外ハ軍略ヲ述ベタル者ナリ。必得文威武ノ威ハ、俞說ニ、成ノ誤トナス、人君タルノ道ハ、必ズ文德ヲ得テ、武事ヲナスニ在リ、是レ下文ノ總目ニシテ、官習以下ハ、之ヲ細說シタル者ナリ。官習勝之務トハ、百官各其事務ニ習熟スルハ、是レ敵ニ勝ツノ要務。時因勝之終トハ、時ニ乘ジ敵ニ因ルハ、勝利ノ極則ナリ。無方云々ハ、變化方ナク、圖ラレザルバ、勝利ノ神機妙算ナリ。行義勝之理トハ、義ヲ行フトキハ、人ノ心明ヲ得、是レ勝利ヲ得ルノ理ナリ。實名云々ハ、名實ヲ正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强。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攷之以言。（諸本攷作攻。今從古本。）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古本飾作飭。通。）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凡數財署。殺僇

ヲ云フ。
立四義云々ハ、四時ノ命令ニシテ、別ニ非議スベキ者ナケレバ、其人ヲ支官ニ上申シテ、三公ノ命令ヲ聽カシム
尚ハ上ニ同ジ。
大命焉出常至トハ、天子ガ命令ヲ發シテ、諸侯ヲ朝廷ニ招集スルコト、以下其ノ招集ノ規定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千里之外云々ハ、王畿ヲ標準トシテ云フ、習命トハ、天子ノ教命ヲ便習スルコト。
三卿使四輔トハ、諸侯ノ三卿ガ、天子ノ四輔ノ所ニ來リ、命令ヲ受クルコト。
令大夫來修云々トハ、諸侯ガ大夫ヲシテ來朝セシメ好ヲ修メ、又三公ヨリ命令ヲ受クルコト。
名卿請事ノ名卿ハ、其ノ姓名ノ、天子ニ迄デ申シ通ゼラレテアル卿ヲ云フ。
重適ハ諸侯ノ嫡子ヲ云フ、之ヲ重ト云フハ、適子ハ重キヲ承クル人ナレバナリ。
請受變トハ、變更セラルベキ命令ヲ受クルコ

也。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劉績引別本注云。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衛謂。齊閔滅燕。而反亡其國。不計緩急之事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軍心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避實擊虛。虛敗而實衰。又有拔其本。而枝從而亡者焉。此皆先後之理。非其人不能察也。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凡攻敵國者。必先求退路。否則入而不能出。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不當動而動。不當靜而靜。或雖得功乎。害亦從之。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著明也。執讀爲慹。悑也。明於取與之分。四方服之。故雖得地。而無所慹悑也。愼於號令之官。則擧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幼官圖第九

此編名圖。則當陳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唯無圖。其言又與前編無異。蓋原圖既亡。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編數耳。非管子之舊也。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幼官。處作夜是也。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

ヲ以テナリ。
借度量トハ「モノサシ」「マス」ヲ一樣ニスルコト。
一稱數ハ「ハカリ」ヲ同ジクスルコト。
藪澤以時云々トハ、藪澤ハ時節ニ應ジ、人民ノ入ルコトヲ禁ジ、其草木魚類ヲ保護スルコトアリ、又其ノ禁ヲ發開シテ、人民ニ伐獲ヲ許スコトアリ。
食天壤云々トハ、天地山川ニ於テ、從來ヨリ祀ラレタル神ヲ饗シ、祭ルコト、俞說ニ食ハ飭ノ誤。
以爾壤生物トハ、汝ガ土地ノ產ヲ以テト云フ意味。
共玄官云々ノ共ハ、供ニ同ジ、玄官ハ天ヲ祭ル官吏ヲ云フ、四輔ハ天子ノ左右前後ニ在リテ、天子ヲ輔佐スル人。
官處四體云々トハ、四本ノ手足、卽股肱ノ如キ地位ニ居ル者卽大臣ノ如キ官ニ處ルモ、禮ナキ者ハ、之ヲ流罪ニ處ス。
務命ノ務ハ「ハグサ」ニシテ、苗ヲ害スル者、故ニ君命ヲ害スルコト

前左而進。蓋著之左脅也。一說。脅斂也。盾所以斂身。**刑則游仰灌流。**游浮行也。男屍投水必俯。今曰仰者。縛板於背。不使之俯。令面目可見。所以戮之也。灌注也。夏燒交於疆郊。冬游仰於灌流。亦順時氣也。周禮。凡刑死者夜葬。揭署其罪。不許起墳。至漢猶然。管則加酷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察數而知治。審器而知勝。**數計也。數得則治。不得則亂。器精則勝。不精則敗。**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適之也。明我謀。而之勝敵之道。徧施我德。而天下定矣。乃能定我宗廟。育我百姓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德恩也。法儀法度儀則也。分遣官吏於四方。則百里之外。明如門庭。立威施恩。制法儀、出號令。猶運之掌上也。**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不求其地。唯罰其人。而所罰乃其君恣殘虐者。是為用兵之至善。湯武是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豬飼彥博云。焚當作樊。衡謂。焚古文作樊。大誤為火耳。立義。而又加之以勝。威既至極。而又實之以德。慎守是二者。而以修勝敵之心。為後。則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海內雖大。可以為我樊籠中之物矣。**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周室之盛。幅員萬里。幽厲之際。日蹙國百里。當仲之時。其地蓋不過六千里也。立為六千里之侯。謂為霸主也。立為霸主。則卿大夫從之。上言民人。下言諸侯。則大人為卿大夫可知矣。**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助國君。使之得其治。則人君德之。皆悅而從之也。**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會合也。竝請於天地。故曰合請。知覺也。氣和可覺。和之至

ル者ナリ。
器成於僇トハ、刑戮ヲ蒙ムル者ハ、兵器ヲ出シテ、其ノ罪ヲ贖フコトヲ得、故ニカク云フ。
教行於鈔ノ鈔ハ、抄ニシテ末ナリ、戰陳ノ教ハ、歳末ニ行ハル。
動靜不記行止無量トハ、年末ニシテ、萬物閉藏ノ時ナレバ、擧動モ別ニ規則ヲ設ケザルコト。
戒審四時云々トハ、四時ノ氣候ヲ注意シテ、萬物生息ノ道ヲ亂レザラシム、丁說ニ審ハ、衍字ナリト云フ。
異出入云々トハ、貨財ノ出納ヲ區別シ、其ノ帳簿ヲ二度換易スルコト、蓋シ粗漏ナカラシムル爲ナリ。
明養生以解固トハ、冬氣ハ凝固ナリ、故ニ之ヲ溫メテ、養生ノ方ヲ明ニス。
審取予以總之トハ、一年間ノ貨財ノ取ト與トヲ審ニ計リテ、最後ニ其ノ總統計ヲ作ルコト。
玄帝之命トハ、天帝ノ命令ヲ云フ、玄ト云フハ、北方ノ色ハ黑ナル

之道也。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言無不勝也。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不戰而服人。善之善者也。其次一之。一之一戰也。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朱長春云。積衆勝至焉爲句。衡謂古本衆勝下有而字似長。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尹知章云。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劒主斷。秋木葉謝枝。若劒斷物。刑則紹昧斷絕。紹繼也。繼昧謂拂曉。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道大德高。人不能數量焉。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能圖害之。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爲僞古通。兵法作僞。劉績云。鄉嚮同。兩者備施。尹知章云。兩者謂道德。動靜有功。畜之以道。畜容也。止也。養之以德。養育也。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劉績云。兵法作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則習乃輯。聲之誤。後倣此。偕習以悉。尹知章云。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旗物尚黑。尹知章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尹知章云。象時物之閉。盾或著之於脅。故曰脅盾。衡謂凡用矛戟者。

ノ畜積シタル物品ヲ、混雜セシメタルコト、蓋シ男女有別ノ意ナリ。

定府官之計數トハ、官省ノ豫算ヲ定ムルコト。

養老弱勿通ノ通ハ、呉說ニ遺ノ誤トナス、卽老弱ノ憐ムベキ人民ヲ遺漏ナク養フコト。

信利周而無私ノ周ハ、害ノ誤ニシテ、利害ハ賞罰ヲ云フ。

此居圖西方方外トハ、上文ノ秋ノ政令ヲ結ビタルモノニシテ、秋ハ西ニ配スルヲ以テナリ。

冬行秋政以下ハ、冬ノ政令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蒸泄ハモレルコト。

十二始寒云々ハ、冬ヨリ十二日目ニ、始寒ノ節アリ、此時ニ、十分ニ刑罰ヲ施ス。

十二大寒之陰トハ、十二日目ノ大寒ニハ、萬物皆陰(蔭ニ同)ニ閉塞ス。

六行時節トハ、冬ハ火ニシテ其數六ナリ、故ニ如此云フ、以下ノ黑鹹等、皆五行說ニ本ヅキ、水ニ配當セラレタ

風雨。發如雷電。豬飼彥博云。說字衍。衡謂。說舍也。次舍行軍。若風雨之不可抑止也。圖如作若是也。此居於圖方中。尹知章云。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尹知章云。木用事。故尚青。衡謂物色也。兵尚矛。尹知章云。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交寒。暖與寒交。謂日出之時。害殘也。謂加刑。鈦音第。以鎖加足也。若刑。則以日出之時。或刑或鎖。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行過也。兵法作徑。通。言敵之器械既成。而不能守者。我經其所不知也。敵之教導既習熟而其效不著者。我發其所不意料也。經不知。故莫之能圉。圉禦也。發不意。故莫之能應。應猶當也。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圉。諸本誤害。今從古本。四機不明。不明察四鄰之機。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審悉障塞之守。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間俔也。得俔我情。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不慎軍所由而出。與所留兵以守。人或疑與敵通。故不過七日。而朝廷有與讒謀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詭譎之禁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食稟也。死卽收稟。不恤其後。則士怨不為用。故不過四日。而軍財爲敵有。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旗物尚赤。尹知章云。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尹知章云。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燒燒其屍也。交相參錯也。必明其一。明一。明一衆心。

政令ヲ述ベタル者、葉ハ草木復ビ葉ヲ生ズルコト、耗ハ消耗スルコト。
十二期風至云々トハ、秋ノ十二日目ニ、期風ト云フ時節來ルコト。
十二小卯薄百爵ノ卯ハ、酉字ノ誤、薄ハ勉ムト訓ズ、百官ヲ勉勵セシムルコト。
十二復理賜與トハ、十二日目ノ復理ト云フ時ニハ、人民ニ賜與ス。
十二始節賦事トハ、十二日目ノ始節ト云フ時ニハ、人民ニ普請ノ課役ヲ命ズ。
十二始卯以下ノ卯字(即四個ノ卯字)ハ、皆酉字ノ誤。
九和時節トハ、秋ハ金ニシテ、其數ハ九ナリ、以後ノ白色言味云々ハ、皆五行說ニ本キテ、金ニ配當シタル者ヲ擧ゲタルナリ。
介蟲之火ノ蟲ハ、王說ニ獸ノ誤ナリト云フ。
行搏銳トハ、物ヲ搏擊スルコト、銳ドキコトナレバ、秋ノ萬物ヲ枯凋セシムルニ應ジタル者ナリ。
間男女之畜トハ、男女

通。微小也。極至也。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新初也。視於事初。故能見未成形之時。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濬深也。其思深遠。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於敵國驚擾之時。故其功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動於威德昌盛之日。故敵國賂其寶器以請和。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故巧也。巧猶欺也。立於深謀之中。故能實其國。不可欺故也。器成敎守。敎守守敎也。則不遠道里。號審敎施。則不險山河。號號令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豬飼彥博云。博當作搏。古專字。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豬飼彥博云。權與句絕。七法云。不待權與之國。衡謂。號章皆徽識也。權與與國有權力者。明必勝。則慈者勇。慈柔也。器無方。則愚者智。器械無方。唯良之求。則堅利無比。必能制敵。故愚者亦爲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攻敵所不守則雖拙亦巧。數也。數猶理也。動愼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豬飼彥博云。九章。日章。月章。龍章。虎章。鳥章。蛇章。鵲章。狼章。韓章。詳見兵法。五官。兵法作五敎。謂目。身。手。足。心之敎。三官。鼓。金。旗。亦詳于兵法。衡謂。此等蓋略于書。而詳于圖。今不可考。說見于下。必設常主。計必先定。常主主將也。求天下之精材。尹知章云。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角校也。否惡也。收天下之豪傑。傑。俗本誤修。有天下之稱材。稱材所稱譽材幹之士。說行若

ニ爵賞ヲ下ス、惠說ニ下ノ下字ハ衍ナリト。
十二中郢ハ十二日目ノ中郢ト云フ時節。
十二中絕收聚トハ、十二日目ノ中絕ト云フ時ニハ、麥正ニ實ノリタレバ、之ヲ收穫スルコトヲ得。
十二大暑至盡善云々トハ、十二日目ノ大暑ノ時ニハ、慈善ノ如キ善事ヲ行フコト、如此ニシテ中暑小暑ヲ經過シテ終ル、要スルニ大中小ノ三暑中、皆善事ヲ十分ニ行フコト。
七擧時節トハ、夏ハ火ニシテ、其數ハ七ニ配當ス、故ニ如此云フ、以下ノ色味等、皆五行說ニ本ヅキタル者ナリ。
藏薄純ハ、丁說ニ、薄ハ樸ノ誤ニシテ、樸純即純樸ニ同ジ、「マゴコロ」ヲ云フ。
定府官ハ、官職ヲ定ムルコト。
比周之民トハ、朋黨ヲナシ、君主ノ聰明ヲ塞ク臣民。
此居圖南方方外トハ、以上夏ノ政令ニ關シタル者ヲ、結ビタルナリ。
秋行夏政以下ハ、秋ノ

實。勝之急。從名責實。人不能自便。乃勝敵之急務也。時分。勝之事。凡所俘獲。隨時分之。則人自爲戰。察伐。勝之行。察可伐而伐之。勝敵之行也。備具。勝之原。器械備具。勝敵之源也。無象。勝之本。陳肅謀秘。無象可窺。勝敵之本也。定獨威勝。能預定一己之威。不恃與國。則勝。定計財勝。能預定計謀財用。則勝。定聞知勝。能預定聞知敵情。則勝。定選士勝。能預定精選士卒。則勝。定制祿勝。能預定制祿之法。則士樂爲用。故勝。定方用勝。方向也。預定所向用。則士心不惑。故勝。定論理勝。論亦理也。預定論理。則我順而彼逆。故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奇當爲倚。版法倚邪。解作奇邪。古蓋通用。定依倚。預定與國也。是五者預定。勝敗之形瞭然乎未戰之前。所謂有算勝無算也。舉機誠要。則敵不量。誠純也。舉兵之機。純一不失要。則敵不能量我所爲。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校當爲挍。角也。校木因耳。後儒多混用之。用利物之心至誠。則敵不敢與我角。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尹知章云。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偉之舉。發人所不意。則士服其智。歡爲之用。交物因方。則器械備。交易百物。因其所產之方。則器械備具。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才能。利器備。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守所當務。明治國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凡備具之道。無有常法。應之無定方。言無地無時所不備也。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抄

セザルコト、春ノ發育モ、亦此ノ如シ、故ニ如此云フ。強國爲圈云々トハ、強弱皆服從スルコト。學發以禮時禮必得トハ、事ヲ擧グ令ヲ發スルヤ、必ズ禮ニ當リ、又其禮モ自ラ時ニ合ス、例スレバ春ニハ春時ノ禮ヲ行フコト。和好不基云々ノ基ハ、陳說ニ、期ニ同ジ、若シ其國ガ隣國ト和好ヲ期セズ、貴賤ノ位置ヲ司ドル者ナク、秩序紊亂スル時ハ、事變日々ニ起リテ、國忽チ衰亡スルニ至ル。此居於圖東方方外ハ、東卽春時ノ一段ヲ結ビタル語。夏行春政以下ハ、夏ノ政令ニ關ス、風ハ暴風ノ吹クコト、落ハ草木ノ凋落、水ハ洪水ヲ云フ。十二小郢至德トハ、初夏ヨリ十二日目ニ、小郢ト云フ氣節ヲ生ズ、此時ニハ君主下民ニ恩惠ヲ施スコト。十二絕氣下下爵賞トハ、十二日目ニ陰氣同ク全滅ス、其ノ時臣下

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焉猶於也。大命於此出矣。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以下謂諸侯朝天子之常法。此與下文爲目。九會所出之大命也。尹知章云。因朝而習敎命。二年。三卿使四輔。尹知章云。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尹知章云。習所受命於三公。衡謂。修字句。來修諸侯所習之命。受命三公。不達於天子也。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尹知章云。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名卿名通王室者。謂一命以上之卿。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十年。圖作七年。似非。重適嫡子承重者。五年。大夫請受變。尹知章云。請所變更之敎命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廷安官名。三千里之外。地既遠。不能數朝聘。置大夫於京師。使問朝廷安否。故名廷安耳。入共受命焉。尹知章云。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朱長春云。上五圖治內。政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衡謂。九會亦管子述其所學。故云。此居於圖北方方外。但其數適與九合合。後儒遂以爲記仲覇業失之。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得讀爲德。爲人君之道。必其德文。其威武。百官各習熟其職。是勝敵之要務。時因。勝之終。終極也。乘時因敵。勝敵之極也。無方。勝之幾。猪飼彥博云。變化無方。勝敵之神機也。行義。勝之理。行義則人服。勝敵之理在茲。名

ル時ニ、農事ヲ始ムルヲ云フ、後句ノ十二ハ、皆十二日目ト云フコト小卯清明始卯皆時候ノ名ニシテ、今日ノ二十四歳ノ如キ者ナリ。義氣至ノ義ハ、丁説ニ和ノ誤トナス。發禁トハ萬物ヲ傷害スルコトヲ禁ズルノ法ヲ發布スルコト。合男女ハ婚期ヲ過ギテ未ダ嫁娶セザル者ヲ結婚セシムルコト、三卯同事ト云フハ、上中下ノ三卯通ジテ、三十六日間ニ、此結婚ノ事ヲ取リ結ブナリ。八擧時節トハ、上文ノ十二地氣發戒春事ヨリ三卯同事マデノ擧行セラル、時節ヲ云フ、之ヲ八ト云フハ、東方ハ春ニシテ木ナリ、其數ハ八ナルヲ以テナリ。君服青色以下ノ青酸角燥等、皆五行説ニ本ヅキテ、春ニ分配セラレタル者ナリ。藏不忍トハ、人ニ忍ビザルノ心、即仁心ヲ抱クコト、蓋シ春氣ノ生育ニ應ズルガ爲ナリ。合內空周外トハ、外ニ周ネク溢レテ、內ニ藏

凝固。解之以溫暖。所以養生也。

審取予以總之。歲云暮矣。審一年所取予之數、以總會之。

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天帝也。天帝之命、謂理當討者。非諄諄命之也。

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養孤老、饗死事之孤與老也。收孤寡、收恤無告也。

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取五、二十而征一也。正與白圭法同。圭齊人。或祖述管子之言也。補史記貨殖傳及趙岐孟子注皆曰、白圭周人。

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

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尹知章云。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

藪澤以時禁發之。藪大澤也。發開也。謂弛禁。

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句。

食天壤山川之故祀。食饗也。謂祭之。

必以時。

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玄官主祭天之官。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謂之四輔。請者請助祭也。

將以禮上帝。

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四體。謂股肱之臣。官處股肱。而無禮者。當流之焉。以其莠命也。尹知章云。莠命者。謂穢亂敎命。若莠之穢苗也。

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補玄官天官也。天工人其代之。故稱天子爲玄官。

聽于三公。四義四時所令之義也。立之合宜。而無可議者。賢可知矣。尚上也。上之天子之玄官。以聽于三公所命也。

九會諸侯。令曰。以爾

最モ中ヲ得ルカヲ明ニス、然ラザレバ濫賞淫刑ニ流ル。

此居圖方中トハ、本篇ニハ元來此五行說ニ本ツキタル圖形アリテ、本篇ハ其ノ說明文章ナリ、故ニ如此云フ、而シテ之ヲ方中卽中央ニ居クハ、土用ノ行政ニシテ、土ハ四時ニ寄寓シ、中央ニ配スレバナリ。

春行以下ハ春ノ行政ヲ設ク、其意ハ春ニ於テ冬ノ政令ヲ行ヘバ、萬物肅殺、卽チ霜枯トナル。

行秋政雷トハ、春ニ秋ノ政令ヲ行ヘバ、雷鳴ヲ聞ク。

行冬政闇トハ、春ニ冬ノ政令ヲ行ヘバ、萬物皆闇藏閉塞シテ、振ハザルコト、是等ノ事ハ、皆支那ノ天人感應ノ思想ヨリ述ベラレタル者ナリ。

十二地氣發云々トハ、當時ノ學說ニヨレバ、氣候ハ十二日目ニ一變スト云フ、此文句ハ歲首ヨリ十二日目ニ、地氣發動シテ、萬物漸ク冬籠リノ狀態ヨリ脫ス

亦其一也。定府官之計數。當預知所支。養老弱而勿通。老弱死事之老弱也。勿通。其財各有所出也。信利周而無私。趙用賢云。周當依後作害。衛謂。害古文作周。周作周。形粗相肖。遂譌作周耳。信利害。猶曰必賞罰。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地氣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榆當爲揄。揄垂也。仲冬日南至。垂於赤道一萬五千里。故取以名節。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萬物盡收。然後可以制國用矣。十二寒至靜。靜無所爲也。十二大寒之陰。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此在三寒之中。蔭極未動。故曰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尹知章云。水成數六。衛謂。行猶舉也。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尹知章云、鱗獸東方青龍。藏慈厚。行薄純。朱長春云。冬夏藏行兩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器兵器也。冬斷獄。使有罪者納兵器以自贖。中匡曰。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敎行於鈔。敎敎戰陳也。行於歲抄。以事間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言不數之也。不如此。不足以熟戰陳。一說歲抄事間。適意以養生。戒審四時以別息。尹知章云。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異籍財之出入。又兩改易之。謂藏故籍而改載新簿。明養生以解固。冬氣

成否ニヨル、而シテ帝事ノ成否ハ、人主ノ政治如何ニ由ル、故ニ九本博大人主之守也ト云フ。

練之以散群備署ノ備ハ、朋ニ同ジ、同僚ヲ云フ、君主ハ以上ノ一ヨリ九迄ノ事項ヲ、十分ニ精考シテ、之ヲ群臣ニ分掌セシメ、群臣彼等ヲシテ、同僚ト心ヲ一ニシテ、其事務ヲ署理セシメ、專斷スルヲ許サズ。

凡數財署トハ、國費ハ、必ズ其出入ヲ署理シテ、濫用ナカラシム。

殺戮以聚財トハ、姦商ヲ殺シテ、其財ヲ沒收スルコト。

勸勉以遷衆トハ、君主ガ人民ノ產業ヲ獎勵スレバ、他國ヨリ其國ヲ慕ヒ來ルコト。

使二分具本云々トハ、前文ノ殺戮ト勸勉トノ二者ハ、濫リニ之ヲ行フニ非ズ、根本ノ道理ヨリ發ス、根本ノ道理トハ、獎勵賞美ノ場合ニハ、秘密ヲ守リテ、審カニ其功績ヲ考フ、又殺戮シテ君威ヲ立ツ場合ニハ、如何ニセバ

(乘陵也。)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數計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木復生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耗減也。植物減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秋事收穫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卯當作酉。古文酉作丣。卯作戼。字形相涉。隸變訛卯耳。下並同。酉位在西。主秋。故以名節。薄勉也。百爵百官也。爾注隸誤隸。)十二白露下收聚。(秋稼正熟。須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復理再治也。收穫已終。再治田畝。將以種麥。故以名節。)十二始節賦事。(事謂土功。)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古者嫁娶以秋冬為正。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云。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周禮。中春合男女無夫家者。婚期已後。復涉春夏。恐其失時。故命合之耳。)九和時節。(尹知章云。九金成數。衡謂或言舉。或言和。互見為義。非有異也。)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內藏恭敬。外行搏銳。順秋氣嚴肅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性不同。亦有以秋冬生者焉。)間男女之畜。(間隔也。畜積也。)修鄉閭之什伍。(尹知章云。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委積牢米薪芻之總名。少曰委。多曰積。周官有委人積人。爾地官司徒屬有委人。無積人。往年注管子。姑取之臆。將以次質諸本書。及刻。會轉官鞅掌。取原稿。以付書賈。諸臆記者。不復暇校正。以故謬誤多端。追悔無及。此

之ヲ導ビクニ禮法ヲ以テシ、尊卑之交ヲ定ムルコトヲ得ベケレバナリ、富貧之終トハ、第五擧ノ務輕金九ニ關ス、貧富ハ貿易ニ由リテ定マルヲ云フ、更ニ第一擧ヨリ第五擧迄ハ、人民一般ニ關スルコトナレバ、五紀不懈庶人之守也ト述ベタルナリ、盛衰之紀六トハ、第六擧ノ絜知事變ニ關シタル者ニシテ、事變ヲ計リ知ルハ、賢人ノ審密ナル計慮ヲ要ス、其ノ有無ニ由リテ、國ノ盛衰ヲ爲ス、故ニ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ト云フ、安危之機七トハ、第七擧ノ外内爲用ニ關シタル者ニシテ、外内ノ用ヲ爲スト、爲サヾルトハ、將軍ノ技倆如何ニ存シテ、國家ノ安危ヲ生ズ、故ニ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ト云フ、强弱之應八トハ、第八擧ノ勝行威立ニ關ス、國威ノ隆替、勝敗ハ、相ニ在リ、故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ト云フ、存亡之數九トハ、第九擧ノ帝事成形ニ關ス、一國ノ存亡ハ、帝事ノ

靜而無不同。擧發以禮。時禮必得。行事發令。皆當以禮而時之與禮。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基據也。司主也。外之和好不堪爲依據。內之貴賤無所主司。如此則事變日至。國不可爲矣。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尹知章云。春箕宿。多風。行冬政落。草木凋落。重則雨雹。重。災重也。行秋政水。尹知章云。秋畢宿。多雨。十二小郢至德。郢讀爲盈。夏陽氣盈溢。故以郢爲節名。德恩也。此氣至。行恩惠。十二絕氣下。下爵賞。陰氣正終。故名絕氣。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二麥正熟。須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盡行善祥之事。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朱長春云。夏至生陰。陰爲小。冬至生陽。陽爲大。言暑終小。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故與曆異。三暑同事。夏氣凡二十八日而終。舊注二十八日。當作八十四日。七擧時節。尹知章云。火成數七。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尹知章云。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朱長春云。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治陽氣。陽氣過盛。則害物。用七數。飮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尹知章云。毛獸西方白虎。衡謂。此以四靈表四方。故羽毛鱗皆曰獸。尹說是也。藏薄純。尹知章云。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外內爲用トハ、外國ノ諸侯、及ビ內國ノ臣民、皆君主ニ用ヰラル、コト。

帝事成形トハ、帝王トナルベキ形勢トナル。

九本搏大云々トハ、人主ノ搏大ナル所以ニ、九條ノ根本アリ、人主之ヲ守ルベキコトヲ云フ、此九條ノ細目ハ、管子之ヲ細說セザレバ、其ノ詳ヲ知リ難シ、以下ノ數目之ニ準ズベシ、而シテ搏大ハ王說ニ、博大ノ誤。

八分有職トハ、八個ノ分職アルコト。

五紀不解ノ解ハ、懈ニ同ジ、怠ルナリ、五紀ハ五ケ條ノ紀綱ヲ云フ。

治亂之本三以下ハ、上文ノ一舉ヨリ九舉マデヲ詳說シテ、結ビタル語句ナリ、治亂之本三トハ、主トシテ三舉而地辟散成ニ關シタル者ナレドモ、更ニ一舉及二舉ヲモ網羅シタルナリ、何トナレバ、一ヨリ三迄ハ、盡ク治亂之本ナレバナリ、卑尊之交四ハ、第四舉ノ農佚粟十ニ關ス、蓋シ農民逸樂、收穫十倍ナレバ、

居圖方中。補初謂。方中中方也。故不解。然以東方方外南方方外等推之。蓋著一方位於中。居土時政令於其中。故云居圖方中耳。春行冬政。肅。肅猶殺也。行秋政雷。行夏政閹。閹奄也。陽氣相因。奄閉不能出也。十二地氣發。朱長春云。氣十二日一代。政因之。春秋凡八。冬夏凡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常短。戒春事。地氣已發。將載南畝。春事謂耕。十二小卯。出耕。趙用賢云。幼官圖乃當時因時立政之法也。與呂不韋月令相似。其中言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脗合。但十二小卯。十二小郢諸說。不知何謂。疑是節氣名目。如穀雨驚蟄之類。衡謂。卯位在東。主春。故以名節。此蓋管仲所自創。或古有此法而述之也。凡經言皆自述其所學而得。或以爲行於齊者非也。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義善也。十二清明。發禁。春物方生。恐傷害之。發禁以戒焉。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周禮仲春合男女無夫家者。此三月也。蓋舉其極焉。春氣凡九十六日而終。八舉時節。尹知章云。木成數八。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春多雨澤。燥則害於耕。故治之。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尹知章云。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尹知章云。羽獸南方朱鳥。衡謂。春用南方之火。夏用西方之火。所以調和時氣而救疾病也。藏不忍。藏不忍人之心。象春德也。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物盡生。合於內空周外之義。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圈養畜之牢也。強國之蓄弱國。猶圈養牛豕也。故曰。爲圈。動而無不從。

審ニ定ムルコト。
立常備能トハ、政令ヲ安ニ變更セズシテ、才能者ヲ官ニ就カシムルコト。
同異分官トハ、事務ノ種類ニヨリ之ヲ適任者ニ分擔セシムルコト。
通之以道ハ、人民又臣下ノ意志ヲ通ゼシムルヤウニ、道ヲ開クコト。
攷之以官トハ、攷之以言ノ誤ニシテ、其臣民ノ言議ヲ、審ニ考フルコト。
威之以誠ノ誠ハ、誠ノ誤。
一擧而上下得終トハ、人主一タビ事ヲ行フテ、君臣上下、各其終ヲ善クスルコトヲ得。
而地闢散成ノ散ハ、洪説ニ政ノ誤。
農佚粟十トハ、農民ハ安樂シテ、收穫ハ十倍トナル。
務輕金九ノ務ハ、茂ノ誤ニシテ、茂ハ懋ニ通ジ、懋ハ貿易ノ貿ニ通ズ、即貿易ハ輕便ニ行ハレ、國富ミテ天下ノ金ノ十分ノ九ヲ得ルニ至ル。
絜知事變ハ、事變ヲ度リ知ルコト。

也。其八各有分職。卿相守之。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其七官各修戰勝之道。備威武。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紀別理之也。其六分別理物。審密不遺。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解古懈字。不言四以下。皆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能行上所述。其效如此。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朱長春云。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而合內外。兵強守固。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本系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強弱。七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人。非賢才。不足審絜事變。帷幄謀臣司之。得賢昌。亡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地辟之守。合散成。故關治亂。農食人。關尊卑。金關貧富。衡謂不言一二者。亦治亂之本。與三同也。三者其位在三。非其數有三也。四以下並同。卑尊之交。蓋謂鄉飲酒。農佚粟多。則導之以禮。鄉飲酒有尊老敬賢之法。凡此皆有圖而今則亡矣。練之。以散群倗署。倗字見于周禮士師。鄭司農易為朋。說文作倗。曰輔也。從人朋聲。段玉裁云。朋者古文鳳。用朋友。假借字也。倗從人。朋友正字也。衡謂練熟上所云。以散付於群官。使之與眾同署。不得獨私之。凡數財署。國用大凡之數。從財所入而署之。使出者無過於入者。殺僇以聚財。殺僇姦商射利者。則財聚而不流。勸勉以遷眾。諸本。遷作選。今從古本。遷眾使眾人來從也。使一二分具本。二分殺僇勸勉也。具本審於密。明於中是也。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尹知章云。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衡謂不審於密。賞或濫。不明於中。刑或淫。此

ルコト。
藏溫濡ノ濡ハ、軟ノ古字、溫柔ノ心ヲ有スルコト。
行毆養ノ毆ハ、俞說ニ區ニシテ、物ヲ溫ムルヲイフ。前文ノ溫濡トトモニ、生育愛養ノ意アリ。
坦氣修通ノ坦ハ、平ノ義アリ、平調ナル氣ノ通ズルコト。
凡物開靜云々トハ、凡百ノ物ノ始ハ、皆靜ニシテ見ルナク、聞クナキモ、漸クニシテ發展シ、生活ノ理ヲ實現シテ、各其ノ天命ノ本性ヲ遂グ。
定生處死云々トハ、生者ハ之ヲ定メ、死者ハ之ヲ安ンジ、賢者ヲ尊敬シ、對伍ヲ修ムレバ、衆國ヲ合一スルコトヲ得。
計凡付終ハ、每年ノ始ニ、一國ノ豫算ヲ立テテ、年ノ終ニ之ヲ精算シテ、符合セシムルコト。
務本飭末ハ、農業ヲ勵マシテ、工商ヲ戒飭スルコト。
明法審數トハ、法律ヲ明ニシテ、其ノ方計ヲ

處安也。謂葬之。謹敬也。衆者雖未能覇。而能合衆國爲一也。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

付傳也。首春通計國用之大凡。以傳於歲終。則國計之本立矣。而又務農桑。整工商。國欲不富不可得也。

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

數計也。立常謂政令有常。備能備才能之士也。

同異分官則安。

事有同異。分官而治之。則各得盡其材。而國安矣。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

通達也。養育也。德恩也。攻之以官。古本。中方本圖。作攻之以言。是也。誠當作誡。誡敕也。荀子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一擧而上下得終。

擧行也。人主之所守有九。一擧擧見其初一也。得終得令終也。

再擧而民無不從。三擧而地辟散成。

散讀如散木之散。凡物不堪用曰散。地盡墾闢。不堪用者。成爲有用。言無遺利也。

四擧而農佚粟十。

地皆爲良田。故農佚而粟十倍他日。

五擧而務輕金九。

務當爲茂。聲之誤也。茂楙同。僞古文尚書。楙易有無。眞古文作貿易。此亦當讀爲貿。言貿易輕便。天下之金。得其九分也。

六擧而絜知事變。

潔度也。

七擧而外內爲用。

尹知章云。外謂諸侯。

八擧而勝行威立。九擧而帝事成形。

九本盡行。而帝王之形成矣。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

搏至也。九本卽九擧。行之爲擧。藏之則曰本。但管子特擧其目。而不說其事。今不可得而考焉

八分有職。卿相之守

本篇ハ、五行説ニ本ツキテ、官制ヲ述ベタル者、月令ノ類ナリ、蓋シ幼ハ窈ニシテ、精微幽玄ナル者、今官制ヲ根本的ニ、述ベタ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若因夜虛云々ノ若因ハ、順因ノ如シ、上ノ人物ノ二字ハ衍、人物ハ猶人事ト云フガ如シ、蓋シ人心、晝ハ外物ニ誘惑セラルヽモ、夜ニ至リテ虛靜ナリ、人君、此夜ノ如キ虛靜ナル心ニ順因スルトキハ、其ノ行フ所、皆皇大ナリ。

五和時節トハ、天地間ノ五行、卽木火土金水調和ノ時節、卽土用ヲ云フ、土ハ五行ノ中央ニシテ、五色ヲ配スレバ黃、五味ヲ配スレバ甘、五音ヲ配スレバ宮、數ヲ配スレバ五トナル、故ニ下文之ニ論及ス。

用五數ノ三字ハ、宋本ナシ。

飲於黃后之井トハ、中央ハ黃ナルヲ以テ、中央ノ井ヲ云フ。

以倮獸云々ハ、淺毛ノ獸ノ骨ヲ炊キテ火ヲ取

管子卷第三

幼官第八　經言八

幼精微也。播五行於四時。官制之精微者。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若順也。人心晝實而夜虛。順因夜虛以守靜。雖晝間應務之時。其心虛靜猶夜也。趙用賢云。人物二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皇大也。衛謂下文中圖。不疊人物二字。趙說是也。

五和時節。五土數。五和時節。謂土旺之時。君服黃色。土色。味甘味。土味。聽宮聲。土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尹知章云。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尹知章云。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衛謂。蓋鑽骨取火。藏溫濡。舊注云。濡古軟字。則字當作渜。古書濡渜每相誤。後儒遂以渜義歸濡字。非也。渜柔也。藏溫柔之心在中。行敺養。行敺邪養正之政。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坦平。修飭也。開發也。形見也。土之平氣飭通。則凡物發乎靜中。形見動生之理。常至命。至命謂各遂其性。尊賢授德則帝。授授官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身猶體也。服行也。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也。選猶練也。械兵器也。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

先ニシテ、利罰ヲ後ニスルコト、春夏ノ先ニシテ、秋冬ノ後ナルト相配スルコト。
悅在愛施トハ、人ヲ悅バスニハ、人ヲ愛シ恩ヲ施スニ在リ。藏說ニ、版法解ニ據リテ、曰說在愛施ノ誤トナス。
修長ハ、國家ノ長久ヲ云フ、脩ニ長ノ義アリ、王說ニ、版法解ニ據リテ、備長ノ誤トナス。
安高在乎同利トハ、高位ニ居リテ、安泰ナルハ、民ト利ヲ同クスルニ在リ、一說ニ、安高ハ版法解ニヨリテ、高安ノ誤トナス。

管子卷第二終

シ。察稱量ノ稱ハ「ハカリ」量ハ桝目。民不行云々トハ、人民カ困乏スレバ、自ヲ政令モ行ハレズシテ、徒ラニ侮辱セラル。禍昌不寤ノ寤ハ、悟ニ同ジ、民乃自圖トハ、人民皆自全ノ計ヲ爲シテ、人心離叛スルコト。令不再行トハ、命令ガ直チニ行ハルヽコト。頓卒ノ倅ハ、悴ト同ジ、頓挫困辱スルコト。以振之ノ振ハ、震ニ同ジ、威嚇スルコト、植固不動トハ、天植卽君心堅固ニシテ、外物ニ誘惑セラレザレバ、倚邪モ恐ル、倚ハ偏頗、邪ハ邪枉ヲ云フ。令往民移トハ、政令行キ渡リ、人民皆化スルコト。法天合德トハ、天ノ萬物ヲ覆フ如ク、恩澤ヲ被ラスコト。象地無親トハ、地ノ萬物ヲ載スル如ク、公平ニスルコト。參於日月トハ、日月ノ光ノ、四方ニ及ブガ如キニ比スルコト。伍於四時トハ、恩惠ヲ

招怨者禍之門。

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修亦長也。賢人在位。則國祚長久。與民同利。則在高位而安矣。

生ズレバ、禍ノ萌芽ヲ見ル、牙ハ芽ニ同ジ。置不能圖ノ置ハ、寡ノ誤、衆人ノ怒ヲ蒙ムレバ、寡少ノ人ニテ、之ヲ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ズ。擧所美云々ハ、自分ノ美トシテ好ム者ヲ、擧用スル時ニモ、先ヅ其ノ終ヲ見屆ケルベシ、一時ノ愛ニ、眩惑セラル、勿レ。廢所惡云々トハ、自己ノ惡ム者ヲ廢スルニモ、其廢セラル、者ガ、窮スルトキハ、如何ナル事ヲ計畫スルカヲ慮ルベシ、然ラザレバ、窮鼠却ヘリテ猫ヲ噛ムノ禍ヲ生ゼン。慶勉云々トハ、敦厚敬愼ノ人ヲ慶賞シテ、之ヲ勸メ、尊位ヲ與フルコト。爵貴有名云々ハ、有名ノ賢者ニ、官爵ヲ與ヘテ、之ヲ褒美スルコト。必先順教トハ、君主ガ其教ヲ順和スルコト。取人以己トハ、人ヲ用フルニハ、自分ノ心ヲ以テ、之ヲ人ニ推スベシ、卽恕ナリ、成事以質トハ、事ヲ成スニハ、質的卽標準ヲ立テルベ

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取人以己。恕也。質體也。成事以體質。不失其量也。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稱所以辨輕重。量所以知多寡。凡事與物稱則成。不稱則敗。不容不審察之。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嗇則人怨。怨則禍生。其費甚於所省。俚語曰。愛一失百。是已。苦讀如功苦之苦。謂濫惡。則數作數壞。故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民窮而苦殃。唯救死之不暇。安能從上令。施報不得。禍乃始昌。得猶中也。施報不中。則民怨。禍乃始盛。禍昌不寤。民乃自圖。知上不足恃。各自爲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一令卽聽。不待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挫也。卒讀爲悴。困也。罰罪有過以懲之。諸本。有作宥。今從古本及解。殺僇犯禁以振之。振震通。威也。植固不動。倚邪乃恐。植卽天植。謂心。倚讀爲掎。掎曲也。書曰。恐人倚乃身。言君心堅固。不爲物所動。則掎曲邪枉之人乃恐。不敢爲非。倚革邪化。令往民移。倚革邪化。則風俗歸正。故令纔往。則民移而從之。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伍於四時。合偏。德恩也。諸本。地作法。伍作佐。今從古本。法天合德。偏施恩澤也。象地無親。無所私親也。參於日月。貞明也。伍於四時。先生長而後殺僇也。悅在愛施。諸本脫愛字。今從古本。劉績云。當作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私。無私則衆服。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近者遠之

本篇ハ、政治ノ要ヲ錄シタル者ナリ、當時紙ナシ、文字ヲ書スルニ、四角ノ板ヲ以テス、版ハ即是レナリ、今其法ヲ、此上ニ記載シタルヲ以テ、此名ナリ、本書二十一卷ニ、版法解アリ參看スベシ。凡將立事トハ、國政ヲ治メントスルコト。正彼天植ノ天植ハ心ヲ云フ、蓋シ心ハ天賦ノ者ニシテ、萬事ヲ植立スル者ナレバナリ、俞說ニ植ハ悳字ノ誤ニシテ、悳ハ古ノ德字ナリト。風雨無違云々トハ、君主其心ヲ正シテ、偏頗ナラザルコト、風雨ノ善ク萬物ニ霑被スルガ如キ時ハ、如何ナル場所ニテモ、皆其恩澤ヲ被リテ、其業ヲ嗣ギ、繁榮スルコトヲ得。三經ハ、前文ノ天植風雨ヲ云フ。喜無以賞云々トハ、喜怒ニ由テ、賞罰ヲ濫リニセザルコト。民心乃外トハ、人民ガ君主ヲ疏外スルコト。外之有徒云々トハ、疏外スル者ヲ助クル徒黨

一說嚮如字。亦通。

右選陳

版法第七　經言七

尹知章云。選擇政要。載之版。以爲常法。衡謂。版者方也。

凡將立事。尹知章云。立經國之事。 正彼天植。解云。天植者心也。心者天之所以命人植立萬事。故名曰天植。 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違背也。君正其心。毫無所私。如風之無不動。如雨之無不濡則遠近高下各得嗣續其業。以全性命矣。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三經者。天植也。風雨也。高下也。飭整備也。 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 驟數也。外疏也。遠也。牙讀爲芽。萠也。 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劉績云。當依解作寡不能圖。 擧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窮困苦也。美不妄擧。必觀察其終。惡不遽廢。必計度其窮。言其愼也。爾窮極也。猶言終。愛惡發於情。易失其實。故必觀察計度其言行所終窮也。 慶勉敦敬以顯之。 慶勉賞而勸之也。 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休美也。 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休之以上。待士之道。兼愛以下。畜民之法。順和。教命也。旦暮而利之。民富力厚。乃能

金城之守トハ、金城鐵壁ノ如キ守。
一體之治トハ、君臣上下、一心ニナリテ治マルコト。
士不齊也トハ、我軍ノ威力ノ盛ナル、雷電ノ如シ、敵兵列ヲ齊フルノ違ナシ。
水旱之功者云々トハ、我軍ガ、敵ノ田野ヲ蹂躙シ、其收穫ヲ皆無ナラシムルコト、洪水若クハ旱魃ノ如キ者アルヲ云フ。
用貨財云々トハ、貨財ヲ用ヒテ、敵人ノ心ヲ買ヒ、我ガ用ヲナサシムルコト。
去奇説禁彫俗也ノ彫ハ、弊ノ義アリ、人心ヲ迷ハス所ノ新奇ナル言論ヲ止メ、風俗ヲ弊ブル如キコトヲ禁ズルコト。
恃固之國トハ、堅固ヲ恃ミテ服從セザル國。
故攻國救邑ノ故字ハ王説ニ衍字ナリト云フ。
權與之國トハ、權力ヲ有スル同盟ノ國ヲ云フ。
嚮應ノ嚮ハ、響ニ同ジ。

齊勇士。（齊整勇士。所以一衆力也。）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擧。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豬飼彥博云。救當作拔。下同。）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縣而示之曰憲。憲亦法也。）

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擧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疾如雷電。敵兵不及齊列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穫麥蹂苗。使敵不得收穫功。與水旱同。）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用貨財於人。以爲己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彫俗也。（彫弊也。）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恃固猶負險也。）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故攻之故當衍。救亦當作拔。）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權與之國。有權力而爲與國者。）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嚮讀爲響。民之從儀法。聽號令。如響應聲。）

不先軍也トハ、敵將ノ能否ヲ察セザレバ、我方ニモ、屯營セザルナリ。不先陳也トハ、敵ノ強弱ヲ審ニセザレバ、我方ニモ、陳ヲ布キテ戰ハザルナリ。白徒ハ訓練ヲ經ザル兵ヲ云フ。兵無主云々トハ、軍隊アルモ、大將ナキ時ハ、能ハズ、丁說ニ、蚤知ノ下、敵字ヲ補フベシト。官無常ノ常ハ、長ノ意味ニシテ、官ノ長ヲ云フ、功ハ巧ニ通ズ。朝無政ノ政ハ、政卿ニシテ、大臣ヲ云フ、幸生トハ、生命ヲ僥倖シ、上ノ爲ニ死セザルコト、猪說ニ則賞罰不明ノ五字ハ、衍文トナス。如獨行トハ、無人ノ地ヲ行クガ如ク、何人モ之レヲ拒ム者ナキヲ云フ。十官トハ、兵隊ノ什長郎十人頭ヲ云フ。丁說ニ故有風雨之行ノ故ハ衍字。攻國救邑ノ故ハ、拔字ノ誤。

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加陵也。謂制服之。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可與敵約誓。恐見欺。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軍屯也。陳將戰列兵也。屯軍可以察將之能否。布陳可以知士之強弱。己先爲之。或爲敵所因。故待敵屯兵布陳而後應之。知己而不知彼。不能必勝。故必先明是四者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敺衆。敺逐爲兵者。白空也。空徒不練之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兵主將也。事無備。則不能應卒。兵無將。則怠而不勤。皆非早知敵情之道也。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兵無主。地無吏者。非實無也。雖有而不得其人也。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諸本則作而。今從古本。尹知章云。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補 此政與兵無主。野無吏竝言。亦謂政卿也。言朝無賢相。則賞罰失當也。賞罰不明。則民幸生。不敢致死。故蚤知敵人。如獨行。如入無人之境。故曰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不幸不幸生也。不言生者。蒙上省文。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所以知險易遠近。十官什長也。日量蓄積。俗本日誤曰。今從古本趙本。

精銳爲右トハ、精銳ハ貴ブヲ云フ。成器不課不用トハ、其ノ規程ニ中ラザル兵器ハ之ヲ用ヒズ。不勝天下ノ下ハ衍文、不勝天下下文ノ不勝人トハ互文。曲制時擧云々ノ曲ハ、委曲ノ曲ナレバ、綿密ナル制度ヲ設ケ、時ニ兵ヲ擧グレバ、上天時ニ違ハズ、下地利ヲ空クスルコトナシ。其數多少云々トハ、其軍ノ兵卒器械錢穀ノ數ノ多少ヲ知ラント欲セバ、必ズ計數ヲ要ス。是則戰之自勝トハ、此ノ如クンバ自分ガ、自分ノ軍ニ勝ツコト、即自ラ敗ブルヽコト、丁説ニ、參患篇ヲ引キテ、是ハ衍字、勝ハ敗字ノ誤ナリト。得地不能實トハ、敵地ヲ占領スルモ、軍隊ヲ駐屯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ズ。不能加也トハ、敵ニ兵力ヲ加ヘテ、之ヲ制限スルコト能ハズ。不可約也トハ、誓約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練。角較也。此謂士。精銳爲右。尹知章云。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課不應課程也。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駿古與俊通。故擧之如飛鳥。擧行也。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圉御也。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豬飼彥博云。下字疑衍。衡謂。天下大言之。人小言之。此專論爲兵之數。天不可勝。又不必勝也。下字不衍。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禦也。禦。各本作御。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擧。不失天時。毋壙地利。擧行也。壙曠通。空也。委曲定制度。從時宜而行之。上不失天時。下無空地利。則國富而兵强矣。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數兵卒及器械錢穀之數。計數若孫子七計是也。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尹知章云。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

政教ハ、軍中ノ號令。服習ハ、武藝ノ練習。徧知天下ハ、天下ノ地勢、敵軍ノ狀態ヲ知ルコト。機數ハ、事機及ビ術計。財不蓋天下トハ、財ノ甚ダ多カラザルコト。大者時也云々トハ、大功ヲ成ス者ハ、天時ヲ得ルニ在リ、又小功ヲ成ス者ト雖モ、計謀ノ宜キヲ得ルニ由ル。王道非廢也云々トハ、王者ノ道ハ、廢滅スル者ニ非ズ、何人モ之ヲ知ル、然ルニ敢テ王位ヲ窺ヒ、之ヲ竊マザルハ、當時ノ王者ノ政、正シケレバナリ。衡庫者云々トハ、王者ノ國民ニ臨ムヤ、衡ノ如ク公平ニ、又知慮ヲ有スルコト、庫ノ物ヲ蓄フルガ如キコト、戴説ニ衡庫ハ行軍ノ誤ニシテ、「王道非廢以下、天子之禮也ニ至ルマデ、恐クハ他篇ノ錯簡ナリト。立少而觀多トハ、他國ヲ救ヒ、之ヲ立テルコトノ數少ナルモ、天下皆之ヲ視テ、其ノ高義ニ感ズルコト。

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成大功者。在得天時。如湯武是也。小事者。計謀亦能成之。不必在天時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王者之道。布在方策。非有廢也。然天下知其道者。莫敢窺王位。以時王有道耳。是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無不平。故天下服焉。庫無不蓄。故臨事不惑。）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獨行人不敢拒也。）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上所陳之道也。古本王作主。）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尹知章云。或曰。觀當為勸。衡謂。觀示也。勝一而服百。不瀆武也。立少而示多。賞不濫也。）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財當為材。幼官作材。精材兵器之材也。）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

質ニ従フテ、之ヲ馴畜シ、以テ使用ノ目的ヲ達ス、人民ヲ養フモ、亦此ノ如クスベシ。用人如用草木トハ、草木ノ種類ニ由リテ、之ヲ適宜ニ使用スルガ如クニ、人ヲモ任用ス。百吏嚴斷トハ、百官事ヲ斷ズルコト、嚴正ナルコト。便辟ノ辟ハ嬖ニシテ、所謂君主ノ御氣ニ入リノ人。大族ハ、門閥豪家ヲ云フ。愛賞者ノ愛ハ、受字ノ誤。以要上事トハ、君主ノ賞譽ヲ求ム。本兵之極トハ、兵ヲ強クスルノ根本極致也。右四傷百匿ノ四傷ハ、篇中ノ四經ノ破ブレ行ハレザルヿ、百匿ハ、篇首ノ二字ニ取ル、宋本ニハ、百匿ノ二字ナシ。爲兵之數存乎聚財トハ、兵ヲ治ムルノ計ハ、財富ヲ聚ムルニ在リ、(下文ノ存字ハ、皆此義ナリ)苟モ財ヲ聚ムレバ、天下ニ敵ナシ。論工トハ、兵器ヲ造ルノ職工ヲ選擇スルコト。

敎。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人君居身於論道行理之中。則群臣服其敎。百吏亦嚴正斷事。不敢開私枉法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豬飼彥博云。愛當作受。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要求也。上事謂賞。本兵之極也。尹知章云。爲兵之本。其極要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數計也。存在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敎。而政敎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發動所由。動於近而成於遠者也。數計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蓋蔽也。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

國之四經トハ、前文ノ常令、官爵、符籍、刑法ヲ云フ。人君泄見危ノ泄ハ衍文、前述ノ如ク、四經敗ブル時ハ、人君危害ヲ被ル、王説ニ、見ハ則ノ誤字ナリト。人君泄則云々トハ、人君ガ機密ノ事ヲ漏泄スル時ハ、忠直ノ士、禍ノ及バンコトヲ恐レテ、進ミ言フ者ナシ。世主ハ凡庸ノ君主ヲ云フ、寶ハ金銀珠玉、戚ハ親戚ヲ云フ。亡君ノ亡ハ古音ニテ、明ト同シ、賢明ナル君主ヲ云フ。致所貴非寶也トハ、明君ノ貴フ所ノ者ハ、金銀珠玉ノ類ニ非ズ。故不爲重寶虧其命トハ、金銀珠玉ヲ愛好スル爲ニ、命令法律ヲ破リ枉ゲルコトナシ。則反於無有ハ、亡ブコトヲ云フ。治人如治水潦トハ、水ヲ治ムルニハ、或ハ之ヲ疏通シ、或ハ之ヲ防グ、人民ヲ治ムル、亦此ノ如シ。養人如養六畜トハ、六畜ヲ養フ時ハ、其ノ性

閭里之間。

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尹知章云。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朱長春云。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密則失臣也。衡謂。四經既敗。人君必爲人所危殆。泄字與下相涉而衍。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機事貴密。人君泄謀。則忠直之士。畏禍不敢言。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世主謂庸主。各本。寶作實。今從古本。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昭公四年左傳。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呂覽載此事。作亡其大夫。盟亡古皆讀若芒。故呂覽誤亡。盟以明爲聲。則明古音亦同芒。亡當爲明。聲之誤也。致所貴。非寶也。各本誤實。此從古本。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祿爵恐倒。故曰。威重於爵祿。分威與人以政刑之權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疏而通之。堤而防之。則無壅塞決潰之患。養人如養六畜。各從其性。而遂之。以收其用。用人如用草木。從其材而用之。不責備於一人。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

ニ應ジテ至レバ、之ヲ拘囚スルコト、若シ如此ンバ、何人モ至ル者ナシ。

錯儀畫制トハ、禮儀制度ヲ定ムルヿト。

和民一衆ハ、上文ニヨレバ、治民一衆トスベシ。

百匿傷上威ノ匿ハ、慝ニシテ、衆惡ヲ云フ、上威ハ君主ノ威權ヲ云フ。

威傷則重在下トハ、君威ヤブルル時ハ、臣下ノ勢重キニ至ル。

法傷則貨上流トハ、國法ヤブルル時ハ、政事ヲ執ル者、皆賄賂ヲ貪ボル。

官徒ハ官屬。

輕民ハ、輕々シク居處ヲ去ル人民、即游食浮浪ノ徒ヲ云フ、重民ハ農ニシテ、之ニ反ス。

符籍不審云云トハ、旅行券ト戶籍トヲ、十分ニ取締ラザル時ハ、姦民往來シテ、惡事ヲナスニ至ル。

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匿慝通。百慝衆惡也。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上輕而下重。法傷則貨上流。政以賄而成。故貨流於上。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輯和也。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賄賂公行。則小吏犯贓者衆。故官屬毀壞。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游手者。去留任意。輕如鳥獸。而產業已薄。盜亦不害之。故處。重民農也。有田宅墳墓可戀。不能輕去其鄉。然其財足致盜患。故懼而去之。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士不勉厲作氣。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不能審賢能而官爵之。則姦猾爭進。符籍不審。則姦民勝。符傳也。籍戶籍也。二者不審。則姦民往來任心而自容於

ナリ。實也云々ヲ心術ト云フハ、君主ノ心ヲイフ。剛柔也云々ヲ計數ト云フハ、敵ヲ料ル時ノ標準ナリ。猶出號令云々ノ擔ハ、搖ノ誤、朝夕ノ日景ヲ測ル具ヲ運均（回轉スル轆轤板ヲ云フ）ノ上ニ立テ、時間ヲ計リ、若クハ竿ノ本ヲ搖カシナガラ、其末ヲ靜定セシメントスルガ如ク、太甚ダ無理ナルコト。論材審用トハ、人材ヲ評論シ、之ヲ適當ニ使用スルコト。左書右息之トハ、左手ニ字ヲ書シテ、右手ニ之ヲ止メントスルガ如シ、到底文字ヲ成スコト能ハズ。朝揉輪而夕欲乘車トハ朝ニ輪ヲ矯メ作リテ、夕ニ之ヲ車トナシテ乘ラントスルコト、其效果ノ早ク擧ルコトヲ求ムルノ不可能ナル喩。倍招而必拘之ノ倍ハ、背ニシテ、人招ク時ニハ、之ニ向フコト普通ナルモ、今ハ之ニ反シ、後向キニナリテ之ヲ招クコト、又其人、我招

也。謂之心術。術道也。君相之心。術當以此六者爲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此六者所以料敵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朝夕謂測日景者。運轉也。均陶者之輪也。擔當爲擔。字之誤也。擔與搖同。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欲以測日景。搖竿而欲定其末。令不動。皆不可得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象。用違其材。不唯無益。又從而害之。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尹知章云。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輪謂牙。朝揉而夕乘。歘暴不可用。久則化而不歘。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凡招人者必面之。今背而招之。至又拘囚之。人豈有至者哉。不明於計數。而欲擧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大事謂與兵。經歷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錯設威儀。畫定制度。不明於天地寒暑水土之宜。不可得而爲也。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

物雖不甚多云々トハ、人民鳥獸草木ヲ多ク生ゼザル地ト雖モ、其ノ生成ノ理ハ、同一ナリ、之ヲ則即法則ト云フ。義也云々ノ義トハ、適宜ヲ云フ、名トハ事物ノ命名、時トハ其ノ當時ヲ云フ、似類比ハ、皆或ル事ヨリ、他ノ事ヲ類推比擬スルコト、狀ハ其事狀ヲ云フ、之ヲ象ト云フハ、爲政家ハ政事ヲ爲スニハ以上ノ七項ニカタドリ即準據スルノ意ニヨル。尺寸云々ノ角ハ、一說ニ、斛ト同ジ、即平量ノ器ヲ云フ、以上ノ六物ハ、皆度量衡ニ關スルコトナレバ、之ヲ法ト云フ。漸也云々ノ漸ハ、漸次ヲ云フ、順ハ逆ラハザルコト、靡ハ自然ニ靡レルコト、久ハ長時間、服ハ行フコト、習ハ温レルコト、以上ノ六項ハ化即事物ヲ變化改革スルノ要諦ナリ。予奪以下ヲ決塞ト云フハ之ニヨリテ、人民ノ利益ヲ開クコトモアリ、又塞グコトモアル

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分劑也。正天下自有分劑。不明于此。天下不可得而正焉。）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尹知章云。器數理分。卽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尹知章云。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李國祥云。人民鳥獸草木。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以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物謂人民鳥獸草木。三者之生。各有所宜。或雖有不甚多之地。天下皆同有焉。而古今未嘗變也。一定不變曰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似肖也。類種也。比讀如上比下比之比。擬也。狀事之形狀也。此六者。有象而無物。像而行之。各得其宜。故名象耳。補注七誤六。）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豬飼彥博云。疑古本作斗角。讀者注之云。角量也。後誤入正文。與衡。謂百二十斤曰石。角較也。量度也。斗斛以上。以器而言。角量以事而言。）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不速之名。順不逆之稱。靡切也。荀子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服行之不違。如衣服之在身也。化者非一旦所能致也。必能行此六者。然後可以語化矣。）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險危。易夷也。開閉猶通塞也。朱長春云。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補厚誤厚。後並同。）施也。度也。恕

本篇ハ、天下ヲ正スニ必要ナル七ケ條ノ要項ヲ述ベタル者ナリ、七法トハ、文中ノ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ヲ云フ。

言是而不能立トハ、其言ヲ以テ是ナリト爲スモ、之ヲ用ヰテ實行スルコト能ハズ。安治矣ノ安ハ、兪説ニ語助ニシテ意味ナシ。未也トハ、治マルト云フモ、眞ニ十分ニ治マルニ非ズ。四者トハ、前文ノ是ヲ立テ非ヲ廢シ、功ヲ賞シ罪ヲ誅スルヲ云フ。

爲兵之數トハ、兵ヲ治ムルノ法ヲ云フ。

管子卷第二

七法第六　尹知章云。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立猶用也。以其言爲是。而不能用之。以其言爲非。而不能廢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群書治要引作治安。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爲治也。數猶法也。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

時之處事精矣云々トハ、事業ヲ爲スニ、時間ノ大切ナルコトヲ云フ、光陰ハ一度去リテ又留ムベカラズ。
昔之日トハ、昨日ヲ云フ戴説ニハ貨ヲ資ノ誤トナシ丁説ニハ貸ノ誤トナシテ來ト叶韻ト云フ。
國ハ城下ニシテ、都ハ其他ノ市街ヲ云フ。
通トハ平均ノ意。

ニ旱魃ノ時ト雖モ、其ノ害ヲ免ルヽコトヲ得、以上兩種ノ土地ハ、高卑トモ中庸ヲ得、隨フテ旱潦ノ患ナケレバ、上田ト云ベフシ、故ニ租税ヲ減ズルコトナシ。
十一以云々ハ、高キニ過グルヲ以テ、征(税ヲ云)ヲ減ズ、下文ノ二四五皆上ニ十字ヲ補フテ見ルベシ。
五尺見水云々ハ、五尺見水不太旱ト、矛盾シタル如シト雖モ、時アリテ、旱魃ヲ免レザルトキハ、税ヲ減ズルコトヲ云フ、注文ノ不免潦ハ、不免旱ノ誤ナルベシ。
四則去三云々ノ三句ハ、「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ノ誤、此一段ノ注釋ニツキ諸説アルモ紙幅狹キヲ以テ今本注ニ據ルノミ。
四竟ノ竟ハ、境ニ同ジ。
二犂ハ二個ノ鋤。
童五尺ハ十五歳ノ童子。
以爲三日之功トハ、三日間官田ヲ耕サシムルコト。
學意察トハ、學ンデ十分ニ其ノ意味ヲ了察スルコト。
不爲君臣トハ仕官セザルコト。
與功而不與分焉トハ、三日間ノ仕事ヲ命ズルモ田地ヲ分ヲ與ヘズ、蓋游民ヲ防グノ意ナリ。
容貌功能トハ、器物ノ形狀ト使用。
不可使而爲工トハ、使用ニ堪ヘザル器物ヲ制スルノ工人トナルコト。
視貨離之實トハ　粗惡ナル器物ヲ云フ、夫粟トハ一夫ノ上納スル粟ヲ、罰トシテ課スルコト。
夫人トハ人々ヲ云フガ如シ、大功ハ大巧ノ誤。
非誠賈云々トハ、誠實ナル商人ニ非レバ、商業ニヨリテ、生活スルコトヲ得ズ。
宦虛云々トハ、宦位ノ空地アリトモ、妄リニ之ヲ求ムルモノナシ。
君有珍車云々トハ、君主ガ美麗ナル車又甲ヲ有スルモ、臣民ハ之ヲ羨ム者ナシ、各其ノ分ヲ知ル。
臣不敢誣云々トハ、能クセザルコトヲモ、能クスル如クスルコト。
曰均地云々ノ曰ハ、更端ノ辭。
不忘其功ノ功ハ、職業ヲ云フ。
與之分貨云々トハ、君主ガ民財ヲ貪ボラズシテ、人民ト與ニ、富ヲ分テバ、民ノ知慮自ラ正シ、疑フラクハ民知ノ知字ハ衍文。
不使トハ、君主ガ命令ヲ下サザルコト。
善分民也トハ、財貨ヲ獨占セザルコト。
於已不足云々トハ、自己ノ慾望ノ限リナキヲ云フ。
有事則用云々トハ、有事ノ時ニハ、人民カラ、物貨ヲ徵取スルモ、無事ノ時ハ、然ラズ、民力ヲ休養スルガ爲ナリ。
唯聖人云々トハ、聖人ハ、人民ヲシテ生産ニ從事セシメ必要ノ時ニハ之ヲ用フル故ニ恰モ依託スルガ如ク見ヨ。
辟則愚トハ、人民ニ邪道ヲ開キ示セバ之ニ迷ハサレテ愚トナル、奢侈ヲ以テ耳目ヲ惑ハスヲ云フ。
閉則類トハ、其邪道ヲ閉ヅレバ、人民ハ皆善ニ趣ク。
上爲一云々トハ、君主ガ一ヲナセバ、臣民ハ皆之ニ倣フテ、更ニ二倍ノ事トナス、上ノ好ム所、下益甚キヲ云フ。

ハ、三十人コドニ、正月十二月ノ二度ニ於テ、黄金一鎰ヲ出サシム。

命之曰正ハ、是レヲ經常ノ税法ト云フ。

分春曰書比ニトハ、春分ニ物價ノ貴賤ノ比例ヲ調査スルコト。

月程ハ一ケ月間ノ相場ノ調査。

大稽ハ春夏秋三期ノ總調査。

與民數得亡トハ、前述ノ調査ニヨリテ、人民之ノ損益ヲ吟味シテ、之ニ本ツキテ税ノ輕重ヲナス。

三歲以下ハ、田地ノ經界ヲ論シ、租法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封モ界モ皆田境ヲ云フ、即三年五年十年ト云フ風ニ經界ヲ正セバ、自ラ田制正シキニ至ル。

十仞見水云々トハ、十仞ニ(仞ハ七尺)ノ深サヲ掘リ下ゲテ、水ノ出ルナレバ、其地勢ノ高キコトヲ知ルベシ、如此土地ナラバ、多雨ト雖モ、雨水ノ氾濫ヲ免ルコトヲ得、又五尺ニシテ、水ヲ見ルナラバ、地勢低卑ナリ、故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國謂城中。都下邑也。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都必四者。以禦四方也。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句方百里。

右地理　劉績云。此釋上均地。

管子第卷一終

也ノ盡ハ、睡ニシテ、宿泊料ヲ云フ、百乘ヲ有スル者ガ、一宿ノ費用ニハ黄金一鎰ヲ要ス。季絹ハ細絹ニシテ、一制ハ一丈八尺。經暴布トハ、數日間、日光ニ曝ラシタル布、黄金一鎰以下ハ、當時君主又ハ軍隊ノ行進中ニ其土地ニ課スル御用金ノ事ナルベシ。㪷ハ斗ノ俗字、中歲ハ普通ノ歲ヲ云フ。有市無市則民不立矣ノ九字ハ、本註ニヨレバ、下文ノ名之曰央ノ注ニ移シ、讀ムベシ、且民不立矣ノ不ハ衍文、疑フラクハ、此九字ヲ曰央ノ下ニ移シ、更ニ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命之曰中歲ノ十四字ヲモ、併セ移スベシ。方六里以下ハ、租稅ノ徵收方法ヲ記ジタル者ニシテ、上文ノ方六里以下云々ノ一節ガ、軍費ヲ調達スル事ト相竝ビ行ハル、制度ナリ。其ノ商荷在市者、三十人云々ノ荷ハ、丁說ニ、商ノ誤マリテ重ナリタル字トナス、其ノ意ハ商人ヨリ徵取スル稅

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上不使令之、而人各勉業、政得其道也。

右士農工商　劉績云。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衡謂、小題後人所加、非此書之舊、說既詳於上、此節有非誠賈、不得食于賈等四句、因名士農工商耳。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分貨於民。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用用貨也。車馬甲兵多出於民。是亦業產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舍而不用。猶之歸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業產也。用其貨也。民之生也。辟則愚。開辟邪徑、則淫縱敗家。非愚而何。閉則類。尹知章云。類善也。上爲一、下爲二。故明主愼所以導之也。

右聖人　劉績云。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者日往而不留。不可蓄藏而止舍之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亡貨。亡失也。貨生於爲。不爲。故亡之。諸本亡作忘。今從古本。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昔昨也。

右失時　劉績云。此釋上使民知時。

ノ狀況ニヨリテ、實收入ヲ決定スルコトナレバ、公平均一ナリ、故ニ地均ト云フ。方六里云々以下ハ、住地ニ論及シタル者ニシテ、之ヲ暴ト云フハ、何ゾヤ、蓋シ暴ニ暴露ノ義アリ、方六里ニシテ政教始メテアラハル、故ニカク名ヅク、暴以下ノ部聚方、皆土地ヲ管理スル官ノ名ナリ。官成而立邑トハ、官制スデニ成リテ、民家ノ行政的統一ヲ計ル、伍連暴長鄕都、皆統一上ノ區別ノ名ナリ。邑成而制事トハ、前述ノ如ク、行政的組織成リテ、行政ノ事務擧ルヲ云フ。事成而制器トハ、行政上ノ事務擧リ、乃田地ノ配賦等モ、スミテ兵器ノ徴聚ヲナスニ至ル。敵ハ車馬ヲ敵フテ、之ヲ防護スル者。白徒ハ武器ヲ有セズシテ、隨行シ、車ノ運行ヲ助ケル者。車兩ハ車輛ニ同ジ。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

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 夫人丈夫人人也。功當爲巧。聲形相涉而誤。 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誠純也。士曰信者、殊之三民。 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 虛猶缺也。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 珍美也。雖有其財。苟無其位。不得乘車藏甲。 君擧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 唯知君知己也。故不敢誣己所不能以爲能。而爭竭其力矣。 俱操其誠以來道。 道言也。古本道字提行爲別節非。 民乃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 均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之屬。分力使民各盡力耕其田。 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功事也。 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 以下說不均地分力之害。 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 道音導。 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 民貢什一。而各私其餘。若分貨然。如此則家足戶給。民之智慮得其正矣。以下復述均地之利。 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

バ、自ラ明ニ知ルコトヲ得ルニモ關セズ、濫リニ牛馬ノ負擔力ノ輕重ヲ增減損益スルハ、無謀ノ太甚シキ者ナルヲ云フ。

不可謂之有道ノ六字ハ、前節ヲ結ビタル句ナレバ、前文ノ例ニヨレバ、右云々ノ語アルベキ者ナリ、地之不可食者云々ヨリ、議論自ラ別ナリ。

百而當一トハ、地之不可食者、即チ平地ナルモ、穀物ヲ生ゼザル所、及ビ禿山ハ、百里ノ面積アルモ、其ノ實收入ハ、穀土ノ一里ニ該當ス。

樊棘檏處ハ、荊棘繁茂セル土地ヲ云フ。

藪鎌纆云々トハ、藪地ハ鎌及ビ纆（雜木ヲ束ヌル索）ヲ入レテ、之ヲ伐採スルコトヲ得、王說ニ纆ハ纆ノ誤字ト。

蔓山ハ、山ノ連脈ニシテ、平地ニ近キ者。

斤斧ノ斤ハ大斧。

汎山ハ大山ヲ云フ。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トハ、地之不可食者以下ヲ總括シタル語、其文意ハ、前述ノ如ク、土地

三則去三。二則去二四轉寫之誤耳。

二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各本作三尺。今從古本。不直云比之於澤。必挿此句者。以見上文二則四則五則之爲十二仞十四仞十五仞。此四則三則二則之爲四尺三尺二尺也。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人各爲官治田三日。補古者耦耕。雖丈夫。一人不用二犂。蓋犂耕也。一耕。二耕。必有定額。其數未聞。或曰蓋管仲合二犂爲一。使丈夫用此以耕。長沮桀溺耦而耕。在仲卒百五十年之後。恐是時未然。五尺十五歲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正月建寅之月。令力呈反。服事也。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學意察。學而明知其意也。不爲君臣。不仕也。趙用賢云。與功而不與分。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知賈。居迓反。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容貌器之形也。功能其用也。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周禮夏官刑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讀華爲㼌。此貨亦當讀爲㼌。夫粟一夫所受百畝之粟也。言技拙不可使用。而强自爲工者。視其所作㼌邪支離之實。罰之。使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劉績云。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巧拙皆能。非一令而民服之

ニ事卽生產事業振ハザナリ、又奢侈ナレバ人黃金ヲ貴ブ、隨テ貨物賤シ、故ニ之ヲ買フ者多シ、供給ハ需用ニ副フニ足ラズ、故ニ貨ヲ傷ルト云フ。天下乘馬服牛以下、不可謂之有道ニ至ルマデ、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ヲ解釋シタル者ニシテ、前段ノ文例ニヨレバ、天下乘馬服牛ノ上ニ、マタ諸侯之地云々ノ十三字アルベシ、其文意ハ、牛馬ヲ用ヒテ、兵器ヲ運搬スル時ニ、其負擔ノ輕重ニ應ジテ、牛馬ノ步行里數ニ遠近ヲ生ズ、乃或ル一定ノ標準ニヨリテ、一日分ノ行程ヲ決定スレバ、之ニ準ジテ五日ナリ十日ナリノ行程ヲ知ルコトヲ得、〻行程ヲ知レバ、則チ千乘ヲ有スル諸侯ノ國デ、前述ノ理ニヨリ、打算スル時ハ、土地ノ大小及ビ牛馬ノ負擔力如何ヲ知ルコトヲ得、王說ニ、地之小大ハ、器之小大ノ誤ナリト。重而後損之云々トハ、前述ノ加ク打算スレ

市之賦。租稅之外。亦有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貨盈一穀籠。名爲十篋。與黃金一篋。皆賦黃金一鎰。不徒云一穀籠。而必言爲十篋者。蓋以篋數定賦也。是二者皆關稅也。商在市者三十人。淹留一月其正月及十二月。貨最多售。相與納黃金一鎰。此關市賦之正法也。

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春分也。書比書貴賤之比例也。程準也。月程。漢曰月平。一月之定價也。稽計也。三時比按物價貴賤粥賣多少。與民計其所得所亡。量使之納賦。不如正月十二月定納黃金一鎰也。

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將言稅法。先論治田之法。封界皆謂田境。十歲則更制之。恐大壞也。正當爲制。聲之誤也。言此正經界之制也。

十仞見水。不大潦。七尺曰仞。穿地十仞。始見水地勢既高。歲雖多雨。必不至大潦矣。五尺見水。不大旱。穿地五尺見水。地勢既卑。歲雖少雨。必不至大旱。水深五尺至十仞。旱潦不能爲災。是爲上田。故無去稅之法。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十一仞見水。必多旱災。故輕其稅。十分上田所納。去其二三也。二則去三四。二謂十二仞見水。下文四五倣此。不言三者。以二兼三。故十一仞云去二三。此云去三四也。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上云。五尺見水不大旱。而此云十分去一者。特不大旱而已。有時不免潦。故十分去一也。不言十仞見水。十分去一者。十一仞去二三。則十仞去一可知矣。皆互見爲義耳。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此繆誤不可讀。當作四則去二。

利皆得ルトキハ、其ノ國ノ亂ルヲ知ルベク、之ニ反スレバ、治マルヲ知ルベシ、又市場ヲ觀レバ、人民ノ好ム所ヲ以テ、貨物ノ多少ヲ知ルヲ得ベシ、卽チ贅澤ナレバ、贅澤品多ク、之ニ反スレバ少ナシ、然レドモ如此市場ヲ制スル事ハ、必ズ政府ノ方針ニ歸スル者ニシテ人民ニ放任シテ得ベキ事ニアラズ。

黃金者用之量也トハ、黃金ノ貴賤ニヨリテ、國用ノ多寡ヲ生ズ、卽國用ノ多寡ヲ量ルニ、黃金ノ貴賤ニ由ルヲ云フ。辨於黃金之理云々トハ奢侈ナルトキハ黃金ヲ尊ビ、節儉ナルトキハ黃金ヲ賤シムヲ云フ、知侈儉云々トハ、奢侈ナレバ之ヲ禁ジ、節儉ナレバ禮ヲ以テ之ヲ導ビク故ニ、財用中庸ヲ得。

故儉則傷事云々トハ、前述ノ如ク節儉ニシテ人ガ黃金ヲ貴マザルトキハ物貨ハ之ニ反シテ貴トシ、故ニ之ヲ買フ者モ自ラ少ナキヲ以テ其ノ製作者モナシ、故

爲一家。事制也。豬飼彥博云、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以是推之、聚五十步離二畝。制十畝田五十畝。衡謂離耦也。二畝相耦、故名離歟。其餘命名之意未詳。古本三夫作二夫。是也。周禮地官遂人、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二夫爲一家者。蓋以中地爲率。補注晦誤晦。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尹知章云。蔽所以捍車馬。四乘。豬飼彥博云。乘當作馬。是也。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三十六井也。出戎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二十八人。脾兵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其賦重於司馬法。甲蔽必係馬言之者。自一乘之地起算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二十兩爲鎰。盡讀爲贐。高祖本紀作進。會費曰贐。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季小也。猶言細。謂絹質細緻者。孟子曰。巨屨小屨同賈。制一丈八尺也。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暴步卜反。經暴布謂歷灑而暴之日者。兩匹也。

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命之曰中歲。㪷。俗斗字。六步一斗。則一畝收一斛六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撮六不盡。約略當我一斗五升弱。本或作一升非。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曰中歲下。不宜言有市。此二句當在曰央下。而又衍不字。方六里。名之曰社。所謂民社。此以田言。有邑焉。名之曰央。央中也。一央之民。耕一社之田。地偏則不便於耕。故名曰央。亦關

則貨不多ノ貨ハ、物貨ヲ云フ。
爲之有道ノ爲ハ、謂ト同ジ。
朝者義之理也トハ、朝廷ハ正義公道ヲ立テ修ムル所ナルヲ云フ。
而不可不理也トハ、治ムルベカラズトモ、之ヲ放任スルコト能ハズ、是非トモ力ヲ此ニ用ヒサルベカラズ。
皆貴則事不成云々トハ、一國ノ人、皆高位高官ノミニシテ、農工業ノ如キ職業ヲ執ル人アラザレバ、事成ラズシテ國ノ不利ヲ來ス。
市者貨之準也トハ、物價ハ市場ヲ以テ標準トナス、即貴賤ハ市價ニヨリテ定マルコトヲ云フ。
百貨賤云々トハ、物價賤シケレバ其ノ賣捌人、利益ヲ得ズ。
百利不得云々トハ、前述ノ如ク、商人利益ヲ得ザレバ、人民皆商ヲ去リテ農ニ從事ス、故ニ政事モ能ク治マルニ至ル。
市者可以知治亂云々トハ、市場ニ於テ、贅澤品盛ニ賣捌カレ、即チ百

得入焉。九而當一。劉績云。鎌刈制器。纆梱縛索。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山之支蔓近邑里者。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汎廣也。謂大山遠邑里者。利少於蔓山。故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以實數者。計其所收之實。以定里數也。百而當一者。以方十里爲一里。九而當一者。以方三里爲一里。不徒計廣狹也。方六里。命之曰暴。暴顯也。方六里。政教始顯著。故名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部統也。各有所統屬。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命之曰方者。蓋統一方之治。故名焉。官制也者。言方六里以下。皆置官府之制也。凡治國之法。先立其官。官制既立。置邑使民。可坐而定矣。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二伍相連。以供上役。助私事。故名曰連。五連而暴。亦名暴者政賦徵役。至五十家而顯著。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諸本脫曰字。今從古本。朱長春本。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

神化ト云フベシ。然則陰陽正矣云々トハ、陰陽ハ如此規律正シク行ハル、又假令一二ノ正シカラザルコトアリトモ、人力ヲ以テ、之ヲ損益シ、加減スルコト能ハズ、人力ノミナラズ、天地ト雖モ、之ヲ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ズ、故ニ人ノ當ニ力ヲ盡スベキ所ハ、陰陽ニ非ズシテ、寧ロ土地ニ在リ、政ヲ正サントスル者、先ヅ土地ニ注意スルヲ要ス。故不可不正也ノ也ハ、丁說ニ、地字ノ誤トナス。正地者其實必正云々ノ實ハ、收穫ヲ云フ、其文意ハ、土地ノ經界ヲ正スト云フハ、唯ダ土地ノ形狀ヲ齊整畫一ニスルニ非ズ、其實收入ニツキテ、打算スルコトナリ、卽チ形狀ノ長短大小ノ割合ニ應ジテ、公平ニ收穫ヲ整理スルコトヲ云フ。正不正云々トハ、正スル所ノ者ニシテ、眞實ニ正シカラザルコトヲ云フ、王說ニハ上ノ正字ハ地字ノ誤ナリ。

賤。故傷貨。

爲之曰事。既成曰貨。金賤則貨貴。貨貴則買之者少。而貨有餘。爲之雖勤。商賈不肯居之。故傷事。金貴則貨賤。貨賤則買之者多。而貨不足以應其求。故傷貨。

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

已止也。百工止其所事而不爲也。

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

此一節釋上黃金者用之量也。以上文例之。當下署右黃金之量五字以別中下節上。而今本無之者。蓋務市以上正言。每節以謂之有道結之。此以下反言。以不可謂之有道結之。而務市以上。謂者誤爲。承管學者。不能識別。遂以黃金以下爲一大節。朱長春云。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此說詢是。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任輕則牛馬能致遠。任重則不能致遠。故任之輕重有制。而後壹宿之程定。壹宿之程定。則道之遠近有確數矣。於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與任之輕重也。

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劉績云。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地之不可食者。

平地不生穀者。

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

當穀土之一。

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

樊籬也。樊棘謂荊棘稠密如籬。處猶生也。

藪。鎌纏

其身分ヲ守ルハ臣下ノ道ナリ。大數ハ、帝王覇道ノ全般ニツキ、立論シタルヲ以テ、カク名ヅク。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トハ、兵器卽車馬兵甲等ハ、國ニヨリテ一定ノ制度アルコト。五者云々トハ、前條ノ五條ノ理由ハ、之ヲ知ルコトヲ得。爲之有道ハ、謂之有道ニ同ジ、上文ヲ結ビタル語。地者政之本也以下ハ、前五條ニツキテ、其一條ヅヽヲ解說シタル端緖ノ文句ニシテ、其理可知也ヲ承ケ、其理由、卽何故ニ地者政之本也ヲ論ジタル者ナリ。地不平均和調トハ、土地ノ經界紊亂シテ、耕作其法ヲ得ザルナリ。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トハ、四時ノ推移ニヨリテ、晝夜ノ時間ニ長短アリ、以テ萬物ヲ生育ス、是レ陰陽ノ利用ニ外ナラズ。日夜之易云々トハ、晝夜變易シテ、萬物自ラ化成ス、是レ亦陰陽ノ

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此爲亦當作謂。下節倣此。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粥貨之人。皆不得其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民去末而務本。故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思有所圖曰慮。成於務。務專力也。失於傲。傲慢也。怠慢則事不成。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儉則治。奢則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百貨陳於市。世所尙則多。所賤則寡。而制之在上。市人不能自爲多寡也。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辨於黃金所以貴賤之理。則可以知侈儉。侈則金貴。儉則金賤。知侈儉。則百用節矣。侈則禁之。儉則導之以禮。故百用皆得其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

ラズ、丁說ニ、期ノ誤ナリト云フ、蓋シ篇中ノ敎之所期也云々ノ七條ヲ、一括シタル者ナラン。

本篇ハ稅制ニ本ヅキ、一國ノ體制ヲ記シタル者、之ヲ乘馬ト云フハ、當時ノ軍稅ニ於テハ馬ヲ主トス、四馬ヲ乘ト云フ、兵車一乘ヲ牽クニ、四馬ヲ以テスルガ故ナリ、國ノ大小ヲ計ルニハ、皆之ヲ標準トス、所謂萬乘ノ類卽是ナリ。

無爲者帝トハ、自然ニ德ヲ以テ民ヲ化スル者ヲ帝ト云フ。

爲而無以爲者王トハ、制度文物ヲ設クルモ、之ヲ用フルコトナキヲ王ト云フ。

爲而不貴者霸トハ、制度文物ヲ設ケ、之ヲ實際ニ用ヒテ、功ヲ奏スルモ、自ヲ貴トナシテ誇ラザル者ハ、霸ト云フ。

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トハ、人カラ尊バレザルヤウニ謙遜スルハ、君主ノ道ナリ。

貴而不過度臣道也トハ、人カラ尊バルルモ、

故不可不正也。四時之推移。晝夜漏刻之長短。日夜明暗之變易。皆陰陽之所以化成萬物。然則陰陽固得其正矣。卽有不正。人不能正之。故人之所當正。專在地也。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實謂收穫。正地者。非謂方正其形。雖地有長短小大之殊。其所收穫必同。乃所謂正也。正不正。則官不理。其所正。或不得其正。則官吏所爲。亦失其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爲當作謂。此及爵位。務市事。順言之。故結之曰。謂之有道。黃金。天下乘馬二節。則逆言之。故結之曰。不可謂之有道。據彼推此。當作謂審矣。蓋謂爲聲義俱近。而上又有爲之有道之句。遂誤作爲耳。上文爲之有道。自嘆起下文。此則以結上文。義正相反。

右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理治也。治理不當錯出。以治亦當作以理。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農工絲麻之事。皆賤者執之。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

ナシテ、互ニ助ケアフコト。爵服下流トハ、金錢ヲ以テ官爵ヲ買フ者ヲ生ズルコト。請謁任擧之說トハ、賄賂ナドニヨリテ、官職ニ任用セラル丶道。繩墨不正トハ、法度自ラ敗ル丶ヲ云フ。右九敗ハ、本書第二十一ニ立政九敗解アリ、參看スベシ。期而致云々トハ、君主ガ期限ヲ約スレバ、人民之ニ違ハズシテ至リ、使令スレバ、之ニ應ジテ往ク。始於不足見云々ハ、敎化ノ始メハ、甚ダ微ニシテ見ルニ足ラザルモ、其ノ終ハ、人心ヲ服スルコト、法律ノ及ブ所ニアラザルナリ。上不加勉云々トハ、君主ガ特ニ奬勵セズトモ、人民皆奮ツテ心力ヲ盡スコト。爲而無害云々トハ、天道ニ合スル者ニシテ、始メテ其ノ行事ガ、何人ヨリモ阻害セラレ、又非議セラルコトナキヲ望ムベシ。七觀ノ觀字、意義明ナ

不貴者覇。爲而不自以爲貴。言不伐也。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不自以己爲人所貴、卑以自牧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身既貴、而不敢僭踰過後。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地生萬物。政因物而立。朝者義之理也。理治也。事各有義。治之在朝。市者貨之準也。準則也。貨之貴賤。市爲之準則。黃金者用之量也。量度也。以黃金多少、度制國用。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千乘之國、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其所生有定數。猶器受物有定限。故曰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五者、政之本。至器之制是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正政者必先正地。地正、然後政可得而正矣。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平均經界正也。和調土化耕芸。得其法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時十二時也。晝長則陽盛。晝短則陰盛。以生成萬物。所謂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夜變易、所以化成萬物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

官吏以命トハ、官吏ハ命數(一命ヨリ九命迄アリ、一命ハ最初ノ任官ニシテ、最モ卑シ)ニ從ツテ、之ニ相應スル服ヲ着ス。

士止帶緣トハ、士ハ文服ヲ着セズ、唯帶ノ緣ヲ飾ルノミ。

散民云々トハ、一般平民ハ雜色ノ文服ヲ着セズ。

長鬈貂トハ、髮ヲ分チヲ貂(テン)ノ尾ヲ飾リトナシタル者。

刑餘云々ハ、刑罰ヲ被ムリタル人民ハ、喪中ニ頭ヲマトフ布ヲ服セズ。

連乘車ノ連ハ輦ニシテ(テグルマ)、乘車ハ牛馬ノ引ク車。

寢兵之說ハ、兵備ヲ廢シ、戰爭ヲ止ムル說。

兼愛之說トハ、彼我親統ノ區別ナク、一樣ニ博愛スルコトノ道。

全生之說トハ、生命ヲ貴ビ、之ヲ全クスルコトヲ論ズル道。

私議自貴之說トハ、政事ハ私議シ、自ラ貴ビテ、君主又政府ヲ輕蔑スルノ道。

群徒比周トハ、徒黨ヲ

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誠於中必形於外。故賞罰未加。而百姓化於下矣。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焉。而無有害之者。成焉而人不敢議之。唯道與天合者能之。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擧。事之所期也。擧行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憲法也。被覆也。憲俗之所被及。謂邦內。

右七觀

乘馬第五　四馬爲乘。兵賦主馬。而法生於地。正地以政。故名乘馬。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過高則水少。故曰旱。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化民以德。自然而治。爲而無以爲者王。以用也。始有制度文爲。而其意若無用爲之然。爲而

トヲ區別スルコト。
上完利トハ、完全シテ利益アル作品ヲ尊ブコト。
省官トハ、諸事ヲ省察監督スル官職。
度爵而制服トハ、爵位ノ高下ニヨリテ、服制ヲ異ニスルコト。
舟車陳器有禁修トハ、舟車及ビ陳列セル器具ニ、モシ奢侈ナル者アレバ、之ヲ禁ジ、破損スレバ之ヲ修復ス、王說ニ、修ヲ衍字ナリトス。
軒冕服位云々ノ軒ハ馬車、冕ハ禮冠、分ハ身分分限ヲ云フ。
絞衾ハ死體ヲ包ム衣類、壙ハ墓地ノ穴、壟ハ塚、度ハ分ノ如シ。
天子服文有章トハ、天子ハ日月等スベテ九種ノ刺繡ヲナシタル美服ヲ着用ス、文ハ文飾ニシテ、章ハ其ノ刺繡ヲ云フ。
夫人云々トハ、夫人ハ如此文飾アル服ヲハ、宗廟ヲ祀ル時ニ用フルモ、燕樂ノ時ニハ用ヒズ。
將軍云々ハ、將軍及大夫モ、亦文飾アル服ヲ着シテ入朝ス。

士卒不戰。戰者怒氣也。兼愛則不怒。故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必欲全其生。則罵詈屈辱。無所不忍。廉稜也。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私議政事。自貴而賤上。此俗既成。人君安得行其令哉。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分猶明也。解此節在金玉之次。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貨財上流。則爵服下流。自然之理也。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姦人巧於逢迎。故在上位。請謁任擧之說勝。則繩墨不正。群臣相爲請謁任擧。解擧作譽。非。繩墨謂法度。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敎之所期也。致至也。周禮春官大卜。一曰致夢。疏解爲至。是也。與之期而至。使之往而往。百姓一從上意所欲爲。是敎之所期待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服行也。訓誨也。訓誨之效遲。其始不足見。及其成也。非政令所能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勉勸也。俗民所習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

云フ。
安水藏ハ、水ノ貯藏所ヲ修メテ、溢レシメザルコト。
時水トハ、時々ノ出水ヲ云フ。
枌穫ハ、禾ヲ刈リ取ルコト。
司空ハ、以上ノ事ヲ掌ドル官名。
相高下トハ、土地ノ高下ヲミルコト。
觀地宜トハ、其土地ニ如何ナル植物ガ、最モ宜シキカヲミルコト。
明詔期前後ハ、耕作ノ時期ノ先後ヲ、農夫ニ告知スルコト。
農夫以時均修焉トハ、其ノ告知ノ時期ヲ以テ、農夫ハ其業ヲ修ムルコト、戴説ニ明詔期三字ヲ一句、前後農夫ヲ一句トナス、前後農夫トハ、農夫ヲ前後スルコトニテ、卽之ヲ引率スルコト。
由田ハ農業ノ長官ノ名稱。
論百工トハ、工業ヲ吟味スルコト。
審時事トハ、時人ノ好尚流行ヲ、調ベルコト。
辨功苦トハ、製作品ノ堅牢ナルト、脆弱ナル

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分讀如禮達而分定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衾單被也。大斂既終。包之以單被。絞者所以束其上也。壙葬穴也。壟墳也。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祿爵互文。言不得用財過其分也。天子服文有章。天子衮冕以下九章皆有文。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夫人不敢服文以燕。饗廟則服之。上不言后。此不言諸侯。亦互文。將軍大夫以朝。周禮視朝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君臣同之。此承天子服文。則以朝非皮弁服也。諸侯之大夫朝聘天子。則服玄冕。玄冕。玄衣而黼裳。亦可以爲文。所謂以朝者豈指此乎。但此篇。仲自言其意所欲爲。不得援周禮而難之。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緣純也。唯從命數而服之。帶純用文。散民不敢服雜采。散民謂不仕者。庶人在官者。其服蓋視下士。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鬈分髮爲髻紒也。貂鼠屬。大而黃黑。漢制武冠以貂尾爲飾。蓋仲時既有此俗。刑餘戮民。不敢服絻。儀禮。免今文作絻。喪未成服。男子免而女子髽。不敢服免。辱之也。不敢畜連乘車。連古輦字。周易蹇卦。往蹇來連。虞翻作來輦。周禮地官鄉師職。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古書輦作連。鄭司農讀爲輦。孟子曰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亦輦義也。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寢猶偃也。偃兵不用。則雖有險阻。不能守而自固焉。兼愛之說勝。則

首憲既布云々トハ、前文ノ如ク、君主ガ歲首ニ、法律ヲ發布シテ、然ル後、鄕師以下、國中大小ノ官吏ガ、各々其管轄內ニ、法令ヲ實施スルコトヲ得。

凡將擧事云々トハ、君主ガ一事ヲ擧行セントスル時ハ、先ヅ明ニカクカクノ事ヲ爲スベシト、國民ニ之ヲ明知セシム。

首事ハ、事ヲ始ムル命令ヲ云フ。

修火憲トハ、失火ノ法律ヲ立テルコト。

敬山澤云々ノ敬ハ、儆ニ同ジ。

夫財之所出云々ノ夫ハ、丁說ニヨリ天ノ誤ニシテ、天財トハ天然ノ産出物、卽山澤等ヲ云フ、此等ノ物ニ對シテ一定ノ時ヲ定メ、其伐採發掘ヲ禁ズルコトナリ、又其ノ禁ヲ發シ開クコトアリ。

使民於宮室之用云々ノ民ハ、兪說ニヨリ足字ノ誤。

蒸ハ、大ナル「マキ」ヲ薪ト云ヒ、細キ者ヲ蒸ト云フ、虞師トハ、山林等ヲ掌ドル官ノ長ヲ

薪。細曰蒸。虞掌山澤之官。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令不漲溢。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時水謂大雨川漲。過度過常度也。歲雖凶旱。有所粉穫。司空之事也。司空掌營築。水利既修。潦可泄瀉。旱可灌漑。故水旱皆有所粉穫也。劉績云。粉亦穫也。

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詔告也。地有高卑陰陽。耕稼之期。前後不同。由田當明告之也。使五穀桑麻皆安其所。由田之事也。楊愼云。韓詩外傳。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堯使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

行鄕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鄕里。鄕師之事也。簡閱也。偸苟也。

論百工。審時事。審時人所好尙之事。奢當禁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鄕。監視五鄕而同之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鄕。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省察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飮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人徒輿隷之屬舟車陳器有禁修。陳器所陳列之器。謂什器。奢則禁之。弊則修之。生則有

朙ヲ云フ。
太史既布憲云々トハ、太史ノ官ガ、君命ヲ奉ジテ、其ノ法律ヲ國民ニ布キ周知セシメ、更ニ籍卽其副本ヲバ朝廷ノ府庫ニ藏スルコト。
遂于鄕官云々トハ、五鄕ノ師ハ、其法律ヲ受ケテ、朝廷ヲ出デ、其鄕ノ官署ニ於テ、之ヲ屬官ニ交付シ、下游宗ニ至ルマデ、偏ク傳達周知セシム。
乃反致令焉トハ、鄕師ガ法律ヲ其鄕內ニ公布シ終レバ、君主ニ其事ヲ復命スルコト。
行車ハ旅行用ノ車。
致令以布憲之日云々トハ、法律ヲ布クコト蚤ク終レバ、蚤ク復命シ、晏ク終レバ、晏ク復命ス、要スルニ其結了次第ニ上申スルコトニシテ、一刻モ猶豫セザルコト。
考憲云々ノ考ハ布ノ誤、實際ニ布キタル法律ト、前文ニ述ベタル太府中ノ副本ト參照シテ、一致セザル場合。
侈曰專制トハ、規定以外ニ法文ヲ增加スルコトヲ、專制ト云フ。

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侈多也。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首憲。君所頒也。然後可以布憲。鄕師以下。以次布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凡將舉行事。必先出令曰將爲是事。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立成也。猶言掌。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計算。致反。復白也。事既成矣。立事者算其功。反致前所受之令於君。白賞罰之所當加也。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則字當在謂者下。隔句置之功利下。古人常有此法。其用而字亦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劉績云。敬同儆。戒也。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發開禁也。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使役也。宮室之用謂材木。大曰

上ゲルコト。長家ハ家長ヲ云フ。譙敬而勿復トハ、其非ヲ譙責シ、再犯セザル樣ニ注意ヲ與フル〻。計于郷師トハ、州長ガ成績ヲ統計シテ、之ヲ郷師ニ上申スルコト、郷師以著士師トハ、郷師ハ更ニ之ヲ士師ノ官ニ上申シ、其姓名ヲ名簿ニ記入スルコト。孟子ノ語ハ、梁惠下ヲ見ヨ。過黨ハ、罪過ヲ犯シタル仲間。及于長家トハ、家長モ其罪ニ連坐スルコト。上賢不過等トハ、賢才ヲ任用スルニハ、其優劣ヲ以テ、官爵ノ高卑ヲ計ルコト。使能不兼官トハ、一人一官トナスコト、然ラザレバ才能アル者モ、十分ノ成績ヲ擧グルコト能ハズ。孟春ハ初春。校官ノ校ハ拔ノ誤、官爵ノ高下ヲ比較スルコト。憲ハ憲令法律。五屬大夫ハ、郊外ヲ治ムルコトヲ掌ル官吏。大朝之日トハ、正月之

五日。春賞冬罰。從天時也。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郷之師。五屬大夫。五屬大夫。掌治郊外。蓋如周禮遂大夫之職。　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郷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憲籍分于君前。懸法令示人曰憲。籍其副也。必兩陳之者。防其錯也。既而憲須於郷。籍藏於府。故曰憲籍分于君前也。補注副誤幅。　五郷之師出朝。遂于郷官。致于郷屬。及于游宗。皆受憲。遂兩事之辭。郷官。郷師官署也。郷師既出朝。遂各於其官署。致憲於屬官。下及游宗也。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猶復命也。　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死罪當依下文。爲罪死。轉寫誤倒耳。　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行車行旅之車。　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五屬大夫。各居其都。其郷師則居國。猶周官郷大夫然。致憲於廟。重之也。補注致當作布。　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布憲蚤則蚤發使。晏則晏發使。不敢遲一刻。　憲既布。使者已發。各本已作以。今依古本。　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

テ居ル隄ヲ決シテ、田野ニ溢レ作物ヲ害スルコト。工事競於刻鏤トハ、建築器物等ニ於テ、精好ナル彫刻ヲナシ、金銀ヲチリバメル「ヲ競フ。女事繁於文章トハ、婦女子ガ美麗ナル物ナドヲ、我先キニト使用スルコト。分國以下云々ハ、管子ガ行政上ノ區劃ヲ記シタル者ナリ、師(帥ノ誤)長尉宗、皆其區劃ノ長官ヲ云フ。築障塞匿ノ匿ハ、孫説ニヨリ衍、他カラ侵入ヲ防グタメニ、蔽障ヲ築クコト。博出入ノ博ハ、搏ノ誤ニシテ、搏ハ專ト同字、出入スル所ヲ一定スルコト。閭閈ハ里門。筦鍵ハ、錠前ト「カギ」、里門ノ開閉ヲナス者。復于里尉ノ復ハ、白シ上グルコト。衣服不中トハ、衣服ガ禮ニ背クコト。圏屬群徒ノ圏ハ、猪説ニ眷ノ誤ニシテ、家族奴僕ノ類ヲ云フ。復無時トハ、隨時申シ

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州長留里尉所復六月。算其長短深淺。然後同白之鄉師。故變文曰計。漢制。賢良與計吏共詣長安。謂之計。與此別。鄉師以著士師。著其名於賢簿。以待收用。故曰著。士師齊官。蓋掌敎士。孟子曰。士師不能治士。或以爲治獄之吏。未是。［補］士師獄官。蓋管子之法。功罪共考於士師。故並著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趙用賢云。及坐及也。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補］鄉師無官長。士師當自治之。而今得罪。故及士師也。三月一復。每人待事後三月而復之。不堪其煩。三月蓋謂四時季月。則六月半年。十二月周年也。凡上賢不過等。上舉也。謂用之賢有大小。不得過其等。而爵之。使能不兼官。兼則不專。不能盡其能。罰有罪不獨及。不獨及其身。以罪必有所連坐。謂在家屬及于長家之屬。賞有功不專與。不專與其人。竝賞舉之者。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校當爲挍。比挍之也。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孟春建寅。季冬建丑。凡管子言四時。皆夏正也。周禮亦然。夏時得天。言時令者用之。便也。論罰罪刑殺。亦終

テ、道路ヲ行ク者ヲ云フ。
蔽獄ハ裁判所ガ罪人ノ心情ヲ掩蔽スルコト。
孤寡無隱治トハ、孤子寡婦ノ如キ者ヲ、苛酷ニ吟味シテ、君主ニ之ヲ知ラシメザルコト。
刑省云々ハ、刑罰モ減ジ、政治モ簡易ニナリ、從ッテ朝廷ニ群臣ヲ會合スル必要ヲ知ラズ。
大德ハ王說ニ大位ノ誤、猶高位ト云フガ如シ、下文ニ卿相云々ハ、此大位ヲ承ケタル語。
民不懷其產トハ、人民ガ其ノ產業ニ安ンゼズシテ、故鄉ヲ去ルコト。
山澤不救於火ノ救ハ、孫說ニヨリ敬ニ作ルベシ、山澤ノ火災ヲ豫防セザルコト。
溝瀆不遂於隘トハ、田地ノ用水路ガ、廣キ所ダケニ通ズルモ、狹隘ノ場所ニハ不通ナルコト。
鄣水不安其藏ノ鄣ハ、障ト同字ニシテ、水ヲ蓄フル隄ノ類ヲ云フ、其ノ意ハ、水ガ蓄藏セラレテ居ル隄ヲ決シテ、田野ニ溢レ作物ヲ害スルコト。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師疑當爲帥。唐人書帥字作師。故譌爲師耳。小匡云五鄉一帥。齊語同。下鄉師倣此。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二十五家爲里。周法也。此云分州以爲十里。而下又有游及什伍。則此里蓋二百五十家。游二十五家。其人相與游息。故名游耳。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障築土以爲蔽障也。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一道路。博出入。博當爲摶。古文專字也。審閭閈。愼筦鍵。閭閈里門也。籥。牝曰筦。牡曰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閭有司掌開閉里門。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也。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不中不中於禮。圈屬群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圈猶蓄也。謂所率領者。幼官曰。强國爲圈。弱國爲屬。順循也。〔補〕此云復無時。則上復于里尉。以暮白之。下文云三月一復。則復必待三月。無時者見卽復。不待三月也。前解云。以暮白之。非也。注强誤大。弱誤小。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譙讓也。長家家長也。猪飼彥博云。復再也。什伍責之曰。敬愼而勿再犯。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

政治ヲ非議スルコト。理不上通トハ、人民ノ意思ガ君主ニ通ゼザルコト、用民之死命トハ、人民ノ生死ヲ掌ドルコト。辟就トハ、親貴ノ人ハ、罪アルモ之ヲ避ケテ罰セズ、疏賤ノ人ナレバ、遠慮ナク就イテ刑罰ヲ施スコト。賊臣首難トハ、賊臣ガ禍亂ヲ首唱スルコト。本篇ハ君主ノ國政ヲ振作シ、威權ヲ立ツルコトヲ論ス。殺戮刑罰不足用也トハ、殺戮刑罰ハ、治亂ニ大關係アルニアラズ、下文ノ不足用也モ、マタ此意ニ準ズ。五經ノ經ハ、常法、又大法ト云フガ如シ。寧過於君子云々トハ、有德ノ君子ニシテ、其相當ノ位地ヲ得ザルトモ、之ヲ怨ムコトナシ、之ニ反シテ姦佞ノ人物ニシテ、高位ニ在ランカ、必ズ禍害ヲ引起スニ至ルコトヲ云フ。下不敢求トハ、臣下ガ濫リニ官祿ヲ求メザルナリ、行禽ハ愈説ニ擒獲セラレ、囚人トナリ

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隣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重難也。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澤亦有萑葦草木之屬。草木不殖成。諸本殖作植。今據古本訂正。殖蕃也。長也。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溝瀆。田間小水。遂進也。鄣障通。陂障也。溝瀆不進於夾隘之地。灌漑有所不周焉。陂障之水。不安其所居。必漂田廬。傷禾稼。皆足以貧國矣。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補 稻麥宜溼。黍粱宜燥。凡五穀各有所宜不宜。互易其地也。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木曰刻。金曰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間欺臣下ハ、君主ガ臣下ヲ信ゼズ、之ヲ離間シ、之ヲ欺罔スルコト。偷壹ハ唯一時君主ト一致スルコトニシテ、心服セザルコト。鬼神數祟トハ、卜筮家ナドガ、迷信ヲ利用シテ、名ヲ鬼神ノ祟ニ假ルコト。獨王者ノ王ハ、冢說ニ任ニ作ルベシトイフ、人ヲ用ヰズシテ自己ノ才智ニ任スル者ヲ云フ。貧賤者トハ國貧ニシテ人ニ賤シメラルヽ者。日不足者トハ、政令繁苛ニシテ、終日之ニ奔走スル者。我荷種之云々トハ、前文ノ如ク人ヲ樹ウル時、即賢才ヲ擧用スル時ニハ、其成績ノ大ナル、恰モ神ノ所爲ノ如シ、此ノ如キハ、唯ダ王者ニシテ、始メテ之ヲ能クスルコトヲ得。數也トハ、自然ノ理ナリト云フ如シ。立朝廷トハ、朝廷ノ紀律ヲ立ツルコト。民間其治トハ、人民ガ

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行路者亦皆正人。無類禽獸者矣。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蔽獄。掩蔽其情。不使得自申。治督責也。隱治。私自督責之。不使上知。皆謂虐無告。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曰字疑衍。無事可議。故不會合衆官於朝。

右三本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治要引。大德作大位。下文仍作大德。蓋魏徵以意改耳。世固有德行修潔。而其仁不至者。不足怪也。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魏絳戮晉侯之弟楊干。晉侯從而謝之。後爲下軍將。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輕易也。輕易賦斂於民者。其害甚於盜臣。不可使之爲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其仁不至。故不得衆。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不讓。故不和。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罰避親貴。或亦不能行於下。故士卒不畏。兵志曰。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賦斂重。則民輕去其鄉。故大德至仁。則

度行ハレタレバ、其ノ政治モ中央ノ朝廷ニ讓ラズ、即一々其ノ牽制ヲ受ケザルヲ云フ。
野不積草トハ、田野ノ開墾セラルヽコト。
市不成肆云々トハ、市街ニ肆店多カラザルハ、人民各自器用ニ滿足シテ、市街ヨリ購求セザル爲ナリ。
朝不合衆云々トハ、地方自治ノ制度ナレバ、中央ノ朝廷ニハ、特ニ衆人ヲ會シテ、政治ノ細務ヲ執ラシムル必要ナシ。
民能ハ人民ノ才能アル者。
奚待於人トハ、何ヲ以テ人ヲ治ムルコトヲ得ン。
本事ハ農業ヲ云フ。
則民緩於時事云々トハ、國民カ農時ノ務ヲ緩慢ニ付シ、土地ノ利益ヲ輕ンズルコト。
商賣在朝云々トハ、財利ヲ論ズル人ガ、重用セラルヽ時ハ、貨財皆君主ノ手中ニ歸ス。
婦言人事ハ、婦人言事ノ誤ニシテ、婦人ガ政事ニ關係スルコト。(洪説ニヨル)

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經法也。五事者。富國之大法。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加猶置也。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既已臨事矣。而民不信之。是無能者也。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過失皆誤也。不識曰過。失則有意焉。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治要引。淺深下並有矣字。凡引書之例。有節無增。則唐初之本。蓋有矣字。然尹本行世既久。又非大義所係。姑依原本。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勞臣有功勞之臣。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諸本。材作財。今從古本。不爲上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不敢求官祿。知不可濫取也。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制裁也。如此則明塞於

文、化ハ外字ニ作ルベシ。（兪說ニヨル）

用之有止トハ、民力ヲ使用スルニ、一定ノ限リアルコト。

以其所積者云々トハ、其ノ人ノ功德才勞ノ積累、即成績ニ應ジテ、食祿ヲ與フルコトヲ云フ。

則民偷幸トハ、前文ノ如ク成績ナクシテ、徒ニ食祿ヲ得ルコトガ出來レバ、士タル者モ、亦一時ヲ僥倖スルニ至ル。

應敵不用トハ、敵ヲ防禦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野與市爭民トハ、農業盛ナレバ、田舍ノ人口稠密ナルコト、市街ト似タルコト。

家與府爭貨トハ人民ノ家家、皆富ミタレバ、貨財ノ多キコト、官府ニ讓ラズ。

金與粟爭貴トハ、米穀モ、黃金ト其價値略ボ同ジキコト、乃農業ノ大切ナルコトヲ知ルガ故ナリ。

鄉與朝爭治トハ、地方ノ鄉里ニハ皆自治ノ制

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民之才能。各有所長。用違其能。則與不能同。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用違其能。則官事不治。故民非間之。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民所執之理。不上通於君。故怨焉。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死命。謂使民致死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親貴則避而赦之。疏賤則就而刑之。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首始也。

立政第四　治要引作立君。案篇中所述。皆人君所以自立。作立君似是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

本篇ハ、君主マサニ權力ヲ修メ、富國强兵ノ策ヲ行フベキコトヲ論ズ。
操民之命云々トハ、人民ノ運命、即死生與奪ノ全權ヲ掌ドルコトナレバ、必ズ長官ナカルベカラズ、此政ハ政卿ヲ云フ。
民無取ノ取ハ、皆恥ニ作ルベシ、廉恥心ヲ云フ(洪說ニ據ル)
末產ハ、本業ノ農ニ對シテ、商工ヲ云フ。
重用其國トハ、其國民ヲ妄リニ使用セザルコト。
其民力ノ民字ハ衍。
無以畜之云々トハ、仁政ヲ以テ人民ヲ留メザルトキハ、彼等が遠方ヘ往キ去ルトモ、之ヲ引キ止ムルコト能ハズ。
見其可也云々トハ、君主ガ臣下ノ善ヲ見テ喜ブトキハ、喜ンダタケノ徵驗アリ、即チ之ヲ賞スルヲ云フ。
惡之有刑ノ刑ハ、形ニシテ上文ノ徵ト同意。
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云々ノ爲之二字ハ衍

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飾亦修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自慙曰恥。大恥謂慙大事之不及人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厲勸勉之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上文小禮言謹。小廉言修。小恥言飾。此覆上文。不容不同。蓋轉寫之誤耳。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也。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民貴爵服。而後朝廷自能樹立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

コト、獨國ハ孤獨ノ國ヲ云フ。
自媒之女云々トハ、媒妁人ヲマタズシテ、自ラ嫁入口ヲサガス婦女ハ、タトヒ美ナルモ、人ヨリハ醜キ者ト思ハル、士タル者ガ、招聘ヲ待タズシテ、人主ニ干ムルコトノ拙ナルヲ喩フ。
未之見云々トハ、一回モ親ク面會セズシテ、之ヲ親シクスルハ、眞ニ自分ヲ知ル者ニ非ズ、故ニ辭シテ去ルベシ。
日月云々トハ、日月モ時アリテ晦蝕シ、明ナラザルコトアルモ、天ハ之ヲ易ヘズ、高山モ、或方面ヨリハ見ヘザルコトアルモ、地ハ之ヲ易ヘズ、賢明ノ君、タトヒ小過失アリトモ、累トスルニ足ラザレバ、士タル者モ、之ガタメニ去就ヲ苟モスベカラズ。
久而不忘焉云々トハ久シキ間、離レテ居ルモ、自分ヲ忘レザル人ナラバ、眞ニ自分ヲ信ズル人ト云フベシ、如此人ニハ來リ就クベシ。

年之計。莫如樹穀。樹植也。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謂擧賢才而任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尹知章云菓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言所得多也。十百。擧成數而言。我苟種之。如神用之。種必得效。如神爲之。但多少隨其所種耳。變樹爲種者。此用韻語也。擧事如神。唯王之門。擧事如神。人不能測其所爲。唯王者之門爲然。以其善種人也。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補】邪誤邪。淫誤淫。後並同。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教效也。上施而下效也。訓誨也。數猶理也。蓋數算也。算吉凶利害邪正理非之屬。多得者成。少得者敗。謂之自然之數。知其理而預爲之法。亦謂之數。故數字可以訓理。可以訓法。而皆非本義也。此義也。予得之九變篇。後不復詳焉。讀者思之。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或云。不禁下脫於國二字。是據下文而言之。非也。此下句云傷國。故不禁下不言於國。文義各有當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大禮。謂禮之大節。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

巧者有餘云々トハ、道德ヲ守ル者ヲ巧トナシ、之ニ反スル者ヲ拙ト云フ。

懷ハ來ト訓ズ、振ハ賑ニシテ救ナリ。

烏鳥之狡云々ノ狡ハ、交ニ作ルベシ、烏鳥ノ交際、即チ烏合ノ如キ者ハ、一時親密ナルモ、永クツヾカズ。

不重之結云々ノ不重トハ、鄭重ナラザルコト、輕忽ノ約束ハ、假令固キモ恃ムニ足ラズ、道之用云々トハ、之ヲ詳言シタルナリ。

毋與不可ノ不可ハ、不善ニ同ジ、不善人ト事ヲ謀ルナカレ。

見與之友云々ノ見與ハ、表面ダケ與ニ交リ深キ如ク見ユル交際、見哀ノ哀ハ、愛ト同ジ、役ハ交ノ誤、表面ダケ愛スルコト、見施ハ表面ダケ恩德ヲ施スコト、如此表面ダケノ行ハ、何ノ效ヲモ奏スルコトナシ、唯ダ心行、即中心カラ發シタル行ニシテ、始メテ四方人民ノ歸服ヲ得。獨王云云ノ王ハ任ニ作ルベシ、即チ人ニ任ゼザル

時事。三時之務。輕地利。輕地所生之利也

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設法巧取。故貨財流聚於上。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請謁盛行。故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治要引無難字。案治要以意刪節原文。此有難字是也。古本亦有難字。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治要引上下作下賤。上文云貴賤不明。作下賤似是。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臣下。好詐謀之君。不信其臣。每間其所爲而欺之。間覘也。【補】間干通。干與臣職。而欺罔之。言不委任焉。【補】主守也。賦斂競得。使民偷壹。競爭也。偷苟也。壹與下文不能壹民之壹同。合也。偷壹謂使苟合於己。言不心服。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數祟。非鬼神致祟也。卜筮巫醫之假鬼神以射其利也。後世此弊尤甚。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無賢臣。有貧賤者。國貧則人賤之。故云貧賤。有日不足者。朱長春云。政煩也。一

萬事之生也云々トハ、出來事ハ種々變化スルモ、其歸着スル所ハ、古今同一ナレバ、現在ヲ以テ、過去モ、將來モ、推測スルコトヲ得ベシ、故ニ君ハ既往ニ鑑ミテ、政治ヲ行フベシ。

生棟云々トハ、ナマ木ノ棟ハ、撓ミ折レテ屋根ヲ覆ヘスコトアルモ、是レ自然ノ事ナレバ、人之ヲ怨マズ、之ニ反シテ、小兒ガ瓦石ヲ投ズル時ハ、慈母モ怒リテ、箠ヲ取リ、之ヲ懲ラサントス、何トナレバ、其故意ナルヲ以テナリ。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云々トハ、能ク天道ニ順ヒ、公平無私ナレバ、疎遠ナル者モ、又自ラ親ム、之ニ反シテ人欲デ事ヲ行フ時ハ、近親モ怨ヲ生ズ。

萬物之於人也云々トハ、前ノ二句ヲ詳說シタル者ニシテ、自然界ニ於ケル萬物ト人トノ關係ハ、皆天然自然ニシテ、卽チ天道ニ順フ、故ニ人モ亦私意ヲ禁ズベシ。

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鄉政治矣。朝攬其綱而已。無用合衆而議之。）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情字疑衍。）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好其所長。惡其所短。賢與賢交。不肖與不肖游。皆人之情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長短。及賢不肖也。民能。謂民有才能者。）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五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己身而不能治之。）將何以待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家總言之。人者家之分也。）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天下者根本。而國其枝分也。施治當以身爲先。而其志則以有待於天下爲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本事謂農。產業也。）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緩猶怠也。）

敢テ恭敬ノ念ヲ起スコトナシ。莫樂之云々トハ、君主ガ國民ヲ樂マシムルコトナクンバ、國民モ亦君主ノ爲ニ哀ムコトナシ、下句ノ莫生之云々モ之ト同意。往者不至云々トハ、君主カラ國民ニ恩惠ヲ加フルコト足ラザレバ、國民ノ君主ニ報ズル者モ、亦自ラ十分ナラズ。天下之配也ノ下ハ、地ノ誤。道往者云々ハ、國君道ニ背ムキ之ヲ去レバ、國民モ亦タ去リ、之ニ反スレバ、亦去ル者ナシ、要スルニ國君ノ一身ハ、道ノ感化力ノ現ハレタル者ナリ。持滿者與天トハ天道ノ萬古變セザル者ハ、其ノ盛滿ヲ極メザルニ由ル。安危者與天トハ、危ウキコトヲ安ンゼント欲スル者ハ、人和ヲ得ルニ在リ。其道既得云々ハ、人君苟モ、天道ヲ自得スレバ、無爲ニシテ自ラ化シ、國民之ヲ知ル者ナキヲ云フ。

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制度不立。則君極其欲。而橫斂與焉。上下相疾。自然之勢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臣子弑君父者。多因民怨。否則人不與也。弑。古直作殺。者字當衍。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止猶限也。治要引作正。正常也。亦通。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民也。牧養也。不養則民不爲用。是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積累也。謂身之所積累。才德功勞皆是也。食祿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此用士之法也。古者取士於農。故曰民耳。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不用。不可用也。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班頒通。察能授官。卽以所積食民之法也。不言功勞者。義可知也。野與市爭民。市。民所聚也。而野與之爭民。言農業盛矣。家與府爭貨。家謂民家。賢君藏於民。故民家之貨。不讓官府。金與粟爭貴。世知務本。則貴粟如金。金不能獨貴也。鄉與朝爭治。任而責成。無所掣肘。

其ノ要ヲ操ル者ハ、鬼神ニ似タル者ナリ。神者在内云々ノ四句ハ、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ノ二句ヲ詳説シタル者ニシテ、神者ノ上ニ疑字ヲ補ヒ讀ムベシ、前條ノ如ク、神カト怪マレル程ノ者ハ、皆内ニ心ヲ潛メ、精神ヲ專一ナラシムルニ反シテ、怠倦ナル者ハ、心ヲ外ニ馳ス、心ヲ内ニ潛ムル者ハ、自分ニ餘リアル力ヲ以テ、人ニ假シ、外誘ニ馳スル者ハ、之ニ反シテ、人ノ幇助ヲ待ツ。曙戒云々ノ釋ハ、運ニ同ジ、其ノ意ハ、每曉怠ルベカラズト、戒メ注意スベシ、苟モ遲緩スル時ハ、禍ニ逢フ、朝忘云々ノ二句ハ、前ノ二句ヲ詳説シタル者ナリ。邪氣入内ノ云々ハ、邪氣ガ身體ノ内部ニ侵入スルトキハ、顏面ノ正色モ自ラ衰フ、邪惡ノ念慮生ズルトキハ、恥辱ヲ蒙ムルコトノ喩。衣冠不正云々トハ、主人ノ衣冠正シカラズ、無作法ナレバ、賓客モ

者。必重用其國。 重難也。用使也。 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 民字當衍。 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 畜容。往去也。一說。畜止也。 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 牧養也。處猶留也。 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 徵驗也。謂賞之。 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韓非子刑作形。上云有徵。則作形是也。刑形古又通用。形象也。謂罰之。 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 爲子僞反。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 服行也。先率先之。 審度量以閑之。 度量。謂制度。閑防也。防其入邪。 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 申重也。懸法示人曰憲。 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 振震通。懼也。 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

執リテ以テ法則ト爲スニ足ル程ノ人物ナラバ、之ヲ宰相ノ職ニ任ジテ、天地ノ化育ヲ贊セシムベシ。

壁岸三仭云々ノ仭ハ、七尺、三七二十一尺モ下ニ墜チ下ルハ、人間ノ能クスル所ニ非ルモ、猿ハ自由ニ降リテ、深谷ノ水ヲ飲ム、如此各々長ズル所アレバ、徒ラニ自ラ誇リテ人ニ任ズ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トキハ、何事モ成就スルコトナシ。

不行其野云々トハ、百姓ハ田野ニ行クコトナキトモ、農馬ヲ棄ツルコトナシ、人君モマタ人民ヲ無事ノ時ニ休養スベシ。

能予而無取云々トハ、天地ハ、萬物ニ恩惠ヲ與フルモ、其ノ返報ヲ求ムルコトナシ、人君モシ如此レバ、天地ト並立ツニ足ル。

怠倦者不及トハ、怠ル者ハ常ニ機ヲ失シテ成功セズ。

無廣者云々ノ無廣ハ、徒ラニ廣ク求メズシテ、其ノ要ヲ操ルコト、卽チ心ヲ中ニ潛メテ、

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解多謬說。詳見於本條。此不具論焉。

權修第三　經言三

國貧兵弱。則權輕。當修而重之。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
主將也。
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命謂死生與奪之屬。補此政與吏長並言。亦謂政卿。言不可無賢政卿也。

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
取索也。賞罰不信。則民無索於上。故兵弱。
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周室東遷之後。大國兼數圻。故稱萬乘。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
下覆此文。作舟車。當據正。廣猶多也。
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

テ、遠ク將來ノ事ヲ洞見スルコトヲ得ベシ。
裁大者云々ノ裁ハ、俞說ニ材ニシテ材質ヲ言フ、比ハ庇ニ同ジ、其意ハ材質識量大ナル者ハ、衆人之ニヨリテ其庇蔭ヲ蒙ル。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ノ二句ハ、俞說ニ、後解ニヨリテ、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ニ改ムベシ、其ノ文意ハ、民ノ自己ニ懷キ服スルコトヲ欲セバ、人主タル者、先ヅ道德ヲ身ニ服シ行ツテ倦ムコトナカレ。
必得之事トハ、義ト不義トヲ論ゼズシテ、必ズ之ヲ得ルコトヲ求ムルコト。
必諾之言トハ、美ト不義トヲ論ズ、一概ニ之ヲ承諾スルコト。
小謹者不大立トハ、小事ニ拘泥スル者ハ、大事ヲ成スコト能ハズ。
訾食者云々トハ、食物ヲ嫌フ者ハ、身體ヲ肥ヤス能ハズ、恰モ諫ヲ惡ム者ハ、國ヲ治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喩フ。
有無棄之言者云々トハ、其ノ言論ニシテ少シモ棄ツル者ナク、皆

之狡。雖善不親。劉績云。當依解作烏集之交。衡謂。下句云。不重之結。劉說是也。烏交無所擇。見利則爭。故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重重難之也。道之用於世也。貴始重難之。徐察其可有與爲。然後與之約結。否則雖固必解。

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可讀如可人之可。善也。或云。肯也。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諸本友作交。今從古本。解。交作友。哀作愛。役作交。皆是也。見示也。謂表顯之。幾近。德恩也。

四方所歸。心行者也。行發於中心。不事虛飾。故四方歸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獨王。自用而不任人也。獨國。無與國也。王與君相呼成章。解作獨任之國。誤。

自媒之女。醜而不信。不待聘而往仕之。猶自媒之女。人以爲醜行。而不信之。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往去也。未見而親焉。非知己者也。故可以去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久而不忘焉。是眞知己矣。可以來仕也。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明矣。有時而失明。天不敢易置之。山高必見之。有處而不見。地不敢易置之。言賢明之君。雖有小過。不足以累其德也。上三節論去就之法。此二節說擇君之道。解皆以爲人君之事。繆甚。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復亦再也。言行不可再者。以不由道也。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

ハ、シメリタル低處ニ一寸シタ小高キ所アルヲ云フ、大惡人ナラバ、小善アリト雖モ取ルニ足ラザルニ喩フ。大山之隈云々ノ隈ハ、窪地ヲ云フ、德行スデニ高キ時ハ小過失アリトモ、累トスルニ足ラザルコトノ喩。訾讆云々ノ訾ハ、非毀スルコト、讆ハ衛ノ誤ニシテ、衛ハ賞美スルコト、賢者ヲ非毀シ、不賢ヲ賞美スル者ニハ、大事ヲ任ズルコト能ハズ。謙臣云々ノ謙ハ、謨ト同字ニシテ、謀ト訓ズ、臣ハ王(引)說ニ巨ノ誤、大謀ヲ同ラス人ニシテ、始メテ遠大ノ事業ヲ行フコトヲ得ベシ。顧憂者可與致道ハ、將來ヲ顧慮スル用心深キ者ニシテ、臣道ヲ盡スコトヲ得ベシ。其計也速云々トハ、徒ラニ目前ノ事ヲ計リテ、直チニ禍ノ來ルヲ知ラザル者ハ、之ヲ遠方ニ往カシメテ近ヅクコトナカレ。擧長者云々トハ、長久ノ利益ヲ擧グル者ニシ

德爲本焉。

失天之度。雖滿必涸。涸竭也。

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事雖既立。終不得其安。

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自然而然。人不知其孰爲之。所謂行於所無事者蓋如此。

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功成即輟。而人不知其釋而不爲。釋舍也。

藏之無形。天之道也。如上所云者無佗。特藏之形迹之外耳。是即天之道也。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古往者今來之鑑也。事雖異趣。而其歸則同。古今皆然。故察而視之。可以知我所爲之得失也。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怨怒不及於棟。以其無心也。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弱子。稺子也。下瓦之失小。而慈母箠稺子者。以其有意也。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無他。公私之間而已。

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巧善也。拙劣也。此以道德言。故下以順天與逆天承之。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功事也。違背也。

天之所助。雖小必大。湯武是也。天之所違。雖成必敗。桀紂是也。

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懷來也。振救也。

烏鳥

ハ徒ニ牛羊又玉ノ類ヲ以テ、鬼神ヲ祭ルハ無效ナリ、苟シ人主ニシテ、平素ヨリ眞ニ功德アラバ、犧牲玉帛ノ類ヲ用ヒズトモ、自ラ鬼神ノ祐ヲ得ン。

羿之道云々ノ羿ハ、弓術ノ名人、造父ハ馬ヲ御スルニ巧ナル人、奚仲ハ車ヲ作ルニ巧ナル人、此三子ガ。皆ソレゾレ其技ノ妙ヲ窮メタル者ハ、徒ラニ其ノ技ヲ試ミタルニ非ズシテ、必ズ細心ナル注意ヲ以テ、規則ヲ守リタル結果ナリ、人君ノ國家ヲ治ムル、マタ法度ニ由ラ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ニ喩フ。

召遠者云々ノ夜行ハ、暗々ノ裡ニ物事ヲ行フコト、其ノ意ハ遠人ヲ召スニハ使者ヲ勞セズ、近キ者ヲ親ムニハ言葉ヲ述ブル必要ナシ、唯ダ不言無爲、即夜行ノ德アレバ、召サズシテ遠人來リ、言ハズシテ近キ者親ムニ至ル、獨有ノ下之レヲ補フベシ。

平原之隰云々ハ、平隰之封ノ誤、平隰ノ封ト

逢其殃。朝忘夕失。極言其害也。諭奸邪生於心。必致汙辱也。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古本。入作襲。解同。襲亦入也。邪氣襲入內經。血氣爲之受病。顏面正色。乃衰替不澤。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肅敬也。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樂之。使民得其分也。生之。使遂其生也。往者不至。來者不極。至亦極也。往加於民者。不極其善。則來報於君者。亦不極其厚。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猶海水也。大小深淺。各隨所斟而滿矣。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爲治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定萬物。爲獸魚鼈咸若也。黃震云。下當作地。是也。言其德可以配天地。與上文天下相涉而誤耳。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往去也。道去其身。則民亦去之。而無有來歸者。道來集於其身。民亦來歸而不肯去。故道之設在於己者。身與之化矣。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天行健。於穆不已。而四時代謝。不失其序。所以持滿也。安危者在得人和。而得人和。又以

獨ハ犢ニ同ジ、貴重ナル祭器ヲ入ル、箱、脩ハ循ノ誤、其ノ意ハ有德ノ君主ハ、但ダ謹ンデ祭器ヲ守リ、廟堂ニ坐スルノミニシテ、天下自ラ順從スルヲ云フ、卽無爲ニシテ化スルコト。

鴻鵠ハ、鳥ノ中ニモ容貌頗ル揚リテ、美ナル者ナリ、人君亦此ノ如キ威儀アレバ、人民其德ヲ歌フニ至ル。

濟濟多士云々ノ濟濟ハ、威儀ノ美ナル貌、其ノ意ハ周ニ於テ濟濟タル人士多シト雖モ、殷紂ニシテ道ヲ失ハズンバ如何ゾ、殷民ヲ化スルコトヲ得ン。

飛蓬之問云々ノ問ハ、聞ト同意、卽チ飛蓬ノ如ク、根モ葉モナキ名譽ハ、明主之ヲ尊バズ、賓ハ賓客ノコトナレバ、自ラ尊敬ノ意アリ。

燕雀之集云々ハ、燕雀ハ小鳥ナレバ、取ルニ足ラヌ事物ニ喩フ、カカル細物ニ對シテハ、道路ノ人モ、之ヲ輕蔑シテ顧ミズ。

犧牷圭璧云々ハ、犧牲珪璧トナスベシ、其意

也。裁制也。比親也。其所裁制大。則衆人親之。一說。比讀爲庇。庇蔭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定決也。服行也。以人歸懷於己爲美。決行道德而勿厭倦也。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補 賴誤賴。後並同、必諸之言。不足信也。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謂之必得。不義亦諸。不可亦諸。謂之必諸。二者不足信用依賴也。

小謹者不大立。所謹小。則所成立亦小也。

饕食者不肥體。諸本。饕作讋。今從古本。解亦作饕。饕惡食也。忌惡食物之人。不能肥其體。讋不納諫言之君。不能治其國也。

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諸本作參於。無之字。今從古本。解亦有之字。言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此者。必舉而任之於裁制補相之職。故曰。參之於天地。解亦失之。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墜落也。七尺曰仞。落於三仞之岸。人之所難也。而猿猱則下而飲焉。至其所長。人猶不若猿。故伐矜好自專者。舉事輒逢其禍也。劉績云。經言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違離也。雖不行於野。不敢違離其馬也。劉績云。喩養民於無事時。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不及事機。

無廣者疑神。廣讀爲曠。曠空也。不曠其日者。事必速成。人疑其神。

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此覆說上文。神上當有疑字。今本脫耳。在內。物皆爲己有也。在門。無所得也。

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物皆爲己有。故將假其餘以救人。無所得焉。故將待人成事也。

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穉讀爲遲。每曙戒勿敢有怠倦。苟後機遲緩。必

雨ハ自然界ノ無意的現象ナレバ、之ニ遭遇スル人モ、マタ偶然ノ不幸ト明ラメテ、決シテ之ヲ怒ルコトナシ、人主公平ナレバ、人民ヲ罰スト雖モ、人之ヲ怨ム者ナキノ喩。

貴有以行令云々トハ、人君ノ貴位ニ居リ、國民ノ好惡スル所ニ從ツテ政ヲナセバ、其ノ命令モヨク行ハレテ、賤位ニアル國民モ、自ラ其卑賤ナルコトヲ忘レ、君主ノ爲ニ力ヲ盡スコトヲ樂ム。

壽天富貴無徒歸トハ、禍福自ラ速クコトヲ云フ。

衡命者云々ノ命ハ、令ノ誤、君位尊キヲ以テ、人民皆其命令ヲ甘ンズルコト、食物ヲ口中ニ銜ムガ如ク、又君主ノ名譽、盛ニ廣ク四方ニ運グリ行キ渡ルヲ以テ、人民皆其言葉ニ服從ス。

上無事而民自試トハ、君主ハ無爲ニシテ、人民皆力ヲ奮ヒ用ヰラレンコトヲ望ム。

抱蜀不言云々ノ蜀ハ、愈說ニ欘ノ誤ニシテ、

之集。道行不顧。問猶譽也。飛蓬之問。謂聲譽無由而至者。賓敬也。燕雀小鳥也。雖集乎前。行路之人。亦不顧之。言虛譽細物。明主不動心也。解以萯蓬之問。爲無度之言。以道行。爲道行於世。失之。

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爲。素本也。言人主有功德。則鬼神助之。諸侯服之。不假犧牲玉以祈事之也。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有窮后也。造父周穆王之御。奚仲夏車正。善造車。劉績云。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衡謂譬有道德。而後始可以爲政焉。

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使疎吏切。夜行心行也。夜寐無所爲。唯心能運。故謂心行爲夜行也。古本有下有之字。解作有之乎。解似長。言召遠人者。無爲遣使。親近人者。無事用言。唯心行仁義者。有召遠親近之功乎。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說文。隰阪下溼也。釋丘曰。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隰小阪也。故其字从阜。而爾雅亦收之釋丘也。言平原之小阪。不足爲高。以譬德行不立。雖有小善。不足爲美也。

大山之隈。奚有於深。淵曰隈。引伸以爲谷義也。言山既高大矣。雖有小谷。不足爲深。譬德行既高矣。雖有小過。不足爲瑕也。

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窳不供事也。讆不慧也。任之以事。則禍至掇也。解云。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失之。

譕巨者。可以遠舉。譕古謨字。以古本作與。與解合。舉行也。可與行遠大之事矣。

顧憂者。可與致道。劉績云。顧憂謂慮後患也。

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速欲速成也。往推之令去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見顯也。能行長久之利者。必顯於遠方也。

裁大者。衆之所比

ズ祈羊至矣、沈玉極矣ノ結果ヲ生ズ、是レ自然ノ勢ナリト云フコトヨリ、治亂興廢ニ論及シタルヲ以テナリ、本書二十卷目ニ形勢解アリ、本注ト同ジカラザル者アリ、宜ク參照スベシ。

山高而不崩云々トハ、山高ケレバ求メズシテ其神ニ祈ルタメ、人ガ羊ヲ捧グルニ至ル、淵深ケレバ、求メズシテ其神ヲ祭ルガ爲メニ、幣帛トシテ、玉ヲ水中ニ沈ムル者アルニ至ル、人君、高位ニ在リテ尊嚴ノ地位ヲ有スレバ、臣下自ラ之ニ歸服スルノ喩、

天不變其常云々ノ四句ハ、人主常法ヲ持スルコト、自然界ニ於ケル天地ノ位置、四時ノ循環ノ違ハザル如キコトアル時ハ、天下平ナルベキコトヲ云フ。

蛟龍得水云々ノ託幽ハ、幽隱ナル所ニ身ヲ居クヲ云フ、載ハ戴ト同ジ、人主賞罰ノ權ヲ有スレバ、人之ヲ恐ルルヲ云フ。

風雨無鄉云々トハ、風

之埶也。羊玉互文。祭川曰沈。極亦至也。言行高如山。道深如淵。則人自歸向之。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則法也。人主亦有常法。能若天地四時之不變更。則民服而天下平矣。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諸本託作得。今從古本。解亦作託。載讀爲戴。解云。人畏其威而載之。言雖有賢者。不得位與民。不能畏服天下也。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至公而無私。或雖受其害。而人不怨怒也。

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者能行其令者。從民所欲也。賤者忘其卑者。德澤加民也。

壽夭貧富。無徒歸也。尹知章云。皆有理在焉。

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命令也。銜猶食也。謂樂受之。辭辭命也。君威尊嚴。故令出而民樂受之。盛名廣運。故辭命所加。諸侯受之。解云。人主出言。而民受之。失之。

上無事。而民自試。諸本。而作則。今從古本。無事不煩擾也。試用也。

抱蜀不言。【補】爾雅釋言。蠕屬也。注謂親屬。疏引毛詩常棣鄭箋。屬者昭穆相次序也。韻會正韻並云。屬音蜀。是屬蜀古通用。此蜀當讀爲屬。天子諸侯。屬族必有籍。卽稱籍爲屬。故云抱蜀也。祭必序昭穆。抱屬籍。知其將祭。故雖不言。而廟堂既脩也。解以蜀爲祀器。疑臆造耳。

而廟堂既脩。解云。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偏檢經傳。三代祭祀之器。無名蜀者。其制不可得而考。修治也。知君將祭。故臣既修治廟堂。言人主之化。民不在言也。解亦失之。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鏘讀爲蹌。蹌蹌容貌舒揚也。言威儀可象。則民樂而歌之。

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濟濟多威儀也。紂不失道。周雖有濟濟多士。殷民未必化之。此解最謬。詳見于下。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

君ノ言行ヲ敬慕シテ、其ノ節度ニ服從セザルナシ、卽天下ヲ以テ天下ヲ治ムル者ヲ、美シタル語。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トハ、君主ノ貴ム所ハ、國民モ亦之ヲ貴ムコトノ容易ナルハ、恰モ馬ノ手綱ニ從フガ如キヲ云フ、以下數句皆上ノ好ム所、下マタ之ヲ好ムノ意ヲ述ブ。
毋蔽汝惡トハ汝(人君)ノ惡ム所ヲ蔽ヒ隱スコトナカレ。
毋異汝度トハ汝(人君)ノ態度ト心トヲ別ニスルコトナカレ。
政ハ政卿ニシテ大臣ヲ云フ。
五法ヲ以テ六親ヲ結合スルコトヲ說ク、法トハ章首ノ以家爲家ヨリ、唯君三節マデ一法、是謂聖王マデ二法、故禍不萌マデ三法、可奉爲君也マデ四法、篇末マデ五法ヲ云フ。
本篇ハ君主ノ地位ニツキテ論ジタル者ナリ、之ヲ形執(執ハ今ノ勢)ト稱スルハ、篇首ノ山高而不崩淵深而不涸ノ形アル時ハ、必

度。惡烏路反。度猶儀也。異謂心與風度異。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言隨所居而滿。無所隱蔽也。是謂聖王。二法也。聖。古本作賢。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治要引。彊作勇。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財於人。四方之氓。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貨財不求而自至。所謂知予之爲取者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置亦立也。爲政使之爲政也。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能備官者。從其所長而官之也。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固六親之道寓於五法之中。故題曰六親五法。李國祥云。牧民從古一篇文字。後分爲五段。余不知其解也。今案牧民固是一篇文字分段爲五。爲其易讀也。且若六親五法。非後世所能名。蓋傳其學者。作解時所爲。況分爲五段。未妨爲一篇文字也。姑依原本。

右六親五法

形執第二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山高淵深。祈者必至。自然

不傾之地ヨリ以下、不行不可復マデノ十一條ヲ云フ。

以家爲鄕云々トハ、スベテ政治ハ、各々其ノ宜キニ從ハザルベカラズ、一律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トハ、生ハ姓ニシテ、彼レハ我ト同姓ニアラズトイフコトナカレ、若シカヽル偏狹ナル精神ナル時ハ、疏遠ナル者、我命令ヲ聽カザルベシ、家ヲ以テ鄕ヲ治ムル者ヲ、戒メタル語。

毋曰不同卿云々トハ、彼ハ我ノ同鄕人ニアラズト云フ勿レ、若シカクト云フトキハ、遠者、卽同鄕以外ノ同國人モ來服セズ、是レ鄕ヲ以テ國ヲ治ムル者ヲ、戒メタル語。

毋曰不同國云々ハ、國ヲ以テ天下ヲ治ムル者ヲ戒メタル語。

如地如天云々ノ四句ハ、人君公平無私ノ心ヲ以テ、國民ニ對スルコト、恰モ天地ノ萬物ヲ覆載スルガ如キトキハ、國民マタ之ヲ尊ムコト日月ノ如ク、何人モ國

以家爲鄕。鄕不可爲也。以鄕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爲治也。言內外大小。各有所宜。施違其宜。皆不可治也。以家爲家。以鄕爲鄕。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此謂以家爲鄕者。其心曰。我不與鄕人同家而生。因疏而遠之。則必不聽其所令。此遠者謂鄕人。毋曰不同鄕。遠者不行。此謂以鄕爲國者。行猶聽也。此遠者謂國人。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此謂以國爲天下者。遠者謂天下之人。按國字。古與東冬鍾江相韵。毛詩常武。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國與戎韻。老子五十四章。修之於鄕。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國與豐韻。周易坎卦彖傳。惟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蒸登古音。與東冬鍾江相近。故亦與中功升陵相韻。參以此文。國字古韻通東冬部審矣。後儒讀毛詩。戒乞力反。與國相韻。徵之詩易。戒本有此音。然求之押韻之法。當以戎國相韻爲正。或疑國本作邦。漢儒避諱易之。故國與東冬部相韻。非古音有異也。不知臨文不諱。漢儒猶守其禮。斷無易字之理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此謂以天下爲天下之道。言人君無所私親。如天地。則天下之民。尊之如日月。唯以君所爲。爲己節度也。以上一法。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尹知章云。言人從上之所貴。如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先猶貴也。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服用也。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

容易ニ下ルノ如ク、命令ヲ發セバ、直チニ人民ニ行ハルヽコト。不爭之官トハ、他人ヲシテ妄リニ官職ヲ僥倖セシメザルコト。不處不可久トハ、何時マデモ行フコト能ハザル樣ナ事ヲ行ハザルコト。不行不可復トハ、一度ナラバ或ハ可ナランモ、二度ツヾケテ行フコト能ハザル樣ノ事ハ行ハザルコト。授有德也トハ、有德者ヲ用ヒテ、政事ヲ執ラシムルコト。使各爲其所長也トハ、適材ヲ適所ニ任用スルコト。不偷取一世也トハ、一時間ニ合セニ人民カラ利益ヲ取ルコト、如此事ハ永遠ニ行フベカラサル者ナリ。不欺其民也トハ、一度位ハ人民モ或ハ欺ムカレン、然レドモ二度目ハ決シテ成功セザルコト。士經トハ政事ノ大經大法ヲ云フ、顧説ニ云フ、士經ハ十一經ノ誤ナリト、十一經トハ錯國於

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使有德者爲政。）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隨才所長而使之。故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慶亦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偸苟也。苟取財於一世。猶竭澤而漁不可久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再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豬飼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官得其人。故財用備足。）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俗本。詐誤許。今從趙本。）

右士經（尹知章云。士事也。衡謂。經法也。）

義不自進トハ、義ヲ踐ム者ハ、媚ビ諂フテ立身ヲ求メズ。廉不蔽惡トハ廉直ナル者ハ過失アルモ決シテ之ヲ文リ匿スコトナシ。恥不從枉トハ、恥ヲ知ル者ハ、不正不義ニ屈從スルコトナシ。興ハ王說ニ行字ニ改ムベシ、何トナレバ下文ニ全順民心則威令行トアリ。佚樂之ノ之ハ、人民ヲ云フ、下文之ニ準ズ。民爲之憂勞ノ之ハ、君主ヲ云フ、下文之ニ準ズ。畏其意ノ畏ハ恐ニ作ルベシ、下文ニ意不恐トアリ。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トハ人カラ物ヲ取ラントスル時ハ、先ヅ人ニ之ヲ與フベシ、卽國君ガ人心ヲ收攬セントスルニハ、先ヅ自ラ人民ニ屈シ、其欲スル所ニ應ゼザルベカラズ、此ノ事ハ政治ヲ執ル者ノ、金科玉條トモ謂フベキ者ナリ。下令於流水之原トハ、水源ヨリ物ヲ流セバ、

政之所興。（群書治要引。興作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墜落也。謂陷禍。）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群書治要引。畏作恐。）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唯德可以畏服之。）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老聃曰。取者予。皆此意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群書治要引。涸作凋。下同。涸凋同義。作凋似是。凋猶耗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

蕪曠ハ田野ノ荒レハテタルコト。營ハ營ノ誤ニシテ營ハ私利ヲ貪ボルコト。上無量トハ、前文ノ上服度ノ反對。民乃妄トハ人民ガ妄リニ其分ヲ越ユルコト。不璋兩原ノ璋ハ障ノ誤、兩原ハ上文ノ無量ト文巧トヲ云フ。悟ハ悛字ノ誤。不祗山川云々トハ、人君ガ山川ノ神ヲ尊敬セザレバ、其ノ威令モ遠方ニ行ハレズ、上句ノ不明鬼神云々トトモニ、宗教ヲ教化ノ具ニ用フベキコトヲ言フ。上校トハ、人民ガ上君主ト是非ヲ比校シテ争フコト。四維ハ四方ニ張リタル綱。國頌ノ頌ハ容ニシテ形ナリ、以上ノ一段ハ、其國政ノ要領ヲ述べ、其治亂ノ起ル所以ヲ、概括的ニ、組織シテ論述シタル者ナレバ、斯ク名ヅク。復錯ハ、タテナホスコト。禮不踰節トハ、禮儀ヲ守ル者ハ僭越ナラズ。

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兩原謂無量文巧。豬飼彥博云。璋當作障。塞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悟亦不與上下相韻。疑當作悛。悛改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山川在外。敬祀之。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較也。人君不敬宗廟。則民不知敬上。凡事與上校較是非。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下民孝悌之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尹知章云。頌容也。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錯置也。立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此四者所以維持國家。故謂之四維。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廉稜也。有稜角者。不敢自蔽其惡。恥不從枉。邪枉可恥。故不從。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人各安其分。故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古者取士於農。故曰民。不蔽惡。則行自全。不隱蔽其惡。故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本篇ハ君主又政府ガ其ノ國民ヲ教養スベキコトヲ論ズ、管子書中第一ノ緊要ナル文字ナリ。務在四時トハ、春夏秋冬ノ季節ニ應ジテ、農務ヲ注意スルコト。守在倉廩トハ、米穀ヲ倉庫ニ貯藏スルコト。辟擧トハ、土地ガ開墾セラル丶コト、辟ハ闢ニ同ジ。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トハ、財産食物等、スベテ生活難ヲ脱セザレバ、教育モ德義モ行ハレザルコト。上服度則六親固トハ、君主ノ所爲所行、皆法度ニ合スレバ、一家眷屬ノ結合力モ固クナルコト。四維ノ說明ハ、後文ヲ見ヨ。文巧ハ奢侈贅澤ヲ云フ。飾ハ兪說ニヨリ飭字ニ變ジテ讀ムヘシ、飭ハ戒飭ナドト連用スル文字ナリ。順ハ兪說ニヨリ訓字ニ變ジテ讀ムベシ。祗山川ハ山川ノ祭神ヲ尊ブコト。

管子卷第一

安井衡纂詁

牧民第一（牧養也）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令不違時。則百穀殖。守在倉廩。藏穀曰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遠方之民。來耕於野。地辟擧。則民留處。辟闢通。擧猶起也。地辟擧。無荒廢之地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猶行也。度法也。賈誼云。人有六親。父有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爲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爲族祖昆弟。補注有子下。脫爲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十四字。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禁文巧。則民反樸。故刑罰省。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飾修也。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經法也。明猶尊也。祗亦敬也。祖舊謂父祖舊故之人。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曠空也。上下韵語。此獨不韻。非體也。菅當爲營。字之誤耳。營猶貪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

說。殊少所發明。安知其無誤改哉。幸有是本。得以訂正趙本之誤。亦右文之餘澤也。

安井衡識

管子纂詁凡例

一舊本題房元齡注。先儒多疑之。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定爲尹知章注。考證頗核。今從之。凡注中引舊注。改作尹知章云。

一舊本篇末欄上收載諸家評論。紛然盈目。然要與詁訓不相涉。其可取者。今收之注中。餘概刪落。從簡便也。

一凡書中脫誤疑義。先儒有辨識之者。雖至易見者。必標其名。惡抄人美也。享元而降。文運日旺。物徂徠嘗著讀管子。其他或亦有訓釋是書者。然予未經見。有舉其說。而補余闕者。固所冀也。

一昌平學有一本。無注及序目。首載管仲傳。脫誤頗多。而其粹者勝今本遠甚矣。檢板式字樣。蓋元板也。明學未興。古本之存於世者猶多。豈元時有不慊於尹本者。梓而傳之歟。注中所稱古本。卽是書也。明趙用賢挍管子。自云所改三萬餘言。正其脫誤幾爲全書。然參考其

管子纂詁序終

序

豫人之刻管子纂詁也。竊謂粗能窺其一斑矣。既而閲之。謬見未除。脫誤又多。甞一訂其字矣。而未暇正其說。耿耿於心者七年。庚午正月淸人應寶時纂詁之序。傳自上海。過蒙稱譽。赧然自慙。至八月左傳論語補疏。以次上梓。而詩書周官國策之屬。亦粗就緒。乃排百冗而再考之。正其謬妄補其不足一百一十有四。訂誤脫四十有四。應序所論。取其是。而駁其非。又十有八。凡得一百七十有五條。合之考譌。以附纂詁。予考正之力。盡於此矣。四方君子。幸助不逮。摘抉其瑕。管子一書。庶幾其可讀矣。若夫俗字或體。觸處皆是。不可勝訂。姑依原本。

明治庚午冬十月望

息軒安井衡

檮昧無似。一行作吏。此書幾不復究心。而區區民生利用之故。未嘗一日忘也。故樂爲之序。又以素所懷疑未釋者附書之。以質仲平焉。

大淸同治六年春江蘇蘇松太兵備道浙江應寶時序

二十九年左氏傳。晉不隣矣。其誰云之。此亦其證矣。「動毀之進退」之字疑衍。「有時而星」。星字宜訓晴。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散氣。「有時而星熺」。此星字疑衍。熺蒸也。禮樂篇。天地訢合。古熺訢通用。卽此數端。又王氏所未及訂正者。嘗擧以質同學生尹氏壑悳。再三商榷。似無以易之。擧一例十。管書豈易讀者哉。今得仲平之註。爲之訓釋其義。糾正其失。令數千年牴牾譌誤之書。一旦昭若發矇。如金砂珠玉之藏于深山大澤中。盡入于賈人之手。以應世之求者。甚哉仲平之有功于此書也。且夫管子一書。與周官相表裏。善用之。管書自可致治。不善用之。周官亦足病民。世有讀仲平之注。平心和氣。縷擧衆說。互相印證。而以講求文字者。講求典章制度。禮樂韜鈐。政刑法律。而刪其繁蕪。擷其菁英。經之以經。緯之以孔孟之訓。其有裨于世。詎淺鮮乎。余

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標字疑讀爲剽。後漢書崔實傳。剽賣田宅。李賢注。剽一作標。同例。言其恃廉而傷人也。「堅強以乘六。六字疑下字之誤。位不能使之而流徙」疑作一句。位字疑任字之誤。「國亡之郄」疑亡國二字誤倒。「好緣而好駔」上好字疑惡字之誤。緣循也。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乃其證。駔。說文曰。壯馬也。玉篇曰。駿馬也。有狡捷之義。呂氏春秋。叚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又其證。「開國閉辱知」五字。開字下疑脫其字。閉字疑門字之誤。辱知下脫神次二字。當云開其國門。辱知神次。辱屈也。禮曲禮篇。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義同。「柰其胷」三字。疑羨文。囂字疑卽古文偪字。說文。偪相敗也。「先後功器事之制」事字疑衍。「故君臣掌」掌字疑黨字之誤。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死則易云」云字疑訓爲親。襄

謂之應。釋文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殆可以爲證。「動人心之悲」之字。疑當讀爲以。古以之多通用。「鵙然若謞之靜」。鵙字疑鴬字之誤。謞字疑高字之誤。之字疑山字之誤。靜字疑衍。「乃及人之體」。乃字疑衍。及字疑岌字之訛。岌動貌。楊雄校獵賦。天動地岌。或从土作圾。莊子天地篇。殆哉圾乎。管子原文當云。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心以怨。鴬然若高山岌人之體。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故日月之明」故字疑放字之誤。「吾君長來獵」。長字疑衍。「君長虎豹之皮」。長字疑當訓爲上。「百振而食」。百字疑自字之誤。「有雜禮我而居之」。我字疑義之誤。「辯以辯辭」。下辯字疑訓爲變。集韻。巧言也。禮王制篇。言僞而辯。謂借明辨以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請字疑讀爲情。荀子非相篇明其請。楊倞註曰。請當爲情。同例。謂恃其智以

無人以分之。疑卽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意。而注云。可以分與財。亦太陋矣。小問篇。口開而不合。是言莒也。韓詩外傳引作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篇引。作呿而不唫。說苑重謀篇。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垂而不噞。金樓子志怪篇。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篇。則謂李季節引此作口開而不閉。其文雖小異。而其爲審音則同也。字音有齒齶脣舌。開合抵蹴之別。周秦以前。論及者鮮。惟茲見其一端。而注曰。兩口相對。知是言莒。夫開口以音說。不以字形說。況呂象脊骨之形。亦非从兩口。所釋未免不典。而呂上有艸。又作何解乎。凡此之類。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余固心非之。而皆王氏所未訂。至于管子詭文。更難悉數。他不及備論。試以侈靡篇言之。「以其餘應良天子。良字疑養字之壞其半者。應之言承也。爾疋釋樂。小者

流傳既久。脫誤實多。而宋明以來治管書者又少。致令欲讀管子書。每以不得善本爲恨。明人淺妄特甚。刊刻古書。率臆竄改。又不解讐校之學。亥豕辛羊。觸手即是。世有讀管子書者。將何從而考證之與。日本昌平學儒員安井君字仲平者。博學多識人也。憫管書奇字譌文。齟齬難讀。撰管子纂詁。以嚮貽來喆。介其國昌平學孺員中邨君。以書示。余受而讀之。作而曰。偉哉仲平。人人苦其厖雜無序之書。而竟能釐正于東海之邦耶。余未通籍時。曾治管子書。讀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知章注。敖是丹朱。覺所釋不辭。復得劉績校本。注曰。敖堯子。始知向所見本之誤。然則知章注亦甚不足恃耳。宙合篇。夜有昏晨半星。注云。星半隱半現。殊不得其解。後讀王氏懷祖讀書雜志。以半星爲中星。王氏又以半星辰序作句。其義爲尤長。牧民篇。不患無財。患

管子纂詁序

蠙珠碧玉。黃金丹砂。珊瑚文犀。觜蠵瑇瑁。天下之寶。散見于通都闤闠之間者。不知凡幾。觀者相與歎息。而不能言所自。若夫千金之賈。負槖而游。則雖深山大澤難至之寶器。猶將手取之。甚哉良賈之有功于物也。管子一書。爲藝林鴻寶久矣。三代以來。典章制度。禮樂韜鈐。政刑法律之賴以存者。正復不少。惟其文厚重奧峭。在諸子中。別具一格。又多後人羼入之語。如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用之。七主七臣篇。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死。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疑皆戰國時遊士所述。不獨弟子職一篇、爲後人附列焉耳。竊謂周秦諸子多寓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合。而管書記言記事。大率信有可徵。祇以

知章陋儒。不能抉摘以達其意。以故人難讀之。予竊憾焉。乃不自揣。徧挍異同。傍徵之群書。字解句釋。期於至當。而一本之古訓。自謂庶幾乎獲其一斑矣。至輕重諸篇。膚淺陋劣。固不足讀。然其文則古矣。因亦解焉而不論。名曰纂詁。示不敢臆斷也。元治甲子。豫人三浦五輔請公諸世。乃再挍而授之梓。

元治紀元二月朔

昌平黌儒員安井衡撰

所述。內言短語。時有嘉意。而雜篇則弟子職。尤其蕘々者也。其餘成於再傳若三四傳之後。相距益遠。其言益淺。至輕重諸篇而極矣。舊注署房玄齡。淺陋疏謬。或不能辨句讀。人固有長於治國。而短於解書者焉。然玄齡學於王通。稱高足弟子。其智足自知。又以功名顯。果短於解書。必不強注此書。以貽謗於後世。新舊唐書。亦不言其注管子。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徵之本傳。蓋不誣也。但本傳及藝文志。俱云知章注管子。則其書。始不託名於玄齡。妄人欲假重玄齡。以重管子。故改署玄齡耳。仲尼嘗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我被髮左衽。史遷亦稱。其論卑而易行。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驗之其書。其所言。卽其所行也。方今洋夷猖獗。海內多事。擇其法而施之。必有能因禍而爲福者矣。顧其書自古不甚行於世。是以誤脫頗多。又多古字假借。

管子纂詁序

管子八十六篇。漢劉向校定。著於班史。李唐至五季亡十篇。而其目猶存。其書厖雜無統。宋葉適謂。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固是。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古人著書。紹述師說。率襲舊題。不改名其書。爾雅稱周公著。而有張仲孝友。神農本艸三百種。今則踰千種。莊子外篇雜篇。詳其文意。蓋門人所述。漢時又有外孟子。其書雖不傳。蓋亦出於孟子之門。管子之書。亦猶如此焉耳。故謂之夷吾自著。固失之。謂之後人僞撰。亦未爲得也。今詳考全部。經言九篇。蓋成於管敬仲之手矣。故尊稱經言。外言以下。則承其學者述之。而其所本。亦各不同。有掇緒言。以成篇者焉。有衍其意。以立言者焉。有就事跡。以推其志者焉。統而論之。外言區言。最多篤論。而明法一篇。又有解。蓋親炙管子者

以舊註疎謬。傳寫又多譌誤。遂致使人不樂讀焉。飫肥安井仲平。識高天下。其於諸子。最好管子。研鑽數年。終作纂詁一書。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韓昌黎有言。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余謂求觀三代制作之意者。必自管子始。善考制度者。觀意於法外。唐虞夏殷之制作。周公善酌而裁之。周公之制作。管子又變而通之。遡其流而討其源。審損益之故。而知繁簡之宜。於治平之道。蓋思過半矣。仲平於周官儀禮等書。亦嘗有撰述。周公之所裁宜。管子之所應時。必有所洞觀而通悟。然此其意中事。纂詁之書。固不及筆之也。善觀書者。觀書而不觀於書。觀此書者。其亦知所觀焉哉。余與仲平交四十年。及書成。屬予一言。乃不辭而序之。元治紀元之秋。題於茗溪之官舍。

昌平黌儒官宕陰鹽谷世弘

管子纂詁敍

管子敬仲之爲人。後儒多以爲聖賢所不取。然我夫子則未敢非之也。其謂之器小者。蓋惜之爾。彼其才如此。其奇也。其獲君。如此其專且久也。能和戎於王矣。而其居揚拒泉皐伊雒者。未及攘而逖之。能徵貢於楚矣。而其僭王凌弱殪小。則未及匡而抑之。能聽曹沫言矣。而不及先其劫而反之侵地。夫子爲魯相。七日卽誅少正卯矣。仲與豎刁易牙開方居數十年。而不及屛而遠之。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矣。而仲之討晉亂。師及高梁而已。里丕之賊。不及正其典刑也。弗擾一叛夫耳。夫子尙欲藉焉以興東周。仲逢英主。相大國。而其效力王室者。未能十之半。故夫子之論管仲。爲周室惜之也。其爲人。則固謂之仁矣。至其書。多精語良猷。間成乎門人之手者。雖醇駁不一。要亦可攷其跡。善讀者。擇而致諸用。可以參周官。而匹孟荀焉。自科擧之學興。古書束諸高閣。加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管子目次終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一

漢文大系 第二十一卷

管子目次

注ニ、此旨先王所下因二農事一而定中軍令上者也ト云フ。惠士奇ノ禮說、孫詒讓ノ周禮正義ハ、管子ノ制度ト周禮トノ關係ニツキ、往々解釋ヲ下シ、發明スル所少カラズト雖モ、繁ヲ憚リテ之ヲ錄セズ。

大正四年十月

小柳司氣太識

管子解題終

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二其性一(心術下第二十七ニ見ユ、又內業第四十九ニモ、之ト大同小異ノ句アリ)ハ宋儒ノ主靜持敬ノ先驅トモ云フベシ。又戒二十六ニ、孝悌者仁之祖也トアルハ、論語ノ孝悌者爲二仁之本一與ニ類シ、小問第五十一ノ非二其所一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仁也(息軒說ニハ、忠ノ誤トナスモ、宋說ニハ然ラズトナス頭注ヲ見ヨ)及ビ版法解第六十六ニ、度恕者度二之於己一也、己之所レ不レ安、勿レ施二於人一ハ、論語顏淵篇ノ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ト同ジク、權修第三ノ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鄕之本也、鄕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ハ、大學ノ八條目ト其旨相類ス。又小稱第三十二ノ身不善之患、不レ患二人莫一レ己知ハ、論語學而ノ不レ患二人之不一レ己知、患レ不レ知レ人也ト相發ス。其他法法第十六ニ、政者正也トアレバ、論語顏淵篇ニモ同言アリ。君臣上第三十ニ生レ財有二常法一トアレバ、大學ニ生レ財有二大道一ト云フ。版法解第六十六ニ、故君子惡レ稱二人之惡一トアレバ、論議陽貨篇ニモ同言アリ。カノ管仲ヲ罵倒シタル孟子ニ至リテモ、管子ト出入スル者頗ル多キコト、毛奇齡既ニ之ヲ辯ゼリ。(四書賸言補卷一ヲ見ヨ。)更ニ周禮トノ關係ヲ見ルニ、管仲ノ內政ハ多端ナリト雖モ、小匡第二十ノ作二內政一而寓二軍政一焉ノ一事ハ、實ニ其綱領ト謂フベシ(此句ハ齊語ニモ見ユ)是ヲ以テ鄭司農ガ周禮ヲ注スルヤ、天官少宰ノ以二官府之八成一經二邦治一、一曰聽二政役一以比居ノ下ニ、因二內政一以寄二軍令一トアリ。又鄭玄ガ地官少司徒ノ乃會二萬民之卒伍一ノ

ノ調査ヲ記シタル者ナリ。第二商業上ノ政策ニシテ、之ヲ分チテ(イ)鹽及鐵ノ官營トナス。海王第七十二之ヲ詳ニス。(ロ)輕重トナス、輕重トハ、物價ノ高低ニシテ、政府ガ穀物及ビ貨幣ノ緩急疾除ヲ操縱シテ、物價ノ高低ヲ自由ニシ、以テ國利ヲ博スルニアリ。山國軌第七十四ニ曰ク、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萬物重十倍ト。(ハ)貿易上ノ利益トナス、管仲ノ時代ハ、一般ニ土地又金銀ヲ富ト認メタルコト。歐洲中世紀ノ重農說(Physiorocy)又重商說(Mercantilism)ノ如シ。然ルニ、管子ハ貿易ニヨリ、坐ナガラ利益ヲ得ルコトニ着眼セリ。地數第七十七ニ曰ク、天下之寶、一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ト。經重甲第八十二曰ク、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ト、此ノ如ク商業政策ニ重キヲ置キタルハ、是レマタ後世ノ申商韓非ト、選ヲ異ニスル所ナリ。(以上第一第二ノ點ニツキ、梁啓超ノ中國六大政事家中ニ論ズル所參照ニ供スルニ足ル)

第三哲學上ヨリ見タル管子心術上第三十六、同下三十七、白心第三十八、內業第四十九等ニ由ル時ハ、管子ノ思想ハ、虛無因應ヲ貴ビタル者ニシテ、老子ト大ニ其趣ヲ同クス。心術上ニ曰ク、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代ハ貸ノ誤)潔其宮、出其門、去私無言、神明若存ナド、文體モ韻ヲ用ヒ、古雅ニシテ老子ヲ讀ムガ如シ。此レ漢志ガ本書ヲ道家ニ收メタル所以ナリ。然レドモ、又一面ニハ、儒敎ノ思想ナキニ非ズ、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第二經濟學上ヨリ見タル管子。

(イ)經濟ト道德トハ、密接ノ關係アルコトヲ認ム。牧民第一ニ曰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ト。

(ロ)人間ニハ經濟的欲望アルコトヲ認メ、之ヲ利導スベキコトヲ論ズ。牧民第一ニ曰ク、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云々ト。又侈靡第三十五ニ曰ク、百姓無寶、以利爲寶ト。且同篇ニ於テ、人文ノ發達ハ、經濟的慾望ノ增進ニ原因スルコトヲ論ズ。

(ハ)富ヲシテ、ナルベク平均ナラシメ、中庸ヲ得シムルハ、政治ノ要領ナルコトヲ認ム。侈靡第三十五ニ曰ク、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ト、又五輔第十ニ曰ク、貧富無度則失ト。

(ニ)金銀貨幣ノミヲ以テ、富又資本ト認メズ。生產力又勤勞ヲモ併セ認メタルコト。八觀第十三ニ曰ク、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ト、又曰ク、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ホ)管仲ガ經濟政策トシテ、實行シタル者ハ、第一農業ノ保護ナリ。農業ハ最モ天然ト關係ヲ有スルヲ以テ、水地第三十九度地第五十七等ニ於テ、地勢ト水利トニ意ヲ注グ。四時五行ノ諸篇モ、亦之ニ關ス。乘馬第五ニ曰ク、地政之本也、地員第五十八ハ地味

レ實ニ國家ノ基源ナリ(君臣下第三十一)然レバ政治法律ハ、則チ君主ガ人心ノ向フ所ニヨリテ、社會組織ヲ圓滿ニ維持センガ爲ニ設ケタル者ナリ、政治ナクンバ、人々各其私利私慾ヲ張リテ、一日モ安寧ヲ得難シ。

君主ハ法律ノ執行者ナリト雖モ、既ニ定メラレタル法律ヲ超越シテ、專擅ノ行ヲ爲スベキ者ニ非ズ。何トナレバ、法ハ天下ノ公道ニシテ、一人ノ私力ニ非ズ、任法篇第四十五ニ曰ク、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法法第十六ニ曰ク、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ト。管子ハ法家者流ナリト雖モ、後世ノ申商韓非ト異ナル者三點アリ。其第一ハ法ヲ以テ徒ニ慘覈ノ者ト認メザルナリ。法法第十六ニ曰ク、法者民之父母也ト。其第二ニ輿論ノ權威ヲ認ム、君臣上第三十ニ曰ク、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ト、又九守第五十五ニ曰ク、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ト。其第三ハ政治ノ目的ハ、單ニ君權ヲ張リ、武斷ヲナスニアラズ、人民ノ教化ヲ興シ、風俗ヲ美ニスルニ在リ。牧民第一ニ、禮義廉恥ヲ以テ國ノ四維トナス。何ゾ其我武士道ニ似タルヤ。權修第三ニ曰ク、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敎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ト。亦以テ其教化ヲ先ニシ、法刑ヲ後ニシタルヲ知ルニ足ルベシ。

著ニ非ズシテ、尹知章ノ著ナルコト明ケシ。然レドモ、其文淺陋ニシテ採ルニ足ラズ。明ニ至リテ、劉績其補注ヲ著シ、趙用賢マタ之ヲ訂正ス。然レドモ、之ヲ他ノ諸子ニ比スレバ、學者ノ研究ヲ經ルコト少キヲ以テ、文字ノ訛謬、章句ノ變亂、自ラ甚シ。黄慈溪ノ日抄分類第五十五、スデニ之ヲ論ジ、明代ニ於テ、朱長春、梅士享等ノ選アルモ、其文章ヲ評スルニ非レバ、私意ヲ以テ篇章ヲ割裂スルノミ。清朝ニ至リ、王念孫父子、洪頤煊諸氏等起リテ、本書始メテ明カナリ。

管子ノ我國ニ渡來セルハ、何時頃ナルカ明ナラズト雖モ、日本現在書目法家ニ、管子二十卷ヲ錄ス。然ルニ、現今通行ノ和版管子全書ト稱スル者ハ、蕪雜ニシテ讀ムニ堪ヘズ。例スレバ、牧民第一ノ上明度則六親固ノ房注ト稱スル者ノ一半ハ、梅士享ノ說ナリ、又形勢第二ノ末句タル有國者之大禁也ノ房注ト稱スル者モ、本ト之レナキ者ナリ。其他魯魚ノ訛謬數ヘ難シ。近年ニ至リ、猪飼敬所首トシテ蓁蕪ヲ闢キ、安井息軒之ニ尋ギテ、塗徑始メテ通ゼリト謂フベシ。

其三　管子ノ學說

第一政治學上ヨリ見タル管子。原始時代弱肉强食ノ世界ニ於テ、腕力知識優等ナル者アリ、衆人ヲ制シテ、之ガ爲ニ暴ヲ除キ利ヲ興ス。是ニ於テ、衆人之ヲ仰ギテ君トナス、是

儒家ヲ見レバ、內業十五篇ノ目アル時ハ、或ハ其殘缺ニ非ルカ、侈靡第三十五ノ中寢諸子ノ話ハ、戒第二十六ニ見ハレ、戒ノ桓公明日弋在虞ハ、又覇形第二十七ニ見ユ、又輕重ノ臣乘馬第六十八、乘馬數第六十九ハ、本是レ一篇ノ文ナルベキカ。

カク論ジ來ル時ハ、管仲ノ自著ト云フ者アランモ、之ヲ明ニ摘出スルコト頗ル困難ナリ。唯、莊子至樂篇ニ於テ、管子ノ言ナリトシテ、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ヲ載セ、又史記ニ於テ、牧民篇第一ノ數句ヲ引證シ、又贊ニ、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ノ文アルヲ以テ、多少ノ著述アルヲ想像スルニ止マルノミ。蓋シ思フ、後人ノ管仲ガ功業ヲ欽慕スル者、之ヲ擴大ニセント欲シ、或ハ之ヲ解釋シ、或ハ他ノ古典ヲ附加セシ者ニアラザルナキカ。故ニ輕重諸篇ノ如キハ、固ヨリ猥雜ニシテ論ズルニ足ラズ。又參患篇內ノ數語ハ、漢書鼂錯傳ニ引クモ、之ヲ冒スニ「兵法曰」ヲ以テス。弟子職ノ如キモ、管子ガ敎育ニ應用シタル者ナリト曰ハンヨリモ、寧ロ後人ガ管子ノ敎育行政ヲ忖度シテ、之ヲ增加編入セシ者ナルベシ。要スルニ、本書ハ極メテ雜駁ニシテ純一ナラズ。其內容モ、政治經濟道德等ニ及ビ、嚴正ナル本文批評ノ立脚地ヨリ觀ル時ハ、書中ノ思想ガ何時頃起リシカヲ決定スルコト、頗ル困難ナル者アルヲ覺ユ。

管子ノ注釋ハ、唐ノ房玄齡ヲ以テ始トナス。然レドモ、唐書藝文志ヲ案ズルニ、房玄齡ノ

ベキ者、頗ル多シ。又唯ダ經言九篇ヲ以テ、管仲ノ自著トナス者アルモ、更ニ之ヲ檢スレバ、立政第四篇九敗ノ條ニ、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云々トアリ。寢兵ノ說ハ、莊子天下篇ニヨルニ、宋鈃尹文禁攻寢兵ノ文アリ。兼愛ハ墨子ノ所說ニシテ、全生ハ楊子ノ主義タリ。私議自貴ハ處士橫議ノ謂ナリ。又乘馬第五ニ皇帝王覇ノ辨アル時ハ、皆孔子以後戰國ノ末ニ起リシ者ナレバ、經言ト雖モ、盡ク管仲ノ自著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リ。若夫レ輕重第九ノ山至數第七十六ニ、今有海內縣諸侯ノ語ノ如キハ、秦始皇一統ノ前後ニ屬スベキコトナルベシ。又他ノ古典ニシテ、本書ト出入スル者ヲ見ルニ、外言ノ大匡第十八、中匡第十九、小匡第二十ノ齊語ニ於ケル、戒第二十六ノ孟子梁惠王下、及晏子春秋ニ於ケル、短語ノ四時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ノ月令ニ於ケル。勢第四十二ノ越語ニ於ケル、明法第四十六ノ韓非子有度篇ニ於ケル、雜篇ノ九守第五十五ノ六韜及鬼谷子ニ於ケル、輕重ノ地圖第五十八ノ周禮地官ニ於ケル、地數第七十七ノ山海經ニ於ケル、卽是レナリ。又編纂ノ體ヲ見ルニ、大匡、中匡、小匡等ハ、固ヨリ後人ガ、管仲ノ功業ヲ記錄セシ者ニシテ、其管子解ト稱スル者モ、亦其學派ノ筆ナルコト、固ヨリ疑ヲ容レザルナリ、且又短語ノ心術上第三十六、同下第三十七兩篇ハ、區言ノ內業第四十九ト重複シ、而シテ更ニ漢志

管子ノ書ハ、劉向序錄ニ、八十六篇トナスコト、今本ト同ジ(本書附錄ヲ見ヨ)之ヲ分チテ、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九篇、短語十九篇、區言五篇、雜篇十一篇、管子解三篇、管子輕重十九篇トナシ、中ニ就キテ、內言ノ王言及ビ謀失二篇、短語ノ正言、襍篇ノ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ノ牧民解、輕重ノ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三篇、及ビ經言ノ幼官圖合シテ十篇一圖ヲ失フ。又文選陸機猛虎行ノ李善注ニ、江邃カ管子ノ文ナリトシテ、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ノ四句ヲ載スルモ、今本ニ之ナシ。又封禪書ハ、司馬遷史記ニ記スル所ノ管子ノ言ヲ以テ、之ヲ補フ。又藝文類聚八十ニ、周容子夏、侈靡ヲ以テ桓公ニ見ユルコトヲ載ス。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ニ、武王侈靡ヲナスヲ引ク、恐クハ本書侈靡第三十五ノ缺文ナルベシ。又史記貨殖傳正義、御覽三十六、山海經中山經ニ、本書地數篇ノ佚文ト覺ボシキ者アリ。然ラバ則チ其闕文脫簡アルコト久シ。

管仲ガ、果シテ本書ヲ著ハシシカ否ヤニツキテハ、諸說一定セズ。今文獻通考經籍考第三十九ニヨレバ、晁公武ハ杜祐指略ヲ引キテ、本書中管仲臨終ノ事アレバ、其著ニ非ズトイヒ、葉水心ハ一人ノ筆ニ非ズ、一時ノ書ニ非ズト云ヒ、毛嬙西施(四稱第三十三)吳王好劍云云(七臣七主第五十二)ハ皆管子以後ノ事ナリトナス。尙ホ其他之ガ徵證トナス

十八	僖公元年	二十七	齊、邢國ヲ再建ス。
廿一	四	三十	齊、蔡ヲ侵シ、遂ニ楚ヲ伐チテ、召陵ニ盟フ。
廿二	五	三十一	齊、諸侯ト首止(歸德府睢州縣ノ東南ニアリ)ニ盟フ。
廿三	六	三十二	齊、鄭ヲ伐チテ新城(河南許州府密縣ノ東南二十里ニアリ)ヲ圍ム。
廿五	八	三十四	齊、諸侯ト洮(山東曹州府濮州ノ西南五十里ニアリ)ニ盟フ。
廿六	九	三十五	齊、諸侯ト葵丘(河南省歸德府內)ニ盟フ。
襄王二	十	三十六	管仲入朝。
七	十五	四十一	管仲卒。
九	十七	四十三	桓公薨ジテ、五公子立ツコトヲ爭ヒ、國大ニ亂ル。

(莊公十三年ノ北杏ノ會、僖公四年ノ蔡ヲ侵シ楚ト召陵ニ盟ヒシコト、六年ノ鄭ノ新城ヲ圍ミシコトヲ、兵車之會三トイヒ、莊公十四年ノ鄄、十五年ノ鄄、十六年ノ幽、僖公五年ノ首止、八年ノ洮、九年ノ葵丘ヲ乘車之會六トイヒ、總ベテ九合天下ト謂フ。穀梁傳ニハ衣裳之會十有一トアリ。一説ニ、九合ハ糾合ナリト)。

其二　管子ノ由來

十五	十二	四	宋ノ南宮萬、其君湣公ヲ弑ス。
僖王元	十三	五	齊、諸侯ヲ北杏(山東泰安府東河縣境ニアリ)ニ會シテ、宋ノ亂ヲ定ム、齊、魯、柯(兗州府陽城縣東北五十里ニアリ)ニ盟フ、公羊傳、史記刺客列傳ニ、曹沫ガ桓公ヲ劫カセシコトヲ載スルモ、謬傳ナリ。
二	十四	六	宋、盟ニ背ク、齊諸侯ヲ會シテ、之ヲ征服シ鄄(山東曹州府濮州ノ東三十里ニアリ)ニ盟フ。
三	十五	七	復ビ鄄ニ會ス、左傳ニ曰ク、齊始メテ覇タリト。
四	十六	八	齊、諸侯ト幽(歸德府考城縣境ニ在リ)ニ盟フ。
惠王三	二十	十二	齊、戎ヲ伐ツ。
五	二十二	十四	魯、齊ト防(沂州府費縣ノ東北六十里ニアリ)ニ盟フ、尋ギテ魯公齊ニ朝ス。
十一	二十八	二十	齊、衞ヲ伐ツ。
十三	三十	二十二	齊、山戎ヲ伐ツ。
十五	三十二	二十四	齊、小穀(濟北穀城縣中ニアリ)ニ城キテ管仲ニ賜フ。
十七	閔公二年	二十六	齊、衞國ヲ再建ス。

管子解題

其一　管仲ノ傳

管仲ノ傳ハ、史記管晏列傳ニアルヲ以テ、茲ニ再說セズ(本書ノ附錄ヲ看ヨ)今左傳史記齊世家等ニ本ヅキ、左ノ表ヲ作リ、以テ參考ニ供ス。之ニ由ルトキハ、管仲ノ桓公ヲ輔佐シタルハ、四十年間ニシテ、其享年明ナラズト雖モ、少クトモ七十歲以上ニ達セシナラン、史記本傳ノ索隱ニ、其子孫十餘世ノ名ヲ揭ゲ、又左傳成公十一年ニ管子奚アリ、哀公二十六年ニ管修アリ。

周	魯	齊	
莊王十一	莊公八	襄公十二	齊ノ無知、其君襄公ヲ弑シテ自立ス、襄公ノ弟糾、其傳召忽管仲ト魯ニ奔リ、小白、其傳鮑叔ト莒ニ奔ル。
十二	九	桓公元	齊人無知ヲ殺ス、糾、小白國ヲ爭ヒ、糾敗レテ死ス、召忽之ニ殉ス、管仲執ハル、小白之ヲ釋シテ相トナス、小白位ニ卽ク、之ヲ桓公トナス。
十三	十	二	魯齊ヲ長勺(魯ノ東北境)ニ敗ル、齊、譚國(山東省濟南府歷陽縣東南七十里ニ在リ)ヲ滅ス。

藏シテ他日ノ出版ヲ待ツ。唯卷末ニ於テ、史記管晏列傳、劉向序錄、及ビ趙用賢序ヲ載セテ備考ニ供ス。

大正四年十月

校訂者　小柳司氣太識

説ヲ主トシテ、之ニ加フルニ、張文虎、丁士涵、陳奐、俞正燮、宋翔鳳、吳士忠、藏鏞、洪頤煊諸家ノ說ヲ蒐錄シ、往々加フルニ自說ヲ以テス。蓋シ管子注中ノ最モ便利ナル者ナリ。丁氏以下ノ說ハ、皆標スルニ其姓ヲ以テス）

（ヌ）莊說………莊述祖弟子職集解一篇、
（ル）洪說………洪亮吉弟子職箋釋一篇、
（ヲ）張說………張紹蘭管子地員篇四卷、
（ワ）孫(詒)說………孫詒讓札迻中ノ一篇、
（カ）猪說………猪飼敬所管子補正二卷二本、
（ヨ）冢說………冢田大峯管子牋注二卷二本、

但シ紙幅狹隘ニシテ、以上ノ諸說モ、唯結論ノミヲ記シ、其前提タル音韻學、金石文等ニ關スル徵證アルモ、盡ク之ヲ收ムルコト能ハズ。其他、周禮左傳國語史記等ヲ參考シテ、得タル結果モ、皆之ヲ

ク所多シト雖モ、亦實ニ左ノ諸種ヲ用フ。

（イ）尹說……房玄齡注、卽尹知章ノ注、
（ロ）劉說……劉績ノ增注、
（ハ）梅說……梅士亨ノ說、
（ニ）朱說……朱長春ノ說、
（ホ）趙說……趙用賢ノ說、

以上五種ハ、底本トシテ參照セシ者ヨリ採錄ス。

（ヘ）洪說……洪頤煊著管子義證八卷二本（本書ハ自說ノ外ニ孫星衍ノ說ヲモ引ク、孫說ト稱スル者卽是ナリ）
（ト）王說……王念孫讀書雜志中ノ管子十二卷二本（其子王引之ノ說ヲモ並錄ス。之ヲ別ツニ、王(引)ヲ以テス）
（チ）俞說……俞樾諸子平議中ノ管子六篇、
（リ）戴說……戴望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四本（本書ハ王俞兩氏ノ

フ。明版ナルモ其年月不明）

（ト）管子全書二十四卷十二本（卷首ニ、我邦武欽繇ノ序アリ。次ニ朱養純・郭正域、沈鼎新、趙用賢ノ序、朱養和ノ管子凡例、司馬遷ノ管子本傳、我國村瀨栲亭撰ノ重訂管子後序ヲ載ス。本文ハ（ホ）ノ管子ト同ジ）

（チ）管子二十四卷五本（淸版ノ影宋本ニシテ、卷首ニ楊忱ノ序アリ。卷末ニ張嵲ノ讀管子、瞿氏書目、黃丕烈ノ跋アリテ、最後ニ戴望ノ識語アリ。本文ハ房玄齡ノ注ヲ載スノミ）

本書ノ頭注ハ、息軒ノ纂詁（此書ハ、後ニ考譌一篇ヲ附シテ、正誤表ヲ揭グ。又補正一篇ノ附錄アリテ、正誤ノ外、更ニ解釋ノ異ナル者アルヲモ並收ス。今本書ヲ出版スルニ際シ、考譌及ビ、補正中ノ單純ナル正誤ニ屬スル者ハ、直ニ其原文ヲ改メ、其解釋ノ異ナル者ハ、前注ノ後ニ補字ヲ挿記シ、其下ニ之ヲ收ム）ニ本ヅ

（ニ）管韓合纂二卷二本（管子ノ文ヲ節錄シタル者ニシテ趙用賢ノ編ニ係ル。張榜ノ評ヲ載ス。明版ナルモ不明）

（ホ）管子（坊間和版ニテ廣ク行ハル、管子全書ノ原本ニシテ、是迄ノ諸注ヲ網羅シタル者ナリ。卽チ房劉二家ノ外ニ、朱長春ノ通演、沈鼎新、朱養純ノ參評、朱養和ノ輯訂ヲ經タル者、卷初ニ朱養純ノ序、郭正域ノ序、沈鼎新ノ序、趙用賢ノ序アリ。明版ナルモ、其年月不明）

（ヘ）詮叙管子成書十五卷首一卷（梅士亨ノ編ニシテ、卷初ニ賈毓祥、王公弼及ビ自序二篇アリ。其次ニ劉向序錄、及自選ノ管子尊攘傳、楊忱序アリ。其次ニ管子文評トシテ、劉勰ヨリ趙用賢ニ至ル迄ノ評ヲ蒐集シ、又本書凡例數則ヲ揭グ。而シテ本篇ノ篇次ハ、舊ニ由ラズシテ、立政第六ノ次ニ、立政九敗解ヲ序スルガ如ク、スベテ、解ヲ其本篇ノ下ニ列ス。注釋ハ房注ヲ用ヒテ、自說ヲ添

管子例言

本書原文ノ底本トシタル者ハ、安井息軒ノ管子纂詁ノ外、左ノ數種ヲ用フ。

（イ）管子二十四卷四本（正文ノミニシテ、卷初ニ司馬遷ノ管仲傳ヲ載ス、明版ナルモ、其年月明ナラズ）

（ロ）管子全書二十四卷五本（六子全書ノ一、舊注（房劉二氏）ノ外、張榜、朱長春ノ評ヲ加フ、卷首ニ朱長春ノ序アリ、次ニ司馬遷管仲傳、及劉向管子序錄アリ、明版ナルモ、其年月明ナラズ）

（ハ）管子榷二十四卷四本（朱長春ガ房注ニ其榷ヲ加ヘタル者ナリ。卷初ニ、朱長春ノ序、趙用賢ノ序、劉向序錄、楊忱序ヲ掲ゲ、次ニ朱氏ノ凡例アリ。次ニ管子文評トシテ劉勰ヨリ張嵲ニ至ルマデ諸家ノ評ヲ收ム。明版ナルモ、其年月明ナラズ）

管子纂詁
晏子春秋

漢文大系